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五五冊目次

推易始末四卷（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〇〇一
喬氏易俟十八卷圖一卷（清）喬萊撰 清康熙竹深荷淨之堂刻本　〇三四
周易通論四卷（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刻本　二二七
周易觀象十二卷（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刻本　三〇〇
易圖明辨十卷（清）胡渭撰 清康熙刻本　四四七
定齋易箋八卷首一卷（清）陳法撰 清乾隆三十年敬和堂刻本　五七九

推易始末四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推易始末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作仲氏易、復取漢唐宋以來言易之及於卦變者、別加綜核、以爲是書。其名推易、蓋本繫辭傳剛柔相推一語、仍仲氏易移易義也。大旨謂朱子本義雖載卦變圖於卷首、而止以爲孔子之易、未著其爲文周之易。因上稽干寶、荀爽、虞翻諸家、凡有卦變卦綜之說、與宋以後相生反對諸圖、具列於卷、而以推易折衷之圖系於後。朱子謂卦變乃易中之一義、而奇齡則以爲演畫繫辭之本旨、未免主持太過。然易義廣大、觸類旁通、見知見仁、各明一理、亦足與所撰仲氏易互相發明也。

西河合集

推易始末目

卷一
總論　易道文　漢魏晉南北朝唐儒推易自乾至臨
卷二
自觀至未濟　宋李挺之變卦反對圖
朱漢上易傳六十四卦相生圖
卷三
朱文公本義卦變圖　元朱楓林十辟卦變圖
六子卦變圖　明瞿塘來氏卦綜圖
卷四
何氏乾坤主變圖　推易圖
推易折變圖

推易始末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初晴
遠宗姬濱
佩韋閩大較

推易始末一

閒易者移易之書也雖易例有三一曰倒易敘卦用之一曰對易分篇者用之二易見仲氏易卷首而必以移易一例爲演易屬辭之用即演易屬辭槩有十例曰名如天行地勢雷屯山風蠱諸詞皆乾坤入卦別名曰義乾健坤順坎險震動皆義也詞有順以動險而健類曰象一恆象如乾首坤腹乾馬坤牛乾圜坤方乾金玉坤布釜類皆說卦所有者辭悉用之一偶象如頤偶象金巽偶象牀剝艮偶象盧益坤偶象變類依並無象矣俗儒以象爲豕以易爲蜥蜴以有他爲蛇以載鬼張弧爲星皆本易所無有者不通之極曰方位坤卦以西南爲離兌東北爲艮震蹇解以西南爲坤東北爲艮復以離爲南國圖以兌爲西山皆以說卦定方爲詞並無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如陳氏先天圖者若位則卑卦以二五爲中蒙之剛中需之正中是也重卦以三四爲中復之中行獨復益之中行告公用圭是也又卑卦以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重卦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上五爲天乾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謙之天道地道賁之天文人文皆是也又五爲君二爲臣初爲民臨五大君之宜蹇二王臣蹇蹇屯初大得民也一二三即陽陰陽爲尊位四五大即陰陽陰爲坎位凡過純爻則兩位見如坤三爲光以純坤而下離見離爲光同人之象曰涉川以純乾而上坎見坎爲川也若渙儒行初爻位二離位三艮位四巽位五坎位上兌位則辭中亦未之及至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入則從無此位非易義也曰次第順逆六自初至上爲往爲順無自上至初爲來爲逆凡卦皆然往前爲右來後爲左師卦左坎豐卦右肱者是履上爲賁逆下爲睽鼎之從賁屯之下噬皆是

順在則初爲本上爲末咸之志末大過之本末弱是逆來則上爲首初爲足乾之无首比之无首凶拇賁其趾告是**曰大小體**益六爻體大離曰大耋大過六爻體大坎曰過涉謙自初至五五爻體小比曰利建侯大壯自三至上四爻體小兌曰喪羊于易曰羝羊觸藩以此類推可見**曰互體**謙互坎曰利涉大川豫互艮曰介于石師互震曰長子帥師隨互艮曰係小子若泰之帝乙歸妹以互震兌也震兌者歸妹卦也震之名履以互離巽也離巽者東南卦主離履者離也**曰時曰氣**廢全于八月復七日來復豐雖旬无咎革巳日乃孚蠱先甲後甲巽先庚後庚吉時也甘臨土氣苦節火氣鹹黃金金氣渙乘木有功木氣以及震巽木甲乙乾兌金庚辛坤艮土戊己離火丙丁坎水壬癸皆氣也若但曰卦氣納甲納音諸說雖易亦有之然詞未嘗一及則何必矣**曰數曰**用九老陽用六老陰三驅七復長陽少陽十朋二簋中陰少陰其他大衍五十天地之數五十五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其爲數止此而已俗儒謬增倍數妄甚**曰乘承敵應**上爻乘下爻曰乘屯六二之難乘剛

也下爻承上爻曰承歸妹初九吉相承也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其陰陽相抗者曰敵艮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其陰陽相配者曰應比上下應恒剛柔皆應也若後當有乘承比應四義則在易爻例並無所謂比者**而第在當時抽辭比旨多取成卦之聚盡陽與陽聚陰與陰聚無所閒錯者而乃從而分移之移陽于陰亦移陰于陽大傳所謂乾坤成列則陰陽聚也其所謂分陰分陽則從而分之者也所謂剛柔相推則移之也推者移也而總以二語概之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然後推移之旨余得特三聖屬辭在在引而不發以俟其人之自省有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惟是神而明之默成其德以俟乎其人故雖非言反易**

不言反易也第言其對時而反時以明序卦言對易不言對易也第言其聯序而對序以著繫傳言移易不言移易也第言其變易遷易而移易以見是以卦之命名即有以移爲名者艮兌名損山澤無所爲損也巽震名益風雷何以有益也澤高于地則不聚而反名聚即萃卦也**風入地下則不升而反名升徒以損泰乾則移畫在上**泰䷊損䷨**益否坤則移畫在下**否䷋益䷩**萃四移觀陽而不閒則猶有聚**觀䷓萃䷬萃移觀上九爲四則陰閒而陽不閒故萃爲子母聚卦**升四移過柔而上行則亦名升**小過䷽升䷭升移小過六二爲四以陰升得名故彖傳特曰柔以時升**是當其命卦名時**

固早已豫啓其例而況彖象爲辭非此不解訟無故而有舊德訟卦六三爲大過上六所移而今將訟上故食舊德象傳所云從上吉也**比何外而稱後夫**比九五爲剝上所移而今處五後且在剝爲陽故稱夫象傳所云无首以此**天難入澤安有其旋**履上九爲夬之三陽所移苟仍返爲陽則純乾矣故曰其旋元吉不然上天下澤無所旋返**一陽初畜何爲復道**小畜初九本姤四所移今初四相畜不過還其所相易者故曰復自道不然五陽一陰有何復道**又況夫子所贊每故變其辭以示其義如剛來下柔則明有往來**隨以否之上九咸之九三與初六相易是剛來而下于柔**柔上剛下則顯相上下**咸以否之六三與上九相易是柔移上剛移下**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則明明移彼而就此**无妄初九係遯三所移爲內震之主**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

文柔則公然以兩爻爲移易賁移泰之上柔損之三柔而皆飾乎二之剛又分益之五剛在上位者而文三之柔是移易一例文所倡之夫子早發明之而漢初田何受易傳及孟喜有外黃令焦延壽者實始嬗移易之學如云一陰一陽之卦自姤復來五陰五陽之卦自剝夬來巳駁駁得其要領而弟其所著書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之變凡四千九十六章今所傳易林是也夫易林本以六十四卦變之至四千九十有六是占變之詞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詞不同意必焦氏當時卦變之外另有推易而後儒不知混之爲一故迄今所傳祇有易林一

書名大易通變而移易之學無聞焉乃東漢儒臣自馬融鄭玄外凡說易家如宋衷干寶虞翻荀爽陸績侯果獨才盧氏以及蔡景君伏曼容諸儒各守師承以立說或主旁通如地水師旁通爲天火同人類或主正變如乾正變自姤至剝坤正變自復至夬類或以乾坤爲父母謂諸卦皆乾坤所出或以泰否爲胚胎謂泰否陰陽各均爲諸卦包育或兼宗六子謂兼從六子爲變或專本十辟謂以復臨泰大壯夬姤遯否觀剝爲十辟卦辟主也而星十漏一依彼失此初未嘗不與推移相合究之守一則不能相通遍易則無所自主推一謂止移一爻遍易謂凡爻可易補苴傅會未免牽强以致王弼後起盡埽諸前儒所說而更以淸談

以爲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𦆀緯多門不如盡巳之爲快而嗣此失學之徒便于飾陋悉屛絕漢學專宗弼說而于是辭象變占四不存一方體位數十亡八九矣乃考鄉所詮鹵莽略不可爲訓其萬不通處則仍不能不襲諸舊說而竊入之賁之柔來而文剛弼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分剛上而文柔弼曰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是卽卦變也延及趙宋則倡曉王學而不識漢學程頤作傳專斥諸卦變而考其爲傳周章難明其萬不通處亦終不能不仍取卦變

而雜補之損之損下益上則曰下之成兌由三變上之成艮由上變也漸之得位得中則曰艮巽之交在中二爻巽四交三以陽而易陰艮三交四以陰而易陽也是卽移易也是以陳摶之徒不闗正學反能摭京焦餘唾推作卦變取移易倒易二義雜組之以爲變卦反對之圖而南宋朱漢上震會錄其圖于易傳叢說之中至朱文公熹又謂漢上易變祇變三爻則似于彖傳不能盡通于是又別爲之圖卽易經卷首所列卦變圖也自一陰一陽起至五陰五陽止分作五部庶幾盡變而爻止一移如師從初移不復從上移類卦無三易如屯爲二三陽所易之

卦祕從臨遯易復從頤萃易類不因于作本義時凡一十九卦惟訟

晉二卦與圖相同而餘卽多立變法全與圖異如隨蠱圖從泰否來隨本義從噬嗑未濟來類其時好事諸君斷作偶爾朗傳以

實圖書之言作僞衞元嵩元包以實先後天卦變之

旨而文發義關世多未信于是元儒朱升作十辟卦

變十辟見龍并六子卦變如三陰二陽之卦其變在二三五上者卽是蒙變以震剛在初四也在初三四上者卽是坎變以坎剛在二三五也而明儒來氏知德卽以反

對作變易卽覆卦相易與漢上又不同何元子楷專以乾坤爲往

來此程氏蘇氏諸卦皆自乾坤來之說雖名例稍殊而意不甚遠大抵

漢學又云浸失其舊而趙宋以後則祇襲夫子彖傳

有所未解故必須卦變全不識文周爲易屬辭比旨

之專在乎此所以朱氏本義其載卦變于卷首但云

彖傳以卦變爲說又云此夫子之易而不知文周爲

易其至今晦蝕不能盡明者全以是也夫伏羲重卦

卽有以移易爲名者是周易爲辭再三致意前既已

略言之矣夫變易移易原有不同不名移易而僅指

爲變則其義不出仲氏曰傳不云乎剛柔相推推亦

變也然而又云觀其變而玩其占變所以占也夫子

隱移易之文而謂之推諸儒昧相推之旨而僅題以

變是舍辭象之分行而混變占爲一義毋亦其名不

可居而三易之旨遂因之以長晦與夫然是五部之

推十辟之展一陰一陽以至五陰五陽之遷化而循

其名究其實尋端竟委以求盡其所未盡湛然而深

思制然而相悅以解以之讀彖而彖明讀象而象顯

讀十翼而十翼以著一若三聖在天實有以牖其衷

者豈非所謂肆而隱推而能通不盡言而可信者乎

夫以三聖啟之歷之漢晉唐宋元明諸儒闢之發之

而明而昧昧而復明續而絕絕而復續如是其不可

沫也予終畏其沫之也因于作仲氏易成取卦變諸

圖彙前儒所已言者而合之今說以明千世一揆之

意曰推易始末後之學易者可覽觀焉

漢魏晉南北朝唐儒推易遺文

乾

初九　干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

九二　干寶曰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

九三　干寶曰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

九四　干寶曰陽氣在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

九五　干寶曰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

上九　干寶曰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不言自來者此正乾値月

此十辟卦生乾坤之說也京房設十二辟卦以爲十二月卦主復一陽子十一月臨二陽丑十二月泰三陽寅正月大壯四陽卯二月夬五陽辰三月乾六陽巳四月姤一陰午五月遯二陰未六月否三陰申七月觀四陰酉八月剝五陰戌九月坤六陰亥十月陽起于子而止于巳始于復而終于乾陰起于午而止于亥始于姤而終于坤此以卦氣直日立說並非推移相生之義而干令升以爲爻所自來則是乾坤生諸卦今反諸卦生乾坤矣且乾卦爻辭初何嘗有復象二何嘗有臨象三何嘗

有泰象其言潛見乾惕並無諸卦往來之義推之四五及上以至于坤皆然也是雖著所自來而于演易屬辭之旨何與焉

何妥以九三爲辰月九四爲午月九五爲申月上九爲戌月孔穎達嘗非之謂宜據子十一月以來九二爲丑寅之間九三爲寅卯之間此仍主于令升說且以文言陽氣潛藏一段有類卦氣故云然總非正義善說易者其審之

坤

初六　干寶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　九家易曰初六始姤姤爲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雖始于微霜而終至堅冰明漸至也

六二　干寶曰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

六三　干寶曰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

六四　干寶曰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

六五　干寶曰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

上六　干寶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

說見乾卦

屯

荀爽曰此本坎卦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剛柔交

也　虞翻曰坎二之初爲剛柔交

此六子卦母之所始 見朱楓林卦變圖

十年乃字反常也　九家易曰陰出乎坤今還乎坤故曰反常也又曰陰出乎坤謂乾再索而得坎今變成震中有坤體 二四爲坤 故曰還坤

此乾坤主變之所始 見李挺之何氏訂詁諸圖

蒙

荀爽曰此本艮卦也案二進居三三降居二剛柔得中故能通發蒙時令得時中矣　虞翻曰艮三之

二爲剛柔接故亨

此亦六子卦毋與屯同

需 虞翻曰大壯四之五故有孚離曰爲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此推易也但四陽兩陰之卦宜有四易此祇言其一耳按宋晁公武讀書志曰蜀才世多不知顏推之曰卽范長生也李雄稱長生爲范賢見華陽國志此又稱才則其人有聲抑可知矣

訟 荀爽曰陽來居二而孚于初故曰訟有孚矣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是剛來而得中也 虞翻曰遯三之二也

此亦推易而未全者與需同

師 蜀才曰此本剝卦案上九降二六二升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

此推易與諸卦變皆同

比 蜀才曰此本師卦案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爲比之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長正而无咎矣 虞翻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衆陰順從比而輔之故吉又曰與大有旁通

凡推移必有主故一陽五陰之卦必從剝復來以陰陽各聚俱未分也若師則已分矣師可移比此亦可移師此知朱氏本義雜卦統變之法所謂頭緒旣棼往來俱亂者在朱氏或未見漢儒有此然後人立說往往不能出前人郛廓卽此是也

旁通用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爲名陸績註云

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此專指畫卦時變象與揲蓍時占變互說正五易中所謂變易一例文王演易屬辭時何嘗有此

孔穎達曰正卦列兩爲對者爲變卦卽旁通也反卦轉兩爲一者爲覆卦卽倒易也

又荀偕蔡景君伏曼容虞氏皆有旁通之說

小畜 虞翻曰需上變爲巽與豫旁通

謂此從需卦上六變爲上九易坎成巽而爲小畜

意以此卦從需來也然全乎變易非移易爻且變亦無正與後儒卦變又復不同若其與遯旁通則但巽與艮對變而三陽不變與前比大有旁通一例又別殊不可解

履 虞翻曰謂變訟初爲兌也與謙旁通（說見前）

泰 蜀才曰此本坤卦天氣下地氣上 虞翻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爲大來

此亦乾坤主變之說（推易始末卷一）

十二

否 蜀才曰此本乾卦陽往而消陰來而息 虞翻曰陰消乾又反泰也（又[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反始說見後）

同人 侯果曰九二升上乾爻上行曰乾行 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九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象也 崔憬曰君子謂九二能捨已同人以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旁通師卦

此亦推易與諸卦變皆同惟虞氏旁通說異見前

崔憬唐人

大有 虞翻曰與比旁通

謙 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 侯果曰此本剝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也 荀爽曰乾來之坤 虞翻曰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

蔡侯說推易也荀慈明說乾坤主變也虞氏說旁通也

豫 虞翻曰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推易旁通）

十三

隨 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往升上則內動而外悅 虞翻曰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侯果曰乾之上九來入坤初嚮晦者也坤初升兌上爲休息入宴者也

此推易之一與卦變同

蠱 九家易曰此卦本泰來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

降出入乾坤故利涉大川矣　虞翻曰泰初之上
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又曰泰初之上而與隨
旁通　推易兼旁通

臨

蜀才曰此本坤卦　虞翻曰陽息至二與遯旁通　乾一陰主變旁通

西河合集

推易始末二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字于 稿
何倚炎章人 李成梓弘載 較

觀

蜀才曰此本乾卦　虞翻曰觀反臨也
瞿塘來氏改卦變曰卦綜以反對二卦錯綜升降求合于彖傳往來上下之文正始于此

噬嗑

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　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是柔得中而上行也　虞翻曰否乾五之坤初坤初之乾五剛柔交故亨
此推易之一與卦變同盧氏或云即北魏國子博士盧景裕也北史儒林傳云魏末大儒徐遵明講鄭玄易傳之范陽盧景裕疑即是人其不著名者偶軼耳

賁

荀爽曰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與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

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　虞翻曰否坤上之
乾二乾二之坤上柔來文剛故亨分剛文柔故小
利有攸往

此亦推易之一與卦變俱同王輔嗣極詆卦變然
于此卦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必不能解只得仍取
卦變解之（見周易略論）則漏敗矣宋朱漢上謂輔嗣終日
數十而不知二五是然若漢上謂賁自泰來合天
地以成文玄黃者天地之雜文也此真能得卦義
者但祇曉卦變不識推移故于全易稍障礙耳

剝

虞氏曰此本乾卦否陰剝陽故名爲剝也（乾坤主變）　虞
翻曰陰消乾也與夬旁通（旁通）

復

虞翻曰陽息坤與姤旁通

无妄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剛自上降爲主于初故動而健
剛中而應也　虞翻曰遯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
陰非大壯則遯來也
仲翔所說本之焦贛故曰所謂此正推易之所始

大畜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初升爲主于外四陽居
上尊尚賢也　虞翻曰大壯初之上其德剛上也
與萃旁通

頤

侯果曰此本觀卦初六升五九五降初而成頤　虞
翻曰晉四之初與大過旁通（）或以臨二之上
兌爲口故有口實也

本觀臨來皆推易法其以自求口實爲解正合文
王繫辭之旨以此口實與下靈龜爲觀始知推易
一法不止爲夫子彖傳設也若虞氏又謂本晉則
正朱氏已議雜卦統變所始頭緒亂矣且虞氏于
此卦一臨一晉一旁通亦不可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侯果曰初本五也五互
體艮艮爲山龜自五降初則爲頤矣是舍爾靈龜
之德來觀朵頤之饌貪祿致凶亦不足貴也　虞
翻曰晉離爲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

離爲龜見說卦但本晉無埋耳若艮爲山龜不知
所據按郭璞筮得大壯之頤曰柔內剛外則奇綿
是頤爲大離原有龜象其曰舍者謂所觀在頤不
在大離耳非謂舍此更他求也亦通

大過

虞翻曰大壯五之初或遯二之上又曰大壯震五之初與遯同義

此得兩易之法于推易也庶幾矣

坎

虞翻曰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

三歲不得凶　虞翻曰乾爲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

此乾坤互變說也按朱漢上曰三男之卦無不從乾來者仲翔以爲乾來之坤謬矣此當從臨初之五觀上之二益上六一爻動不以正故曰失道若乾爲歲首亦當以觀巽言之此正所謂坎從臨來又從觀來者雖卦變亦推易法

離

虞翻曰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

咸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　虞翻曰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止而說男下女（推易卦變）

恆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巽而動也

初六浚恆　侯果曰初本六四自四居初始求深厚之位者也（推易卦變）

遯

侯果曰此本乾卦陰長剛殺君子逃避曰遯

大壯

侯果曰此卦本坤陰柔消弱剛大長壯故曰大壯

此皆乾坤互變之說舊儒不知十辟卦爲聚卦無所分來故凡于聚卦妄援所自遂致難通試于十辟彖傳平心較之曾有剛來柔往剛上柔下諸讚辭否如此遯大壯二辟卦並無剛柔往來內外上下一語而略所自來妄矣夫子于分聚一法大傳井井彖傳又井井而世日求之而日不得何也

晉

蜀才曰此本觀卦案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　荀爽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康侯之象也　虞翻曰觀四之五

明夷

蜀才曰此本臨卦也彖夷滅也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也　虞翻曰臨二之三而反晉也

此推易兼卦綜者

家人　虞翻曰遯初之四也

睽　虞翻曰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

此皆以推易兼卦變者若其本无妄則无推易中所稱了毋易卦非朱氏雜卦比也至云在繫以繫傳𦔳木為弧剡木為矢取象于睽當用无妄二五以互巽之繩𦔳互艮之木又以上乾之金剡互巽之木故云觀虞氏于繫傳亦云无妄五之二可驗

蹇　虞翻曰觀上反三也反卦來也

解　虞翻曰臨初之四

損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下益上者也　虞翻曰泰初之上損下益上

損而有孚　荀爽曰謂損乾之三居上孚二陰也

三人行則損一人　虞翻曰泰乾三爻為三人震初之上則損一人

此推易卦變俱有之程伊川不取卦變下此爻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益三雖與虞氏專指乾三不同終其為推移則一也若張横渠易解于損六三上九曰六三本為上六上九本為九三于益曰否卦九四下而為初九故曰天施地生亦推易法

益　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上之初　虞翻曰否上之初也

損上益下

夬　虞翻曰陽決陰息卦也剛決柔與剝旁通

姤　虞翻曰消卦也與復旁通

此皆兼卦故彖傳無剛柔往來諸語說見前

萃　虞翻曰觀上之四也

上六齎咨涕洟　荀爽曰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遷移以喻夏桀殷紂以上六陰爻代之若夏之後封東樓公于杞殷之後封微子于宋去其骨肉臣伏異姓受人封土未安居位故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此又是占變一法以上九變上六將否三陽三陰之卦變爲萃二陽四陰之卦既非移易又非諸儒所言卦變之說如此則何爻不可變理妄矣

(升)虞翻曰臨初之三

(困)荀爽曰此本否卦陽降爲險陰升爲說　虞翻曰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也

入於幽谷　九家易曰此本否卦謂陰來入坎與陰同體故曰入幽谷

入於其宮　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宮爲艮艮爲門闕宮之象也

(井)虞翻曰泰初之五也

往來井井　荀爽曰此本泰卦陽往居五得坎爲井陰來在下亦爲井

(革)虞翻曰遯上之初與蒙旁通

(鼎)虞翻曰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

此前後俱推易法祇多此旁通耳

(震)虞翻曰臨二之四天地交故通

(艮)虞翻曰觀五之三也

(漸)虞翻曰否三之四

(歸妹)虞翻曰泰三之四又曰乾三之坤四

(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虞翻曰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四于五獄中而成豐故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四于五獄謂噬嗑上降爲三而二五成大坎坎爲獄故六但從噬嗑來則變法又亂矣六義錯變

所由來耳

旅 姚信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 荀爽曰謂三陰升五與陽通曰小亨 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于外上順于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 虞翻曰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

據姚氏說則旅之命名亦由推易此與損益升萃諸名正同始知推移一法在伏羲畫卦時早啓其端不止文爲繇辭也若虞氏謂兼從賁卦來與豐本噬嗑一類則又雜變矣按姚信爲九家易中之一人應亦漢儒說易之有學者見釋文序錄

巽 虞翻曰遯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

兌 虞翻曰大壯五之三也

渙 虞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 虞翻曰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

貴王以王假有廟指九五言成坎巽巽指五坤言

節 盧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上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 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節亨

中孚 虞翻曰訟四之初也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然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

豚魚吉 李鼎祚曰案坎爲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

中孚卦聚卦與四陽二陰之例不同原非遯壯所自來若本訟則兼虞矣此皆朱氏本義經卦變也

李鼎祚唐人輯漢魏六朝諸說易家爲一書名李氏易解

小過 虞翻曰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然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矣又有飛鳥之象故知從晉來也(說詳見小過)

既濟　侯果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　虞翻曰泰五之三

未濟　虞翻曰否二之五也柔得中天地交故亨

宋李挺之變卦反對圖（易卦有圖自宋人始）

朱漢上易傳曰李挺之變卦圖八篇并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凡九篇邵康節于伯温傳之于河陽陳四丈（名忘其）陳傳於挺之

按李挺之才授先天圖于邵康節者此云康節之子再傳及挺不合當是邵氏之子受于陳四丈受于挺爲近是然不可考矣

乾　坤

（本體兩乾坤交者三　乾體兩坤本交者三）

頤　小過　坎

大過　中孚　離

頤小過大過中孚四卦爲乾坤所生原屬卦母于坎離則不介矣

（乾卦一陰生卦反對變六卦）

姤　同人　履

夬　大有　小畜

（坤卦一陽生卦反對變六卦）

復　師　謙

豫　比　剝

總是五陽一陰自姤夬來五陰一陽自剝復來而以反對見與耳此卷四例三也後說同

（乾卦下生二陰各六變反對十二卦）

遯　訟　无妄

大壯　需　大畜

睽　兌　革

家人　巽　鼎

臨　[illegible]　升

觀　晉　萃

蹇　艮　蒙

（乾卦下生三陰各六變反對十二卦）

漸　蠱　屯

否　恒　豐

[illegible]　咸　旅

歸妹　節　既濟

[illegible]　渙　未濟

泰　損　賁

[illegible]　萃　噬嗑

（坤卦下生三陽各六變反對十二卦）

[illegible]　井　[illegible]

[illegible]　困　[illegible]

坤下生三陽逐爻推易頗有條理乾下生三

陰不合不對亦無條理何也且否泰二游魂見似乎六十四卦外多此四卦何以解之

朱漢上易傳六十四卦相生圖 亦李挺之作漢上名震是圖載易傳中

乾坤者諸卦之祖 ䷀ ䷁

乾一交而為姤䷫ 坤一交而為復䷗

凡卦五陰一陽者皆自復卦而來 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師䷆ 謙䷎ 豫䷏ 比䷇ 剝䷖

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 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乾再交而為遯䷠ 坤再交而為臨䷒

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 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變 明夷䷣ 震䷲ 屯䷂ 頤䷚

第二變 復 升䷭ 解䷧ 坎䷜ 蒙䷃

第三變 復 小過䷽ 萃䷬ 觀䷓

第四變 復 蹇䷦ 晉䷢

第五變 復 艮䷳

總移二爻則離位矣何以見從臨來耶第四五復皆不倫不知三卦何以分作兩復且並無臨卦根柢何也後說同本義卦變全襲此而序次稍別

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卦而來 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變 訟䷅ 巽䷸ 鼎䷱ 大過䷛

第二變 復 无妄䷘ 家人䷤ 離䷝ 革䷰

第三變 復 中孚䷼ 大畜䷙

第四變 復 睽䷥ 需䷄

第五變 復 兌䷹

乾三交而為否䷋ 坤三交而為泰䷊

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 泰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變 歸妹䷵ 節䷻ 損䷨

第二變 復 豐䷶ 既濟䷾ 賁䷕

第三變 復 恆䷟ 井䷯ 蠱䷑

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 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變 漸䷴ 旅䷷ 咸䷞

第二變 復 渙䷺ 未濟䷿ 困䷮

第三變 復 益䷩ 噬嗑䷔ 隨䷐

推易始末三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又晚晴稿

莫春闇泉怡 井儲星旋 較

朱文公本義卦變圖

彖傳或以一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自推易不明凡說易家徒以夫子彖傳中有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諸語晦塞難解遂不得已著卦變諸說以釋其文然但以為因彖傳設法故曰非作易本指觀其後又云不得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可見也

要知文周爲辭專以是耶今錄其原圖并取本義異論附于下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 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卦居臨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圖其合推易而本義所注又復推廣未備雜易他卦以雜其變深得再推三推之旨特未獲綱要未免取卦過雜耳然亦幾幾得十九矣

晉　又其變自觀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 推易

蹇　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于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 推易

解　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 推易

升　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 推易雜變

自觀自小過自升皆推易之最精者若升之自解則稍雜矣解可自升升不可自解聚可來分分不可來聚故彖傳曰剛柔分又曰分剛上而文柔以為分從聚來也今解來變升則是分反來變聚將無卦不可來矣且文公

卦變專以彖傳言也彖傳曰剛中而應正以卦自小過移四剛於二中故曰剛中者移三居四與二何涉以此推之得失瞭然耳

大畜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訟 其卦變自遯而來 推易與圖同

无妄 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 推易始末三 雜變

大壯 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 雜變

睽 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於三自中孚來者柔進於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推易雜變

睽之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則遯當兩移而大壯又剛進不合此所以不能不再三易也但家人進作兩移而離又雜變惟中孚為得之彖傳又云得中而應乎剛非中孚則離與家人能得中耶 推伕數多則凡于可易故皆不合

漸 卦自巽來柔進於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 泰否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泰 自歸妹來則六往於四九來居三也 雜變

噬嗑 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 推易

賁 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推易卷二始末 雜變

泰為變母安得又有所自耶噬嗑自損賁自益皆推易之至精者雖既濟稍雜耳若噬嗑隨益諸卦以倒觀之則逐爻推易似有條理使學釋卦者而以為自泰變則皆須連移六爻變位矣且既可自否何必兩相涸雜如此後說同

附 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雜變

蠱 井 恆

䷮ 困　䷿ 未濟

䷺ 渙

䷷ 旅　䷞ 咸

䷴ 漸

䷋ 否

否　自漸卦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雜變

蠱　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旣濟來者推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 雜變

三移四移推易有之且其所取卦總在三陰三陽之中亦無大舛而不得綱要便涉雜變且與卦辭并春秋傳占變之爻皆不合詳見折衷圖說

咸　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 雜變

恒　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 雜變

漸　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雜變

渙　其變則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上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 雜變

䷞ 咸　䷷ 旅　䷴ 漸　䷋ 否

䷮ 困　䷿ 未濟　䷺ 渙

䷯ 井　䷑ 蠱

䷟ 恒

䷐ 隨　䷔ 噬嗑　䷩ 益

䷾ 旣濟　䷕ 賁

䷶ 豐

䷻ 節　䷨ 損

䷵ 歸妹

䷊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 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 大壯　䷄ 需　䷙ 大畜

䷥ 睽　䷹ 兌

䷼ 中孚

䷝ 離　䷰ 革

䷤ 家人

䷘ 无妄

䷱ 鼎　䷛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復

一陰一陽卽五陰五陽二陰二陽卽四陰四陽猶是此卦而兩下分屬終屬不合若三陰三陽竟可以泰否截然兩分如蠱井恒豐旣濟賁歸妹節損九卦自當屬泰若屬否則離位矣噬嗑隨益渙困未濟漸旅咸九卦自當屬否若屬泰則脫胚胎矣而彼此溷列詎貴

綜雜所淆宜合不合宜分不分者此文公所以旣爲此圖而每卦所註仍不用也註凡十九卦惟十六卦與圖相合

元朱楓林十辟卦變圖朱名升仕明爲學士相傳是圖爲承所作

漢儒以一陽復一陰姤二陽臨二陰遯以至六陽乾六陰坤爲十二辟卦其乾坤純陽純陰无變外餘十卦各以其畫變

以十辟爲主與推易同若其分內外卦凝離從反對相生諸例參合之而稍變其說然于推易較覺切矣此卦變之極則也

一陽在內體自復變

師 ䷆ 復初與二相易　謙 ䷎ 復初與三相易

一陽在外體自剝變

豫 ䷏ 剝上與四相易　比 ䷇ 剝上與五相易

一陰在內體自姤變

同人 ䷌ 姤初與二相易　履 ䷉ 姤初與三相易

一陰在外體自夬變

小畜 ䷈ 夬上與四相易　大有 ䷍ 夬上與五相易

分內外體有與爻辭未合者如豫之鳴豫當自復履之夬履當自夬也其他不合者

尚多以但顧彖傳不顧卦爻耳詳見後析衷圖說茲不具述

二陽在內體自臨變

升 ䷭ 臨初與三相易　明夷 ䷣ 臨二與三相易

二陽在外體自觀變

晉 ䷢ 觀五與四相易　萃 ䷬ 觀上與四相易

二陰在內體自遯變

无妄 ䷘ 遯初與三相易　訟 ䷅ 遯二與三相易

二陰在外體自大壯變

需 ䷄ 大壯五與四相易　大畜 ䷙ 大壯上與四相易

二陽在內體一陽在外體自泰變

恆 ䷟ 泰初與四相易　井 ䷯ 泰初與五相易

蠱 ䷑ 泰初與上相易

豐 ䷶ 泰二與四相易　既濟 ䷾ 泰二與五相易

賁 ䷕ 泰二與上相易

歸妹 ䷵ 泰三與四相易　節 ䷻ 泰三與五相易

損 ䷨ 泰三與上相易

二陰在內體一陰在外體自否變

益 ䷩ 否初與四相易　噬嗑 ䷔ 否初與五相易

隨 ䷐ 否初與上相易

渙 ䷺ 否二與四相易　未濟 ䷿ 否二與五相易

困 ䷮ 否二與上相易

漸 ䷴ 否三與四相易　旅 ䷷ 否三與五相易

咸 ䷞ 否三與上相易

六子卦變圖

二陰二陽之卦其專在內體或專在外體者自臨觀遯壯而變其分在內外兩體者自六子卦而變

六子主變亦無不可第推變之例一爻可受數易一卦不容施兩變以多變則展轉無定準也六子每卦施兩變故是不合若何元子謂陰陽始于一

而終于六六子之卦亦十辟卦中所生則竟以卦氣說卦變姤復生臨遯臨遯生否泰將乾坤亦十辟所生卦矣此于今升說不可訓也

二陽在三五兩位二上兩位自震變遯初兩也

蹇䷦震初與五相易四與三相易

蒙䷃震初與上相易四與二相易

二陽在二四兩位初上兩位自坎變遯二五也

小過䷽坎二與四相易三與五相易

頤䷚坎二與上相易五與初相易

二陽在二四兩位初五兩位自艮變遯三上也

解䷧艮三與五相易上與二相易

屯䷂艮三與五相易上與初相易

二陰在三五兩位二上兩位自巽變遯初四也

睽䷥巽初與五相易四與三相易

革䷰巽初與上相易四與二相易

二陰在三四兩位初上兩位自離變遯二五也

中孚䷼離二與四相易五與三相易

大過䷛離二與上相易五與初相易

二陰在二四兩位初五兩位自兌變遯三上也

家人䷤兌三與四相易上與二相易

鼎䷱兌三與五相易上與初相易

試以彖傳證之

訟剛來而得中自遯變剛自三來二

隨剛來而下柔自否變剛自上卦來初而下于

二三之柔

蠱剛上而柔下自泰變剛自初上上柔自上下

初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自否變柔自初上行至五

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自泰變上之柔來二而文下卦之剛分二之剛在上而文上卦

之柔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自遯變剛在下卦中畫之外自三來初居中畫之內而為卦主

大畜剛上而尚賢自大壯變剛自四上上以其為賢而尚之仍居二柔之上

三

咸柔上而剛下自否變柔自三上上剛自上下

恆剛上而柔下自泰變剛自初上四柔自四下

初

晉柔進而上行自觀變柔自四進而上行至五

睽 柔進而上行 自巽變柔自初進而上行至五

蹇 利西南往得中也 自震變震初往上易五而得上卦之中

解 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自艮變艮三往上易四則下卦成坤得衆也艮上來復于下而易二乃得下卦之中也

損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自泰變損下卦之剛益上卦之柔其剛所由之道自三上行至上

益 損上益下自上下下 自否變損上卦之剛益下卦之柔其剛自上卦之四下下卦之初

推易始末卷二

鼎 柔進而上行 自兌變柔自二進而上行至五

漸 進得位 自否變自三進四而剛柔各得正位

渙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自否變剛自四來二得中而不居窮極之位柔自二往四得正位而上同于二剛

明瞿塘來氏卦綜圖

來氏名知德蜀人作易註稍宗漢學世之不聞漢學者爭以爲異頗稱之但不講卦變竊取卦之反對者名之爲綜其不反對者名之爲錯以爲彖傳所云剛來柔進皆從兩卦上下錯綜而得之遂致卦變爲卦綜然仍多不合益推易倒易截然兩事而欲强溷而一之宜其舛也來氏舉嘉靖鄉試以易學薦授翰林院待詔于同館生有編之入明史儒林傳者夫祇得漢學十分之一而世競傳之且至如此然則漢學可少耶

䷄ 需 剛來而下柔

據倒以兩卦爲顚倒上下則所云剛來下柔將必需上之剛可下于訟之柔也今在需爲乾內坎外在訟爲坎內乾外二五皆陽則上下皆剛下之坎剛所自有何藉于來上之乾三剛如故從未來下夫卦變之所以紛紛者祇爲此彖傳數語也今開手一卦而彖傳矛盾乃爾況其他乎則亦何足辨卦變耶

推易始末卷二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 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剛上而柔下

䷐ 隨 剛來而下柔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 噬嗑 剛柔分 柔得中而上行

何氏訂詁曰賁與噬嗑反對初上皆陽三五

皆陰兩卦同也何得以賁之六二來自噬嗑之六五而噬嗑之初九分而爲賁之上九乎且既云文剛文柔則必先有純剛純柔之體而後剛柔來文之豈有剛自剛柔自柔而遂然曰分曰來曰文者誤矣誤矣

大畜　剛上而尚賢
䷘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

恒　剛上而柔下
䷞ 咸　柔上而剛下

明夷
䷢ 晉　柔進而上行

家人
䷥ 睽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推易焉不參一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 蹇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五

益　損上益下自上下下
䷨ 損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豐
䷷ 旅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
䷺ 渙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號晚晴稿
遠公與[illegible]　遠宗[illegible]　較

推易始末

何氏乾坤主變圖（何氏名楷閩人[illegible]舉學之最有聲者著易訂詁此圖其所剏也）

訂詁曰竊謂往來上下者實皆乾坤所爲程正叔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繇乾坤之變蘇子瞻亦謂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學者何足爭推其所從變此大惑也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而已愚嘗感其言亦有取于乾來化坤成三男坤來化乾成三女之說而廣推之因以合于乾坤主變之旨覺從來穿鑿附會之喋喋皆可省也訂說如左

總由卦變卦綜統緒之有甚合處即有不盡合處大抵四陽四陰後則皆不盡合者也朱文公議漢上卦變于二爻外便覺難通正坐此耳

乾坤祇生三畫卦則三畫卦無出于六子者此即乾坤生六子之法而暮四朝三者也非卦變也凡其多不合也

䷀ 乾
䷁ 坤

乾三畫下坤三畫上曰泰䷊故卦辭曰小往
大來
坤三畫下乾三畫上曰否䷋故卦辭曰大往
小來
乾上畫來坤上畫往曰咸䷞坤初畫來乾初
畫往曰恒䷟咸之象曰柔上而剛下恒之象
曰剛上而柔下
乾上畫來坤中畫往曰困䷮坤中畫來乾初
畫往曰井䷯困之象曰剛揜也謂上陽來爲
坎中之九二也井之象曰巽乎水而上水謂初

陽往爲坎中之九五也
乾上畫來坤初畫往曰隨䷐坤上畫來乾初
畫往曰蠱䷑隨之象曰剛來而下柔蠱之象
曰剛上而柔下
乾中畫來坤上畫往曰旅䷷坤初畫來乾中
畫往曰豐䷶旅之象曰柔得中而順乎剛豐
之彖不用卦變
乾中畫來坤中畫往曰未濟䷿坤中畫來乾
中畫往曰既濟䷾未濟之象曰柔得中也指
六五既濟之象曰柔得中也指六二

乾中畫來坤初畫往曰噬嗑䷔坤上畫來乾
中畫往曰賁䷕噬嗑之象曰柔得中而上行
賁之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乾初畫來坤上畫往曰漸䷴坤初畫來乾上
畫往曰歸妹䷵漸之象曰進得位往有功也
歸妹之象曰无攸利柔乘剛也
乾初畫來坤中畫往曰渙䷺坤中畫來乾上
畫往曰節䷻渙之象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
乎外而上同節之象曰剛柔分而剛得中
上同無解卽剛柔分亦不見有分合蹤蹟立
言必有爲豈無故而漫下此數字者

乾初畫來坤初畫往曰益䷩坤上畫來乾上
畫往曰損䷨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
皆以陽言之
右三陰三陽之卦二十而皆有往來上下之義
惟豐無之皆從乾坤往來者此外獨有四陽之
卦三訟䷅之象曰剛來而得中大畜䷙之
彖曰剛上而尚賢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
而爲主於內皆從乾生者也
此則不盡合者矣四陽從乾生則必此卦外

另有一乾卦矣且此有四乾則生此者必六乾卦矣六乾皆剛知此剛從何柔來六剛皆可來則必不都二五矣何以曰來而得中且卦之有上下有內外以兩體言也今混然大爻不辨兩體縱有所來亦焉知其自內自外自下自上而彖傳繫辭然曰剛上曰自外來曰爲主于內此非可胡突應也

四陰之卦二晉䷢之象曰柔進而上行升䷭之象柔以時升皆從坤生者也自餘无取往來之義者矣

翟易始末 卷四

升進無解且何以曰上行曰時升也

四

推易圖（見仲氏易卷首茲不再述）

推易折衷圖

此兒子之折衷于諸儒者也推易之說雖發自仲氏而諸儒實先啓之兩京以後六季以前必有學爲是說者而漢學中衰遂致淪沒茲從列代論變一綫相沿者稍叅訂之以求合于仲氏之旨第學荒識淺諸所未備實賴後之多學者并論辨焉

不易卦（謂無所移易也）

乾䷀ 通作變母惟仲氏謂乾坤生六十四卦此義畫變易也若周易繫辭則乾坤不與諸卦相移易乾鑿度所云不易卦是也凡細繹經文並無通變蹤蹟耶 干寶謂乾坤從十辟卦來更顚倒無理

坤䷁ 上同

聚卦（謂陰陽各聚于一方爲分聚之主也）

復䷗ 通作變母推易同 變卦反對圖謂坤卦一陽下生則何卦不本乾坤失首從矣

剝䷖ 朱文公圖六十四卦相生圖變卦反對圖俱謂剝自復來惟十辟卦變分作變母與推易同 盧氏謂剝本乾卦此乾坤主變并反對圖說所始說見前

翟易始末 卷四

五

臨䷒ 通作變母推易同 蜀才謂臨本坤卦觀本乾卦亦乾坤主變反對圖說所始說見前

觀䷓ 十辟卦變觀臨分母與推易同若文公圖觀本臨臨亦本觀互爲其根與六十四卦相生圖謂觀自臨來俱不合

泰䷊ 通作變母推易同 何氏訂詁謂乾三畫下坤三畫上曰泰坤三畫下乾三畫上曰否則是因重之法非卦變也卦變無三爻並移者

此言往來謂本卦六爻自相來去未嘗有他卦相移易也以內外兩卦往來而妄認作他卦之變胡突甚矣若文公本義又改圖說以爲泰本歸妹似以泰之九上有帝乙歸妹文也不知此歸妹以互體震兌及之長男幼女兩適相合故云豈有本其卦而即引用其文者兄兩卦推移皆在三四諦審泰否其于三四兩爻則全無歸妹漸蹤蹟是泰易歸妹非歸妹易泰也不然困井豐旅其爲可移者何止此矣　蜀才謂泰本坤卦否本乾卦此乾坤主變與反對圖說所始說見前

否 ䷋ 見上

遯 ䷠ 通作變母推易同　侯果謂遯本坤卦大壯本乾卦此乾坤反對所始說見前

大壯 ䷡ 十辟卦變遯大壯分母與推易同文公圖遯本大壯大壯亦本遯相生圖謂大壯自遯來俱不合

姤 ䷫ 通作變母推易同

夬 ䷪ 十辟卦變夬姤分母與推易同文公圖姤夬互母與相生圖夬自姤來俱不合若反對圖乾下生姤則又乾坤主變所始非是說見前

半聚卦 謂或陽聚或陰聚也本卦無所來而分之有可往亦聚主矣

中孚 ䷼ 中孚本二陰間四陽之卦小過本二陽間四陰之卦既有所間非聚卦矣然而臨觀之二陽聚者不能移而爲小過遯大壯之四陽聚者不能移而爲中孚以推移之法祇以一爻作往來無兩爻往來之例臨觀兩陽在初上三五不能通移至三四遯大壯四陽俱在三四不能通移至初上二五則從分卦可隸乎　虞仲翔謂中孚自訟來小過自晉來則凡四陽四陰者皆可來也　反對圖謂二卦從乾坤所生則凡有陰陽奇偶者何一非其所生也　若六子卦變謂中孚從離易小過從坎易文公圖謂中孚從遯壯來小過從觀臨來相生圖謂中孚本遯卦小過本臨卦則皆須兩爻連易非變例矣

小過 ䷽ 見上

子母聚卦 謂本卦爲他卦所移爲子然又可移之作他卦爲母曰子母聚如移泰之上九爲九三而爲咸是咸爲泰子然又可移咸之九五爲九二而爲恒是咸又爲恒母他卦同

咸 ䷞ 否三上易恒二五易　通作自否來惟相生圖自泰與泰上剛下不合若文公圖本泰否而本義又

謂自旅則變例亂矣近爻皆可移則何不可自漸困也至謂推自恒則遍審諸卦爻辭歷歷可驗見仲氏易後卦做此

恒䷟泰初四易咸二五易 通作自泰來惟相生反對二陽俱作自否與剛上柔下不合若文公圖本泰否而來義又作自豐不合說見前

損䷨泰三上易益二五易 通自泰來

益䷩否四初易損二五易 通自否來但二卦二五俱稱益之十朋之龜諸此損益二五相易之驗也

萃䷬觀四上易小過三五易推易始末卷四 通作自觀若相生自臨反對始臨文公圖本觀臨則臨須兩爻進易非變例矣

升䷭臨初三易小過二四易 通自臨來然彖傳柔以時升若非小過則臨用剛升非柔升矣至爻辭九二利用禴而六四曰亨于岐山正以升剛事人升柔祀鬼小過本升柔耳又三爲人位四爲鬼位見鄭康成說

頤䷚觀初五易臨二上易 文公圖同侯果本觀虞翻本臨皆同但翻又云本晉不合餘通自臨來若朱升作會通亦云自觀而作六子變圖又曰自坎

八

其無專見如此

大過䷛大壯初五易遯二上易 文公圖同餘通自遯來六子作自離說見前

无妄䷘遯初三易中孚二四易 通作自遯朱本義又作自訟不合說見前

大畜䷙大壯四上易中孚三五易 通作自大壯本義又作自需見前

分卦此則陰陽分矣凡一陽五陰之卦皆自剝復而來 剝䷖復䷗二卦易

師䷆剝上二易復初二易推易始末卷四 蜀才云此本剝卦餘通作自復來

謙䷎剝上三易復初三易 侯果本剝卦餘通自復彖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剝復均有之上五天道初二地道也

豫䷏剝上四易復初四易 通自復來惟十辟卦變以師謙陽在內從復豫比陽在外從剝則豫卦初爻曰鳴豫從復震來震爲鳴也爻成有渝從剝艮來成言乎艮以一卦而兼剝復未嘗分內外也凡推易之法多以卦爻相體驗與卦變但合彖傳不同見仲氏易

九

比䷇（剝上五易 復初五易）通自復惟十辟自剝第初爻
孟折當自復以復之下震有伍象上爻无首當
自剝以剝之上剛有首象也。
（凡二陽四陰之卦皆自臨觀而來）臨䷒觀䷓
又推頤䷚小過䷽萃䷬升䷭（四易卦）
屯䷂（臨二五易 觀初上易）又（萃初四易 頤五上易）相生自臨（凡二易卦）
（俱同）文公圖本臨觀（凡二陽卦俱同）與推易同第不識萃
頤便屬漏義蘊了。蹐謂剛柔相易必子女相值
之卦此或未然但陰陽對易則于此不能無奇
偶匹配之意故屯凡三言婚媾三言乘馬無非

以移易處見男女往來若止臨卦一易則上爻
乘馬四爻婚媾何所着落此萃頤再推所爲必
不可已者至虞翻謂本坎六子謂本艮則但取
新變全無把鼻于易義何與焉
蒙䷃（臨初上易 觀二五易）又（升三上易 頤初二易）諸儒凡二陽卦
多謂自臨觀來與推易同（不已再述 後七卦）第此必推
升頤者本卦六三勿用取女以升之三剛與上
柔應此我當取之女也今易之而彼剛此柔勿
用取矣故云若又云見金夫則以三本兌中易
爲艮上兌爲金女艮即金夫此非秋胡貽金可

得亂入文口中者至若六五象傳曰順以巽也
向非觀爲巽坤升爲坤巽則在巽在臨並無坤
順巽適二義而彖傳所及一如觀象所云巽而
順升彖所云順而巽者此豈無端偶合者耶至
虞氏本艮六子本震無理見前
坎䷜（臨初五易 觀二上易）又（升三四易 萃二五易）通自臨觀但六
三來之坎坎當從升五來若觀臨則爲能及三
卯
晉䷢（觀四五易 小過三上易）又（萃五上易 頤初四易）蜀才本觀若
卦辭康侯則以順有下震小過有上震震爲侯

故也設止觀卦一易則安有侯象脫辭義矣餘
見前
明夷䷣（臨二三易 小過初四易）又（升初二易 頤三上易）六二夷于左
股以升之下巽爲股易則夷之九三得其大首
以順之上剛爲首降而爲三則得之也
蹇䷦（觀三上易 小過四五易）又（升二五易 萃二四易）通作自觀與
推易同第彖傳曰往得中也若觀上於三危非
得中以外易內來而非往此文公本義所以舍
觀臨而取小過也特謂後卦變從未及小過而
文公及之眞是卓識惜推易未開不能并及升

萃耳

解䷧（臨初四易　小過二三易）又（升三四易　萃五二易）迥作自臨與推易同但彖傳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臨以初往易四非來非中惟小過與萃則一以三易二一以五易二皆來而得中其又自臨升者以卦辭有攸往云耳本義作自升甚善說見前

震䷲（臨二四易　小過初三易）又（萃五初易　頤上四易）

艮䷳（觀五三易　小過四上易）又（升二上易　頤初三易）

（凡三陽三陰之卦皆自泰否而來）泰䷊否䷋

又推咸䷞恒䷟損䷨益䷩（三易卦）

隨䷐（否初上易）又（咸初三易　益四上易）迥作自否而文公圖以否泰首尾通變與乾坤主變統以否泰概三陽三陰變例俱有未合（後十三卦同）故本義又作自困自噬嗑自未濟與變圖異特不得領要按之易文仍齟齬耳

蠱䷑（泰初上易）又（恒四上易　損初三易）迥作自泰卽程頤不尚卦變亦云乾初之上坤上之初獨本義作自賁自井自既濟此與春秋傳泰伯伐晉三師濟河并三去三敗諸筮詞頗合但既濟二變（初二一變　三上一變）卦雖二而變有四三師三敗仍然不倖且筮詞曰涉河侯車敗凡爻隔一剛便成坎象此剛相易故曰涉河今賁井既濟其所變未嘗隔剛爻也況侯之與車皆屬震象三卦無震何有侯車則非泰損渡河與恒震車敗不可矣推易之精無往不合此尤其顯然者詳仲氏易

噬嗑䷔（否初五易）又（損二四易　益四五易）迥作自否獨本義作自益最合但九四得金矢以一剛貫坎中損益二五並與四易一若矢之驟集者故云且損下爲兌益上爲巽兌金巽木合爲金矢若有益無損則取象未備何以解之

賁䷕（泰二上易）又（損二三易　既濟五上易）迥自泰本義作自損最合但又云自既濟則不然

困䷮（否二上易）又（咸二三易　恒三五易）迥自否若庾翻謂震爲言折入兌故有言不信則惟恒卦有上震此卽推易之善變者

井䷯（泰初五易）又（咸二四易　恒四五易）

漸䷴（否三四易）又（咸四上易　益初三易）迥自否本義作自渙自旅以象傳有進得位剛得中語若否上移下則非進以四易三非得中也但二三無渙躋蹟而四上顯然非益四坤順不可矣

歸妹 泰三四易 又 損四上易恒初三易
豐 泰二四易 又 咸初五易恒初二易 賁翻作自噬嗑來不
合
旅 否三五易 又 咸五上易恒二上易 賁翻作自賁此火山
山火交易對倒與移易何涉
渙 否二四易 又 益初二易損初五易 不義作自漸來駁見
未耳
節 泰三五易 又 益二上易損五上易
既濟 泰二五易 又 咸初四易益二上易 九三代鬼方惟益三
上易有坤有艮坤為方艮為鬼實門六四衣袽
惟四易始末
十四
惟咸初四易一陽中虛有般絜塞舟之象
未濟 否二五易 又 損初四易恒三上易 推易無處不合如此
卦皆作自否虞仲翔釋上九一爻亦從推易法
以否卦解之上九有孚于飲酒濡其首以為乾
為首乾五降二為坎中則乾首與坎酒中矣故
曰濡其首亦甚精確第不知上自恒易以恒三
之乾易之在互坎之上則乾首坎酒卻在上爻
中得之將從否五降則宜作六五爻辭非上九
辭也推易之精其絲毫不可爽又如此他可知
矣

凡四陽二陰之卦皆自遯大壯來 遯 大壯
又推 中孚 大過 大畜 无妄 四易卦
需 大壯四五易中孚三上易 又 大畜五上易大過初四易 相生皆自
遯反對皆從乾下生二陰文公圖皆兩自遯大
壯除亦各有相同者 後八卦做此
訟 遯二三易中孚初四易 又 无妄初二易大過三上易 六三食舊
德猶是六爻損遯何新何舊惟以三陰從大過
之上兌來今反欲訟上是以我所自來之兌口
而遯以訐之所來比之于我有舊德而今反噬
沒之也則大過所必推矣
卦四易始末
十五
離 遯初五易大壯二上易 又 无妄三五易大畜二四易
家人 遯初四易中孚二三易 又 无妄二四易大畜二五易
噬嗑 大壯三上易中孚四五易 又 无妄二五易大畜三四易 通作自大
壯于象傳柔進而上行不合此本義所以又自
中孚來此顛推易卓見也第柔進二五易則在
无妄无初正若爻辭于推易無不由驗祇此二
五之易惟從无妄來故二曰遇主五曰厥宗一
宗一主兩兩照應宋元後儒不解推易致宗主
二字于初三四上諸爻東推西敲無一是處然
則推易可忽耶

革䷰遯初上易大壯二五易　又无妄三上易大過初二易　虞翻所作
自遯不合若爻辭革言三就當從遯大壯大過
三卦有乾合者過驗而得之推易之不應偏執
如此
鼎䷱遯二五易大壯初上易　又大畜初四易大過五上易　虞翻祗作
自大壯本義又作自巽俱不合
巽䷸遯二四易中孚初二易　又大畜初五易大過四上易
兌䷹大壯三五易中孚四上易　又无妄二上易大過初三易
凡五陽一陰之卦皆自姤夬而來
同人䷌姤初二易夬上二易
姤䷫夬䷪二卦易
適作自姤惟獨才作自夬文

推易姤末　十六

公圖姤夬兩易與推易同若反對作乾卦下生
一陰與一陽五陰相對按之易文多未驗後三卦倣此
履䷉姤初三易夬上三易　虞翻作自訟不合若通作自
姤則九五明云夬履似有意點夬字者且上九
其旋從來無解亦正以六三爲夬上所易儻能
四上乾還之三剛則夬雖鈌一亦返純乾故曰
元吉此正夬姤不可偏廢處言變者未省耳
小畜䷈姤初四易夬上四易　虞翻作自需不合至九三夫
妻反目則倍難解說三上皆陽相敵不相應祗

一六四而正應在初與三無涉從來爻辭並無
奇偶不相當陰陽不相値而可以遷易言夫婦
者乃審之推易則夬上一陰原爲三配而今易
在四雖匹合之情亦旣決絶然猶三四同宮並
處人道則于斯猶不能無夫妻之名而實則四
居離中離有日而究相反也然則夬之不可少
有如是者其他推易諸左驗在各封諸辭歷歷
可指見仲氏易
大有䷍姤初五易夬上五易

推易姤末　十七

喬氏易俟十八卷圖一卷

（清）喬萊撰

清康熙竹深荷淨之堂刻本

喬氏易俟十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喬萊撰。萊字石林、寶應人。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官至翰林院侍讀。是書雜采宋元後諸家
易說、而參以己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摶河圖洛書
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
下諸家、而取來知德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
參以古今之治亂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
主、而引恭顯安史解咥人之凶。謂三百八十四爻
惟睽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
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箝結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
孟近事爲說。蓋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或所
不免、而理關法戒、終勝於莊老之元談也。於經文兼
註古韻、亦得失互陳。如觀卦六四象下備引顧炎
武方音之說、則非未見音學五書者。而彖傳協韻
仍從吳棫之舊、則兼取有不可解者矣。經文用王
弼之本、惟解上經下經、繫辭以下一概闕如。蓋宗
旨主於說爻闡義、故餘不及焉、非脫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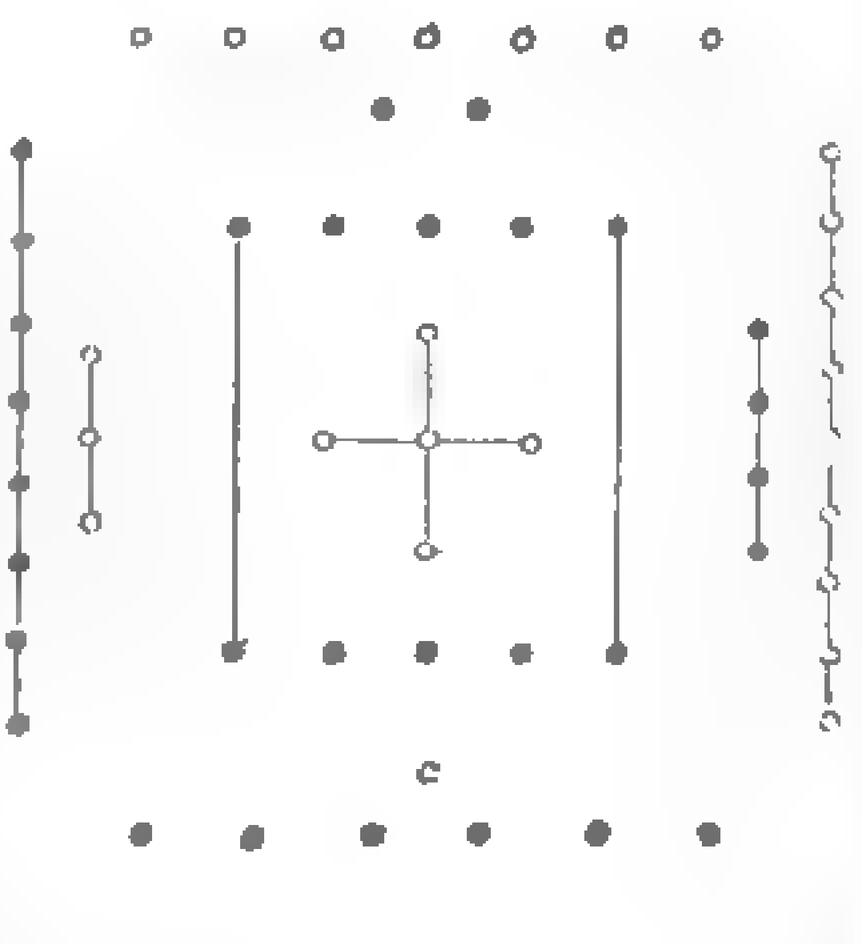
[illegible]川先生著

喬氏易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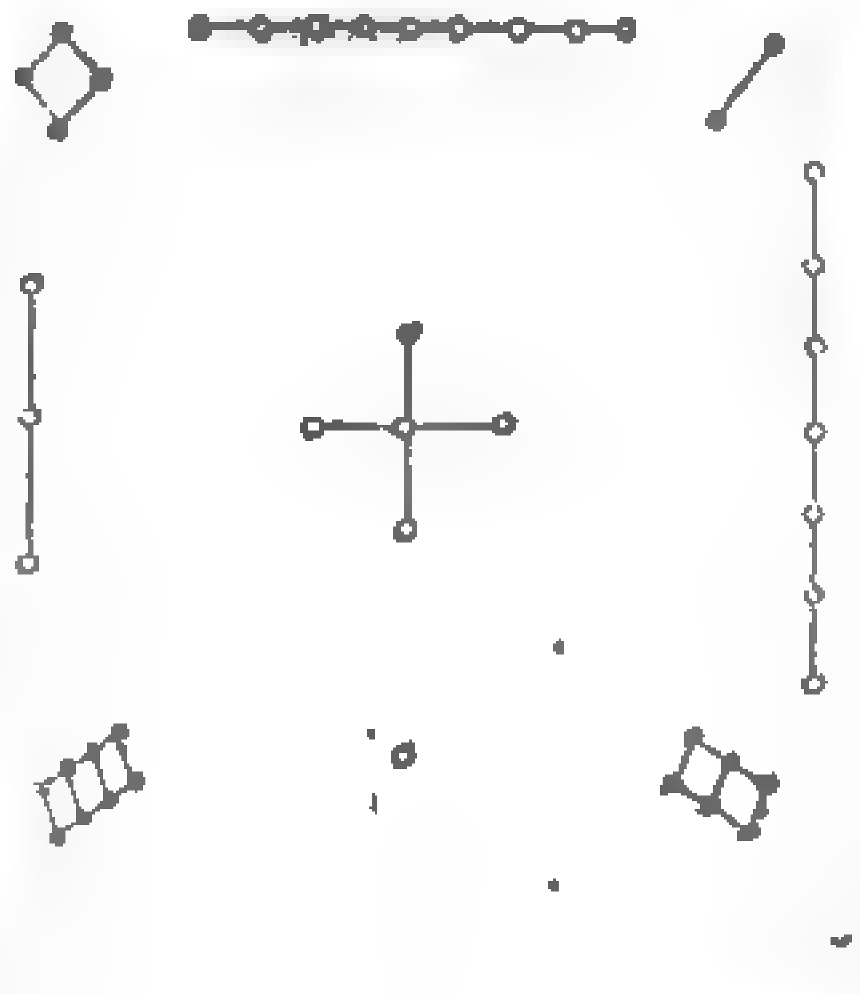
板藏竹深荷淨之堂

喬氏易俟　圖　一

河圖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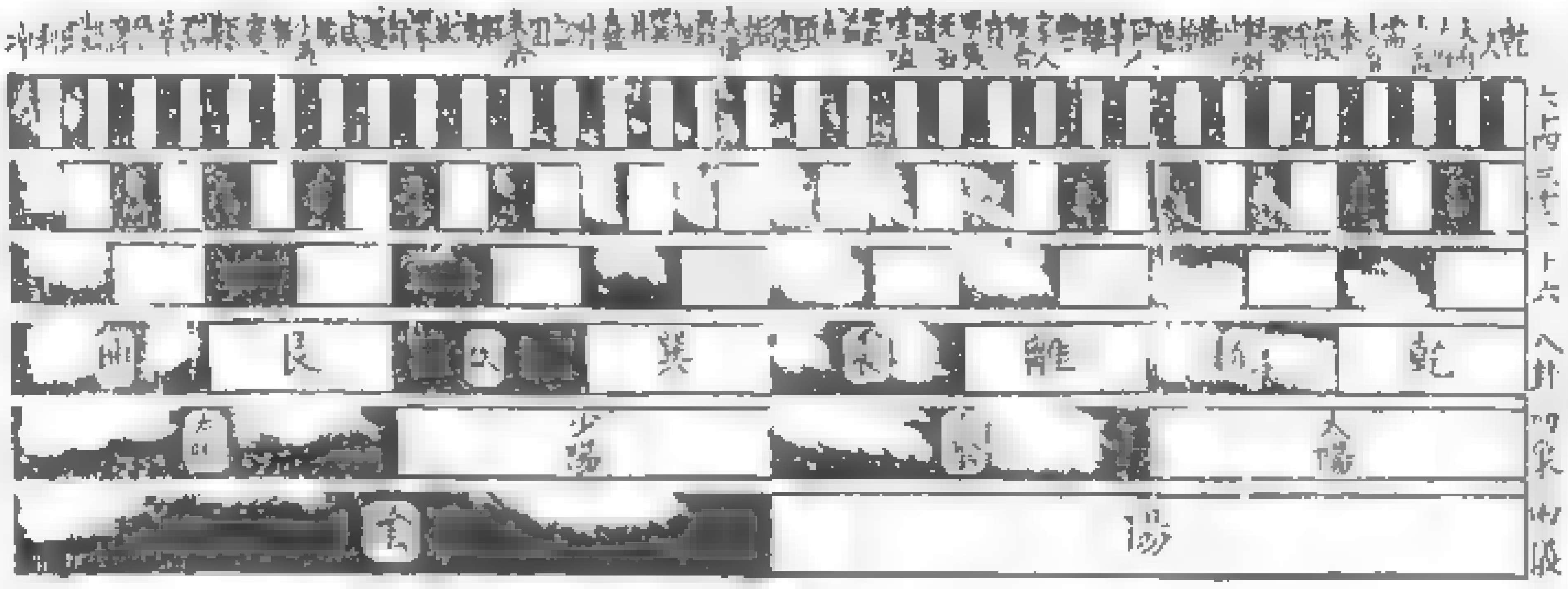


萊按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河圖者鳥獸之文而已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河圖者觀鳥獸之文而已儒者舍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之道謂伏羲本河圖以畫卦亦惑已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是河圖之出與鳳鳥之至同爲祥瑞而已鳳可不時而至圖亦可不時而出何必因作易而始出哉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文言釋爻辭皆言理不言象學者可知所從事矣乃不究心於進退存亡吉凶悔吝之故求之荒忽不可知之圖不謂之惑不可也金華宋先生論河圖洛書詳確因附錄於後

或問於宋濂以爲干明之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三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二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是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雖至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以洛書之數爲十河圖之數爲九矣朱子發深取其說歷指其原未以爲實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以太極圖傳穆修修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概宗長民之意至于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用邵雍之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爲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爲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又以爲劉取太乙圖爲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非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又象卦數推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撲用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

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皆以圖書可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爲八卦書則當井文於方圖之內總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洛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與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古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世之所宜者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强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兔亦可以畫卦則其他皆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者也不必究其爲先天圖也不必實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劉歆以八卦爲河圖洪範以陽一至大九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所後之一二盖八卦其第見之步經其有明若以今之洛書審定河洛之所出則數十數之間雖傳而習之至宋陳圖南而傳太極之說其本戴聖以爲傳之所以自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鄭司農以楊中候不至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負文何嘗言九篇六篇乎孔安國之言也所以爲君實者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以陽盛易之始河中龍馬負圖書而長民亦謂可圖而書可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向父子班固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然卒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泥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馬出河負圖南北龜洛出書南而傳者以龜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靜修力辨其非謂河圖之象自龍馬始龜書自洛也或之是陶南之學也而非大易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作不以論孤其陰陽也不以論已合之他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奚以明之曰易不云乎天一地二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皆象數也且於易經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或者舍辭以對則未見其說而與知易者益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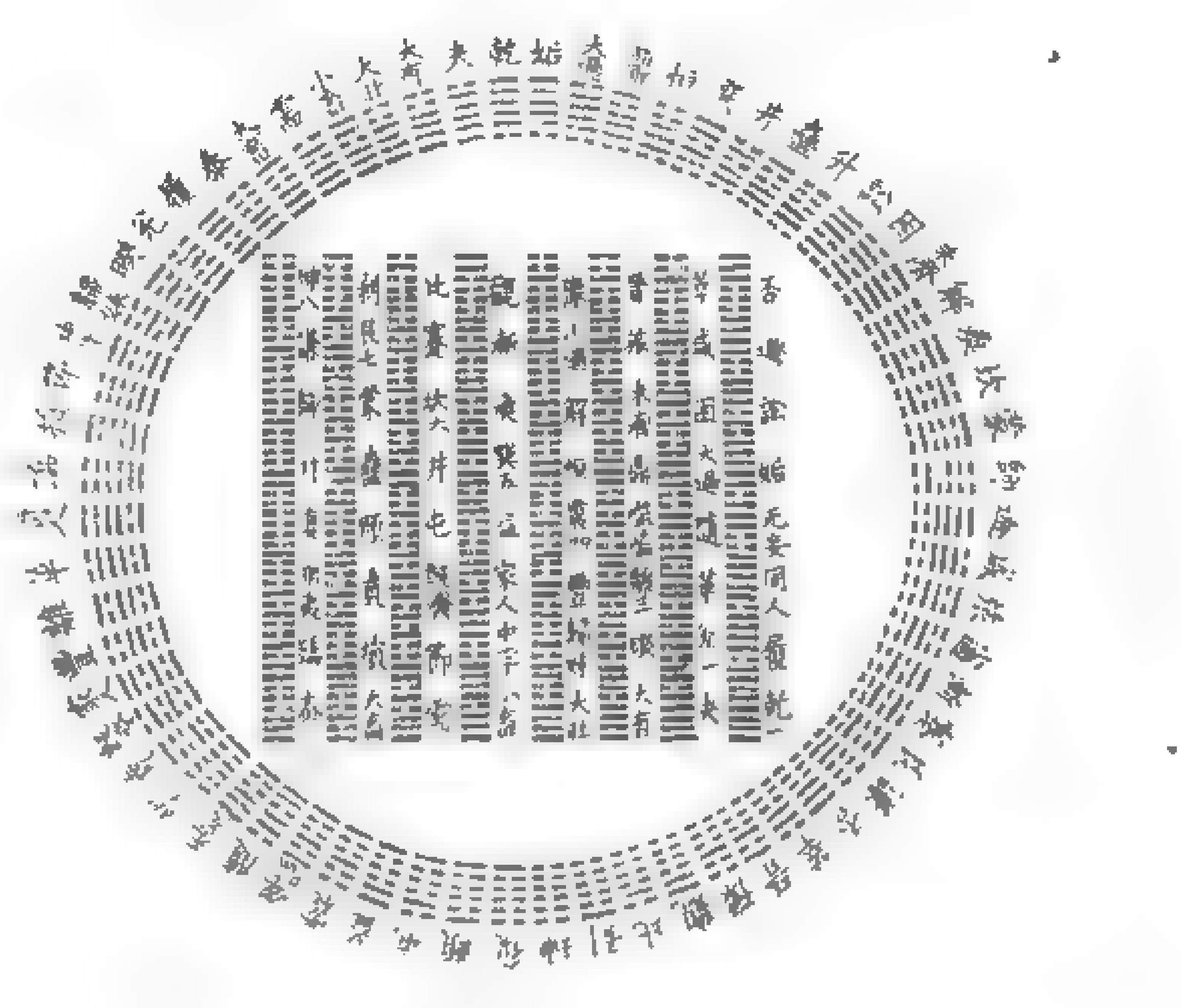
邵子橫圖指爲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者、



霽川歸先生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邵子曰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如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小則愈繁也後之儒者引大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爲據指大傳爲圖說歸先生曰因傳而後有圖非傳爲圖說也萊按歸先生之言是也使橫圖而果爲伏羲畫也則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孔子之傳且詳言之矣不應至四象生八卦而止也況此圖邵子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摶受圖有據也希夷以前伏羲以後孰傳而孰受之耶

考邵氏經世書辨惑曰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唐末進士歷五季亂隱華山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其易學主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寓陰陽消長之數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所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觀此則因傳而有圖不其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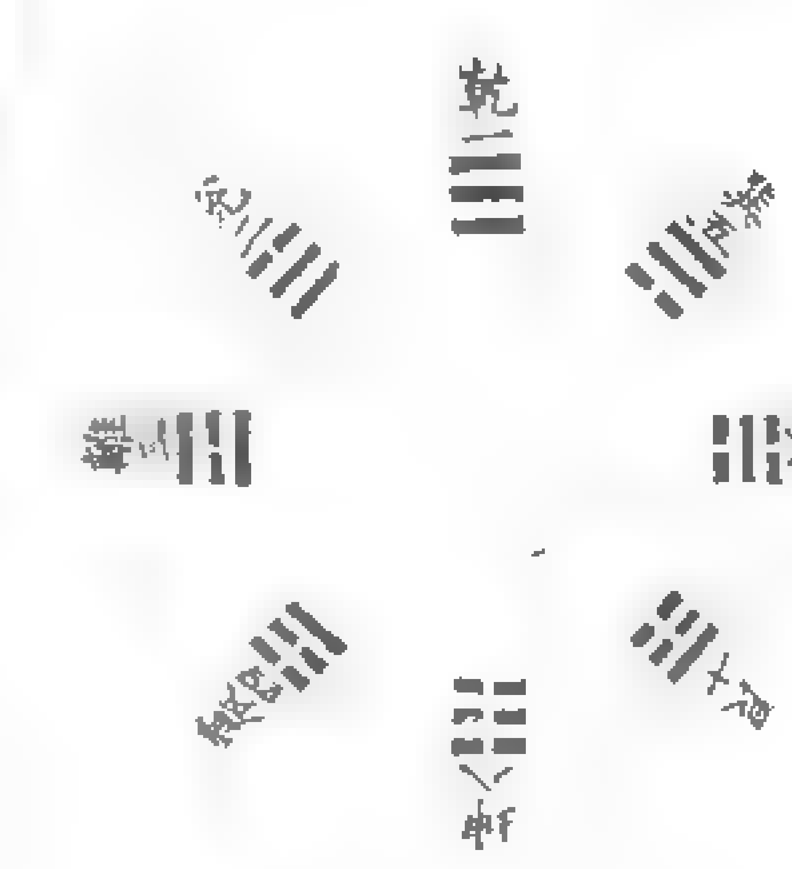
邵子方圓圖指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者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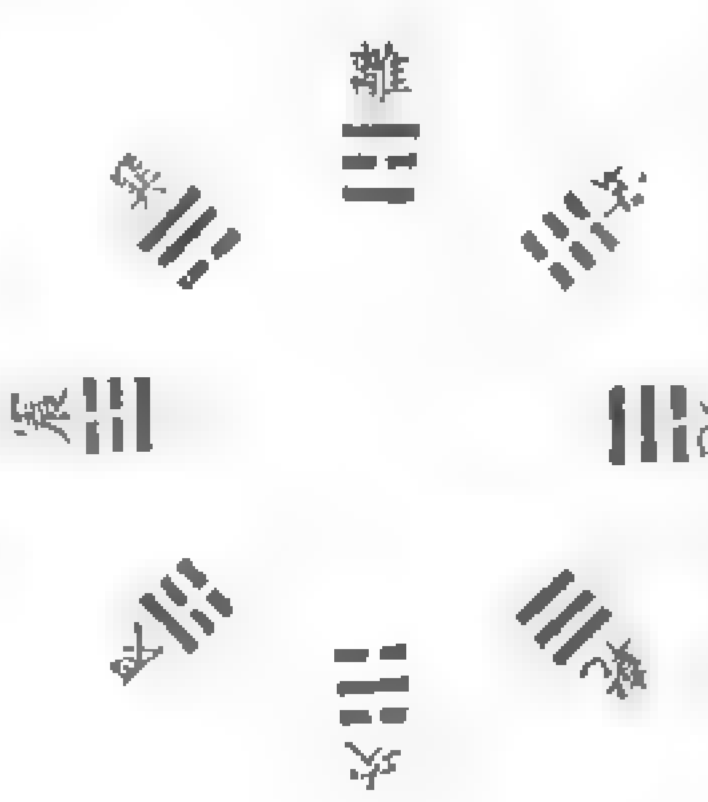
邵子方圓圖皆從橫圖來規而圓之以象天也矩而方之以象地也其圓圖分橫圖自乾至震之卦左旋而列於左分橫圖自巽至坤之卦右旋而列於右其位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艮西北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其序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左旋者列乾於一（澤天諸卦以次列焉）列兌於二（天澤履於二諸卦次兌而列焉餘倣此）列離於三列震於四其右旋者曰巽曰坎曰艮曰坤而五六七八之位如左旋例以故乾坤復姤適居上下之中合於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子中極於午中陰生午中極於子中之義而節氣之流行寓焉其方圖割橫圖為八層圓圖之內

象地在天中也其一層乾與坤斜對否泰者天地之交也合否泰之斜對而成四隅是四隅皆天地之蟠際也其二層兌與艮斜對咸損者山澤之交也合咸損之斜對而成四隅是天地之內皆山澤之流峙也其三層離與坎斜對既濟未濟者水火之交也合既濟未濟之斜對而成四隅是天地之內皆水火之升降也其四層震與巽斜對恒益者風雷之交也合恒益之斜對而成四隅是天地之內皆雷風之鼓盪也而由內達外又合於雷動風散雨潤日晅艮止兌說乾君坤藏之義圓圖則八卦之上各加八卦方圖則八卦之下各加八卦

邵子先天圖指爲伏羲八卦方位者



邵子後天圖指爲文王八卦方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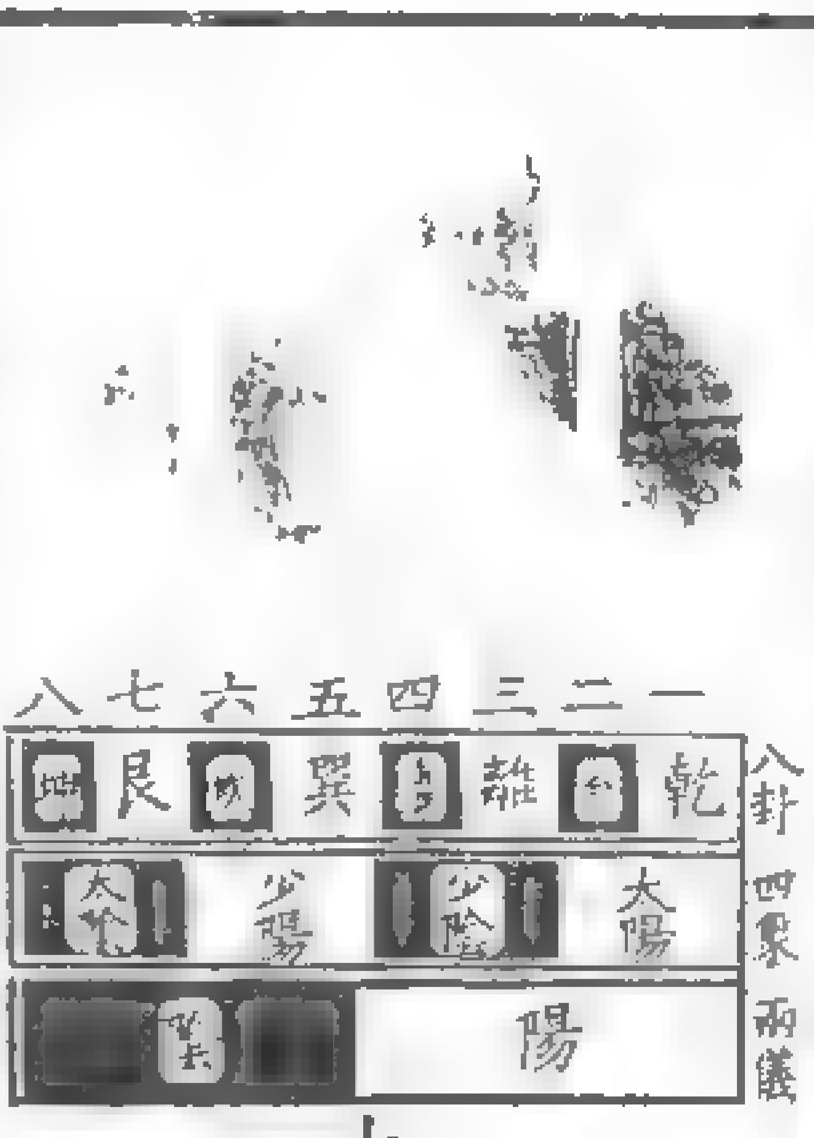


邵子先天方位圖言對待之體也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大傳天地定位云云也其後天方位圖言流行之用也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大傳帝出乎震云云也萊筱帝出乎震云云孔子列東西南北方位與文王西南得朋（巽離坤兌也）東北喪朋（乾坎艮震也）方位合乃天地間一定方位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方位也天地定位云云孔子言八卦相錯而已原未言及方位也邵子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艮西北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與文王方位不合是邵子改文王方位也不曰邵子改文王方位反曰文王改伏羲方

位是不可不辯（蕭峰汪氏曰邵子所謂伏羲之圖人知所本此先天之學所以見非先儒也朱子說至邵子而他已又有康節說伏羲八卦非穿鑿附會之疑後之學者所以審所從矣〇南當氏曰易者說圖大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十有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表有家備之以行其說而分易之本意反淺矣漁樵林傳孔子六傳至荀卿田何易自大與余不知何代也不出為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舍讀之若其亂一許焦之說雜出藥莊參象數占之理甚入于注之醫方技之流叫不過一夫有疑而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月時藏月五氣相推而皆歸於不關所設本水盡而寒章清矣頤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註解當而離淨義何嘗雜落老言故能遠暨於後發其義其崩之功不可民也然而餘作陽之矜契陳希夷之圖書適有端緒邵之解奇者畢王注之姿篇來有人以前傳私意述伊川作易傳收其說命方[illegible]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濂[illegible]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為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卷首讀易者從之後世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為義文周孔其說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論焉而不詳矣夫子之棄編三絕者須來[illegible]賛然精之從而易學[illegible]扶搖幾如杜京之時矣自杜學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偽者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訕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註之說偶異於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何乎書歐陽子言其[illegible]妄之先儒者且與異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而且不見[illegible]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強辯反致疑於經文之[illegible]位[illegible]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illegible]謂之不穿[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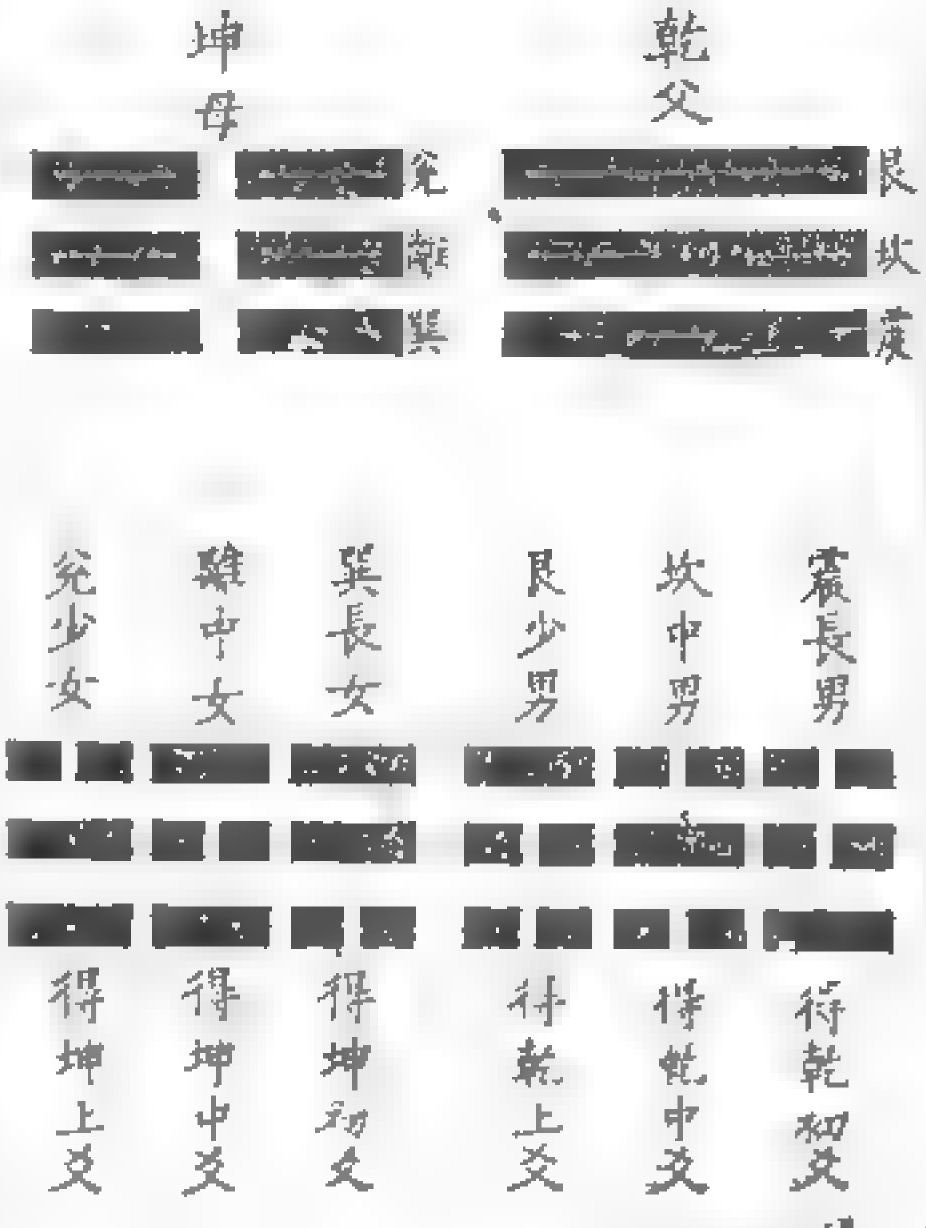
說易者譬之燭龍系作一條尺子明隨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不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遂以象數以爲絶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然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本之程傳或亦爲青史一端也

此在邵子四圖之外指爲伏羲八卦次序者



案按此圖在邵子四圖之外蓋截橫圖之半也邵子曰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也可得而截其半耶易爲乎截其半也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孔子未之言也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八卦既成之後重而爲六十四非一筆畫去遂有六十四也據橫圖之說則一筆畫去不至六十四不止也而八卦成列之義何以稱焉儒者欲彌縫其說截橫圖之半指爲伏羲八卦次序者此也

此伏羲八卦次序指爲文王八卦次序者



來按大傳曰乾爲天故稱乎父坤爲地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伏羲畫卦之次序也因指邵子横圖爲伏羲所畫遂指伏羲次序爲文王次序嗟乎大傳載八卦次序多矣如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又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又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皆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次序未有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序者又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雖列乾坤於六子之後而六子之次序如故也且不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次序者則有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以帝出乎震方位爲次序終未有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序者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序者乃邵子之學非伏羲之易也善乎歸先生曰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

來按邵子之外張仲純劉長民之徒以圖說易者紛紛矣象若艱深理本膚淺雖推而演之要不免於附會穿鑿之失邵子詩曰須知一本能雙幹始信千孫與萬孫此横圖之旨也又曰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此圓圖之旨也又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起義雷風相薄恒益見意水火相逮既濟未濟此方圖之旨也惟因傳有圖故不謬於聖人非諸家穿鑿附會者比然于義文周孔之易不無毫釐之差況其他乎吾儒論易折衷於孔子而已凡孔子所不言者可勿論也其連山歸藏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說雖鉤深索隱於易未必無合然皆易

之流非易之道也若夫王丨筮之說謂孔子之易非
文王之易據邵子之圖謂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余
小子不能無惑焉

序卦反對圖

有天地然後
萬物生焉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
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
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
之以師師者衆也
比必有所畜故
受之以小畜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
之以泰泰者通也
物不可以終否
故受之以同人
有大者不可以
盈故受之以謙
豫必有隨故
受之以隨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
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
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復則不妄矣故
受之以无妄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
之以頤頤者養也
不養則不可動
故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
之以坎坎者陷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
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物不可久居其所故
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
之以晉晉者進也
傷于外者必反其
家故受之以家人
乖必有難故受之
以蹇蹇者難也
緩必有所失
故受之以損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
之以夬夬者決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
之以萃萃者聚也
升而不已必困
故受之以困
井道不可不革
故受之以革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
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
之以漸漸者進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
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
之以巽巽者入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
之以渙渙者離也
節而信之故
受之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
故受之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
故受之以既濟

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無反對之義瞿唐來氏謂之錯其反對之卦謂之綜

雜卦反對圖

乾剛
坤柔
比樂　師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
震起也　艮止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　无妄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謙輕而豫怠也

噬嗑食也　賁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隨无故也　蠱則飭也
剝爛也　復反也
晉晝也　明夷誅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　恆久也
渙離也　節止也
解緩也　蹇難也
睽外也　家人內也
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小過過也

中孚信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離上而

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大過顛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頤養正也

既濟定也

歸妹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萊按大過顛也以下不取反對之義先儒疑其錯簡

行因爲易置者是始不然音韻[illegible]

剛決柔君子决小[illegible]

曰雜卦次序且不拘矣變動何不可耶

卦變之非

易中剛來柔進上下往來之義先儒謂卦之變也訟卦變者亦紛紛矣虞翻曰賁自泰來程子非之曰安有乾坤變而爲泰泰復變而爲賁之理乾坤變爲六子八卦變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朱子據邵子横圖之說謂乾坤無生卦之理執乾一兌二次序坤且居八又安能變而爲六子耶朱子非程子者如此而朱子卦變則一陰一陽之卦從復姤來二陰二陽之卦從臨遯來三陰三陽之卦從否泰來四陰四陽之卦從大壯觀來五陰五陽之卦從夬剝來童溪王氏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

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汴水趙氏曰震坎艮二陽之卦也巽離兌四陰之卦也若二陽之卦自臨來四陰之卦自觀來則六十四卦生八卦矣某按程子非虞翻之說而程子之說朱子非之朱子非程子之說而朱子之說先儒又非之先儒非朱子之說而剛來柔進上下往來之義終未有以得其是也明蜀人來知德者字矣鮮舉嘉靖時鄉試始學易釜山中六年無所得入求谿深山中數年悟易象又數年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曰自孔子没而易已二千年矣儒者篤信諸家傳註而不參証孔子十翼之言宜其長夜至今日也其以某卦自某卦變者虞翻之言也先儒昧反對之義不察其非如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來失之千里矣需訟反對之卦也需之五來而爲訟之二也雜卦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推之他卦莫不皆然其發先儒未發如此以易學薦授翰林院待詔堯峯汪氏編儒林傳列歸太僕後萊以反對之說証剛來柔進上下往來之義皆合因圖列於後

水天 需

訟之二往而為需之五故曰往有功也居五故中而又正

天水 訟

需之五來而為訟之二故曰剛來而得中也居二止言中不言正

風天 小畜

履之三爻陰居陽位不得其位往而為小畜之四則得位矣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天澤 履

地天 泰

小往大來者否內卦之陰往而居泰卦之外否外卦之陽來而居泰卦之內也

天地 否

大往小來者泰內卦之陽往而居否之外泰外卦之陰來而居否之內也

天火 同人

大有之五來居同人之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火天 大有

同人之二往居大有之五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澤雷 隨

隨之初爻蠱之上爻也故曰剛來而下柔

山風 蠱

蠱之上爻隨之初爻也故曰剛上而柔下

火雷 噬嗑

噬嗑五爻賁二爻也故曰柔得中而上行

山火 賁

柔來而文剛者噬嗑五爻之柔來文賁初三兩爻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噬嗑初爻之剛而文賁四五兩爻之柔也

天雷 无妄

无妄初爻大畜之上爻也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山天 大畜

大畜上爻无妄之初爻也故曰剛上而尚賢

澤山 咸

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為咸之兌也剛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為咸之艮也

雷風 恒

剛上者咸上卦之艮上而為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之兌下而為恒之巽也

火地晉 地火明夷

柔進而上行者明夷之二上行而爲晉之五也

火澤睽 風火家人

柔進而上行者家人下卦之二上行而爲睽之五也

水山蹇 雷水解

往得中者解下卦之坎往而爲蹇上卦之坎所以九五得其中也往有功之往即往得中之往利見九五之大人則往有功

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往得衆者蹇下卦之震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也得中與訟剛來得中同蹇之五來而爲解之二也

山澤損 風雷益

損下益上者損益下卦之震上行居損卦之上而爲艮也

損上益下者損損上卦之艮益下卦而爲震也

地風升 澤地萃

萃下卦之二升而爲上卦之五故曰柔以時升

水風井 澤水困

困下卦之坎變爲井上卦之坎是爲改邑在困二以剛居中在井五亦以剛居中是爲不改井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火風鼎 澤火革

革下卦之二進而上行爲鼎上卦之五也

風山漸 雷澤歸妹

歸妹下卦之兌進而爲漸上卦之巽得九五之位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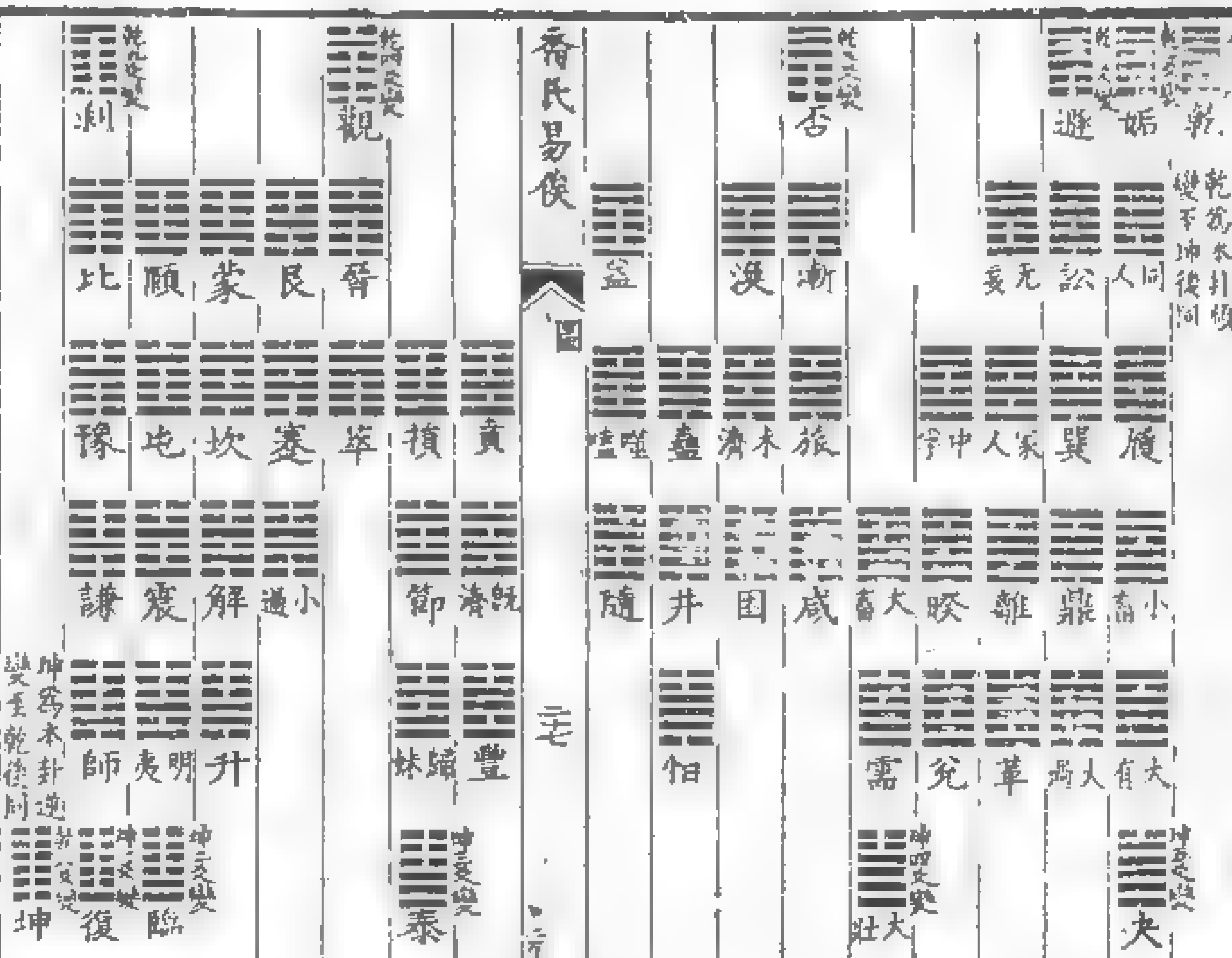
火山 旅

風水 渙

旅之五豐之二也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渙之二節之五也故曰剛來而不窮渙之四節之三也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一卦變六十四卦圖 餘倣此



喬氏易俟卷之一

寶應喬　萊述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萊按元亨利貞，孔子彖傳文言，可謂深切著明已。學易者何容更爲詮釋。而或者曰，六十四卦之中若屯若臨，若隨若无妄，皆元亨利貞，固不得以四德例之，而他卦或言亨，或言元亨，或言貞，或言利貞，又難一例解也。程子曰，惟乾坤有此四德，其餘諸卦皆隨事而變焉，斯言是也。乾，天也，坤，地也，乾以資始爲元，坤以資生爲元，乾以剛健爲貞，坤

以柔順爲貞，是地之元亨利貞，且[illegible]天之元亨利貞，又何得以他卦之[illegible]于乾之元亨利貞，而乾之元亨[illegible]于他卦之元亨利貞。一例而解之耶。其他[illegible]元亨曰貞曰利貞，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illegible]貞，屬貞吝之類，皆乾之元亨利[illegible]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中，隨事取義，萬殊而一[illegible]者也。天之元，萬物資始也，推之一人一事，各有始終也。天之亨，品物流形也，推之一人一事，各有通塞也。天之利，各正性命也，推之一人一事，各有利有不利也。天之貞，保合太和也。推之一人一事，各有貞有不貞也，又何疑于[illegible]

子之說耶。[illegible]趙氏曰元亨利貞以道則括三才之[illegible]以蔚貞乾一書之綱領元者元也亨者通也利者利也貞者固也此元氣流行始終自然之序始而終終而始天之運行地之發育陰陽之消長萬物之生生化化皆不出範圍之外宇宙自開闢以前至萬古以後一元亨利貞也帝王自興創之初至傳授之際一元亨利貞也予歲有千歲之元亨利貞一日一時有一日一時之元亨利貞一事物一語默乃至不可勝窮之變莫不皆然天自三才乾首諸卦故于乾發之散于諸卦或元或有或有而不備或備而析言之或此四而有他辭皆隨卦起義乾則雜元氣始終之序統會萬事該貫無遺以御諸卦之變妄趙氏之說與余合附記于此儒者學易亦折衷于孔子之言而已。孔子所未言者不敢鑿也。孔子所已言者不敢悖也。若乃舍孔子深切著明之說，另爲占詞以解，至謂不得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余小子不能無惑焉。朱子論易專主卜筮門人楊道夫問曰今之揲著但見周公作爻詞以後揲法不知當初只有文王彖辭時又如何揲朱子曰他又須別有法今不可考耳按此問足破文王教人卜筮之說[illegible]卜水趙氏曰伏羲作易非專爲筮後人以三易掌于太卜遂例視周易爲占書不知文王周公之詞雖託諸象數實主于人事或[illegible]之或戒之或開其迷蒙或指其歸宿皆本人事以明吉

[illegible]未嘗偏于象數故謂周易以筮則可以爲專于筮則不可○秋山王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象占孔子言之詳矣伊川易傳止言其辭[illegible]節數學止尙其象其上易說止尙其變臨事本義止尙其占謂非說易不可謂說之全則有所遺也

初九。潛龍勿用。

萊按伏羲仰觀俯察，畫一奇以象陽，即此爻也。大傳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三百八十四爻皆以人事言也。乾，天也，以天道言人事，故六爻皆聖人。皆天子，皆五帝三王之盛焉。象之以龍，雖有飛潛躍見之殊，時也，位也，非德之不足也。初在下，潛龍之象，時當潛也，故曰勿用。二曰君德，明二之終爲天子也。初曰成德，明初之已爲聖人也。○陽爻用九，陽數窮于九也。陰爻用六，陰數窮于六也。用

[illegible][illegible]六之說紛紛矣萊按此叅天兩地之義而七八九六之數起焉三其三則九老陽也三其兩則六老陰也兩其兩一其三老陰變少陽也故少陽曰七兩其三一其兩老陽變少陰也故少陰曰八

仇氏曰卦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爲爻辭出于周公是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卦內見龍並同

萊按下二爻爲地二田之位也有見龍在田之象龍之見也澤及于物人孰不利見之耶先儒有二利見五五利見二之說乎甫項氏曰非也二曰天下文明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皆人利見之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萊按先儒謂諸爻稱龍三不稱龍者終于臣位也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則三之惕有時而爲四之躍也豈終于臣位者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則三之爲龍也明矣其不稱龍者重剛不中之爻非天非田之位時値危疑道應憂懼乾而又乾夜以繼日龍之象无此義也故周公曰君子若曰君子指占者而言則非余小子之所知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雲峯胡氏曰其位上下之交其時進退之際躍以或言審于進也淵以在言安于退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萊按聖人之德天子之位巍巍[illegible]化存神穫際其時斯人何幸孰不利見之乎紫齋李氏曰乾之六爻惟舜能備之耕稼陶漁時潛也元德升聞時見也歷試諸艱時乾乾也納于大麓時躍也老而命禹則不至于亢

上九亢龍有悔亢苦浪反

萊按盈虛消息有必至之天行進退存亡有可脩之人事曰亢龍時也曰有悔有可悔之事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賡平游氏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

九則陽知其陰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利永貞〇瞿唐來氏曰凡卦初爲足上爲首上九羣龍之首也不見其首則陽變陰剛變柔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所以無悔而吉此聖人開遷善之門也居九而爲九所用我不能用九故至于亢居六而爲六所用我不能用六故至于戰故乾坤發用九用六之義

彖曰大哉乾元叶[illegible]萬物資始乃統天叶[illegible]

萊按元亨利貞天之所以爲天也元首四德故夫子傳彖而贊其大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有形者也有始之于无形之先者形之所以著也

以乾之元也雖曰亨曰利曰貞各爲一德皆物之所養乎而統之者元也元之所以大也若夫復之一陽即貞下所起之元也无復之一陽則一歲之萬物不能始无乾之元則萬古之萬物不能始六合內外千百世上下皆天之所際皆元之所際也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施始豉反卦內皆同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illegible]

萊按天所不違者時也聖人所乘者亦時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乾道之終始也聖人大明其終始之故于以知卦之六位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皆時爲之也體乾者亦因時而已曰龍善變化也曰六龍兼六爻之用也曰乘控馭也曰御天運數天道也朱子曰此聖人之元亨也 谷東鄭氏謂此節錯簡也當在乾道變化之下雙湖盧吳氏謂此節當在首出庶物之下首出庶物御聖人之元亨也大明終始聖人之利貞也二說皆有理附記于此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萊按品物流形之後由甲拆而暢遂由暢遂而繁實則乾道之變化也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乾道以漸變物而至于化性命所以各正也性物所受也命天所賦也曰正无弗充也曰各正

无或遺也歲功至此庶其成矣又將因發而觀其存也曰保合太和朱子曰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周子曰太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其太和之謂與曰合凝而未分也曰保完而无害也乾道之變化至各正性命則利也而貞具焉至保合太和則貞也而元寓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 盧川王氏曰變化之餘各正性命收歛于冬也歛之不固則世不以時凡雨雪不應水泉不收殖陽伏陰冬無春實皆天地之沴氣也故歛之于冬者萬物之所以止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本義〕聖人在上高出于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萊按雷曰洊風曰隨水曰洊明曰兩山曰兼澤曰麗皆重之義也天地不取重義者无兩天地也然天曰行地曰勢寒暑晝夜南北高深亦有重之義焉法天之健自强不[illegible]息地位非聖人其孰能之 又按文王[illegible]之[illegible]一爻之義也上下[illegible]後象之

潛龍勿用。陽在下（叶許）也。

（……習已久不敢立異）

雙湖胡氏曰。小象于乾之初曰陽在下也。於坤之初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此。即太極所生兩儀之一也。陰陽之名一立。而六十四卦之中動靜健順剛柔奇偶小大尊卑變化進退往來之稱亦由是而著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汗水趙氏曰。九二有君人之德。當納麓宅揆之時。德澤之施。普博无間。猶陽氣昔潛而今發。壟畝之間。並與稼穡。利天下而不言所利。

終日乾乾。反復道（叶卄）也。

萊按終日乾乾。非徒怵惕于是非得喪之場也。實欲反復于立身處位之道以進德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叶九）也。

平甫項氏曰。儒者謂在淵為藏非經意也。龍之得水。猶人之得時。何謂藏乎。初九之藏。在地下非在淵也。或躍矣而在淵焉。羽翼已成。審處已審。如是而進。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叶走）也。

萊按造。如再造之造。大人至此。危亂者造而為治安。樸畧者造而為文明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紫巖張氏曰。盈者天道所虧。地道所變。鬼神所害。人道所惡。安能久哉。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時為春。于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時為夏。于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時為秋。于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于時為冬。于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萊按在天為元者。在人為仁也。元首亨利貞。仁首義禮智。所貴君子之體之也。體有諸躬也。元足以長乎善。君子足以長乎人也。君子之道。繁而有節。質而多儀者。莫禮若也。嘉之所會。萬物潔齊。爀然可觀也。并育不害也。合之于禮。吉凶賓嘉之重有

秩然之度數也。食飲進反之微有油然之節制也。
利害義之反也。曰和何哉。利于己則害義。利于物
則和義。君子小人之殊也。坤之義曰方。乾之義曰
和。聖人賢人之別也。文王曰貞。孔子更曰固。何哉
曰不正不可言事也。不固不可言幹也。貞兼夫正
而固也。君子之建大功垂大業。盖本諸此也。○西
山眞氏曰四德之說。世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
之。則人與天未嘗不一也。盖在天爲元亨利貞。而
在人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
有理則有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情也。有性則有情。天人之道。曷嘗有二耶。然天无

心而人有欲。天惟其无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
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穆之命。終
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
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
非之發。而昏妄賊之。于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
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物欲養性情。則通
體皆仁。隨觸而應。即天之春。物物欣欲也。動容周
旋。莫不中禮。即天之夏。物物嘉美也。吾之及于物
者。足以養欲給求。即天之秋。萬寶得遂其性也。吾
之守于內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萬物所由
以出也。人與天其果二乎哉。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汴水趙氏曰。元亨利貞。至于君子行之。而後有德
之名。范浮昌以彖既釋元亨利貞。文言又釋之。疑其重複。趙氏曰易周茲變而卦止六十四。乾首諸卦而彖止四言。辭雖至約。理則无窮。安得不反復屢致其論。前章通而爲一。此章析而爲四。後章兩而爲二。易變易也。元亨利貞散于諸卦。其變不一。故聖人極其變以爲言。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樂音洛
萊按易與論語丘不與易也。易字同。易者移風易
俗之義。龍而見曰善世。龍而隱曰不易乎世。名者
實之賓也。初德成而名不成何哉。曰未有功業表
見于時。鮮有知者。故不成乎名。不易乎世。則遯世

矣。甘貧樂道。何有于悶。不成乎名。甚且不見是矣。
知希我貴。又何有于悶。時當樂也。樂則行之。道可
憂也。憂則違之。違謂非得志行道之初心也。樂行
憂違。亦旣无所固執矣。雖然有不易者焉。曰確擇
之明也。曰不可拔。守之堅也。此之謂龍德而隱。亦木
趙氏曰。此章文法與大傳中諸爻問答絕同。當是門人紀錄之辭。廣篇合彖象于經之時。止及一爻二爻者。乃着本篇。乾坤六爻皆備。故取附于卦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
萊按見龍在田。言其德之及物也。文言曰庸言庸
行閑邪存誠。何哉。曰天下无无體之用也。庸言信

庸行謹心之下也邪无可閑而閑之誠不待存而存之功之窖也推是而及于物也善在一世而不伐其能德被天下而並忘其惠非聖人能之乎曰龍德又曰君德明功之由于德德之進其位也五曰大人二亦曰大人是五之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由二之信庸言謹庸行閑邪存誠之所致也故中庸之道至于參天地卦例二五曰中九五曰正中二言正中遂有不待未躍之說按孔子贊乾之大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中正乃乾所固有不必九五始言中正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幾堅美反

萊按二君德已具進至于三復何爲哉唯進德脩業而已忠主于心者信見于言者脩辭訓誥是也立其誠華於外者實于中也德曰進不自止也業曰居有諸已也知至至之四句由體而用也幾動之微義事之宜也至至于五也知其可至而至于五則可與言進退之幾終終于三也知其當終而終于三則可與存上下之義至於五上位也縱居上位乃安行時位之常何有于驕終于三下位也雖在下位乃安守分義之正何爲而憂此舜禹益伊尹周公之事至于五則爲舜禹益終于三則爲益伊尹周公而屬之一字周公所獨也何則舜禹益尚已放太甲于桐伊尹不以爲嫌復歸于亳太甲不以爲怨若成王則疑周公矣於以慨世運之降而聖人之漸難爲也此周公繫此爻而知其厲也此說余參之沐水趙氏東谷鄭氏而悟者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力智反

萊按改革之際雖聖人亦有難白之隱此夫子所以原其心也躍上也進也淵下也退也无常无恒

形容一或字蹤跡雖異位地縱殊然非爲邪以離羣也推其進德脩業之功明其及時行道之欲咎之所以无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叶則各從其類也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于上則人皆見之臨川吳氏曰鶴鳴而子和雉鳴而雌應雞鳴而衆雞皆鳴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精而取水于月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鐵同氣相求也溼者下地故水之流趨

之燥者乾物故火之就燥之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凡此六者皆同類相感召聖人與人亦同類故作於上而萬物咸覩之又曰先以聲氣水火雲風六句爲比而後言聖人作則人利見之又以動植之親上親下喩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詩詩言之而又以各從其類一句總結上文九句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潛龍勿用下叶滸也

萊按以爻位言也

見龍在田時舍叶署也舍去聲

萊按見龍在田旣曰德施普也又曰天下文明[illegible]

言時舍何也平甫項氏曰舍非用舍之舍去聲讀

東谷鄭氏曰龍在淵在天之物也田豈龍之所安哉時舍者非久安之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萊按上一節言道此一節言事由體達用之義也三之位非無事之位也故曰行事

或躍在淵自試也

汴水趙氏曰凡飛者必先躍所以作其飛冲之勢今鳥雛習飛必跳躍于巢以自試其羽翰四之躍亦猶是也

飛龍在天上治叶持也

萊按上治治之最上者也熙熙皞皞蕩蕩乎平其斯時之謂歟

亢龍有悔窮之災叶茲也

萊按此專以位言不言其致災之故

乾元用九天下治叶持也

隆山李氏曰四德獨舉一元何也元亨利貞同出于元如循環然乾道之終則一元復用矣

萊按乾元天德之首也上言天德不可爲首此用九而冠以乾元也大哉乾元何施不可而曰用者善其用也洪範傳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其用九之義與而天下无不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萊按陽氣潛藏冬令也以龍而言在湫谷也使此時而在天在田爲雷爲雨害滋大矣人事亦如是也故曰勿用陽在下也以德言下也以位言此以時言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叶芒

萊按德施普也著其功也時舍也明其位也天下文明被其化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叶杭

萊按反復道進德也行[illegible]此一節乘時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萊按進无咎可革也自試欲革也此一節乃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萊按大人造美其制作之盛也上治著其蕩平之化也此一節言其位之配乎德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萊按盈不可久有必亢之道也窮之災也旣已亢之地也此一節明致亢之由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萊按天德不可爲首用九之故也天下治也用九之效也乃見天則用九之道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平甫項氏曰始而亨者乾之事業利而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指本體言之利者散而爲萬貞者合而爲一已散而復合已萬而復一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其所謂虛一者未嘗動也

萊按利而貞貞而復爲元性也而情寓焉散而爲萬物曰性命合而爲利貞曰性情易于復見天之心于剝于復于蠱見天之行于臨見天之道于无妄見天之命于咸于恒于大壯于萃見天之情于乾見天之性情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萊按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一章分元亨利貞而四之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分元亨利貞而二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合元亨利貞而一之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萊按此章合卦爻而言夫子彖傳文言反覆贊美

不足至是復嘆曰大哉乾乎歷數其德而贊之曰剛其體也曰健其行也曰中无過不及也曰正不偏倚也曰純有陽无陰也曰粹有善无惡也曰精神妙中凝色象外絶也此贊乾之卦而天與聖人可各備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本義旁通猶言曲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中溪張氏曰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爲乾之雲雨此言雲行

雲行雨施天下平繼之則聖人之功即乾而雲雨
乃聖人之德澤乎。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萊按初何言成德也。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
者能之。則初固聖人也。何言行而未成也。曰成者
德也。未成者行也。隱也。故弗用也。周公爻詞唯三
稱君子。此章二亦稱君子。初亦稱君子。以德言也。
故二曰君德。初曰成德。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萊按二曰庸言庸行。閑邪存誠。此以德性言也。未
及學問也。古無帝王而不聖賢者。无聖賢而不學
問者。此追述其學聚問辨之功也。聚已辨已。无以
居之。不有諸己也。何以居之。曰寬優裕自得也。无
以行之。不能及人也。何以行之。曰仁恵澤咸周也。
二三皆言德業。一復申言者。明君德所由成也。漢
祖唐宗有九五功名。無二三學問。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萊按九陽爻。三陽位。曰重剛。卦以二五爲中。故三
四皆曰不中。在下卦之上而不在天。在上卦之下
而不在田。通于上則疑易生。絕于下則忌易起。此
其所以危也。此一節發揮一厲字。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萊按上下皆乾。四居上卦之下。下卦之上。曰重剛。
三不在天。不在天而人之位可安也。故曰知終終
之。四則皆不在焉。此其疑也。或曰聖人有天下而
不與者。曷疑也。曰舜禹有天下者。益不有天下者。
而皆避堯舜禹之子。是舜禹疑其不有天下。而益
且疑其有天下也。此四之所以疑也。此一節發揮
一或字。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萊按後天而奉天時。是後天之事。專指天時言也。
天時曷言乎後天也。曰日月之往來。四時之代謝。
以象告也。大人治曆明時。對時育物。後而奉之也。
若先天不違。其不違者何事哉。曰乾之大人。當與
中庸至誠至聖參看。羲農黃帝堯舜禹湯當之。天
未以象告。而羲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所爲。即先天
事也。推而邇之。如書契之興。衣裳之制。水土稼穡
之利。禮樂甲兵之防捍。網罟舟楫弧矢杵臼之類

至纖細已亦行之千萬世而无弊皆天之所不違
也。其即先天之事與。邵子曰堯以前先天也堯以
後後天也殆不然已（文言同聲相應一節止發揮利見二字其德[illegible]化神之妙今從此節[illegible]出[illegible]）萬人矣先儒引同紀見一人人而[illegible]之占以證斯爻恐非其類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喪息浪反）
本義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
乎。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
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
設問而卒自應之也。

瞿唐來氏曰初九隱而未見二句釋一潛字。而言
君子者再。蓋必君子而後能安于潛也。上九亢之
爲言三句。釋一亢字。而言聖人者再。蓋必聖人而
後能不至于亢也。萊按貴而无位一段。止言時位
之亢。此節發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得而不知喪。以明悔由自致結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以括全易之義。

喬氏易俟卷之一 終

喬氏易俟卷之二

寶應喬 萊述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息浪反）
萊按元亨利牝馬之貞明地道也。君子有攸往以
下以地道明臣道也。程子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
而貞則異。乾以剛健爲貞坤以柔順爲貞故曰牝
馬之貞（程子又曰[illegible]）地從天者也臣從君者
也皆以後爲義君子而有所往也居先則迷失坤

之道也後而得所主則利合坤之道也（舊說先迷後得主利[illegible]）西南陰方巽離坤兌也類也曰得朋東北陽方
乾坎艮震也非類也曰喪朋安法坤之靜也貞法
坤之正也。如是則吉也。（[illegible]）
彖曰至哉坤元。（叶）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叶）
萊按乾曰大哉坤曰至哉至者无不至也。乾以資
始爲元坤以資生爲元順而承乎天也。朱子曰始
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叶）
天職覆地職載[illegible]之載于地者以其厚也天无不

厚地无不載是坤之德合于天之无疆也含无不包也弘无不充也光无不著也大无不被也此品物之所以咸亨也（集中張氏 晉平游氏）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叶杭）一

本義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

○平甫項氏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指聖人言也君子攸行指賢人言也指聖人言故曰乾元亨利貞言配天也指賢人言故下文有迷有利有得有喪有吉有凶皆擇善而固執之事也終之曰應地无

疆言配地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叶杭）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叶羌）

建安丘氏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後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

萊按君子有所往以下專言人事矣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則為小人陽則為君子西南得朋者小人與小人為朋也東北喪朋者小人不與小人為朋也小人與小人為朋同流合汙而已故曰乃與類行小人不與小人為朋雖一時寡援少助然終不受比匪之傷故曰乃終有慶此聖人扶陽抑陰之義亦小人以遷善改過之方若云反而之西南則終有慶矣不獨文義中無此一層而道理亦大悖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萊按卦三言无疆德合无疆者坤合乾之无疆也行地无疆者馬行地之无疆也應地无疆者君子合坤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萊按重乾无二天故言行重坤无二地故言勢行晝夜往來也勢南北高深也厚德載物君子體坤之極功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本義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

萊按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六二直方全體坤德矣蓋乾以九五爲主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坤以六二爲主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項先生曰大字自爲句或衍文觀小象直以方也文言亢其正也方其義也可見蒲陽鄭氏曰坤爻辭皆協霜字韻初履霜三含章四括囊五黃裳上玄黃則二之直方無疑矣乾之中四爻曰在田曰乾乾曰在淵曰在天亦叶先韻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萊按坤之直方于動處見小象六二之動全體坤德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歸之于君則上无疑忌之心下得柔順之道可貞固而守之也或出而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叶廢也。

程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言爲臣處下之道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非含藏而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漢上朱氏曰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叶地也知音智

萊按地之含弘光大順承天也三之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知地道之光大如是也卦言光者四皆含而後發之義闇然日章其斯之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

萊按先儒謂四處近君之位无相得之義故括囊是殆不然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四去位而隱者也若在位而不言聖賢無此道理張禹孔光在位而不言東漢君子不在位而言皆非也汴水趙氏曰沒世无聞君子所疾何爲有无譽之詞蓋時當昏濁名者忌之府譽者毀之媒古之皦皦特立之士罹害嬰禍皆由得譽于衰亂之世故无咎可以免禍有譽亦可招禍。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叶佯也。

程傳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大善之吉也程子曰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故有黃裳之戒朱子曰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此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瞿山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則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爲臣在乾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承輔之臣也乾爲君六爻皆君事坤爲臣六爻皆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坤居之爲新莽武后之類此賊殺之大者不可无辨卞水趙氏曰天玄地黃黃地之色也上衣下裳裳下之飾也言黃裳于坤六五則知六五之配坤純陰聖人據于古君又不嚴以臣當之故取象王后以有君位英按朱子非程子是也若李氏之說指六五爲臣道耳文言正位居體何以稱焉若趙氏之說指六五爲后則文言君子黃中通理又何以稱焉若以文言之至尊之位也以卦言之柔順之德也乃尊位而有謙德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文言惟極贊美豈不愼訝乎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萊按文見于外則淺文藏于中則深此五之所以元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萊按龍戰之說不一或曰乾稱龍坤不應稱龍也或曰陰旣極而陽來也或曰陰盛之極敢與陽爭非以上六爲龍也皆不然也文言曰疑于陽陰似陽也未離其類陰不可爲陽也是上六之稱龍也明矣稱龍猶稱帝也著其僭也曰戰不可躍不可飛也曰于野不在淵不在天也曰血昭其敗也陰象也傷在陰也曰玄黃傷之雜而不可辨也聖人不欲著陽之傷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萊按初曰馴致其道上曰其道窮是道也何道也曰小人之道也小人之道有時而長亦有時而窮履霜一爻謹龍戰之禍于其始也龍戰一爻著堅冰之禍于其終也曰窮則龍戰之義非言甘戕言其衰也

用六利永貞

萊按用九用六濟其所不足也陽之患在過剛亢龍无首則吉陰之患在不能固守永貞則利无首濟之以柔也永貞濟之以剛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萊按陽大陰小以大終者陰變陽也邵子曰坤无一乾无十坤无一者有乾以首之乾无十者有坤以成之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illegible]

萊按坤至柔也而萬物資生之時勾芒畢達孰得而禦之曰動也剛至靜也而品物咸亨之日賦形有定孰得而易之曰德方凡此皆後乎天以成物也後則得所主而合坤道之常也萬物之氣縕而未發者曰含萬物之形成而已著者曰光光无不含含无不光化者變之成將所含者化而光之也此坤之道也坤之道順也承天而時行也時行不先天不後天也[illegible]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盖言順也
萊按履霜之始何便說到臣弑君子弑父地位盖
極言小之不可不慎微之不可不防也然亦非過
計也王莽之簒安祿山之叛豈一朝一夕之故耶
聖人道理只有辯之早一著則銷患于未萌矣順
不當作愼觀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其義可見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
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
于外非在外也敬義旣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
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
疑乎○隆山李氏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先
儒誠敬之學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先
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萊按乾二三兩爻主學問言坤二爻亦主學問言
易理學之祖也發於乾坤者聖人之道建諸天地
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萊按五曰美三曰美居陽位也陽位在諸卦不言
美在坤言美者純陰也純陰則陽貴矣六居三六
居五美而弗炫其美也故三曰含章五曰黃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盖言謹也
萊按天地閉之象曷爲于四見之曰下三爻陰也
重之又皆陰焉是一卦之中有陰而无陽也見于
四者重卦之始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
于事業美之至也

萊按乾之五稱大人重以位也坤之五稱君子重
以德也黃地之色也中土之位也通洞達也无不
暨也理條貫也无不斷也正位五也居體六居五
也乃人君有文明之德而謙讓自下者聖人恐疑
其存而不發也又申暢于四支發于事業之義以
極贊其美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萊按陰疑于陽陰似陽也猶臣盛之極疑于君也
必戰之勢也陰曷爲稱龍也爲其嫌于无陽也陰

不知有陽。猶臣不知有君也。曰稱龍非眞龍也。曰血。陰類也。猶未離其類也。疑于陽而實陰也。猶疑于君而實臣也。血曰玄黃。陰陽皆傷也。曰天地之雜。陰似陽。臣似君。昧尊卑之義也。曰天玄而地黃。陰終不可爲陽。臣終不可爲君。嚴上下之防也。平甫項氏曰。聖人惡陰道之盛。故陳其禍敗。列其名分。以深戒小人。曰疑于陽。曰嫌于无陽。曰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指陰而言。无與陽事也。程沙隨曰。稱龍僞號也。

䷂ 震下坎上

〔程傳〕屯。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

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盈者物之始生也。

萊按。傳易者執一卦論一卦。執一爻論一爻。此易之旨晦而難明。窒而鮮通也。易言乎不可執一卦論一卦也。以屯而論。承上兩卦乾坤而來。盈天地初闢草昧未開。藉君子之經綸者。屯之後不可不教也。繼以蒙。不可不養也。繼以需。不能不爭不能不戰也。繼以訟。繼以師。武功克奏。比所以大一統也。天下甫定。主業初成。小人弄權者有之。小畜一陰是也。小人弄兵者有之。履一陰是也。皆天運世道自然之消息也。歷陽爻三十。陰爻三十。天地交而泰。不交而否。推之六十四卦。各有微旨奧義。錯綜條貫其中。非循其脉絡。得其會通。焉能窺易之蘊耶。易言乎不可執一爻論一爻也。以屯而論。初九成卦之主。人所知也。以初九爲成卦之主。而諸爻不從初九發義。字釋句解。失之千里矣。何則。初創業垂統之人也。五衰微陵替之主也。二之不字五。正應也。守正之臣也。四之求往初。正應也。開國之佐也。三不應五。亦不應初。竊發割據之雄也。迨初之帝業既成。五至上而有泣血之凶。三有无虞之吝。雖不字之二。亦來反常之譏矣。推之他卦。莫不皆然。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雖各自取義

未有不聯貫者。○誠齋楊氏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

萊按。屯何以具四德也。曰卦之屯。洪荒初闢之義也。爻之屯。乘龍逐鹿之時也。以卦而言。天待人而成。地待人而平。以爻而言。亂待人而定。治待人而開。經之綸之。亨所以大也。利也。貞也。勿用有攸往。不遽往也。待時也。利建侯。有主則治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乃旦反 六二彖同

萊按。剛柔始交者。乾坤初闢也。難生者屯也。孔穎達曰。此一句釋屯之名。動乎險中。方指二體言。

動乎險中。大亨貞。
萊按以二體言震動也坎險也震在坎下有動乎險中之義也動即經綸也天地平成其亨大矣然則可妄動乎故又曰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萊按雷震象雨坎象雷雨之動滿盈則屯之難在水也其洪水橫流之義與曷爲洪水橫流也曰天一生水也當是時天未成地未平天造艸昧也不可无人以治之建侯即使禹治之之義也過門不入詎有寧時耶彖言勿用有攸往彖傳畧之何哉蓋文王以待時爲先孔子以亨屯爲急初之盤桓

不遠往也孔子曰志行正明其非无故而盤桓者聖人之情見乎辭矣朱子曰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萊按坎在震下雨既沛也曰解坎在震上雲方升也曰屯屯之難事比亂絲非經以引之綸以理之益之亂也山澤先焚水土繼治稼穡既教禮樂嗣興皆經綸之事也迨于後世若封建若井田若學校又三代之經綸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萊按乾坤既立之後震一索而得男即此爻也乃天地間第一男子開國之君是也磐桓難進之貌曷爲乎難進也曰天下大器王者大統非可詐力取也故有居貞之戒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非貞也志在行正可妄進耶彖曰利建侯若初者利建之以爲侯也又按居貞者處于正也有得天下之道无利天下之心湯武是也平甫項氏比之漢高雖不足當此而貨財无所取婦女无所幸約法三章亦有行正之義焉勝廣梁籍失盤桓居貞之道宜其敗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萊按孔子恐人誤認盤桓二字急于有爲指出行

正之志以明盤桓之故武王十三年養晦豈无故而盤桓者若隗囂劉表急而自止失斯義矣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萊按初陽也貴也應四而處其下貴下賤也湯之于尹文王之于望先主之于亮是也此其大得民也六十四卦之初惟屯與復最貴屯之初帝王也復之初聖賢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邅張連反
萊按二柔順中正上應于五而乘初剛屯邅不進有乘馬班如之象蓋不肯從初不能從五也初順

天應人之人也。自二視之則寇也。此女子之貞也。然初豈爲寇者。婚媾也。貞而不字。迨至十年。數已窮。理已極。不字者亦字矣。或曰。字初乎。字五乎。曰。字初。何以知其字初也。曰。初之大業既成。五不得保其尊位矣。可得而臣事之耶。故曰字初。何以女子貞不字也。曰。中正也。又何以十年乃字也。曰。陰柔不能固守也。何以不言吉凶也。曰。二字初。初陽德方亨。不凶也。若吉則不可爲訓。故周公不言吉凶。孔子終以反常譏之。唐之屈突通類此。（此就崇闕之少屠崔）（先生諱翰林者）平甫項氏曰。天下歸漢。兩生四皓欲不從得乎。此十年乃字之義也。又曰。六二稱女子者。見賢而不從。世難而不救。女子之貞。非丈夫之事也。初康屯之主。以寇視之。豈明識之士哉。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象同）

萊按上有九五屯膏之主。下有初九應運之人。其間竊發割據者。豈少人乎。六三應此象已。以柔居剛。不中不正。又動之極。能妄動也。有即鹿之象。初既天命有歸。三則智勇並困。有无虞入林之象。曰惟入。无可出之路也。聖人畫一策以開導之曰。君子幾不如舍。雖然未有能舍而不往者也。不舍而往。亦可羞已。曰君子幾。惟君子能之。他不能也。此爻在漢則陳涉田橫之流。在唐則李密蕭銑之類。在明則張士誠陳友諒之徒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禽叶窮）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萊按周公曰吝。孔子曰窮。窮者。智窮力竭。銜璧輿櫬。束手就縛之象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萊按求婚媾往。四求初乎。初求四乎。曰。初求四也。何以初求四也。曰。婚媾之道。陽先于陰也。四方乘馬班如。豈不待求而往者。初象曰。以貴下賤。初求四明矣。四與初。正應也。初。開國之君。四。佐命之臣。吉无不利。周公勉之以往也。

象曰。求而往。明（叶芒）也。

萊按求而往。不求不往也。審之已度之。君能濟屯也。故孔子以明美之。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萊按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五將不得保其尊位矣。五。陽剛中正者也。陽剛既非暗弱之主。中正又无荒亡之行。何以遂至亡國。朱子曰。九五坎體。陷于險中。有膏潤而不得施之象。孔子曰。施未光。咎五也。非五之屯膏。初九何以得民于下。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矣。小貞吉。不過襯出大貞凶。來。帝王

之事大恥小恥安得不凶

之事大恥小恥安得不凶。明莊烈帝英主也恭儉憂勤亡國君也其實也時各省歲饑盜起非臣請發帑金帝有難色傳旨國用恐不給出班奏曰帑藏非不竭之源發帑非善後之計諸臣還該籌畫長策帝大怒無疑廷臣之忠直者率相延[illegible]引用溫體仁而國事日非正與此爻義合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式豉反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萊按卦三言乘馬班如。二不欲進也。四不遽進也。上不能進也。誠齋楊氏曰進无必爲之才退有无益之浮唐之僖昭是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坎下艮上

程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

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爲卦艮上坎下。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

萊按天地既闢險難漸平逸居而无教則近于禽獸。蒙之所以次屯也。屯之主在初九。震一索而得男是也。蒙之主在九二。坎再索而得男是也。雙湖胡氏曰有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焉。屯建侯君道也。蒙求我師道也。天地既位君師立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

萊按物穉有必亨之理。發蒙有致亨之道。蒙之所以亨也。曷言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蓋教者無求于學者。聖人之教始尊。學者有求于教者。教者之言始入。譬之卜筮則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師道當如是也。如是則利。如是則貞。二爲成卦之主。我指二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萊按成卦之義在彖傳第一句。屯之剛柔始交而難生。承上兩卦乾坤初闢來。非二體也。蒙之山下有險。乃二體也。險而動。屯之所以亨也。險而止。蒙之所以不可不發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叶雍也。

萊按蒙之所以亨者。二有中德。當發蒙之任。行時中之道。以發其蒙也。應五應二也。志應中心悅而誠服也。彖辭發五求二。非二求五之義者。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萊按取象于初筮者誠也。誠而後告。以九二剛中者也。中則當告而告。剛則必如是而後告也。再三則意不誠。瀆也。不當告也。若猶告焉。在學者既蹈煩褻之愆。而教者之道不尊。在教者復騰紛紜之說。而學者之蒙益固。是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萊按正道億仁義也養涵育薰陶也當蒙稚之時
以道德仁義涵育而薰陶之作聖之功基于此矣
蒙彖詞指帝王二五之應是也文王惟君臣之
定尊卑潤疎不知師道之尊遂失養正之教曰匪
我曰不告俾學者忘其勢而尊其師教者揭其凡
而重其道未有尊師之君而不聖賢者未有重道
之臣而不忠良者太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當之
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
德 節述余氏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吐活反
萊按諸儒之釋此爻也主設教說乃發一人之蒙
者程子曰初陰柔居下民之蒙也發之之道刑罰
立而後教化行當明刑禁以示之所謂齊之以刑
也用說桎梏不專尚夫刑也若尊尚夫刑民免而
恥爲政者之羞也平甫項氏曰艮爲守禦故言于
卦之終坎爲法律故言于卦之始 按程傳釋蒙初上兩爻[illegible]
卦每爻皆宗程傳獨不取此二爻曲高寡和不其然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程傳治蒙之始立其防維明其罪罰正法也使之

由之漸至于化○平甫項氏曰教之于初者正法
以示之而有餘止之于後者干戈禦之而不足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萊按二以剛中之德上應于五當發蒙之任蒙之
主也以一卦而言天下之蒙皆在并包之內先知
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包蒙吉也以一爻而言五陰
也志應于二以陽受陰而成養正之功納婦吉也
汙水趙氏曰一爻再言吉他卦鮮有如此者此聖
人深喜之而曰子克家也子克家之說不一朱子
曰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也誠齋楊氏曰臣事君如
子事父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

非功也平甫項氏曰二在內爲子上在外其嚴君
與萊飛隆山李氏之說子對乾坤言也屯之初長
男也建侯而成經綸之功蒙之二中男也求我而
當師保之任有子如此非克家者與屯不言家者
化家爲國也以文王而言武王屯之初周公蒙之
二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本義指二五之應
萊按爻詞美二也小象美五也五不接二二何能
成克家之功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取七具反

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此女子之屯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萊按以卦言。水易流也。以爻言。不中不正也。女見金夫。不有其身。蒙之至也。无所利矣。故有勿用取女之戒。士君子進退取與。不可不愼。柳子厚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不當作如是觀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平甫項氏曰。婦以從夫爲順。苟非其夫。皆謂之不順。

六四。困蒙。吝。

隆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皆陰。蒙暗之甚者也。從九二。則隔六三。從上九。則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困矣。

萊按初蒙之始也。百姓之不識不知者。故利用發。上蒙之極也。苗蠻之爲梗爲寇者。故利用擊。五童蒙之主。君道也。二發蒙之臣。師道也。三婦人之蒙也。尚何利乎。四士大夫之蒙也。良可羞耳。汴水趙氏曰。此困而不學者。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

本義實叶韻去聲。○平庵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鄱陽董氏曰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散入爻詞之下是不可能猶本義復古本易故論叶韻萊按世人爭言遵朱矣今之易非朱子所復古本也然宮合爻象爲題此古本之不可復也推而論之朱子之不合于紀子者專主卜筮也[illegible]不宜言義理也今制與之家有言卜筮者乎有言[illegible]者乎有不言義理者乎曰無之也是于[illegible]尊之失也[illegible]宋者[illegible]儒之講義而曰守讀義之說[illegible]文周孔之易殆而不明甚且至于叛孔而亦不敢爲同異之論其亦可[illegible]也已

六五。童蒙。吉。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程傳舍已從人。順也。降志下求。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程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旣極。如苗民之不率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貪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莆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上。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雲峰胡氏曰上之則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喬氏易俟卷之二終

喬氏易俟卷之三

寶應喬　萊述

䷄ 乾下坎上

程傳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飲食之道

萊按坎陷也卦之遇坎者皆有險之義焉聖人處險之道于屯則亨之于蹇則濟之于渙則拯之曷言乎需也曰險在前也有不可不需之勢焉曰雲上于天則又有可需之機焉需若无濟于險然不可濟而不濟險之所以濟也若犯難而行身且不免詎有稗于事耶彼夫險難之來雖智不能不能勝而時无不移事无不過需以待之險可夷難可解也武王伐殷待之十三年之後句踐沼吳畜之二十年之前得斯道也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萊按需待也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待之義也訟曰有孚需曰有孚訟主二需主五坎中滿也當需之時有欲速之心非光也無養晦之道非亨也不貞固而守之非吉也往而涉川詎有利乎五以正中之德位乎天位皆反是焉故孔

子以全彖之辭歸之需曰利涉大川訟曰不利涉大川何也待則利爭則不利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萊按大過有滅頂之凶旣濟有濡尾之厲皆陰爻也未有陽剛而陷者艮遇坎爲蹇艮止也見險能止故以智許之乾遇坎爲需乾健也健則不陷故以不窮信之蹇之止止而止也需之待待而行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萊按彖傳釋卦辭專指九五一爻位如此德如此此其全備彖辭也往有功者需而往也世之躁于往者所以圖功也犯難而行僨事者多矣量可而進往乃有功梅邊熊氏曰始于知險而待時中于出險而得位終于濟險而有功需之義畢矣○又按易取反對之義始需訟二卦訟之剛來而得中也需之五來而爲訟之二二在二曰中需之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之二往而爲需之五五在五曰正中其不取乾體而取坎體者坎唯一陽少者多之所貴也先儒指爲卦變非是詳見圖說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反 樂音洛）

本義雲上于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

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

萊按聖人敎人多恐懼脩省何以言飲食宴樂也事之當需者不飲食宴樂則有所爲而失需之道矣郭子儀之窮奢極欲此有所需而飲食宴樂者疏廣市牛酒召故人高會此无所需而飲食宴樂者若何曾得志日食萬錢魏无忌失志日飲醇酒此未濟之飲酒濡首者非需之義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萊按郊曠遠之地也初遠于險郊之象需之善者然善始者或鮮終聖人懼其變所守也又有利用恒之戒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難乃旦反）行（叶杭）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萊按東漢黨人明東林身在江湖刺譏時政並及于禍乃犯難而行者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

萊按二小有言倚言也初在事外[illegible]犯難而行人不得而議之二臣位也全身遠害必有起而責之者如穆生去楚雖申公亦以爲非況其他耶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以善反）

萊按有沙之地多寬衍而平易二陽剛之才居柔守中寬裕自處綽綽然以吉終者人言何足恤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萊按下三爻乾體也皆剛健而不陷者于郊于沙于泥由遠而近爻之位然也三何咎焉致寇至咎三也曷咎也過剛不中非能敬而愼者曰至寇已至也曰致自我致也外來之災而曰我致之寇自反之道應爾自強之功如是垂誡深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萊按處險之道人知當愼而不知當敬愼則不及下禍敬則禍不能及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程子曰穴身之所安也朱子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程朱不同而先儒之說又各有同異或曰四爲羣陽所傷出穴而避之也或曰二之進也四出言以害之三之進也四爲寇以禦之迨羣陽衆進量力之不敵則順而聽命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也萊按先儒之說皆非需之義也陽且不進陰胡爲而拒陽陰且不爭陽胡爲而傷陰朱子曰四交坎體入乎險中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又爲出自穴之象從朱子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萊按順无所逆也聽无所冀也如蘇武歸漢出自穴也牧羊十九年有順以聽之義焉又如慕容垂復國出自穴也夫人段氏事于苻堅非順以聽詎能全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萊按彖辭全從九五一爻發義大象曰飮食宴樂又曰需于酒食是彖之義亦五備之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曷需乎曰坎體也陷于二陰之間有需之義焉休養生息而无窮黷之爲仁義漸摩不下刻急之令上下和樂君臣燕衎其需于酒食之象乎貞固守之吉之道也如宋神宗求治太急行新法擾亂天下又如漢景帝削六國召吳楚之變皆失需之道者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萊按四曰穴上亦曰穴坎體也上需之終險之極宜出險也曰入于穴何哉四能需故入而復出上无所需故不出而入也大抵陷險中者非人莫濟下之三陽需極並進不速之客也敬以待之終當獲吉隆山李氏曰乾知險而需所以爲君子謀陰知敬而避所以爲小人計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平聲位未大失也

萊按不當位指不速之客言。衍災氏謂此象无服萊按吉失皆吾賢夫子取以相叶又一例也

坎下乾上

程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萊按訟之前曰需訟之後曰師爭食飲之微召兵戎之釁非細故也聖人見天地既闢蒙昧初開嗜欲漸興爭奪繼起于屯蒙需之後故受之以訟也既不能使人无訟因告人以訟之道訟字義從言從公言出于公訟也否則為誣為詐非訟也訟不可騁虛也曰有孚孚而窒乃訟也雖然勝負未分也不可不惕也若曲直之既明又不可不止也中

則吉終則凶也此為訟者言之也而聽訟者不能必其聽不偏而斷合理也利見者必大人也至于涉險之道利在同心非相爭者所能濟也故曰不利。○平甫項氏曰需以有實故需訟以有實故訟无實而需時至何用。无實而訟情得必窮。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乾在上上剛也坎在下下險也上剛則有陵下之勢下險則有伺上之心以一人言則內險而外健以兩人言則此險而彼健此其所以訟也。集朱子胡雲峰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萊按序卦雜卦皆反對也易中剛柔上下往來之義先儒指為卦變非也亦反對也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剛來而得中者需之五來而為訟之二也坎中滿曰有孚為隱伏曰窒為加憂曰惕居下卦之中中而吉也二為成卦之主故彖辭之有孚窒惕中吉歸之二也餘詳需卦。

終凶訟不可成也。

程傳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故曰不可成終指上九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誠齋楊氏曰虞芮爭田之訟必見文王鼠牙雀角之爭必見召伯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指九五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萊按涉大川乃冒險犯難之象相爭者當此載胥及溺矣曰入于淵。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本義作事謀始訟端絕矣。○平菴項氏曰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于七筯之間蘇史滋宗忿起于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

切著明乎。
萊按天西轉水東流故曰違行。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誠齋楊氏曰。初才弱位下才弱者有懟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于微怨而不敢于大爭。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雲峯胡氏曰不曰訟而曰事冀其不成訟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芒叶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萊按二剛來而得中者卦之所以爲訟也易言乎不克也。曰二所訟者五也。五君也上下分定詎能

勝耶。易爲有臣訟君之辭也。曰。如晉郤至與周爭鄇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是亦訟也。封建之時。大夫有食邑如季氏之費臧武仲之防。孟嘗君之薛是也。歸而逋歸而逋于其邑也。周公慮其恐急跋扈爲據邑要君之舉。示之以卑約曰三百戶。安之以生全曰无眚垂戒深矣周禮三百戶。一成之地下大夫之制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叶樵也。自下訟上患至掇叶啜也。
本義 掇自取也。
萊按竄醜之也患至掇危之也孔子嚴上下之分不許其无眚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萊按諸爻皆言訟三不言訟者无訟者也。食食邑也。食舊德不爭乎新也貞固守之吉道也易言乎厲也當訟之時人強而已獨弱懼不免也而要之于終強者敗弱者全也或從王事无成坤三之辭重見于訟何哉平甫項氏曰坤之中爻動而成坎三仍坤之舊爻也无成之義臣道之正。三能從上故以臣之正道歸之。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萊按二之訟也曰自下訟上三之无訟也曰從上吉則四非訟初明矣彖傳曰上剛以制其下下險

以伺其上則訟原主上下言。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萊按舊說二與五訟三與上訟四與初訟非也。二三四皆大夫也易言皆大夫也平甫項氏曰二有邑有戶三有食有王事四之命亦爵命也大夫而有爭奪是无君也傳易者知二之訟訟君也不知四之訟亦君也故三之无訟曰從上吉也若訟初也何不克之有哉復即命復就爵命也曰復則前此乃不就爵命可知也是不可不變也曰渝渝其爭奪之心也是不可不誠也曰安安其尊卑之分也是不可不固也曰貞貞其臣服之志也如是則

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萊按不失謂不失爵命也
九五訟元吉
白雲郭氏曰九五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敕紙反）
蒙齋李氏曰或者未必之辭鞶大帶也蓋爵命之服人所敬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何足敬哉褫奪也終朝三褫之蓋言衆所不容而欲奪之之意非已爲人所奪也終朝之間人欲奪之者至于再至于三又何益乎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萊按終訟之人三褫不必言矣然當其未褫之時未嘗不揚揚得志孔子更以不足敬醜之其深惡痛疾如此。

䷆ 坎下坤上

【程傳】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萊按一陰五陽二陽五陰之卦凡十有二自師比始王輔嗣曰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考孔子彖傳皆以一陽一陰爲成卦之主則輔嗣之言是已

師貞丈人吉无咎
萊按雜卦曰比樂師憂反對之卦也比一陽在五君道也四海仰一人之象故曰比師一陽在二臣道也一將統衆軍之象故曰師用兵之道不可不正也文王首言之曰貞弔民伐罪正也兼弱暴寡

非正也雖然兵凶事也正已將非其人不勝也故又曰丈人吉无咎丈人長老之稱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是也指九二也吉戰勝也无咎何哉戰勝之後恩威之悮用殲縱之乖方收目前之功貽日後之禍皆咎也唯丈人則无此卦辭止七字用兵之道盡矣後世如曹彬之下江南徐達之克元都可稱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往況反）
漢上朱氏曰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人爲師衆之義也○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曰能以衆正

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
咎矣
〔本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
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
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
民悅而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傳敕六反本義許六反)
隆山李氏曰于師得古人井田之法于比得古人
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萊按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律號令節制也
否臧不臧也不臧者不以律也號令不行節制无
法凶待問乎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萊按大傳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
異位不及初上何哉王輔嗣曰初上者事之終始
無定位也師之初用兵之始也故曰師出以律非
初之有法制號令也上用兵之終也故曰開國承
家非上之能論功行賞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萊按卦唯九二一陽上下五陰順而從之卦之所

以爲師即衆之丈人也二有剛中之德將之兼謀
勇者在于師中吉而无咎矣卦雖五陰從之五正
應也任之專恩之渥錫命之加至于再至于三寵
之至也三言其錫命之多猶晝日三接言其晝接
之勤也或曰衆辭之義備于九二獨不言貞何哉
二奉辭伐罪者貞君之事非將之事故曰能以衆
正可以王矣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中叶)也王三錫命懷萬邦(崩叶)也
萊按周公曰王三錫命孔子曰承天寵也非後陳
其寵遇也蓋信任專而事權一乃爲必勝之道如
裴度之平蔡是已迫征河北之時有元稹魏弘簡

之掣肘雖度何能成功平甫項氏曰禹之征苗曰
感曰格湯之伐夏曰室家相慶曰民大悅文王之
遏徂旅曰以篤周祜以對天下武王之伐商曰萬
姓悅服曰綏萬邦成王之四征不庭曰撫萬邦曰
綏厥兆民皆言懷不言威
六三師或輿尸凶
程傳輿尸衆主也謂使衆人主之也本義謂師徒
撓敗輿尸而歸也龜山楊氏曰唐九節度之師不
立統帥雖李郭不免于敗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
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
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爲往而不敗皆

主程子之說。萊按五爻辭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則程子之說是已。何則。五命將者也。爻辭誡之于命將之始也。若輿尸而歸。則旣敗之後矣。又何誡耶。從程子。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萊按出師所以圖功。曰大无功。三可任耶。五爻辭長子帥師。喜其用二。弟子輿尸。戒其用三。

六四。師左次。无咎。

〔程傳〕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于覆敗遠矣。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萊按五君也。命將出師者。二。三。四。將也。二有師中之吉。將之勝者。三有輿尸之凶。將之敗者。四无克敵之功。亦无覆軍之禍。將之不勝不敗者。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誠齋楊氏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于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丁丈反

萊按五任將者也。故告以任將之道。曰田有禽。蠻戎寇疆埸也。敵加于己之。曰利執言。聲罪致討也。不得已而應之也。无咎也。貞也。雖然。彖辭貞不遂言吉。用丈人乃吉也。九二一陽。長子也。堪丈人之任者。任之不可不專也。若旣用以帥師。又使弟子衆主之。雖貞亦凶矣。郭子儀相州之敗是已。程子以秦皇漢武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叶杭也。弟子輿尸。使不當平聲也。

萊按二有剛中之德。以之帥師。其所行也。皆吉而无咎者。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萊按師道旣終。王業已定。命將出師者。至此稱大君矣。大君有命。統于尊也。開之以國。承之以家。恩

渥而有等也。用兵之時。有功者不必皆君子。行賞之後。進用者不可容小人。故有小人勿用之戒。用者諮其謀畧。畀以事權。勿用者非不論小人之功不行小人之賞也。或曰行賞者五也。受賞者二也。上六何與焉。此論師道之成。非以上六爲大君也。程子曰取卦義不取爻義。斯言是已。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叶崩也。

萊按小象之義。賞功臣遠小人。原是兩件事。未必粘在一處講。曰正功不可倖也。曰必亂邦。戒之深也。

䷇ 坤下坎上

程傳 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比親輔也人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比所以次師也○汴水趙氏曰八卦既重九五正位他卦固有陰陽胥比者然剛柔雜居未免分貳求其純陰親比无有間隔唯此卦爲然故卦名比

萊按乾坤之後屯蒙需訟師各主一事而言未及大一統之義至比則創定武成君臨萬國湯武之即位也師之後繼以比者明其非揖讓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比毗志反

程子曰筮謂決占卜度非以蓍龜也朱子指蓍龜而言萊按元永貞之德有諸己者也焉用卜乎惟

自審耳程子之言是也涑水司馬氏曰比之道不可不善也不可不久也不可不正也有得天下之功无長天下之善非元也一時蒙其休百世不能安其利非永也勢力而取之雜霸而治之非貞也漢上朱氏曰原再也愼之至也必再筮自審果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受天下之比而无咎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萊按元永貞比天下之德也不寧方來受天下之比也後夫凶之義程朱不合進齋徐氏曰萬川之[illegible]禹防風後至天下歸漢田横不來也 程子曰下[illegible]也如後[illegible]八[illegible]夫取五也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失子以比文之則後夫已觀而得凶矣又答或問曰人已相比已後于衆強夫下比深不爲人所疑是取凶也左傳崔武子娶妻卜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也武子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表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也程朱不合如此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萊按比吉也三字程傳不作衍文本義作衍文王昭素衍一也字汴水趙氏曰吉者卦之義輔者吉之由兩舉卦名自有兩義從程子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 叶雍 也

萊按以剛中也指九五不寧方來以下方指人來比五故曰上下應

後夫凶其道窮也

雲峯胡氏曰凡應字謂剛柔兩爻此則上下五陰

應之又一例也其道窮者上獨不應也

萊按一陰一陽之卦成卦之由專在一爻二體其餘義也如師彖傳先發剛中而應夫及行險而順比彖傳專取五陰比一陽之義大象始及地上有水先儒以二體爲主將爻作餘義與孔子不合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萊按比大一統之卦也孔子以封建之義歸之萬國約畧之辭王莽置萬國可笑若此 按大象稱先王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是也稱上一剝是也稱天人一離是也稱君子五十三君子者合齊于卿大夫士皆可當其事致其功也泰之裁成輔相姤之施命四方非后不能任矣剝厚下安宅不必后也亦非士所能也故曰上離稱大人似哉離繼明之君也非卿大夫敢當也然未成其爲君也得大人先王皆堯舜禹湯文武言也曾行其事乃居其名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萊按比道貴早。初則歸附之最先者。況又誠乎。盈缶者。充其誠之量也。觀後至之凶。則知初之吉。觀後至之无終。則知初之終來有他吉。他吉非分之福。不可量也。如蕭曹之比漢高。耿鄧之比光武是也。若韓信之請王。彭越之弗會。媿有孚之義矣。詎能終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萊按比之初六。與大有上九義同。蓋有貴要其終。所難在上。比貴得其早。所喜在初。故孔子于二卦皆不舉爻詞。但曰大有上九。比之初六。而自天祐

有他吉。已在其中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萊按上下五陰皆應九五。而正應獨二也。乃心膂之臣。故曰比之自內。既貞且吉。寧顧問哉。如漢蕭何。唐劉文靜。宋趙普。明徐達之類。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萊按天下未定。最患事非其主。以致失身。二之比五。既得其主。又以道合。故曰不失
六三。比之匪人。
萊按匪人非小人也。比非其人也。何以比非其人也。曰應上六也。五既爲天子矣。三乃比于後夫。亡

致喪亡。可傷也已。傷之者哀之也。如從田橫之五百人。自刎島中。亦可傷已。進齋徐氏曰。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囂降蜀。殺身亡宗。爲天下笑。豈非可傷。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雲峰胡氏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萊按四非五正應。而比于五。臣之自外來者也。外比何以吉也。比于賢也。良臣擇主而事也。又何言貞也。五既爲天子。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從

上則不失其正矣。此如陳平歸高帝。馬援歸光武。尉遲恭歸太宗是也。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顧炎武曰此合平去爲一韻者餘倣此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萊按師之後。繼之以比。乃武功告成而即帝位者。湯武是也。顯比者。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以受天下之比。不但私恩小惠。非王者所爲。即駕馭羈縻。亦雜霸之事。非顯比也。聖人懼後世人主好大喜功。薄海內外。盡思臣服。如秦皇之置桂林象郡。漢武之通大宛身毒。光武之征安南。唐太宗之伐高麗也。乃設王用三驅失前禽之象。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比之所以顯也況无雅曰邑人不誡者邇者安也邇者安則遠者至矣按小象上使中也不獨安其室家亦且厚其風俗誡令不事乃民日遷善而莫之爲之者吉字總承爻辭故曰顯比之吉雲峰胡氏曰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主者之義也在比則失之主者之仁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舍音捨

建安丘氏曰失上一陰曰失前禽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萊按孔子懼人悞認不誡二字謂不設坊表敎令聽民之自化也補出上使中一義見下之能中皆上使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雲峰胡氏曰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卽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

萊按比之无首指後夫言若云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則卦以一陽受五陰之比九五是也更有何人可以言比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萊按九五乃開國之君受天下之比者也故以封建之義歸之初比之最先而吉上來之最後而凶二與四何以分內外也二正應四非正應也正應而比則心膂之臣非正應而比則歸附之士也三比上六非其人矣如范增從項羽之類但覺可傷而已

喬氏易俟卷之三終

喬氏易俟卷之四

寶應喬　萊述

䷈ 乾下巽上

程傳 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為卦巽上乾下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是以為所畜也彖傳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萊按舊說大畜君畜臣也小畜臣畜君也然卦取一陰畜五陽為義彖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巳盡小畜之義不必更設他說夫比之後繼以小畜是天下初定王業初成而陰邪小人便來專權用事可畏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勅六反大畜卦同）

程傳 雲陰陽之氣陽倡而陰和則和陰先于陽則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據四而言故云自我四畜之主也

萊按成卦之主稱我如蒙以九二為主故曰童蒙求我自我西郊我字程子指六四朱子指文王從程子夏侯勝引洪範傳言皇之不極厥罰恒陰以陰畜陽故有密雲不雨之象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進齋徐氏曰柔得位者以六居四也上下應者五陽應之也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小畜以四為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也

萊按陽大陰小以一陰畜五陽曰小畜畜者羈絡羈縻之義使人人守正不入其彀中小人何能為乎乃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權勢漸歸依附日衆遂成小畜之象曰上下應不獨位卑而出其下者應即位尊而居其上者亦應如孔光之位豈在董賢之下亦趨承恐後之類是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進齋徐氏曰健而巽以二德言剛中以二五言志行謂陽之志可以行也

萊按小畜之時君子之亨豈易言哉為卦內健外巽二五皆剛而得中有其志得行之義曰乃亨不如此則不亨矣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叶杭治反　施始豉反）

萊按曰尚往則過此未必能往也曰未行則過此未必不行也君子可不早為之計哉然其時尚有可為之機聖人便思補救不肯袖手旁觀直待既雨既處始有征凶之戒其旨微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傳 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

章才藝之具。懿美文德。小畜之義也。○汴水趙氏曰。風行地上。則舒散發達之功。可以及物。今行天上。則舒卷烟雲。成自然之文。懿美其文德。君子體小畜者如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萊按。初與四為正應。有咎者也。乾體剛健。在卦之初。四以陰邪小人。得時用事。初能肅然自遠。甘心在下。復自道者也。曰自道。剛健之道。初所自有。復與不遠復義同。復自道矣。咎從何來。吉之道也。孔子曰其義吉。不待問其事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萊按。二近於四。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得朋友之助者也。大抵小人得志之時。君子脩己功夫。正於此處用著。故周公言復自道。言牽復。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亦者。承上爻義。○中溪張氏曰。復待於牽。已不如初復之為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為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

萊按。輿所以行也。脫輻。失所以行也。小人初以甘言美意。籠絡君子。迨既墮彀中。爻橫拖曲排。俾不得行其志。有輿脫輻之象。三陽四陰。三為四制而不得行也。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凡與小人交者。斷乎不終。故曰反目。瞿唐來氏曰。巽多白眼。反目之象也。明崇禎時大學士溫體仁當國。凡翰詹之才且賢者。惡其過己。皆中之以事而去。用巽偏開其之輩。以形己之長。因被論註籍。帝忽備文文肅入閣辦事。出體仁不甚。遂深結之。文肅語人曰。昌公推心置腹。人言其意忌刻深。殊不然。大學士何吾騶曰。詐也。何可信。文肅不聽。初給事中許譽卿曾劾體仁。至是吏部尚書謝陞承體仁指劾譽卿。體仁謂料出太宰。不下部議。竟票革職。文肅爭之力。不從。文肅怒曰。言官革職而歸。乃極榮之事。體仁曰。以革職為榮。是以朝廷之典分不當也。遂以此語入告。罷文肅。并罷吾騶。正與此爻義合。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萊按。不能正室。咎三也。曷為乎咎三也。聖賢道理。惟在自反。亦責備賢者之義。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萊按。四有孚。與五有孚正對。君臣相信。固結而不可解矣。四以一陰畜五陽。宜傷害。宜憂懼。有咎者也。以有孚於五。五傾心任之。傷害自去。憂懼自消。並咎亦无矣。如唐明皇之信李林甫。德宗之信盧杞。宋神宗之信王安石。高宗之信秦檜。數小人者。皆無傷害憂懼之事。正與此爻義合。小象有孚惕出。提出上合志三字。咎五也。小人得志。非五咎而誰咎耶。合志者。如神宗之志。欲富強以復燕雲十六州。安石新法與之合。高宗之志。不欲迎還二帝。秦檜和議與之合。是也。又按。四之有孚。孚於五也。五之有孚。孚於四也。朱子[illegible]信處說。若云內有孚誠

自古小人以小忠小信結人主者。可謂之誠乎。一陰畜五陽。五亦在所畜之中。惟畜故孚。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非一陰畜五陽之義矣。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專反

萊按四曰有孚。五亦曰有孚。君臣相信也。攣如固結而不可解也。君臣相信而不言吉者。信非其人也。四比於五。鄰之象也。富以其鄰。富四也。人君當藏富於民。乃富四也。私之至也。漢文之賢。尚賜鄧通銅山。況其他乎。易于小人得志。但形容君臣相信之深。而不言吉凶。其旨甚微。若君臣相信不深

小人何能爲害。如遯二執用黃牛之革。亦同斯義。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富叶

萊按不獨富。富四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程子曰。畜之大者。畜極而散。故爲何天之衢。畜之小者。畜極而成。故爲既雨既處。

萊按五孚于四。陰陽和矣。曩之不雨者既雨矣。曩之尚往者既處矣。易之爲書也。教人謹小防微。愼之於其始也。迫時已極。事已成。不可爲矣。使未雨未處之時。早有制防之道。畜道何遂至成。非惟不制防已也。又尊尚陰德。至於積滿。畜之所以成也。

以卦義言。一柔得位。上下應之。以爻義言。初二獨善。不事斡旋。三縱憤爭。終无補救。此五之孚所以日深。四之寵所以日固也。然亦豈小人之福乎。故有婦貞厲之戒。月幾望。是陰盛之極也。未盛。以術畜陽。既盛。以勢害陽。君子於此守括囊之義。爲避難之謀可也。若尚有所往。凶之道也。月字婦字指六四。此論畜道之成。非以上九爲婦爲月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載叶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叶

程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

萊按德積載也。咎陽也。陰德之盛。匪一朝一夕之

故。積之而始至於載也。小人初以甘心美意籠絡君子。逆其得志。讒構誅鋤。無所不至。前此尚可往者。至此不可征矣。聖人每於消長之機。三致意焉。所以警君子之昧也。朱子曰。疑。礙也。

䷉ 兌下 乾上

程傳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禮之本也。故爲履。

萊按履之一卦。舊說皆夬。其夬確者何也。不以六三爲成卦之主也。不以六三爲成卦之主。則諸爻不從六三發義。不從六三發義。萬語千言。道不

若矣凡五陰一陽之卦一陽主之復之初師之二謙之三豫之四比之五剝之上是也五陽一陰之卦一陰主之姤之初同人之二小畜之四大有之五夬之上是也履之六三何獨不然履與小畜反對之卦也小畜一陰在四一陰畜五陽爲小人弄權之象履一陰在三一陰履五陽爲小人弄兵之象彖傳曰履柔履剛也剛五陽也柔二陰也一陰履五陽卦之所以名履也說而應乎乾方指二體言且夫履禮也辨上下定民志懼天下後世有犯上作亂之事制禮而立之防也三犯上作亂者也一本非應運之人敢爲逆天之事自取敗亡而已故

曰咥人凶以篡而言王莽董卓之類以叛而言漢之吳楚唐之安史是已故此卦以六三爲主諸爻皆從六三發義五曰夬履夬決也決而去之也非三之決而誰決耶曰貞厲決也曰厲不易決也如漢景帝之平七國唐憲宗之平淮蔡正而危也四大臣也履虎尾履三也如王允之遇董卓謝安之遇桓溫也二之時非隱退之時二之位非隱退之位何以稱幽人耶曰近於三不陷於三如吳楚未叛穆生先去董卓纘召袁閎不來中不自亂其斯謂與初遠於三如梁鴻棲會稽管寧居遼東理亂不聞矣大抵五陽一陰之卦一陰原非等閒乃往

來消息之機也姤一陰在初始而盛也夬一陰在上終而衰也小畜一陰在四於陽曰畜同人一陰在二於陽曰同大有一陰在五則吉履一陰在三則凶五多功三多凶非貴賤之等耶萊初揣斯旨自信最確然以不合于一先儒無聞後見子夏易傳東谷鄭氏汴休趙氏之說深幸先得我心之同然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

東谷鄭氏曰卦之所取者象也義也畫也所取雖不同而一陰一陽者義則全在畫也一陰在下爲遇柔遇剛也在上爲夬剛決柔也在二曰同人上應于五其志同也在五曰大有履尊用柔諸陽服從所有者大也小畜與履二卦相對變在四曰小

畜臣比乎君故能畜陽在三曰履何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不可久安其所也三何以不可久安其所也非得衆之位也何謂非得衆之位大有之五君位也同人之二應乎君也小畜之四比乎君也三皆不得乎此不得乎此則无以得衆乃以一陰爲衆剛之主上爲剛所履而下履乎剛其危爲履虎尾不可以久處也何以不咥人而亨也三兌體而上應乎乾也人能以兌說而承順乎乾是謂柔勝剛弱勝強理之至順也推是理也惟以禮自防者能之此履所以爲禮也

萊按先儒或指乾爲虎或指兌爲虎其說不一若

山雷之頤。非乾。非兌。虎視耽耽。何以稱焉。且易之象。震爲龍。震不言龍。乾言龍。乾爲馬。乾不言馬。坤言馬。坤爲牛。坤不言牛。離言牛。又何以稱焉。大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有意則有象。不拘拘二體間也。不得其意。象可叅也。得其意。象可忘也。以履而言。履虎尾象也。柔履剛意也。三之履五隰逊甚危也。曰履虎尾。四之乘三也。亦甚危也。亦曰履虎尾。立象盡意。如斯而已。儒者昧立象盡意之旨。索之二體不得。因向互體中爻卦變。以求其合。吁亦鑿已。

彖曰。履。柔履剛也。

萊按一陰履五陽。故曰柔履剛也。指六三也。說而應乎乾。方指二體。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叶旁

雷氏曰。六三進則履乾之後。履虎尾也。反不咥人而得亨者。由說而應乎乾故也。

萊按彖辭多從成卦之主發義。故成卦之爻。周公多以彖辭歸之。三履之主也。爻曰咥人凶。與彖辭反。何哉。孔子於二體中。看出悅而應乎乾。示履危者以自全之術。故曰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三不如是則咥人凶矣。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叶世也。

東谷鄭氏曰。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爲六三所累。是謂不疚。不疚則其道光明矣。

萊按彖傳以柔履剛。釋成卦之義。以悅而應乎乾。釋不咥人亨之義。又拈出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五光明如是。此其能決三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定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萊按初本陽爻。居下无應。操履皭然。未有漸染。素履之象。如是而往。无咎之道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萊按衆皆趨三。初獨自遠。故曰獨行願。管寧華歆割席而坐。高潔之行。豈人所易同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萊按二何以稱幽人也。曰不附三也。何以知其不附三也。曰九本陽爻。二有中德。豈附三者。當三之爲亂也。天下有危機焉。五尊爲天子。難免于厲。四貴爲大臣。不勝其憂。二翛然遠引。遯世无悶。是人

之履皆危。二之履獨安也。有履道坦坦之象。汴水趙氏曰。邪徑多險巇。中道則坦夷。貞而且吉。又何疑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汴水趙氏曰。卦以三起義。而二迫于其後。故以幽人自處居中守正。不以三在前而自亂其中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跛波我反)

東谷鄭氏曰。三成卦之主也。在卦則曰不咥人亨。在爻則何以咥人凶也。以成卦觀之。下兌體也。上乾體也。兌說而應乎乾。見其爲不咥人也。以一爻

觀之。三本柔也。而位乎剛。以柔居剛。乃爲羣陽之主。所謂旣不能強。又不能弱。如眇者之視不足有明。跛者之履不足有行。勢必至於見咥也。以其主乎羣陽。故曰爲于大君。質柔志剛。妄用其蹤。僅爲武人而已。大君云乎哉。○汴水趙氏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固不當位。使在餘卦。有他陰爻以分之。其害猶小。今乃主此卦之時。莫有貳其權者。故眇而自謂能視。跛而自負能履。適居乾後。肆然履之。咥人之凶。良其自取。猶剛暴武人。欲履乾而僭大君之位。其凶不待言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叶芒)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叶杭)也。咥人之凶。位不當(平聲)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汴水趙氏曰。聖人釋爻。多摘其要語而繫之辭。獨此爻。不遺一字。蓋以臣庶而僭大君。聖人欲垂訓萬世。釋之唯恐不明。其憂深。故其語詳。使後人一見瞭然。而戒訓深若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爻盡之。志剛者。明三役於志。而昧於義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

子夏易傳曰。三以不順。爲衆同棄。而已近也。愼于難履者也。○東谷鄭氏曰。三爲卦之主。而四乘之。五爲夬決之君。而四近之。故亦爲履虎尾。然以剛居柔。其剛不過。雖履危而知懼者。知懼則下可乘

三。上可輔五。而其志得行矣。(萊按履虎尾當專指六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叶杭)也。

萊按愬愬。謹畏之貌。孔子懼後世大臣。値大釁肩鉅任。一味謹畏已也。補出志行二字。見愬愬之中有許多旋轉妙用。借愬愬以行其志也。志苟不行吉于何有。

九五。夬履。貞厲。

子夏易傳曰。三柔失位。志比武人。五爲一卦之主尊履帝位。取而決之。非係於情也。然三者衆之趨也。雖曰決之。正之危也。位正當也。何其患乎。

萊按卦之夬也。五陽決一陰也。爻言夬者。亦五陽

決一陰也。五陽同德。一陰爲梗。五尊履帝位爲五陽之主。安得不決陰而去之。貞正而固也。正當決也。固。堅其決也。夬之彖曰有厲。履之夬也。安得不厲。知其厲則安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平聲)也。

萊按當字平聲。叶韻可見。三曰位不當。五曰位正當。不當者。不當天子之位也。不當天子之位。欲爲天子。凶其宜矣。當者。正當天子之位也。正當天子之位。有叛臣焉。可不決與。位不當位正當。正相遥對。因爻詞有厲之一字。孔子恐後世人主邇佪間罪之師。故曰位正當。尊之也。勉之也。無容辭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萊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貞觀之後。魏徵所以陳十漸也。視履。視其所履也。考祥。考其致福之由也。當履之終。視而考之。周旋无虧。盛德之至也。大善而吉。又何疑哉。卦以三爲主。五以決三爲重。至上。乃申明元吉之義。見五之履帝位而不疚也。此亦取卦義者。與大有上九例同。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叶腔)也。

萊按至上而能元吉。慶在天下矣。故曰大有慶。

䷊ 乾下 坤上

程傳。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雲峰胡氏曰。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萊按陰陽各三十畫。乾坤合而爲泰。泰即六十年爲甲子而天地一交之義。

泰。小往大來。吉亨。

萊按乾天也。坤地也。乾坤二卦。天自天地自地也。分陰分陽。至此而乾坤始合。位上位下。至此而天地始交。卦之所以名泰也。小曰陰。大曰陽。自內而外曰往。自上而下曰來。泰否反對之卦也。小往者否之三陰。往而居泰之外也。大來者。否之三陽。來而居泰之內也。天時人事。幸際斯運。何事之不吉何人之不亨耶。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萊按則是二字。一氣貫下。幸之也。以造化言。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以朝廷言。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以卦體言。內陽而外陰也。以卦德言。內健而外順也。以卦之時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也。否泰乃消息之機。泰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聖人歷言泰交之盛。雖有陽不能無陰。有君子不能無小人。而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情見乎詞矣。平甫項氏曰。否

言內柔外剛。泰言內健外順何哉。健順以德言也。
匪人無德故不言德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萊按乾坤合爲一卦。天地之全體備焉。有天地不
可無聖人。財成輔相。端有藉於后矣。如寒暑晝夜
天之道也。不置閏不成歲也。治曆明時。財而成之
也。南北高深地之道也。不治水無平土也。封山濬
川。財而成之也。又如春夏發生秋冬肅殺天之宜
也。播種有期斬伐有節輔相天之宜也。荆揚宜稻

幽薊宜黍地之宜也。陂塘溝洫耕耨刈穫輔相地
之宜也。凡此皆以爲民也平土而居力耕而食出
作入息家給人足。非聖人之左右不至此。此聖人
所以與天地參也。觀泰之大象而三才之道備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
吉也。○程子曰。茹根之相牽連者。彙類也。○海邊
熊氏曰。此詩之所謂比也。拔一茅而茹連焉。拔一
君子而衆君子出焉。以其彙者各以其類而進。自
古成泰治之功。必衆賢萃而後能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
在外。
萊按初無事業可見。論其志而已。在外。公爾忘私
之義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萊按二。保泰大臣也。多戒辭何哉。蓋泰否反對之
卦有消長倚伏之機焉。憂之深戒之詳也。曰包荒
擴含弘之量不以褊心起其怨也。曰用馮河其剛
果足濟深越險也。曰不遐遺不以遠于我者爲可
忽也。曰朋亡不以近於我者爲可私也。如此則得
尚于中行之道矣。中不偏不倚也。行用其中也。茲

爻之義。唯司馬溫公足以當之。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萊按包荒得尚于中行雖兼擧全爻之義而包荒
爲尤難。小人得志必害君子。而君子得志必容小
人。此等心思。此等道理何等光何等大然後知小
人反是者之曖昧褊狹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陂彼爲反
古爲徐氏曰。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世然也。
雖艱貞勿恤知之何曰于食[illegible]者大[illegible]之不能
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illegible]勝之理。

又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十誤之
天運以爲无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也
萊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聖人到此也覺得無可
如何提出天道必至之字以警醒君子而悲天憫
人之情見乎辭矣艱貞乃處衰亂大道理聖賢大
學問明夷曰艱貞亦曰艱貞以處明夷之道處
泰尚何咎乎彼可以勿恤我之福可以長享
矣平陂往復之義先儒論皆未確萊謂以地而言
有南北有高深无平不陂也以天而言日往月來
寒往暑來无往不復也宋司馬温公變新法有以
黨人報復爲憂者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明王

文成翕宸濠門人曰倘不濟奈何文成曰縱不濟
亦只有此做法皆勿恤其孚之義也宋與明食兩
先生之福矣天地有氣運聖賢有補救知而不爲
是計私避害矣漢黨人明東林貞則貞矣艱之一
字尚欠體認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
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
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平
甫項氏曰四樂於世變故不戒以孚三正當其變
故勿恤其孚四居三首羣陰從之以鎮陽三
居三陽之上羣陽依之以拒陰此二爻相當之地
故曰天地際也萊按象不曰无平不陂而曰无往不復者重天道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拔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
難也陰之返曰翩翩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萊按程傳翩翩疾飛之貌本義不待富厚而其類
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當泰之時小人處而不出
屈而不伸鬱鬱久矣其求出求伸之志未嘗一日
忘也追時移局換有可乘之機翩翩而來如水就
下如獸走壙可畏也易於小人得志之爻不言吉
凶葢凶雖不凶終不許其吉也○按君子好義故

難進易退小人嗜利故難退易進如王安石復相
七日夜而至京師豈君子難進之義耶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
又古文有心旨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萊按陽實陰虛失實陽變爲陰也皆失實則翩翩
而來無一君子矣人情不齊必三令五申而後信
不待告誡而孚者葢其貪富貴竊威福害善良皆
根于心發于願不可遏抑而改移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帝乙制王姬下降之禮者也五以陰柔居尊
位下應九二降其尊而順從於臣如帝乙之歸妹

降其尊而順從於夫也。本義帝乙歸妹之時亦曾占得此爻，如高宗箕子之類。做此。程朱不合。梅邊熊氏曰。易中引帝乙高宗箕子等類，皆本爻有此象。故引以爲證，非占得此爻也。誠齋楊氏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五下從乎二，致泰之治。福溥天下。故曰以祉元吉。與程子合。從程子。

萊按泰在下三陽而五不與焉。否在下三陰而五不與焉。是否泰之運。乃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在臣不在君也。然泰之不終於泰。五之柔當任其咎。否之不終於否。五之剛乃收其功。又易之微旨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進齋徐氏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萊按掘隍之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也。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勿用師者不可力爭也。自邑告命者告命不出於王畿也。无保泰之功坐視至此，可耻孰甚。雖貞亦吝矣。如司馬溫公相宣仁太后。變新法。否極而泰也。迨章惇蔡京當國城復于隍矣。泰曰勿用師。夬曰不利即戎。乃知董卓之亂，甘露之變，皆用師即戎之禍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萊按聖人罕言命。否四言命，所以壯君子之氣。泰上言命，所以抑小人之權。泰變爲否，天寔爲之。謂之何哉。

䷋ 坤下乾上

經傳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鄙反

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

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萊按聖人立象盡意，多隱約其辭，俾人深思起悟。至小人將害君子，則直截道破，提醒君子早爲之計。剝之不利有所往。否之不利君子貞是也。匪人非人道也。否泰反對之卦。泰小往大來。否大往小來。其義一也。小大往來之義詳泰卦。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建安丘氏曰。內陰外陽，以天道言。內柔外剛，以地

道言內小人而外君子以世道言
萊按人莫把天地不交四字容易看過天地不交
无萬物矣无萬物有天地乎上下不交天下無邦
矣天下无邦有上下乎蓋天地无不交之歲上下
有不交之時故泰則兼言天運否則側重人事小
人以害正而禍國家迨天下無邦小人亦何利乎
嗚呼愚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
以祿位榮之○平菴項氏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
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

萊按君子之禍從德而生小人最惡君子之德德
且儉矣才可遯名可居耶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
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
萊按泰之初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拔茅茹以其
彙蓋君子小人不同消長之機一也君子難進周
公以征勉之小人易進周公以貞戒之當否之時
小人已連類而進如彼何哉戒之以貞許之以吉
亨俾不自絕於君子如果貞也又何求焉易於君
子之貞有凶有厲於小人之貞曰吉曰亨蓋君子
之貞有小人為之傾害小人之貞無君子為之擠
排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萊按泰初曰志否初亦曰志進身之初不及論其
事也小人之志不在君孔子提出君字以警醒之
裴晉公帥河北為小人阻抑公上疏曰羣小之意
止欲使臣失所不計國家之事此志不在君之證
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萊按泰二曰包荒否二曰包承包同而曰荒曰承
則異一字之殊貴賤分焉包承者包容承順之義

二柔順中正小人中之賢者故有此象小人之吉
道也大人否亨者當否之時而不否者小人也大
人未有不否者儉德避難亨在其中矣程子曰身
之否道之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萊按不亂羣者如皇甫鎛見用裴晉公力辭羣相
王安石為相司馬溫公不拜樞密皆不亂小人之
羣者若夫董賢既貴孔光不否王氏將篡張禹偏
亨媿斯多矣
六三包羞
萊按小人之中原有差等初惡未著尚勉之以貞

二能包承遂許之以吉三不中不正小人之尤者其工讒善佞無所不至非不揚揚得意由君子粗之但覺其可羞耳項氏曰泰之九三君子之極盛也无所復勉憂之而已否之六三小人之極盛也无所復戒羞之而已東坡草呂惠卿制詞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正此類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平聲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萊按泰至三聖人有無平不陂之憂否至四聖人有有命无咎之喜乃天命之循環也至三而懼者未然而先防也至四而喜者已然而後慶也道重

見機功宜乘勢天命既轉出而有爲何咎之有疇離祉者一君子進則衆君子俱獲其福矣項氏曰泰之三知其將變能脩人事以勝之使在我者無可咎之事然後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當變而脩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時而無可咎之事不獨爲一己之利又足爲衆賢之祉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叶杭也

萊按儉德避難之時不行其志久矣至此志乃行也觀志行二字則君子之祉豈在爵祿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雲峰胡氏曰二五皆以大人言大人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守其否而後亨大人居九五之位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五當休否之初即有戒懼危亡之心則否之方休已有苞桑繫固之象矣其卒能傾否而爲泰也固宜

萊按休否者休而去之也大人之吉也否之後大壞極敝雖曰休之而君子未盡升小人未盡去遺孽敝政未盡除禍亂之萌種種伏焉其亡其亡操心危不縱逸也慮患深設周防也繫于苞桑勿問之矣如王允誅董卓亦能休時之否者無其亡其亡之戒遂及於禍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平聲也

萊按位正當者正當天子之位宜休時之否者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萊按五休否矣聖人不勝其憂上傾否焉聖人乃覺其喜傾者顛而覆之也小人至此根株乃絕萌孽不生此後乃可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萊按夬上曰終有凶否上曰否終蓋小人極盛之時若有不可敗之勢要之於終未有不敗者故聖人戒君子于其始快小人於其終也

喬氏易俟卷之四終

寶應喬　萊述

䷌離下乾上

程傳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同人所以次否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程子曰同人于野謂於曠遠之地不爲昵比之私乃至公大同之道也其亨可知天下大同則何險阻之不可濟哉至公大同之道君子之道也故利君子貞○梅邊熊氏曰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

利涉大川與人同德而无私昵故曰利君子貞○雲峯胡氏曰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體凡六見離體於此始見焉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而言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本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萊按同人大有皆五陽一陰之卦一陰在二彖傳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一陰在五彖傳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可謂大書特書明同人之由于二大有之由于五也牛倫皆先釋二體次及一陰失輕重之義不合于孔子是不可不論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涉隨程氏曰同人利涉在九五故曰乾行

萊按剛則不私于野之象健則不陷涉川之象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節齋蔡氏曰以德言則文明以健以爻言則中正而應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萊按同人貴于野者欲通天下之志也有私則有

所通有所不通無私則無所通無所不通故通天下之志必以歸之君子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建安丘氏曰兩戶爲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與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爲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戶一而門二也○雲峯胡氏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於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

門而後可以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九叶也。

程傳出門同人。无偏黨也。旣无偏黨。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萊按易以卦義爲主。其剛柔健順。中正不中正。及乘承比應之說。皆合之以卦義。而吉凶悔吝分焉。如屯之五。未嘗不剛健中正。而爲陵替之主。遯之二。未嘗不柔順中正。而爲憸險之尤。萃之初應四而亂。頤之三。應上而悖。故同人之二。亦應五而吝也。又如復之四。陰而不中者。應初而有獨復之功。剝之三。陰而不中不正者。應上而有无咎之譽。皆

以卦義分吉凶悔吝。不得一例拘也。同人之二。五陽一陰。處其至少之地也。陰者陽之所求。少者多之所貴。此其爲一卦之主也。柔順中正。有其德也。正應在五。不得其遭也。爻之吉者。莫斯若矣。周公曰吝何哉。蓋他卦以有應爲亨。同人以无應爲太應。係于私。非于野也。或曰。五。君也。臣不當應君耶。然天下之尊。私此一臣。豈大同之道乎。臣而爲君所私。聖人耻之矣。宗親之也。睽五厥宗噬膚。亦同斯義。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卄叶也。

萊按周公曰吝。孔子增一道字。蓋二應于五。世所爭趨。人以爲榮也。由君子觀之。可羞而已。故曰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東谷鄭氏曰。小人險陂而多忌。好勝而自私。非特喜人之同乎己。視君子之同道相比。必欲間而害之。蓋不排異己。不能使人同乎己也。自古黨與之患。皆起于此。二五之同。中且正也。无他爻以分其應。同而固也。九三。九四。以不中正之質。處二人同心之間。害其同者。无所不至。三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莽在下。謂居五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二之上也。必三歲而不興。二人同

心之密。非三之所能殘。不能勝。則安能行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杭叶也。

程傳所敵者五。旣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懼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東谷鄭氏曰。四比於五。猶隔墉也。始乘其墉。而有欲攻之心。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敵。四居柔。猶能困而自反也。自反而不失其則。是亦吉也。

萊按六二一陰。上下五陽。皆欲同之。何哉。蓋二得中而應乎乾。天子之親臣也。津要之門。衆爭附焉

附之者衆則不能無親疎有親疎則有姤忌有姤忌則有仇恨而攻擊起焉此三之伏戎于莽四之乘墉而攻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東谷鄭氏曰同人之五與比之五同也然比以一陽而比衆陰上下俱得其所比故曰邑人不誠吉同人所同者惟六二也在上者區區焉與其宗黨爲同亦隘且吝矣所以來三四之間至於先號咷

而後笑大師克始相遇也周公之事武王霍光之事武帝君臣之志非不同也然不閒有讒慝之言至成王昭帝則擧國而聽于周公霍光由是三監上官桀之徒始起而間之非兩君二臣同心之審安能復相遇哉

萊按二與五正應君臣一德者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乃正人爲奸邪讒阻者也聖人於同人之卦痛大君成孤立之形良士有難白之隱設大師相遇之象勸五斷然行之剪除奸惡而明良合矣如元載不敗則李泌不來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萊按二[illegible]什[illegible]以道而行遂被讒阻至于號咷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又言克象言相克何哉蓋君子能克小人小人亦能克君子故必用大師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

萊按上九陽剛君子當同人之時值二五之係應憤三四之戈矛置身物外蕭然自遠乃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周公曰无悔而孔子曰志未得何哉聖賢志在匡時凡置身物外者皆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同人之道貴通天下之志物莫與同其志豈爲得乎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萊按同人之義關於仕宦者其大已使其同寅協恭而和衷焉豈不甚快然而難矣此其間有邪正之分焉有異同之見焉邪正則黨分門戶異同則勢成水火門戶分則喜者援引怒者傾害水火成小之釁起戈矛大之禍延宗社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東林相盛衰倚伏於无窮歷千百年而一轍也讀易至同人之卦輒掩卷而嘆蓋六爻之中二衆所爭也三伏戎于莽四乘墉而攻五大師相遇爭奪而干戈者居太半焉初之不爭在下也上之不爭在事外也然則朝廷之上寮友

之間未有不爭者也。又何怪歷代以來，朋黨之禍相尋于无窮乎。其亦可慨也已。此易所以垂于野之訓，而勉以君子之貞也。

䷍ 乾下離上

〔程傳〕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棐按：一陽在五曰比，治定功成之時也，開創之主也。開創之主故剛。一陰在五曰大有，重熙累洽之會也，繼體之主也。繼體之主故柔。

大有，元亨。

〔程傳〕凡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卦義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〇建安丘氏曰：一陰在上卦之中，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五之有也，豈不大哉。唯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棐按：先儒釋同人曰，又卦唯一陰；釋大有曰，又六五一陰，而又字失成卦之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本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〇誠齋楊氏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

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明叶芒應乎天而時行，行叶杭是以元亨。亨叶庚

涑水司馬氏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大而元亨也。

棐按：聖人恐人悞認元亨二字爲氣運之適然，曰其德、曰是以，明元亨之由于德也。應天，指九二。猶同人之二不曰應五而曰應乎乾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

棐按：大有與鼎，其義相同。鼎彖曰元亨，大有彖亦曰元亨，明其時之盛也。鼎彖傳曰是以元亨，大有彖傳亦曰是以元亨，明其時之盛，非倖致也。鼎象曰正位凝命，大有象曰順天休命，明其盛由於天，而凝天庥者在人也。首言遏惡何哉？地既廣遠，釁蘖易萌，時當豐厚，驕淫易作。故遏惡重於揚善也。豐之象曰折獄致刑，亦此義也。豐之不同於有者，有之君明也。何以知其明也？曰離體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
萊按、未涉于害、何有戒詞。戒之于初、勉其終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叶係)也。
中溪張氏曰、大有其時也。初九其位也。時位如此、是以无害也。○汧水趙氏曰、聖人繫爻、凡明善惡辨吉凶、皆主之以時、別之以位、而後錯綜以辭。其包義析理、纖悉不苟、不唯卦卦義殊、亦爻爻理異、不可易位而論。此爻之象辭、但舉卦之名爻之別

就釋以爻之辭。而他不立一語。似若无所發明。然其爲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則甚明且辯。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若此、是以无交害也。聖人以爻義已明、故於此特發諸爻之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汧水趙氏曰、引重致遠、非大車不可。任重道遠、非陽德不能。六五居尊、衆陽各隨其位以應之。九二以剛處中、得臣位之正、力量碩博、足以負荷天下之重。凡經國子民之事、知无不行、行无不力、有攸往而无咎者。
萊按、禹之九四、只是承當不起。有之九二、只是承

當得起。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叶蒲味)也。
〔程傳〕壯大之車、載積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傳作如字、本義讀作享)
萊按、大有萬國來同之會也。三下卦之上、公之象。亨于天子、朝貢也。小人則自有其有、不知亨上之義。如楚之包茅不貢是已。至於唐之藩鎭、擅其富強、爲公家之害。故小象補出害字一層、若預知後世之事者。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叶係)也。

〔程傳〕自古諸侯、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民衆財豐、反擅其富強、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也。
萊按、比之時、而有不來之國、凶在彼者也。曰後夫凶。有之時、而有不貢之臣、害在此者也。曰小人害。凶在彼者可勿治也。害在此者宜預防也。聖人於萬國來同之日、微露尾大不掉之形。其旨遠、其憂深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步郎反)
萊按、彭盛貌。詩、駟騵彭彭、是也。匪其彭、不有其盛

也大有之時大臣之位不患其不盛而患其過盛不有其盛則僭逼之嫌驕盈之氣皆無之矣何咎之有。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制叶

[本義]晳明貌。○雲峰胡氏曰。當大有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者不能也。明辨晳皆以離言。

萊按當大有之時居大臣之位不能匪其彭則高而危滿而溢暗之至也。四離體也。惟其明故辨之晳是以匪其彭而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萊按繫辭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

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此指五而言也。發于上者有之終也。五之爻詞原備斯義何則居陰順也。虛中信也。下應九二尚賢也有厥孚交如之象。天子之尊孚於臣者如交道焉順之至也。因其順也又有威如之戒。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避叶 易以豉反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或曰備有備无患之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萊按舊說或以上九而六五尚之是以上九爲臣道也。殆不然已或以六五爲賢而上九尚之是以六五爲臣道也。今制舉家遵下尚六五之賢一說指六五爲臣道是大不然五一陰而有五陽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者謂之臣道可乎尚賢尚九二也象傳之應乎天也豈上九耶。易中上爻取卦義不取爻義者甚多。先儒不察也。如師之上。論師之終當開國成家非以上六爲大君也。小畜之上。論畜之成至既雨既處非以上九爲婦爲月也。革之上。論革之成至豹變革面非以上六爻爲君子爻爲小人也此論有之終。而履信思順尚賢如是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小象大有上吉正

發明斯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叶胡

誠齋楊氏曰。八卦乾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士生斯世也縕袍華於珮玉飲水甘於列鼎。嗚呼盛哉。

䷎ 艮下坤上

[程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萊按一陰五陽之卦雖二之多譽尚有于宗之吝五之多功尚有威如之戒在初爲姤在上爲夬在

三為履。在四為小畜。皆小人之肆害者。一陽五陰
之卦。初則為不遠之復。二則為師中之吉。四則為
由豫之臣。五則為顯比之王。上則為碩果之陽。雖
三之多凶。亦為勞謙之君子。陽之當扶。陰之當抑。
不亦較然可覩乎。

謙。亨。君子有終。

【程傳】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自處。何往而
不亨乎。君子樂天而不競。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
終身不易。所謂君子有終也。萊按君子有終。程傳謂謙終身不易。本義謂先屈後伸。程傳未合於本義。司馬氏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鮮以保其終也。而高不危。滿不溢之義。從溫公之說是。

萊按。履一陰在三。為衆陽所歸。履不處也。不處乎
三。欲進而至於五也。謙一陽在三。為衆陰所歸。艮
體也。止于三而不進也。此陰陽之分。君子小人之
則。會同井操之殊也。固不得句解字釋。而失作易
之遠旨與義。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叶芒地道卑而上行。叶杭

【本義】言謙之必亨。○童溪王氏曰。天氣下降以濟
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
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
天。則謙之亨也。○雲峰胡氏曰。下濟為謙。光明為
亨。卑為謙。上行為亨。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惡烏路反好呼報反

【本義】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
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
有終也。○節齋蔡氏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
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
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
進退是也。

萊按孔子於易明言鬼神害盈而福謙。則實實能
害能福。乃誠之不可揜也。艾南英曰。天地間无鬼
神。是有陽而无陰矣。更不必以造化之跡此等影
響語解之。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稱尺證反施始豉反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
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于平。亦謙之意也。

萊按處己之事。不可不謙。處人之事。不可不平。余昔以使事過秋州。從郭陽巖囧卑平曠。拾級而下。石梁橫亘。更下十餘級。峭壁突起。因悟地中有山之義。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
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

萊按卦之稱君子者美三也。初六稱君子何哉。謙

美積也必功高位尊而謙豈無功而居下位者可不謙乎謙謙君子卑而不可踰之義也用涉大川與五之利用侵伐參看謙之爲道也在上雖侵伐亦利在下雖涉川亦利。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萊按自牧程子曰自處也誠齋楊氏曰牧養也謙何俟于養也曰盈日劒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无若虛之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

程傳二以柔順中正謙德充積于中發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萊按孔子懼人以聲音笑貌爲謙也故曰中心得本義以謙有聞釋鳴字與中心得未合從程子。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東谷鄭氏曰九三爲衆陰之所歸乃自止于不得衆之位是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此其爲成卦之主而君子之有終也○雙湖胡氏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彖辭唯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其吉耳。

萊按功誠神禹大舜有不矜不伐之辭才縱周公孔子有使驕且吝之譬推之後世此韓信彭越之所以多凶而郭子儀李晟之所以終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雲峰胡氏曰四多懼之地也下乘功臣非利上近於君非利今上下皆謙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四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上愈當撝布其謙示不自安之意先言无不利而後言撝謙者以所處之地雖无不利而尤貴於撝布其謙也○平甫項氏曰鳴者情發於聲撝者用

在於手。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萊按孔子懼其過也曰不違則乃恭近於禮之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萊按五柔中居尊能下人者其交于鄰國也不自有其富推所有以邮鄰宜無有不服者已如有不服雖侵而伐之无不利也如成湯與葛爲鄰是也嘗疑謙無所不宜惟侵伐之事无所用之後悟漢文帝賜尉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只此一句便可銷兵不用乃知謙之利用侵伐也又如唐德宗興元一詔亦具斯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萊按孔子懼人慢認利用侵伐而強兼弱衆暴寡也。指出不服。以明侵伐之故。若果服也又何征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萊按二曰鳴謙上曰鳴謙二鳴謙而中心得。上鳴謙而志未得何哉。二居三之下。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二中心誠服其謙也。不在聲音笑貌間也。上居三之上。无勳業表見於世。徒以謙聞志豈得乎。雖用之行師。但能征己之私邑。功不及遠矣。

䷏ 坤下震上

〔程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程子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其義一也。

豫。利建侯行師。

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建安丘氏曰。屯有震无坤。言建侯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言行師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故兼言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嵩山晁氏曰。剛應志行以爻言。順以動以二體言。

萊按九四一陽卦之由以爲豫者。剛有其才也。應有其遇也。有其才有其遇志之所以行也。二體坤順震動是順以動也。兼一爻二體之義所以豫也。應五陰應之也。小畜之四。曰上下應。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萊按彖辭利建侯行師謂卦體順以動則人心和樂。雖建侯行師之大事。亦无不利也。孔子更極言之。發明順動之旨。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先儒謂四震體也。曰建侯。五陰從一陽。曰行師。是殆不然。四大臣之位。非侯也。建侯之義見于屯。不重見于豫也。五陰從二。二遠于君。將也。五陰從四。四近於君相也。行師之義見于師。不重見於豫也。豫言建侯行師者專取人心和樂之義。玩孔子而況語氣。則建侯行師。不可呆講矣。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隆山李氏曰。自豫以下凡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只言時。各隨卦體而贊之。初无異義。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要之時義時用皆曰大哉者。均爲推廣之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汴水趙氏曰人皆知雷之為怒不知雷之為和冬令雖謝春陽未融及震雷發聲寒沍渙釋品物和暢猶治定功成之後先王協天地之和而播之雅樂也崇者有盛德必有備樂聞其樂知其德也殷盛也周公當和會四方之時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報本反始使知王業所自非徒說鐘鼓管籥之音以樂其樂也

萊按二帝三王之法皆備於易容民畜衆井田之制也建萬國親諸侯封建之義也治曆明時羲和之命也明法勅法皋陶之職也辨上下定民志伯夷之所掌也作樂崇德后夔之所典也薦上帝配

祖考郊社之禮禘嘗也義備焉

初六鳴豫凶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雲峰胡氏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爻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以德言爻辭則以勢位言六三以其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之可援故應之以為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萊按易之言窮者皆見于上爻窮則變也見於初者時不窮而志窮也曷言乎志窮也其志惟知有四也惟知有四則媢四之外計無復之也器小而盈不凶何待伾文用事雖柳子厚劉夢得不免鳴豫之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汴水趙氏曰初與四應三與四比二介于初三之間介然如石曾不待終日之間已先知四之不當從守正如此吉之道也豫與比反比之五君道也羣陰比之而不比者凶豫之四臣道也羣陰附之而不附者吉

萊按繫辭之釋此爻也曰知幾其神乎神極微妙不測之致矣又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實實落落與人下手功夫蓋吉凶悔吝從交而來交雖千岐萬轍上與下可以盡之不諂無黨附之延也不瀆無怨毒之咎也凶悔吝之端絕矣故曰吉之先見者也至于時之當隱事之當避又有一時一事之幾焉人所未及見者君子見之如膳肉不至孔子遂行酒醴不設穆生先去孰得知其故哉以故見幾之象不在否不在剝不在睽而在豫也豫和樂之時也於和樂之時見之見之於早也見之不早非幾也李泌告肅宗曰惟陛下無意殺

臣臣故求去若有意殺臣臣又安能去耶此見于
早者之吉也然象非虛設於豫之子發斯義者二
亦有當見之幾焉二何以有當見之幾也曰九四
一陽五陰應之功名日盛德澤日深人方共樂夫
太平叅由君子觀之權歸大臣君且貞疾此其間
有幾焉此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叶貞)也
萊按有正中之德故守之堅辨之早去之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汧水趙氏曰三比於四之下故張目仰視以求豫
此致悔之道也知其致悔能決然舍之則悔可免

乃遲疑猶豫則眞有可悔之事矣○中溪張氏曰
聖人兩言悔者亦人以致悔之端勉人以改過之
勇也
萊按四天下由之而豫者二去之甚速聖人以吉
許之三悔之稍遲聖人以悔戒之大臣之不可附
如此東谷鄭氏曰盱睢盱也不自安也遲遲疑也
不自決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平聲)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萊按四大臣之位一陰在四五陽附之而賣乃小
人竊天子之柄者李林甫王安石之類是也一陽
在四五陰由之以豫乃君子任天下之重者伊尹
霍光之類是也夫天下由之而豫功名之盛德澤
之普豈尋常可量乃大有得矣從來居大位者惟
朋黨之禍不可不愼故泰二有朋亡之戒而豫四
有勿疑朋盍簪之詞蓋權勢既歸趨附日衆但有
親疎便成門戶若無汲引誰共功名黨附貽宗社
之憂孤子失寅恭之義二者皆非也惟開誠心布
公道異我者勿追思既往同我者毋逆料將來惟
賢惟能但求有功社稷不媢不嫉亦將无禍身家
聖人之誠深矣四處多疑之位故曰勿疑程子曰
簪聚也簪之得名取聚髮也言朋類合而從之也

唐李德裕爲相藩鎭帖服宦官斂跡亦天下由之
而豫者惟朋黨之見不化終及於禍他如孔光終
無薦引溫體仁但有擠排避黨禍也無薦引則賢
者不在位矣有擠排則能者不在職矣賢者不在
位此莽之所以篡能者不在職此明之所以亡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叶杭)也
萊按孔子小象于由頤曰大有慶由豫曰志大行
可謂深美之矣乃頤之諸爻五從上而拂三附上
而悖二趨上而凶雖承頤之初亦來不足貴之誚
豫之諸爻五乘四而疾三比四而悔初應四而凶
雖非比非應之二且見幾去矣嗟乎頤之上豫之

四功高德盛之人也自君視之尚有僭逼之嫌自臣視之不無諂附之咎雖各自取義亦以見爲大臣者功名之未易居爲小臣者權要之未可附也垂誡深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程傳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溺於豫者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既溺于豫權歸九四不能自手故有貞疾恒不死之象如漢魏末世之君是也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於五言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汴水趙氏曰疾者豫之反書曰有疾弗豫是也東周之時諸侯恣横王

室徒擁虛名貞疾也曰不死聖人垂訓於名分者甚嚴。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萊按孔子恐人悞認貞疾之故指出乘剛二字見其迫于強臣也中未亡有中德也否則亡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程傳上六陰柔當豫極之時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有變之義苟能自變皆可无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萊按冥豫在上如隋煬帝陳後主之類樂其所以亡者周公曰成有渝勸之以遷善之門也孔子曰何可長信其無致過之日也。

喬氏易俟卷之五終

喬氏易俟卷之六

寶應喬萊述

䷐ 震下兌上

程傳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萊按隨之成卦也取反對之義彖傳曰剛來而下柔是也動以悅次及二體也兼山郭氏曰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

隨元亨利貞无咎

萊按隨何以全具四德也為天下所隨其亨大矣不貞能免咎乎必四德全乃可受天下之隨而无

咎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萊按隨與蠱反對之卦也隨下卦之震蠱上卦之艮也變震來居兌柔之下陽隨乎陰也震動也兌說也人情不動不說則无所隨動矣又說焉卦之所以名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萊按隨必具四德而无咎者受天下之隨也天下曷為乎隨之也曰隨以時也有其德無其時天下不隨也時之所在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作之非也嚮晦宴息非隨時之義耶白雲郭氏曰堯舜隨于揖遜湯武隨于征誅伊周隨于致君孔孟隨于講教皆隨時之義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平甫項氏曰震朝氣也兌暮氣也春入于秋歲之暮也卯入于酉日之暮也木入金鄉則絕雷入澤中則蟄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義也〇黃氏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萊按剛來下柔之義蠱之上九下而為隨之初九初主乎隨者也程子曰官主守也渝變也既有所

隨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曷為乎變也序卦曰豫必有隨冥豫在上人心之和樂者變而為離叛矣雜卦曰隨无故也隨乎新棄乎故矣初震之主也動也居下而動變之始也不戒其變者時當隨也戒其貞者擇所隨也出門交慎所擇也有功得所擇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萊按從正吉者諸葛亮之從劉備正也荀彧之從曹操非正也不失有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兩義不出門不能擇也不能擇兩失之矣詎有功乎擇則正正乃有功若荀彧者[illegible]也何功之有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程子之傳二爻也指五爲丈夫初爲小子傳三爻也指四爲丈夫初爲小子朱子從之平甫項氏曰凡言係者皆非正應以私意相牽係爾凡言失者正應也本有而今亡之故謂之失二與五爲正應係初則失五矣三與上爲正應係四則失上矣汗水趙氏曰在上曰係在下曰失以二言小子指三丈夫指初也以三言丈夫指四小子指二也萊按諸說皆未確也曷言乎未確也隨之義擇所隨也初始發難者也五成帝業者也羣雄競逐成帝業者爲丈夫不成帝業爲小子丈夫謂五小子謂初

他何與焉當成敗未分之日而擇所隨焉非識時務者不能決也二應五而比初周公爲之商所隨曰若係小子則失丈夫矣三遠於五亦不近於初周公爲之商所隨曰若係丈夫失小子而已雖兩兩分說而誠其係丈夫不係小子之意已在言外如范增之隨項羽係小子也韓信之去楚歸漢馬援之去隗囂而歸光武秦叔寶之去王世充而歸太宗皆係丈夫而失小子之證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萊按二之係二之失也三之失三之得也雲峰胡氏曰奮以潰爲得疾以去爲得失小子三之所以有得也隨所求而有得得所隨矣居貞之戒何哉曰懼其變所隨也曷爲懼其變也曰三不中不正也若呂布之隨董卓變所隨也關羽不隨曹操不變所隨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叶澥也舍音捨

萊按志舍下明指初矣項先生謂四何哉曰志發于心之誠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萊按初言不失二言失三有失故得四無失而有獲矣曷言乎有獲也津要之位陽剛之才當隨之

時隨之者衆矣雖然隨之者衆非臣道所宜也在上有專擅之嫌在下有黨附之咎雖正亦凶然則如之何周公曰无難也當斯任者患其存于中者有弗誠也施于事者有弗道也上下之分安危之機有弗明也苟非然也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萊按大臣而受天下之隨危道也其義凶者不必問其事也周公戒之以有孚在道以明孔子側重明字履高位者明哲爲先也如淮陰侯之作假王蓋絳灌非孚也非道也而總由于不明若郭汾陽不媿斯義

九五孚于嘉吉。

萊按五受天下之隨者也。受天下之隨未有无良臣之助者。孚于嘉焉是以吉也。易言君孚臣者四。隨之孚孚二也。大有之孚亦孚二也。君子也。小畜之孚孚四也。兌之孚孚上也。小人也。嗚乎孚美德也。或孚于君子或孚于小人。各居其半焉。以兩朝言之。如漢宣孚魏相丙吉則治。漢元孚弘恭石顯則亂。以一朝言之。如唐明皇孚姚崇宋璟則治。孚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居九五之位者其亦愼所孚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進齋徐氏曰。明五之于二。皆得乎位之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音享見大有卦後升卦同

程子曰。太王去豳來岐。隨之者如歸市。人心固結而不可解。此其亨王業于西山也。本義亨作享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也。程朱不合。平甫項氏曰。拘係之。乃從維之。明人心之變也。倘人心不變何故拘係之。且維之耶。萊按項先生之言是也。孔子曰。拘係之。上窮也。窮則變也。上居隨之極有變之義焉。說卦曰。隨无故也。曷言乎无故也。曰隨乎新也。初之渝變而從乎新也。上之窮亦變而從乎新也。乃商之人心已去周之王業方興。故曰王用亨于西山也。亨作享。從朱子。即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之義。或曰。太王王業之始。不應見于上爻。見于上爻者周之始。由于商之終也。瞿唐來氏曰。兌西方也。曰岐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 巽下艮上

程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 ）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則蠱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

萊按成卦之義。取二體者如蒙之山下有險而止是也。取一爻者如小畜之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是也。取卦氣者。如臨之剛浸而長是也。取卦象者如噬嗑之頤中有物是也。取反對者如隨之剛來而下柔蠱之剛上而柔下是也。觀彖傳第一句其義自見。先儒不察成卦之由。專發二體。失輕重之義。不合於孔子。而全卦之義晦矣。

蠱元亨。利涉大川。

程傳旣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息薦反後胡豆反

程子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朱子本鄭康成之說。謂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與程子不合。來按孔子彖傳釋先甲後甲之義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則程子之說是也。若辛若丁皆不可言始也。從程子。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來按卦之所以名蠱者。隨下卦之震剛也。變艮而為蠱之上卦。隨上卦之兌柔也。變巽而為蠱之下卦。變為巽則在下者巽順而無匡救之義。變為艮則在上者苟止而無振作之功。上下不交政令弛廢。此其所以蠱也。童溪王氏曰。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有止息而无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無違忤。則禍亂之萌乃在于已安已治之中。遂至于敗壞而不可救矣。此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來按蠱何以元亨也。曰。亂極當治也。蠱元亨而天下治也。非天下自治也。乃往而有事故治也。彖曰。利涉大川。此也。諸卦言涉川者曰往有功。蠱不言功而言事何哉。序卦曰。蠱者事也。子治父蠱不敢言功也。此其間有天焉。蠱者亂之終。亨者事之始。前人之亂或在氣數之中。後人之亨實有循環之理。天行也。易之言天行者三。剝復蠱是也。皆盈虛消息之道也。甲天干之首。故曰天行。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來按振民者振作其氣。俾无廢惰自安之人。育德者涵養其德。俾無逸豫自止之意。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來按蠱事也。貞固足以幹事。故治蠱者皆曰幹也。不言君臣言父子者。前人已壞之緒也。後人幹前人之蠱。故諸爻皆取父母之象也。初陰柔在下。非能幹者。稱有子何哉。曰。成卦之主也。初何以成卦之主也。彖傳曰。剛上而柔下。指初也。故能幹父蠱

稱有子也。有子則考无咎矣。然何以厲也。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禮也。幹則改矣。厲道也。恐因其厲而憚于改也。又以終吉許之。孔子曰。意承考者。不承其事。承其意也。善繼善述者也。謂之有子宜矣。宋元祐時。改熙寧新法。章惇蔡京持三年無改之論。傾害君子。厲之一字。周公見之早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萊按漢之呂后。唐之武后。母之蠱也。呂后之蠱。惠帝不能幹而陳平幹之。武后之蠱。中宗不能幹而狄仁傑幹之。不可貞者。王陵褚遂良所以无濟。陳平狄仁傑所以有功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萊按孔子恐人悞認不可貞爲詭遇之事。指出得中道。補足爻義。猶睽之遇主于巷。補出未失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本義〕過剛不中。故有小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萊按初意承考。善幹父蠱者。二得中道。善幹母蠱者。三四不言母。專言父者。蠱之由于父者多也。三過剛故悔。四過柔故吝。三之悔。自凶而趨吉也。四之吝。由吉而向凶也。幹蠱寧剛毋柔。寧爲三之悔。毋爲四之吝。故孔子于三。曰終无咎。于四。曰往未得。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王氏湘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爲臣。是諍君之臣。以此爲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於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

平甫項氏曰。裕益也。長其惡也。如秦二世以就始皇之宮室爲孝。衛州吁以脩先君之怨爲孝。皆裕蠱也。萊按此固不止于吝矣。若前漢平之繼哀。後漢靈之繼桓。此爻之義與。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萊按五柔中居尊。乃不足于才而優于德者。令聞旣彰。前愆克蓋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應于下，處事之外，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高尚其事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萊按：居蠱之終，在事之外。在事中者，以事爲事；在事外者，以不事爲事也。漸之上曰其羽可儀，蠱之上曰其志可則，高蹈者流見重于聖人如此。此盛世不可無巢由，亂世不可無管幼安，亂極而治之世，不可無嚴子陵也。

䷒ 兌下坤上

[程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

萊按：彖傳曰：臨，剛浸而長，則成卦之義在二陽浸長也。專發二體者非。○平甫項氏曰：易之卦義不專取字訓，但因事立義耳。人之所需者以飲食爲急，故需爲飲食，需不訓食也。人之所行以禮爲重，故履爲禮，履不訓禮也。治蠱者必有事，故曰蠱者事也，蠱自訓壞，不訓事也。能臨物者必大，故曰臨者大也，臨自訓莅，不訓大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萊按：臨取二陽浸長爲義。蓋一陽之復，雖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其亨大矣。天下无事不利于正，而君子臨小人，尤不可不正。雖四陽之壯，尚有利貞之戒，況二陽乎。當是時，方共幸陽之浸長矣，聖人已垂陰消之象，曰至于八月有凶，提醒君子，俾當盛慮衰，早爲之防也，否至及已。平甫項氏曰：元亨利貞，大陽之卦辭也；八月有凶，二陰之卦氣也。二陽方長，雖未成乾，而已具乾之德；亦未成遯，而已伏遯之禍。聖人豈好爲豫言哉。二陽之長必至於乾者，天道之當然也；其長如此，其消亦如此者，亦天道之當然也。無消息盈虛之運者，可不勉其所必至，而防其所將及哉。

彖曰：臨，剛浸而長，長，丁丈反。

汴水趙氏曰：浸，漸也，猶水之浸，其長有漸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說音悅。

萊按：二陽何以能臨四陰也？以卦德言之，說而順也，无乖拂也；以爻義言之，剛中而應也，際明良也。有其德，有其遇，此其所以爲臨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萊按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乾天也臨天之德二
陽之長天實為之臨故具乾四德。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萊按八月有凶其說有三何氏主建子之說從子
至未八月為遯也孔氏主建丑之說自丑至申八
月為否也褚氏主建寅之說自寅至酉八月為觀
也汴水趙氏曰否自與泰為消長不必臨也雲峰
胡氏雖主八月為觀之說然以觀消臨不若以遯
消臨也長民劉氏曰以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二何
氏之說是也程子主何氏說從程子趙氏曰臨之
時剛方浸長聖人已垂浸消之戒如唐五王反正

未幾敗于三思當知聖人不為過計。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萊按澤上有地臨之象也臨民之政无大于教養
者或曰容保民无疆地也教思无窮觱澤何哉兌
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序卦曰入而後說之皆
教之義也。
初九咸臨貞吉。
隆山李氏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卦名為咸而
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感也。
萊按咸感也二陽雖長四陰未消感之而後臨則
不忌君子之進無心以為感庶几服小人之心如
是則貞如是則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萊按初之志行正者陽在下位求其志而已未施
於事也二吉无不利見諸事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萊按初曰咸臨二亦曰咸臨何哉位雖不同而君
子臨小人之道則一也感之而後臨无心以為感
善用其臨者也二陽浸長時已利矣又善用其臨
吉无不利宜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東坡蘇氏曰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

雖危而尚強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
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陽不能无損
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志陰免于害故无不利
萊按聖人于蠱于剝于復曰天行于无妄曰天命
于泰曰命亂于否曰有命蓋消長之機天實為之
也臨象傳曰天之道也小象曰未順命也命天命
也二陽浸長天意已回四陰尚負其強盛不知天
命而不畏也唯咸以臨之乃吉无不利否則起釁
召爭勝敗未可知也此臨小人大道理大作用為
君子者不可不知。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萊按三何以稱甘臨也。曰兌體也。以甘言美意籠絡君子。此小人情態。李林甫之口甜如蜜也。小人為此。凡以為利也。君子守正不入牢籠。亦何所利乎。无所利。有所憂矣。能悔而憂之。則无咎矣。平庵項氏曰。六三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悅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處已嚴。故不受不正之媚。與人恕。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為六三言之。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平聲）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汴水趙氏曰。四高位也。下三[illegible]其所治也。至者至乎此也。進至于此。當臨人之位也。位當臨人。故

得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平聲）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智）

萊按五何以稱知臨也。為君之道。在知人而已。當臨之時。二陽雖長。四陰未衰。五居尊位。應乃在二。是在朝不少小人。而五之所孚。獨君子也。舊說以不自用而用人為知。余以不用三四而用二為知也。太君之宜。莫過于此。吉之道也。乾坤之外。復姤臨遯泰否壯觀共十二卦。皆主陰陽消長而言。君子小人之消長。在臣進而至乎消長之幾者君也。

臨與遯相消長之卦。遯陰之長在二。臨陽之長亦在二。遯之五不應二。君子何必避小人。臨之五不應二。小人何能順君子。遯彖傳曰。剛當位而應。惜之也。臨彖傳曰。剛中而應。幸之也。故知臨重知人不重任人。否則失卦義矣。（明莊烈帝十二年[illegible]始盡起用東林君子[illegible]矣乃君子[illegible]義對多不稱旨獨王永光周延儒溫體仁[illegible]帝意帝疑諸君子而任[illegible]小人未幾韓爌[illegible]喬允升[illegible]去而國事日非矣大君之宜並不以知人為重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萊按舜之大知。曰用中。故知臨曰行中。五有中德二亦有中德。宜其應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隆山李氏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者。故易之爻辭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萊按非小象之志在內。不知敦臨之為二陽發也。至臨之終。敦厚以臨二陽。則君子之道長矣。此其由臨而泰也。

䷓ 坤下 巽上

程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觀者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案按四陰盛長乃小人凌逼君子之卦唯九五中正居尊非小人所敢犯者聖人不取凌逼君子之義則取觀仰君子之義而名卦曰觀雖卦中本有此象此義而扶陽抑陰之義見矣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取徵借執祭時誠敬之象以形恭己南面之

德而道化存神之妙在其中矣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亦其證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案按卦不取消長之義者以陽爻居尊位也故孔子彖傳大書特書以揭斯義曰大觀在上正其位也尊之也曰順以巽藏其用也予之也曰中正備其德也美之也曰以觀天下大一統也嚴之也當位之陽如此彼四陰者敢萌異志耶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案按下之四陰本非善者五德盛化神革其面且革其心故曰下觀而化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悉井反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集程子三山劉氏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爲義指九五也爻以觀瞻爲義觀九五

也初在下民之象其觀也如童子之無所知識也百姓日用不知可矣君子而不著不察良可羞巳无咎不足咎也 集朱子項氏胡氏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叶斗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觀從門中觀如婦人之觀所見者狹也婦无公事知蠶織而巳女无是非議酒食而已在女不失爲貞非所論于男子也 集趙氏項氏

案按觀之二中正應五亦爻之最善者周公不取此義但以闚觀醜之可見爻之吉凶悔吝皆從卦義看出中正不中正正應不正應未可一例拘也

彖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汧水趙氏曰。觀水者必于海。觀都邑者必之洛師。觀天下者必登泰山。觀言者必遊聖門。門闚壁聽。觀之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萊按五曰觀我生。三亦曰觀我生。尊卑之殊。邪正之別。豈三之辭可同于五乎。曰非也。稱我者指成卦之主而言也。蒙之二。小畜之四。是已。觀以五為主。我指五也。三不中不正之小人。在下卦之上。其志欲進而逼陽。五居尊位。未敢遽進。觀五之得失以為進退。小人之伺君子亦密已。三方觀五。五可不自觀乎。故亦曰觀我生。項氏曰。凡論全卦之義。皆以主爻為我。蒙主九二。彖辭稱我者二也。小畜主六四。彖辭稱我者四也。觀以九五為主。三所稱之我即五也。小過以六五為我。中孚以九二為我。皆統言一卦之義者。需三。解三。鼎二。旅四。以本爻之吉凶稱我。不在此例。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平甫項氏曰。臨二陽逼四陰。九二咸以臨之。不敢遽進者。以陰方強盛。未順命也。觀四陰逼二陽。六三觀以伺之。不敢必進者。以陽方中正。未失道也。此兩象辭指所嚮而言。諸儒但求之本爻。所以未

得其說也。稱未者。臨終當為泰。觀終當為剝。當斯時也。特未而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萊按王輔嗣曰。辟險尚遠。趣時貴近。四之謂矣。大觀在上。國之光也。而四近之。觀國之光也。既觀國之制度典章。光華盛美。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致主澤民。此懷才抱德者得志于時之所為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萊按尚賓。美五也。五不尚賓。四何以觀焉。顧炎武曰。真諄臻不與耕清青相通。然古人于耕清青韻中字往往讀入真諄臻韻者。當由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為據也。詩三百五篇無此音。孔子傳易于屯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于觀曰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是平正皆從民字讀矣。於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于兌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于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于繫辭傳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成貞皆從人民臣字讀。[illegible]亦多此音。離騷以名從均韻。卜居以耕名生清楹從身讀。九辯以真正生聲鳴征成從人讀。而秦漢之書亦時有之。又如天[illegible]二字古皆真諄同韻者也。而乾彖傳形成貞寧皆從天讀。文言正精情平皆從天讀。訟彖傳成正皆從淵讀。大畜彖傳正從賢天讀。又萃彖傳聚皆從二。象傳正從命讀。今從人讀。耕清青皆作真音。以此知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萊按五中正以觀天下者也。曰觀我生何哉。我天下之所觀也。四陰在下。闞伺朝廷。但有過舉。釁孽萌焉。可不慎乎。反躬內省。乃无咎也。五曰君子。上亦曰君子。卦唯二陽稱君子者。對小人而言也。○平甫項氏曰。觀本小人逐君子之卦。以九五中正。作上羣陰仰而視之。聖人取小人觀君子之象。

雖如此。勢寔漸危。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不然。九五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无咎已哉。明二陽向消。道大而福小也。如唐武宗之時。内之宦者。外之牛黨。皆欲攻李德裕。以武宗剛明在位。仰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此觀之變爲剝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萊按。觀民之義。本諸身。徵諸庶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平甫項氏曰。上在卦外。无名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己。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萊按。上之君子。與五同也。當聖明在御之時。獨處无位之地。而羣小浸長于下。其志豈能平乎。故周公曰无咎。而孔子曰志未平也。

喬氏易俟卷之六　終

喬氏易俟卷之七

寶應喬　萊述

☲☳ 震下離上

程傳。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也。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事。在口則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強梗讒邪間隔其間。不得合也。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成矣。

萊按。頤中有物曰噬嗑。易之以象名卦者始此。噬頤中之物。象也。鋤奸去暴。意也。因象以求其意。凡梗治而爲暴者。當鋤而去之。刑。二帝三王治天下大法也。二帝三王之道。皆備于易。故因噬嗑之象。專論治獄之道。或以反對爲賁。亦頤中有物也。趙氏曰。頤之噬也。下動也。賁則震上爲艮。非其義矣。

噬嗑。亨。利用獄。

程傳。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瞿唐來氏曰。頤中有物。梗之象也。寇盜奸宄。治化之梗也。苗蠻侵擾。疆場之梗也。以至君臣之睽塞。朋友之間。惟讒譖間于其中者。皆梗也。○東谷鄭

氏曰余嘗論成卦之名取義不一不必泥二體而
爲鑿說今觀此卦尤可見也彖曰頤中有物曰噬
嗑大象則曰雷電噬嗑使聖人不言之于彖則釋
經者必專指雷電而爲噬嗑之說矣豈不晦全卦
之義哉

噬嗑而亨叶虛郎剛柔分動而明叶芒雷電合而章柔得中
而上行叶杭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

萊按噬嗑之所以亨者以卦畫言之三陰三陽剛
柔分也克寬猛也以卦德言之震動離明不弛不
惑也以卦象言之雷電皆至合而章也明且斷也
以反對言之賁之二得中上行而爲噬嗑之五雖

陰居陽位而利用獄也不當位而利用獄者不過
剛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中溪張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進齋徐氏曰
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
民而使之知所畏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校音教

萊按中四爻用刑者也初上二爻受刑者也罪非
一也輕與重可以盡之人非一也上與下可以盡
之初罪之輕人之下也位下曰趾罪輕曰屨校
趾程子曰校木械也過小故屨之于足以滅其趾

一也然何以无咎也孔子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
也其斯義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叶杭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
別實于一鼎曰膚鼎

萊按二比初治初之獄也初民之象易治噬者膚
也然何以滅鼻也初剛也梗之強者反噬也鼻中
而虛也中虛善治獄者滅鼻害其中虛之道也非
二過也烏得咎之劉小枚氏曰鼻息之出入也初應四滅鼻者俾其絕而不通者記于此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萊按舊說滅鼻者滅初之鼻也非也孔子曰乘剛
乃受初之反噬者三亦曰遇毒則反噬之義明矣
朱子曰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
指二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萊按頤中有物何物也曰食物也若膚若腊肉若
乾胏若乾肉是也腊肉噬之最難者膚噬之最易
者乾胏視腊肉而較易者乾肉視膚而較難者
治獄者有難易淺深也鼻中而虛也金矢剛而直
也黃金中而堅也皆善于治獄者三無是也應上

治上之獄也難治噬者腊肉也且遇毒也亦小羞
已然噬之難非刑之失也不得而咎之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平聲也
誠齋楊氏曰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弱於
菑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干胏美緇反
萊按以卦象言之間于頤中者四也噬嗑四乃
合也以爻言之四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何哉
雖易之道變動不拘非論于成卦之爻也曰成卦
之義不在爻也易言乎不在爻也曰頤中有物在
全體也故卦義以四爲間而受噬者爻義噬初上

而四主乎噬也四主乎噬所治益廣所間益大噬
乾胏也肉而兼骨其噬難已而四之噬也剛也直
也得金矢也雖然鋤強除暴匪易事也三逢其易
而傷三逢其難而吝四位高權大雖不畏反噬之
事必艱且貞焉乃獲吉也六爻中惟四稱吉先儒
謂四善治獄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萊按先儒謂治獄之道惟九四最善而小象未光
何哉躬爲大臣不能[illegible]心化民俾天下无間訟有
間焉而後噬之亦已[illegible]且貞焉得吉幸已何
光之有

[illegible]黃金貞厲无咎
萊按彖傳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是治獄之事專歸于五也五君也君所噬者其間
必大不若膚之易也又勢尊也雷霆所擊無不摧
折者不若腊與胏之難也噬者乾肉此其象已黃
象其中也金象其堅也中當噬也堅必噬也四曰
艱貞五曰貞厲何哉鋤強誅暴正事也危道也爲
臣者不可不致其艱爲君者不可不知其厲也四
曰吉五不曰吉何哉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无咎足
矣王者不以肅殺爲吉也陳蕃之誅宦官臣而不
致其艱者唐文宗之誅宦官君而不免于厲者聖

人垂誡豈過計哉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平聲也
萊按得當者得當其罪也當字之義如漢書曰食
之咎此人當之是已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何可反
萊按斯爻之義繫詞備矣○藍田呂氏曰滅耳爲
刵滅趾爲剕刵剕刑也剕重與也初小懲不應重
典上大罪胡用輕刑孔氏曰滅沒也非刑也屨校
桎其足也桎大而沒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
沒耳也萊按斯言是也趾既斲矣屨校何施耳苟
刵矣何校應脫是不可不辨○上作无位看亦不

然如商鞅之車裂董卓之燃臍非罪大惡極而被刑者與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 離下艮上

程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必有文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有火則草木品彙皆被其光故為賁也

萊按賁之成卦在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止發

二體非其義矣○平甫項氏曰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為僞晏子不知而以為勞戰國之君以為迂闊西晉之士以為鄙吝嗚乎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察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者也可一日無乎故賁之六爻无一爻凶咎者疑者亦終于无尤咎者亦終于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之何以庸人之不便營經世之大防也哉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彼僞反

萊按物相雜曰文故賁以柔文剛剛文柔成卦平甫項氏曰賁之卦辭微夫子彖傳其誰通之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萊按柔來文剛者噬嗑之五來而為賁之二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噬嗑之初上而為賁之上也質非文不行柔來文剛故亨柔不可大事剛來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剛柔往來乃自然之文天文也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是也卦德之文明以止者人文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粲然有禮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也觀天之文而四時之代謝日月之薄蝕災祥之倚伏皆可察其變焉觀人之文而禮以坊其淫樂以導其和制度等威以定其志天下化而從風習而成俗矣賁道詎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萊按庶政而无文飾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矣故曰明庶政折獄則不可文飾也曰深文曰舞文曰文致其罪曰以文法誅皆獄之所大忌也故曰无敢折獄 如張詠以案庫吏也曰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深文也嚴嵩之殺楊椒山也曰假傳親王令旨舞文也如漢之殺翟方進也曰日食之咎此人當之文致其罪也徐有貞之殺于忠肅也曰不殺于謙今日之舉為无名以文法誅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萊按傳易者，以初觀初，未以四觀初，遂不辨舍車而徒之曷故也。卦之義，柔文剛，剛文柔，四與初相應而相文者。舍車而徒，不受四之招也。正應也，曷爲不受其招也。孔子曰，六四當位，疑也。禍從疑生，甚且目爲寇也。可受其招，乘其車耶。聖人於賁之初，設此象，以告巖穴之士，俾夷然高蹈，不入權貴之門，以銷文字之禍，垂誡深矣。使穲正平楊德祖之徒，達于舍車之義，詎及于禍耶。何云賁其趾也，初在下，趾之象。若乘非義之車，辱其甚焉。徒步而行，衆人以爲羞，君子以爲賁也。漢上朱氏嘗論象

於噬嗑之初，曰震爲足，趾之象。賁初曰趾，豈亦震爲足耶。二體且未然，求之互體者愚矣。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萊按，二柔來而文剛者，賁之主也。何以主乎賁也，曰，再索得離，遂成文明之象，離之主，即賁之主也。曷言乎須也，離，麗也，二附三，猶須附頤，故近取諸身而象須也。曷爲乎附三也，曰，相文也。禮樂文章之事，非在下者所能與也。三，下卦之上也。又陽[illegible]得二之文而潤澤焉。典章度數，彬彬乎可觀也。[illegible]

小象曰，與上興也。上指三也。漢上朱氏曰，毛在口曰髭，在頰曰髯，在頤曰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梅巖袁氏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萊按舊說，三得二陰之潤澤，是不然。已柔文剛，剛文柔，三陰三陽相比相應而相文者，不可離而亂也。三比二，相文者也。二，離主也，文之至也。三得之而潤澤焉，濡如也。文，聖人所尚也。永貞之戒，何哉

曰，貞文之中有質焉。曰永，懼其久而流于過也。卦之文莫三若也。離體也，文受二之文也。故發文質不可相勝之義。韓魏公曰，琦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乎是。三受二之文是已。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蔓游潘氏曰，陵，勝也。文終不能勝質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波反

萊按，四與初相應而相文者，初招之不至，四不得其賁，皤如也。初何以不至也，曰，四疑初也。又何以白馬翰如也，曰，疑者久當自釋，知其非寇而實親也。下三爻，離也，二文三極，賁道之盛。上三爻，艮也，

止也。初不文四。上不文五曰皤如曰白賁皆不得其文者也。何以不得其文也。四疑。五吝。高潔之士脩然遠引矣。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叶怡)也。

萊按初无可疑曷爲乎疑也。六四所當之位疑也。乾之四。尚有或之之辭。豫之四。尚有勿疑之戒。是已。既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則終无尤矣。要之于終者疑必久而後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下子反又音棧)

萊按五君位也。當賁之時。粉飾太平之事。未有過于求賢者。賁于丘園。招巖穴之士也。丘。上之高者。

園曠遠之地。上之象也。上曰白賁。非應召而來者也。嗟乎。求賢盛事也。上比五。宜相文者不來。何義哉。曰五之求賢也。非眞能用賢者。亦文焉而已。弗共天位也。弗食天祿也。束帛戔戔吝之道也。然在五美招隱之風。在上高却聘之節。有相文之義焉。終吉者。如漢武徵申公。袁固雖不竟其用安車蒲輪傳爲美談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叶戲)也。

萊按喜莫大于求賢。故孔子深與之。

上九。白賁。无咎。

萊按上分剛上而文柔。若合。云白賁也。曰以卦義則剛柔之相文也。以爻義則賁之極也。人以文爲文。上以白爲文也。白可受采而不受也。又艮主也。篤實輝光也。篤實質也。輝光質又生文也。雜卦曰賁无色也。指上也。聖人不專尚文。且以質救文之失也。情見乎辭。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萊按蠱之上曰志可則。賁之上曰上得志。士各有志。未可相強也。

䷖ 坤下艮上

程傳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卦五陰而一陽。羣陰剝陽。故爲剝也。以二

體言之。山附于地。剝之象也。

萊按賁之後繼之以剝。文之不可專尚也。

剝。不利有攸往。

萊按難之在天地者屯也。屯之難人得而合之。難之在國家者蹇也。蹇之難人得而救之。難之在父母者蠱也。蠱之難人得而幹之。故聖人皆勉之以往。至于剝則小人專害君子。天下事不可爲矣。一言以盡之曰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萊按剝剝也。猶巽巽也。先儒有訓落者。汴水趙氏曰落物自落也。剝有剝之者。剝不可訓落也。剝者

夬之反也。夬彖傳曰。剛決柔也。剝彖傳曰。柔變剛也。隆山李氏曰。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斐浸潤以漸蝕之。使日銷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自一柔變而爲姤。漸至于剝。幾乎剛皆爲柔所變矣。嗟乎。小人得志之時。有高爵厚祿以誘之。有誅鋤竄逐以恐之。非特立之士。烏能不變哉。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丁丈反

萊按否言小人道長。剝言小人長。何哉。蓋否之時三陰三陽。君子與小人均也。特其道長耳。剝則幾无君子矣。故曰小人長。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行叶杭

萊按不利有攸往。君子之道窮矣。而小人之毒。何以救之。孔子觀二體之象。得順而止之之義焉。小人之焰張矣。逆之徒受糜爛之禍。順之或收斡旋之功。猶履虎者。愬愬而應之。不咥人也。狄梁公之于武后。王文成之于張永。皆順而成功者。漢之李杜。明之楊左。皆逆而被禍者。此其間有天焉。盈虛消息。循環于不窮。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君子尚之。夬之時。寧不知今日之剝。剝之時。寧不知後日之復乎。隆山李氏曰。君子處剝之時。知後日之必復。故樂天知命以待之。不然。憤羣陰之衆。進不審時量力而抗之。激其蠆尾之毒。而甘受其禍。于事亦何補哉。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萊按不曰君子曰上者。在位者也。不在位之君子已不可有所往矣。在位者既不能去小人。亦不可于朝政。惟施澤于下。尚可爲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節齋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故取以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隆山李氏曰。剝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羣陰以應上九。故

无咎。六五率羣陰以受制于陽。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則居剝之世。專以陰剝陽者。故三爻皆因剝牀而凶。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萊按率羣陰以受制于陽非識見本爻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下叶滸

萊按君子得輿象曰。民所載也。剝牀以足。象曰。以滅下也。何哉。蓋遯之時。君子之身已退。否之時。君子之道已消。日侵月削。以至于剝。竄逐誅鋤。幾无噍類。當斯時也。小人之害。不在君子而在民矣。此大象以厚下安宅爲義也。嗟乎。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受其毒而君不受其害者。以故平甫項

氏曰剝之小象爲君言之也昌言乎爲君言也初
民也剝初則无民矣曰滅下二臣也剝之時未有
乃心王室者是无臣也曰未有與四曰切近切近
于五也剝膚之災及君身矣曰切近災是君子小
人消長之際乃人君切身之利害也此聖人之微
旨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象臣位也蔑貞則臣之
中无君子矣安得不凶集程子項氏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萊按未有與從項氏若舊說云陰未有與五陰剝

陽之時其所與者亦多矣

六三剝之无咎

本義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
咎之道也

萊按反對之義剝之三復之四也于復獨與初應
曰中行獨復于剝獨與上應曰剝之无咎程子以
呂强比之良然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叶㳺也

萊按失上下而无咎者坤喪朋而有慶之義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叶茲也

萊按牀者身之所安也剝牀失其所安也初民位
也二臣位也剝其足民失所也剝其辨臣失所也
臣民失所利其災者視爲不切近而勿恤也剝膚
則災及君之身矣然孰非小人之爲害耶隋煬帝
時民死于戰者衆矣入都城笑曰大有人在臣宰
而叛者多矣觀天象戲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直至
素嶋不得悔何及哉是知剝臣民者剝膚之漸也
可勿懼與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萊按宮人象也一卦之中唯上九一陽餘皆陰也

猶一宮之中唯夫子一陽餘皆陰也卦中實有此
象非別自取義也五君位也告之以處小人之道
也小人駢進貫魚之象其勢雖不可遏其志在得
寵利而已處之之道莫若以處宮人之道處之被
之以恩澤絶之以事權既无肆虐亦不生變君子
食其福小人免于害眞无不利也或曰小人之竊
威福者其才智過人宮人寵之遂弭服耶曰此等
小人乃遯之二否之三小畜之四也若剝之五陰
黨類甚衆用之不可誅之不能外戚宦官之象被
之恩寵絶其事權萬世無弊之道也故孔子曰終
无尤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叶怡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萊按夬至于上極小人之衰落矣揚于王庭去之也。一小人不可留也。剝至于上極君子之衰落矣碩果不食留之也。一君子不可去也。艮爲果蓏果之象在上獨存碩果不食也。一君子在上衆君子安其位羣小人受其庇也。輿所以載也。廬所以覆也。君子得之澤可及人。小人剝之禍且及己。得輿剝廬之象著君子之功破小人之惑也。平甫項氏曰上九當剝之終巋然獨存天若祐晉則爲謝安之止桓溫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祐漢則爲王允之死于滙汜而小人亦相隨而已。二者皆天也故此爻無吉凶之詞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叶[illegible]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叶[illegible]也。

平甫項氏曰一陽雖孤若收而用之下民得所載矣惟不可以小人雜之。益小人雖當危急之時亦必妒賢害國不已不止故曰終不可用。萊按項先生之言是也。唐之衰也藩鎭橫于外宦官橫于內羣小終不容李德裕。宋之南渡也宗社未安讐耻未雪羣小終不容李綱可嘆也。○又按剝之時爲世道君子計不可不去小人也。不利有攸往是也。爲世道君子計不可不留爻之碩果不食是也。如韓琦不去王安石之新法必多匡救葉向高不去魏忠賢之毒焰何遂猖狂所關詎不大哉。

䷗ 震下坤上

程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旣極冬至則一陽復生于地中也陽君子之道消極復長故爲反善之義○邵子曰无極以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于復陰起于姤也又曰復次剝者治生于亂也姤次夬者亂生于治也未有剝而不復者未有夬而不姤者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萊按邵子之學全在復姤二卦故圓圖專取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義其詩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是也。

萊按六陰之下靜之至也冬至子半一陽動焉震一索而得男也故乾之一陽爲萬古之元復之一陽爲一歲之元。○陰生曰姤姤不期而遇也陽生曰復復旣去而反也旣去而反者內之也不期而遇者外之也雖陰陽之一復一姤而扶陽抑陰之意見矣。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萊按以天道言資始者必流形也以人道言復而
臨臨而泰也亨也復言出入无疾可見升之時君
子出不得亦處不得復言朋來无咎可見剝之時
朋亦未必來來亦來不得東漢之時范滂逃遁終
亦不免南宋之時韓世忠不見舊日部曲非其證
與。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萊按復者剝之反也復之初剝之上也窮上反下
其道以七日來復也觀剝之不可往知復之可往
矣。七日來復之說不一或曰自姤至復凡歷七爻

一爻爲一日七日也焦京竊斯說也以坎離震兌
各主一方。以六十卦分主一歲以六爻分主一日。
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分于六十
卦。每卦六日七分之說起焉或曰自建午之月至
建子之月歷七月也不曰月而曰日者猶詩之一
之日二之日也萊謂七月之說是也臨二陽之卦
曰八月有凶復一陽之卦曰七日來復二陽八月
一陽七月矣與夏至冬至之期合又何疑焉隆山
李氏曰陽消而言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以月
爲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彖曰復亨剛反。

建安丘氏曰此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
爲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
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
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
言已復之後。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龜山楊氏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
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
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
萊按山附于地曰剝剝則以順而止地中有雷曰
復復則以順而行。時有汙隆道有行止順則一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萊按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不利有攸往曰小人
長利有攸往曰剛長消息之道盡于此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
息而至此乃復可見。
萊按論天之行有晝不能无夜也有春不能无冬
也有雨露不能无霜雪也論其心則闔所以闢也
消所以息也殺所以生也地不能行故專言天天
不獨生故兼言地。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本義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祗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菜按陰則爲人欲陽則爲天理。此孔子與顔子論仁。曰克己復禮也復既失復得之謂也禮吾所固有復之而已。故以顔子當復之初爻也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曰不遠復不復則悔矣復則不至于

悔吉之大也孔子則從心所欲不有失何有復自強不息乾之道也顔子則三月不違仁有所失故有所復物與无妄震之爲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菜按復有三義。卦天地之復彖君子之復爻人心之復文王彖辭主君子小人消長而言周公爻辭不取此義何哉。益復之一陽非衆小人所能害也復之五陰非一君子所能去也故不從消長發義而以進德脩業爲本曰脩身曰下仁曰從道曰自考養成德業然後爲臨爲泰爲壯爲夬方有本領方有事業不然何以謂之君子哉。

六二。休復。吉。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南軒張氏曰克己復禮爲仁顔子也。二去初未遠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陰處動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屢失故危復則无咎。

菜按顔子三月不違仁故爲不遠之復頻復則日月至焉者得一善不能拳拳服膺以即于失聖人

危之矣又能復焉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白雲郭氏曰。剝六三乃復六四反對其義相類在剝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隆山李氏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于逆。故復爲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爲宜。泰爲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歸妹爲祉。大壯爲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諸卦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所以爲君子地耳。

萊按李先生之言是也。消長者君子小人也。主乎消長之幾者君也。若不順陽。陽又何能長耶。敦復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初无祇悔。五无悔。有由勉而安之意。雲峰胡氏曰。初善心之萌。五善行之固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叶折也。

建安丘氏曰。二四作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質之美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萊按復貴下。貴早。居卦之上。處復之終。迷而不返者曰迷復。凶之道也。有災眚。災害並至之義。迷復之最甚者莫過于窮兵黷武。故極言其凶以儆戒之曰。終有大敗。其始未必不勝也。勝則禍遲而大也。曰。以其國君凶。所凶不僅在國也。國破而身亡也。曰。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數之終也。恥終不可雪。仇終不可報。國終不可復也。如夫差之伐齊。隋煬帝之征高麗。皆迷而不復者。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叶斗也。

萊按君有君之道。反之安得不亡。易中亡國之君。皆于上爻發之。失五之位而居无位之地也。

喬氏易俟卷之七終

喬氏易俟卷之八

寶應喬　萊述

䷘震下乾上

程傳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〇朱子曰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萊按序卦復則不妄矣則无妄是也建安丘氏曰唯其无妄所以无望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萊按卦取反對之義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是主于中者有理而无欲也曰无妄程子曰无妄誠也

誠者天之道也動而健動以天也與天合德故乾之四德具焉雜卦曰无妄災也以災之一字盡一卦之義何哉蓋六十三卦之中曰凶曰悔曰吝皆自致也然豈无莫之致而致者故于无妄發之明災之自外來也彖曰有眚六三曰邑人之災九五曰无妄之疾上九曰行有眚此雜卦之以災盡卦義也白雲郭氏曰自天致者曰災由人致者曰眚三之災五之疾无妄也自天致也上之眚因行而眚也不可謂之災也孔子曰災咼故也曰窮也非妄也眚而由于災也彖之有眚匪正也由人致也或曰匪正非不正也正其所正而非正也程子曰雖无邪心苟不合于正理則妄也朱子曰佛氏亦豈有邪心者皆對无妄而言匪正也言之精也獨平甫項氏不然其言曰否之時匪人得志不利君子貞无妄之時匪正之人詎有利乎故不利有攸往萊按項先生之說是也剝曰天行復曰天行臨曰天道无妄曰天命又曰天命不祐此亦寓消長之幾焉先儒慢看无妄之往何之矣遂有往則爲妄之說不知從上文匪正來也匪正之人當无妄之時而往天命不祐尚何之耶如云往則爲妄初何以往而吉二何以往而利耶蓋正而往則利匪正而往則不利也若匪正而无邪心天命不祐詎不去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萊按以反對言大畜上九來爲无妄初九成卦之主也上卦外卦也下卦內卦也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是主于內者有天理无人欲也自外來者復之後繼以无妄也以二體言震動也乾健也動而健動以天不動以人也以二五之應言剛中而應應以正不應以私也此其大亨以正也臨以消長言故曰天之道无妄以賦與言故曰天之命道與命皆天也故備乾之四德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萊按：无妄之時，貞者利矣。其匪正者，尚能利耶？天命不祐，何以行哉？曰何之矣，曰行矣哉，快之也，誚之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兼山郭氏曰：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先王之仁德被萬物者，在對時而已。且日中星鳥以正仲春，于是平秩東作；宵中星虛以正仲秋，于是平秩西成。東作西成，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先王事也。頒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則仁及于禽獸；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則仁及于草木；獺祭魚，漁人入澤梁，則仁及于魚鼈。凡以對時育物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

萊按：初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者，成卦之主也。周公直以无妄歸之，不假他辭焉。无妄而往，吉之道也。初往而吉，二往而利，是无妄以往爲貴也。聖人之學，重經世也。豕不利有所之往不利，知正而往難通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齋楊氏曰：九本乾體，初居震始，動以天者也，焉往而不吉，何志之不得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萊按：耕而穫，菑而畬，是有所爲于前，有所冀于後也，妄也。不如是焉，則利有所往矣。无妄貴剛，二柔也，非无妄者，中正也，因設此象以勉之。語意全在則字，俾其擇而處之。瞿唐來氏曰：二爲田，有耕穫菑畬之象，故乾二曰見龍在田。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平甫項氏曰：未富，不遠富也，非終不富也，與未順命、未失道義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六二得位而有无望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受詰捕之擾，其災出於意料之外。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乎。萊玩災之一字，止有无妄之禍，並無无望之福。何則？既无妄矣，无得禍之道也，而得禍焉，是无妄之禍也。苟无妄焉，有得福之理，參而得福焉，豈无望之福乎。春申君傳斷章取義，未可執以解易。胡雲峯通釋，初看覺有發揮，按之實多影響

類如斯也。无妄之災。見于三爻者。亦三多凶之義
與。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茲叶也。
九四。可貞。无咎。
萊按四乾體。非有妄者。居柔也。患不能守。然陽剛
之德。四所固有。可貞固守之而无咎也。豈俟外求
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萊按易于五言疾者二。豫无妄是也。豫之五。溺于
豫也。又柔也。乘剛。是以疾也。无妄之五。剛健中正

應二之柔順中正。无致疾之故也。易言乎疾也。曰
无致疾之故而疾焉。此其爲无妄之疾也。藥所以
攻疾也。不應藥而藥。亦足召疾。勿之有喜。垂誡遠
矣。易誡也。後世之君。餌丹藥而致疾者多矣。如唐
憲宗以柳泌爲台州刺史。求長生藥。尋藥發暴崩。
穆宗復餌之。不納張皐之諫。亦及于禍。甚矣。易之
廣大悉備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抑叶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萊按上乾體。非有妄者。健而行。不知止也。初當行
而行。故往而吉。上當止而不止。故行而有眚。尚以

何所剬裁。茲爻之義。如漢之馬援。垂暮之年。功成
身退。角巾私第。不亦善乎。乃據鞍顧眄。再征五溪
援亦非有妄者。行而不知止耳。身死災荒。横遭讒
謗。眚由自致。君子悲之。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茲叶也。
萊按亢龍有悔。曰窮之災也。无妄之行。亦曰窮之
災也。皆乾之終也。眚由于窮。故亦曰災

䷙ 艮上 乾下

程傳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萊按舊說。以陰畜陽。所畜者小。曰小畜。以陽畜陽
所畜者大。曰大畜。夫陰畜陽者。巽畜乾也。陽畜陽

者。艮畜乾也。然小畜之義。在一陰畜五陽。所重不
在巽也。大畜之義。在四五二陰畜初二二陽。陰畜
陽。陽不畜陽也。易言乎陽不畜陽也。上不畜。可
據也。大抵小畜之四。臣道也。大畜之五。君道也。四
同乎君者也。以君而止天下之健。非小畜比也。釋
禍楊氏曰。大畜主四五。四曰童牛之牿。五曰豶豕
之牙。爲畜者也。初應四。曰利已。二應五。曰脫輹。受
畜者也。三良馬逐。上何天之衢。畜道通矣。他卦之
相應。相配合也。大畜之相應。相止畜也。他卦偏陰
偏陽爲非應。大畜二陽相遇爲合志。此又一例也。
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蘊畜言。畜德也。以畜養

言畜賢也。以畜止言畜健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萊按大畜之義進德也。尚賢也。止健也。三者皆利也。貞也。非利于貞也。陽盛之時可出而仕也。曰不家食吉。雖險亦濟也。曰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平甫項氏曰。剛健以主之。篤實以充之。輝光以發之。所畜愈富。其德愈新。畜道之大。未有大于畜德者。二體如是。曰大畜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萊按大畜之時。人君自畜其德尚已。其施于事業則尊賢致天下之治。除暴銷天下之亂。其重也。大畜无妄反對之卦也。无妄初九上而爲大畜上九。剛上也。五尚之。尚者賢也。下卦乾體也。健也。上卦艮體也。止也。止健者銷亂萌也。皆大正事也。或曰下文養賢。茲曰尚賢。豈一義耶。曰養。養在下之賢也。尚。尊而崇之也。故孔子曰道大行。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萊按養賢乃能得士。應天乃能濟險。雲峰胡氏曰卦有乾體者。多言涉川。健故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建安丘氏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氣行天上爲小畜。山以形畜。形畜則固。故天在山中爲大畜。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

初九。有厲。利已。（已夷止反）

萊按艮視乾之健也。爲暴者也。止之俾不得進。乾視艮之止也。妨賢者也。因其止而遂不進。皆各自取義也。初與四相應而相止者。四相也。相不欲其進。有厲也。而不已焉。災之所由生也。故有利已之戒。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叶玆）也。

中溪張氏曰。厲災也。惟已故不犯。

九二。輿說輹。（說吐活反 輹音服）

萊按二與五相應而相止者。五君也。君而不欲其進。遯世无悶可也。輿脫輹亦不行也。童溪王氏曰小畜之三見畜于四。曰輿脫輹。四脫其輹也。大畜之二見畜于五。亦曰輿脫輹。自脫其輹也。彼則制于人。此則守于己。優劣殊焉。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叶怡）也。

萊按中无尤乃不怨天不尤人之義。身將隱矣。且甘之。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illegible]）

萊按言健之極也極則當變與上无應不相畜者又皆陽也可進也良馬逐之象曰馬行也曰良善行也曰逐非一馬也三逐上以進二陽又逐三以進也何以信二陽之進也上爻辭曰何天之衢亨不通也二陽豈終不通者故信其逐三以進也斯時也不可有易心焉戒以艱不可有過舉焉戒以貞輿所以載也衛所以防也閑慣弗固也慣弗備也然猶懼其疎也更日閑之庶幾其往而利也嗟乎初曰利已戒其進也二曰脫輹喜其不進也三曰良馬逐又懼其進而蹶也養賢之時賢之難進如此可慨也已○坤為輿而象輿者皆見于乾爻

何也坤言輿象其載也乾言輿象其行也項氏曰衛武衛也周人之輿有六等之備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萊按賢之進也不有上之合志其亦何所往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牿古毒反

程傳四應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也牛之性觝觸以角始角而牿之使觝觸之性不發以象六四止惡於未發之前大善之吉也項氏曰告說文云牛角橫木也引易童牛之告爲證告從牿者別是一字說文云牛馬牢也此當從牛

萊按雜卦曰大畜時也易言乎時也陰受制于陽者就陽之尊受畜于四五兩陰何哉曰五居尊位四為大臣不得不聽其畜也時為之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叶戲也

程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于禁制而事傷于刑誅故畜止于未發之前大善而吉故可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符云反

程子曰六五居君位止天下之邪惡者夫以億兆之衆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聖人操得其要則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所以吉也

萊按舊說豕躁物而牙猛利豶去其勢也豕雖存躁自止也或曰豶牙不生也或曰牙非齒也埤雅云以杙繫豕也項先生曰告以制牛劇牙以制豕可知矣瞿唐來氏曰船繫纜椿曰橛亦曰杙牙椿上杙牙也○汴水趙氏曰制天下之變貴靜而不貴動回天下之勢在機而不在力幅員至廣人情不齊使大君不得執要御詳之機物物而畜之事事而制之勞亦未有濟也然五之吉不大于四者牿牛則制于初以養其性豶豕則因養其體而傷其膚猶之小人之為惡不戚不懲并刑之用隨宜而施雖曰遂吾遏止之欲要非聖人之得已也

萊按三言馬，乾爲馬也。四目初爲牛，五目二爲豕，二體中无此象也。先儒曰乾之初自坤變也，曰牛。乾之二，坎中爻也，曰豕。將无妄之或繫之牛，亦自坤而變；睽之見豕負塗，亦自坎而來耶。吁何其鑿也。易之立象盡意也，遠取諸物者，何所不取，非廣八卦之象所能盡也。且夫乾爲馬者，象其健也；坤爲馬者，象其順也。若善鳴若馵足若作足若的顙，又有震之象焉；若美脊若亟心若下首若薄蹄，又有坎之象焉。一物也，兩卦之義具焉，則牛與豕豈坤與坎之所可拘耶。不如遯之二曰黃牛之革，先儒曰黃中色，牛順物，指六二言也。革之初曰黃牛

之革，先儒亦曰黃中色，牛順物，于初九之義何取焉。又如姤之初曰羸豕孚蹢躅，縱索之革卦錯卦變卦，終不能得坎之義。雖漢上朱氏、瞿唐來氏之論象，亦至此而窮已。是故聖人因意而有象，後人貴因象以見意。黃牛之革，意在堅韌，不在中順，何也？黃牛中順，黃牛之革不中順也。猶之童牛積豕象也，制之于早意也。坤與坎何與焉。而姤之言豕者，賤之也，憂之也，不在坎也。推之无妄之牛、睽之豕，又何必指爲變離錯坎，以強求其合也。來氏之易論反對者，余所取也。孔子所已言也。以互卦變卦錯卦論象者，余不取也。孔子所未言也。朱子與

雜亂穿鑿易之葬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叶腔)也。

平甫項氏曰。喜者據已言之，慶則其喜及人。

上九，何天之衢，亨。

〔本義〕何天之衢，亨，言其通達之甚也。雙峰胡氏曰衢，路也。艮爲徑路，在上曰天衢。萊按何，訶之也。曷訶也。乾陽被畜，鬱鬱久矣，畜極而通，豁達无礙，訶之者喜之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叶杭)也。

白雲郭氏曰。觀童牛之牿，則知有厲利已矣；觀積豕之牙，則知輿說輹矣；觀良馬逐，則知何天之衢

亨矣。○汴水趙氏曰。行于地者有疆域之限，山川之阻；行于天者无畔无際，唯其所之，猶大賢而在高位，君臣一德，言聽計從，道之大行者也。

䷚ 震下艮上

〔程傳〕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萊按觀其所養以養人言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平菴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人養己兩條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本義]極言養道而贊之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萊按言語口之所出飲食口之所入皆從頤發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萊按頤以正爲吉初正而凶何也曰初動體也在下而動動於欲也陰不能養人陽養人卦唯二陽上九在上足以養天下初九在下亦足自養乃動於欲而朶頤焉凶之道也周公設爲上九之詞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誚之也朱子曰靈龜不食之物朶頤欲食之貌是有貴而不自珍也象故以不足貴簿之平甫項氏曰凡我字指成卦之主而言初上皆成卦之主也上言我指初爲爾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萊按二三之凶爲小人戒也初之凶爲君子惜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萊按舊說釋顚字爲顚倒若然二顚而凶宜也四顚而吉何以稱焉瞿唐來氏曰顚頂也指上九也玩四小象顚頤之吉上施光也則顚之指上九也明矣上九天下由之以養也顚頤也君不養人而臣養人拂經也東谷鄭氏曰丘聚也言求養于上者之多也若六二者亦征而求養于上凶之道也小象單提出征凶二字其義可見蓋二五正應爻皆陰也類也求養于上失其類矣安得不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萊按小象提出六二二字猶之比之初六大有上九六四當位之類皆爻位便可取義不必論其詞

也二五正應二亦求養于上失類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萊按爻辭十年勿用无攸利象又曰道大悖非尋常拂乎養之道者所可論也蓋上九大臣也雖天下由之而養自權附者而言則黨于權門無復乃心王室者聖人所深惡也二三皆拂經而三之凶甚于二者何哉三正應黨之甚深二非正應黨之尚淺也三何以貞也曰正應也雖正應亦凶也此如荀彧之黨曹操賈充之黨司馬懿劉穆之之黨劉裕也十年數之終十年勿用終不可用也大悖于道有何時而可用耶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萊按下三爻皆待養于人者。上三爻皆有養人之責者。四大臣。陰柔不能養人。不能吉也。賴上九養人。人皆得上九之養。則四不能養人之咎无之矣。瞿唐來氏曰。物之自養于內者莫如龜。待養于外者莫如虎。龜自養于內。初舍之故凶。虎待養于外。上施之故吉。惟上之施者甚博。而下之待養者雖眈眈而視。逐逐而來。皆有以給之而無難。此四之所以吉而无咎也。蓋一人當國。澤及四海。同時大臣。分其功。不任其咎。故有此象。而孔子曰上施光。終歸美于上矣。虎視一句難解。程子曰正威嚴也。朱子非之。故問丁而專求而繼之義。朱子又曰雖這般解。事覺理會不得。東坡謂四養初九如孫權之養魯肅也。此譬殊生。又與上施光不合。噫異哉。明史見景帝時大饑。詔副都御史王竑賑江淮間。甚有色。山東河南饑民聞而就食者至數百萬。竑盡發所屬倉廩賑之。不足。又發鳳陽倉米。王者不從。竑按劍曰不過十日。此數百萬人非死即亂耳。某願以一命活數百萬命。必不與米則必矣。於是盡發倉米。民得存活。竑上疏伏罪。帝曰好都御史。否則饑壞吾民矣。觀此則眈眈可畏也。逐逐難繼也。非上施之不匱。難免咎矣。可悟此爻之義。又如崇禎元年延綏大饑。人相食。給事中劉懋以部郎中李繼貞上疏請發帑金十萬賑之。不報。遂致流賊之禍。聖人于頤發虎視眈眈之象。無以養之。將噬人也。使當國大臣能主持賑督。明亦何抹。國此由歸上九之大有慶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萊按二拂經。三拂頤。五拂經。此三爻皆言拂何也。曰五頤之主也。能養賢以及萬民。則天下之養皆正矣。乃陰柔不能養人。反藉上九之養。拂于經矣。

五拂於經。不能養人。人亦不向五求養。不向五求養則別有所求矣。不附于君。附于臣。是二三之拂經皆由于五也。然上非有邪心也。惟順以從之而居貞焉。吉之道也。不能養人。不能大事矣。況涉險乎。故曰不可涉大川。此如太甲之從伊尹。漢昭之從霍光。後主之從諸葛亮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常叶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萊按陰不能養人。卦惟一陽初在下無位。能養人者惟上九一爻。是天下皆由上以養也。雖然養人者君之事也。君之事而臣擅之。危道也。知其危則吉矣。五曰不利涉大川。上曰利涉大川。五不能養人。可濟險乎。天下由上而養。何險之不可濟耶。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腔叶也。

萊按周公于乾之三曰惕。曰厲。于豫之四曰勿疑。于頤之上亦曰厲。皆戒之也。孔子于乾之三曰行事。曰及時。於豫之四曰大得志。于頤之上曰大有慶。皆幸之也。孔子局外也。以濟世爲心。值相臣之得志行道者。故深幸之。周公局中也。以功高爲慮。值相臣之勳名震主者。故深危之。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巽下 兌上

程傳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萊按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天地之終終於水火也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亦水火也男女之終亦終于水火也上經大過之後繼以坎離下經小過之後繼以既未濟可知天人之道皆不可過也過則盡矣大過以世道言盛過而衰以人身言壯過而老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隆山李氏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

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平甫項氏曰凡卦之彖辭兼備衆義不必穿為一說也如大過二字自是泛言萬事大者過也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棟橈二字則以六爻之象言之中四爻強初上二爻皆弱有棟橈之象此則禍變之大者也利有攸往亨五字則以六爻之才言之中四爻剛雖大過而得時措之中初上二爻又能巽而說不失人心故利於有行雖遇大變而可以亨此則才略之大者也巽而說之下加行字者説大過言之也過字在序卦訓為動為行能以巽說而行于大難之中是以利有攸往也

棟橈本末弱也

程傳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本義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〇史氏詠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无勾脚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

藏于木之下則根株回暖故為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為末而大過卦體巽下兌上四陽畫積于中二陰畫處于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所以為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平甫項氏曰先言亨後言利有攸往者亨自亨利自利也今先言利有攸往後言亨者明亨因于往也故彖曰利有攸往乃亨言往乃亨不往則不亨也棟既橈矣不往則壓焉何亨之有〇建安丘氏曰棟橈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此以[illegible]言所以救過之道蓋剛而

得中則不過。巽而說行則能往。所以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
其大
萊按漢七國之禍周亞夫爲將則濟。昌邑之廢霍
光爲大將軍則濟。唐武則天之禍狄仁傑爲相則
濟。安史之亂郭子儀爲節度使則濟。明土木之陷
于謙爲兵部尚書則濟。宸濠之變王守仁爲巡撫
則濟。皆大過人之才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萊按澤至于滅木爲中原板蕩乾坤陸沉之象當
是時君子在朝則獨立不懼在野則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懼而无
咎者也。○雲峰胡氏曰成卦以棟橈爲象。三四爻
亦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橈之一說。則付天下
之事于不可爲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發其義
初六以柔承上剛剛易缺折而柔以藉之則可无
傷。如物措諸地可矣而必藉用白茅此戒愼恐懼
之過者也。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애也。
萊按初過於愼者過於愼而无咎聖人懼人效初
之所爲而救世者鮮也。因曰柔在下也。柔則不能
有爲。在下則不可有爲。若在上事爲過涉之凶不
爲藉茅之无咎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雲峰胡氏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
象。枯楊大過乎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
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于陰如枯楊雖過於
老稊榮於下則復生于上矣○涑水司馬氏曰。大
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
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龜山
楊氏曰。閩之蜀儋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爲

楊或爲棟。棟負榱本之强者也。楊卑濕木之弱者
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于本五近于末故均爲木
之弱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萊按卦義棟之橈也在上下二陰六爻中惟三四
稱棟而橈乃在三。三陽剛而橈何哉。曰過于剛也
序卦曰大過顚也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也。輔
之者衆尚可爲也。不可有輔。安得不橈。藺相如容
廉頗以存趙郭子儀和李光弼以救唐陳平結周
勃以安劉皆求輔也。如三之剛愎庸有濟耶當大

任者鑒諸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平甫項氏曰九三有應在上而象以爲无輔九四有應在下而象以爲不橈乎下何哉凡卦皆上下相應惟大過之時不用常理獨以所比爲親初與二比而爲老夫女妻五與上比而爲老婦士夫皆過以相與則三與四亦當相與乃合大過之義今二爻皆剛无相與之情故三謂之无輔輔以比言則指四明矣四謂之不橈乎下橈者三也則指三明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平甫項氏曰大過四陽二在下爲根五在上爲枝三四兩爻在本身爲棟就兩棟言之三過于強故橈四不過故隆四若從三則與之俱橈故三爲不可輔而四以有它爲吝言不可從三也九三庚亮之急也九四王導之寬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雲峰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併老婦得其士夫謂上六也陰柔過極得陽不爲九

也然亦非美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萊按二比初六之少陰五比上六之老陰有老夫女妻老婦士夫之象乃壯過而衰者易无所不包有其象即有其事史稱張蒼年百餘歲婦女以百數既生育者不復幸非過以相與之義與唐高宗立武氏爲后大過之舉也此過乎過失之過后垂暮之年私于張昌宗等醜孰甚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平甫項氏曰上六一爻則象之所謂末弱者也力不足以濟難而志存大義故過于勇如陳蕃李膺之事此亦大過人之行雖至于滅頂而不可咎也

喬氏易俟卷之九

寶應喬　萊述

坎下坎上

程傳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習謂重習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爲坎○降山李氏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于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于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二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二陰居中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

中而爲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爲水而在人爲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于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爲火而在人爲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字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平庵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建安丘氏曰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

萊按需曰有孚訟曰有孚皆取坎中滿之義故坎彖曰有孚也時當險阻救之不能出之不得聖賢處此所以異于常人者維心亨耳君子不憂不懼无入而不自得是也坎貴行而不貴止曰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萊按易言乎流而不盈也曰兌爲澤止水也坎爲

水流水也兌陰也靜也故止坎陽也動也故流流則不盈也易言乎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曰水无有不下也盈科而後進也皆中實也君子處險之道亦不失其信而已造次于是顛沛于是也流而不盈水之情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水之性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萊按坎爲加憂何以能心亨也曰加憂陽之陷也以境言也心亨中之剛也以德言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萊按當險之時以濟險爲急故文王曰行孔子曰往往何以知其有功也曰濟天下之事非實心不

可坎中實所以有功王陽明曰人無不盡之心自无難做之事

大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萊按孔子釋彖凡卦義所有闡發曲盡如姤之一陰君子之憂也推出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一層道理以贊其大如坎之重險世道之難也推出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一層道理以贊其大而易无遺義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涑水

司馬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萊按險難方來柔暗居下深入險中出險无道凶待問乎窞坎最深處也初三皆居重坎之下皆曰入于坎窞二剛中故能不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萊按失道凶者明初之凶由于失道不得專咎夫坎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萊按二本剛中才堪大事時方有險未出其中所求者小得而已小得如文王之陰行善又如諸葛孔明之苟全性命是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萊按未出中者明二之時未出險中非才之不足而求小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萊按三處重險之間前險未出後險復來來之坎坎也童溪王氏曰枕安也安于不可安之地也玩周公曰勿用孔子曰終无功則三乃志在濟險而未能也豈安于險者朱子曰前險而後枕謂前臨險而後枕于險也初曰坎窞三亦曰坎窞重險之

下柔弱難濟故戒以勿用項氏曰坎坎非重險也勞貌也指坎坎伐檀為證按卦名為坎无別自取義之理如乾乾謙謙之類足據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萊按四在前險之上前險已過後險將出如陳平之安漢狄仁傑之存唐終无咎也三在前險之中一險未已一險復深如宦官既誅董卓又至董卓既敗曹操更來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萊按周公懼後世君臣值險難之時拘尊卑之分繁文縟節而上下之誠弗通也又懼經而不達于

稍直而弗善于曲致臣之忠有時而窮君之迷无時而悟也設樽酒簋貳用缶自牖之象以垂訓後人程子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室暗設牖以通明人臣之納約于君也忠信善道自其所明者開之言易入而王可悟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

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萊按

高祖畏四皓也羽翼太子也非畏四皓也致四皓者張良也良致四皓以羽翼太子是畏爲太子羽翼也以爲太子羽翼出而阻之所畏也

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隆山李氏曰八純卦六爻俱无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爲義居坎險之時以漸出上爲貴六四離下體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與情相向期于濟難不待繁文縟禮以達誠意也

萊按剛柔際者四五之相比而相際也非君臣之相際安能用其質開其明耶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瀘川毛氏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爲用不以盈也盈則有泛溢之虞不盈所以祇于既平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他叶）也

萊按五以剛中乎難孔子曰未大何哉如唐之肅代以夷大難而朝廷不尊藩鎮多故也又如宋之高孝偏安南渡而讐恥未雪中原未收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隆山李氏曰上六當出險矣而陰柔下比无出險之才下乘五剛將有係寘之患猶人陷犴獄舉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者也三歲不得凶猶困之初六亦曰三歲不覿凶遇坎而三歲羈縻一律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沭叶）也

萊按初失道上失道是道也何道也曰出險之道也陽剛則能不陷初上柔弱失其出險之道者初險之始也故失道而凶上險之終也故失道而凶三歲

䷝ 離下離上

程傳 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

離麗也明也陰麗于陽爲麗中虛爲明離爲火又爲日皆虛明之象○隆山李氏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蓋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爲月離麗天之陰中含明爲日坎爲水而司寒離爲火而司暑坎爲月而司夜離爲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畜許六反）

萊按離曷言乎麗也曰陰不能自立必附于陽一陰在二陽之間曰麗也離爲火火附物而成形无所附熄矣以人事言所附者不可不正也曰利貞卦有重明之義以日繼日猶以君繼君六二離之主儲君之象儲君以柔順爲吉二柔麗乎中正曰亨畜牝牛吉其于麗之義奚取焉曰王公之位亦附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萊按釋卦名也龜山楊氏曰火无常形麗于物而有形御初齊氏曰人之生也得水爲精得火爲神益精所以爲形而神麗于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麗之義大矣哉一陽在二陰中曰陷一陰在二陽中曰麗而陰陽之善惡貴賤殊焉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直龍反）

萊按釋利貞之義也化民成俗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重熙累洽而後致之卦有重明之象文麗乎正此其能化成天下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萊按指六二言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平甫項氏曰日君象也不容有兩故明之兩作者

則爲大人繼明之象繼有前後之義非並作也日繼日猶君繼君有天子諸侯嗣位之象焉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平甫項氏曰初九麗之初也相麗之初不可不謹邪正錯然並陳于前一舉足履之便有得失榮辱之機所以欲其敬者未論求福且欲避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九叶）

中溪張氏曰初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避咎

萊按初應四有錯然之言。

六二。黃離。元吉。

平甫項氏曰。坤之六五黃裳元吉。及索而成離。乃以六二爲黃離元吉者。自坤言之。六五坤道之最盛者也。盛而用柔中。故爲元吉。若離則乾之本體。而坤來交之。其義以明爲主。乾之九二。本自文明。而坤之六二。又以地道之光來居其位。光明如此。而以柔順中正將之。故曰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庸齋趙氏曰。離爲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

象。于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萊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未有凶于此爻者。何等之人。何等之事。凶至此乎。蓋後明將繼之時。九四不應繼而求繼者。突如而來。若漢之燕王旦。唐之建成。元吉。明之高煦是也。何所容于天地之間哉。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

平甫項氏曰。六五之出涕戚嗟。先儒皆以爲九四所迫。非也。九四突如其來。爲前明將盡。急于求繼道了也。天地所不容也。五。順子也。以繼父爲悲。以承業爲憂。不以得位爲樂。凡天子諸侯之初嗣位。皆當如此。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曹丕初受漢禪。抱辛毗頸曰。君知我喜否。識者知魏祚之不昌矣。汴水趙氏曰。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此其事也。萊按。羲來解四五兩爻者。不啻說夢。讀項趙兩先生之論。雲霧頓開。樂而忘食。如呂邑王。隋煬帝。不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則凶矣。非斯爻之證歟。胡云峯曰坎中有離

[illegible]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汴水趙氏曰。以聖繼聖。孝道之治。如此所以吉也。王君位併及公者。斯道也。自天子達于諸侯。皆君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西溪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啓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无他意。惟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

事哉○沂水趙氏曰六五當三年不言之時周公特于上爻稱王所稱之王即六五繼明之主也言出征者上在卦外乃王者出師征伐于外之象嘉美也折摧折也首首惡獲執也醜衆也謂罪不及其衆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叶崩）

中溪張氏曰征之爲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

喬氏易俟卷之十

寶應喬　萊述

䷞ 艮下兌上

程傳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萊按元應謂上下篇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

咸亨利貞取女吉（取七具反）

本義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爲咸○西溪李氏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心于求感非易之道也故去心而名卦以咸○閭丘氏昕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禮合君臣不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至于睽離故曰亨利貞

彖曰咸感也

萊按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者感人不以心也猶之兌說也不曰說而曰兌者說人不以言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

亨利貞取女吉也。

萊按以反對言柔上而剛下也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剛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以卦象言二氣感應以相與也二氣者山澤之氣也山澤通氣故感應相與以卦德言止而說也止而不說非夫婦之情說而不止非夫婦之道也以卦位言男下女也男先于女婚姻之正也兼此四者亨也貞也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感通之理○胡氏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言乾坤交而大化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言二五交而治化行也○中溪張氏曰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萊按山上有澤澤之氣上于山故水之源發焉人惟見山之實而不知山之虛惟虛故通君子體之以虛受天下之感无心于感乃其无所不感也

初六咸其拇。

萊按三百八十四爻。多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爲象若諸爻皆取諸物乾漸是也諸爻皆取諸身艮咸是也初在下拇之象拇足大指也藍田呂氏曰初與四應四以心感初以足行。不曰足而曰拇者心感而跡未至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程傳初志之動感于四也。故曰在外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房非反

程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擧之二若不守道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中溪張氏曰陰性本靜二能順其性而不動。則不至有私感之害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萊按三本陽爻。又艮之主不宜動也。初二陰躁三亦隨之有咸其股之象朱子曰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夫不能自守而隨乎人。又固執不改吝之道也[illegible]

按小象志在隨人則[illegible]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萊按亦不處也惜之也所執下也鄙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明從爾思憧昌容反又音童

萊按咸艮皆人身取象主乎身者心也心之官則

厚氏大易曰思不出位咸四爻辭曰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思何以分得失也曰艮止也以全體言思
之正也咸感也接于物也以一爻言之體也又以
九居四思之不正也[illegible]公爲之戒曰思不可以
不正也貞則吉[illegible]若憧憧往來則有所感
有所不感但其[illegible]之不能及遠矣誠齋楊氏
曰四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
也以思窮物[illegible]物弱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
大之盛哉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萊按係于私感有害者也何曰未感害也曰思慮

于中未接于物故戒之以貞尚可吉而悔亡也觀
何思何慮之光大則憧憧往來之不光大可知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武杯反又音每
于貞易傳曰在脊曰脢朱子曰脢背肉在心上而
相背不能感物者也[illegible]氏曰脢无所感者无
所感故无悔萊按周公以[illegible]孔子曰志末何哉
五君位也當感人心而天下[illegible]平者而以无感爲
志志亦不已初之拇二之腓三之股四之思動而
有所感非也五之脢靜而无所感亦非也咸以无
心爲感六爻中无一无心者猶之同人以于野爲
正六爻中无一[illegible]公而无私之難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萊按咸于四言思于初于三于五皆言志思者心
之發志者心之存
上六咸其輔頰舌
萊按輔頰舌感人以言者說客也先儒謂以謏詁
感人非也孔子曰滕口說豈謏詁乎○瞿唐來氏
曰兌爲口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萊按滕口說者戰國之蘇張漢之隨陸當之○建
安丘氏曰咸六爻以人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
象下體初在下體之下爲拇二在下體之中爲腓

三在下體之上爲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
體之下爲心五在上體之中爲脢上在上體之上
爲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拇腓股隨體而動應感
者也脢不能思无感者也輔頰舌以口爲說[illegible]
以感人者也皆不能盡乎感之[illegible]唯四居心[illegible]爲
感之主似知感之義者然无[illegible]因无所感亦有
心者憧憧往來亦不能以成[illegible]感之道其難哉
䷟ 巽下震上
程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隆山李氏曰易中[illegible]
而合而爲一[illegible]

不爾偏陰偏陽造化將无所寄其作用矣然以巽遇艮而陰老陽少則爲蠱以兌遇震而陽老陰少則爲歸妹不若咸少男少女之相配恒長男長女之相匹陰陽之氣等而无差此其所以爲下經之首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久也恒之道可以亨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君子恒于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于惡失可恒之道也恒之亨由于貞也故云利貞夫可久之道豈守一隅而不知變哉惟有所往故能恒也

彖曰恒久也

中溪張氏曰恒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立心如一日久之義也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萊按以反對言剛上者咸下卦之艮上而爲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之兌下而爲恒之巽也剛上柔下分之常也以卦象言迅雷風烈交助其勢氣之常也以卦體言男動于外女巽于內理之常也以卦畫言剛應乎柔柔應乎剛情之常也兼此四者卦之所以名恒也○東谷鄭氏曰咸亦剛柔二應獨于恒言之何哉咸无成心恒有定位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萊按彖言亨无咎利貞者久于其道也久而不于其道不亨也有咎也非貞也治術之雜霸學術之異端久于此非道也道也者建諸天地而不悖也天地之恒久不已亦此道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萊按終則有始者无不流行之天地无不變通之聖賢有攸往則久无所往則不能久也无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此其所以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其所以久也非夫子指出終則有始之義儒者必將謂利有攸往者利于啓行也于恒何涉哉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恒久之道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東谷鄭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風雷非常物也以非常之物而繫于常又曰君子立不易方何也道者常與變而已君子先立乎其常然後能盡其變其常之不立而曰吾將變以趨時者无忌憚之

人也君子觀象以雷風爲常則當立不易方能不易方則凡雷之動風之散雖曰不常无非道之常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萊按初何言浚恒也曰巽體也善入浚恒也東谷鄭氏曰君子誠其心而後交度其德而後求于始而求之深蓋未施而責其報未孚而要其誠雖正亦凶而无所利也吾溪宗譜初四正應四震體也震動巽于下矣初尚于以求也是以凶也程子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怨咎者皆自[illegible]相也盖接居欵未用懇款於始大厚之責未合啟舊今人責望嚴至而遭凶而无攸利也如未孚者如賈誼新進少年但欲更去宗要至于痛哭者又如劉蕡對策八旦自陳宗社大計觸犯時諱而人皆難正亦凶无攸利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叶也。

萊按交淺者不可言深初恒之始也而求之深宜其凶矣 利四字以上

九二悔亡。

萊按悔亡者有可悔而亡之也二之可悔者安在哉曰以九居二幾幾乎久非其道矣以其中也故得亡之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恒九二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萊按二以陽居陰四亦以陽居陰皆久非其位者二悔亡四无禽則中不中之别耳雲峰胡氏曰九二提出能久中三字諸爻不中故不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萊按不恒其德有德者也惜其不恒耳士大夫如改節易行者亦可羞已程子曰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人皆奉而進之也此如隋之蘇威五代之馮道凶則不凶人人得而唾罵之吝之至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萊按无所容深惡痛絕之詞離之四无所容于國典也恒之三无所容于名教也。

九四田无禽。

程傳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爲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叶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萊按三曰不恒其德五曰恒其德曰其德皆三五自有之德也三以陽剛爲德當恒者也而不恒焉是可吝也五以陰柔爲德不當恒者也而恒焉是以凶也婦人吉襯出夫子凶來五君位也婦人耶夫子耶其凶可知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萊按爻辭與也五義同孔子發出從婦之義如唐高宗之從武后凶何如之

上六振恒凶。

萊按恒之初不宜深也而浚恒焉是以凶也恒之上不宜動也而振恒焉是以凶也上何以振恒也程子曰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也如秦皇漢武之黷妄王莽之紛更王安石之擾亂皆是也○隆山李氏曰咸恒二卦其象皆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逆順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萊按振恒所以圖功也曰大无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此之謂矣

䷠ 艮下乾上

程傳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隆山李氏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隱忍避遯以待天定終以必勝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弘恭石顯得勢于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遯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際曹節王甫得志于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遯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二陰浸長君子所當遯也

萊按六十四卦之義皆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而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小人之尤者小畜之四遯之二也一陰畜五陽如李林甫當國朝臣盡入其牢籠也四陽避二陰如王安石得君羣賢皆遁于草澤也先儒因其君臣固結悞認爲君子嗟乎君臣之固結不深小人何能得志而害君子耶指小人爲君子則兩爻之義晦兩爻之義晦則兩卦一陰畜五陽四陽避二陰之義亦晦兩卦之義晦並六十四卦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之義皆晦矣是不可不辨

遯亨小利貞

白雲郭氏曰二陰浸長不利君子進則否而遯則亨也○單氏曰三陰進而爲否然後不利君子貞

二陰方進而未至于否猶可小利貞也（中溪張氏曰遯字從豚從走遯豚曰豚微物而猶遁蓋遯取豚之義遯也遯退也陰進陽退此君子見幾而作之時也然身之窮乃道之亨也○小利貞程子作小事言朱子作小人吝門人問曰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也朱子曰經文固无此例以彖傳推之是指小人而言程本不合從程子）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叶滂

萊按遯而亨不遯則不亨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叶杭

萊按剛當位九五當天子之位也應應二也五不應二二焉能得志二小人也五曷爲應之孔子曰與時行也雖人君亦在氣數之中聖人爲之短氣臨遯相消長之卦臨曰剛中而應幸之也遯曰剛

當位而應惜之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長丁丈反

萊按二陰浸長君子尚可大事乎。故小利貞聖人于豫曰利建侯行師。于益曰利用爲大作時可大事而大事也。于睽曰小事吉。于小過。曰可小事不可大事時可小事而小事也。遯而亨者見幾之道小利貞者救世之心。追否之不利君子貞剝之不利有所往。始遯世而无悶矣 程子曰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是也夫子曰伊川說小利貞尚可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所說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恐也不然王允只算殺了董卓謝安乘王敦之老病當是他衰微時節不是否長之時也朱子雖駁程子如此然以程子爲是

遯之時義大矣哉。

雙湖胡氏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爲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爲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爲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袁萬反

萊按遠小人先儒多作遯而避之。若總是遯而避之。則不惡而嚴用不著矣。當作敬鬼神而遠之遠字看。近固足以喪名。惡亦足以取禍不惡而嚴乃是第一善處之方。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萊按既濟未濟上爻皆濡其首。初爻皆濡其尾。初尾之象也。遯宜早宜前。尾而在後。危道也。當晦處靜俟不可有所往也不往即遯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災叶兹

萊按中爻有位者也以能去爲遯。初爻无位者也以不往爲遯。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說如字本義吐活反

萊按先儒之釋黃牛之革也曰黃中色牛順物。因中順二字誤認六二以君子。不知黃牛中順黃牛之革未取中順之義。取堅韌之義。象二五交孚固結而不可解故曰莫之勝說也嗟乎。二五之固結不深則小人之勢何由而長君子又何必遯而避耶先儒謂二有必遯之志是大不然。四陽之遯由于二也。二遯乎哉故諸爻皆言遯二獨不言遯也不言吉凶何哉浸長之時不凶也。然終非小人之福故不言吉。先儒中惟東谷鄭氏雙湖胡氏微發斯旨。鄭氏曰所以成遯者二陰也初則戒以勿用有攸往二則備言固結其君之情狀若二所居者中位而應乎君所守者柔順而從乎君孰是二者而用之其固至于不可勝說說解也革固也此其意將以害君子也胡氏曰卦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四陽之遯得名故初遯則厲二不言遯三四五上皆言遯豈非以陰爻无取于遯之義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萊按小畜之四。孔子曰上合志。遯之二。孔子曰固志合志則小人能畜君子固志則君子當避小人。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畜許六反

萊按三與二比也曰比于二也君子既與小人比。不

能絕之以遠君子之疾也疾害切于身而不能亡
也曷厲也曰小之敗厥身名。大之禍延家國也又
曷言畜臣妾吉也東谷鄭氏曰小人之欲在寵利
而已不以寵利飽其欲而禁之太甚所以滋小人
之禍也剝之五曰以宮人寵遯之三曰畜臣妾吉
其義一也孔子曰不可大事謂當以臣妾畜二陰
被以恩私去其事權則處之得其道矣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叶敝）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萊按小畜之三比四而有脫輻之傷遯之三比二
而有係遯之疾小人之不可近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呼報反否備鄙反本義方有反）

萊按四大臣之位當二陰浸長之時見幾而作舍
高爵厚祿以去好遯也此君子之吉非小人所能
也如安石將用韓魏公辭宰相司馬溫公不拜樞
密合此爻之義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叶痞）也
萊按二陰浸長之時未有小人而遯者曰小人否
明好遯者之爲君子也
九五嘉遯貞吉
萊按先儒謂遯非人君之事不主君位言是殆不
然聖人以六十四卦象天下後世之事何所不盡
耶以君道論遯吳太伯之遯伯夷叔齊之去讓國

也君也遁之嘉美者也又使魯隱公肯遯乃讓桓
明景帝肯遯而讓英宗貞而吉矣孔子曰正志若
太伯夷齊可謂正其志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叶）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萊按上九以剛健之才居卦之終在事之外遯之
最善者曰肥遯肥者寬裕自得之意遯而若此何
所不利此如范蠡之歸五湖疏廣疏受自市牛酒
召故人高會燕合茲爻之義若陶潛之辭彭澤苣
梁之寢路車其身遯其志苦也管寧之居遼東袁
閎之築土室憂心危慮思深也張良之從赤松子

遊李泌之歸衡山未能出事之外也未能亾戒懼
也未可以爲肥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雲峰胡氏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肥○平
菴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于止故爲不往爲執革
爲係遯上三爻乾也主于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
肥遯也

䷡ 震上乾下

程傳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
以大壯爲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
壯之義也陽大也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

萊按大壯與遯反對之卦也遯陰之長也大壯陽之盛也周公于遯之四陽无危詞于壯之四陽多戒辭何哉蓋遯之四陽知其衰而退也壯之四陽恃其盛而進也知其衰而退但圖一己之安漸就坦途退藏可以无悶恃其壯而進獨肩天下之鉅動觸危機周防不得不嚴聖人爲君子謀者深矣

大壯利貞

萊按陽旣壯矣不患其不亨而患其不正故曰利貞然則君子有不正乎戒之者欲其以道勝不以氣勝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萊按陽大陰小陽多于陰大者壯也又二體乾剛震動剛以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節初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中溪張氏曰復雷在地中則天地生物之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于外聖人有以見其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本義]自勝者強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縉雲馮氏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遜以出之期于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萊按此爻之義如劉蕡之對策朱雲之借劍鄭俠之繪圖在下位而壯往壯于趾也征凶宜矣然其懷忠愛國扶正嫉邪之誠不可沒也故曰有孚迨信而見疑忠而得謗則其孚窮矣先儒曰孚必也是殆不然爻曰有孚象曰其孚不應作虛字解

九二貞吉

萊按壯之時以不過用其壯爲貞爲吉四以陽居陰二以陽居陰故皆曰貞吉初之凶三之厲陽爻

陽位過用其壯者故聖人戒之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萊按此爻與恒九二一例恒九二曰悔亡不言悔亡之故此爻曰貞吉亦不言貞吉之故恒二象曰能久中也此爻象曰以中也皆本爻所自有者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萊按四陽雖盛二陰未消正小人用壯之時也三以剛居剛蔑視一切不見小人之用壯也朱子曰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也夫夬以五陽決一陰幾幾乎摧枯拉朽矣尚垂有厲之戒剝二陰用壯顧可蔑視之耶雖正而危矣羝羊喜觸之

物觸藩而羸其角。不知藩之能羸其角也。用罔之
災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萊按小象爲嗟嘆之詞。訝君子之踈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萊按四陽曰壯。九四成卦之主也。君子道長之時。
卦辭爻辭皆以貞爲戒。何哉。蓋君子所以異于小
人者貞也。使非貞也。何以服小人之心。杜君子之
禍耶。雖天下无不正之君子。或惜注之偶偏。或操
持之不固。遂失貞之義矣。迨時移事過。有不勝其
悔者。周公反覆告誡。係貞吉悔亡之詞。以儆君子

立身行道。自合如此。不獨當盛而慮衰也。藩決不
羸。无所碍也。壯于大輿之輹。可以行也。故諸爻戒
進。四獨尚往。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易以豉反又音亦旅卦同
程子曰。易非難易之易。和易也。羊羣行而喜觸。五
居尊位。和易接之。其觸自止。喪羊之象也。朱子曰。
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程朱不合。朱子
又曰。或作疆埸之埸。亦通。瞿唐來氏曰。易即埸。漢
書食貨志埸作易。震爲大塗。埸之象也。萊按旅之
上九喪牛于易。類而推之。則喪羊于易者。非古辭

也。四陽盛長。以逼于陰。五以柔居尊。不无強暴侵
逼之患。羊喜觸之物。喪之于易。是疆埸之間有戰
敗之象焉。五小象六十四。未有言其位不當者。曰
位不當。貶詞也。陰躁喜觸。喪師辱國而不知悔者
乎。爻曰无悔。死而无悔之義。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辟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萊按四陽盛長。以逼于陰。上六欲與陽爭。而不度
陽之方盛。己之已衰。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者
己與陽爭也。不能遂者陽不可勝也。譬之觸藩之
羊。進則礙身。退則妨角也。世之爲小人者。凡以爲

利也。至此亦何所利乎。然聖人不欲遂絕小人。予
以自全之路。俾不敢盡力以敵君子。故曰艱則吉。
君子遇患曰艱貞。小人既衰。言艱不言貞。又分別
之微義與。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萊按不詳者。責其不自量也。咎不長者。開其遷善
之門也。

喬氏易俟卷之十　終

喬氏易俟卷之十一

寶應喬 萊 述

坤下離上 晉

程傳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爲卦離在坤上，日出地上也。升而益明，故爲晉。

萊按晉明夷反對之卦也。日出地上曰晉。日入地中曰明夷。日入地中，上不明而晦，下有明而傷，時之衰也。日出地上，侯順而附乎王，王明而接乎侯，世之盛也。東谷鄭氏曰：此諸侯之卦也。下順上明，諸侯承王之象。臣道雖貴柔順，然左右侍從之臣有弼違糾繆之責，一于柔順，非忠矣。惟諸侯分職于外，承令禀命，專以柔順爲貴。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先儒謂錫馬蕃庶恩之者豐，晝日三接禮之者隆也。平甫項氏曰：康侯，循禮言寧侯也。康侯用錫馬蕃庶，侯享王之禮也；錫猶納錫，錫貢之錫。享禮四馬，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也。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汴水趙氏與項氏合，從項氏。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萊按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明夷之二上行而爲晉之五也。此于二體反對之中看出侯以順而承王，王以明而禮侯，統論封建朝貢之盛。六爻中无可當康侯者，故康侯無專指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義 昭，明之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萊按晉以日出地上爲義。初坤體爻下也，日未出乎地也，有不遽進之義焉。上應九四，乃好貪大臣，初獨守正，不行諂附，既无汲引，且被摧抑。人以爲危，君子以爲吉也。守正而吉，孚也。設罔孚焉，裕則无咎。裕之一字，乃仕途最上方法。仕途之敗，未有不由于躁者。躁而不進，早已傷名；躁而驟進，終當致禍。裕而待之，時移局換，安然進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萊按唯獨行正，是以見摧。如同流合汙，誰其摧之。

程子曰：聖人恐人不達裕之義，而居位失職也，補出未受命。見初之在下，當如是爾。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萊按二坤體，日猶未出于地，亦未能遽進之象。二有中正之德，當晉之時，九四以貪邪小人竊據高

位。正人君子多被摧抑。故愁如。其所愁不僅一己之通塞也。六五離之中爻。得坤之二爻。爲王母之象。如司馬温公。不拜樞密。憂安石之亂政。不得行其志也。迨元祐之時。宣仁太后臨朝。入爲宰相。天下皆食其福。非此爻之義。與若曰享王妣之吉占。恐不然已。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叶貞)也。

六三。衆允。悔亡。

萊按三居坤之上。日出乎地矣。有上行之象。坤爲衆。衆允之。羣陰合志而進也。志既上行。悔且亡矣。夫初以行正而摧。二以中正而愁。三以不中不正

而允可慨也已。且君子之立朝也。曰中立。曰孤立。若衆允。非君子之道也。衆曷爲乎允之也。曰衆之中鮮有中正者。同流合汙。黨援諂附。仕進之途。夫抵如是。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叶杭)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鼫音石)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中溪張氏曰。詩以碩鼠刺貪。此之鼫鼠。象其貪于進也。瞿唐來氏曰鼫鼠賁頭以爲螻蛄則非鼠矣玉篇以爲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則又鼠之異者也蔡邕以爲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則飛鼠也郭璞純以爲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則田鼠也廣韻鼫字同一類一字從石皆音石詩碩鼠刺貪即詩之碩鼠無疑矣晨歸人之物然晝日伏藏夜則走亂將不敢見日而畏人者也離爲日晉者晝也鼠豈能見之哉但當進之時見衆人俱進彼亦同進不復畏其晝矣萊按物之醜至鼠而極四有此象其人可知爲大臣者尚其愼諸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平聲)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程傳。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之明。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于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朱子門人問失得勿恤之說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皐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更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爲豈有此理且彼所爲既失矣爲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萊按程子之說是也朱子駁之程朱異同如此附載于篇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叶羌)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萊按進而不已。其勢必爭。角之象也。序卦傳曰。進必有所傷。不爭何以傷也。有上爻之爭。乃有下卦之傷。其義如是。以進而爭。所爭一己之私也。推之用兵。豈有弔民伐罪。公天下之意乎。維伐己之私邑而已。若知爭之可危而改之。吉且无咎矣。否則固守不變。吝之道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萊按周公曰吝孔子曰未光當茲爻者盍亦自反

䷣ 離下坤上

程傳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晉者明盛之卦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明者見傷之時也

明夷利艱貞

萊按時當明夷聖賢何以處此曰艱貞而已艱則能藏其明貞則明不息此其所以利也此文王親嘗者故繫彖爲後世訓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雷氏曰晉曰明出地上明夷曰明入地中可以知渾天之說也晉晝也晉爲晝則明夷爲夜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誠齋楊氏曰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而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而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艱貞之利也有識見學行先生不宜以史證經皆先生引程朱附諸先儒爲據案按不獨程朱暨諸先儒然也明夷彖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孔子之以史證經也明夷之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泰之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之五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隨之上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四曰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此周公之以史證經也惜乎晁率下世不及以余言告之其識見學者俟識之見眞神歸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平甫項氏曰明出地上君子以之自治明入地中君子以之治人蒞衆坤也用晦而明坤養離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程傳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垂其翼也雖見傷之端未顯君

子則能見之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明夷之始傷未顯而去之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其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識其責小禮而不知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于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幸免黨錮之

禍往而有言胡足恠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本義唯義所在不食可也○童溪王氏曰君子于
行謂去其祿位也三日不食謂義不食其祿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萊按二離之主明之至也明之夷夷二也故以此
爻當文王也瞿唐來氏曰文王因于羑里夷于左
股也散宜生之徒獻珍物美女用拯馬壯也脫羑
里之囚得專征伐吉也傷股其傷淺也二陰爻曰
左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萊按文王之服事順也孔子補出則字恐後人以
阿諛失道爲順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上六坤之上暗之極
也至明居下至暗在上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也
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
事也大首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相應爲至明
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舊染汙俗必以其漸革
之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
殺之姑惟敎之至于旣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
之俗不可以遽革也萊按建安丘氏曰不可疾貞

者猶冀其改過遷善則伐可不舉矣誠齋楊氏曰
武王伐殷須假五年不可疾之貞也與程子不合
然其說較勝並載于此○隆山李氏曰雜卦云晉
晝則明夷爲夜又曰明夷誅則晉爲賞錫馬三接
賞也南狩得大首誅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萊按南狩而曰志者原其心也乃大得者有湯武
之志然後可行湯武之事而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萊按下三爻離體四則入坤體矣荀氏曰坤爲腹
瞿唐來氏曰乾爲右坤爲左豐九三陽也曰折其

右肱明夷六四陰也曰入于左腹左腹坤之象也
腹取其容左取其暗入于幽深之處藏之甚密不
可得而見也朱子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
意于遠去之義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本義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
之象也貞之至也○東谷鄭氏曰天下不可一日
无君也其不可无君者不可一日无彝倫也五君
位也居君位而夷其道息矣君雖不君然君
之道其可息乎故言箕子之利貞箕

亦在貞而不死者以天之彝倫待己而後六五居中箕子之中也君失是中而箕子得中箕子傳之而後天下萬世皆由是中以生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使明而可息則箕子當死于商武王不必訪于箕子矣五不言君而言箕子君道在焉故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萊按箕子之貞明不可息即殷有三仁之義盖箕子既不得更如微子之去使再效比干之死則明幾乎息矣故微子以去爲貞比干以死爲貞箕子以佯狂爲貞曷爲乎箕子之不必去也微子太乙

之子大宗不可絕也箕子太乙之弟無關宗祀者曷乎不可死也衍洪範九疇正是明不可息處○易之道教人趨吉避凶善處憂患故明夷之卦引箕子不引比干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

萊按不以五位居紂者不許其爲君也易之亡國之君皆指上爻如屯之泣血漣如旅之旅焚其巢是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建安丘氏曰明夷六二受人之傷者以其順則故卒能自全其明而免禍上六傷人之明者以其失則故至于自墜厥命而喪邦則者君道之正也其可失乎

萊按下三爻離也明而在下者也上三爻坤也暗而在上者也明而在下人當之暗而在上殷紂當之先儒謂飛而垂翼者夷齊之避紂也夷于左股者文王之囚也征其大首者武王之克殷也入于左腹者微子去也箕子之貞徉狂也不明晦紂也

䷤ 離下巽上

〔程傳〕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爲卦外巽內離風自火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

家人利女貞

萊按家人最難者女貞文王以利女貞三字盡家人之義中溪張氏曰家人合巽離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萊按文王言女貞孔子補出男正位乎外以合天

此大義。中溪張氏曰。內卦以六居二。陰得陰位。女正位乎內也。外卦以九居五。陽得陽位。男正位乎外也。男女之位。各得其正。乃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萊按嚴君兼父母言。不獨父稱君。母亦稱君。父當嚴。母亦當嚴矣。蓋母不嚴則子弟之過。父不得而聞。內外之別。父不得而察。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萊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乃人倫中有自然之節文。從天性流出。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皆後來添出字面。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本義身脩則家治矣。○中溪張氏曰。巽爲風。離爲火。蓋火熾則風生。而火者風之母也。君子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火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夫身之所出。惟言與行。物猶不誠无物之物。謂事實也。恒常度也。言有物則非虛言。行有恒則非僞行。言行相顧。則其身脩。身脩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此知風之自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萊按初家道之治也。曰閑防之于早也。悔亡言非悔而亡之也。防之于早。則不至有悔矣。

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庸齋趙氏曰。閑于始。則人心未變。无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進齋徐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所專成。惟在主中饋而已。所謂惟酒食是議者也。貞者居中得正。固守順道。故吉也。○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无境外

之志是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叶線)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呼落反 嘻喜悲反 象同)

萊按三陽爻陽位。過于剛者。家人嗃嗃之象。何悔厲吉並至也。蓋家人有過。繩之太嚴。事去時移。反覺過當悔也。家人有過。持之太急。情迫變生。或憂不測厲也。然小事之懲。大事之誡也。治之于既往。消之于將來也。吉也。若婦子嬉嬉。則以情勝義。雖一時和樂。終有可羞之事也。治家者寧嚴毋寬。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叶即)也。

六四。富家。大吉。

萊按二婦道也四母道也在中饋主家之細事富其家主家之大事富五福之一也婦人能富其家豈非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萊按二曰順巽四曰順在位婦人之道未有不以順爲正者曰在位婦人之有位者也其后妃之象與何則比于五也先儒謂大臣之位大臣而富其家凶莫大焉何吉之有且大吉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更白反象同）

萊按五有國有天下者曰有家對以家人爲義也程子曰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易言乎極乎有

家之道也五剛健中正應二柔順中正男正位外女正位內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正家而天下定矣又何憂乎此其勿恤而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叶[illegible]）也

萊按初曰閑上曰威三曰嗃嗃皆取于嚴之義也五不取嚴之義而取愛之義何哉帝王之家不患其不嚴而患其不愛嬪御衆矣情易牽愛易弛也惟關雎之什方合交相愛之義雖漢之光武宋之仁宗皆不免有廢后之失所損聖德多矣況其他乎聖人于家人之卦特發斯義垂訓深遠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萊按不誠未有能動者刱家庭之間有僞存焉其家尚可問乎周公于上爻家道之成指出有孚二字以見初之閑三之嗃嗃五之交相愛皆不在聲音笑貌間也內有孚矣而見于外者言規行矩瞻視尊嚴家人嚴而憚之保家之終而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南軒張氏曰居家人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脩則家不可齊此家人六爻卒歸于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而已

䷥ 兌下 離上

程傳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小事吉（睽苦圭反）

萊按睽人心和樂故利建侯行師睽人心乖異焉能當大事耶雖卦才之善亦但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叶杭）

堯峰汪氏曰睽之事亦多端矣獨取象于二女同居蓋二女同居未有不睽者也

說而麗乎明（叶芒）柔進而上行（叶杭）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萊按睽固無所利也其小事吉者以卦德言兌說

也離明也說而麗乎明則不拂人之性又明于事之幾也以反對言家人之二上行爲睽之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是以小事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萊按天職覆地職載天地睽也而上行下濟資始資生之事同也男爲陽女爲陰男女睽也而陰求陽陽求陰其志通也以植物言賦形有定睽也春而榮秋而落其事類也以動物言鳥之飛獸之走睽也而營巢穴避矰弋其事類也夫睽之義亦至不佳矣。孔子發出如許道理而贊其時用之大讀

易者烏得執迂拘之論而厄經傳耶。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誠齋楊氏曰禹稷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孔子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今昔之餽異辭受皆同而異也○隆山李氏曰孔子于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息浪反）

萊按時方乖離居下无應有悔者也爻本陽剛與四同志故得悔亡馬乘而進者也喪馬失其所以行也當不可行之時宜不行也然時無不移事無

不過勿逐則自復矣見惡人如孔子之見陽貨陳寔之弔張讓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九叶）也。

建安丘氏曰既見惡人則非避矣不以避爲避以見爲避者。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萊按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指二五之應也二五正應胡取乎巷遇也曰睽之時也委曲相從以成濟睽之功人不得而咎之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叶）也。

萊按周公懼後世君子知經不知權守常不達變以誤人家國也設巷遇之象俾値斯時肩斯任者委曲斡旋以成濟睽之功孔子又懼後世小人以巷遇爲口實敗名喪檢售其私也補出未失道一層義理以維風節如陳平之事呂后狄仁傑之事武后亦巷遇矣卒成安劉反周之功可謂不失道者。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掣[illegible]反 劓[illegible]反）

萊按輿曳牛掣先儒謂四掣于前二曳于後是殆不然上曰見三亦曰見見者无所見也上之見疑三則三之見疑上矣二四何與焉輿曳牛掣疑上之厄我也阻其前扼其後俾不得進也天且劓疑

上之害我也。先其髮劓其鼻、俾非完人也。何以无初有終也。无初者從疑而生也。從疑而生者非定有其事也。非寔有其事則初疑而終釋矣。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萊按。四以大臣而處睽之時。危道也。睽孤、无應也。夫、丈夫之稱。元、善也。遇元夫者遇有才有德之君子也。指初也。當睽之時、非有同心合志之人不能濟睽。元夫交孚、雖處危險之地、亦无咎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叶杭也。

萊按。四之志何志也。曰濟睽之志也。乖異之時。不

有同心之人、曷克濟乎。元夫交孚。則濟睽之功成、濟睽之志行也。古人中廉與藺、睽者也。合則存趙。平與勃、睽者也。合則安劉。李與郭、睽者也。合則興唐。爲大臣者盍玩斯爻。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萊按。下有九二剛明之佐。爲三四所隔、以至于睽、有悔者也。二能巷遇。睽而合矣。是以亡之。雲峰胡氏曰。厥宗、親之也。噬膚者、噬其間二者也。既親乎二、噬而嗑之易矣。如此以往、又何咎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腔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叶舌反

萊按。四曰睽孤、上曰睽孤。四无應而孤、上有應而亦孤、何也。曰疑之也。惟孤、故睽无左右之助也。朱子曰。見豕負塗、見其汙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脫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見字一氣貫下。非實有所見也。上居明之極、過用其明者也。過用其明則不明矣。羣疑生焉。又以其明也、疑終得釋。漢光武之明、而疑馬援。朱勃曰。孤立羣貴之間、旁无一言之助。以是知孤足致睽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萊按。同人、同也。以六二之故、三則伏戎于莽、四則乘其墉、五則大師克相遇、皆始同而終異也。睽、乖異也。二與五睽、二巷遇、五噬膚。三與上睽、三有終、上遇雨。初與四睽、初見惡人、四遇元夫。皆始異而終同也。蓋同人之時、其心肆、肆則召爭。睽之時、其心危、危則求合。未有肆而不敗者、未有危而不安者、此理勢之必然、而易之所以垂戒與。

喬氏易俟卷之十一　終

寳應喬　萊述

䷦ 艮下坎上

程傳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萊按坎配諸卦凡十有四大半以險難為義蹇解反對之卦也坎遇艮止乎險也曰蹇坎遇震動而出乎險也曰解當蹇之時不揆形勝不能濟也不遇才賢不克救也西南坤方地也平易也東北艮方山也險阻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也九五剛中正而當天子之位大人也利見之以成濟蹇之功

貞而吉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萊按屯曰難蹇亦曰難屯之難在造化故居險貴其能動蹇之難在世道故見險貴其能止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泉峰龔氏曰蹇合東北艮坎成卦西南其對方也利西南而得中出乎蹇之[illegible]不利東北而道窮止乎蹇之地也[illegible]往得中者解下卦之坎往而為[illegible]之仍而得中也其道窮[illegible]卦之艮止于險難而不[illegible]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萊按卦有見險而止之義以二體也事外之人也保身也爻有往則有功之義以二五也事中之人也救世也瞿唐來氏曰往有功之往即往得中之往九五當位德足以屬天下之心勢足以召天下之士明信義于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其邦乃底定也有此三者方可濟蹇故贊其時用之大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萊按蹇之時不賢者尤人而已君子曰反身賢者

立功而已君子曰脩德聖人道理如此

初六往蹇來譽

萊按初在下不宜往也艮體也能不往也周公誡之曰往則遇險來則得譽曷譽乎見幾于早君子許其智矣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為後代之指笑者有間哉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叶題也

萊按六十四卦之中聖人設需之一卦教人以待之義蓋時當險難濟之不能化之不可唯靜以待

之時无不務事无不濟險可出身可安也初在下
于待尤宜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萊按見險能止爲事外者言之也使六爻皆見險
而止誰與任天下之事者諸爻戒其往許其來二
不取往來之義何哉濟蹇之臣無所逃其責也曰
王臣乃心王室者也曰蹇蹇備歷多艱者也曰匪
躬之故公而忘私能致其身者也曷爲乎不言吉
凶也曰蹇難方深險爻才弱成敗利鈍非所逆覩
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韻叶也

萊按終无尤堅良臣任事之心杜後人責備之口
也朱子曰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九三往蹇來反
萊按三近于坎險在前也艮之主也乃見險而能
止者故有來反之義曰反既往而反也非若初之
未往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萊按二爲內卦之主方蹇蹇求濟三陽爻有濟蹇
之才反來就二二之所深喜也益濟蹇非一手足
之力故三欲其反四欲其連
六四往蹇來連

之義連于九三合力以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楊氏曰當位實者陰比于陽也易之爲義以得陽
爲實以失陽爲虛如翩翩不富皆失實者无陽故
爾
九五大蹇朋來
萊按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于五曰大者當艱鉅也
非常之蹇非群策群力不能濟也五陽剛中正下
有匪躬之臣上有來碩之助並來反來連之三四
皆合力以濟者可謂朋來者已如肅宗之得李泌
郭子儀德宗之得陸贄李晟蹇有不濟者乎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韻叶也
萊按中節則合乎機宜故朋來助之否則舉措乖
方朋必不來來亦無益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萊按初之往往而出也上之往往而處也初在下
隱則可以致譽上在上見則可以匡時故初以出
爲蹇而上以處爲蹇也來碩如李泌之至靈武成
碩大之功也利見大人從九五也諸爻不言吉而
上言吉者諸爻方在蹇中上則居蹇之極時將出
于蹇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棐按身在事外不欲與世相忘以濟世為志故曰
志在内五大人也上利見之故曰從貴
䷧ 坎下震上
〔程傳〕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
解解者散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于
險外出乎險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蟹
棐按蹇解反對之卦解利西南者難既解矣故不
言東北之不利而但言西南之利也當斯時也使
四方底定而无所往也則來復其所一切與之休
息吉也如殘孽未盡而尚有所往也宜早往早復

勿久為煩擾也武王克殷歸馬放牛即斯義也故
革之上爻亦垂征凶之戒○雲峰胡氏曰蹇言不
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
利險阻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
之不利大抵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畧有苛急即非
利以安靜為吉久為煩擾即非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隆山李氏曰以畫觀之四陰二陽坎險在前是為
蹇四陰二陽坎險已過是為解則解者蹇之反也
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為屯坎下震上為解則解者
屯之反也屯者難之方興解則難之已散蹇之止

于險下固不若屯之動于險中屯之動于險中又
不若解之動于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程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
則得衆心之歸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進齋徐氏曰乃得中指二也蓋天下禍亂已散來
則復反于安靜之域不事煩擾此以靜而吉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建安丘氏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
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

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
時大矣哉
進齋徐氏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
拆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
意流行充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棐按大難既解之後天下之有罪有過者多矣赦
之宥之固以布維新之政亦以安反側之心也時
乃應爾道亦宜然若董卓既誅王允不赦傕
汜所以亂也安祿山之亂既定肅宗六等定罪藩

鎮之所以叛也。

初六。无咎。

(本義)難旣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叶九)也。

中溪張氏曰。居解之初。患難方散之時也。初才柔位卑。未能有爲。幸而初四相應。剛柔交際。以此處解。揆之于義。自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萊按蹇之往解之二。往而爲蹇之五也。解之來蹇之五。來而爲解之二也。兩爻皆言得中。是蹇解二卦皆以坎之一陽之往來爲重。猶需訟二卦亦以坎一陽之往來爲重也。難旣解矣。惟以去小人爲急務。二剛中之才。上應六五。有去小人之權者。程子曰。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也小人也。田而獲之。得中直之道。貞而吉也。卦中言君子言公。皆指二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叶斗)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萊按負且乘者。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夫小人何由而乘君子之器哉。蓋大難旣解之後。有功者不必皆有德之人也。有位者不必皆有功之士也。唐肅代時。安史之難旣解。少陵詩曰。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又曰。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是也。故斯義于解之三爻發之。貞吝。先儒謂雖以正得之。非也。若以正得之。不爲負且乘矣。言雖拜爵公朝。自以爲榮。然終可羞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叶九)也。

萊按負且乘。小人自以爲榮。由君子觀之。但覺其可醜而已。小則爲寇。大則爲戎。不曰寇而曰戎者。甚之也。用小人者。盍思斯義。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佳買反象同)

(程傳)四。大臣也。下應初六。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朋至而誠合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東谷鄭氏曰。四之所自處者不當。宜小人之所附麗也。必解去之。然後孚于其朋。朋陽剛之類。謂二也。拇在下之陰。謂初也。萊按程子謂拇爲初。鄭氏謂拇爲三。鄭氏較勝。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建安丘氏曰。險難。小人之爲也。小人情狀最爲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也。蓋生天下之難者。莫甚于小人。而人君能解天下之難者。莫大于君子。唯六

五之君得君子以爲解難之助。此小人之所以心
服而退聽也。○雙湖胡氏曰。嘗觀卦體不吉。諸爻
雖得位以剛中正之君。幾濟之不足。蹇九五是也。
卦體旣吉。諸爻雖不得位柔不中正之主。亦處之
有餘。解六五是也。以知卦有吉凶。實係卦體而不
專係六爻明矣

彖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東谷鄭氏曰。釋者多指公爲上六。遂失其義。繫辭
極言藏器待時之美。安有難解之時。陰柔處上。能
具玆美者乎。公之非上六也明矣。隼。飛翔于上。善

爲贅害。指上之陰而言也。墉。內外之限。在墉之上
而未出乎外。指上之位而言也。公射而去之。則解
道成矣。○按鄭先生之說是也。解之極。動之終。藏
者可勿藏矣。待者可勿待矣。獲也无不利。所謂動
而不括。出而有獲者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程傳〕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也所以
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 兌下艮上

〔程傳〕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童溪王氏曰。諸儒皆言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

此誤于卦變之說。而曰自泰來也。夫八卦成列。因
而重之。則艮重兌爲損。豈坤重乾爲泰。復由泰而
爲損耶。來按童溪之言是也。雖然。執卦變之說謂
自泰來者非也。悟卦變之非而曰不自泰來則損
彖傳曰損剛益柔。益彖傳曰天施地生。非對乾坤
而言耶。雖以艮重兌爲損。以巽重震爲益。而泰否
損益有脈絡聯貫之義。爲何。則上篇首乾坤。下篇
首咸恒。乾坤天地也。咸恒夫婦也。由乾坤而屯蒙
需訟師比小畜履歷十卦。凡陽爻三十畫。陰爻三
十畫而爲泰否。由咸恒而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
蹇解歷十卦。凡陽爻三十畫。陰爻三十畫而爲損

益。泰否者天地之合也。損益者夫婦之變也。是泰
否損益。乃二篇遥對之卦。六十四卦中之關鍵也。
故損益之成卦。非從泰否而來。而損益之得名。則
對泰否而發義也。其乾坤咸恒。皆歷陰陽六十畫
而爲泰否損益者。以天道人事而言。乃六十年而
甲子一週之義。又按咸恒何以殊損益也。曰。恒。長
男長女也。咸。少男少女也。長男長女。以道合也。合
之久爲益。少男少女。以情合也。合之久爲損也。
堯峯汪氏曰。上下經雖卦數不同。而其卦往往遙
對。咸恒與乾坤對。損益與否泰對。小過與頤對。中
孚與大過對。旣未濟與坎離對。上經主天道。乾坤

泰否剝復坎離皆天道之自然者也。下經主人事。
咸恒損益夬姤既未濟皆人事之必至者也。又曰
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咸恒者一物之天地也。泰
否者乾坤之合。坎離則天地之所以泰否也。損益
者咸恒之變。既未濟則男女之所損益也。否泰必
相循環然後能立天地。使无水火則天地幾于渾
沌。而并无所謂泰否矣。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此言水火之在天者也。損益亦必相循環然後
能成男女。使无水火。男女幾于冥頑。而并无所謂
損益矣。孔子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言水火之
在人者也。天道相禪而不已。人事相因而不絕。則

皆水火爲之也。是故天地消息于水火之中。男女
亦死生于水火之中。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萊按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則損民之事。國之
衰也。可不愼乎。孚信也。不得已而損民。民能信我
之非厲己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是也。如是則
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矣。然既不得已而取之。
亦當不得已而用之。雖祭享大事。二簋可用。況他
事乎。後世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何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叶杭

開封耿氏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益下則
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進齋徐氏曰。卦辭曰損有孚。彖辭曰損而有孚。加
一而字。其義曉然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
益盈虛與時偕行。

萊按孔子懼後世誤認二簋可用享。而享禮之亦
豐也。故補出二簋應有時。因時之一字推原損益
成卦之由亦有時也。損剛者損乾之三而爲兌。益
柔者益坤之上而爲艮也。有時者乾坤歷六十畫

而爲泰否咸恒歷六十畫而爲損益非時爲之耶
推之一切損益盈虛皆時也。故益曰與時偕行。損
曰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本義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萊按初在下民之象也。損下益上之時。當已己之
事遄往益上。无咎之道也。然在上者當斟酌而損
之。勿浚削也。曰已事遄往。示爲下者急公之義也。
曰酌損之。示爲上者恤下之仁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萊按下有急公之義則志合乎君上有恤下之仁
則志合乎民故曰合志尚指上九益上以弗損益
之爲大得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萊按損下益上之時爲臣者但知剝民以奉君非
貞也故有利貞之戒若剝民奉君以往凶之道也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惟弗損于民乃所以有益于
國也言利之臣戒諸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損其友
萊按繫辭之釋玆爻也曷言乎天地絪緼萬物化

醇也泰否者天地之交也曷言乎男女構精萬物
化生也損益者咸恒之變也曷爲乎見于損之三
也損三則爲兌益上則爲艮兌艮相合男女構精
盡天地交感之義成萬物化育之功故曰得其友
也平甫項氏曰六三不可以不損也六三損則初
二四五三上皆得成耦極天地男女之義不過如
此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義叶也
萊按三兌之主上艮之主少男少女夫婦之道貴
于專一若三人行則疑于所主矣故繫辭以致一
之說釋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萊按疾過也四大臣之位當損下之時以柔居柔
非能有所匡救者四之過四之疾也初之損損已
以益上也二之損弗損于民以益國也三之損損
陽以益陰也四曷損乎所貴損其疾而已程子曰
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至于深過爲可喜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叶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萊按損之五益之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違何哉十朋之龜大寶也大寶何象焉曰聖人之
大寶曰位也益之二在下而受上非常之益禪代

以前事也損之五在上而受下非常之益踐阼以
後事也曰或不期而至也曰弗克違受之非得已
也益之二臣位也故以永貞戒之損之五君位也
故以元吉慶之然皆天爲之也故益二曰享帝損
五曰上祐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叶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萊按二曰弗損益之勉之也上曰弗損益之幸之
也上居損之極極則當變時移事易損下者將變
而爲益下也弗損益之所謂惠而不費者无咎也
貞也吉也利有攸往也彖之義備于爻矣古 谷鄭

氏曰得臣无家者施益則得民之歸。非有遠近内外之間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萊按君子以益下爲志。二有此志者。上則行其志矣。故曰大得志。

䷩ 震下巽上

程傳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隆山李氏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兊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以益上之陰也。益卦巽在

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實。以益下之虛者也。下實而上虛則損下以益上。上實而下虛則損上而益下。上下相交。更爲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己无所寄。己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吾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益也。○平甫項氏曰。山吸澤之氣。亦損下也。風助雷之威。亦益下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程傳益者益于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萊按損之義損三以益上也。益之義損四以益初也。益之四損之三也。益之初損之上也。損上卦之四。益下卦之初。曰損上益下也。以上卦之下。下而爲下卦之下。曰自上下下也。平甫項氏曰。以利言之。損上益下。則民情悦。以道言之。自上下下。則君道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叶腔

萊按指二五也。益以興利。君臣皆有中正之德。何往而不利。是可慶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叶杭

萊按中孚利涉大川。曰乘木舟虛。益利涉大川。曰木道乃行。巽爲木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萊按以二體言。動而巽也。動則不懈。巽則善入。德業所以日進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隆山李氏曰。天施地生。指乾坤初體而言也。乾施一陽以益于下而爲震。坤以一陰上應于乾之生。

育而爲巽上施下生二者相濟无所不被故曰其
益无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杭叶）

萊按彖傳莫詳于益而未盡也。又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損三言時。又于益申言之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本義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進齋徐氏曰。初剛在下。爲動之主。益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宜用之爲大有作與之事。然位卑志剛力小任重則有所不堪。唯處之當用之審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輕用敗事先益有害皆爲有咎也○

馮氏曰。元者震初九之象也益之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爲之卦。故曰益以興利是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時叶）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萊按二。臣道也。爻辭與損五同。二非王也享帝之吉何以稱焉。蓋在下而受上非常之益其舜禹禪代之象乎。損益以反對爲義。益之二。上而爲損之五非禪代之義耶。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兩

爻同也損五弗克違而元吉者君道也。益二弗克違而永貞吉者戒以終守臣道也。迫享帝而吉。則天與之矣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益二曰享帝損五曰上祐皆天與之義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義曰或益之不期而得也。孔子曰自外來若宋太祖郎位之詔出諸袖中。非自外來也。王莽符命豈弗克違者。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illegible]叶）也。

本義或者衆无定主之辭。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萊按三多凶。故取益用凶事之象。凶事者遺大投艱除殘戡亂之類。古者命將出師而鑿凶門。此其義也。凶事何以益也。除殘戡亂益之大者。遺大投艱亦有增益其所不能之義。无咎與師之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參看。天下事不信不中未有能濟者。有孚中行則可告成功于公而用圭矣用圭受封爵之賞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萊按三多凶。故曰固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萊按三四皆不中。故有中行之戒。四大臣之位。以益下之事。告之于公。惟中行是以從也。從者何事

也。曰遷國也。曷言乎遷國也。雲峯胡氏曰。四自上而遷于初。初自下而遷于四。坤爲國。有遷國之象焉。夫遷國所以益民也。太王之去邠。盤庚之去亳。皆益民之大者。故周公于益四發遷國之義。○平甫項氏曰。遷國必有依也。周之遷也依晉鄭。邢衛之遷也依齊。得其所依也。許之遷也依楚。蔡之遷也依吳。失其所依也。蔡氏曰。依依五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志叶）也。

萊按以益民爲志。公之所以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隆山李氏曰。剛中有孚衆。惠心者。非可人給而家

養之也。聖人之仁。如一氣之春。舉斯加彼。使欲富壽安佚之心。皆遂所欲也。我之所惠以心。則人之感惠以爲德矣。

萊按曰有孚益下者。責有其誠也。曰惠心益下者不徒有其政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志叶）也。

萊按損益凡五言志。損初曰上合志。二曰中以爲志。上曰大得志。益四曰益志。五曰大得志。是益下者君子之志也。損下者豈君子之志哉。故益以益下爲得志。損以弗損于下爲得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萊按上下之心相應也。五有孚于下。故下亦有孚于五。若上九者。居益之極。極則當變。是上无益下之心。而求益于下者无厭。下之所以莫益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非唯莫益而且或擊之也。東谷鄭氏曰。巽極而居之以剛。在上而下繫于動。是之謂立心勿恒。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叶）也。

東谷鄭氏曰。身不安而動。心不易而語。交不定而求。皆偏也。偏者知責人而不知自責也。剝下者自謂下之莫己何也。擊自外來。非其意之所及者。

喬氏易俟卷之十二

喬氏易俟卷之十三

寶應喬　萊述

䷪ 乾下兌上

程傳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萊按剝復夬姤消長還對之卦也夬姤列于下經者貴陽賤陰之義。

隆山李氏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古快反號傳去聲九二爻同本義戶羔反

萊按五陽決一陰決之易也聖人不敢有易心焉曰揚于王庭舉其罪也歸其權于君也曰孚號孚衆志也合衆力也曰有厲窮或生變厲實有之未可忘戒懼也先儒之釋告自邑也或曰自治也或曰與天下共棄由近及遠也萊謂古之大夫有食邑凡易言邑者食邑也泰上爻辭曰勿用師自邑告命夬彖辭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合而參之泰上小人盛也夬小人衰也小人之盛衰不同而君子處小人之道則一也泰上之時小人將害君子當告邑人以命亂之故俾戒懼以避小人之難夬之時君子將決小人當告邑人以孚號之厲俾戒懼以消君子之災自治也而兵則斷斷不可用也何進誅宦官而用兵遂致董卓之亂李訓鄭注誅宦官而用兵遂生甘露之變以知泰上之勿用師夬彖之不利即戎聖人固戒之于早矣夬剝之反也剝不利有攸往故夬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萊按以二體言健而說也聖人于健而說之中發決而和之義從後世君子攻小人者過于激烈斯義也雖然惟五陽決一陰故能不動聲色而去小人非然決且不能而況和乎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萊按一柔而乘五剛其位甚高其勢甚盛非揚于王庭烏能決之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萊按其危乃光不危不光也如陳蕃竇武將相同心而誅宦官元危之一字變生不測不光孰甚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萊按古之以兵攻小人者身敗而國亦亡故曰窮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萊按一陽之復利有攸往矣至夬而往將長而為六陽也故曰剛長乃終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雲上于天則澤不及下澤上于天則天之所以澤
萬物者決矣君子觀澤決于上而注下之象則施
布其祿以及于下也居者積而不流之謂若史所
謂奇貨可居之居是所忌也（集中吳張氏 隆山李氏）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雲峯胡氏曰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
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壯之初而壯于趾
征凶有孚夬之初而壯于前趾往不勝宜矣夬五
陽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用壯固有
不勝之理不可不戒

菜按夬初之咎視壯初之凶有間矣此四陽五陽
之別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叶九）
誠齋楊氏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
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孔子斷之曰
不勝而往咎也○潛齋胡氏曰京房欲去恭顯而
卒困于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
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音暮）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
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菜按惕號告君子決小人之道也有戎勿恤堅君
子決小人之心也裴晉公之平蔡可謂莫夜有戎
而勿恤者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傳莫夜有戎可懼也勿恤者處之善也唯得中
道故知惕懼而有戒備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頄求龜反）
本義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
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
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
私愛則雖合于上六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爲
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

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九叶）
菜按有凶以事言无咎以理言周公曰有凶孔子
不言有凶周公曰无咎孔子曰終无咎其勸君子
決小人之義明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臀徒敦反 次七私反 且七餘反 [illegible]）
西溪李氏曰四與上同在君側任望已重无意除
亂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故臀无膚欲

往則與上六同事。心不能斷。故其行次且。四若能讓羣陽以進。而已隨其後。如牽羊然。則悔可亡。然四不中正。非能決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萊按四當多疑之位。故猶豫不決。不能決去小人。如王莽亂政。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之類。故聖人深惡之。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閑辨反又胡練反

萊按陰者陽之所求也。卦惟一陰。而五比之。又兌體善說。竊據高位。雖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未能毅然決而去之也。莧陸。程子曰。馬齒莧。曝之難乾。

感陰氣之多者。東谷鄭氏曰。莧陸也。善蔓刈之復生。象小人之難絕也。夬夬。決之也。中行。戒之也。正其罪而決之。合乎中行之道。何咎之有。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萊按中未光者。暴君心之非也。如唐文宗與訓注同謀以誅宦官。豈得謂之光乎。

上六。无號。終有凶。

本義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厚齋馮氏曰。易于剝見剝一陽之易。于夬見決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雖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麗之不去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萊按小人得志之時。氣燄薰灼。若有不可敗之勢。然无終不敗者。故周公曰終有凶。孔子曰終不可長。快之也。聖人愛君子。故戒之于其始。聖人惡小人。故快之于其終。

䷫ 巽下乾上

程傳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一陰始生于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

萊按天道不能有陽无陰。人道不能有君子无小人。易之爲書也。雖致謹于消長往來之機。而由姤至剝。由復至夬。皆示人隨時善處之方。未敢輕言

去小人也。合而觀之。姤之一陰。包之而已。遯之二陰。遠之而已。否之三陰。避之而已。觀之四陰。化之而已。剝之五陰。寵之而已。復之一陽。脩身而已。臨之二陽。感之而已。泰之三陽。交之而已。壯之四陽。往焉而已。夬之五陽。決之而已。十卦之中。惟五陽一陰。方敢言決。而尚有惕號之厲。則小人豈易去哉。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古豆反取七喻反

中溪張氏曰。姤一陰方生。始與陽遇。而遽曰女壯何也。蓋陰陽往來。機不容息。未有剝而不復者。亦未有夬而不姤者。夫一陰方決于上。而一陰已生

于下陽不期陰之來而與之遇逅故名曰姤自姤已往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皆初六之爲也非女壯而何女壯則男弱故以勿用取女戒之也○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勿輕一陰之微而覬覦之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蕤賓則陰爲主而陽已爲之賓矣

萊按復一陽姤一陰往來消息不可无也聖人于一陽生曰反一陰生曰遇内陽外陰之義著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萊按天地有氣運聖賢有補救女方壯也又復取之是長其壯也故彖曰勿用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叶杭也

萊按坎險難之卦聖人發出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一種道理以盡險之義姤陰生之卦聖人發出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一種道理以盡遇之義而易无剝義矣天地相遇坤之初六變乾之初九也剛遇中正二五之應也天地不遇則品物何由而章君臣不遇則治化何由而行隆山李氏曰一陰生于五月品物咸章時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涑水司馬氏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序禹稷皐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則泯泯于衆人之中後

世誰知哉姤之時義大矣萊按司馬公[illegible][illegible]家而居洛下亦不遇于時也故發斯義使不遇自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邦人君尊居九重與民无相遇之事唯王言一布則萬國快覩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履反又女紀反蹢直益反躅直錄反

程傳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陰長則陽消制之當于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之至也

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有所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羸弱之豕雖未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心常在乎消陽也制之于微則无能為矣萊按初之吉以程傳為是子也本義戒小人也童溪王氏曰初六之誡曰設若所以戒君子矣然聖人也不又設為豕孚蹢躅之象使君子不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也從程子是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爻觀之則曰豕于二四觀之則曰魚于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物而在下之象

萊按姤之初夬之上也方决于上旋生于下可畏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叶也

汧水趙氏曰小人柔邪佞媚引類呼儔其牽連而不絕猶之絲也柅以運篗篗以繫絲愈繫而愈不窮一陰初生固漸進而必壯九二繫之終不能出彌綸範防之外金柅之喻取象甚精柔道牽之詞釋象甚白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中溪張氏曰魚陰物之美者指初六也初與四為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為主而四為賓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賓

萊按初四正應而二近也遂舍四遇二見陰之不正也初四之有也二有之則四无之矣二之利四之不利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揆之于義則不及賓矣本義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為害廣矣與孔子義不及賓之象不合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萊按朱子之釋臀无膚其行次且也曰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是也姤夬之反也姤之三夬之四也皆

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何哉夬一陰在上四目覩其惡而比肩事主居則不安也下三陽將進而決之四遲疑猶豫其行次且也如王莽將篡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也姤一陰在下將盛而消陽三不能居而制之又不能行而遠之危道也如伾文用事韋執誼曰我輩尚可在此位乎臀无膚之義也王安石參政司馬溫公歸洛下其行次且之反也何以无大咎也三與初非比非應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叶也

萊按行未牽咎三也曷言乎咎三也可以行也而次且焉是以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臨川吳氏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爲二所得。故二之包有魚而四之包无魚也。已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也。何言起凶也。程子曰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袁萬反

本義民之去。已由已遠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棐按姤主一陰。爻中曰豕曰魚曰瓜。皆陰象也。杞朱子曰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剛中之君。制在下初生之一陰。譬之以高大堅實之木。而包柔蔓之

瓜。亦甚易矣。而含晦章美。何哉。蓋一陰之生。良非偶然。乃造化消息之機。自天而降者也。易中陰居陽曰含章。又臣道也。五君位。以陽居陽。而曰含章于以知天命之難回。而一陰之可畏也。雙湖胡氏曰。九五本飛龍在天之主。自乾之初陽變而爲陰則潛龍變爲羸豕。一小人之進。扃而頓更事體。大異。重煩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于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可畏哉。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棐按九五也。而含章焉。其不得不然乎。非中正之德不能有此學問也。舍去聲 天地有氣數。帝王有補救。五之志。未肯安之于命。而聽陰之長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棐按角者上之象。爭之義也。上以剛居姤之極。不能如二之繫五之包以制小人。致相爭鬪。君子之羞也。然邪正不並立。君子與小人爭。詎可咎乎。乾至上而亢。坤至上而戰。皆窮也。姤上之吝。亦由于窮。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 坤下兌上

程傳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

萃。亨。王假有廟。假更白反

棐按萃者渙之反也。渙言王假有廟。萃亦言王假有廟何哉。蓋人心既散。而祖考之精神不可不聚。人心既聚。而祖考之精神轉可或散乎。西溪李氏曰。宗廟者人心所繫。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祖初興。立漢社稷。皆以繫人心也。

利見大人。亨。利貞。

程傳人聚則亂。物聚則爭。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爲苟合。安得亨乎。故利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臨溪王氏曰。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用大

牲。非吉與剥之時。不利有攸往。萃之時。有攸往。非利與。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音悅

萊按。順以悅。上下一心也。剛中而應。君臣一德也。口故聚。不如是不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臨川吳氏曰。致者。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汴水趙氏曰。九四近在君側。當三陰之塗。爲三陰者宜上萃于五。以臣萃君。斯爲得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臨川吳氏曰。物聚人聚而衆多之時。祭者宜盛。居者宜往。此皆順天道之自然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時掌反

汴水趙氏曰。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潴。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戎器。戒不虞。居不忘危。所以保其聚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萊按。初之孚。孚四耶。孚五耶。曰孚五。其不終也。不終于四耶。不終于五耶。曰不終于五。曷言乎孚五也。曰比之初。孚五萃之初。亦孚五矣。比何以有終而萃不終也。曰比一陽受五陰之比。无貳其權者。萃二陽受四陰之萃。君弱臣强。比之初无應。萃之初應四也。四。正應也。曷言乎亂也。曰大尊王之義也。彖傳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聚于君爲正。聚于臣爲亂也。猶顧之上九。六三其正應也。而孔子曰道大悖。所以嚴君臣之分。謹謟附之防。豈得以正應之故。失尊王之義耶。儒者拘正應之說。謂初不終于四。而志亂妄聚。夫卦惟二陽。不聚于四則聚于五。五。君也。豈聚于君爲亂耶。嗚乎惑已。當是

時。强臣擅政。知有四而不知有五。若呼號黨類。以萃于五。則一握爲笑。曷笑乎。笑其不達時務也。惟勿恤其笑。往萃于五。則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辞計

汴水趙氏曰。位本應四。義當萃五。去就兩難。決擇靡定。則志亂也。志亂。此孚之不終。萃之不正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羊略反

萊按。初之孚不終。應四也。二之孚用禴。應五也。二中正。其孚五也不憂其變矣。然當此之時。羣陰多萃于四。爲二者當曉以尊王大義。引之共萃于五。吉而无咎之道也。萃也。[illegible]者胡取乎用禴

二義也人君孤立于上分愈尊誠愈隔矣東坡曰
尊卑闊絕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君臣之義薄此
聖人取象于用禴爲利之意與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叶也
萊按初之不終則初變矣二以中故能不變曰未
變亦幾幾乎爲四所變矣強臣擅政危矣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建安丘氏曰萃初三兩陰皆萃四者聖人不欲其
以不正相萃故于初曰乃亂乃萃于三曰萃如嗟
如深戒夫四也不可萃也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
欲其舍四而萃五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

萊按三何爲而嗟也欲萃于五爲四所隔故萃如
而嗟如徒嗟無益往而萃五則无咎也然楚囚對
泣亦小羞矣聖人于二曰引于初于三皆曰往其
勉人遵王之義深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未詳
九四大吉无咎
平甫項氏曰四下比于坤獨當三陰之萃遂爲成
卦之主无尊位而得衆心故必大吉而後可以无
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平聲也

萊按位不當言不當人君之位不可受衆陰之萃
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建安丘氏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專則衆陰
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
陰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
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元永貞之戒
萊按五以君位受衆陰之萃无咎者也其未孚者
脩元永貞之德以來之悔可亡矣四曰位不當无
受萃之位也五曰有位幾幾乎僅有其位也初之
有孚不終與五之匪孚相應不孚于五者萃于四

也如彼何哉脩德而已比彖詞元永貞萃五爻詞
亦元永貞比天下之道萃天下之道大畧同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萊按衆萃于四五僅守位何光之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建安丘氏曰萃之終兌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
理之常也能于聚終說極之時以憂戚處之則无
咎也〇平庵項氏曰齎咨兌口之嘆涕洟兌澤之
流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叶常也
萊按下有九四強臣以分其萃而五有位未光能

安于上乎。此其齋咨涕洟也。

䷭ 巽下坤上

〔程傳〕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為卦坤上巽下。木生地中。長而益高。升之象也。

萊按地中生木。自下而上。升之義也。而成卦之主則在萃之二。升而為升之五。為帝王踐阼之象。雜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曷言乎不來也。曰升于上不返于下也。非踐阼之義。胡為不返于下也。先儒謂唯文王當之。是也。曷言乎文王當之也。曰乾之龍飛。堯舜之揖遜也。革之虎變。湯武之征誅也。以

柔而時升者。文王也。龍之飛也。至四而躍。虎之變也。至四而改命。以故階之升也。至四而有岐山之享也。或曰。文王曷嘗踐阼哉。然武王之踐阼。即文王之踐阼也。故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今制舉家主仕進言。何啻說夢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潘氏夢旂曰。升自下而上者也。方升之初。宜擇所從。惟見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叶羌)也。南征吉志行(叶杭)也。

萊按柔以時升者。取反對之義。萃之二。升而為升之五也。以卦德言巽而順也。以爻位言。二剛中而五應也。此其所以大亨也。用見大人而勿恤何哉。大人君德雖著。夫位未升。勿恤者。堅遠邇歸附之誠。慶孰大焉。南方之卦離也。明也。南征。舍暗而趨明也。君子之征。將行其志也。趨于明。則其志行矣。

平菴項氏曰。用見大人勿恤。戒陰也。南征吉。勉陽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萊按木之由小而高大也。順而積也。君子之進德也亦然。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即枯。德之進也。一日不積則退。

初六。允升。大吉。

萊按初何以允升也。曰升之義。自下而上也。初在下故升。又巽也。故允。信友獲上。宜其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程傳〕上謂九二。與二同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萊按東谷鄭氏曰。凡易言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

祭祀皆所以釋危疑也何則處危疑之地者惟誠
意足以勝之也其義之見于困萃者是已升之時
何以危疑也蓋天下重器王者大統由下而上有
危疑之道焉故乾之三危乾之四疑而況升乎先
儒謂升乃文王之卦利用禴者所以釋羑里之囚
受專征之賜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叶戲也
程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
下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萊按李氏曰初二臣之升也過乎二非臣之象商

之末也法度廢矣禮樂墮矣國雖大謂之虛邑而
已若無人也東谷鄭氏曰此伐密伐崇墉之義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叶義也
程傳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進齋徐氏曰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王
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柔順之至
也以順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
咎先儒多作亨字解獨朱子作享今從之大抵帝王之興未有不由于天與者故益二曰王用享升四曰享
萊按凡帝王之踐阼皆升也獨歸之文王何哉曰
亲以時升也見于四何哉東谷鄭氏曰文王有君

民之失德係之二不可也有服事之小心係之五
不可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中溪張氏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文王以服事殷
非順事乎宜其有亨通之吉而无僭通之咎六四
不言升者所以昭文王順事之心也
六五貞吉升階
雷氏曰六五貞吉升階先儒以爲踐阼益貞吉然
後可以升天子之位也○中溪張氏曰坤爲土故
曰階六五柔進而上行貞正則吉階而升之由岐
山而豐鎬可以尊處九陛之上矣

萊按繫貞吉于升階之上欲其正而後升也若宋
太祖逆取順守則升階而後貞吉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節齋蔡氏曰萃者澤聚于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
木升于上故六五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中溪張氏曰上六處坤之上升之極猶之晦冥陰
晦而猶升焉此進而不息者也然貞而不息則利
不貞而不息則何利之有若能以升位之心而移
之下升德則譬山之積塵海之積污愈增高大也
易曰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詩云文王之德之純純

亦不已。此非利于不息之貞也歟。○雲峯胡氏曰。豫上六冥豫戒以成有渝。升上六冥升戒以利不息之貞者。豫上震。震動也。欲動其悔過之心。變其豫不爲豫也。升上坤。坤順也。欲順其不已于進之心。移于不息之貞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傳 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

喬氏易俟卷之十三 終

喬氏易俟卷之十四

寶應喬 萊述

䷮ 坎下兌上

程傳 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疊山謝氏曰。困井相表裏。困爲塞。井爲通。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雲峯胡氏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爲卦。上下三剛皆掩于柔。窮而无所容。此所以爲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悅。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言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于亨也。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爲大人。非小人所能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說音悅

萊按。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于柔也。剛揜于柔。君子揜于小人。此其困也。困何以亨也。以卦德言。坎險也。兌說也。處險而能悅。无入不自得矣。蓋盛滿之時。不可不憂。困躓之時。不可不樂。處盈滿而不憂。必小人也。當困躓而不樂。非君子也。困而不失其所亨。唯君子能之。如

文王囚羑里演易，周公居東繫爻辭，孔子不遇删述六經，孟子不遇著孟子七篇，皆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又如夏侯勝、黃霸獄中授尚書，司馬遷腐刑作史記，薛瑄獄中讀易，亦困而不失其所亨者。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萊按先儒謂剛中兼二五言，非也，專指二也。易言乎專指二也。困井反對之卦也，井之剛中指五，困之剛中指二，皆坎之一陽也。推之需訟反對之卦也，坎之一陽在需為五，彖傳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在訟為二，彖傳曰剛來而得中也。需有乾之三陽，置而不論，專取坎之一陽者，處其少之地也，少

者多之所貴。又五也，訟之五，乾之陽也，而不主訟，考反對之義，不在乾也。需彖有孚，訟彖有孚，坎彖有孚惟心亨，困彖傳困而不失其所亨，皆指坎中滿也。又推之師比反對之卦也，坎之一陽在師為二，彖傳曰剛中而應；在比為五，彖傳曰原筮原永貞无咎以剛中也。又推之蹇解反對之卦也，坎之一陽在蹇為五，彖傳曰蹇利西南乃得中也；在解為二，彖傳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又推之渙節反對之卦也，坎之一陽在渙為二，彖傳曰剛來而不窮；在節為五，彖傳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又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合而參之，是重卦之遇坎者皆以

坎之一陽為之主也，易為主坎之一陽也。震之一陽在下卦為初，在上卦為四；艮之一陽在下卦為三，在上卦為上，非若坎之一陽居二五之位也。且此卦之震至彼卦而為艮，彼卦之艮至此卦而為震，非若坎之一陽往來上下于二五之中，合反對而取義也。其不主坎之一陽者，屯也，蒙也，反對之卦也。雖屯主初，而蒙未嘗不主二也，二坎之一陽也，彖傳曰初筮告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程傳當困而言，人所不信，以口免困，所以致窮。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平甫項氏曰：澤无水則悴，君子无時則躓。時命在天者也，委而致之，非我所能與也；志于道，志于仁，在我者也，雖困而必遂，非命之所能制也。致命象險，遂志象說。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臀徒敦反）

萊按繫詞曰非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不獨為三言之也。初之于株木、于幽谷，上之于葛藟、于臲卼，皆是也。蓋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若陰柔小人值困之時，顛躓迷亂，以危為安，處汙穢而不知避，機穽而不避，故周公取象種種變幻如此也。先儒之釋株木有二，或曰木之无枝者，或曰根株

也。萊謂根株之說是也。人之行也趾在下。人之坐也臀在下。无枝之木與臀何與焉而臀困耶。初下也。故言臀。言株木。又坎之下。暗之至。故入幽谷而三歲之久。終无所見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叶芒)也。

萊按幽不明。責初也。乃入陷穽而不知避者。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萊按彖曰大人吉。即此爻也。志未得道未行。以酒食自娛。乃困而不失其所亨者。朱紱方來去將應二也。利用亨祀。積誠意以感之也。循此而行雖凶亦无可咎也。平甫項氏曰。文王之囚。孔子之畏。縱

使不免。何咎之有。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叶腔)也。

萊按二之慶。不慶于朱紱方來。而慶于困于酒食者曷故哉。益困于酒食。乃學問大得力處。處困第一法也。如二疏避弘恭石顯之亂政。市牛酒以享故人。郭子儀避魚朝恩之譖。窮奢極欲。皆此義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汴水趙氏曰。守道而困。困其所也。身困而名彰。違道而困。非所困也。身名與之俱棄。遯居隱約。據其所也。怨天尤人。睢盱躑躅。非所據也。身且不保。家何可全。又奚有妻孥之樂。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程傳〕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萊按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四之來。拯初也。當困之時。不能驟通。又攝疑也。故其來徐徐。四入兌體金也。車人所乘也。以九乘四。不得其正。不可以行也。有困于金車之象。金車堅重之物。其行甚遲。拯人之困。徐徐若是。吝之道也。然其心未嘗忘也。故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叶胡)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志在于拯初也。不當位謂居

柔。故其行徐徐。有與謂與初爲正應。行雖徐徐終能就初而拯其困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說音悅)

〔程傳〕截鼻曰劓。傷于上也。去足爲刖。傷于下也。上下皆揜于陰。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赤紱。臣下之服。五。君也。困于赤紱者。困于臣也。然下有九二剛中之賢。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徐有說也。利用祭祀者。人君在困。求天下之賢。致其誠敬。若祭祀。然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開封耿氏曰。享祀。人臣所以祭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傳始爲陰揜无上下之與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于困也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受其福也○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彖辭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藟力軌反臲五結反卼五骨反）
程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旣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上處困之極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于困矣故吉○雲峰胡氏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趙氏曰五爻皆不言吉獨于上六言吉者當困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征凶九四來徐徐九五乃徐有說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平聲）也動悔有悔吉行（叶杭）也
萊按困于葛藟非所困而困者故曰未當征吉者行則吉也

巽下坎上

程傳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入于水下而上乎水井之象也○隆山李氏曰自古國邑之建必視其泉之所在以故公劉創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又曰坎者天一之水見于諸卦者皆下流之水故多以險陷其在卦而得水之眞性者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實其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服律于黙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温此坎之眞性也天下之水在冬而温者獨井泉而已汲汪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剥失其本性无復一陽之温矣獻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涕洟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
萊按困窮而通者水下漏窮也變爲井則下漏者復上出矣通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喪息浪反）
中溪張氏曰井德之地也而以不變爲德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汲之而不竭故无所喪不汲而不盈故无所得往者得水而上來者汲水于下往來皆井其

井則无饑渴之害矣。故曰往來井井。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程傳 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于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失其用矣。是以凶也。○建安丘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于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厚齋馮氏曰。繘，關西謂綆。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爲瓶，從缶則又瓦爲之者。此象巽木无疑。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上時掌反)

隆山李氏曰。坎二陰在外爲險陷，井象也。一陽居內陷二陰之中，泉象也。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汲，井之象也。井之汲爲烹飲溉濯日用可旣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萊按困井反對之卦也。困之二上而爲井之五，故改邑之象也。在困二剛中，在井五亦剛中，不改井之義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程傳 井以濟用爲功。水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无濟致用之具矣。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建安丘氏曰。古者井田之制，蓋取諸此。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乃計反)

本義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進齋徐氏曰。人品汙下，不能強于爲善，无用于世，爲人所棄，觀此爻可知所勉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下叶[illegible]) 舊井无禽，時舍也。(舍叶暑)

萊按文言于乾之初曰下也，乾之二曰時舍也。以位與時言也。井初小象亦同斯義。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射食亦反 鮒音付)

程傳 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乃井而如谷也。射注也。井上出則養人濟物，今下就汙泥，注于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井泥中微物耳。陽剛之才，本可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

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
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進齋徐氏曰。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
故也。人才生世。非果于暴棄者。皆可與爲善。由上
无應與。而爲之誘掖汲引。故上達難。下達易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息列反
中溪張氏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
泥者去。汚者潔。井之渫而可食者也。可食而人莫
食。爲我心惻也。甘潔之泉。苟上遇汲者之明。則美

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之
才。而上遇王者之明。則賢才見用。而天下並受其
利澤之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誠齋楊氏曰。行者惻之。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
于上者惻也。井用。一邑受其福。君子用。天下受其
福。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微堯之明。則大舜雷澤之
漁父。微高宗之明。則傅說巖野之胥靡而已。
六四。井甃。无咎。甃側舊反
中溪張氏曰。井甃者甓而脩之也。六四才柔。雖未
能施井養之用。而近承井冽之主。能甃而治之。脩

而潔之。將有汲引上出之功。而无汚濁不食之咎
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建安丘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
卦。甃井外以禦其汙。蓋不渫則汙者不潔。不甃則
潔者易汙。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冽音列
沙隨程氏曰。水始達曰泉。坎水之正性則寒。坎北
方也。○廬川毛氏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
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
也。故曰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叶貞
建安丘氏曰。井六爻惟五曰泉。蓋九五爲井之主。
位中而正。泉冽而寒。井之德已盡美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詩救反又如字
程傳。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
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
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
也。○平甫項氏曰。四未及物。故但脩。上已及物。故
勿幕。
萊按。井之六爻。專以自下而上取義。其剛柔比應
之類勿論也。初最下曰泥。二稍下曰射曰漏。三之

渫五之冽皆可食也渫在甃下曰不食冽在甃上曰食至上則上出爲功井道成而養之所及者普矣故勿幕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 離下兌上
程傳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故爲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萊按革去故也人有戀舊之心何能遽信武王克殷而殷多未化之頑已日乃孚之義也先儒謂就爲揖遜革爲征誅故革必元亨利貞其悔乃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萊按既未濟亦水上火下之卦也不取革之義何哉北方之水如長江大河非若澤之有時而涸也且男女有相濟之義交則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二女无相得之情相違則爲睽相畜則爲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說音悅當去聲

萊按革之義湯武之革命也先儒主改革命令而言謂盤庚之遷民久而安之已日乃孚也秦改井田爲阡陌封建爲郡縣鄉遂爲兵農皆革之不當而可悔者以至四之改命五之虎變皆主改革命令而言大非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
建安丘氏曰大而天地造化密運潛移革春而爲夏革秋而爲冬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況古往今來世代更變則革夏而爲商革商而爲周非湯武強爲之也不過順天應人而已○中溪張氏曰夫

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辭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臨川吳氏曰此變革之至大者也曆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西溪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萊按治曆明時發于革者不獨紀四時之變也改革之際曆數有歸須正朔之義存焉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鞏九勇反）

萊按先儒謂黃中色牛順物以中順自守解遯之二爻已大悖卦旨矣革之初九有何中順之義而取黃牛之象耶王輔嗣曰知其爲健何必乾之爲馬知其爲順何必坤之爲牛若按文責卦則有馬无乾今以中順解黃牛則有黃牛而无革之初九矣黃牛中順豈黃牛之革亦中順乎蓋取堅韌之義不取中順之義也鞏束之固也束之以堅韌之物俾不可有所爲也猶之遯之二爻亦取君臣固結之義中順何有焉革六爻畧同于乾乾之初九勿用革之初九豈可有爲鞏用黃牛象也不可有

爲意也得意忘象不其然耶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叶訛）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萊按已日革之彖辭也曷爲于二見之曰二離主也離爲日由初而二已日也已日乃革不輕用其革也如是而往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叶歌）也。

萊按行有嘉勉其行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瀘川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往則凶而居則危本爻適當其會也

萊按乾至三而厲故革亦至三而厲也若遽而革命非其時也退守臣節不自安也征則凶貞則厲也遲徊審顧至再至三人皆信其无利天下之心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萊按革之九四與乾之九四同此湯武革命之時也乾九四曰乾道乃革弁也曰悔亡革而當也有孚改命吉而孔子曰信志信其弔民伐罪之志也舊說改易命令非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叶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萊按乾之大人曰飛龍革之大人曰虎變先儒曰乾之飛龍有虞夏揖遜之義焉革之虎變有湯武征誅之象焉而大人則一也三曰有孚四曰有孚五曰有孚天下重器王者大統非詐力所能致也四改命而吉三何以征而凶也曰非其時也四改而虎變三征而曷往乎湯居亳也武之十三年養晦也征則凶貞則厲也貞厲者固守臣節亦危道也迨遲之至再遲之至三不得已而革我信人人亦信我孔子曰又何之矣過此以往則改命矣彖傳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四之悔亡革而當也乾之

或躍在淵曰乾道乃革四革之位也曰或躍疑詞
也舜禹之避也曰改命決詞也湯放桀武伐紂也
信志者信其有弔民伐罪之志無富天下之志也
五虎變而上豹變何哉豹隱于霧猶賢之隱于山
澤也莘之尹渭之望也文炳文蔚切虎豹說制度
文爲禮樂政刑之類是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叶彬)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棻按革至于上革道成矣其君子之高隱者乘時
利見有豹變之象焉其小人之頑梗者紹休臣附
有革面之義焉當是時宜歸馬放牛一切與之休

息故有征凶居貞吉之戒漢高帝困于白登唐太
宗敗于鴨綠皆昧于征凶之戒者○又按此論革
道之成取卦義不取爻義若指一爻而言豈上六
又爲君子又爲小人耶本義上六之才亦不可有
爲也失之千里矣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彬與君叶蔚音鬱與君字不入爲韻)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程傳〕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文羨

吉字彖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彖曰鼎象也
子夏傳云初分足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
也故曰鼎象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亨普庚反 飪入甚反)
程子曰以木入火所以亨飪享上帝養聖賢極
其用之大也
巽而耳目聰明(叶)柔進而上行(叶)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元亨(叶)
棻按巽爲耳離爲目以二體言有耳目聰明之義

聰无不聞也明无不照也以反對言革之二上而
爲鼎之五柔進而上行也以二五之應言五既有
中德又下應九二之剛受賢臣之助也兼此三者
此其元亨也○又按彖辭止元亨而字者惟鼎與
大有大有在累洽之後鼎在維新之時六十四卦
之最盛者文王兩元亨者其盛也孔子兩是以元
亨明其盛之非倖致也○又按易中柔進而上行
皆取離之一陰爲故也巽一陰在下卦爲初在上
卦爲四兌一陰在下卦爲三在上卦爲上惟離之
一陰居二五之位上行者由反對之二上行而至
于五也故皆取離之一陰

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東谷鄭氏曰以象言之則其器爲鼎以鼎言之則
其用爲烹飪以烹飪言之則其用爲享上帝養聖
賢然鼎之義不止是也革以改命鼎以定命知革
而不知鼎天下之亂滋矣周公定鼎于郟鄏體國
經野建中立極所以定民心而重國本也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雲峯胡氏曰陰柔在下于鼎爲趾象于人又爲妾
象顚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爲功也得妾而
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西溪李氏曰全
體一鼎分上下體爲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

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
三之鼎耳革六爻皆取鼎象故曰鼎象也
萊按鼎繼革之後其餘風弊政未能盡除故于初
發出否之義不然鼎重器也豈以顚爲利哉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
程傳鼎覆而趾顚悖道也曰未悖有傾出否惡之
時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程傳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雲峯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爲泉鼎

陽剛爲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
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
初爲泥二視之爲鮒鼎初爲否二視之爲疾皆陰
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
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萊按得中而應乎剛應二也二佐五以主鼎者以
剛居中有實之象聖人愛之深也故設戒以示之
初比二者也爲言乎仇也初有顚趾之疾能損我
也損我者我仇也二不即初初欲即二遠之不能
近之不可惟有道焉俾不我能即則吉矣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

萊按人患無實耳有實而不愼所之聖人所深惜
也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叶怡）
萊按人患不知小人之可仇也知其爲仇終无尤
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行下孟反）（塞悉則反）
萊按以二鼎而言四在上卦之下爲足三在下卦
之上爲耳以一鼎而言則四不可爲足故折足三
不可爲耳故耳革耳道也革則塞矣此如井之三
爻皆賢人在下位而未爲時用者故井三有甘潔

之泉而不汲。鼎三有雉膏之美而不食也。然賢才
不遇于時。非終不遇也。以剛正自守待五之求。將
陰陽和而為雨。虧其不遇之悔矣。鼎三曰終吉。井
三亦曰食福。其義一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倚叶
萊按耳之義在五。三曰耳。失其義矣。故革。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中溪張氏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也。初利而四
凶何也。曰初在鼎下。未有實之鼎也。鼎未有實則
趾可顛。顛之尚有出否之利。四在鼎中。已有實矣。
鼎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

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則舍舊
而圖新。折則器毀而用廢也。萊按中溪言象甚精。
而孔子之釋茲爻也。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
小而任重。發揮義理。无一語及象者。蓋立象盡意
欲人因象以求意也。儒者求象而不求意。聖人立
象何為哉。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本義。言失信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鉉玄典反
萊按五鼎之主也。于象為耳。中也。曰黃耳。鉉貫耳
以舉鼎者。以金為之。堅之至也。措之則安。舉之則

行利也。貞也。非利于貞也。曷言非利于貞。蓋文明
之至。得中應剛。彖曰元亨。豈有誡詞乎。○又按
鼎象革而其事則天命既改。正位布新。一代之規
模萬年之綱紀俱于是而定焉。鼎之為物也不可
不堅實也。曰金鉉。不可不華美也。曰玉鉉。卜險要
以建都邑。繕甲兵以固疆圉。肅法紀以正朝廷。治
農桑以安州野。金鉉之義也。作禮樂以肅朝廟。美
制度以煥文章。辨章服以別等威。習詩書以移風
俗。至教義也。若魏晉宋齊梁陳隋之君。能取天
下。不能治天下。乃知革而不知鼎。此享國之不
久。而天下迭亂。所以日滋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萊按二有實。五用其中以受二之實。即彖之得中
而應乎剛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萊按五曰金鉉。上曰玉鉉。定鼎規模。施之有次第
焉。兵農之後。繼以禮樂。更有文章。鼎至
此鼎道成矣。故大吉无不利。與井上九義同。皆
取卦義者。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節即叶
萊按玉剛而能溫者。象禮樂制度。協剛克柔克之
宜。又合五上兩爻取義。曰剛柔節。

喬氏易俟卷之十四終

寶應喬　萊述

䷲ 震下震上

〔程傳〕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震之爲卦。一陽生于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其象爲雷。其義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震亨。

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于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内。蘊結而不得出。于是乎奮擊而爲雷。震之初動。物咸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咸乃所以震陰達陽。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本義〕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平菴項氏曰。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極雷鳴所及之遠也。○庸齋趙氏曰。棘木爲匕。取赤心之義。長三尺。祭祀之先。烹牢于鑊。實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以匕出之。升于俎上。鬯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

彖曰。震亨。

萊按雷以動之亨之道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本義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董氏曰致福云者見君子當以危爲安也有則云者見君子不以忽忘敬也。

萊按聖人慮人于驚恐旣遠之後遂忘戒懼故于笑言啞啞之時補出有則一段道理使不得溺于宴安而自縱逸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建安丘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于中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本義曰震驚百里以雷言不喪匕鬯以長子言[illegible]震亨[illegible]作一看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illegible]來虩虩是[illegible]顯過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也不喪匕鬯文[illegible]是解[illegible]子又自說[illegible]事[illegible]隔[illegible]又曰震主器[illegible]未必[illegible]使有此[illegible]來只是使中方說[illegible]按象傳[illegible]可[illegible]宗廟社稷以爲祭主[illegible]中不喪匕鬯之義朱子謂未必[illegible]便[illegible]非是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作[illegible]時口變其說[illegible]氏曰語錄不[illegible]許[illegible]本義[illegible]當以語錄爲正此又今所不解者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瀘川毛氏曰恐懼者作于其心脩省者見于行事。○西山眞氏曰詩云敬天之怒无敢戲豫敬天之渝无敢馳驅鄕黨所載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皆此意也○中溪張氏曰宣王[illegible][illegible]之君也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脩德熒惑亦爲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脩省者也。

萊按聞雷而懼此以象言之也君子凡當危懼之時恐懼脩省則轉禍而爲福矣。

初九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吉。

萊按震全卦之義在初九一爻乃震之所以爲震者故直用彖辭而小象亦直用彖傳。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萊按當憂患之來而可危也宜擇高遠之處人跡不可到者躋而避之乃人多不及避而及于禍者貝爲之累也須喪其貝雖億之多亦不恤焉斯可

免已聖人懼人戀而不舍也開示之曰喪者未必喪也天運循環時無不移事無不過七日之期喪可得也安用逐爲如魏曹爽從天子出獵司馬懿閉城門爲變桓範勸其奉天子出幸討懿爽戀家室不從遂被難駑馬戀棧豆懿早知其無能爲矣。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萊按初四皆爲雷而初之雷威不可當也二乘之故厲。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萊按三漸遠于初故蘇蘇蘇蘇忘其危也忘其危則有眚矣聖人戒之曰惟恐懼以避之則无眚大

抵患難以避爲主故二欲其蹐三欲其行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平聲）也

臨川吳氏曰所居之位不當故宜行而去之

九四震遂泥

萊按四亦震之主也雷也雷出地奮者何遂至于泥也曰居陰也又溺于上下四陰而不能達也猶之具剛斷之才有所沉溺而不能自振者曰泥惜之也曰遂訝之也故孔子以未光譏之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萊按二乘初五乘四初震之主故來厲四雖震之

主居陰故往來厲初之來不可當也故二避之而億喪貝四之往來不定也五猶可爲也故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叶杭）也其事在中大无喪（平聲）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蘇落反 矍俱縛反）

萊按三遠于初漸忘其危故蘇蘇上雖遠于四而陰柔才弱迷其危而計無復之故索索矍矍三勉其行上戒其征何哉曰居震之極也極則將安往乎凶之道也然非震之不可避也惜其不早耳使能早爲之戒不于其躬于其鄰則无咎矣此聖人示人以遠禍之道也東谷鄭氏曰婚媾有言羨文也卦爻中无此義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叶極）也

萊按中有主則定未有所得故索索

䷳ 艮下艮上

［程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

萊按雜卦曰震起也艮止也易言乎起也一索而得男陽之始也萬物出乎震也易言乎止也三索而得男陽之終也萬物所成終而成始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程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得止之道而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叶杭）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叶芒）

萊按艮止也孔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可見聖一賢無枯槁寂滅學問用則行舍則藏是也光明二

寧最妙。不但時不當動而動者道不光明。卽時不
當靜而靜者道亦不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

平甫項氏曰。卦辭爲艮其背。彖爲艮其止。晁說之
氏曰彖亦當爲艮其背。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
說。今按古文背字爲北。有訛爲止字之理。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平甫項氏曰上下敵應。八純卦皆然。而獨于艮用
爲卦義者。他卦象雖相敵。情自相與。惟艮則上下
二卦陰陽各正其性而無外求之情。故有不相與
之義。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平甫項氏曰新安朱先生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
于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于行也。安世按彖辭
揭艮其背于上而總結之曰是以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則此三句皆自背言之也。夫背者自
視則不獲其身。行于人之庭。則不見其人。葢或止
或行皆无所覩也。

萊按是以二字從上下敵應不相與來。葢已見因
人而生。不見有人。則忘人並忘已矣。乃制之于外
以安其內之義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平甫項氏曰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相往
來之理。獨兩山並立各止其所。不相往來。人之一
身。至易止者背。至難止者心。能使心之所思。各止
其位。不貳不雜。則可以言止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程傳 初在下。趾之象。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事止
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陰柔患其不固也。戒以
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中溪張氏曰。股動則腓動。股止則腓止。是動止之

權不在腓也。九三居下體之上。爲艮之主。二既不
得以柔中之道拯三過剛之失。不得已隨之。豈其
心之所欲哉。曰不快。

萊按二何以不自主也。曰三艮之主也。二處其下
爲其所制。不自由也。故取此象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 三止乎上。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引眞反

萊按卦有六爻。三當其半。非可止之所也。三艮之
主。下卦之終。肆其剛而強止。止非其所。詎能安乎。
此如告子之強制其心者。限分而爲上下。則成相

隔之形夤列而爲左右則少相資之義心居其間
无所依託故其危至于薰心也汴水趙氏曰限限
隔也在身爲腰列分解也夤夾脊肉後爲夤前爲
心平甫項氏亦指列爲裂彭氏曰言輔不言口言
身不言面言夤不言心言限不言腹言腓不言股
言趾不言足皆不獲其身也敵應而不相與不見
其人也夤字從肉亦從夕字書作䏰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中溪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
身者也艮四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

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
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平甫項氏曰恐人誤以身爲正面故以躬解之但
背爲躬躬者見背而不見面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葉按輔者言之所由出也艮其輔止其言也止其
言非不言也貴有序也五君位也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可不愼乎言易致悔有序故悔亡雲峰胡氏
曰輔頰之兩旁骨背後可得而見者咸言其面故
并見頰舌艮其背故止言輔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本義正字美文叶韻可見

上九敦艮吉

程傳以剛居上爲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
篤者也敦艮也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
或失于終上九能敦厚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
也○平甫項氏曰上九與三相類皆一卦之主也
然九三當上下之交時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當
全卦之極時可止而止故吉聖人于三謂之限于
上謂之終終則時之所當止限則人之所強止

葉按震艮反對之卦也震之主在下故初九重于

九四艮之主在上故上九吉于九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雲峰胡氏曰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
自厚哉厚于始可不厚于終哉

䷴ 艮下巽上

程傳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
漸

漸女歸吉利貞

葉按漸進以漸也主仕進言仕進之道若女之歸
則吉也女之歸也漸也本義自二至五位皆得正
故又戒以利貞夫既得正矣又何戒焉且彖傳曰

其位剛得中也專主九五言二三四何與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萊按歸妹正言女歸之道漸以仕進爲義女歸象
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
萊按漸歸妹反對之卦也歸妹之二進而爲漸之
五曰得位得尊位也故往而有功先儒謂歸妹二
三四五皆不得位反對爲漸則二三四五皆得正
位是未達下文剛得中之義者且二三四五亦不
得言進
進以正可以正邦（叶崩）也

萊按釋利貞之義也進不正者多以立功名爲解
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惟進以正乃可
正邦
其位剛得中也
萊按上言進得位矣復言其位剛得中者明得位
之指九五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程傳）人之進也躁而不得其漸故窮漸之義內止
外巽故其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萊按木必以漸而高賢德必以漸而居俗必以漸
而善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萊按鴻之爲物也往來有時先後有序進之有漸
者故六爻皆取以爲象干水湄也于干象初之疎
遠也小子象初之卑下也曷爲乎厲也初進小臣
无應于上危道也有言何言也未孚于衆致多口
也然時位如此咎非自作于義无之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叶九）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衎苦旦反）
萊按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仕進之最吉者有鴻
漸于磐之象磐大石也鴻漸于此安之至也飲食

衎衎可謂委蛇退食者已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叶訶）也
萊按孔子懼人以素餐爲安也補出斯義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萊按平高曰陸艮體也漸于陸也三剛而不中者
剛則躁于進不中則比于邪躁于進象夫征不復
也知進而不知退也比于邪象婦孕不育也附柔
媢小人而不可告人也其凶宜矣此亦安所利乎
唯可用之禦寇何則剛故也雲峰胡氏曰雁羣不
亂止則相保禦寇象也○漸歸妹反對之卦故彖
取女而三以四爲婦五以二爲婦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叶)也利用禦寇順相保(叶部)也(離力智反)

案按三與初二皆下卦之艮也三上征而不返曰離羣醜五以二爲婦正也三以四爲婦邪也曰失其道禦寇所以自保曰順相保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案按鴻水鳥棲于木非所安也桷平柯也得平柯則安矣猶之四高位也以六居之處非其據惟巽順尚可无咎故小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周公象也孔子意也不有孔子小象何以知或得其桷之爲巽順哉讀易者求象而不求意亦惑已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案按陵高阜也象五之居尊位也下應六二爲三四所隔婦三歲不孕之象三以四爲婦五以二爲婦三四不正也故孕而不敢育二五正也故不孕而終莫之勝此如李泌爲元載盧杞所隔終當復合將二之飲食衎衎其亦有所待與同人二五同具斯義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叶韻)也

案按小象得所願是賢人君子爲奸邪所隔非人君之所願也嗚呼漸專言仕進之卦也初始進而厲三躁進而凶四非據而危仕進之途亦多故已惟六二一爻柔順中正有其德也上應九五有其遇也漸之最吉者已尚爲三四所隔致五有婦三歲不孕之象可慨也此高潔之士絕塵而奔望風而遠凌于霄漢之外也上之鴻漸于逵是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爾雅九達謂之逵无阻礙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出乎位之外如鴻飛雲路超乎事之外者也賢達高致可用爲儀則而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叶辭)也

䷵ 兌下震上

程傳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

先儒謂易中論夫婦之卦有四咸恒漸歸妹是也

案按漸之女歸象也非論夫婦之義咸恒則夫婦之義也而彖傳發感通恒久之理諸爻亦各自發義歸妹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雜卦曰歸妹女之終也是六十四卦之中專論夫婦之義者歸妹一卦而已故六爻不論陰陽內外上下皆從女歸發義

歸妹征凶无攸利

〔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又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征凶而无所利也○雲峰胡氏曰彖辭唯臨與井言凶否與剝言不利歸妹既曰征凶又无攸利六十四卦中不吉之甚者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本義〕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先儒以少女而從長男多用王輔嗣娣媵之說萊按孔子曰天地之大義豈專爲娣媵言之乎謂夫婦也六五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則妹稱君而娣爲媵矣平甫項氏謂宋帝呼后爲妹亦其證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進齋徐氏曰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覩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萊按兌爲妾初又在下无應娣之象也不足以有行也朱子曰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乃女之賤而才者猶跛之能履也往而相助其夫必有宜家之慶吉之道也兌爲毀折故初言足之跛而二言目之眇也（隆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萊按初以賤爲娣事之常也才而承助其夫故征而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萊按初二在下女之賤者也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故初言跛能履二言眇能視何以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不得志于時而抱道懷貞者女子象之此何義也凡女子之言貞者不變節之義也二其柏舟黃鵠之流與履所以行也視所以明也能行故相其夫而吉能明故燭于禮而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萊按四言待三言須何以分得失也曰四守正而不輕從人者故待三失德而人莫之取者故須何以知其失德也程子曰六居三位不正也柔乘剛

行不順也悅之主動非禮也又曰三在下卦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之故反歸爲娣亦可醜已漢上朱氏曰天官書須女之賤者非待之義也萊謂女不賤而爲娣識失德也若賤而爲娣何足怪乎從程子是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平聲)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萊按九四陽爻又上體也女之貴而賢者无應故愆期曰遲歸有所擇也曰有時獲佳偶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叶杭)也

萊按漸歸妹反對之卦也男子之仕也宜漸女子之歸也宜待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萊按泰五曰帝乙歸妹歸妹之五亦曰帝乙歸妹其義何以別焉曰泰之五象也歸妹之五實指其事以垂訓也蓋歸妹天地之大義自天子至于庶人其義一也惟帝乙之歸妹也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貴而能下也富而能儉也貴而能謙也可爲萬世則矣月幾望女之最盛者吉何如之來氏曰震東兌西有日月相望之象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叶杭)也

萊按貴而有中德故能如是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苦圭反)

萊按上何以无攸利也[illegible]上六无實是上之无攸利因无實也上何以[illegible]曰陰爲虛陽爲實凡易之言實者皆陽[illegible]六爻初三五陽位也九居二九居四陽爻也是一卦之中陰居陰位者上六一爻而已爻位之中已具无實之義故曰上六无實也陽在女爲賢爲才上无之此周公係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之象也程子曰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菹歜之類后夫人

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取血以祭卿大夫亦然女承事筐篚而无實則无以祭婦不能承祭祀致夫亦不能承祭祀而刲羊无血也承祭祀婦職之最重者不能承祭祀則當離絶矣何所往而利哉○又按爻詞雖士女並論而重在女[illegible]不能承祭由女之不能承祭也故小象言女不言士士對女而泛論非爻之中有可指以爲士者來氏指兌爲女震爲士不知上六震體也兌何[illegible]爲先儒執所應以解謂上爲女三爲士夫三反歸之婦也謂之士可乎況其釋三爻也又以三爲婦而以爲夫彼愆期之女固不可爲夫而三亦不[illegible]男[illegible]女

也先儒之釋九二也以六五爲配謂女賢而配不良其釋六五也曰下應九二爲下嫁之象是二五兩爻又倏爲男倏爲女也惟其影響是以錯亂不知歸妹六爻皆指女而言皆指女之歸而言故雜卦曰歸妹女之終也合而論之五女之貴而賢者初女之賤而才者四女之貞而吉者二女之不吉而貞者三女之失德而賤者上女之無德而不終者女歸之義備于此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喬氏易俟卷之十五 終

喬氏易俟卷之十六

寶應喬 萊述

䷶ 離下震上

程傳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盛大之義爲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致豐之道也

萊按豐時之最盛者多危詞何哉雖盛過而衰天道之循環滿而不溢人力補救而不專在此也蓋豐之盛與大有相近乃有安而豐危者大有之主明豐之主暗也柔以宜日中乃對症發藥而爻之曰蔀曰沛曰見斗曰見沬皆暗之所致也大有

之時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宋之真仁是也豐之時如唐之天寶隋之大業宋之崇寧是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假庚白反

萊按豐有亨義豐亨之盛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盛過而衰可憂也聖人曰勿憂惟患不明耳日中則无所不照昃則有所不照矣故曰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萊按以二體言也明以動動合機宜矣安得不豐

王假之尚大也

萊按尚大之義傳中備出者非王者尚大何以至于大哉秦皇漢武皆尚大者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萊按幅員廣遠，人物繁庶，照察難周，釁孽易萌，唯
无所不照，乃可保豐，故曰宜照天下。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
乎。況于鬼神乎。
萊按聖人教人，多恐懼脩省，而玆言勿憂者何哉
善乎項先生曰漢高祖之除彭韓黥，蕭何疑陳平
唐太宗之殺劉洎李君羡，皆既豐之後憂之深也
聖人曰是不必憂，愈憂則愈惑，非保大之道也。君
人者昭吾明德，如日之中，照臨下土，豈有陰慝敢
干其間哉。雖然，日月爲高矣，猶有昃食之虞，天地

爲大矣，猶有盈虛之變，人之智不免于死生鬼神
之靈不免于聚散，則豐亦豈吾之所能常有哉。使
失之亦常理也，又豈憂慮之所能如何哉。此聖人
極言勿憂之理，而因以足卦辭日中之義，使知中
者人之所當勉，而昃亦非人之所能爲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折之舌反
萊按聖人論刑，惟欽惟恤，玆獨折獄致刑何哉。蓋
豐之時，人心侈大，驕奢淫欲，僭竊無等，子產之鑄
刑書，叔向之用重法，皆此意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程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初

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
謂四爲配主，配猶匹也。初于四云配，故四于初云
夷也。旬，均也。雖均陽也，而可无咎，往而相從則能
成其豐，故云有尚。趙氏曰配如妻配夫也。主猶孟
子爲主所主之義。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災叶
〔程傳〕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相資則相求，初
四是也。故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事，在降己以從
若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萊按豐之異于大有者，大有明在上也，豐明在下

也。二離之主也。二明而五暗，有豐其蔀日中見斗
之象。離爲日，雷在上，則日有所蔽，故暗也。主暗則
易疑，臣明无足召疑，二之所以不可往也。然君疑
而臣不可不信，惟積誠以感之，以信化疑，則能發
六五之志而致來章之慶矣。五疑，故二不可往，二
信，故五終使之來。來往二字相應，如屈原賈誼之
徒憂思騷怨，皆不能有孚發若者。不永趙氏曰蔀古書無訓至顧野王始訓覆明王輔嗣之說也今從之豐其蔀大有所覆蔽也日中適言晝非止在中晝本晝明晝則幽于日而不見日者陽之陽也或食而幾既則星々燦然以著陰之陽也體大故先見大乃盡見小星疑疾脩昧所致孔子漢葬日有食之曰安知其不見星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志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萊按日中見斗可謂暗矣且見沬焉暗之至也三陽剛明體堪爲股肱者乃應上六上三歲不覿則三終不可用矣故有折其右肱之象然所遭如此非三之咎也故无咎沛作斾幡幔也沬小星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叶弦)也

萊按爲大事者非君臣合德不可若小事則隨時隨事補救斡旋皆聖賢不容已者故聯言小事吉茲爻言不可大事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萊按二曰蔀曰見斗四亦曰蔀曰見斗其義何以別焉曰二之見斗五之蔀也四之見斗四自蔀也

曷言乎四自蔀也曰二明體四非明體也孔子曰位不當爻曰幽不明咎四非咎五也當是時君暗于上二見疑三終不用四覥顔高位周公所以諷其去也曷言諷其去也曰夷主初也初在下而四遇之是去而就初也故孔子曰行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平聲)也日中見斗幽不明(叶芒)也遇其夷主吉行(叶杭)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萊按五暗主也本无慶也无譽也不吉也聖人盡策以導之曰若能致六二之來賁其明以照天下有慶也有譽也吉也二離之主故曰章嵩指二言也先儒謂來致天下之明殆不然已唐明皇不來張九齡所以亂也德宗來李泌所以亂而復治也但來六二便是保豐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叶腔)也

萊按六五不應吉也六五能吉可慶孰甚吉在一人慶在天下來章之功大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人

爻按上六居卦之終豐之極也去明最遠暗之至也豐其屋侈大之象也蔀其家障蔽之象也闚其戶闃其无人空虛恍惚之象也三歲時之久也三歲不覿久而不悟也豐莫豐于秦皇漢武之時暗

莫暗于入海求神仙之事此爻似之矣孔子曰天際翔也天際者高遠空虛之處翔于天際非求神仙之象乎又曰自藏也諺語自瞞自也李少君死武帝曰不死化去耳非自藏乎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 艮下離上

程傳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吳氏應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

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旅小亨旅貞吉
萊按羈旅之時亨詎能大曰小亨然不可失正也
曰貞吉造次必于是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
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萊按先儒謂旅不取君義人君无旅也是大不然
卦之名旅者專取君之旅也何則彖傳柔得中乎
外是也曷言乎柔得中乎外也凡重卦之還坎離
者以坎之陽離之陰主其卦以其據二五之地也
豐旅反對卦也離之一陰在豐爲内卦之二在旅

爲外卦之五柔得中乎外也是尊取君之旅也順
乎剛一陰麗二陽之間旅之義也小亨也以二體
言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處旅之道也貞也
旅之所以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雲峰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
時義所以爲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萊按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皆從旅發羈旅之實
刑者或依傍之無人或衣食之不繼若濫刑若留
獄不應死而死者多矣聖人愼重民命乎刑雖不

得以旅人而不用不敢不明不敢不愼也若獄則
斷斷不留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平菴項氏曰君子之旅以行道也小人之旅以求
利也二者皆非明不審若止于瑣瑣則胥失之矣
瑣瑣細小貌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叶茲也
臨川吳氏曰柔而居下其志猥陋故曰窮 中虞
張氏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

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叶怡也
程傳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
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建安丘氏曰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
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
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
哉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平聲也
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汴水趙氏曰。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矣。資貨也。以潤身也。斧器也。以致用也。旅而兼得。若可安矣。然旅貴于行。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捐親戚。棄墳墓。僑寄于異鄉。寧不動故山之思。是猶有不快于心者。

萊按四爻之義。如李陵之在匈奴。庾信之在北周。答蘇武書。哀江南賦。其心豈能快耶。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叶也。

汴水趙氏曰。以六居四宜也。九而居之。于位爲未得。旅而暫止宜也。今而久居于旅。爲未安。雖有資斧之得。中心則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食亦反

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萊按先儒謂人君无旅。五不取君義。是殆不然。君之未卽位而旅者。如晉文公之亡楚。考烈之質是也。旣卽位而旅者。如夏臺之繫。羑里之囚是也。後世唐明皇之幸蜀。明英宗之狩土木。皆旅也。惟內文明而外柔順。故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叶也。

白雲郭氏曰。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上逮者天聽自我民聽。其道登聞于天也。蓋人君脩德于身。終致文明之盛。而上受天命也。若文王受命而詩言令聞不已。非人君在旅之義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萊按五先旅而得國者。上先國而後旅者。鳥焚其巢。無枝可棲。失國之象也。失國則一旅人而已。追溯其國之未失也。驕奢淫蕩。樂其所以亡者。先笑也。迨計無復之。銜璧輿櫬而爲旅人。後號咷也。離爲飛鳥。又爲牛。易。疆場也。喪牛于易。亦亡國之義也。此如孫皓之旅于晉。陳叔寶之旅于隋。李煜之旅于宋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萊按上不可旅也。旅而在上。于義當焚。不必問其事矣。終莫之聞。至死不悟也。哀哉。

䷸ 巽下巽上

程傳。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巽所以次旅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萊按彖傳之釋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只在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二句內。是以小

亨二一氣貫下利有攸往二句不另加釋詞蓋中正志行何往不利大人指二五二陰順之利見之義也先儒分三層解不合于孔子

彖曰重巽以申命

建安丘氏曰重巽上下皆巽也巽之德順而善入而于象爲風風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君子于命令重複而丁寧之則入人也易故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行叶杭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本義謂陰爲主是以小亨隆山李氏曰若徒以一

陰潛伏謂之巽而不究乎陽畫在二五之位有巽乎中正之德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義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彖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汴水趙氏曰巽爲風重巽故曰隨風風天之號令也時當秋冬之交冬春之際必有長風亘日綿夜然後能變涼爲寒舒肅殺爲融和隨風之力也王者命令四方絕遠人情之利病不同一命之未必徧孚申命之而後事行觀盤庚康誥多士諸書至于再至于三勤懇不已遷邑化商之事卒以有行申命之功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萊按聖人于坤之一陰有履霜堅冰之戒姤之一陰有羸豕蹢躅之憂于巽之一陰無戒辭且勉之以武人之貞何哉蓋巽一索而得女者伏于二陽之下巽乎陽者也豈似坤之一陰積而至于六姤之一陰積而至于五乎不果故有進退之象宜其以武人之貞勉之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治叶池

萊按進退者不果之象也曷爲乎不果也曰其志疑懼也唯剛貞以立其志乃可有爲故曰志治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泉峯龔氏曰九二以陽居陰而得中本能巽者但當巽時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而二以陽剛應之若未能盡巽順之道者必深自謙抑而又丁寧煩悉以道達誠意于其上乃可吉而无咎故設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之象汴水趙氏曰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于牀下巽之義也萊謂巽在牀下非過屈也史巫紛若非爲諂也彖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二之巽于五也臣之道巽之時當如是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萊按周公恐其剛而不能巽也故戒之以巽孔子

又恐其巽而過于巽也。故節之以中。

九三。頻巽吝。

萊按九三以剛居剛。不能巽者也。既不能巽又不能強。屢巽屢失。故爲頻巽。可羞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童溪王氏曰。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故曰志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萊按柔進而漸高有悔也。程子曰。居上之下巽于上也。以巽臨下巽于下也。如此不惟无過而且有功。爲悔亡田獲三品之象。三品。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爲充庖。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萊按巽與謙不同。謙者有而不居。巽則不得不巽。雖帝王之尊亦有之。固時勢之爲而出之不可不正也。漢和親唐納幣皆非貞而可悔者。正則吉而悔亡。无不利已。大抵巽之爲道始雖巽順終必獲伸。有无初有終之理。又戒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何哉。繫詞曰。巽以行權可暫而不可常宜有所變更也。程子曰。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庚者事之變也。彖傳曰。重巽申命。象曰申命行事。皆申其變更之命也。漢獻帝巽于權奸。唐肅代巽于藩鎮。文傳巽于宦官。皆不明先庚後庚之義者。梅邊熊氏曰。蠱言先甲後甲。是當積壞之餘而取造始之意。巽言先庚後庚。是當申命之時而取更新之意。庚以甲爲對。甲者事之始。故蠱有先甲後甲之說。庚者變之始。故巽有先庚後庚之說。甲言于卦辭通論一卦之義。庚言于爻辭五。巽之主乃重巽以申命者與。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萊按上何以巽在牀下也。曰居巽之極。過于巽也。二在牀下而吉。上在牀下而凶。何也。曰。位不同也。二位下。過巽可以獲吉。上大臣之位。患得患失。一味諂諛恭而無禮。生乎所有。豈不喪乎。正乎凶矣。此爻與孔光。謂董賢相類。孔子曰。上窮者位已高矣。年已衰矣。固寵之計已窮。保位之謀益鄙。資斧既喪。禍患隨之。故又曰正乎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 兌下兌上

程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萊按巽兌反對之卦也。序卦曰入而後說之則其入之者深也。非聲音笑貌以爲說也。說自有亨道焉。以卦畫言二五剛中也。三上柔外也。柔外則人說而歸之利也。剛中則說人者非驩虞小術也。貞也。平甫項先生曰兌之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于貞也。玩說以利貞其義可見書以利與貞而得說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隆山李氏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若柔外而中不剛是說之不以道也。

萊按順乎天而應乎人。惟革與兌有之。非順天應人則不可革。非說則不能順天應人乃帝王受命之事。非泛泛順天理應人心也。中溪張氏曰禹之封山濬川非說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西怨非說而忘死者乎。帝王之說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兩澤相麗。交相浸潤。君子觀其象而朋友講習以互相滋益。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朋友講習若也。

初九和兌吉

節齋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故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萊按二比于三宜有悔也。而剛中之德。人所共信和而不同無比匪之嫌。故吉而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中溪張氏曰二大臣之位。天下視其所說以爲趨向者也。孚人皆信其說之正也。

六三來兌凶。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建安丘氏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无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萊按說之義宜剛中柔外。陽爻曰和。曰孚悅以正也。陰爻曰來曰引說不以正也。四陽爻。何以商焉

四多疑之位也居大臣之地持兩可之心乃理欲公私之介不可不審所從也四之不決所從四之疾也能介然守正以遠柔邪去其疾矣是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叶腔）也

萊按四大臣也好惡不可不正喜在四慶在天下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萊按剝陰剝陽之謂指上六也上六引兌何言剝也曰引工于剝也易言工于剝也曰使非引也無以媚陽而取說又安能剝陽耶剝也五易為孚之曰成說之主居說之極善說五者也五樂其諂諛

忘其邪媚是以孚也何以知五之孚也曰尊而上之比而近之知其孚也孚美德也為君者患不信其臣如隨之孚嘉不亦善乎乃孚于剝周公危之矣曰有厲曷厲也唐明皇孚李林甫而致天寶之亂德宗孚盧杞而召懷光之叛宋神宗孚王安石徽宗孚蔡京遂成南渡之禍詎不危哉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萊按位正當惜之也陽剛中正之主而為陰柔小人所惑豈不惜哉

上六引兌

萊按三上二爻兌之主也三曰來兌而說之也上曰引誘而說之也先儒疑其不凶謂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是殆不然九五孚于剝矣何以信其邪說无所施耶蓋小人而據高位一味諂諛不凶也如張禹孔光之流何嘗凶乎故孔子以未光二字誅其心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喬氏易俟卷之十六終

寶應喬　萊述

䷺ 坎下巽上

程傳渙序卦兊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萊按說則必散散之不可長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隆山李氏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懷保之道也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招攜之術也

萊按假有廟者至誠以感之涉大川者冒險以圖之如是則利如是則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萊按渙之二節之五也故剛來而不窮節之三渙之四也故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渙非人莫濟二剛中有其才也有其德也四近五得其位也得其君也渙之所以亨也外謂外卦剛中濟渙安得窮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程傳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于有廟在中攝其心之謂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則有濟渙之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房杉義海曰天下險難方作先王以是享于上帝以一天下之心使知无二王也立廟以合天下之渙散使人知反本也此說最有關係

初六用拯馬壯吉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萊按卦之初爻聖人皆不許其有爲雖乾之初爻亦戒以勿用于渙則勉之以用拯速之以馬壯何哉曰渙之初也人心初離天下初亂救之于早猶可及也緩則變生不測遂難圖矣孔子曰順也其順時而急拯與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先儒以五爲机程傳非之謂奔而就初得所安也

萊按初在下也尚勉之用拯二臣道也奔而就一已之安無濟渙之志可乎孔子曰得願二之願何願也願歸于君而已奔而歸于君悔之所以亡也二剛來不窮才可濟渙者如李泌至靈武是也況喪亂之時不奔赴行在則身陷賊中王維鄭虔之類悔可免乎杜甫麻鞋見天子正合此爻之義汴水趙氏曰古昔尊者憑机坐卑者拱而立下二語机指九五也猶不敢稱天子稱乘輿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韻叶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萊按渙其躬者志在匡時不有其躬也。凡當濟渙之任。遲徊顧慮坐失機宜者惜此躬耳。或悔在國家或悔在名節可勝道哉不有其躬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矣濟與不濟皆无可悔。小象志在外也。二曰願。三曰志皆乃心王室之義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萊按渙之時何時也。爲大臣者尚存朋黨之見。此天下之渙所以不可救也。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行三之四

者，上同于五也同五。則渙其羣矣周公深喜之而許以元吉也。渙有丘者朱子曰。渙小羣而成大羣非尋常思慮所能及也古之廉藺李郭皆解讐以濟國事若明福王南渡馬阮輩尚爭門戶安得不亡。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孔子曰光大可見不渙其羣者之曖昧也泰二包荒朋亡亦曰光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萊始從朱子渙其居積之說謂大號空言也。王居實惠也兼此可以濟渙。然于小象正位之義不合。後見熊梅邊曰天下渙散之時。人思得主。須發號施令正位乎上，使人知所歸向。而天下一矣。故曰王居无咎。而象亦曰正位也本義渙其居積非也，當從小象正位之說。萊按梅邊之言是也，宋高宗南渡之詔。所以維繫人心也，朱子差處只在不合于孔子。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平甫項氏曰。血與出韻叶。皆三字成句。不以血連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不同。此血已散不更假去又惕與逖文義皆殊，小象言遠害。則逖義甚明。

六三之廿八

不容作惕矣萊按項先生之說是也。卦中五爻皆濟渙上獨遠害者在事外也，猶之蠱五爻皆幹蠱上獨高尚其事也，上最高之地也。以隱君子處之何哉其身隱其道高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係叶也，
䷻ 兌下坎上
程傳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雲峰胡氏曰，甲子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中

故通。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

萊按帝王聖賢之道。只是一箇中字。故虞廷傳心曰允執其中。中无過不及之謂。有所過。則非中矣節所以制其過也。喜怒哀樂惟其中也。則發皆中節矣。凡禮樂政刑之度數。孝弟忠信之德行。有節以制之。自一人及天下。以迨後世。皆行之而无弊此其所以亨也。亨通也。彖傳曰得中。又曰中正以通是也。若苦節則窮矣。故不可貞。以孝而言。喪不過三年。節之義也。三日而食。教民毋以死傷生。節之不可苦也。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申屠狄之潔。陳仲子

之廉。尾生之信。皆過而不可貞者。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萊按剛柔分三陰三陽也。剛得中指二五。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萊按剛當位而節則爲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通節則爲上六之苦。甘對苦而言。窮對通而言。易貴通不貴窮。故節貴甘不貴苦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平甫項氏曰。險者人之所難。說以行之。則人不以爲苦。聖人制節如此。此其所以通也。○鄭氏剛中曰。九位者不能制節。制節而不中正者不能通。五

既得位。又中且正。所以能主節也。

萊按剛得中兼二五言。當位專指五。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下義極言節道。○建安丘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爲制度。量入爲出。无過取。无泛用。有損己益人之實。而无剝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不害民。萊按此極言以盡節之義也。節儉不過節之一端。今制擧家守俗儒講義。一卦之義皆主節儉言大謬。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平甫項氏曰。澤上之水。過則不留。不及則困矣。故曰節。

萊按制度數。則質文有章。貴賤有等。議德行。則趨向可一。風俗可同。曰制。統于尊也。曰議。協于衆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萊按初何以不出戶庭也。曰凡重卦之遇坎者皆有險難之義。初在下時。當處也。當處而處。故无咎。聖人于蹇之能止者曰知矣哉。故初之不出曰知通塞。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萊按繫詞之釋此爻也。專主言語立論何哉。蓋時

當塞也。天地閉。賢人隱。非括囊之義與。又兌爲口故戒之。

九二。不出門庭。凶。

建安丘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己。時之塞則不出爲是。其出者非也。時之通則出爲是。而不出者非也。初不出戶庭。不可以出也。故无咎。二有剛中之才。又値九五同德之君。可出不出。此其所以凶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萊按。初當處而處者。二當出而不出者。當出不出未至失己。聖人深責之。何哉。蓋天下最難得者時也。得其時矣。又復失之。詎可悔乎。失時何以凶也。善乎。項先生曰。張禹李勣。謹密不言。而覆漢唐之祚。凶孰大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以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萊按。雙湖胡氏謂節以六三成卦。取以澤節水之義。是未知彖傳剛柔分而剛得中之義者。傳易不遵孔翼其錯著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萊按。小象承上道也。則四之安節。專指九五。蓋四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上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之君。一切制度。皆合乎中正之道。四安意奉行無所勉強。不待規正。亨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程傳。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甘節也。甘對苦而言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萊按。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制度數議德行。行之一己而安。措之天下而利。甘節也。甘苦之反也。苦則窮。甘則通。故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萊按。彖詞苦節不可貞。爻詞苦節貞凶。于斯爻發斯義者。居節之極也。苦節而貞凶。待問乎。然殺身成仁。求仁得仁。無可悔也。竊謂三百八十四爻。大指敎人趨吉避凶。仗節死義之擧。惟發于此。如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張巡許遠文天祥方孝孺之類。皆苦節而貞者。凶固凶矣。悔則亡也。孔子釋彖詞曰。其道窮也。釋爻詞亦曰。其道窮也。正相照應。若舊說禮奢寧儉。始雖有悔。終則亡之。大不然已。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萊按中孚信也卦畫中虛外實信之義也豚魚信物也象也信如豚魚吉之道也涉川者巽木在兌水之上也程子曰忠信可以蹈水火也兌中孚小過皆曰利貞彖傳曰說以利貞中孚以利貞過以利貞是利也貞也非利于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程傳〕二柔在內中虛之象二剛得中中實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 叶崩也說音悅

萊按以二體言說而巽也巽則孚之入人者深說則下之歸上者誠而邦无不化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豚魚之說有二或曰二物也或曰江豚也萊按江豚之說是也江豚產大澤中知風風澤之象也先儒謂豚魚無知之物信及于無知之物也若然是以豚魚爲意非以豚魚爲象也且無知之物信又何以及之耶江豚有風則見信物也人之信至于此則吉矣及至也非格也瞿唐來氏其說同此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溪張氏曰卦之全體外實中虛有虛之象乘巽之木而其中枵然以行乎兌澤之上豈復有風濤之患哉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程子曰天之道誠而已利貞乾之德也故曰應天

平甫項氏曰中孚以利貞與兌之說以利貞小過之過以利貞皆二德也非利于貞也利者利于事貞者貞于理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瞿唐來氏曰兌爲口舌議之象巽爲不果緩之象

萊憶丙午冬同施侍讀愚山集白評事仲調邸齋仲調述秋審數案可議愚山曰中孚大象取議獄緩死之義何居余曰此聖人慎重人命之意也凡罪之疑者獄當議死當緩中孚信也信則獄不必議死不必緩矣聖人恐信之中有難信者議之緩之凡以求其生也一座稱善彈指之間十五年矣歲月遷流友朋凋謝附記于此[illegible]之憮然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萊按程子曰中孚之初貴審所信虞度也度可信而信也有他志不定也不定則不安也燕安裕也或曰燕信鳥也有他不若燕之信也卦中言燕言鶴言翰音皆取信之義二說並記于此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來按當信之始而度所信則其志未變是以獲吉。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來按周公之繫此爻也。曰鳴曰和。孔子之釋此爻也。曰應曰違。鳴和象也。應違意也。鶴鳴鳴之善也。子和和之信也。聲應既廣令聞斯彰動君之聽敬而求焉。天爵修人爵從。此其義也。舊說指五爲子是大不然。無稱君爲子之理。孔子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玩邇之一字。則子和者儔類和之也。遠之事君君非邇也。我字吾字乃指九五。瞿唐來氏曰。鶴信鳥。霜降則鳴。究正秋也。又爲口舌。鶴鳴之象。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來按小象專擧其子和之者信于友也。信友則獲上矣。故繫詞專主應違發論。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來按卦惟二陰。三四是也。四正三不正。四君子三小人也。四視三爲匹。三視四爲敵。馬匹亡絶三也。得敵敵四也。怨四之絶我也。或鼓而攻。攫四之難攻也。或罷而止。痛己之見絶也。或泣而自傷。悶己之無聊也。或歌而自樂。動止靡定。憂樂不常。小人失意情態如此。○又按四絶三。不信于三矣。中孚之謂何。蓋君子信以正。則不必信。所以信也。小人信不以正。則必信。非所信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若尾生以之殺身。商鞅以之亡國。害于信者大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來按舊說初應四。度可信而信之。戒其有他。四應初絶之而上信于五。夫四既絶初。則四不可信矣。何以戒初之有他耶。卦惟二陰。三與四爲類。絶類絶三也。豈絶初乎。蛟峰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爲黨也。大臣如此。何咎之有。月望陰盛之象。十四而幾望。亦信之不爽者。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程傳〕絶其類而上從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如此。

來按諸爻不言孚。五獨言孚。孚之美者莫大于君信其臣也。二五之孚。固解而不可解。攣如也。无咎何哉。蓋孚未可一概論也。隨之孚嘉尚已。若小畜之五孚四。兌之五孚上。皆孚于小人而有咎者也。若中孚之五孚下。孚九二君子也。咎之所以无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凶

進齋徐氏曰翰音羽翰之音也登于天虛聲遠聞也有信之名無信之實以此為正固守則凶○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臨川吳氏曰巽為雞雞曰翰音謂其羽有文采而能鳴也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采爻取三物為象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案按雞鳴則漏盡矣何可長之象也孟子于聲聞過情者譬之雨集立涸亦此意也

䷽ 艮下震上

程傳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既過于陽可以亨矣然必利于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瞿唐來氏曰上經終坎離坎離之上頤與大過頤有離象大過有坎象方繼之以坎離下經終既未濟既未濟之上中孚與小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方繼之既未濟文[illegible]卦精矣○平甫項氏曰小過之亨利貞[illegible]當小過不稍過則執而不通小過所[illegible]曰亨然必于事為利于義為正而後可[illegible]茍通而傷事悖理則非小過之道也故[illegible]貞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illegible]也

○瞿唐來氏曰過而亨者當小過之時不容不小過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惟小者過所以亨也

案按時當小過則以小有所過為利小有所過為貞程子曰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本義以二五言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本義以三四言

有飛鳥之象焉

陸氏希聲曰中孚小過正對之卦也中孚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鴨實之象小過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建安丘氏曰遺之音者言鳥雖飛而音尚遺過之不遠者也。陰以承陽爲順乘陽爲逆。上逆而下順者明不宜上宜下之義。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行下孟反

嵩山晁氏曰。恭過則僞。哀過則毁。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爲而爲之。將矯之以爲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

初六。飛鳥以凶。

程傳 初陰柔在下。小人也。上應九四。四。動體也。于所當過。必至過甚。况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救止莫及已。○平甫項氏曰。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于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雲峰胡氏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程傳 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瞿唐來氏曰。陽爲父。陰爲母。祖妣之象。震艮皆一君二民。君臣之象。三四陽爻皆居二之上。有祖象有君象。初在下有妣象。有臣象。陰四故曰過。陽二故曰不及。本卦初之與四。上之與三。皆陰陽相應。陰多陽少。又陽失位。似陰有抗陽之意。故二陽爻皆言弗過。此爻不應乎陽。惟與初之陰相遇。故曰遇妣遇臣也。觀九四遇五曰遇。上六隔五曰弗過可見矣。蓋遇者非正應而卒然相逢之辭。以陰論

四陰二陽。若孫過其祖矣。然所遇者乃妣也。非遇而拒乎祖也。以陽論。二陽四陰。若不及在君。過在臣矣。然所遇者乃臣也。非過而抗乎君也。若初之于四。上之于三。則祖孫君臣相爲應與。對敵而抗矣。所以初與上皆凶。此爻因柔順中正。所以過而不過。○本卦陰過乎陽。陰陽不可相應。六爻以陽應陰者皆曰弗過。以陰應陽者則曰過之。六二柔順中正。以陰遇陰。不抗乎陽。是當過而不過。无咎之道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過平聲

瞿唐來氏曰。臣不可過乎君。故陰多陽少。不可相

應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瞿唐來氏曰。弗過者陽不能過乎陰也。兩字絕句。本卦陰過乎陽故二陽皆稱弗過。防防陰也。從從陰也。三陽剛居正乃羣陰之所欲害者。不防之而反從之。則彼必戕害乎我而凶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瞿唐來氏曰。如何者言其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學易記載雷氏曰。九四剛失位而不中稱无咎何也。以陽居陰在上卦之下。又下應于初是能量其時圖小不圖大。務下不務上者也。初在下而欲上故凶。四在上而欲下故无咎。小過之時小人得位而勢過君子。君子失位而不能過小人。九四君子之失位者也。故曰弗過。君子失位而不能過小人當遜言相待不可甚疾而遽絕之。故曰遇之。孔子不絕陽虎是也。君子和而不流。雖遜言以遇小人亦不可遂與同流而俱往。往則與小人同及于敗故曰往厲必戒。小人雖一時得志而終不久。此所以往則危也。故象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小人得志君子失位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小過之時君子遠害而已。不可有爲也。故曰勿用。然君

子守正。久而不改待天時之復斯可矣。故曰永貞。小人不可長。而君子永貞則終有以過之矣。九四君子也。其艱如此者失位也。故象曰位不當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泉峯龔氏曰。陰陽和而後能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兩見于易。皆陰陽不和之象。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微而陽盛。力不能制。小過以四陰過二陽。陰盛而陽微。勢不能敵。故皆有密雲不雨之象。在小畜爲全卦之義。在小過則一爻之義。小畜之我指六四。小過之我指六五

先儒謂公五也。取彼取二也。此拘二五之應言也

平甫項氏曰。自陰言之西郊爲我。故以陽爲彼也

萊按項先生之言是也。密雲不雨得陽則雨矣。五所取者陽也。取之不得其道陽不可得也。易言乎陽不可得也。沈元雅小傳曰。弋射于高者也。穴伏于下者也。射于高而取伏于下之物詎可得乎。小人道長之時爲君者豈不欲得君子以自輔。乃君子隱巖穴之中。而求之廟廊之上不可得也。君子不可得遂成小過之世可慨也已。小象曰上眉山蘇氏曰。已上勢不可以復下之稱。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蒙山李氏曰九四曰弗過遇之言君子失位不能過越小人而待遇之也上六曰弗遇過之謂弗與陽合而過之也小人得志疎遠君子驕亢過極其凶必矣如飛鳥窮上而無所託則顛墜必矣離猶罹也所謂自遺其咎者也是謂災眚蓋言災由自作也觀梁冀董卓之徒則可知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平甫項氏曰上經將終授以頤大過下經將終授以中孚小過四卦皆不反對所以明雷風山澤之正用也四卦之象皆有坎離雷風山澤之氣出于坎離坎離出于乾坤也

喬氏易俟卷之十七終

喬氏易俟卷之十八

寳應喬萊述

☵☲ 坎上離下 既濟

程傳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爲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當其用已濟之時也

萊按上經首天地至泰而天地始交上經終水火至既濟而水火始交方泰便否方既濟便未濟一治一亂也泰至三而憂否至五而喜既濟之五無西鄰之時未濟之五有君子之光治極則亂亂極則治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隆山李氏曰水火相逮而相交接既濟之象既濟則亨矣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兩相應以居位各正故也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六十四卦无如既濟最正故曰利貞然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協叶也

萊按既濟矣何以亨小先儒曰小者且亨況大者乎是殆不然彖傳曰初吉柔得中也柔得中亨之所以小也不言九五之剛得中何哉曰時之衰也既治復亂雖五之剛中不如西鄰之禴祭而亨尚能大乎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平聲也。

萊按剛柔各當其位惟既濟一卦。利也貞也。非利于貞也。何則无戒詞也。

初吉柔得中也。

萊按坎離一陽一陰。居二五正位。凡重卦之遇坎離者大抵主坎之陽離之陰。既未濟坎離之交也。既濟彖傳曰。初吉柔得中。未濟彖傳曰未濟亨柔得中也。何皆主離之陰。不主坎之陽也。曰坎之陽在既濟爲五不如西鄰之時。是五有待不如二也。離之陰在未濟爲五。曰君子之光。是陽有時不如陰也。皆時爲之也。然天地男女之終終于水火。而所以終者又火司其令與。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萊按初吉終亂天運之循環也。然豈得盡委之于天乎。有人事焉。既濟之後習于宴安不復憂勤振作。亂之所由生也。孔子曰終止則亂。咎人事也。然人事之不脩卽天道之不轉。不然剛柔正而位當極六十四卦之盛矣。何遽止而亂耶。故曰其道窮也。窮則變。變則通。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此其義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萊按水在火上。雖相交而成既濟。然火燃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亦有當防之義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曰思患未有患也。曰豫防無可防也。然不思患患卽至矣。不豫防防無及矣。持盈保滿。豈聖人之過計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東谷鄭氏曰。既濟之始。以安靜爲貴。初陽爻不可過于有爲也。曳其輪而不前。濡其尾而不濟。義則无咎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叶九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萊按既未濟之得名。取義于坎之水也。而主兩卦者不在坎之陽。而在離之陰。兩彖傳柔得中是也。二離一陰也。卦之初吉由于二也。且既濟之二將往而爲未濟之五。何云喪其茀也。古大人之未得位也。必先有不能行之時。二陰爻。婦之象也。婦須茀以行。喪之茀能行也。其不能行曷故也。時未至也。七日時之變也。得得茀也。得茀則行矣。何以逐爲。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叶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萊按既濟之三。未濟之四也。故皆言伐鬼方。聖人于未濟則美之。于既濟則戒之。何哉。蓋時當未濟

貴振動以求濟時當既濟貴安靜以保濟誠齋楊
氏曰九三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此小人之好
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人君入其說勤兵于遠雖
久而獲勝亦已憊矣如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
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若光武
却臧宮馬武之請善處既濟者已○程子曰古人
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取以爲義鬼方者夏曰
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
象曰三年克之憊（叶蒲拜反）也
萊按三年克之哉尚有揚揚得志者孔子以憊譏
之其旨遠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先儒謂繻新繒也袽敝衣也勿以新繒而忘敝袽
猶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萊按爻之義本多
疑而多懼卦之義貴思患而豫防戒曰終日戒之
至也無怠時也雷氏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
乎繻也衣袽也皆禦寒之具也亦有備无患之義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叶義）也
萊按易中疑字皆于四發之曰有所疑非虛疑也
故終日戒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梅邊熊氏曰西鄰雖指六二以反對而論正未濟
之六五也既濟則時已過未濟則時方來時已過
雖殺牛亦无福之可邀時方來雖薄祭亦可致福
時乎時乎聖人不能違也沈元雅曰商居東東鄰
也周居西西鄰也朱子曰當文王與紂之事是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叶離）也
萊按陽而不如陰五而不如二非時之爲何以有
此吉大來者既濟之二將爲未濟之五矣
上六濡其首厲
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
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没世无風濤之虞矣迨

時移局換險難復生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
游蹇裳馮河濡至于首何厲如之○中溪張氏曰
上六濡首終止則亂之義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叶暮）也

䷿ 坎下離上

程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爲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雲峰胡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之後六卦皆主坎
之一陽下經終既濟未濟濟因坎水取義而亨又
皆主離之一陰天地終始皆水火相爲用也三陽
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以未濟

終于濟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傳魚乞反本義許訖反

萊按未濟何以亨也。既濟初吉終亂則未濟亂當復治。而離之一陰爲卦之主有致亨之道也。隆山李氏曰。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故取小狐汔濟濡其尾之象。汔幾也。幾濟而濡其尾則未濟也。故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本義〕指六五言。○雲峰胡氏曰。乾坤之後爲坎者六。至既濟未濟雖因坎取義。然皆曰柔得中也。則又專指離而言。坎之與離終始可相有而不可相

无如此。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程傳據二而言也。朱子曰。未出險中。不獨九二一爻指全卦也。萊按九二陽爻非狐也。亦无指全卦爲狐之理。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濟之難在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爻詞亦曰濡其尾則彖中小狐指初明矣。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朱子曰。不續終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萊按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非終于不濟也。汻水趙氏曰。聖人于卦中片善寸長。无一棄者。○因諸爻皆不正。故爻中三言貞吉。戒之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火就燥。居之沮洳之方則熄。水流濕。居之高塏之方則涸。君子觀未濟之象。愼辨其物。各居其方。不特水火然也。凡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毋若火在水上不相爲用而成未濟之難也。集汻水趙氏白雲郭氏

初六。濡其尾。吝。

萊按未濟之義在初六一爻。何則。二不出而求濟者三。未濟而可濟者四。伐鬼方而受賞。則濟矣。故

未濟之義在初而濡其尾之詞見于彖也。時方多難。陰柔才弱。不量力以求濟自致敗亡。亦可羞已。故曰濡其尾吝。雲峰胡氏曰。既濟之濡其尾可濟而不輕濟也。未濟之濡其尾不可濟而妄濟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朱子曰。極字未詳。萊謂知讀作智。其義自通。王式丹曰。六十四卦小象獨極字不可叶。

九二。曳其輪。貞吉。

萊按以他卦言之。二剛中之才。正應在五。宜出而濟難者。曳其輪何哉。曰二五不應也。曷言不應也。曰水之性不可上。火之性不可下。于上下之不交

知二五之不應也。既未濟之時離用事坎不用事
坎之一陽雖在既濟爲五且不如東鄰之時況在
未濟爲二可出而有爲乎使其冒險勢將覆轍惟
不可出而不出貞也吉也輪坎象行于陸者非濟
川具也曳之是已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本義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雲峰胡氏
曰程子云正有不中中无不正此曰以中故得正
易之大義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萊按先儒謂既征凶矣何又利涉疑遺一不字是

殆不然三居坎極將出乎險川可涉已特未涉耳
故六爻獨于三表出未濟二字過此則近于濟矣
雖然懼其躁也曰征凶戒之也又懼其怠也曰利
涉大川勉之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平聲也
臨川吳氏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于六
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萊按險已過矣將濟之時也五曰貞吉四曰貞吉
濟險君臣不正不能濟也五曰无悔四曰悔亡未
濟之先致茲險難有可悔之事也鬼方至難伐者

震用伐之臨事而懼也三年受賞則撻伐之功成
而未濟者濟矣○又按未濟之難由叛亂梗治疆
埸未靖故曰伐鬼方既濟之亂由好大喜功勤兵
于遠故曰伐鬼方未濟伐鬼方所以戡亂也既濟
伐鬼方所以召亂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杭叶也
萊按四之志何志也曰志在求濟而已伐鬼方而
受賞則未濟者濟已故曰志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萊按五與四君臣同心以求濟者故皆曰貞吉曰
悔亡曰无悔也文明之主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君

子之光也曰君子位之尊德之備也然光豈由外
餙乎中有孚誠故吉○先儒謂五之孚孚二也此
拘二五之應也殆不然已二曳其輪而不出者五
曷爲孚之且二坎之一陽而五離之一陰也二五
孚則水火交矣非卦義乎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童溪王氏曰暉者光之發也
萊按否之二困之二君子之失志者曰大人否亨
曰大人吉尊之以大人示不敢褻也觀之五未濟
之五大人之得志者曰君子无咎曰君子之光俾
知所重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萊按既濟至終而亂未濟至終而治矣上之孚即五之孚葢禍亂既平紛擾不事內有孚誠君臣燕衎此有孚于飲酒之義也无咎也雖然不可不節也禍亂之作不在憂勤之時而在宴安之後使沉湎于酒流連荒亡則有濡首之象首且濡身胥溺矣有孚之謂何至于失是以知既濟之濡首由于憂患未濟之濡首由于安樂安樂之害甚于憂患故聖人戒之如唐莊宗平梁之後亦由未濟而濟者卒蹴于逸樂喪于伶官之手爲天下笑非濡首之證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萊按六十四卦終于此卦三百八十四爻終于此爻周公垂飲酒濡首之戒俾勿荒于逸樂也孔子拈出節字節則不過不過則中矣既未濟上爻皆取卦義者

瞿唐來氏曰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定位萬物之男女也易之數也對待不移者也自乾坤歷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矣陽極于六陰極于六至此乾坤變矣故坤綜乾而爲泰乾綜坤而爲否否泰者乾坤上下相綜之卦也乾坤既迭相否泰則其間萬物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不可悉紀自同人以下至大畜無非否泰之相推无否无泰非易矣水火者乾坤所有之物皆天道也體也無水火則乾坤爲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乾坤之水火可交頤大過者山澤雷風之卦也頤有離象大過有坎象故上經首乾坤必乾坤歷否泰至頤大過而後終之以坎離下經首咸恒者陰陽之交感一物之乾坤也易之氣也流行不已者也自咸恒歷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矣陽極于六陰極于六至此男女變矣故咸之男女綜而爲損恒之男女綜而爲益損益者男女上下相綜之

卦也男女既迭相損益則其間萬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不可悉紀自夬以下至節無非損益之相推無損無益非易矣既濟未濟者男女所交之事皆人道也用也無既濟未濟則男女爲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男女之水火可交中孚小過者山澤雷風之卦也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故下經首咸恒必咸恒歷損益至中孚小過而後終之以既濟未濟要之天道之體雖以否泰爲主而未必無人道人道之用雖以損益爲主而未必無天道上下經之篇義蘊畜其妙至此若以卦爻言之上經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陰象予陽

者凡八下經陽爻一百有六陰爻九十有八陽多于陰者亦八上經陰多于陽下經陽多于陰皆同一八焉是卦爻之陰陽均平也若以綜卦兩卦作一卦論之上經十八卦成三十卦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陰多于陽者凡四下經十八卦成三十四卦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陽多于陰者亦四上經陰多于陽下經陽多于陰皆同四焉是綜卦之陰陽均平也上下經之篇義卦爻其精至此孔子贊其至精至變至神厥有由矣

喬氏易俟卷之十八終

周易通論四卷

（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刻本

周易通論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
官至大學士。諡文貞、是書綜論易理、各自為篇。一
卷二卷發明上下經大旨。三卷四卷則發明繫辭
說卦序卦雜卦之義。冠以易本易教二篇、次及卦
爻彖象時位德應河圖洛書、以及占筮掛扐正變
環互、無不條析其意、而推明其所以然。在宋學中
可謂融會貫通、卓然成一家之說。其論復元亨中
孚離四卦為聖賢之心學、亦皆以消息盈虛觀天
道而脩人事、與慈湖易傳以心言易者迥殊。光地
作大學古本說序、稱於易之卜筮灼然無疑。蓋宗
旨既明、則卮言不得而淆之矣、其學一傳為楊名
時、有周易劄記二卷。再傳為夏宗瀾、有易義隨記
八卷、易卦劄記二卷。雖遞相祖述、而其宏深簡括、
則皆不及光地也。

安溪先生周易通論

周易通論卷一

易本

易之興也最古其源流不可悉知三易之名及畫卦重卦名卦之人諸儒之論亦復不一約之則三易之說可通者有二一曰夏連山殷歸藏周周易也一曰連山炎帝歸藏黃帝周易文王也畫卦重卦名卦之人則有三說一曰伏羲畫八卦因自重之而自名之也二曰伏羲畫八卦至文王乃重而名之也三曰伏羲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始名之也今按以三易為夏殷周者據記有夏時坤乾之文也謂為炎帝黃帝文王者連山炎帝之號歸藏黃帝之號而周文王之國號也鄭康成斷從後說今姑沿之可也周禮云三易之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非文王始重卦可知然伏羲雖已重卦名則未備蓋其時僅有八卦之名而已故繫辭傳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言卦之稱名錯雜事物周於人用以其類考之非中古以後更歷世變者不能及也況履虎尾否之

匪人同人于野艮其背中孚豚魚之類皆辭與名
連為義則是一手所繫非仍舊名而增加之也朱
子於乾卦下本義云三奇之卦名之曰乾是以八
卦之名為伏羲所命至屯卦下則無說而於繫傳
稱名則以為卦名也是以六十四卦之名為文王
所命也於理近是今亦從之○彖辭爻辭何人所
繫夫子未嘗分別先儒直以箕子明夷王亨岐山
之類事出文王之後斷爻辭為周公所作然考夫
子贊易如所謂易之序也爻之辭也是故謂之象

是故謂之爻每以爻與彖對而反不及彖似爻之
起亦非在彖後者意者贊爻因文王之意而周公
成之與惟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者材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智者觀其彖辭
則思過半矣分別卦爻辭先後其理甚明先儒之
說可循用也○夫子贊易曰十翼者彖上傳彖下
傳象上傳象下傳乾坤文言繫辭上傳繫辭下傳
說卦序卦雜卦也所謂象傳者兼二體大象及六
爻之小象也按漢書本為經二卷傳十卷經傳離

異不相附屬自費直始以彖象傳綴於每卦經後
如乾坤之例王弼又自坤卦以下以彖傳大象傳
附彖小象傳附爻則今現行之易是也朱子及東
萊呂氏復古經傳之舊本義之作實據漢書故凡
彖曰象曰文言曰之類為王弼所加者悉已刪去
而別有卷首標題曰彖傳象傳文言傳等目其彖
傳題下則注云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夫子釋
經之辭也象傳題下則注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
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十二卷古易於

是乎各得其所矣明初律令兼用程朱傳義及永
樂中修大全書雖析本義以從程傳之序故後雖
本義孤行而其序遂不復學者讀乾卦彖象傳標
題下注茫然不省所指故有以大象為周公作者
誤由茲起也為宜別刻本義原本以悟初學○本
義卷首諸圖朱子所作也秦漢以來伏羲畫卦根
本次第無言及者邵康節先天之學源出希夷程
子不信而朱子始表章之此諸圖所由作也然惟
八卦方位圓圖及六十四卦圓圖方圖為邵氏之

舊其首之以横圖則朱子用邵子之意而摹畫以
示人者見於答袁機仲諸書可見也閒嘗論易之
源流四聖之後四賢之功爲不可掩蓋自周子標
太極之指邵子定兩儀以下之次而伏羲之意明
程子歸之於性命道德之要其學以尚辭爲先而
文周之理得朱子收而兼用之又特揭卜筮以存
易之本教分别象占以盡易之變通於是乎由孔
聖以追羲文而易之道粲然備矣自漢以還非無
傳者然揚雄以玄爲宗則純乎老氏矣其與周子

太極可若是班乎其法以三三起雖與易卦相近
而非自然之理八十一首之序猶仍卦氣之謬也
其與邵氏先天之法亦未可同日語王弼生於魏
晉祖尚玄虛即復之一卦而宗指與程傳迥别蓋
王氏所謂復者虛靜之室程傳所謂復者仁義之
心其餘義準是矣然嘗朱子時太極抑於陸氏兄
弟先天毀於袁樞林栗程學嘗者亦衆苟非朱子
一一極辯則三家之學且熄而卜筮象占之說又
所以佐三家之未逮也自時厥後好議論者猶將
反之故黄震攻康節之圖王禕申河雒之辯羅欽
順滅太極之書至於以卜筮爲朱子詬厲者又紛
然而未已夫學欲博而不欲雜衆言淆亂則折諸
聖易之爲書立說者最多其雜且亂甚矣夫苟不
折以列聖群賢而惟博之好則易之賊也航於斷
港絶潢而望至於海不亦難乎

易教

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易掌於太卜
國史掌於史官乃專官之學未嘗施於學校也故

韓宣子至魯乃見易象春秋則知詩書禮樂列國
有傳而二書者獨闕自夫子贊修之後稍見於世
矣故記禮者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
亦往往述誦焉然自秦政燔經獨存卜筮醫藥種
樹之書而易幸不燬則知其時猶未直目之經學
士先生猶未流行誦習以故卜筮家專司而世守
之是則易之本教然也漢人雖稱六藝然田何施
孟梁丘之學皆不傳不知其說云何焦贑京房衍
爲生尅休咎之占其徵以星日氣候推配雖曰流

蕩然可知卜筮之教展轉相沿久則難變也揚雄作玄擬易雖襲京焦之緒而頗推道德性命之指至王弼始純以理言易而後之談經者宗焉是書著述莫盛於宋惟邵康節之學有傳而猶以象數見譏其餘儒者所得有淺有深然大要承輔嗣之意皆以易為言理之書而已夫孔子嘗言易矣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謂易言理是也然本畫卦繫辭之初則主於卜筮以明民非如他書直闡其理直述其事者也朱子深

探其本作本義一編專歸卜筮然而至今以為訾謷蓋恐狹易之用小易之道而使經為伎術者流也殊不知易之所以卜筮而益周易之道以卜筮而益妙而凡經之象數辭義皆以卜筮觀之而後可通初非小技末術之比也今日作易者言理以教人顯則施於學士而阻於愚氓其用不周矣偏言一理而不足以該於無窮其道不妙矣卦象之況取蓍數之旁通其於理也雜而不切矣大有元亨初六无咎其於理也略而難明矣遁其為小伎末術而反入於枝離晦昧之歸乃不虞其重為易病也乎是故朱子之大有功於易卜筮之說也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潔靜精微之要而凡散殊清通無所推而不達道德性命亦無所求而不得矣

論經傳次序仍王本

朱子既復經傳次序今不遵之而從王弼舊本何也曰朱子之復古經傳也恐四聖之書之混而為一也今之仍舊本也慮四聖之意之離而為二也蓋後世之註經也文義訓詁而已而又未必其得

故善讀經者且涵泳乎經文使之浹洽然後參以註解未失也若四聖之書先後如一人之所為互發相備必合之而後識化工之神則未可以離異觀也故以文周彖爻言之彖於坤言牝馬可謂盡坤之情矣乾未有象也六爻則於乾言龍以盡乾之道坤彖言君子牝馬之貞有東北西南以應地之方也乾爻則言聖人之龍德有潛見飛躍以應天之時此則彖爻之自相補備者也以夫子之傳言之乾彖曰元亨利貞未有四時之義也彖傳釋

之而曰資始流形曰各正保合則知四德之節四時矣坤彖曰西南東北未有四德之義也文言釋之於西南曰含物化光於東北曰順天時行則知四方之即四德矣乾爻之總辭曰見羣龍无首者乾之居節而不爲首也象傳則於坤曰以大終著坤之居終而不爲終也坤爻之總辭曰用六永貞明用六之義所重在貞也象傳則於乾曰乾元用九明用九之義所重在元焉此又經傳之相爲補備者所謂先後如一人之所爲也若乃屯蒙以下諸卦則皆有不可相離者蓋如彖言建侯爻亦曰建侯則知侯之爲初矣彖言童蒙爻亦言童蒙則知童之爲五矣此彖爻之互相發明者也然如訟之彖曰利見大人爻曰訟元吉其意未明也象傳曰訟中正則知大人之爲五矣師之彖曰丈人吉爻曰在師中其意未明也彖傳曰剛中而應則知丈人之爲二矣又如晉之康侯而九四不足以當之則未知其所指也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則知卦之康侯不在四而在五矣困之大人亦未知其所

指也彖傳曰以剛中也則知卦之大人不在陰而在陽矣蓋上以釋文王名辭之意而下以得周公繫爻之心故彖傳爲卦爻之樞要至於大象則卦之命名所取爲多故夫子特表而出之凡彖傳釋名有兼取數義者有直釋名辭者其兼取數義者命名之意廣有所取也其直釋名辭者命名之意專在大象也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大象所以尤爲一卦之要也小象之傳辭則簡矣而義至精或推言爻之德位而本之於時或旁及爻之與應而參之以比或廣其言外之意而言中之指愈明或略其言中之詞而所言之理愈備後之賢者重言累釋而不能盡聖人輒以單辭括之此皆經傳之相爲發明者學者當作一意求之則其文宜相附近此今日仍王氏舊本之意也

論卦名辭爻辭

伏羲之畫無文而無所不包文王命之以名則既備於一矣然其審於象也精而天道民故備焉此所以爲雜而不越因憂患而有作者也其辭也所

以發名之意也。如是以開物成務，其亦足矣。其又析爲六爻之辭，何也。曰卦者原始終以爲質，錯上下以取象者也。然既有始終矣，則孰爲始，孰爲終，不可不極其變也。既有上下矣，則孰爲上，孰爲下，不可不辨其物也。有始終上下，則有消息當否矣。而孰爲息，孰爲消，孰爲當，孰爲否，不可不研其幾，而撰其德也。以泰否兩卦論之，其名卦繫辭，取於交不交及往來之義矣。然有交不交，則上下判焉。有往有來，則終始分焉。原其始則自否而泰，自泰

而否者也。拔茅而來，所以吉。拔茅而去，所以亨也。要其終則泰而復否，否而復泰者也。城復于隍，所以吝。休否傾否，所以吉也。交而泰，其泰在上，故六五有歸妹之德，而後九二得盡中行之義矣。不交而否，其否在下，故六二守否亨之節，而九五當存其亡之心矣。卦包乎爻，而舉其綱。爻析乎卦，而窮其分。爻不並無以發卦之緼，而冒天下之道。是故卦爻者，相爲表裡，相爲經緯者也。此文周之書所爲二而一者也。

論名義相似

名義有相似而累見者，如屯蹇困相似也，比同人隨相似也，頤井鼎相似也，晉升漸相似也。若此之類，其卦名相似，其象意爻義亦每重見疊出者，何也。曰此聖人憂患之心，所以爲至也。蓋理有切於民生日用者，一則煩辭屢申，欲其不忘也。一則辨時析義，欲其不差也。人生於憂患，則屯蹇困之義最切矣。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比同人隨之義最切矣。物不可不養，而養必以正，則頤井鼎之義

最切矣。人莫不好進，而進必以正，則晉升漸之義最切矣。廣設其名，丁寧其意，凡使之知懼而勿忘焉已矣。而凡屯也，宜動也。蹇困宜止也。相似而不同也。比者以分相屬也，同人者以情相親也，隨者以德相下也。相似而不同也。頤者自養而兼養人之義也。井所以養民也，鼎所以養賢也。相似而不同也。晉者既進而盛也，升者方進而通也，漸者自方進至既進，緩而有序也。相似而不同也。時義之精也。在毫釐之間，不辨析焉，則用之或差，是故不可

以不許也至如復臨泰壯夬同爲陽長之卦姤遯否剝同爲陰長之卦然其微著先後之間須候不同而義理亦變惟聖人爲能辨別其當時之幾而審度乎處之之分莫不於其名卦繫辭而見之矣

論八純卦

六十四卦皆時也惟八純卦不可以時言非無時也根於天地之理人心之德其爲時也述天理而時措不可以在外之所遇者言也乾者健德也坤者順德也震者動德也艮者止德也巽者入德也

兌者說德也離者明德也惟坎曰陷曰險不可以心德言故於重卦之名加一習字與七卦之例別蓋人心惟危故其心德必有所陷陷則險矣於是乎不可聽其心之陷溺而必更習於險以出乎險孟子所謂困心衡慮動心忍性皆其事也如是則亦爲人心之德與七卦等矣此八卦者與時偕行豈非時乎然生於所施不生於所遇是故震與艮皆論戒懼之道而不同巽者心之德也履者時之宜也離與豐皆論昏明之效而不同離者心之德也豐者時之宜也艮與咸皆論動靜之學而不同艮者心之德也咸者時之宜也坎與屯需蹇困皆論處險之義而亦不同習坎者心之德也屯需蹇困時之宜也處時之道不外乎人心之德此八卦所以經緯乎六十四卦之中而義所以獨爲大也

○釋經者曰健莫如天順莫如地動莫如雷入莫如風明莫如火止莫如山說莫如澤是皆然矣曰險莫如水則有未盡當曰行險莫如水斯爲水之德爾由此言之卦名不加以習字得乎

論卦有主爻

聖人繫彖之時雖通觀其卦象卦德以定名辭之義然於爻位尤致詳焉蓋有因爻位以名卦者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謙豫剝復夬姤之類是也有名雖別取而爻位之義發於辭者屯蒙之建侯求我指初二訟蹇萃巽之大人指九五之類是也是二者皆謂之卦之主爻但就文王之名辭觀之有包涵其意而未明者矣至六爻之繫則辭有吉凶義有輕重而名辭之意因以可見如師則正九二

之爲長子而卦之所以爲師者此矣比則正九五之爲王而卦之所以爲比者此矣謙之九三曰勞謙而卦之所以爲謙者此矣豫之九四曰由豫而卦之所以爲豫者此矣剝之上九曰碩果而卦之所以爲剝者此矣復之初九曰不遠復而卦之所以爲復者此矣又如屯之初曰利建侯而辭所謂建侯者此矣蒙之五曰童蒙而辭所謂求我者此矣訟之五曰訟元吉蹇之五曰大蹇朋來萃之五曰萃有位巽之五曰貞吉悔亡无不利而辭所謂

大人者此矣蓋爻之意雖根於卦而後可明而卦之意亦參於爻而後可知卦爻相求則所謂主爻者得矣主爻者得則其餘爻之或吉或凶因是可推何則凡卦義善者爻能合德則吉反之則凶也卦義不善者爻能反之則吉合德則凶也故師比謙豫之類主爻之吉者也以其德與時適也若其當與時反者則爲主者反不得吉如訟之上九則終訟者也履之六三則咥人者也明夷上六則明所以夷也歸妹上六則妹所以歸也上爻吉則餘

爻之吉者必其德與主爻類者也非然則其比應也而反是者則凶主爻凶則餘爻之吉者必其德與主爻類者也非然則其比應也而反是者則吉又主爻不拘於一如蒙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以童蒙應之則亦主爻也師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使長子帥師則亦主爻也履之六三固主爻矣九四有虎尾之象則亦主爻也泰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爲下交之主則亦主爻也又如臨之初二觀之五上坎離之二五萃升之四五則皆自卦義而

定不妨兩爲卦主也又如震有兩主而其重在初艮有兩主而其重在上既濟二五得中而其重在二未濟二五得中而其重在五此則因卦義而變者履之三四象虎尾而其吉在四頤之初上象頤而其凶在初大過三四象棟而其吉在四小過初上象鳥而其尤凶在初此則又因物象而變者若此之類推說難盡姑舉其槩各隨卦義爻才而觀之可也凡卦有無主者則以其義甚大而爻德不足以配如同人于野之義至大六二之吝固不足

以當之矣惟上九居卦外有野之象而其德非中正故僅止于郊而已恒久之義至大六五之貞固不足以當之矣惟九二剛中有久中之德然位失其正故止於悔亡而已是二卦者無主爻也蓋擬德於卦則指爻以爲主者卦象之正也繫辭其爻因卦義之大而必審論其才德者爻義之精也艮以人身取象則當以六四皆位爲主然止者剛德而四柔也故以上之止體爲主四止於无咎而上吉也中孚以中虛取象則當以三四爲主然孚者

實德中德三四陰而不中故以二五之剛中爲主六四雖有幾望之吉而亦不得爲主也然乾坤之義大之至矣而其所以有主者則以乾五剛健中正備天之德也坤二柔順中正備地之德也故象傳所謂乘龍御天首出咸寧者皆以九五之德位當之也文言所謂動剛德方者皆以六二之德當之也自乾坤發此例而六十四卦因之其象傳有贊爻德以贊卦者皆此例也

論卦爻占辭

所謂占辭者元亨利貞也吉凶悔吝无咎也其曰之大者也攷之於經則爻無元亨止於元吉大吉而已或止曰亨而已卦無吝而悔亦僅見於革彖而已聖人於此亦有意否乎曰元亨利貞者天道之常而貫乎人事者也吉凶悔吝者人事之致而通乎天道者也卦本乎天道而元亨者天道之大者也故爻不得而用之也爻主乎人事而悔吝者人事之細者也故卦不得而及之也且元亨之爲大也不獨爻無用焉而見於卦者亦少自乾坤之

外惟屯隨臨无妄革五卦備元亨利貞之辭蓋屯與革則天時之大者隨人與臨人則人事之大者无妄則天人之德之至者也此外而曰元亨者亦惟大有蠱升鼎而已蠱壞之極而更新之其義與屯革相亞此所以曰元亨也大有升鼎三卦則皆以賢人取義蓋大有者所有者大賢人之衆多也鼎以養賢賢人之得養也升以進賢賢人之得用也易之義莫美於用賢者故大有與鼎皆直曰元亨而無餘辭升雖有餘辭皆以足元亨之義而無

他戒爲諸卦不能及者。意豈不深哉。○彖辭言元亨無言大亨者。而夫子以大亨釋之。則大與元本一義也。然爻辭或言元吉。或言大吉。則亦不能無少差別。攷之坤五訟五履上泰五復初大畜四離二損五益初益五升上渙四皆言元吉。惟家人四萃四升初鼎上言大吉。蓋坤五以中順之德配乾。離二亦以中順而合坤德。故坤曰牝馬配乾之義也。離曰畜牝牛。皆坤之義也。其辭皆曰黄。以此也。德至中和而極。故占皆元吉。履上則德之成也。復初

則德之本也。其占亦元吉。此四爻皆以其德之純言也。餘則凡言元吉者。多指吉之在天下者也。凡言大吉者。多指吉之在一人者也。故均之益也。家人四富其家者也。益五富天下者也。均之聚也。萃四聚其下而猶恐有偏私之嫌。渙四渙其羣則已極乎大公之善也。均之進也。晉初之義在忘身以酬上。升初之義在見允而得升也。均之養也。井之義爲養民。則在上而養道成者。是民得養也。鼎之義爲養賢。則至上而養道成者。是已得養也。至於

訟五畜四則有無訟刑措之風焉。泰五損五則有虛中受下之美焉。是皆非一人之吉。而天下之吉。此所以不特曰大而曰元也。象傳有喜有慶之義亦然。○彖爻辭有言利者。有言用者。有言不利者。有言勿用者。意相近而辭不同。蓋占者與卦爻有相爲賓主之例。言利不利者。以占者當卦爻謂如此之德。如此之時位。則其利不利如此也。言用不用者。謂卦爻之德之時如此。占者可用以如此。不可用以如此也。細觀之。其義亦須有別。凡言利者。

皆其事後之利。如訟非得大人不決。蹇非得大人不濟。需不犯難。同人能得衆心。有可以涉川之理。又需者將以進也。同人者將以濟也。故皆言利。事後之辭也。凡言用者。則卽今而可用。如升則遇時之升。見大人而無憂。謙謙則德之至。涉大川而必濟。故皆言用。當事之詞也。凡言不利者。事無可爲之稱。如剝之小人長。則其時之不利攸往也。无妄之匪正有眚。則其德之不利攸往也。故言不利。蓋終無可往之理也。凡言勿用者。暫且勿用之意。如

屯雖動乎險然猶未可輕有所往遯雖其勢當去
然亦未可輕有所往故言勿用蓋恐其疑於可往
而戒以未可往也然則利之詞緩於用不利之詞
又急於勿用適事後而論之則利者猶在後也故
緩不利者終無可爲也故急即當事而論之則用
者即今可用也故急勿用者惟此時勿用而已故
緩若夫處言无不利无攸利者亦包當事事後之
辭也若言勿用者亦是且就其時斷之之辭也頤
之三既曰勿用又曰无攸利則其辭彌甚矣利用

禴利用亨祀祭祀及王用亨于西山岐山王用亨
于帝之義亦然○爻辭無元亨而曰利貞者亦少
蓋變元亨曰元吉大吉變利貞曰貞吉所以然者
卦之義全爻則偏指一事而言故變其文以別之
也其曰利永貞者以永爲貞也利居貞者以居爲
貞也利艱貞者以艱爲貞也利于不息之貞者以
不息爲貞也利幽人武人之貞者以幽人武人爲
貞也此又本於坤明夷彖辭之例然皆偏指一事
而言者也○凡言貞吉於辭之後者即其辭所言

之義而貞固守之則吉也需于酒食鳴謙介于石
之類是也言貞吉於辭之前者爻有貞吉之義而
辭又有他戒也咸四壯四升五巽五未濟四五是
也悔亡无咎之義亦然惟壯二直曰貞吉恒二直
曰悔亡解初直曰无咎前後更無他辭則以爻義
已足示人觀象之例也○凡言悔亡者有悔而可
亡也无悔者无可悔也然則无悔之義進於悔亡
故咸四言悔亡至五則言无悔大壯四言悔亡至
五則言无悔渙二言悔亡至三則言无悔未濟四

言悔亡至五則言无悔以其辭義先後攷之无悔
進於悔亡可知矣雖以復初之吉然无祇於悔與
敦復无悔亦須有先後也凡易中言悔亡无悔者
以此別之

論占辭無兩例

先儒說貞凶有云雖貞亦凶者有言貞乎此則凶
者有言決定是凶者是有三例也說无咎既爲補
過之義又云自取凶害无所歸咎是有兩例也夫
苟二三其例則是適以眩夫占者而又何以斷天

下之疑乎故夫貞者正也固也凡言貞吉者兼正
固之義固由正生也凡言貞凶貞吝貞厲者主乎
固之義蓋自以爲正而固守之也其設戒亦不純
蒙上句蓋有與上句相反爲義者如泰道之終城
復于隍矣斯時也勿用師自邑告命則可矣如固
守其常而力爭之則吝也晉道之極晉其角矣斯
時也惟自治其私則雖危而吉无咎矣如固守其
常知進而不知退則吝也此皆不蒙上句而相反
爲義者如弟子輿尸貞凶晉如鼫鼠貞厲喪其資

斧貞凶則蒙上句直說謂固常如此而不知反則
危且凶也 若文意不同然要爲不可固守之占
則無兩例明矣傳言无咎者善補過也則无咎非
凶辭可知但以大過之上節之三遂謂有變例蓋
然過上際時窮而有處之之義節三失時義而有
改悔之機是皆可以補過之例求之不必變也蓋
過涉滅頂時窮而凶矣然以柔爲說主不與時爭
則无咎之道也不言其所以无咎者解初六之例
也不節若宜得凶矣然因不節而遂嗟若亦无咎
之道也臨六三之例也況節三象傳與同人初爻
同則无咎之義亦應同雖解三又誰咎也爲非善
詞然此兩爻有无咎之文則象傳爲直解无咎之
義言人安得而咎我也解三爻無无咎之文而曰
貞吝則象傳爲解貞吝之義言我安得而咎人也
其辭固不相病也惟其例之一是以辭之指有難
明者皆以其占戒蔽之而可知故曰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

論時

王仲淹曰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其
說善矣然趨時之義不可不辨也近代說易所謂
時者皆似有一時於此而衆人趨之爾故其象君
臣者皆若同朝象上下者皆若同事其爲時也既
局於一而不通其趨時也又以互相牽合而說義
多不貫此則講解之大患也夫時也者六位莫不
有焉各立其位以指其時非必如並生一世並營
一事者也如言屯也蹇也莫不有屯焉莫不有蹇
焉不必皆言濟時之艱難平時之險阻也大有也

豫也莫不有所有焉莫不有所豫焉不必皆言際明盛之朝值和樂之世也如此則何至局於一而不通乎且莫不有屯矣則初有初之屯五有五之屯非五因初而屯膏也莫不有豫矣則四有四之豫五有五之豫非五因四而貞疾也如此則何至互相牽合而說不貫乎蓋必其所謂時者廣設而用於事所謂動而趨時者隨所處而盡其理然後有以得聖人貞一尊動之心而於辭也幾矣是故一世之治亂窮通時也一身之行止動靜亦時也

因其人因其事各有時焉而各趨之云爾不然則何以曰冒天下之道而百姓與能乎

論位

考象傳凡言位當不當者獨三四五三爻爾初二皆無之蓋所謂位者雖以爻位言然實借以明分位之義初居卦下上處卦外無位者也二雖有位而未高者也惟五居尊而三四皆當高位故言位當不當者獨此三爻詳焉凡言位當位正當者皆謂德與位稱也不然則謂時位有所適焉而必善所以處之也凡言位不當未當者皆謂德不稱位也不然則謂時位有所未當而必善所以處之也大傳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則知爻位有六而貴者惟此三爻矣以象傳之言位當位不當者施於此三爻而不及其他故知借爻位以明分位之義也或曰二雖未高然亦有位焉何以不言也曰據大傳其柔危其剛勝邪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則三五宜剛者也四宜柔者也二反宜剛者也三四五以當爲善不當爲不善二則反以不當爲善故當不

當之義不得而施於此爻也然其於三也有言不當者矣未有言當者也於四也有言當者矣未有言正當者也惟五言正當其言不當者獨大壯五而已而又反以不當爲善蓋三危位也以柔居之固不當以剛居之亦未必當也此其所以多凶也四近位也以剛居之固不當以柔居之亦僅止於當而已此其所以多懼也五尊位也以剛居之爲正當以柔居之有柔之善焉雖不當猶當也此其所以多功也

論德

何以謂之德也有根於卦者焉健順動止明說之類是也有生於爻者焉剛柔中正之類是也德無常善適時爲善故健順動止明說之德失其節則悖矣剛柔之道逆其施則拂矣屯宜用動者也蹇宜用止者也豐宜用明者也困宜用說者也需宜用剛者也訟宜用柔者也賁宜用剛者也噬嗑宜用柔者也家人宜用剛者也旅宜用柔者也推此類之則所謂德之善者可見矣惟中也正也則無

不宜也而中爲尤善何也易之義莫重於貞然亦有貞凶者矣有貞吝貞厲者矣其事未必不是也而逆其時而不知變且以爲正而固守焉則凶危之道也中則義之精而用之妙凡所謂健順動止明說剛柔之施於是取裁焉先儒所謂中則無不正者此也或曰易之卦爻於貞蓋諄諄焉其於中行僅數四見而已何也曰正理可識而中體難明非深於道者不能知是故難以察察言也存其義而沒其名則聖教之精也自乾坤二卦固皆利於貞矣然所謂二用者則中之極而貞之源也其餘卦之諸爻居得其正者多矣而亦鮮以正許之者惟二與五得其正者則曰以中正也或不得其正者亦曰中以行正也是則中道之大而易教之至也然則存其義而沒其名者何也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繫皆中也然必曰如是則得其正則人皆知道義之是守矣倘必曰如是乃得其中則有誤於依違兩可混同無辨者而不自知其非也故舜之執必問察乎善而後執其中顏子之賢

擇乎中庸而必得其善正非中則正之實未至中非正則中之名亦易差聖人所以尊中之道而略其名精求乎正之實而必廣其教者此也

論應

自王輔嗣說易多取應爻爲義歷代因之考之大子彖象傳言應者蓋有之然亦觀爻之一義爾若逐爻必以應言恐非周公之意亦非孔子所以釋經之旨也以經傳之例觀之上下兩體陰陽相求固其正矣然彖傳有以衆爻應一爻者亦有以一

爻應衆爻者乃不拘於兩體二爻之對比小畜同人大有豫之類皆是也有時義所宜以陰應陰而吉以陽應陽而吉者又不拘於陰陽之偶晉小過之王母祖妣睽豐之元夫夷主之類皆是也有以承乘之爻爲重者則雖有應爻而不取如觀之觀光蹇之來碩姤之包魚鼎之金鉉而隨則有失丈夫之失觀則有闚觀之醜姤則有无魚之凶此類皆是也其餘但就其爻之時位才德起義而不繫於應者不可勝數而欲一一以應義傅會之則鑿

矣況爻所謂應者必隔二位而相應例也不隔則非應矣今有相應而爲某爻間隔之說又有某爻起而爭應之說豈非鑿之又鑿者乎說經者因此而不通所謂至今爲梗者矣經傳又無此意亦奚重而不更也○凡應惟二五之應最吉蓋皆有中德而又各居當時之位也其次則初四間有取焉三上取應義絶少其善者又加少也易之道陰暗求於陽明不以陽求陰也上位求於下位不以下求上也故凡六五九二之有取於應義則無不吉

者爲以陰求陽德上而下交則在上者有虛中之美居下者有自重之實蒙師泰大有之類是也如取應義者在於九五六二則時義所當亦有相助之義然求陽者在於下位則往往有戒辭焉屯比同人萃之類是也初與四亦然如六四初九取應義是四求初也則吉屯賁頤損是也如九四初六取應義是初求四也則凶大過解姤鼎是也然吉者在四而在初者不可變上雖下交而下不可以失己也凶者在初而在四者與之內下既援上則

上未免爲失人矣三上或取應義皆非吉者若蒙頤睽夬豐中孚之類惟剝之三與陽應損之三當益上於時義有取焉故二爻無凶辭爾○承乘者謂之比凡比爻惟上體所取最多蓋四承五則如人臣之得君五承上則如人主之尊賢主於五故其近之者皆多所取也然四之承五惟六四九五當之五之承上惟六五上九當之非然者則亦無得君尊賢之義惟隨之五上稍變斯例以時義剛來下柔故爾其餘九五比上六者皆爲剛德之累

上六從九五者則爲從貴之宜非尊賢者比也下體三爻所取比義至少初與二二與三間有相從者隨其時義或吉或否至三與四則隔體無相比之情矣亦有因時變例取者隨三萃三是也

論易象像物

象也者像也故或其卦取於物象而爻當之則遂以其義之吉凶斷而爻德猶其次也如屯所以爲屯者以其雷在下而未起也初爲震主當之故曰盤桓又以其雲在上而未下也五爲坎主當之故

曰屯膏需所以爲需以其雲上於天也九五坎主當之故爲飲食宴樂也履之六三說而承乾本卦之主然因彖言咥人而三適當兌口之缺有受咥之象故其傳曰位不當也言其直口之位爲不當也頤之初九本有剛德能自守者也以其與上共爲頤象而頤之爲物其動在下故曰朶頤而得凶也咸艮以人身取象故咸二雖中正以直腓位而凶艮四雖不中正以直背位而无咎歸妹之凶以女少而自歸故也初九適當娣象則不嫌於少且自歸矣六五適當帝女之象則亦不嫌於自歸矣故皆得吉也節取澤與水爲通塞九二適在澤中則塞之至也故雖有剛德而凶也凡若此類以爻德比應求之多所不通惟明於象像之理則得之又有卦雖取其象而爻義不應者則有變例如噬嗑頤中有物則初上兩爻象頤噬人者也九四一爻象物噬於人者也然既以用獄爲卦義則用刑者有位之事故又變其所取之象以從爻位四反爲刑獄之主初上反爲受刑之人也

論六爻取象之異

有一卦六爻專取一事一物爲象而或一爻別取者則其義因以異矣如需諸爻皆取沙泥郊穴之象而五獨曰需于酒食則以五爲需之主有需之德而所需之安也蠱諸爻皆象父母而上獨曰不事王侯則以上九居卦之上無復承於父母之象人未有不事父母者故曰不事王侯也咸諸爻皆取身象惟四不取者四直心位因之以論心之感應而所該者廣也大壯諸爻取羊者三其曰壯趾

曰濬決亦羊象也。惟二不取者。有中德而居下體。不任壯者也。蹇諸爻皆取往來爲象。惟二五不言者。五尊位。二王臣之位。義不避難。無往來者也。艮諸爻亦取身象。惟上不取者。九三雖亦艮主。而直心位。然止未極也。至上而後止極。則盡止之道者也。若此之類。皆其權於義者精。故其取於象者審也。或曰。四近君之位。蹇不取四爲王臣而取二。何也。曰。四近也。二遠也。當蹇之時。爲近臣者與君同心來連而已。若冒險阻而濟艱難。則遠臣之事也。

故曰同功而異位。

論六爻辭稱名之異

六爻之辭多稱卦名。以起其端。例也。然有稱有不稱者。則義亦異矣。如同人六爻皆當言同人。然惟三四不言者。既有伏莽乘墉之象。則非同人也。豫六爻皆當言豫。然惟二五不言者。既有介石之操貞疾之警。則非豫也。隨六爻皆當言隨。然初二五上不言。而惟三四言之。則以陽倡陰隨。理之正也。初二五上。以剛隨柔。雖合時義。而非隨之正。三四以柔隨剛。雖非時義。而得隨之正也。蠱之諸爻言蠱。而惟上不言。蠱者事也。上不事王侯。則無事矣。然事之壞也。自人心始。上之志可則。則其事莫高而莫尚焉。噬嗑諸爻言噬。惟初上別取。初上噬於人者也。不可言噬也。離諸爻皆不言離。惟二三言離。諸爻皆直昏夜及昏明之際。惟二三。直日中與日昃也。遯諸爻皆言遯。惟二不言。二應五不可遯者也。明夷諸爻皆言明夷。惟上不言。諸爻皆明而夷者。上則夷人之明。而非明夷也。夬諸爻惟三

五言夬。一近陰。一應陰。當夬之任者也。姤諸爻惟上言姤。去初最遠。言遇者幸其不遇也。歸妹惟二上不言歸妹。一不歸。一無所歸也。豐惟初五不言豐。一則未至日中。一則有以處乎日中也。旅惟五爻不言旅。旅之最貴者則非旅也。渙惟初爻不言渙。渙之初則猶未渙也。節惟初二不言節。過而後節。節之初則無所事節也。中孚惟五爻言孚。德既中正。而又化邦之主也。既未濟兩卦。惟未濟三爻言未濟。他爻之既未濟。皆時之爲也。惟未濟之三。

時可濟矣而不濟則才之爲也故特言未濟以別之也餘卦餘爻如此類者皆可以義理推

周易通論卷一終

周易通論卷二

彖傳釋名總例

凡釋名須上有一字起下有一字結或止用一字起而以虛字助辭結之或止用一字結皆正體也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

蠱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以上十一卦皆以卦名起以卦名結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履柔履剛也剝剝也柔變剛也大過大者過也大壯大者壯也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夬決也剛決柔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困剛揜也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中孚柔在外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以上十一卦皆以卦名起虛字

結頤中有物曰噬嗑明入地中明夷巽乎水而上水井以上三卦皆只用卦名結

右凡二十五卦

有總釋名辭而義實分釋者如泰否之上下交不交是釋名內外消長是釋辭觀之大觀在上是釋名順巽中正是釋辭却總舉名辭而總釋之也然泰否舉名辭於前是順釋體觀舉名辭於後是反釋體故觀復著下觀而化也一句以足文意也下觀而化是名意承大觀在上而化是辭意承順巽中正

右凡三卦

有雖已釋名而文意不斷名其義爲下釋辭之所根也如臨之剛浸而長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晉之明出地上睽之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皆名義已釋而下無助字結之乃根其義以通釋辭也損之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之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亦當從此例但前四卦皆終舉其辭損益二卦則先舉其辭爲稍別爾

右凡六卦

有衆義皆切卦名而又可以分釋辭者如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雷雨之動滿盈皆卦所以爲屯也分之則始交而動是釋亨難生險中是釋貞雷動滿盈是釋建侯也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文明以止皆卦所以爲賁分之則柔來文剛是釋亨剛上文柔是釋小利有攸往又文明亦有亨義以止亦有小利攸往之義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皆卦所以爲大畜分之則利貞

兼衆義不家食吉由尚賢利涉大川由止健也柔上剛下二氣感應止而說男下女皆卦所以爲咸分之則剛柔感應是釋亨止而說是釋貞男下女是釋取女吉也然四卦之體不同屯之三象於名義皆切故但舉卦名於前便足見義而遂分釋其辭賁之剛柔相交於卦義未明故既曰文剛文柔又曰天文也人文也釋辭之後轉結卦名以申其意也大畜卦義卽含正義故既以大正總釋名辭又以尚賢爲養賢止健爲應天釋下二句之義也

咸則舉卦名以包諸義而總釋其辭以咸辭之義
分屬明白故爾
右凡四卦
有以卦名連辭一字釋者如師衆也貞正也能以
衆正可以王矣以衆正指九二是以卦體釋名而
兼貞義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下順從指九五
是以卦體釋名而兼吉義復亨剛反指一陽是以
卦體釋名而兼亨義然復亨剛反下無虛字文意
未斷即連動而以順行而釋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之義如前臨卦及无妄等例也遯亨遯而亨也下
一遯字指四陽遯去是以卦體釋名而兼亨義家
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男女正位指六爻之位是以卦體釋名而兼貞
義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過指卦陰畫是以卦
體釋名而兼亨義也
右凡六卦
有卦名似無凶而實凶者則先論其理而後及卦
義之不善以釋卦名蓋變例也歸妹天地之大義

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如此
則歸妹未有不善惟卦德說以動卦象所歸者妹
則是以情欲而動不以禮行此名卦之意也加一
所字便見男不下女而失待聘之節以少從長而
非年德之配矣
右一卦
有非卦所以名而於所以名卦之意甚切者則用
故字以別之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明以動故
豐是也萃豐所以名者義在大象此則推其所

以致此之由將以明其所以處此之道也剛以動
故壯亦然但其名義上句已釋爾
右凡二卦
有卦名義在於大象而彖傳無釋者則直釋辭而
已升漸旅渙節既濟未濟是也
右凡七卦
有名義不專在大象而彖傳又無釋者則以卦爻
互發可見或其義則見則不更釋也如謙所以成
卦本由一陽爲卦主而居下體有謙退之象而地

山之義坎之頤所以成卦本以外實中虛頤口之
象而山雷之象次之然彖傳皆無明釋則以謙三
之辭與卦辭同其爲成卦之義甚明頤之前有噬
嗑卦頤中有物曰噬嗑則頤象亦已明故皆不釋

右凡二卦

釋名之後釋辭之前有懸設一義者皆以足卦意
而起釋辭之端也如夬釋名之後曰健而說決而
和是起揚于王庭以下意井釋名之後曰井養而
不窮也是起改邑不改井以下意鼎釋名之後曰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是起下釋元
亨諸義

右凡三卦

八純卦無以卦體釋名義者蓋八卦德象說卦已
具重卦之象大象又已明無可更釋故也惟習坎
重險也似釋重卦之意然實因卦名加習字推明
其理非正釋也重巽以申命又是因重巽而推出
申命之義亦非正釋○坎釋名下曰水流而不盈
離釋名下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艮釋
名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巽則直曰重巽以申命亦是懸設一義以起
釋辭之端如夬井鼎諸卦例

論彖傳釋名所取

彖傳釋名有專取一義者有兼取數義者然其兼
取數義者必以首句之義爲重如動乎險中雷雨
滿盈皆屯意也然震坎之相繼也震一陽在陰下
初生而必奮坎一陽在陰中被陷而必出則始交
難生之義於屯最重也內陷溺而外阻塞亦蒙意

也然天下之叢蔽而幽昧者莫如巖崖之下谿壑
之間則山下有險之義於蒙最重也內陰險而外
強健亦訟意也然天下之訟所以多者由於罔密
文繁而姦宄不勝則上剛下險之義於訟最重也
又如剛柔上下之卦甚多而隨蠱咸恒必以此爲
稱首者則以隨二體及六爻皆剛下柔也蠱二體
及六爻皆剛上柔也咸柔上剛下二少也少則情
通恒剛上柔下二長也長則分定是皆諸卦所不
得同者至如大畜名卦以小畜反觀及以六爻之

辭玩之宜若止健之義爲重然大畜者所畜之大也至大者莫如天德之剛健能畜天德者莫如艮體之篤實故中庸言達天德而必推本於闇然尚絅之心其義莫尚焉故首揭之也又如卦名有主於兩象者則象傳或不之及如旣未濟之類又或彖象傳同文如晉明夷之類或則雖兼取而首舉之如睽革之類總之以首一句之義爲重也

論彖傳釋辭

文王名卦繫辭所以觀象者深矣故總會其綱以

命名又旁通其義以繫辭辭之於卦如幹之連於根也後之玩辭者但以卦名之義推說其理似亦足矣然當日繫辭之意旣博觀乎卦中所縕以盡其言則言皆有依據而非虛說此則周公六爻所因以繫而爻辭於彖辭又如枝葉之連於幹也夫子彖傳旣以卦義釋名矣至其釋辭也不離乎卦名之意而復推廣卦義以得其所據依一則以盡文王觀象之縕也一則以起周公爻義之端也無夫子之傳則文王之彖旣無以見其縕之包涵周公之爻又無以見其端之從起是故蒙之二五志應足以發求我求蒙之縕矣而爻所謂包蒙童蒙者此其端也師之剛中而應足以發師貞丈人之縕矣而爻所謂帥師錫命者此其端也推之諸卦無不皆然至有卦象深微彖辭渾蓄微彖傳而其爻義遂不可知者晉升之類是也然則觀彖辭而思過半者非上智不能惟以夫子之彖傳爲據以得乎彖辭之義則其於六爻也不亦可以推而通乎

論二體象傳

卦之名不盡取於象也然而取於象者多矣是故夫子之以彖傳釋卦也卦象卦德爻義蓋兼取焉而又專立一傳特揭兩象以明卦意易者象也本天道以言人事此夫子特揭之旨也約之則有三例有卦名所以取者地天爲泰天地爲否火地爲晉地火爲明夷澤水爲困水澤爲節水火爲旣濟火水爲未濟之類是也有卦名雖別取而象意亦甚切者一陽統衆所以爲師而地中有水亦似之

一陽御下所以爲比而地上有木亦似之一陽來反所以爲復而地中有雷亦其時也一陰始生所以爲姤而天下有風亦其候也此類皆是也有卦名别取象意本不甚切而理亦可通者隨之爲隨剛來下柔也澤中有雷陽氣下伏亦有其象焉蠱之爲蠱剛上柔下也山下有風陰氣下行亦有其象焉四陽居中則爲大過澤之滅木亦氣盛而大過之象也四陰居外則爲小過山上有雷亦氣微而小過之象也此類皆是也其言君子之體卦德

者亦有三例有直以卦意言者乾之自彊坤之厚德師之容民畜衆比之建國親侯噬嗑明罰敇法頤愼言語節飲食之類是也有就卦意而推廣言之者晉之自昭明夷之用晦損之懲忿窒慾益之遷善改過之類是也有本卦意而偏指一事言者豫之作樂隨之宴息革之作歴渙之立廟之類是也然謂君子之體卦德者蓋謂其脩身治世之道與之相倣非直謂其因此之時行此之事如天地交泰則萬物生君子裁成輔相則萬物各遂其生非偏言開治之時裁成輔相也天下雷行則萬物育君子對時育物則萬物各得其性非偏言雷行之時茂對育物也雷風至變而有常理君子之行亦至變而有常度非偏言變動之時立不易方也洊雷震肅以作其氣君子之行亦震肅以厲其心非偏言震驚之時恐懼脩省也凡卦之象皆當以此觀之

論六爻象傳

夫子釋六爻之辭其義至精而文甚簡學者往往

失其解者一則忽略視之以爲湊足之詞二則執文求之失其立文之意由是不足以發明爻義且因以病乎爻義者多矣如同人于郊无悔本善也因志未得之辭則以爲荒僻鳴謙利用行師本善也因志未得之辭則以爲貶柔咸其脢无悔本善也因志末之辭則以爲絶感不知于郊固善也惟未至于野故其志未得而僅无悔也鳴謙固善也惟其謙之至故志不自得雖可用行師而但自治邑國也咸脢何以善也惟其近上六之末而志爲

之動故必咸其腓而後可以无悔也不然卦義于野而曰亨矣何止於无悔哉利用行師雖德咸遠及可矣何但征邑國哉爲咸之主雖感人心可矣何必咸其腓哉又如无妄而有疾雖勿藥而可愈也三歲而不出乎叢棘則凶也有孚惠心雖勿問而元吉可致也此以文義觀之固如此也不知无妄之疾則决不可試以藥矣在叢棘之中三歲而不變則終凶若或克變則止於凶三歲矣有孚惠心蓋所以盡吾心爲其下之應不應則不當復問

之矣不然无妄而藥無乃患得患失而反爲妄乎納之圜土之中所以使之更省於險改心易行豈錮其終身乎施惠於人而問其應豈所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乎凡此之類皆以單辭發爻微意或增減移換其文而爻意乃益備焉又如未順命也未受命也志不合命也解者亦復淺略不知臨泰勢之盛也而君子持身愼動不曰時可爲也姤幾之微也而君子脩德同天不以時不可爲也故曰君子不謂命也又如包荒得尙于中行萃有位志

未光也王居无咎正位也說者以爲省文而已不知包荒其本也然無下三者則非光大而不合乎中行矣若無元永貞之德但以有位萃天下則志未光矣渙汗大號則雖時當渙而王居且无咎矣又如上六无實承虛筐也曳其輪義无咎也兩義而偏舉說者亦以爲省文而已不知歸妹之卦以女爲主惟女無信故上無義故曰承虛筐也明上六爲女象也既濟之時以濡尾爲咎惟曳輪則雖濡而可返故曰義无咎也明初九爲尾象也凡此

皆文義之宜非省文也以上舉其說之最失者爾餘亦皆以湊足之詞視之而忽略不思故其忽略者既於爻義無所發明而其說之失者則因以誤解爻義而重爲之蔽也此象傳之學所以最切於學者而不可不講者與

卦變辯

易中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先儒皆以卦變之法推之故其爲說甚多今直依古法但以虛象說上下往來之義則所謂上下往來者與內外之義同爾

如訟剛來而得中也是指九二剛中因在內卦故謂之來不必有所自來也隨剛來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是兼二體與爻畫而言二體震剛下於兌柔艮剛上而巽柔下爻畫隨初剛下於二三之柔蠱二三之剛上於初柔上剛上於四五之柔也亦因其卦體爻位內外而論往來上下也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與訟同義賁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亦兼二體及爻畫而言離內艮外是柔來剛上也爻畫則六二之柔居於內卦是來文初三之剛上九之剛居卦之外是上文四五之柔也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亦與訟同義然不第曰來而必曰自外來者將以明乾為天德而震得其初畫以切无妄之義正如賁之剛上添一分字將以明剛上柔輔柔來文剛宜也無剛往文柔之理直以剛節柔之過乃自其為主者而分之而主未嘗動也此等文法是因道理精微著字發明非有殊指大畜剛上而尚賢者上九居卦六五下之即有尚賢之象此義與大有尚賢同皆

是以上九為賢六五尚之非是上九尚六五之賢也咸柔上剛下恒剛上柔下專指二體不指爻畫與訟之上剛下險同但訟之上下字為實字如內外之類咸恒之上下字為虛字如往來之類也晉柔進而上行指六五居上體睽柔進而上行同蹇往得中也謂九五解往得衆也謂六五乃得中也謂九二皆以內外言往來也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亦是就爻畫取往來上下之義升柔以時升指六四六五在上卦得位鼎柔進而上行與晉睽同漸進得位尊指九五進居尊位故申之曰其位剛得中也旅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指六五渙剛來而不窮指九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指六四上承九五以上二十卦皆以內外二體取往來上下為義不因卦變而取且如否泰陰陽往來文王彖辭已言之乃是以內三爻外三爻通爲往來之象豈亦可以卦變推乎故卦變之說於先儒無所折中然不若古注直指卦體爻畫虛象之為愈也

論對卦

易有兩卦反對而義互相發者往往當以首尾顛倒觀之○泰與否對其初爻雖皆曰拔茅茹然泰之所謂征吉者否盡泰來也即傾否之時也否之所謂貞吉者泰極否來也即復隍之候也泰之二即否之五一則致泰之主爻一則休否之主爻也泰之主所以在二者上下交則其責在下且大者來而二之光大當之也否之主所以在五者上下不交則其責在上且大者往而五之大人當之也泰之三即否之四一則於泰而見否之幾焉一則於否而見泰之兆焉有以防之則食福矣有以迓之則離祉矣泰之四即否之三四當上下交而近下又以陰虛而能下賢是以交孚也三當上下不交而近上又以不中正而或上援是以包羞也泰之五即否之二五居尊而處下交之世必如帝乙之歸妹則得元吉矣二應五而值不交之時包承不可也必也固守其否而後道亨矣泰於二三著往來之義於四五著交泰之義否於四五著往來之義於二三著不交之義非獨其象之反對不爲

小人謀者理固當然也泰否諸爻之每言包何也以人之荒穢可包者也不包則無以成乎物己之羞辱不可包者也包則無以潔其身審於二者之間則於處治亂之道得矣○剝復相對剝之上即復之初也故近之者吉利剝五復二是也應之者亦無凶咎剝三復四是也背之者凶厲剝四復三是也遠之者凶剝初復上是也惟剝二凶而復五无悔此一爻不同蓋處復時則中德可以自成矣處剝時必有應與乃善二未有與故不免於凶時不同故也○損益相對損之上即益之初損上受下之益卦之主也受下之益者不可私其有故曰得臣无家也益初受上之益亦卦之主也受上之益者不可私其身故曰利用大作也損之五即益之二各以中德受益神之所依也故皆曰十朋之龜弗克違損之四即益之三損其疾也用凶事也皆所謂動心忍性以自增益受之於下者有法家拂士是也受之於上者爲孤臣孽子是也損之三即益之四絕私交以益上則無二心之嫌矣稟君

命以益下則無作福之私矣損之二卽益之五益上者不服道以失己益下者不求報以干名則益道之極也損之初卽益之上居下受損而未當益上之任故戒以酌損居上受損而又非益下之位則爲或擊之象而已○夬姤相對夬之上卽姤之初也故近之者宜深爲之防五之夬夬去之決也二之不利賓制之密也應之者宜善爲之處三之壯頄不能決而和者也四之起凶取女而不能制者也遠之者無害以其勢不相及也壯于趾而欲

決之能免咎乎姤其角而不與遇雖吝无咎矣背之者害亦未切故與陰相背臀之象也不能安坐而欲決欲過之臀無膚而行次且之象也然終未可決也故制其壯則悔亡終不得遇也故雖危而无大咎也惟夬之三姤之五雖不近陰而有決陰制陰之任焉故憂惕呼號而變可弭矣堅重待時而萌可消矣○漸與歸妹相對二卦皆取女歸之義故六爻皆有女象而不論其剛柔然雖不論剛柔皆取女象而于於應爻則剛柔之分不可不辨

也蓋以剛應剛則無應而無女歸之象矣以柔應柔則無應而亦無女歸之象矣以剛應柔則雖有應而陰陽反類亦無女歸之象矣惟以柔應剛者有女歸之象故在漸惟六二在歸妹惟六五與女歸之義合而其義最吉也漸之五卽歸妹之二雖有應而反其類者也故曰不孕曰幽人漸之三卽歸妹之四以剛應剛故曰不育曰愆期漸之四卽歸妹之三以柔應柔本皆不善也然六四有承五之例故四得桷而三歸娣也漸之初卽歸妹之上

以柔應柔一則進之始也未進者也一則歸之終也無歸者也未進則謹身遠害雖危而无咎無歸則辱行失節不利而終凶漸之上卽歸妹之初以剛應剛固無歸義矣然上有師傅之象焉則可以爲儀初有媵妾之象焉則可以承君蓋師傅則不嫌於老而無歸媵妾則不嫌於少而自歸矣○旣濟與未濟相對二卦皆取濟水爲義狐善涉水者也故二卦所謂濡首濡尾者皆象狐也旣濟之上卽未濟之初上爲首故曰濡首初爲尾故曰濡尾

也。既濟之初，即未濟之上。故初亦曰濡尾，上亦曰濡首。然未濟而濡尾則躁之甚，而可羞。當濟而濡尾則茀不進以免於咎而已。既濟而濡首，因不能保其濟。將濟而濡首，猶恐不能終於濟也。既濟之五，即未濟之二。五過時者也，故有持盈之戒；二未及時也，故有謹進之戒也。既濟之二，即未濟之五。既濟之善在二，故雖喪茀而自得；未濟之善在五，故得无悔而有光也。既濟之四，即未濟之三。四之時將過矣，而四柔而能懼，終日戒之象也。三之時

將及矣，而三柔而不進，此惟涉大川可耳，以有行則凶也。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在既濟則三當已濟之位也，在未濟則四當將濟之位也。故三則伐鬼方而既克之象也，四則方震動而伐鬼方之象也。事之既濟，則當思其難，故雖克之，而曰憊也。事之未濟，則當厲其志，故當震用而曰志行也。聖人命辭之審如此。

論卦名相對

有體不對而名相對者，一陰居上體畜陽，故曰小畜。二陰居上體畜陽，故曰大畜。小畜大畜之下三爻皆自畜者也。其上三爻皆畜人者也。復者返也，復自道也，牽復也，皆能迴返自止而不進者也。有厲而已也，輿脫輻也，亦能自止而不進者也。三可以進矣，然小畜則畜未極也，於是而進則脫輹。大畜則畜極矣，於是而進則安驅也。小畜之四以六承君，則畜君者也。九五居尊則畜下者也。大畜之六四六五以二陰畜衆陽而居上位，則皆畜下者也。然小畜無吉辭，而大畜則吉，以畜有小大異也。

至兩卦之上爻則畜皆通矣。然小畜有戒辭而大畜直曰亨，亦以畜有小大異也。若小畜之初二得吉，而大畜反無之，蓋小畜者勢未形而能自止，以道自止者也，所以得吉也。大畜勢已形而自止，以害自止者也，免於咎厲而已。一詞之占，其謹嚴如此。○大過之過在中，而三四二爻者中之中也，故皆取棟之象。小過之過在外，而初上二爻者外之外也，故皆取飛鳥之象。事過則宜救之以中也，故大小之二五雖皆在過之分，然其義皆別取而不

至於凶咎也大過之二五象楊者楊亦棟類也以
其近陰而有滋生之機稍別於棟也小過之六五
象雲者雲亦飛類也以其近陽而有會合之理稍
別於鳥也兩卦之二皆善於五者二未過而五稍
過也大過之初上為陰小過之三四為陽陽過則
用陰陰過則用陽故初六之藉用白茅九四之不
過遇之皆剛柔相濟義與時適惟上六則純柔九
三則純剛矯時而過其中則與時悖矣二爻皆有
凶辭以此也○大畜又對大有大有所有者大也

大畜所畜者大也夫子贊二卦皆曰尚賢以六五
尚上九之賢也上九為賢而六五尚之所有可謂
大矣所畜可謂大矣故一則曰自天之祐一則曰
荷天之衢言乎尊賢之為帝心而賢路之通由於
大道之泰也然大有之義優於大畜故在畜為不
犯災者在有則无交害而已在畜為脫輹者在有
為車載在畜為利往者在有為用亨以至居尊位
者有牿牛豶豕之勞未若順保其盛大而旋施其
孚威也○小畜又對小過陰陽和則不過以小畜

大陰陽未和也小過於大亦陰陽未和也以陰畜
陽主在六四故其彖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過
於陽主在六五故其爻亦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之而固則雨矣過而不過則亦雨矣雖然小之
為道妻道也臣道也畜之未固固曰夫妻反目畜
之而固猶曰婦貞厲也可以過者猶曰過祖遇妣
不可以過者則曰不及其君遇其臣也陰陽之際
小大之分易之謹之也如此○大過又對大壯大
過大者過也大壯大者壯也大過則顛故防其橈

也大壯則止故戒其進也壯之羸角猶過之棟橈
壯之壯輹猶過之棟隆

論取象相對

咸艮皆以身取象者人一身動靜之理也其六爻
所當之位稍不同者咸取三陽之中一爻為心則
心位在四心位在四則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
為背而上為口矣艮但取中一陽為心則心位在
三心位在三則初為趾二為腓四為背而五為口
矣蓋心者陽也身者陰也心為陽而居中故三四

二位當之也。咸言咸其脢，艮不言艮其背者，艮其
背爲卦義。六四雖有合乎卦義，而未純乎卦義也。
故未能不獲其身，而能止其身而已。卦義之次也。
咸之感以心，艮之止以背，心背之象皆在四，而皆
未能純乎卦義，故咸四不言咸，恐其憧憧而動於
私也；艮四不言背，但止其身而未進於忘也。艮之
取象既畢於五，故上自以敦艮爲義，明上一爻爲
止之主，德莫善焉。○井鼎皆以物取象，井者在邑
野者也，故取養民爲義；鼎者在朝廟者也，故取養

賢爲義。至六爻之辭，則除尊位之外，井自四以下
爲代君養民者，鼎自四以下爲爲君所養者，故其
義大略同也。兩卦之初，未當進用，故有井泥鼎否
之象。然井主養人，泥則不能養人，宜爲時所舍矣。
鼎主爲上所養，故猶有出否從貴之善也。兩卦之
二，皆有剛德，然養人者在下，則不能遠施，又無應
於上，則羽鮒敝漏而已；受養者雖在下，而有登進
之具，又上得正應，故但戒以謹身而遠害也。井四
以柔承剛，於義既當，又承上以養人，而不有其功，

所以无咎；鼎四以剛承柔，例多凶者，又受養既盛，
則必有滿盈傾覆之理也。兩卦之三，亦皆有剛德，
且位近上體，於養道合矣。然皆未離下體，則是井
未上於瓶，鼎未登於俎豆也。又井三雖有應，而
上六非當位，鼎三則無應而象耳革，故一則曰井
渫不食，一則曰雉膏不食。膏澤不下，是以悔惻然
以其有是德而當是時也，故必有明良之合而福
可受，有陰陽之和而悔可虧。韓子所謂天將雨水
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者，二爻之謂也。五

者井鼎之上。而井五陽也，有實德，故能養民也；鼎
五陰也，能虛中，故能養賢也。井鼎之上，養道成矣，
故皆得大吉，而鼎之五上有尚賢之象，故其辭又
曰大吉无不利，與大有上九同也。

論卦意相對

離明也，明夷昏也。昏明治亂，如晝夜循環然。離初
明之始也，三明之至也；三向昏，四昏之甚；五向明，
上則再明矣。夷初昏之始也，二三以明拯昏者也，
四五以明處昏者也，上則極其昏者也。然則離明

之中有昏夷昏之中有明夷之下體自昏而明故三之得其大首者猶離上之折首也其上體自明而昏故上之不明晦猶離三之日昃也○家人內也旅外也家人則利於女貞旅則利於童僕貞也家人二四得位女之貞者也旅之初六居下童僕之不貞者也欲女之貞者宜乎以義率之而剛德爲貴欲童僕之貞者宜乎以仁撫之而柔道爲貴家人之吉在五上而初與三皆免乎悔厲者以其有剛德也旅之吉在二五而三上與四皆不免乎

凶厲者以其失柔道也家人之初五稱有家旅之二上稱以旅蓋以有家之心處之則爲可繼也爲可久也而家之道正矣以旅之心處之則所遇皆路人所居皆傳舍而旅之道失矣君子待妻孥如賓客則家猶旅也於四海如兄弟則旅猶家也○萃聚也渙散也萃言王假有廟因其聚而聚之渙言王假有廟因其散而聚之也易凡言號者皆誠之發也萃之義下聚於上故號者在下能號則一轉而爲笑矣渙之義上聚其下故號者在上能號

則雖渙而王居無咎矣萃自初以上皆求聚者至四則佐上以聚其下者也渙自初以上皆自渙者至四則佐上而渙其羣者也萃多戒辭而渙無凶義吾以此知保身之爲小而遺己之爲大養交之爲危而特立之爲安矣萃之極故猶齎咨涕洟以求萃渙之極故遂離羣遁害而遠去然其要皆無咎者無萃上之心則是放臣屏子怨妻去婦皆若是恝也無渙上之節則是衛門不可以棲遲槃澗不可以干寬也○節者約素自節也與賁之文對

賁則恐其需於華矣故尚白以上之白白也四之皤如亦白也初之賁趾五之邱園皆是也惟二爲文明之主然猶賁其附於陽三爻二陰之賁然猶成其永於貞也節則恐其窮於苦矣故尚甘爲五之非甘也四之安節亦甘也初之不出三之嗟若亦失也惟二當澤中而塞故其於義爲凶上當險極而苦故其於道爲窮也白而受采則色相宜矣甘而受和則味相得矣忠信之人而學禮則文質彬彬矣

論卦意相似

困與習坎卦意相似。水流洊至險相仍也。水行遇澤爲險所困也。二卦皆以剛德爲善。非剛不能處險困也。處險困者莫大乎實心。所以貴剛中者以其有實心也。有實心則充積於中。不自滿盈於外。故坎之求小得中未大者此也。困之利用享祀祭祀者亦此也。坎四剛柔際而无咎。困四有與而克終。皆以承五爲義。蓋近君之位而遭險困。則是不得於君也。有用缶納牖之衷則終得其所際矣。有

來徐徐之安。則終得其所與矣。坎初之坎窞。困初之幽谷。自卽於險困。坎三之來往險枕。困三之進退石蔾。遇之險阻而德不足以自拔也。坎上之徽纆叢棘。困上之葛藟臲卼。險困之甚者也。然悔悟者出乎險困之機。故習險者能改而從道。則其凶止於三歲矣。處困者能悔而遷。則終可以得吉矣。天下無終於險困之理。亦求其心亨而已矣。○升與晉卦意相似。其六五一爻皆爲卦主。其義至善。餘爻亦以柔爲善者。柔靜而剛動。柔退而剛進。升

進之際。宜柔不宜剛也。是故卦非無剛也。而彖傳推釋卦義曰柔進而上行。柔以時升。則所用者柔也。晉下三柔皆善。升之初柔亦善。然晉之初二摧如愁如。至三而後允。升當初而旣允。晉之象明出地上。則初二地之中。未出之時也。升之象地中生木。則初六巽之主。木生之先也。晉四以剛而厲。升四以柔而吉。升三雖無凶厲。而亦無吉利之文。惟二剛而得中。故有用禴之利。其義著於彖焉。升晉之極。晉角矣。冥升矣。然以其剛而自治。以其柔而

守貞。則雖處極而無凶害。又以時義之貴柔也。故皆有厲吝之戒。而升則直曰利也。○巽與蠱卦意相似。然巽小亨而蠱大亨者。蠱則其勢極矣。舉弊壞而更新之。撥亂開治之象。故曰大亨。巽則勢未極也。因其弊而申飭之。舉墜補偏之象。故曰小亨。甲者事之始也。有事於始。亨之所以大也。庚者事之中也。有事於中。亨之所以小也。先甲所以振民。後甲所以育德。先庚所以申命。後庚所以行事。兩卦之能盡其道者五爻也。餘爻則能幹蠱者皆善

也而裕之者則吝矣能入而斷者皆善也頻巽而失其資斧能入而不能斷則厲且凶矣雖然蠱者人心之壞也巽者人欲之萌也壞者極於終萌者動於始上之高尚其事者所以救人心之壞也初之利武人之貞者所以遏人欲之萌也故於上曰志可則也於初曰志治也君子之拯天下之壞亂也必先於自尚其志始

論卦義相似

大壯之四陽盛長與五陽決陰義相似也故居初

而壯趾則皆有凶咎九二得中則吉且无悔九三用壯則皆有凶厲此三爻之義同惟壯四則近二陰應決者也故曰藩決不羸夬四未近上陰不應決者也故曰牽羊悔亡夬五乃直壯四之義以其近陰也故曰夬夬猶藩決也壯五反直夬四之義以其不在壯位也故曰喪羊猶牽羊也壯纔四陽決之未盡故至上而猶觸藩夬則五陽至上而決盡矣然非惕號則猶有凶猶之艱則吉之意也○萃以二陽聚衆陰與比以一陽比衆陰義相似比五比之主也故元永貞之德著於卦萃五亦萃之主也故元永貞之德著於爻其義一也比四陰也近五而比於君者也萃四陽也佐五以聚其下者也其義所以不同也比初曰有孚萃初亦曰有孚然比初無應故曰有他吉萃初有應故曰往无咎也比萃之二皆有正應於上然必曰自內而不自失曰有孚而中未變則聖人之戒深矣比三上二爻皆凶萃之三上不至於凶者比三不與陽相比應萃三與四雖漸體而當萃之時可以上巽也比有後夫凶之義而上適當之此所以無所比而凶也萃有利見大人之義而上位近五與蹇上之義同此所以齎咨涕洟以求萃而得无咎也

論乾坤君臣之義聖賢之學

乾卦爻之義則欲人之體其健也坤卦爻之義則欲人之法其順也健順者一身之德則體健順者非必二人之身然先儒或以為君臣之義或以為聖賢之學者何也曰就其所居之位而取數多焉則君臣之義分焉矣就其所備之德而專主言之

則聖賢之學見焉矣蓋乾天也於人則為心官而
有君道也坤地也於人則為百體而有臣道也性
之實理以心體之之為誠而誠者聖人之德也心
之神明以身存之之為敬而敬者賢人之學也雖
然觀象玩辭者則不可以此而拘乾固君道也然
彖傳所謂乘龍御天首出庶物者專取九五君位
而言之爾故其文言曰位乎天德至於九二則但
有君德而無其位而餘爻之義不盡然也坤固臣
道也然文言惟於六三之臣位發之則彖所謂先

迷後得主者即爻所謂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也
至於二四猶為臣位而餘爻之義不盡然也說者
之拘離潛龍之側陋而必以君歸之離黃裳之尊
顯而必以臣目之由是并龍戰位之舉鳴條牧野
之師與女媧武氏之事蓋不勝其異說焉豈知
象之意已包涵而不偏爻之義尤錯綜而悉備且
凡其意所重者惟其主爻當之例也六虛周流而
不可為典要豈獨乾坤兩卦然哉誠敬固有聖賢
之分然心之虛明有所存則性之實理即此而體

矣程子敬而後誠之說也性之實理體之在我則
心之虛明又何不存之有程子誠則無不敬之說
也二者之功交養互發自始學以至聖賢皆必兼
體焉觀先儒之言而知其所以貫通者則無以詞
害意之病矣

論乾坤皆不有其功

地之功上之於天臣子之美歸之於君父至於天
也君父也則自有其功美與抑否以乾坤二卦考
之坤之彖曰得主曰喪朋其爻曰无成有終坤固

不有其功美矣乾之彖曰利貞其爻曰亢龍有悔
乾亦豈有其功美哉故夫子翼其義曰東北喪朋
乃終有慶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此
地道也臣道也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貴
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
有悔也此天道也君道也所以然者乾元用九則
首出庶物而不為首者也坤貞用六則代有終而
以大終者也天道君道不為首而何功之可名地
道臣道以大終而何美之可居也哉故乾曰利貞

則終於萬國咸寧而泯然無迹也坤曰利貞則終於喪朋得上而退然不居也此乾坤之大義也

論龍馬之義

乾坤之有取於龍馬何也曰心之爲物也變變化化而不可放於外故斂之又斂而欲其藏於密也龍之象也體之爲物也順乎天君而不自作也然形與神則欲其相赴氣與志則欲其相助夫然後可以言順矣牝馬之象也蓋龍者動而能靜者也牝馬者順而能健者也彼道家之言龍虎者吾有

取焉彼以爲魂而不交於魄是游魂也故欲魂之守魄如龍之爲飛騰之物而能潛蟄也魄而不交於魂是滯魄也故欲魄之拘魂如虎之爲藏伏之物而有威猛也設此象者疑亦竊取周易龍馬之義而稍變文以自駕其說然爲彼之道者猶知龍虎之爲精神而爲吾之學者不復悟龍馬之爲身心矣朱子所謂諸儒失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者此亦其一端也

論復心學

夫所謂天地之心者道心也一陽在內而甚微故道心微羣陰在外而甚盛故人心危惟精惟一則微者著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精也知之未嘗復行一也其殆庶幾乎言能著其微也初之不遠復是也允執厥中則危者安矣作德日休者安也敦厚不遷者安也以其得中故也二五之休復敦復是也未能遏人欲則甚危然遏之而已矣三與陽相比而處動體之極故頻復而厲言其危也未能存天理則甚微然存之而已矣四與陽相應而處羣陰之中故獨復而獨言其微也天理滅而人欲肆則微者愈微矣危者愈危矣微故有迷復之凶危

故有災眚之及用師則大敗無以勝人欲之強也內及於國君無以安上宰之位也至於十年弗克征又何望於七日之來哉雖然此皆心之失其職爾若心得其職則以之克己而必勝天君泰而百體從令矣又何敗亡之凶之有故其傳曰反君道也

論无妄心學

朱子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此无妄之所以利有攸往而可守以爲常也初震之主也四健之初也乾之初畫一索得震所謂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者故其往也曰得志於所性無加焉其守也曰固有於所性無損焉二五有中正之德無所爲妄者然爲者在我而應者在天可信者由心而非意者由外故耕也餒在其中矣而不可有穫畬之早計孔子曰吾之禱久矣而不可有藥病之私發如是然後爲无妄之至而德之純也三上二體之窮也

窮則有災然三行而有災上則有行皆災也然則在三者安於災而已矣在上者止於行而已矣災自外至非由己作然必能安於在外者又能反於在己者斯爲无妄不然猶妄也是故事之始斷於義而論也无妄爲天命之正而何行之不利何處之不安事之中參義命而論也行吾義焉而不計其利與害守吾義焉而不計其安與危事之終極於命而論也命有時而拂逆安之而後其行義也果而不惑命有時而窮困順之而後其守義也貞

而不息義命之學吾於无妄之卦見之矣

論離心學

明者心德也德本明而或昏之性爲情汨故也喜怒哀樂變於物而性動於中於是乎有昏德喜者和之初發也至於樂而溢矣怒者和之初變也至於哀而反矣聖人之發必中節故喜怒哀樂無非和者而德常昭明衆人之情不能以性節不特怒哀非和也而喜樂亦非和矣雖然昏之甚其在樂與怒之際乎樂與怒相反而相生者何也樂者窮

物怒者傷物縱窮物之欲則必有傷物之勢持滿志之心則必多拂志之事此其極而哀也然後怒氣盡而喜氣萌矣是故黃離者中而明也其發爲喜而吉日昃者昏也其發爲樂而客突如焚如者昏甚也其發爲怒而内沱若嗟若者昏極明生也其發爲哀而悔常存乎日中則不至於日昃矣無鼓缶之歌則亦無突如之暴矣有焚如之傷則必有嗟若之戚矣此人心應物之恒情而昏明之大限君子之欲性其情也曰敬與克而已敬之於未

失之先如晨興而接物易履相錯也無所不用吾
恭焉克之於旣失之後如亂極而興治苞桑必撥
也然後可伸吾威焉此之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中庸言中和之學而歸之戒懼愼獨者此也

論中孚心學

中孚者有實心也有實德也無實心則文貌徒備
而推誠者不至無實德則聲聞過情而自守者不
孚居上位則以實心爲重爲其推誠有以及物也
在下位則以實德爲重爲其自守有以成身也六

四者近君之臣九五者化邦之主是故有絕類之
恩以結其上則臣節盛矣有孚攣如之恩以逮其下
則王化行矣豚魚之感猶將感之而況於人乎虞
也者樂也燕也者安也或鼓或罷無以自安也或
泣或歌無以自樂也詩云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故
虞則吉而有他則不燕志專於內也初之所以吉
也得意則躍躍以喜不得意則戚戚以泣情移於
物也三之所以凶也詩云鶴鳴於九皐聲聞于天
今也鳴而在陰和之者其子而已詩云我有旨酒

嘉賓式燕以敖今也好爵在我靡之者吾與爾而
已聲不逾聞而惟同氣之孚美不利賓而惟同道
之好君子之言行可以動天地而其後遠先邇者
固如此也九二有中德而處下位故也上六巽體
雞高棲則音飛翰順風而加疾巽在陰鳴和者不
亦遠乎聲聞則實微名長而德消末俗之所矜而
君子之所病終亦必亡而已矣而何長之可有是
故中孚之學務外徇名之反也

論大小過卦義

易之道中而已矣無過者也而有大過小過之卦
何也曰大事而過之謂大過小事而過之謂小過
繫乎天下國家者大事也於是而有過過之大者
也行乎一身日用者小事也於是而有過過之小
者也凡人而有大過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其有
小過則以毀其德行罹於禍災故惟君子爲能無
過雖然時之所遇見以爲過者則有之矣何則事
之大者有時不可以循常則過於嚴毅過於剛決
自君子行之中也而自人觀之過也事之小者有

時不可以循常則過於畏愼過於節約自君子行之中也而自人觀之過也是故大過者過於剛君子則剛過而中也小過者過於柔君子則柔過而中也君子之任大事也如棟梁然邦家之楨也棟梁夫而楹柱不能勝過之象也而其隆也不撓乎下夫是以處困而通投艱而濟其矜細行也如羽毛然亦天下之儀也羽毛盛而體肉爲之飛過之象也而其飛也不窮乎上夫是以言不失法而行不失經大小過之義大矣哉聖人所以納天下於寡過之域而其要无咎者此也故上下篇之義以是終焉

周易通論卷三

論易言陰陽之序

凡易所謂陰陽者皆先以定位者言如天地日月之類是也而其間又以流行動靜而分陰陽則如天地之氣一寒一暑日月之行一晝一夜之類是也故繫辭傳首章先言天地高卑剛柔動靜方物象形一一定位然後氣機相摩相盪而雷霆風雨聚散乎其間晝夜寒暑運行乎其際此聖人所以道陰陽之實也說卦亦先敘列八卦對立之體然

後及於動散潤晅周流之用正與繫傳首章同意其言神妙萬物亦自用而推本於體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矣言其體用之不相離若此固未有捨實體而談虛機者也雖然流行者變易也而定位者則已具交易於其中則交易者變易之本也故繫傳之言鼓潤運行也以相摩相盪者先之說卦之言動散晅潤也以相薄不相射者先之而其言動撓燥說也又以相逮不相悖者推

而本之也交易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藏其宅者也變易者陰極而陽陽極而陰互為其根者也互藏其宅故其情相求而相須互為其根故其道相生而相濟此皆所謂行乎其間之易然離設位成列者求之則亦不可得而見矣周子先言太極動靜然後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張子先言太虛升降飛揚然後曰浮上降下清濁分焉是二說者不善觀之未有不妄意為混沌未剖之初氣機不息者也故朱子說之直以為目前如此然後其言

無弊然惟其先言流行者以及定位故或以啓學者之疑也以夫子之言衷之則凡易中陰陽皆當以定位者為本其所謂動也靜也消也息也然後以此推之而已矣然則流行之陰陽與定位之陰陽二乎曰不二也定位之陰陽既分及其流行也雖不相離而各有用事偏勝之時故天地同流而天主生地主成則謂春為陽秋為陰可也日月和推而日昃其月昃夜則謂晝為陽夜為陰可也流行之陰陽自定位之陰陽而起故語道者必於其

序也

論易簡之原

易簡者聖人所以語乾坤之德行蓋論道之極致然所以易簡者其原安在也曰此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也天地之心一而不二故天地之衷順而無為合之則天地同流者也分之則主宰萬物而不二以知大始者乾也致役乎帝而無為以作成物者坤也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專言其心之存直言其心之發翕

言其事之斂闢言其事之施存發之間毫無夾雜而委曲者此乾之所以有心而無心也斂施之際毫無疑滯而窒礙者此坤之所以有為而無為也無以名之則名之曰易簡之善而已無以贊之則贊之曰至德而已天地之德不可窺也於人心之德驗之今夫人之心一於理而不二則靜專動直之氣象可識也其應於事也順乎理而無為則靜翕動闢之氣象可識也易者坦白之稱簡者要約之謂坦白故易知要約故易從易者險之對故有

以知險簡者煩之對故有以知阻易之所以遠天德而定大業同吉凶而處憂患者其道無以易此此易簡之原也

論幽明之故

或問觀天察地何以知幽明之故也曰天文之大者三光而已地理之大者五行而已而皆不離乎陰陽故天陽也地陰也自在天者言之日陽也月陰也自在地者言之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張子曰火日外光能闢而施金水內光能翕而受神與形

天與地之道與是故天施而地受者也日施而月受者也木火施而金水受者也施者其體實受者其體虛實者著顯而易見故凡明之類皆視此也虛者隱晦而難知故凡幽之類皆視此也施者有所麗受者有所涵惟其能受而涵之也故虛而非虛凡虛而能生實也此陰陽所以不窮而萬物所以生生幽明之理盡於此矣夫下文死生人鬼皆幽明之大者也雖然就此以觀幽明則有茫昧微渺而未易知者惟於天文地理之顯者而觀察之則幽明之故可以耳目及而思慮得矣然後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可以繼是而有明也故邵子曰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正此意也

論死生之說

始終卽生死也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也曰始終者泛論事物之始終死生者切指吾身之生死言推原反覆於事物之始終則知吾身死生

之說也聚則物之所以有散則物之所以無感則事之所以生寂則事之所以止其生而有也有所自其止而無也有所歸死生之變如此而已雖然猶有深於是者焉天之生物也豈使之徒然而生徒然而死哉蓋必有所以生者焉所謂全而生之也有所以死者焉所謂全而歸之也百穀草木之生能蕃其根暢其枝以至於成其實則所以生之理完矣剝落之後其實必充矣而又可以蕃衍於無窮蓋性之流傳不可息也不如是則雖有是生

性而不完。既落之後。必不能充美而可稱。此萬物終始之著者也。人心之造事也。知其事之理而與慮欠及乎事已。心依則泯然而有以自得。且可以生異日之善而爲後事之師也。否則迹雖往而縈懷者不釋。甚則過既成而追悔者無窮。人生於天地間。其生其死。蓋終始之大者。較之物類事類。又相遠矣。而聖人所謂朝聞而夕可者。蓋亦等其理於一事物。遂邇晨暮之間。此之謂死生之說也。異氏之學。於知死之說。詳焉。夫既死矣。彼何從而知

之。易之所謂知者。以事物終始而知之。夫子又言未知生焉知死。蓋此意也。周子圖說。引此終篇。以爲太極全付於人。人必全而歸之。然後三極之道立。西銘亂語。存順沒寧。指亦如之。皆聖賢深切之訓也。舍是而求死生之說。則何以知爲

論鬼神之情狀

先儒以精氣爲生者爲神。游魂爲死者爲鬼。愚謂死而魂游。又就從而知之。非窮理之要也。蓋精氣游魂。皆以吾身之生生者言之爾。筋骨血肉。精之爲也。呼噏營衛。氣之爲也。二者合而成物。物之體也。精之靈曰魄。氣之靈曰魂。魄主靜。故常居。魂主動。故曰游。游者或聚或散之稱也。其聚也。乘於氣而思慮動作興焉。其散也。藏於魄而思慮動作泯焉。是故精之魄爲鬼。氣之魂爲神。游魂之聚而乘於氣者爲神。其散而藏於魄者。又爲鬼。精氣魂魄常在。鬼神之長流而不息者也。游魂之變無方。鬼神之旋伸而旋屈者也。以造化言之。則天氣地質猶吾身之精氣。天神地靈。猶吾身之魂魄也。游氣

紛擾。猶吾身之游魂。感遇聚散。以爲萬物之終始死生。猶吾身游魂之變也。經所謂鬼神者。通造化而言者也。造化之鬼神不可知。故以人身之鬼神知之也。推而極之。則造化之鬼神不可求。亦以人身之鬼神求之也。知之則質而無疑。求之則感而遂通。何則。一體故也。或曰。鬼神之說侈矣。自異氏之說入而怪滋甚。今定其爲有耶爲無耶。曰此經之言所以爲理之至也。夫求之身而有焉。斯有矣。求之身而無焉。斯無矣。天神地祇之長在易知者

也萬物生息之無窮亦易知者也世俗之惑蓋在於人消物化而不知其所歸故以爲有無難明也然自吾身之游魂觀之則凡可日之所涉思慮之所營必有所藏也有所寄也後推之習老大而不忘旦晝之爲夢寐而不泯惟精氣之長在而魂魄之同流故動靜之一根而隱顯之無間然則鬼神之有無可知矣是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則以吾身之精氣爲物者當之幽明之故通而鬼神之情狀已明原始反終則以吾身之游魂爲變者當之死生之說得而鬼神之情狀益著○或以晝作喻人夜夢驗鬼理然乎日晝則魂用事而主動其或動而又或靜者魂之交於魄也夜則魄用事而主靜其或靜而又或動者魄之交於魂也故明則人爲主人交於鬼者其正也魂交於魄之喻也幽則鬼爲主鬼交於人者其變也魄交於魂之喻也正故虛靈湛定而有常有所感斯無不通矣有所存斯無不在矣變故彷彿雜糅而不測其交也不可知其來也不可期故欲知心之體之靈者於其湛

定而有常不於夢也欲知鬼之神之靈者亦於其湛定而有常不於交也心之體湛定而有常者與其神智日生之用混然而合一鬼之神湛定而有常者與萬化無窮之機浩然而常流而世之好語怪者或於鬼神之變者也周禮有三夢之占蓋與彎妖祥之術一爾

論繼善成性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自乾彖傳文言始發之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朱子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然傳言萬物資乾元以始而已至文言申之曰元者善之長也則見元之爲善又曰君子體仁則見善之爲仁仁者即天地生物之德而人物得之以爲心之德之實體也夫自天言之謂之賦自人物言之謂之受自一賦一受之間言之謂之繼繼也者猶子之於父母曰繼其體也猶弟子之於師曰繼其志也天道賦與之初無擇於物人物受命之始無間於天如陽光之照也

不以岡原淵谿而殊也如大雨之奔也不以陂澤
沼沚而異也當此之際徒有善焉而已故曰繼之
者善也言天人交接之間無非善者是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之謂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朱
子所謂理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錯綜經緯於
是人物之生氣殊質異而各一其性者也成者氣
之聚形之具天旣賦於物而已分物旣受於天而
自足如兼被乎陽光而岡原之明暖淵谿之陰沍
不能均也如兼承乎雨澤而陂澤之汙漫沼沚之

淙滴不能同也當此之時則謂之性故曰成之者
性也言人物之有定而不可移乃其所以爲性者
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謂也是故乾元者專乎
天地之心之德而言者也其資之以始而繼之者
是人物之公也理一者也乾道者兼乎天地之氣
之化而言者也其各正而成之者是人物之差也
分殊者也乾元惟大故公而不私乾道惟變化故
差而不齊周子引彖傳之言與繫傳互相發其指
深矣厥後程張天命氣質之說實出乎此

論河圖

河圖何以作易也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河圖之
奇耦者所以紀陰陽之數倣陰陽之象而盡陰陽
之理也一奇爲陽數二耦爲陰數其餘凡奇者皆
從一而爲陽也凡耦者皆從二而爲陰也其位則
節於四備於五而加於十四者天地之氣分司於
四方迭王於四時之用數也五者兼其中之體數
也十者倍五而成在四方四時則陰陽互藏互根
之數在中央則陰陽混一和會之數也今以圖觀

之除五十爲體數居中則一三七九者奇數之始
終也二四六八者耦數之始終也陽始於北盛於
東極於南而終於西此圖一三七九之序也陰始
於南盛於西極於北而終於東此圖二四六八之
序也在北在東則奇內而耦外奇爲主而耦爲賓
奇爲生數而耦爲成數此則陽主事而陰受命陽
息而陰消之象也在南在西則耦內而奇外耦爲
主而奇爲賓耦爲生數而奇爲成數此則陰用事
而陽仰成陰息而陽消之象也蓋其竝立而同運

者固不容一息而相離而其迭爲賓主互爲始終者又無一息之不相推而相變也自其推行之迹言之謂之變化自其合一之妙言之謂之鬼神推行者變易爲用而其體不可執合一者交易爲體而其用不可知此河圖之綱而聖人所因以作易之源也

論河圖二

聖人之則圖作易也非規規於點畫之似方位之配也其理之一者有以默啟聖人之心而已圖所

列之數如此其所涵之象又如此今以易卦觀之天一地二數之源也則聖人所取以定兩儀者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象之成也則聖人所取以定四象八卦者也何則一二之數起則凡三五七九皆一之變矣四六八十皆二之變矣故奇偶之畫由此而定也相得有合之象列則陰陽之賓主辨而交易之妙具矣陰陽之消息序而變易之機行矣故四象八卦之設由此而定也今以羲文二圖觀之則先天之左右陰陽內外終始固與圖象無

二而後天之北東皆陽卦也南西皆陰卦也圖象在北東則陽爲主在南西則陰爲主亦其義也河圖兼中數故備於十易卦除中數故止於八中數者何也以一而統四則數之毛也又倍五而爲十則數之全也此無極之眞所以主宰包含二五之精所以停蓄完備而爲分播迭用之本者也易雖不用其數而必曰易有太極說卦敘圖象既曰帝又曰神太極也帝也神也卦畫所無也然而以爲易有之焉則河圖中數之精緼象雖不立而理行乎其間者也

論河圖三

易卦止於八而虛中數此易有太極而不著之義也言帝言神而無專位之義也固也雖然八卦之乾其統之矣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則乾太極也以主宰言謂之帝則乾帝也以妙用言謂之神則乾神也至於以形體言謂之天然後與諸卦列而爲八是故以八卦爲河圖四面對待流行之數而虛其中可也以乾坤爲河圖之中數六子陰陽卦爲

四面對待流行之數可也地亦天也故坤從乾而爲中數凡所以主張綱維皆其爲也猶圖之以十從五而爲中數也六子則以陰陽相爲內外消息猶圖四面之數之相爲內外消息也是故乾坤者列之則與諸卦成位統之則爲諸卦之宗說卦最後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明乾坤之即神也孔子於乾卦彖象備天德之形容焉則已盡乎太極之縕矣夫豈必於八卦之外求所謂太極神帝者哉

論圖書

卦以道陰陽之變故曰易疇以敘三才之法故曰範聖人之取諸圖也所謂陽卦奇陰卦耦者也其取諸書也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何則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奇耦立而陰陽之理明故圖之以一三七九二四六八相爲內外互爲終始也是陰陽交易變易之道也天數乘於三地數乘於二參兩行而天地之義著故書之以一三九七相乘於四正而左行二四八六相乘於四隅而右行也是天地順逆之機樞維之位也其爲天地之數則一而卦因之以明變化之情趨時之用疇因之以明成位之職參贊之功故其中數也易見之則爲太極蓋宰陰陽而爲化樞也範見之則爲皇極蓋中天地而立人位也太極皇極其爲至理亦一而易所主者天德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者故其名不在八卦之內範所主者王道有典有則所謂皇建其有極者故其目列於九疇之中也此二圖同異之致聖人法則之源也

論掛扐

歸奇於扐古人之說不同何也曰其說大略有二一曰歸左右之餘於兩指之間也如此則奇爲餘而扐爲指間一曰歸所掛之一於左右之餘也如此則奇爲一而扐爲餘按禮記王制曰祭用數之扐則扐固爲餘義況曰歸奇於扐則是并兩而一之之辭也若曰歸餘指間云爾則掛一亦於指間而何以不言扐揲四者何所頓置而亦不言其處故知歸掛於扐之說是也然亦有未是者蓋爲此說者曰以掛象閏而已故必曰後二變者不掛而

但有扐也不掛爲無閏之歲故曰再扐而後掛也將如其說則當曰三歲一閏否當曰六歲再閏不應曰五歲再閏使五與再皆爲剩字而再扐再閏之文兩不相應（若以掛象閏當以再掛象再閏方得兩再字相應）且自分掛揲歸皆有所象獨扐無象乎扐無象而又曰歸奇於扐則扐亦爲剩字矣愚故合二說而折之曰合掛與扐皆以象閏也或曰以再扐應再閏而不及掛則掛非閏也曰歸奇於扐則以扐爲主以扐爲主故以再扐應再閏然掛實其起積之端故又

曰再扐而後掛也分先於掛如掛非象閏則應曰再扐而後分不應曰再扐而後掛使掛又爲剩字也是故以掛象閏者橫渠及郭氏之說也以扐象閏者疏家及朱子之說也合掛與扐皆以象閏則愚之私見也

論掛扐二

扐爲氣盈扐爲朔虛氣盈則攪期之成數而可知故分二之後卽除一而掛之也朔虛者計每月之空分而後得故逐揲之後乃存餘而扐之也歸氣盈於朔虛而閏法立故歸奇於扐以象閏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則朔虛者閏之本法而氣原無盈也據十二月之成數而先除之則謂之盈據十二揲之全策而先去之則謂之掛及其積也通謂之朔虛可也故旣歸掛於扐則可以扐槩之以再扐象再閏而不復及掛者以此也然古人以三百有六旬爲期之整數則氣盈者其起積之端矣以四十八策爲蓍之整數則掛一者亦其起積之端矣雖以再扐象再閏而又必曰再扐而後掛者以此也

論掛一

後代多以卦爻應曆孔子未言也獨此節以蓍數象四時閏分朞日之歸則疑惟此數與曆法合蓋推策迎日古有是法矣唐一行以四十八策應四十八弦之數然所謂弦者以實弦論也故總四十八弦僅得三百五十四日餘而所閏十一日則掛一之策纔應一弦而不足以周之是以一行之法閏分餘於掛一之外也愚謂以策應弦是也然當

以三百六十之非數為節而應經弦。不當以三百五十四日餘之歲數為節而應實弦也。經弦者七日有半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日法四乘之得一千四百六十一。以月法三十除之得四十八十分之七。四十八十分之七者。一歲之弦數也。四十八策應經弦之外。掛一為畸零之策。且在用不用之間（虛一者全不用。餘策全用。掛一者半用而半不用。）是與十分之七相應。而為五日四分日之一之贏分也。或曰掛一之策退為七分。則與一行進分之病等

爾。曰七分之源出於康節。所謂卦用八蓍用七者是也。八者四正四隅。除中宮之數。七者一歲生物除不用之數。故蓍策之窮於七。七者用數也。則其畸零之策在乎用不用之間者。以七歸之可矣。況一歲之分乘而除之。則四十八為整數。而一得七分。此有法之分也。一行以四十九皆為整數。而旋加分以合歲分。此無法之分也。一行蓋亦不以扐象閏。而欲以一歲閏分盡寄之掛之一策故也。

論策數

朱子以掛扐之數為七八九六之母。策數為七八九六之子。其辯詳於啟蒙攷誤諸書。然攷之於經。則策數者以象四時者也。以當期日者也。掛扐者以象閏者也。一期四時三百有六旬。此正數也。當為母。盈虛之分。是餘數也。當為子。有正數而後有餘數。不應以餘而先正。一也。又果定七八九六者以掛扐為母。則經當曰乾坤掛扐若干。二篇掛扐若干。今數策而不數掛扐。二也。蓍策之為七八九六也。其數顯然。不必計方圓全半而後合。則知啟

蒙攷誤諸辯。猶朱子未定之說也。然掛扐之與策數相應。則亦有自然之法象存焉。九揲者其掛扐三揲。則乾老陽三畫之象也。六揲者其掛扐亦六揲。則坤老陰六畫之象也。七揲者其掛扐五揲。則震坎艮三少陽五畫之象也。八揲者其掛扐四揲則巽離兌三少陰四畫之象也。此則邵氏蘇氏之說可參用者。大氐易言四象有二。兩儀生四象。以卦畫言者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以蓍數言者也。在卦畫者既以位次而涵蓍數。在蓍數者又以餘

積而涵卦畫其錯綜變化罔無不合而易所謂用九用六之名與凡七日八月之象則專取夫揲蓍而施於用者爾

論筮法變卦

啟蒙變卦之法備矣然愚竊有疑者蓋其法惟六爻不變者占卦辭至六爻皆變則占變卦之卦辭變至三爻則又兼占兩卦之卦辭卦辭之用只此三者而已一爻二爻動則占本卦之動爻四爻五爻動則占變卦之不動爻此則爻辭之用也審若

此則卦辭之用有所不周矣又審若此則爻之用半用九六而半用七八矣且攷之春秋內外傳諸書不論動靜及變爻之多少皆先論卦之體象及其辭以立說意此其本法也蓋一卦各變六十四卦故隨其動靜及變爻之多少而貞悔不同固無嫌乎卦辭之用之爲重複也惟一爻動者則於爻辭必專用焉然猶未嘗不先以兩卦之體此蓋歷据古人之法而可見者蓋必如此而後卦之用周而後爻之九六之用爲有定而所謂兼用兩爻及用變卦之不動爻者求之古人似無其說焉此愚之所以疑而別存其論也

論筮法變卦二

左氏傳晉文公之筮得貞屯悔豫皆八穆姜之筮得艮之八是謂艮之隨又董因爲晉文公筮得泰之八此三筮所謂八者皆莫明其說杜元凱謂連山歸藏易用七八者既鑿而無據朱子以爲其不動之爻皆八於文意亦不相似且董因之筮乃泰六爻皆不變者尤不得以此說也竊意占法之用

卦辭者不論動不動及動爻之多寡而皆用之者也其用爻辭者惟一爻專動而後用之者也當時用爻辭者則以九六爲標識因揲蓍之法爻以九六變也用卦辭者則以八爲標識因畫象之法卦以八成也故貞屯悔豫則三爻變而無專動之爻矣艮之隨則五爻變而亦無專動之爻矣泰卦不變則亦無所動之爻矣凡此者於法皆當占卦故並曰八也但變自三爻以下及不動者則當以本卦之辭爲主以董因引泰小往大來者推之也變

自四爻以上及全變者則當以變卦之辭爲主以穆姜引隨元亨利貞者推之也變止三爻則當兼論兩卦之辭以司空季子占貞屯悔豫曰皆利建侯者推之也經傳之例雖不能備而其可推見者如此至於一爻爲動以九六爲標識固已然不曰得某卦之某九某六而必曰得某卦之某卦則益以明雖用爻辭者未嘗不先以兩卦之體其說信也

論筮法變卦

自六畫之卦而又加一卦則增長至於十二畫矣故曰引而伸之也自一卦之義而又益以一卦之義隨其所當可以比附故曰觸類而長之也必如是而後天下之能事畢者何也曰一卦各變爲六十四卦則其貞悔之間一反一覆而義於焉變矣如貞屯悔豫者文公備嘗險阻艱難而通亨之象也艮之隨者穆姜宜守婦道以靜而止而乃以喜隨人之象也若得豫之屯隨之艮實主先後不同則其義當又別其餘占例大抵皆然此六十四卦之變所以能盡天下之無窮聖人之所以成能百姓之所以與能者莫不具於其中故曰能事畢也若不先論卦而但論爻則其用反有所限且用爻者似亦未嘗不兼用變卦之爻晉懷公之筮曰歸妹睽孤者是也至於筮法曰某卦之某卦者蓋立八卦爲主則八卦貞也旋而加之者悔也故曰貞風悔山是蠱乃巽所統之卦也立六十四卦爲主則六十四卦貞也旋而變成者悔也故曰貞屯悔豫是豫乃屯所統之卦也曰某之某者義蓋如此

今人以之卦爲名似非文意但當曰變卦則可爾

論貞勝貞一

貞勝者非謂正道勝也亦非謂常相勝也蓋言以常者爲勝也夫善而遇凶惡而獲吉者有矣然非其常也偶也偶者不足以勝常故曰貞勝也天地之道有反易焉然以其常者著明也日月之道有晦蝕焉然以其常者觀示也天下之動所爲以常爲勝者亦常夫一理而已矣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此則其常也惟其以一者爲常也是故塗雖殊而

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天地之寒暑雖有往來。然往者即所以爲來者。其爲成歲不異也。是其所謂貞觀者也。日月之晦明雖有往來。然往者即所以爲來者。其爲生明不異也。是其所謂貞明者也。天下之動或伸或屈。然屈者即所以爲伸者。其爲生利不異也。是其所謂貞夫一者也。夫子引十一爻者以括天下之動。雖然咸四之義其首也。人心之所以憧憧者動於利害之私耳。其動於利害之私者。或於吉凶之無定耳。知其以常者爲勝。則吉凶定矣。知其以一者爲常。則吉凶之理得矣。夫是以不遷於往來之途。不動於屈伸之迹。守吾貞焉而萬感定。爻之所謂貞吉悔亡者此也。下十爻之義。皆可以即此而推之。

論一君二民二君一民

辭之吉凶悔吝生於卦之小大。六十四卦之小大生於八卦之小大。是故知八卦之所以分陰陽者。而易之大義可識矣。震坎艮多陰而爲陽卦者。陽卦主於奇也。巽離兌多陽而爲陰卦者。陰卦主於耦也。蓋奇陽爲君。耦陰爲民。一君則是君之權一。而君爲主。君爲主則民聽命。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二君則是君之權分。而民反爲主。民爲主則君失職。所以爲小人之道也。是故陰陽之始也。但有君民主役之分。而未有君子小人善惡之別。惟爲主者不失其主之道。則役效於主。而陰亦陽矣。夫然後君子之名立焉。惟爲役者不安其役之義。則主役於役。而陽亦陰矣。夫然後小人之名立焉。君子小人之名既立。此人之所以有邪正。世之所以有治亂。而未有已也。三畫之卦取類如此。故六畫之卦取類如之。如剝復師比謙豫。雖一陽也。而以陽爲主。夬姤同人大有畜履。雖一陰也。而以陰爲主。餘則亦以其內外賓主而辨消長之分。因其貴賤上下而明進退之情。是夫子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者。而八卦其根也。大象者材也。卦之剛柔雜居。此其所取之材。而以定一卦之吉凶者也。是故聖人推其原於陰陽卦。以明材之所以區而別者以此。

論初難終易

惟彖之繫也原始而要終故爻之繫也其於初辭亦必擬而議之而卒則成其終而已此初所以難知而上所以易知也以乾坤兩卦言之乍觀潛龍之辭則未知其所指也至於知初之爲潛則知上之必亢矣乍觀履霜之辭亦未知其所指也至於知初之爲疑則知上之必戰矣蓋初上雖非當時而實時之所以造端究竟雖非正位而實位之所以立本觀成時之變位之分惟聖人爲能審其精

蘊至於造端立本者既得則所以究其竟而觀其成其則不遠矣傳所謂本末之意蓋如此

論中爻之備

初上二爻事外者也中四爻事中者也以時言之則自始之中以至終之中莫非有事之時也以位言之則自出潛離隱以至席尊履貴莫非有事之位也如下文所謂多懼多譽多凶多功皆惟其有事故如此易者吉凶生大業之書故惟此四爻稱於卦之義極相當對發卦之蘊者必於是而始備也若初上兩爻非無時位然以時言之則爲事之將然及其已往以位言之則爲人之未遇及其已退往往在於咎譽幸功之外而於本卦截定之分限蓋有不相當直者聖人於此或發其未然之戒與其過中之坊或示其始進之基與其持盈之道雖一一根於卦義而實出於卦之前後旁外以周旋之故卦有初上二爻而後時變窮有中四爻而後時義備

論觀彖過半

文王既名卦而繫之辭矣然其繫辭也必雜取夫卦義其取夫卦義也又取諸爻之剛柔上下內外比應善惡當否者爲多故名之所以命也閒用主爻之義然以兩象二體爲括要之宗者也辭之所以繫也兼論二體之德然以六爻剛柔爲取用之材者也惟其如是是以六爻未繫而其粲然分列者已具於渾然涵蓄之中周公之繫爻也蓋本此以爲權度者也或彖辭所耑指之爻則其意可以發明或彖辭所未及之爻則其義可以推廣文周

一心者也。彖爻一貫者也。故夫未觀爻辭者擬議
懸度。可以預知其得失之所歸。已讀爻辭者尋繹
覆視。可以確定其吉凶之有故。此智者之事。學
易之方也。以乾坤兩卦言之。元亨利貞者彖辭也。
大重乾重坤之象天地無兩也。著其周復一周氣
化循環之義而已。元亨利貞貞復啟元。此彖辭所
以發卦彖之蘊也。然而大明終始者。有六位以時
成於其中。故自下卦言之。初爲元。二爲亨。三則爲
利貞矣。自上卦言之。四又爲元。五又爲亨。上又爲

利貞矣。乾初下卦。勿用而已。四上卦。將用而疑。猶
勿用也。此皆厚養待施元之意也。二下卦以德使
天下文明。五上卦。以德位使天下治。所謂雲行雨
施亨之意也。三下卦之極。以乾惕而无咎。上上卦
之極。以亢而悔。蓋高則必危。而盈不可久。利貞之
意也。坤初下卦。故曰始凝。四上卦。故曰天地閉。皆
慎微養晦。亦元之意也。二下卦有直方之德。五上
卦有黃裳之美。所謂含弘光大。亦亨之意也。三下
卦之極。故含章而无成。上上卦之極。故疑陽而必

戰。蓋讓陽則吉。抗陽則凶。利牝馬貞之意也。是則
六爻發揮。乃所以旁通其情。而於彖辭之蘊亦無
加焉。六十四卦之義。以是推之。無不得者。觀彖而
思過半者。豈不信哉。聖人教人讀易。莫深切於此
章矣。

論二四遠近

凡九二應六五者多吉。蓋居下則宜有實德。故貴
於剛。在上則宜虛中以下交。故貴於柔也。六四承
九五者多吉。蓋近上則宜有小心。故貴於柔。君必

有剛明之德。然後可以行其道。故貴於剛也。若以
陰應陰。以陽應陽。以陰承陰。以陽承陽。則皆無相
取之義。其或以時義所當。間有取者。然非正例也。
如六二以陰應九五之陽。九四以陽承六五之陰。
皆不得爲善美。何則。居下而柔則有援上之嫌。處
近而剛則有專己之失也。然以六二之雖柔而中
也。故爲能以中正自守。其應九五猶多吉義。惟九
四承六五。剛而不中。以處偪近之地。則其危厲甚
矣。是故二多譽。四多懼者。統言之也。又云柔之爲

道不利遠者以見二雖多譽然惟以剛應柔者多爾且見四雖多懼然惟以剛承柔者多爾若以柔承剛則無內害柔之爲道利近故也以柔應剛則不純吉柔之爲道不利遠故也然惟二之中也故剛固有譽柔亦失之是以統之以多譽也惟四之不中也故剛固可懼柔亦未嘗忘懼也是以統之以多懼也

論二四遠近二

遠多譽而近多懼何也曰夫月遠日則明生近日

則光失可見遠之多譽而近之多懼也若以天地言之則西南之方如月之望所謂遠也月受日之光地受天之施配而不嫌於敵盛而不疑於偪故在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言致役於帝以養萬物則雖朋類衆多其效陰職乃分之宜也東北之方如月之晦朔所謂近也日與月合天與地交月則晦其明地則閟其氣故在傳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言告成於陽以爲終稟承於陽以爲始終始之際惟陽之順無有朋私也是故遠則貴於剛者

如月之藉日光地之載天氣柔其質剛其用以君父之靈濟君父之事則剛者貴矣近則貴於柔者如月之終魄於東而載魄於西地之安守於貞而順承於元純陰至順終君父之功以聽君父之命則柔者貴矣蓋不特位之遠近然也凡受事分職之時皆西南也皆遠之屬也凡歸功稟令之時皆東北也皆近之屬也自坤彖發其義而六十四卦視焉是臣之則也

論三五剛柔

三多凶五多功亦統言之也又曰其柔危其剛勝耶言三雖多凶然惟柔處之則至危若以剛居之則或能自強而凶可免也然猶疑其辭者庶幾而不盡然也此所以爲多凶也以是而例於五則多功者亦惟剛者爲多若以柔居之則雖因時而有用柔之善然功不若九五之多矣蓋柔不利遠以中无咎爲二言之也而因可以例於四柔危剛勝爲三言之也而因可以例於五聖人之言有舉一隅而足者皆此類也或曰三四皆高位而四益高

四止多懼三遂多凶何也曰近而親者懼而已矣遠而任者譽可致焉不遠不近之間於情則未孚於勢則猶阻於任則已重於責則已切於進退則已難於牽掣則已多此其所以多凶也凡易之情莫重乎比應五位之尊四比而二應之三雖近高而無比應其爲危也不亦宜乎自乾卦六爻之辭而二五之功與三四之凶懼皆發其端矣六十四卦以是推之

論愛惡遠近情僞

愛惡以爻之時言也如在泰則交在否則不交在隨則相從在睽則相離之類是也遠近以爻之位言也如蒙之六四則獨遠於實比之六四則外比於賢隨則以近而六二係於小子觀則以遠而初六童觀之類是也情僞以爻之德言也如蒙五之能虛中而順以巽比二之能守正而不自失否二之求合而包羞同人三之懷異而伏莽之類是也非時則愛惡不可知非位則遠近不可見非德則情僞不可別矣愛惡之相攻者大故生吉凶也遠近之相取者緊故生悔吝也情僞之相感尤深故生利害也然愛惡情僞之淺深又因遠近而變惟近而惡相攻僞相感者必致凶犯害其小者乃悔且吝耳若遠而無比應之義者則雖不以情相愛而凶害必不甚如姤之一陰愛惡之主也惟九二比之九四應之有凶及不利之辭若九五則自有吉義三與相背上與絕遠則雖有危吝而無凶咎矣夬之一陰亦愛惡之主也惟九五比之九三應之有凶及戒辭若九二則自有吉義四與相背初

與絕遠則但戒其妄動而亦無凶咎矣故近而不相得者總例也其重者則以相惡相僞爲主故凶害屬之也其輕者則以相近爲上故悔吝屬之也以是反觀則近而相得者必吉也利也相得而遠者亦不免乎悔也吝也皆可例求矣此三言者實觀象玩辭之要

周易通論卷三 終

論參天兩地倚數

天一地二者數之本也而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何也曰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表裏也葢以理言之天之數常兼乎地之數故以天一并地二而爲三也以算言之一一相乘其數不行二二而後有四三三而後有九故天數起於三地數起於二也以象言之天圓地方凡圓者皆以三而成故設三點於此無論疎密斜正求其交會之心而規運之皆

可作圓也方者皆以二而成故設二點於此亦無論疎密斜正直其折運之角而矩度之皆可作方也三者殊塗同歸皆會於中極之五數何則天三地二合之則五此所謂陰陽之會天地之心也一三九七相乘無窮二四八六亦相乘無窮而五者自相乘此所謂不動之極運化之本也圓之成也三方之成也四三因之積適足以當五之積此所謂兼體之實等量之功也是故洛書緣此以起天地人之義也至於易中七八九六之數葢亦有三者之符焉參兩相加以三爲節故三三則九矣三二則六矣二二一三則七矣二三一二則八矣天數相乘極於九而還於七地數相乘極於八而還於六極者其進也還者其退也陽主進陰主退故陽以九爲父陰以六爲母也凡物圓者皆以六而包一實其中則七也虛其中則六也凡物方者皆以八而包一實其中則九也虛其中則八也陽實陰虛故九七爲陽六八爲陰然陰陽之盛者獨七八耳九陽之老而積方之所成則陽已將變而爲

陰六陰之老而積圓之所得則陰又將變而爲陽矣是故始於一二三四而成於六七八九萬理萬象萬數備矣莫不自參天兩地而來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論圖象

自八卦始成而聖人名之以象純陽純陰之爲天地不可易已震巽陰陽之初故方生而有氣陽爲雷陰爲風也坎離陰陽之中故既聚而成精陽爲水陰爲火也艮兌陰陽之終故已滯而成質陽爲

山陰爲澤也此八物者兩兩相耦以全體言之天地陰陽也而合德也以氣言之雷風陰陽也而相應也以精言之水火陰陽也而互根也以質言之山澤陰陽也而交感也分定而情通此所謂交易者也及其流行於天地之間則迭王而相禪故雷與風之發各有其時水與火之盛各有其候山與澤之滋各有其節天與地之所主各有其分此所謂變易者也是故易之爲道有不易有交易有變易不易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者也交易者合同

而化者也變易者流而不息者也不易者爲體變易者爲用然非有交易者存則不易者何以相遠而相親變易者何以相反而能相成哉故曰八卦相錯者猶相交也天與地交山與澤交雷與風交水與火交推之重卦則凡兩卦相合者莫不各有交焉此天地萬物之情所以感通無間而聖人之作易也既圓而列之以明其對待之交又因而重之以明其錯綜之無所不交也繫辭傳之首章天尊地卑者乾坤也卑高以下山澤雷風水火之倫

也是皆於定分之中而具交易之性者故繼之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相摩者所謂對待之交也相盪者所謂錯綜之而無所不交也交易之情通則變易之事起雷霆風雨寒暑者六子之功也乾始坤成者天地之化也變化以生成萬物而皆有其常職則亦歸於定分而已矣是故言體則首乾坤是亦順而數之之義也言用則首雷風是亦逆而數之之義也繫傳以造化言而切易書說卦以圖象言而包造化知繫傳首章之爲易理之宗則知

先天卦位之爲作易之本矣

論圖象二

陰陽卦之分起於文王信乎曰自八卦始畫而陰陽之卦定矣文王因象以起義爾非始自文王也先天之圖各有左右序次然夫子列之莫不先陽而後陰故曰自畫卦而已定矣水火之列於後何也曰乾坤之外莫大乎坎離水火者天地之用雷風山澤者又水火之用也火之用莫專於雷風則氣生於火而又感乎木之涼爽者也水之用莫專

於澤山則氣滋於水而又成乎火之燥焉者也然則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者歸於水火不相射而已矣後章亦先言水火相逮而後曰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者此也雷動風散以下所直氣候則何如曰閉塞之後雷以動之寒沍之餘日以晅之方長而生意未足故兌以說之於是而萬物皆相見是乾以君之也鬱蒸之極風以散之燥烈之甚雨以潤之旣成而生意未固故艮以止之於是而萬物皆歸其根是坤以藏之也是故先天後天圖象錯綜而其揆一也先天不著方位而其理廣以大後天著方位而其義精以切

論圖象三

文王後天之說亦出於邵氏然證之周易則其大且至者無不泯合是以可信也一則陰陽卦之位繫於坤蹇解之辭夫東南爲陽西北爲陰然陽之生物雖至春而可見而其氣則已肇於冬之初陰之成物雖至秋而乃就而其氣亦已蘖於夏之始故取其用之可見者則曰東南曰西北本其體之

自生者則曰東北曰西南圖之序則入用故始東方終東北不改乎人時之舊卦之序則推本故乾統三陽於東北坤統三陰於西南獨契乎天道之精也二則陰陽始終之義見於乾坤之二用蓋陽首於震而實首於乾則乾之爲首不可見也故其爻義曰无首陰終於艮而實乃終於兌則陰之終者非陰也故其爻義曰以大終陰陽互根之妙皆於北方見之何則其方則陰也其卦則陽也以之爲陰則陽爲無始以之爲陽則陰爲無終猶之一日之有亥子丑也以爲前日之終則晝無始以爲後日之始則夜無終矣此所謂陰陽互根之妙而乾坤之用所以總歸於貞也三則圖位之序發於乾坤之爻辭乾爻始於潛於圖爲北方幽隱之象陷而止也至見焉則出矣出則必惕惕者震之恐懼自脩也惕則必疑疑者巽之進退不果也由是而飛焉則相見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於是受之以坤而致役焉則乾道不亢矣坤爻始於履霜巽之伏也潔而齊之至於地道光焉則明矣无成有

終者致役之義也括囊慎密所以保其終也黃裳者中順之積而和悅之充由是陰成而聽於陽焉豈復有交爭而戰之事哉四則陰陽尊卑淑慝之義例統乎六十四卦陽尊而陰卑故陽主而陰役陽清而陰濁故陽潔而陰污坤之彖曰得主守其役之分也曰得朋引其役之類也曰喪朋始終於上而絕類上也守其分故從王事而終吉引其類故貫魚而无不利絕其類故渙萃而无吉凡易之言尊卑者例此矣坤之爻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凝則滯而不潔矣又曰其血玄黃陰陽之雜雜則溷而污之甚也故於其凝也則繫以杞之包瓜以隕之非然則有莧陸之決有包无魚之慮於其雜也則揚庭以去之孚號以戒之非然則用行師終有大敗无號而終有凶凡易之言淑慝者例此矣乾者八卦之上也無敢與抗者而曰戰乎乾懼有不為役者也德威不足以畏則反君道也懼有不潔者也德明不足以明則猶未離其類也凡易之精意大義無不自此而出故信其為文王所建圖也

論圖象四

先後天卦位不同義亦異乎曰其義一也先天以畫卦之序而分者也後天以陰陽卦而分者也先明乾坤之義則餘卦之義明矣夫乾南坤北位之正也古者兆天南郊兆地北郊是也然乾北坤南氣之始也古者祀天於冬至祭地於夏至是也兩義者不可以相無則二圖不可以偏廢然後天所置則乾又不在正北而遁而西北坤又不在正南

而退而西南蓋天道流行初無止息至無之中為有萌焉此之謂至微此之謂大本不待乎萌動而此然避正陽之位而不居故長養萬物至南而後有以見其心矣南者正陽之位也坤功雖顯於極為坤彖言西南得朋者此也古人以亥為陽月以未為中央其有以知此矣天地之大義既立故先天以陽畫之消息為序自北以終於南也以陰畫之消息為序自南以終於北也後天以陽卦統始終為序自震以終於艮也以陰卦效職於中為

序自巽以終於兌也夫陽統始終而乾則以終爲始陰居中間而坤則尤中之中故無躋無與者上天之載形形色色者地道之光於穆不已之命昭矣造化孕毓之功著矣以六子象類言之日東月西者所自生也火南水北者所自盛也雷陽風陰者類之分也風雷相助者氣之合也兌居東南以說物艮居西北以止物者令之正也兌居正西說極乃成艮居東北止極乃生者用之交也先儒以先天爲體後天爲用要皆義理精微之奥古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而出入鬼神者非二圖互發則不

備

論圖象五

陽爲主於始終陰佐陽於中間天地萬物之理莫不皆然蓋論陽之統貫則自始至終無非陽也然中間一節則有藉於陰而陰功見焉陰功見於中間則陽之在始終者反若離斷而不相續故草木之種實陽也枝條花葉陰也土中之種卽樹上之實然無種遽成實者必歷乎枝條花葉之繁而始成也人之男陽也女陰也子爲父之體然無父遽生子者必資乎嫡媵之衆而始生也圖之四陰相繼者陰道在中間故見其合也四陽不相繼者陽道在終始故見其離也然以其循環者觀之則終卽爲始猶之樹上之實卽土中之種繼體之子卽爲宗之父也是則陽之相繼也亦何間斷之有

論圖象六

以一歲生物觀之播種於春是震則物之始也落實於艮是艮則物之終也實落又爲種艮之所以

窮上反下成終而成始也乾則華葉之旣脫實之方生爲萬物之將終而實爲萬物之大始何則使於是而不實則生生之理絕矣是故語用則有種而後有實語體則有實而後有種也於傳震爲反生句萌之初也巽爲長爲高枝條之盛也方長之木其心必虛其節必弱故離中科而上槁也枝條備則莖葉繁故坤爲文而爲衆也將成實則枝條摧敗而華葉剝落故兌毀折而附決也乾爲木果則實之方生而在木者也坎爲堅多心其心堅

也科之反也艮爲堅多節其飾亦堅也上槁之反也艮又爲果蓏則旣落之實種之可以復生者也又以生人觀之長而後有室震之所以居先也幼少則未長坎艮所以居後也乾則長子始成乎父道而有子者也於傳震曰長子巽曰長女配稱之稱也離曰中女諸娣之名也坤曰母蓋有嫡有娣而母道具矣兌曰少女曰妾女御之流所以代匱而廣嗣也乾曰父父道成矣獨坎艮二卦不曰中男少男者言中男少男疑於長子爲兄弟以閒意

而觀則震成父道而爲乾坎艮者其子也三陽始終爲父子相繼故於坎艮但取子之幼少而未長不用兄弟之義也

論圖象七

圖象皆心學也何也曰乾坤者誠明之學之源也天淸虛而與太極爲體故實地凝實而一順成乎天故虛心神明不測至虛者也以其具乎性之眞故其道則實而配乾形色天性至實者也以其涵乎心之妙故其道則虛而配坤是故乾之文言曰存誠曰立誠實而盡性之謂也坤之文言曰敬曰義虛而順理之謂也存忠信之實心則誠之始立謹信之實事則誠之終居敬而淸明在躬則明之體精義而利用安身則明之用然大傳又曰乾知而坤能者何也神明淸虛故主知然必誠實易直而後有以通天下之志故曰乾以易知誠則明也形色凝實故主能然必明通簡要而後有以成天下之務故曰坤以簡能明則誠也是故虛者非實則出入無鄉不足以體乎萬物實者非虛則徇物

不化不足以事我天君矣震之動坎之孚艮之止皆誠之事也巽之入離之明兌之說皆明之事也此心學之至也以先天圖觀之震者動也志之奮也又懼也心之惕也離者麗也智之藉也又明也睿之通也兌者說也理之融心之裕也自誠而明故歸於乾焉巽者入也察之深也又制也治之斷也坎者險也行之艱也又勞也習之熟也艮者止也積之厚性之定也自明而誠故歸於坤焉先儒言知之明好之篤離兌之德也行之果守之固坎

艮之德也然其言學之本必曰立志持敬言行之要必曰知幾謹獨斯則所謂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者乎文王之學亦猶是也雖然誠者成始成終而明在其間是故震始之乾坎艮終之而中有巽離坤兌焉蓋自心之震動警戒而入而察之者與之俱是震巽兩卦之義也明於理而和順於事是離坤兌三卦之義也事之既終則形氣息而天命行是乾卦之義也更習之熟而居者安涵養之深而藏者密是坎艮兩卦之義也以朱子之言質之震

爲戒懼之動機巽爲省察之入機離則由省察而精之至於應物之際而萬理皆明坤則無所乖戾而萬事皆順兌則無適不然而萬物皆和矣乾則由戒懼而約之至於至靜之中而存天命之本體坎則誠主於中而無所偏倚艮則深厚完固其守不失而其道不窮矣終始動靜莫非誠之貫而命之流也自動念之初畢於酬酢之後則明之發性之用也至語夫陰陽合德者則終始動靜亦莫非一理之行而明之繼故曰誠身曰明德其義一也

二圖之序不同而皆以震巽爲誠明之根在先天則震先而離兌次之巽先而坎艮次之也在後天則震巽竝居先而離兌坎艮次之也先聖後聖其學豈有二哉

論圖象八

夫子說圖其又言帝言神何也曰六子統於天地也地又統於天也以形體言謂之天故曰天地定位以性情言謂之乾故曰乾君坤藏以主宰言謂之帝故又曰帝出乎震以妙用言謂之神故又曰

神妙萬物而爲言也帝與神皆天之心也以其實而有主故稱帝焉以其虛而無方故稱神焉神虛而帝實故帝誠而神明帝與神不可知於其氣化而知之日月寒暑水火山澤風霆雨露各有專司而皆以育養成就爲職如百官有司之恪事知其主之者帝也日月寒暑水火山澤風霆雨露其氣各異而不相通其道竝行而不相悖如耳目手足之捷應知其妙之者神也是故於後天流行之迭王可以見天工之有統焉於先天對待之相須可

以悟神理之無間焉。雖然言帝則存乾坤之位，帝有主而可名。故著其所決舍，如心與耳目並爲官，思與貌言視聽並爲事也。言神則去乾坤之位，神無方而難知，則不可以所在目之。如視聽噓吸之靈之無非一心，動靜顯藏之機之無非一體也。是故天即君，君即帝，帝即神，其分則有八卦，其實統於乾而已矣。

論陰陽動靜

天與地、乾與坤，定體之稱；陰與陽、動與靜，迭用之

目。是故天陽而地陰，陽動而陰靜，固有屬已。然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則是天地乾坤各有陰陽也，各有動靜也。以歲序言之，乾坤各備元亨利貞之四德者是也。河圖之數，天地奇耦相得有合，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其義也。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是故自靜而動者闢也，乾之分也；自動而靜者闔也，坤之分也。以歲序言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者是也。先天之卦，自震東北終於南方之乾，自巽西南終於北方之坤，此其義也。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故機動於先，氣發於內者，則屬乎乾；功見於物，質定於後者，則屬乎坤。以歲序言之，冬春爲陽，夏秋爲陰者是也。後天之卦，乾統三陽於東北，坤統三陰於西南，此其義也。三義者不同，而其貫各有陰陽動靜者，以其體用之同流言也。乾動而坤靜者，以其體之偏主言也。乾動而根於靜，坤靜而根於動者，以其用之互宅言也。是故陽神也，陰形也。神靈

而質滯，故陽動而陰靜。陽主也，陰役也。主逸而臣勞，故陽靜而陰動。動非靜，神不足以爲主而荒其居，無以妙乎動之化矣。靜非動，形不能以爲役而廢其職，無以返乎靜之分矣。吾故曰天與地、乾與坤，定體之稱；陰與陽、動與靜，迭用之目。又曰異義而共貫。

論神

傳曰神无方，易无體。又申之曰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易即化也，神易即神化也。神妙而難

知化變而難明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然則學者其終不可知已乎蓋夫子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能知化之所以相反而相成則知神之所以兩在而合一此聖人指示真切處也如水火之質則異矣冬夏之氣則殊矣然雨暘寒暑相用以成物者何也惟天地之神寄於陰陽者不二也喜怒之情則異矣恩威之用則殊矣然禮樂刑政相須以治世者何也惟聖人之心行乎仁義者不二也苟非化之易則一氣極備而物凶苟

非神之一則兩端狎至而物愈病苟非事之易則豈能通其變使民不倦苟非心之一又豈能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哉是故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天地之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蓍卦之神也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神也是豈可以模寫繪畫者哉然夫子於河圖之數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於先後天之學則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則所謂立象盡意以通神明之德者也何則河

圖之四方相待所謂五位相得也易也成變化者也陰陽互根所謂有合也神也行鬼神者也後天之八卦迭嬗動撓燥潤之功是也易也變化以成萬物者也先天之陰陽交錯相逮不相悖之情是也神也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神化雖難知而其發於圖象者則至顯矣雖然非實能擬其機則不能推而行之舉而措之使斯民利用出入也非實能契其妙則不能神而明之默而成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故曰存乎德行猶之以窮神知化歸於

盛德之意

論卦名義

卦之名義乃取象之本也說易者言陽動於下陷於中止於上者則既得矣其曰陰入於內麗於中說於外則非也蓋陽性動故其純者為健健者動而無息之謂也陰性靜故其純者為順順者靜而有常之謂也陽性既動則有直上發散之意必遇陰而後聚陰性既靜則有隱伏凝聚之意必遇陽而後散然陰遇陽而散則散矣陽遇陰而聚歸於

發散直上而後已此陰陽之情也陽在下而陰壓而聚之其勢必動矣陽在中而陰畜而聚之其勢必陷矣陽在上而陰承而聚之其勢必止矣此皆主於陽而遇陰者故曰陽卦陰在內則陽必入而散之是陽入於陰非陰入於陽也陰在中則陽必附而散之是陽麗於陰非陰麗於陽也陰在外則陽必敷而散之是陰得陽而能說物非陰自爲說也此皆主於陰而遇陽故曰陰卦因六卦之德如此故陽在下爲陰壓而聚必動而出者莫如雷矣在中爲陰畜而聚必和而解者莫如雨矣在上爲陰承而聚既極而必止者莫如山矣陰在內而陽入而散之者莫如風矣在中而陽附而散之者莫如火矣在外而陽敷而散之者莫如澤矣坎又謂之險者陽陷於陰則險莫甚焉離又謂之明者陽麗於陰則明必生焉健順雖陰陽之純然健者得順而聚順者得健而散其理無以異也此八卦之德所以能盡天地萬物之情而爲凡易義類之所根也且因是以見陰陽卦之分自伏羲作易時而已然矣

論序卦

序者何也別而次之之稱也傳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又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是故齊卦之小大者以陰陽別之敘陰陽之先後者以消息盈虛次之別陰陽卦者先定乾震坎艮之爲陽坤巽離兌之爲陰然後以其爻畫交錯而取義例焉此上下篇所以分也蓋上篇陽也天道也故凡天道之正陽卦陽爻之盛及陰陽長少先後有統率次第者皆上篇之卦也下篇陰也人事也故凡人事之交陰卦陰爻之盛及陰陽交感雜亂長少先後無紀皆下篇之卦也以八正卦論之乾坤陰陽之純坎離陰陽之中皆正中之正也故爲陽震巽陰陽始交艮兌交之極皆正中之交也故爲陰以八交卦論之惟否泰天地之交交中之正也故爲陽咸恒損益既未濟六子之交交中之交也故爲陰又乾交陽卦凡六需訟无妄大畜皆爲陽盛獨以爻畫消息觀之大壯陽已過中遯陰方浸長故雖

陽卦而居陰也坤交陰卦凡六晉明夷萃升皆爲陰盛獨以爻畫消息觀之臨陽方浸長觀陰已過中故雖陰卦而居陽也又乾交陰卦凡六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皆五陽而一陰凡爻以少者爲主然陰無主陽之義但爲陽多陰寡乃陽之盛也故小畜履同人大有皆爲陽惟夬則陽已亢姤則陰已生乃不得爲陽而爲陰也坤交陽卦凡六師比謙豫剝復皆五陰而一陽則以一陽爲主而又不與五陰之爲盛也故皆不爲陰而爲陽也又陽卦

相交凡六屯蒙頤長少先後以序者也故爲陽蹇解小過失序者也故爲陰又陰卦相交凡六獨大過爲頤之對又得其序故亦爲陽家人睽革鼎中孚皆陰也鼎革得序故猶爲陰中之陽也又陰陽相交之卦凡十有二男女少長交感雜亂皆陰也隨蠱噬嗑賁得其序故猶爲陽中之陰困井得其序故猶爲陰中之陽漸歸妹豐旅渙節雜而失序陰中之陰也至於次其先後則以陰陽之盛衰斷具後論

論序卦二

乾坤至小畜履十卦爲一節乾坤者衆卦之宗天道之本宜居首者也屯蒙三陽繼乾坤以有事長少順序有所統率如大君之承天宗子之繼體以秩有家以御有邦其義爲乾坤之次需訟上下之卦既皆陽體二五之位又皆陽爻師比則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居二五之中小畜履五陽一陰陽既極多而一陰在三四不中之位皆陽之最盛者也諸卦莫及焉泰否同人大有謙豫六卦爲一節陽

之次盛者也蓋泰爲陽中否爲陰過故皆得爲陽盛且爲乾坤之合體亞於乾坤者也同人大有陽多陰少與畜履同然陰居二五中位故不如畜履之盛亞於畜履者也謙豫一陽爲衆陰主亦與師比同然陽居三四不中之位故不如師比之盛亞於師比者也否亦陰中而謂之過者陽過中而後衰陰則及中而已衰陰陽饒乏自然之數以男女老少驗之可知矣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八卦爲一節陽之自衰而漸盛者也隨蠱陰陽交雜陰道

也。然長少先後有序。故猶爲陽中之陰。臨則陽長。觀則陰過而陽漸盛矣。噬嗑賁義同隨蠱。剝復義同臨觀。後四卦義次於前四卦。而謂自衰而盛何也。曰隨蠱居先。以二長在焉。其序應爾。非盛衰之所關也。剝復以卦畫論。雖未若臨觀之盛。然一陽爲衆陰主。則非臨觀之所及矣。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六卦爲一節。陽之復盛者也。无妄大畜二體皆陽。義同需訟。然二五之位不皆陽爻。故不若需訟之盛。亞於需訟者也。頤大過長少有序。義同屯蒙。然二卦不皆陽體。故不若屯蒙之盛。亞於屯蒙者也。要皆爲陽盛。與篇首需訟屯蒙相對。坎離得陰陽之中。自純陰純陽外。則中者貴矣。故與篇首乾坤相對。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爲一節。陰之極盛者也。陰陽之生。自下而上。然男女之合。則自少而老。故以兌艮之卦居首。而震巽次之。下篇主人事之交。所謂夫婦之道是也。遯陰浸長。大壯陽已過中。陰之盛於是爲最。晉明夷義同陽之需訟。家人睽義同陽之屯蒙。蹇解本陽卦。

而三男失序。故其義從家人睽而皆爲陰卦也。遯大壯義同臨觀。何以爲陰盛之最也。曰除否不爲陰盛。則陰盛至於遯而極矣。夫姤雖義同剝復。而聖人不與一陰之爲主也。故以遯壯爲極盛也。義同陽之屯蒙者鼎革也。而曰家人睽何也。曰三男有序。故爲陽中之陽。三女無序。故爲陰中之陰。蹇解雖陽而其義從之者此也。損益夬姤萃升六卦爲一節。陰之次盛者也。損益義同咸恒。亞於咸恒者也。夬姤義同遯壯。亞於遯壯者也。萃升義同晉明夷。亞於晉明夷者也。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十二卦爲一節。陰之自衰而漸盛者也。困井陰陽雜而以序。與隨蠱噬嗑賁爲類。陰中之陽也。革鼎雖陰卦而亦以序。故次於困井。震艮下篇之主。然本陽卦也。故次於革鼎。並爲陰中之陽也。漸歸妹豐旅雜而失序。與困井鼎革對。巽兌下篇之主。而又陰卦也。與震艮對。此六卦則陰又漸盛矣。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六卦爲一節。陰之復盛者也。漸歸妹豐旅渙節皆陰陽雜居。少長淩節。其

變至於渙節而極中孚小過者頤大過之反小過之從中孚如大過之從頤又如蹇解之從家人睽也既濟未濟與咸恒損益爲類既皆爲陰之盛又未濟六爻失位傳所謂男之窮者也然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陰陽交雜之變何以極於渙節也卬漸歸妹隨蠱之反也豐旅噬嗑賁之反也渙節困井之反也隨蠱漸歸妹二長在焉噬嗑賁豐旅長男在焉困井渙節長女在焉先後之序固如此又乾坤既未濟爲篇終始乃易之大義何

則乾坤定者天道恒常之經也坎離交者人事變化之極也人事窮則反於天道相爲終始而無極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論序卦三

案繫辭傳陳九卦自乾坤至履十卦自咸恒至損益亦十卦咸恒損益以二卦當一卦下困井巽兌亦然自履至謙六卦自損益至困井亦六卦自謙至復十卦自困井至巽兌亦十卦自復至終篇七卦自巽兌至終篇亦七卦其節段與今所分者同蓋此數卦者皆當衰盛之交正聖人所謂有憂患者而教人以反身脩德莫切於此也然繫傳前夫乾咸後夫兌故止於九卦乾咸始也兌終也終始者大行也所謂衰盛之交憂患之地者蓋其間變而未極之際人事之可施者爾是故舉其中間略天道而專人事之意也

論雜卦

雜者何也交互之謂也卦之上下分爲二體不相

雜也以中四爻交而互之則雜矣凡六十四卦互乾坤者八乾坤剝復大過頤夬姤互既未濟者八解蹇睽家人漸歸妹既未濟互剝復者八比師臨觀屯蒙損益互夬姤者八咸恒大壯遯大有同人革鼎互漸歸妹者八大畜无妄萃升隨蠱否泰互頤大過者八渙節小過中孚豐旅離坎互蹇解者八震艮謙豫噬嗑賁晉明夷互家人睽者八兌巽井困小畜履需訟故以六十四卦互之得乾坤既未濟剝復夬姤漸歸妹頤大過蹇解家人睽又以

此十六卦互之止得乾坤既未濟而已其根本何也蓋邵子之詩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因象相重而四其四則別爲四畫者十六矣此十六事者卽六十四卦之中畫互成十六卦者也十六事又生於四象則四象者又卽乾坤既未濟之具體而微者也乾坤者陰陽正氣之純坎離者陰陽中氣之交既未濟者交中之交也乾坤既未濟統乎天地萬物之理矣故序卦首乾坤中坎離終既未濟雜卦交互歸於乾坤既未濟而

亦以乾坤始以既未濟終焉

論雜卦之義

凡互卦十六以乾坤既未濟爲綱餘十二卦爲用十二卦者有天道之消息盈虛有人事之善惡當否然其定理則歸於乾坤其變動則歸於既未濟而已剝復陰極陽生陽之始也夬姤陽極陰生陰之始也漸歸妹陰陽卦合合者交泰之象陽之中也頤大過陰陽卦判判者不交之象陰之中也蹇解三陽之卦陽之終也家人睽三陰之卦陰之終

也陽六卦皆主震艮始則交於坤母孕男也中交於巽兌求其耦也終交於坎從其類也陰六卦皆主巽兌始則交於乾父生女也中交於震艮求其耦也終交於離從其類也探本則陰陽互根而父母孕毓之理明致用則男女相求而夫婦昏姻之道正辨物則以類相從而兄弟朋友君臣之義備矣剝復夬姤以天道爲人事之端漸歸妹頤大過蹇解家人睽以人事爲天行之應剝而復則陽用事其既也必交於陰循序而禮合者漸也逆節而

情動者歸妹也其究也有蹇有解此治外者之得失國之治亂之所生也夬而姤則陰用事其既也必交於陽役於陽而致養者頤也抗於陽而相薄者過也其究也有家人有睽此治內者之得失家之治亂之所由也陽之道始於性之正故乾坤統焉陰之道極於情之交故既未濟統焉此雜卦之義也

論十二卦之變

剝復陽之始也漸歸妹陽中之陰也蹇解陽中之

陽也夬姤陰之始也頤大過陰中之陽也家人睽陰中之陰也陽之變則始於陽中之陰陰之變則始於陰中之陰何則正者天道也陽也變者人事也陰也語天道故始於剝復夬姤語人事故始於漸歸妹家人睽漸歸妹以禮之治亂言也家人睽以情之離合言也漸女歸吉及其窮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家人交相愛及其窮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是故福之興道之衰無不由於壼內者其在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亂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此詩人所以歌詠文武幽厲盛衰之際也陰陽殺命於天地之間綱紀人倫無非是者然其本則造端於夫婦牀簀之間天命行焉邪正之際鬼神何焉謹獨者先之於此夫然後父子君臣之倫有所敘禮義有所錯教化以是興風俗以是成天地萬物以是而和且平也此十二卦之變始於漸歸妹家人睽之意

論雜卦有不取互義者

乾之互則乾也坤之互則坤也此二卦者不論其餘則乾坤交爲否泰乃易之本也坎離交爲既未濟乃易之用也艮震兌巽二畫之消息也剝復夬姤六畫之消息也此十二卦者不取互體而仍其本義又所以紀綱乎諸卦也是故易之陽卦根於剝復矣易之陰卦根於夬姤矣剝復根於艮震矣夬姤根於兌巽矣艮震兌巽猶之既濟未濟也既濟未濟猶之否泰也陰陽法水火水火法天地故寒暑晝夜者與日月往來者也明魄死生者象天地合判者也明乎十二卦之義易之所以爲易其斯而已者也

論雜卦正變之序

陽正卦之序統以乾坤故首乾坤始於剝復故比師臨觀屯蒙損益皆互剝復者也剝復象艮震故敘艮震以其在下經也故敘於此師臨觀屯蒙之後損益之前也中於漸歸妹故大畜无妄萃升皆互漸歸妹者也終於蹇解故謙豫噬嗑賁皆互蹇解者也陽變卦始於漸歸妹故隨蠱互漸歸妹者也中於剝復故次剝復也終於蹇解故晉明夷互

蹇解者也。變卦首以兌巽。兌巽者。變卦陽中之陰。而兌巽爲陰生也。凡陽卦二十八。先正而後變。陰變卦始於家人睽。故井困互家人睽者也。中於夬姤。故咸恆互夬姤者也。終於頤大過。故渙節互頤者也。統以既未濟。故解蹇睽家人。皆互既未濟。既未濟又象否泰。故次否泰也。陰正卦始於夬姤。故大壯遯大有同人革鼎。皆互夬姤者也。中於頤大過。故小過中孚豐旅離坎。皆互頤大過者也。終於家人睽。故小畜履需訟。皆互家人睽者也。凡陰卦亦二

十八。先變而後正。統於乾坤者。以乾坤首之。而又在正卦之首。統於既未濟者。以既未濟終之。而又在變卦之終。陽之先正後變。陰之先變後正。何也。曰。剝復夬姤者天也。漸歸妹家人睽者人也。天先而人後之爲正。人先而天後之爲變。治始於天。終於人。亂始於人。終於天。陽卦者治之運也。故先正而後變。陰卦者亂之運也。故先變而後正。生生之理。無往不復。非其始於天者乎。順之而人紀脩。則中和達焉。拂之而彝倫斁。則乖厲生焉。是終於人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非其始於人者乎。積之而逆氣應。則人失恒常之理。久之而害氣究。則人有悔禍之心。是終於天也。易之所以作者。後天以奉時。而先天以撥亂。治既開矣。必脩其人事而不敢恃天也。以人能召亂故也。亂將及矣。必脩其人事以祈天也。以天不忘治故也。易於剝復之際。一則曰天行。再則曰天行。然而咸臨之吉。則未順命。九五含章。則志不舍命也。天命人謀。相爲勝負。終始文中子所謂業業孳孳。畏天閔人。思及時而動者

此也。錯綜雜卦之義。其寓意不亦深乎。

論環互之例

互卦者。不止中四爻互而已。雖循環互之。以一卦變爲六卦。然互六十四卦之所得。仍是十六卦也。今以大過見例。則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自二至五則復爲乾矣。其法自初卻行互之。以終於中四爻。凡卦皆然。獨舉大過者。大過中四爻互乾。其位最得者也。循環互之。而始於姤。終於乾。其

義最精者也故大過者主卦也姤漸頤歸妹夬者所互之卦也既未濟者以義附之爲雜卦終篇同乎序卦者也不終於乾者乾居篇首夬盡則乾矣首尾相生之義也獨陽不生故陽過則顛不與陰遇不可也男女飲食皆陰也交而有禮焉養而有道焉則爲漸之女歸頤之養正而陽得陰之助矣故繼之曰既濟定也無禮而說動則爲歸妹之終而陽不得陰之助矣故繼之曰男之窮也於是無以決之則陰道長陽道消矣惟其終於夬而乾也

故有以勝陰邪而立陽道此一經之大義也是故經之義其陰陽相需者皆姤漸頤之類也其抑陰扶陽者皆歸妹夬之類也其交而正以歸於陽道者皆既濟類也其不交或交而不正以歸於陰道者皆未濟類也尊陽而慮其亢用陰而坊其疑必也始而潔齊於巽陰之伏終而戰勝於乾德之剛者皆大過互卦始姤終乾之類也雜卦一篇天人之義備矣而於此尤特切指昏姻人倫之道深著興衰理亂之由一以衆每卦環互之凡一以括六十四卦錯綜之指蓋先聖之微言存焉

周易通論卷四終

周易觀象十二卷

（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刻本

周易觀象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嘗奉命纂修周易折中、請復用朱子古本。是編乃仍用注疏本、蓋成書在前也。其語錄及榕村全集所載、頗申明先天諸圖。而是編則惟解說卦傳天地定位一章、附舉此義、然亦不竟其說、餘皆發明易理、兼證以易象、而數則略焉。蓋亦謂邵子之學為易外別傳也。其解繫辭傳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句、曰彖辭所取、或有直用其爻義者、或有通時位而爻義吉凶準以為決者。故以是觀之、不中不遠。惟其合始終以為質、故時物不能外云云。觀彖之名蓋取諸此。其解九四重剛而不中句、不以重字為衍文。解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句、不從魏志作初六履霜。解後得主而有常句、不從程傳增利字。解蓋言順也句、不以順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句、漸之進也句、上九鴻漸於陸句、與地之宜句、皆不從程傳本義脫誤之說。惟據漢律歷志移天一地二二十字、從程傳能研諸侯之慮句侯之二字衍文、從本義耳。（案光地訓諸為侯之合音、想以古經有注字切而誤增。不知反切始自孫炎、古經安得注字切。其說殊誤、謹附訂於此。）蓋尊信古經、不敢竄亂、猶有漢儒篤守之遺。其大旨雖與程朱二家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有異同而無背觸也。

安溪先生著

周易觀象

周易觀象卷之一　安溪李光地註

上經一

☰乾下乾上

乾

乾元[illegible]

乾[illegible]至健故三畫純陽之

卦[illegible]則人有以見其律而

又[illegible]利貞占辭也凡至健

者[illegible]通不息而根本深厚

是以[illegible]者凡事當得大通而

尤利在於正固也○易言貞有三義正也固也常也正且固所守以為常故其意自相貫然惟言利

貞貞吉者兼此三義若所謂不可貞及貞凶貞厲貞吝者則第戒其不可固守以為常耳然其固守以為常者亦必自以為正則其義一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乾純陽而其道變化不窮故以龍象之龍亦純陽而能變化之物也惟其變化是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初以陽居下而象潛龍則占者宜勿施用可知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乾爻皆有龍德而二五獨居中故有大人之象見龍在田如人雖未處上位而脩身已見於世與得

之者。則利見此人。身有其德。則利見在上之大人。

本義之例明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易爻三四皆居高位。危疑之際。凶懼之地也。四近君位。故以多懼而訟。三處下上。故以多凶而危。然易之道。危而使平。者懼以終始。而已矣。終日乾乾者。事也。夕而猶惕者。心也。君子自修之道固如是。雖居安猶然。况處危乎。占者如是則雖危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字。蒙龍爲義。言龍將向天。天矣而未遽飛。故或有時躍於淵以自試其可否。若可以進而不敢輕於進。疑而審慎之象也。進爲之道如是。則內度其身。外度其時。而可以无咎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天位也。故有飛龍在天之象。聖人而得尊位者也。利見大人之義。與九二同。

上九亢龍有悔

時位既極。若德與之俱亢。則不能處盈而有悔矣。蓋一念之滿。即所以招損。當時之大。易至於失居。雖以聖人處之。不敢不戒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者。筮法九六變。七八不變。易用其變者。故爻稱九六。而於乾坤示例。又乾坤二卦與諸卦不同。故因繫以辭以顯其變化之妙。而使遇六爻皆變者占之也。見讀與見龍之見同。乾之六爻皆變。則陽而陰矣。如羣龍之身皆見而獨不見其首。此天道。所以藏諸用。人事所以固其基。凡剛柔動靜屈伸進退之理。皆如之。占者能體是象則吉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以卦象釋卦辭之元亨也。乾天象也。元則其德之始也。始者必大。故以大哉贊之。萬物皆資之以爲始。而能統貫乎天德之始終。此其所以大也。至於

雲行雨施而品物流形。則亨可知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指卦體而言。以君道之元亨。而配天道也。乾道始終備於六位。故初爲下卦之始。二居其中。三則其終也。四爲上卦之始。五居其中。上則其終也。六位布列。如四德之循環。是則大明乾道之終始者。六位因以時而成矣。然九五一爻之時。則以剛健中正之德。統衆陽而居尊位。有乘駕六龍以御於天路之象。周公爻辭。象以飛龍在天者。以此夫以一陽而統衆陽之終始。則是所謂統天之元。龍而在天必興雲雨。則又所謂及物之亨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又以天象釋卦辭之利貞也乾元者生物之心乾道者造物之用心一而已故萬物皆資始焉用則變化而參差不齊於是各以所賦受者自成而莫不完全乎天之生理是則乾之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亦指卦體九五以君道之利貞而配天道也以德言之則無統衆陽故有乘六龍之象以位言之則高出羣爻故有首庶物之象德施既溥則但見其垂拱於上而萬國皆安其性命之情以涵育於太和之內無異天道之利貞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重乾之卦象天道之流行而不已也以形言之則日日而周以氣言之則歲歲而運以其命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是已傳取天行之顯爲言則氣與命在其中矣至誠無息則天矣自彊不息所以希天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德施普於有位者矣然後又言時舍則未爲時用也故本義言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凡古聖賢之德行著聞所居而教化及物者皆足以當之也反復道言乾乾者乃反復不息之道也進无咎言其不輕於進如是則進而无咎也大人造即後文言所謂聖人作也不可爲首與不可爲典要語勢相似言天之爲德渾然不可得其端始也用九者陽變爲陰動根於靜故在天者陰陽則無始動靜則無端在聖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皆不可爲首之義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發明彖傳之義文王之占本以元亨利貞爲二事夫子乃以四者言之然彖傳雖特表乾元而以利貞合釋至此則離析四事自成一德也蓋元亨利貞在天爲天道在聖爲王化其實則皆人性之德而已善者性之緼也元之在人爲衆善之長元始也大也人性之仁得之最初而統之最全仁之統乎性猶元之統乎天也緼於內爲善者於外爲嘉亨之在人爲嘉美之會亨通也會通則典禮行焉萬事之斐然成章猶萬物之燦然流形也和者和順之謂利之在人爲義之和利宜也義惟得宜故於事物無不和順事之各當其理猶物之各正性

命也幹者枝葉之所依連枝葉盡而幹不改焉貞之在人爲事之幹貞正也固也其知固守而能協立而爲萬事所依堅確者施用之根御疑固者發生之本也夫子之意實與文王之意合蓋所存者大然後能發用而通是大在亨之先也處物得宜然後能成就而正是利在貞之先也仁者德之大而禮則顯諸仁義者用之宜而知則藏諸用二聖之所發明其義精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仁義禮智性之體也長人嘉會利物幹事性之用

也四者之中仁智又爲體禮義又爲用以仁爲體則能愛而足以長人即體而用已該也致美於節文之會則合乎禮之本然即用而體已具也宜於事物則順乎義之當然亦由用以語體貞正固守則萬事有所依以立亦由體以語用也上言性之德此言君子所性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體自強不息之道故能行此四德者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故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行其所好也憂則違之去其所不願居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非得正故言正中正中以位言之則不瞀未躍之時以德言之則所謂時中也在下而曰見者言行之善不可揜也然誠之感必有動也中則庸矣故其言行皆庸而無不信謹也則無邪矣故其心常閑邪而誠無不存推善以教人是以善世而德

之博也德盛禮恭是以不伐而道之化也君師之道並立故以是爲君德而稱大人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言所以乾惕者非徒於物也非動於外也蓋進德修業而已德得於心者業成於事者內主忠信則德日新謹於言辭以立實事則業有可守知理之極至而實心以至之則於天德也庶幾矣知事之

歸宿而實行以終之則分業之義可以不失矣幾者進而近存者居而安君子之德性學問至於如此則自脩不暇而又何驕乎內省不疚而又何憂乎因其時釋爻曰之義言無時不乾乾也無時不乾乾而心猶惕故雖危无咎按忠信即二所謂閑邪存誠也脩辭立誠即二所謂言信行謹也二以德言故觀於外者以察其心三以學言故主於心而驗於事二曰存誠三曰立誠誠斯立焉以事言也其道則一而已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无常无恒釋或躍之意或躍者有時而躍恐躍而未宂之象也可上而不上疑於偏僻之行可進而不進疑於絕世為高然惟其謹慎之心則以德業脩於身必待時而後動欲適中其時之可故不敢輕於上進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自聲應氣求以至親上親下皆所謂各從其類者至於龍起而雲興則在天之時也聖作而物覩則利見之會也爻義在其中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過於尊位故言无位衆陽皆從九五故言无民无輔在人則崇高之極其志太厭是无位也不得人心是无民也自賢而不能賢人之賢是无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之上加以乾元者元首也然元統天而歸於貞則終始无端而不可為首即用九之義也聖人所以首出庶物無為而治者此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與時偕行言無時不乾乾也乾道乃革者凡兩卦之間乃改革之際或為身之進退或為事之終始在此爻則亦謂離下而上時當遷變而已先儒釋義謂異不可從也五天位也則從中正天德也位乎天德者居天位而適值乎天德之純也時亢而

德不與偕亢則无災咎與時偕極是以有悔天德
者自然之妙天則者當然之準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再申彖傳之義元大也始也大在亨之先是當其
始而亨之理已具不待亨而後見其大也
利貞者性情也
利貞則成乎事物矣然乃其性情則然功用之成
不過遂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即始而亨之理具焉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
歸於性情之正而又何利之可言蓋乾始者天地

生物之心也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非
物物而普之也心之量本如是也非無心也雖
萬物而無加於此心性情之德也彖傳所謂統天
者以此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則元健則亨中則利正則貞純粹精又以乾元
之能利天下不言所利者言也蓋人心有私則其
所及者隘而不能忘乾之剛健中正一貫之以生
物之心無私之至也故其用溥遍而不滯於一偏
其體貞靜而不累於名迹滯累則雜且駁矣雜
駁則粗矣至純至粹而無一毫疵類之參焉此所
以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非天下之至精哉聖
人之語天德至是無餘蘊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
天下平也
六爻發揮即六位時成而兼大明之義旁通情即
發明乾道之終始而廣包乎物理人事者六爻之
理無所不該而九五一爻乾道備焉故能兼總六
爻之德以履尊位使萬物皆遂其澤而若其性如
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寧也蓋彖傳要位言龍
者取其行雲施雨與上文相切也猶恐學者未明
其意故於此又錯其文以發之○六爻所以能發

明乾道者蓋以下位言之隱而未見元也出而文
明亨也高而乾惕貞也以上位言之疑而未進元
也作而物覩亨也不與時偕極貞也存亡吉凶六
爻備焉然觀其象辭則已過半六爻者發揮其蘊
以旁通其義焉爾自坤而下各隨爻位以發彖意
莫不皆然凡卦必有主爻而九五乾之主也在六
畫之象於位爲天位剛健中正於德爲天德是則
又以一爻而兼備卦義者亦諸卦之凡例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德既成則可見之施行矣惟其時隱而未見故其

德行而未成也龍德而隱之意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聚則理得於心辨則理驗於事寬居以待其熟也仁行以固其守也四者亦有元亨利貞之序故人而知學猶下之種也辨之之明猶達其枝也從容成就而向於實矣切己踐履則實之成也始於爲君子而終至於聖人其道不外乎是按前言信謹閑存此又異其辭者前以其德之既成言也原其德之所以成則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之涵泳持守以終之然後有前者之效彼此互發無兩義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以剛處重卦之間故曰重剛惟重剛故不處中位不處中位故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皆以所値之位言之在天則安於上在田則安於下上下之際所以危懼而不安也申居上不驕爲下不憂之意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不在天不在田而又不在人則比九三之時位又異矣當大任而不敢果於上進故或躍焉以自試是其疑之微也惕者平日戒懼之心疑者臨事謹審之慮申上下无常進退无恒之意○按易以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然五天之陽也二地之陰也三人之陽也又天則垂象於下地則發生於上人者本天而親地故以此三爻爲三才之正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四者亦元亨利貞之德與天地合德仁也與日月合明禮也與四時合序義也與鬼神合吉凶智也中庸曰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先天弗違者氣數未至而念與天通後天奉天者風氣既開而因時有作聖人雖人類而其道則天故人與鬼神不能違也申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者陽之窮也聖人則體天德而不爲首無所爲亢也申亢義而以聖人之用終之則用九之義在其中矣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順也凡純陰之物其性必至順故三畫純陰之卦名之曰坤重而六畫則亦有以見其自始至終安行有常之意也凡至順者安行而無阻是以大通有常而不變是以正固而其貞也如牝馬然蓋牝雖陰物而馬能健行非健行不息不足以爲牝馬之至此坤貞之義也君子有攸往以下因占辭而推盡其意蓋其以順爲正則是有主我者而我稟命而聽從焉故居先則迷於所之處後則得其所主若在西南之方是後之地也則利於得朋而代陽以有事蓋雖得朋而無害於得主也若在東北之方是先之地也則利於喪朋而順陽之所爲蓋雖喪朋而後爲能得主也既曰利貞又曰安貞吉者固守其貞而安焉則動有常吉而非獨一時之利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以卦象釋辭義純陰之性順而其象爲地故以地道明坤義而首釋辭之所謂元也乾元始物而坤遂生之是其以順德承天而動者故雖同一元而乾始坤後異矣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又承上文地道而釋亨義地之厚載與天合德而其功用莫盛於亨也含弘言其養育之深涵而廣被光大言其發達之高大而光明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又承上文地道而釋利貞之義利牝馬之貞則與乾貞之義稍別故先釋牝馬之義而後以利貞言之言卦辭有取於牝馬以爲類於地者以牝雖陰物而馬則行地無疆故也終始於順而不息故坤道柔順而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也陰非能先陽離陽自行則爲先矣陰既離陽無所主宰所以迷於所之由失陰道故也其後也非不及於陽之謂陽之所至陰必至焉故曰後陰而從陽則得主而順乃爲得陰道之常也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釋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也西南之方陰協力以代陽故君子於此則利於得朋名謂在此乃可與類行也東北之方陰歸功於陽承之以動而無所自作故君子於此則利於喪朋者謂如此乃能保其終之有慶也後天圖義與此正合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釋安貞吉也安者久而不遷之謂故應地之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勢者形中之高下夷陰層複相因者也觀其勢之相因之順則知地之極厚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陽不可相無陰非惡也然惡自陰而生不辨之早而愼於微則積而不可揜故爲履霜堅冰至之戒○天地者萬化之源也然天統神地統形則有陽明陰濁之分焉在人則神者心也形者體也心通於性而體交引於物則是化物之端自體始也故心爲主則身爲神役而萬善以生體爲主則

神反爲形役而衆惡以起惟聖賢者心常爲主而百體從令則人欲皆化爲天理如渾然天德之流行而地以順承而與天合陰變爲陽而以大終矣孟子大體小體之義蓋出於此又推之人類則君子小人之內外消長自此分也君父臣子之否泰順逆自此辨也蓋皆自其不可相無之由而必謹其主役君民之分察其向背離合之情幾微之差則陰慝作而天命有所不行馴積之甚則陰道肆而天理或幾乎熄矣此六十四卦冒天下之道者其義悉自乾坤來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言履霜何以遽爲堅冰蓋謂霜雖陰之始凝而馴致其道則必至其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直方大者地德也乾之動也直坤順之而動則亦直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因之而定理不易則亦方矣至大者乾也坤之德合无疆則亦大矣要皆順天無爲而以簡能無俟乎效法之勞所謂不習而无不利也在人則存心直處事方積之以至於德業盛大則亦仁熟義精推之萬事無所爲扞格不通者矣坤爻惟六二柔正中順備德之純故其辭如此與乾之龍德皆聖賢之占也若衆人遇

之則必自習者始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柔靜者坤之本體直方皆其動也而方又根於直則是直以方也地道光言大也大則合乎天德之自然故不習而无不利○按乾五爲卦主故五獨言天德坤二亦爲卦主故二獨言地道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內卦之終陰德盛矣故其占宜於含晦章美然此乃陰道之當然故可守以爲常也其或時出從王之事則不可居其功之成但取其事之終而已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言含章者非終不發也乃以時而發耳或從王事即其時發者也惟其含章故所知者光大而能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四於時爲過中過中則收斂之候也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本坤道也況當括囊之時乎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裳下之飾卑順之象也黄則中之色也五有柔順之美而以中德行之則表裏如一而順之至所以其占元吉也居上位而能至誠謙沖如此則其盛

德大業之所暨不獨如在下者之免於咎而已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裳而黄是以中色爲飾如人以中德爲文文從中出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龍者陽也陰盛之極故陽與之戰野者卦外象也血陰物俱傷則俱有血而其血分爲玄黄終於不相雜也○此即說卦所謂戰乎乾也說卦主乎乾之從而勝陰此則主乎陰之盛而抗陽然其爲戰則一也蓋陰既盛則陽必有以勝之然後彼退聽而天命行其在天者陽德之剛不戰之戰也任聖

人亦如之大賢以下則戰而後勝衆人則有不能勝者而陰道肆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馴致其道以極於此也

用六利永貞

陰變爲陽則順而能健久而不息故其占曰利永貞永貞與安貞之義同然惟安故永永者安之有終者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順乾而至於有終則與乾德合一矣○案元亨也而統天終始則不可爲首也即用九之義也貞終

也而承天終始則是以大終也即用六之義也以大終則坤道无終亦如乾之无首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申釋元亨利貞也柔靜者坤之本體動剛則其發也元亨也德方則其成也利貞也

後得主而有常

申釋先迷後得主也柔靜是其居後也剛方是其得主也惟居後故能得主而有常也

含萬物而化光

含弘光大亨也西南之位也又申西南得朋之義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以順承天而行无疆貞元相生東北之位也又申
東北喪朋之義○按元亨利貞之四德即東北西
南之四方故文言釋得朋喪朋而以前文之釋四
德者明之惟居後而得主故雖得朋而有含物化
光之盛然卒於喪朋而以順承終始也○按六二
卦主故其德即坤德動剛則二之直也德方則二
之方也得乾爲主所以雖柔靜而能直方也化光
則用與天配順承則體與天合是皆二之所謂大
而不習无不利也乾象傳以九五明辭義故此於
文言發之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陰陽之類在人心則爲理欲之消長而有善惡在
人事則爲君臣父子之順逆而有治亂其理一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心之正也方者義之制也君子之學以敬爲
主使邪曲之念不得萌於其心則內不期直而自
直矣義以爲節使偏陂之端無所施之於事則外
不期方而自方矣孤猶偏也敬立則本固而有以
爲致用之基義行則用利而有以爲立本之功內
外既合則德不偏而大矣然其大也蓋以直而爲
方其心既正故事循乎理而不疑於所行何待學
習而後利乎○凡物之直者未必大也以其直而
周方之積厚之則大矣敬而無義其德猶孤程子
所譏佛氏之學是也然非直則不能成方如申韓
引繩墨切事情而卒流於偏曲故敬者義之本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雖有美而含藏之至於時發而從王事猶且不敢
居其成功其事之終也代上有終而已言地道以
槪妻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天地有變化生物之時雖草木亦應之而蕃况於
人乎當其閉塞則藏用不施故君子亦象之而隱
晦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通理釋黃字曰黃又曰中明中德之在內也
通理所謂虛而明通也正位居體釋裳字禮者天
下之正位卑以下人者也以正位居體明恭順之
著於身也恭順之美根於中德故復以在中而發

外者申之二言直方五言中順者二居下貴有剛方之操故以直方言五居上貴有虛沖之美故以中順言也然內直之至即無不中矣外方之至即無不順矣中庸之學始於敬義極於中和者此也或問乾坤之學何以不同曰乾二之存誠乾三之忠信即坤二之直坤五之中也乾二之言信行謹乾三之脩辭立誠即坤二之方坤五之順也蓋陽實陰虛人心之德必兼體焉以其實心體之之謂之存誠謂之忠信以其虛心涵之之謂之直謂之中而其為性之存存無異也以其實心而形於事謂之立誠謂之信謹以其虛心而順乎理謂之方外

謂之正位而其為發之中節無異也兩卦之所以不同者特以人心之德互發其義先儒聖賢之說其大致則然然不可不知無體之妙也

陰從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之盛而抗陽則幾於死陽矣聖人嫌於是也故不言其來戰陽者乃直以陽主戰而稱龍焉然陽者天德無對者也陽不能化乎陰馴致其道而與之戰是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并陽而稱血焉雖然陽之道小而辨於物是以雖混淆汨亂之中而有不可泯沒者存故又曰玄黃者天地雜矣然天玄而地黃也蓋夫子之意以為陰不宜稱龍陽不宜稱血故言龍戰尊陽之辭也曰血責陽之義也曰玄黃又存陽之意也夫子所以贊易者即其所以作春秋之微指歟

周易觀象卷之一終

周易觀彖卷之二　安溪李光地註

上經二

䷂ 震下坎上

凡重卦命名，所取不一。或取卦象，或取卦畫，或取卦德，然象則尤其大者。故夫子彖傳，既雜取體德象類，釋所以名卦之由。至象傳，又特表兩象之義，諸卦之例不同。有以所象與體德之類，於象傳中合釋者，是皆象所以為卦之義也。有置兩象而但以體德之類釋其所以為所取之義，主於體德，大象已具，故不諸釋也。有卦義但取兩象，無他釋者，則但本真象，或不然而理釋。其詳亦為大象已見故也。卦下之辭，根卦立義，至彖傳，所各以其體德象類，推所自來，明理不苟附文，不虛生，趨時之善，卦所固有，且以明卦材所具。

而六爻時物，已統攝乎其中，使推爻之吉凶者，觀彖而居可知也。此例亦類不同，有名卦之義，分為繫辭之義者，此其彙合實成卦之言。數是也。有卦既得名，復推其以釋其辭者，之足也。文辭無也。象說卦而逢論其理議觀。六觀是也。傳彖分另。須乾卦已發大凡，然自屯以下八卦，相錯而成，其名辭義例，尤不可以不知。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陽動於下，為始交；坎陽陷陰中，為難生。震坎以坎是剛柔始交而難生也。剛柔始交，治亂之際。凡亂極將治，多難必生。如欲曉必黎暗，將春而晚寒。蓋陰陽相薄，自然之理也。又動乎險中，陷而求出之意，雷動於下，雲上於天，亦將通未通之時也。是以名屯也。屯者物始生而未通，然生意滿盈，亦必通之勢；事之未通，困極積久，亦有必通之道。故曰元亨。正固者，亨屯之本，故又曰利貞。時方屯塞，未可事事，故又曰勿用有攸往。然屯非無事之時也，必得其人以統理經營，然後可以出險解難，故又曰利建侯。此數者，皆屯之時義，辭從名生者也。其取諸體德象類，而各有所自來者，釋之於彖傳中。餘卦皆然。

彖曰，屯，

以下皆釋辭也，而彖名以首之者，明下三義皆屯之所以名。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始交則其氣必達，禍難之生，正所以開治也。又能動乎險中，則是困苦艱難以自磨礪，大亨而貞者也。卦有此善，故辭曰元亨利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天造草昧，言當雷雨方動之時，紛騷而昏晦也。以象時當屯際，則百事雜亂，必得人以經理。夫曰勿用有攸往，則固守之占也。然當此之時，雖不可以妄行，而亦未可以安居。建侯不寧，然後合於動乎險中之義矣。此傳蓋分成卦之義，以釋彖辭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雷動而周流通達雲與而容合布覆有經綸之象
焉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屯有動乎險中之象而初九動之主則卦之主也
又震體爲長子主器有侯之象方屯之初居下之
位故盤桓而難於進當此之時惟利於守其正固
而已然在人則利建以爲侯與乾二五之利見大
人同例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曰居貞則疑於不進故言雖盤桓而不可苟動然
其居正者乃其志在行正者也以貴下賤又以爻

位者其得民之象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
當屯之時以柔乘剛多難之象是以邅迴而未進
班布而未行也匪寇婚媾明九五之爲正應但六
二守正時未至則不苟合如女子之幽貞而未許
嫁至於十年然後可以許人君子之安於屯塞守
身以待時者宜如是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凡易象言乘剛者皆有危難之象蓋陽性震動以
陰乘之則不得以自安其象則然非謂兩爻有相

害之情也此卦諸爻當屯者而二又乘剛則其難
愈甚故雖二五正應而猶未得以即合安屯守正
至十年然後復其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虞山之主也即鹿而無虞以導之則進陷於林中
而已當屯之時以陽爲主六三無陽剛之比應動
極不能自止前遇坎險故有此象然居內體步險
未深故又戒占者以見幾舍去勿有攸往以取羞
吝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既無虞而即鹿則是急於從禽故爾諉其意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居險體故亦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凡易爻以六
四承九五者吉當屯之時比近陽剛又非六二在
下之比也故二雖有婚媾而不字四則可以往應
其求而獲吉利也舊以爲四求初九於義亦通
象曰求而往明也
曰求而往明非四求也屯之時不利有攸往者也
因其求而往故吉且利惟其審時度義之明故也
若不待其求而往則何吉利之有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居尊位則無屯然當屯之時爲險之主又正在雲

位則是屯其膏之象時當險難其施不行也居尊位以施及天下爲正既時有所難行必俯之自近爲之以漸至於積久而通則吉矣遽行大事而圖大功是大貞也恐有違時之咎是以凶也蓋則象辭利貞勿用有攸往之意但就居尊位者言之故曰小貞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亦無應而處屯終險極與三之時又異矣故其象爲乘馬班如行進之難也泣血漣如憂傷之甚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發明爻外之意言時既難行必明所以處之之道豈可徒憂傷而長自困乎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山下有險者蟻穴之地幽昧之處也陷於險後止於阻暗塞之象也山下出泉始出而未盛大物生而蒙之處也是以名蒙○濛者瞢之略昏者明之機故蒙有亨道然蒙者之亨視乎發蒙者何如耳求之誠而教問之專而告皆發蒙所先也發之之道則又宜於正固蓋術不可不慎而道不可不久乃正固之義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釋卦名不及出泉之象者象傳已具也凡兩象象傳已具故彖傳有舉者有不舉者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志應則中取九二六五之象餘皆論其理也凡釋辭有以象釋或以理釋者皆類此瀆亂也因其亂故不告恐重以亂之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果决其行育德者養育其德皆主發蒙者言也果行如水育德如山凡言君子之事有兩義與兩象配者皆先內而後外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柔才居下乃爲蒙而須發者民之蚩蚩未能使之知也使之由之而已故禁於未發以爲豫而小懲大戒以爲福乃教民之始事也若廢法以往則寬而易犯以有羞吝矣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故以正法爲發蒙之要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卦惟二陽除上九在事外其餘衆陰皆統於二包蒙納婦之象也子克家指應五而言易爻之例陰求陽者多陽求陰者少上求下者吉下求上者凶在此卦則暗求於明樂道忘勢乃時義也故五求二而爲童蒙然易之大義上下貴賤之分甚嚴五雖求二而五尊也故既言包蒙納婦而又曰子克家如伊周雖爲師保而其實則臣子之分而已自五言之則曰童自二言之則曰子所謂各盡其道者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專釋子克家重二五之應

六二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不中不正與上爲應當蒙之時以陰求陽正也以下求上則諂援所不免非其正矣故其象如女見金夫不能自持而取之者无攸利也此爻蓋承九二納婦之意而言婦女蒙頑也婦之納猶蒙之包有教無類之心也女有所不取猶蒙有所不告不屑教誨之義也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聖人成就人材之道亦多術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凡言實者皆謂陽也卦惟此爻於陽無比應之義

六五童蒙吉

易凡言子言童者皆初爻象惟此卦之象有童蒙求我之辭五求九二故以其義當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從於師以巽入於正道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擊蒙之象治教之終不可無威嚴以懲其情然過於剛猛則反以傷害之是爲寇也惟懲其頑惡以惕昏愚去其強暴以安良善禁其淫邪以護正性則是爲民禦寇雖嚴而不傷與人之義相爲終始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坎險在前剛健臨之自然持重堅固而不輕進需待之義也雲在天上必俟積厚氣應而後成雨亦需待之義需之義不止處險凡事皆當順其理而待其成不可妄有爲作故需有養義又爲飲食之道焉飲食之養人也以漸如物穉而至長待之而

巳。○若無實德。則無可需。故必有孚。非光明通泰。則不能需。故必光亨。非正且固。則又或無以處事變而持常久。故又必貞。然後可以得吉也。需之義利涉大川。能待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釋卦名。專以遇險之象言之。與大象相備。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九五一爻。陽實爲有孚。中德爲光亨。居正爲貞。以是而位天位。則能致治功而成大化。需道之極善者也。故專舉此爻以釋彖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陰陽噓吸。以盈其氣。飲食宴樂之象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之義甚大。然六爻多取險難之象。險難而需。其義最切也。去險猶遠而初剛德能需。然必恒久而不變。則得无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遠於險而需。則不犯難行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二有中德其心平寬。故近險而能需。小有言。亦以近險故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恒者。固守之謂。衍則中心安焉。故初曰无咎。而二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過剛不中。居內卦之極而前遇險。是輕進而不能需者也。蓋不能慎之於先。至陷於泥而乃召則寇之至也。實自致之耳。在泥而需。非失也。所以至於在泥者。失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在外與自我正相對。在外之災猶可避也。自我之咎不可逭也。誠能敬愼於先。則不至於敗。然能念其自我而加敬愼。則亦有轉敗之理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入坎體。是需于血也。柔正而近九五。故能需而出自穴。占者能忍性順受於患難之中。則有出險之期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聽謂順聽天命也。九五天位而四承之。有順聽之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剛而中正備。有孚亨貞之德。且坎主天位正。所謂雲上於天者也。有德有位。當需之時而能需。則惟

飮食宴樂休養以俟而功化成矣此得需之正而
吉者故因以爲占戒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中正有貞德也貞吉爲占者戒爾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處險極則入于穴矣然有應於下而二與二陽並
進有三人之象凡人在險難之中苟非其自取之
必有救援之來出於意外者有此理又因有陽
剛之應故取此象然猶必敬之乃得終吉蓋處險
當無不敬恐其因不速而有怠心則患生於所忽
矣故三致寇矣而敬則不敗上客來矣然非敬未

能終吉也敬則爲客不敬則爲寇然則寇與客亦
無常敬不敬之間耳可不畏與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凡易爻所謂當不當者多兼論其所遇之時所處
之地不專主於陰陽爻位也故此爻當位而曰不
當謂於險極也其餘雖以爻位言之然亦多借爻
位之當不當以見其德與時地之宜不宜隨處發
明於本爻中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上剛下險則是上以威猛齊民下以詐僞應之訟
之源也內險外健是懷傾危之心而逞剛強之氣
訟之端也天上水下形氣相違如人無和合之誼
閒隙乘爭訟之成也所以名訟○有孚而窒則情
直而事不伸可以訟也然必中懷憂懼無好爭之
心乃可得吉又當有直則止不可終極其訟苟終
極其訟則事有情實亦必凶也利見大人者訟之
事必直於大人也不利涉大川者涉大川以和而
濟訟之道競勝而不和有危陷之機故於涉險爲
不利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剛來而得中謂九二居內卦而得中也凡卦有二
體卽有上下內外有上下內外卽有上下往來之
象故凡彖傳言上下往來者皆虛象也先儒言卦
變者不一今依古註只以虛象言之剛則有孚來
而得中則能退守憂懼而不終訟必矣尚中正謂
尊尚中正之人如九五者是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理明於素則爭心不生慮周於先則爭端不起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卦惟九五居尊有中正之德取聽訟爲義餘爻則

皆取訟義。初以柔居卦初，作事謀始者也，故雖小有言語爭訟，而不長永其事，以消釋之，必得終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永所事，辨何由明乎。古人無辨止謗之言，諒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居下為訟之主，不免於訟矣。然有中德，而九五非敵，故為能度於理勢，而不克訟，且退避之甚，至於歸而逋焉。人能如此，則雖所居亦化之。其邑人三百戶，皆无災眚，益退讓之成俗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言其不克訟而歸逋竄者，以為不安在下之分，而與上訟，則災患所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柔質，本非爭訟者也。然處凶危之地，又當進退之交，故因發為占戒，言人能安於素分，而守其正固，則雖處危地而終吉矣。或不得已而從王事，亦不可居其成功。教人以終始退讓不爭之道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言能安其素分，則雖或從王事，亦必有以自處而得吉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陽居健體，本有訟象，居柔而屢懼，故能自止而不克訟。然二當五則勢不敵，故曰歸而逋；四應初則是以理自反而安於正，是以吉也。即命者，改悔之謂。安貞者，自守之操。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象所謂大人也。有大人之德，故未訟則感之而化，已訟則就之而直。遇此爻而有訟事者，當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訟之義，以柔為善。初三皆柔，故終吉之占同。二有陽中之德，四處多懼之位，故其不克之辭亦同。惟上剛質，健極，以處訟終，終訟而凶者也。雖榮必辱，況未必得乎。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一陽居下，得應於上，而統群陰，將之象也。又其象地中有水，藏兵於民之象，所以名師。○貞，承師字為義。言師出必以正，而又以丈人主之，則功必成而無後患，吉且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釋師貞之義兵出以正師之本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應有丈人得君之象行險而順有丈人行師之道任用老成師之要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之爲物也有行險乘危之勢然在於地中則蓄聚而不奔散容用也君子用民爲兵畜兵於民法地水之象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程傳曰在興師而言則以禁亂誅暴而動在行師而言則以號令節制爲本愚謂初上二爻皆以師之始終而論其理與象之初上同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有剛中之德而統衆陰大人在師中之象也故吉无咎之占與象辭同上應六五則有寵命之專故王者遇此又當三錫命以致其委任之意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言將非王命不能成大功王非得賢無以安天下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當從程傳作衆主蓋與丈人之義相發明也
六三才弱志剛居下之上躁險輕昂正有弟子之象故設爲占戒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柔才處多懼之地又在上卦之下左次之象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長子用事而又使弟子衆主之其凶必矣凡言貞凶者皆言其常此而不變則凶又爲常凶之義言必凶也田有禽利執言則師貞矣又必專任長子乃合丈人之吉居尊位爲師之主故用象義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凡上爻有以君道言者皆以卦終取義然以其爻爲君位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用師之時錫命於丈人而不使弟子衆主之成敗之機也及師既終有命以正功賞而小人不用焉治亂之本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一陽居尊衆陰輔之爲比之義又水在地上派別甚多而必有所歸乃天下之勢自分而合之象故其卦爲比〇永貞者長守其正固元永貞者能大長守其正固也如此則無外可久之道皆在其中所以受天下之比而无咎也不寧方來後夫凶又爲比人者之占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言比所以吉者以其爲親附之義而在卦體則爲下順從也此釋卦名幷吉釋之亦如師釋卦名幷貞釋之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又以九五之德群陰之應釋卦辭也後夫謂上六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建萬國則天下各比其君矣親諸侯則天下比於一君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道以誠爲本立誠於豫以比於人則可以无咎矣缶者質素之物若能自始至終誠意充積如盈缶然則不惟无咎而終來且有他吉也因初無應故以有他吉言之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當比之初處世方始故不嫌於無應而必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九五正應二自內卦比之故曰自內比而不失所自則其比人也非徇人矣爻有正德故戒占者正固則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言不因比人而失己也

六三比之匪人
卦一陽爲比主二應而四承之初則居下未有所

比三處高位而不與五承應是比之匪人也凶咎可知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當比時而爲匪人誠可傷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比比於五也凡六四承九五者皆吉況比時乎其戒則與六二同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所以吉以外比者賢也因爻有從上之義故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爲比之主而有剛中正之德故極吉比天下之

道比者旣附之辭也陰相比則私矣顯其比則公矣私故計較於物之從來公故渾忘於彼之逆順盡我所以比人之道而不計人之比不比則未嘗乎化者俟之而不追各得其性者安之而不援此帝王比天下之至也失前禽者當獵之時前禽雖去而不追逐之也邑人不誡者郊野之人不知王者之田獵而戒備也此詩所謂大庖不盈徒御不驚者以象顯比之世遠邇相忘大順無迹之盛吉之道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遠者雖逆如前禽然而在所舍是上之中也近者雖親如邑人然而亦不誡是化乎上之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必有主如人身之有首九五卦主所謂元首者也上出其外而不比於五无首之象矣又居卦之終爲後夫之象所以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後夫則其道窮故曰无所終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者以一陰而畜衆陽也凡陰性凝聚陽性發散故陽而遇陰必暢達之陰而遇陽必阻止之然履亦一陰五陽而不爲畜者畜之義止也聚也在下者止之則不得升在內者聚之則不得發故必陰在外卦然後可以言畜陰大有居尊不爲畜壯大之義皆有別取餘則一陰畜陽謂之小畜二陰并力畜陽謂之大畜也又風行天上則雲氣飄揚未能厚聚亦爲小畜之義○聚則必通故畜有亨道然所畜者小故其象如密雲之不雨以其自我西郊而起以陰唱陽以小畜大也以小畜大故所畜者小然能聚而不散則終有亨通之理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柔得位衆陽應之以小畜大也然無大有尊位之分又無大畜并力之勢一陰居四僅可以小小畜止而已又所畜者小之義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有剛健之資又巽入而不露有剛中之德又居位而志行此所以畜而能亨也畜有亨道傳又推卦之善以明之○成卦之義雖主於一陰畜陽及繫辭其爻則諸爻皆有畜義不復以陰陽別也故彖傳以九五之剛中釋小畜之亨義讀易者因此乃謂陰雖畜陽陽猶可亨失卦意矣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密雲不雨氣上行而畜聚未固也以其自我西郊
陰而先唱故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君子學以聚之懿文德聚之小者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三爻自畜者也處下居初而有剛正之德上
應六四爲其所畜是能順時義而止退復自道之
象不惟无咎而且吉矣復謂返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卦義當止而止是以得吉凡言時言義者皆謂卦
之時義也

九二牽復吉
牽制也二可進之位矣然當畜時而有中德故亦
能自牽制而返復吉之道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以其在中是有中德故不至躁進而自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不能自止當畜之時所有六
四爲畜之主又不得遂其進故有輿說輻夫妻反
目之象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陰陽和而後通猶夫妻和而後順陰陽不和由陽

不交於陰夫妻不和由夫不能正室也三近六四
故取夫象上本卦義故取婦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上卦三爻畜人者也卦之時義以小畜大四爲成
卦之主而位近五正爲以臣畜君之象臣而畜君
必有瘀閼未能通達者惟積誠之至則壅閼可去
而情可通亦如人身之有結滯血去而氣通也如
是則可免於憂惕而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承五中正是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上卦三爻所畜漸固而五以陽剛居尊德位兼盛
所謂剛中而志行者也天下事當其時勢難以驟
返人心難以卒合收拾以萃其渙皆所謂小畜也
及乎誠格勢聚則人心固結上下響應爲有孚攣
如而富以其鄰之象矣時當小畜故無吉利之占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言畜以孚爲本不徒用勢位之富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成故既雨矣既止矣蓋積德之滿以至此
豈智力之所能爲哉小畜時義以小畜大者也小
之爲道妻道也臣道也以小畜大而至於成退而

不居可也故婦而守常不變則有危當月之幾望
而君子有行則凶蓋當陰道極盈之時知進而不
知退如月幾望而有行之象也此以小畜之極爲
義於爻之陰陽無所取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疑如陰疑於陽之疑以小畜大則疑於大矣所以
征凶也

周易觀象卷之二終

周易觀象卷之三

安溪李光地註

上經三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凡易爻同體而柔乘剛者多有危懼之象此卦六
三既以柔乘剛又前躡乾之三陽進退皆危懼之
象也故其卦名履而連虎尾爲文者取危懼之象
也卦象上天下澤名分尊嚴亦爲履義○履虎尾
否之匪人同人于野艮其背皆因卦名而連以辭
者省文也人有履虎尾之危懼則有不咥人之象
而且得亨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

舊說以履爲踐之意取下二陽象也朱子以履爲
躡之義取上三陽象也然卦意實兼此二義蓋總
謂之履則見其前卻之間揩步皆是而危懼不安
之意見矣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又以卦之善釋辭蓋敬懼之心生於和說乃爲恭
順之至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天下之難履者莫如帝位故又推九五之義言之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澤又居地之下。言上天下澤。則極乎尊卑之分矣。先王制禮以辨尊卑。尊卑旣辨。民莫不得其分。而志以定。如天澤之位旣奠。則萬物之在其中者。飛潛動靜亘古不變。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法履未深。凶懼未著。有剛正之德。能守其素。故其占爲能素位而行。則往而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行願。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二之涉履。比初稍深矣。而有剛中之德。是能履中正平易之道。而不失其幽靜之操。故其占爲能守幽人之貞則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有中德。故能安靜而不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以柔履剛。又爲說主。以應乎乾。乃成卦之主也。然以爻德言之。不中不正。非能履者。以卦象言之。兌爲口而三適當其缺。是爻無吉義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如眇者自爲能視。跛者自爲能履。當履之時。居下之上。貿行徑進。不能自止。蹈虎尾而見傷之象也。又言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乃粗暴武人以此自效於大君者耳。豈君子敬事之道乎。凡爻旣斷吉凶之後。而又加一辭。者皆發明占外之意以反決其占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位不當。謂正當口處也。凡易者象也。卦有取象而爻適當之者則多不論爻德。而以象爲吉凶。況若此爻之不中不正者乎。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卦取履虎尾爲象。在爻獨於三四發之者。處近懼

之位。且以象言之。三則躡乎虎尾。而四正虎之尾也。四以剛居柔。近而多懼。故其義與卦同。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明不獨畏懼以自全。

九五夬履貞厲

五與上履道之成也。夬與旋正相反。九五以剛居尊。恐其自信明夬則不復謙虛抑畏以致其周旋之容矣。以此爲貞能無厲乎。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言所履者崇高可危之位。而以剛德當之。故夬決則有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取卦之終以發誡言人之德行或敗於成天之
眷佑或衰於後故必視所履以考其祥若周旋無
虧乃得元吉履以敬懼爲義故示人以謹終如始
之道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在上而大有慶所以爲元吉若非終保福慶則不
稱元吉矣○履有三義履尼一義也踐履一義也
禮一義也然踐履必於禮而謹禮者懼以終始者
也大傳言德之基者以此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之名卦專取天地交一義觀彖象傳可見天
地之氣通泰則陰沴去而陽和來矣上下之情通
泰則邪慝去而正直來矣吉亨並言吉近而亨遠
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總舉名辭而後分釋天地交二句釋名內陽外陰
以下釋辭或疑陰陽君子小人可以小大言之健
順皆天德不可以小大言曰對健而言順則爲小
順唯居外足以配健而爲德之善也若非健爲之
主只其順也柔弱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凡天地之所有而人制用之者謂之財成天地所
未有而人與作之者謂之輔相然亦非兩事也財
成言其始輔相言其成如定時成歲物土經野是
財成也耕斂有節種養有宜使冬夏無曠時高下
無棄土是輔相也天地交而萬物生天地之泰也
聖人左右民而萬民遂人事之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泰否兩卦六爻之辭或以時思取義或以交不交
取義無理則如相沴也泰運初來君子道長拔茅
連茹之象故以其彙征行而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言非私其彙也志於天下耳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者尊賢容衆之謂蓋在所取而惡亦未遽
棄所以愛有梯提其下納穢包荒之謂也馮河者
勇也決也善必舉舉必先不善必退退必遠無有
顧眄畏避之心也不遐遺者明足以燭幽隱雖側
陋之賢必存心焉伏匿之奸必察照焉朋亡者公

足以化同異不獨異行者無需渠之干而同道者亦無比周之累此四者必以包荒為本包荒者天地之心也覆載之量也然非用馮河則吾道不伸非不遐遺則所處不當非朋亡則或牽於私意亦無以盡合事理而服人心也故斷而必明明而必公然後有以濟包荒之用而合乎中道至於公則無我又有以存包荒之體而廓乎有容矣此論語所謂寬信敏公者正相似夫泰者消小人之時也無包荒之量則無消之之本無以下三者則又無消之之道故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之謂智仁合一宰世之要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而無以下三者則是否賢能賢不肖混殽俱以得合於中道乎以其有剛德而居中也故能正大光明而不牽於私不蔽於物所行無一偏之弊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陂往復理之必然而有信者所謂孚也艱貞則无咎而理數之常者不足恤自天祐之福可致矣三於時未過中也不待過中而戒聖人之於泰也如此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乾坤交際之間在卦義則陰往在爻義則陰將來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爻泰之義於四五而交發之蓋通言陰爻之位故於六義雖不取消長之象為戒然虛己下賢上下交孚所以持盈中之勢永保天命無以易此也翩翩者象四五之在上而就下詩曰翩翩者鵻載飛載下是也陽實陰虛故言不富不富而以其隣則是好善忘勢屈己而下交者類豈有不中心孚信者乎不言吉亨者大臣之位得人以虛歸之於君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皆釋翩翩失實釋不富陰虛為失實凡不自有其才能不自有其勢位皆是也賢人願從則不待戒令而孚信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陰柔虛中而下交之時有帝乙歸妹之象貴而下賢上合天心天將降之以福故以歸妹而獲祉也此爻下交之主故占曰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德以行下賢之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否來如城圮而復於隍也不可力爭於迨但當脩德於近。自邑告命者。勤於內治之象也若固守其位以爲可以力爭羞辱難免矣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政令亂故否至反而脩之。保治之道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名卦繫辭與泰同例○否之匪人屬下句。爲文言君子之正道不可一日無也當否時之匪人則以君子之貞爲不利而必欲害之是以大往而小來也或以不利君子貞爲戒君子之辭非君子之貞

隨時消息也有不利者乎故爲之匪人爲是。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內柔外剛則邪僻側媚主於中所有者剛方之貌而已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凡陰陽消息因其時而論其義不必定以陰爲小人也泰之拔茅拔而進也否之拔茅拔而退也見幾而作斂德辟難所謂貞也遠小人之害故吉守道以俟時故又有亨道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拔茅而退則非於忘君矣然不苟合於時而守吾道之正以待上之使令乃所以爲愛君之至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二三兩爻皆以上下不交取象上下不交之時羞有爲志承順以求交者此惟細小之人如歸奇之類行之乃得其本分而吉大人則斂德辟難身否而後道亨也此爻陰柔而中正故兩發其義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包承則亂於小人之羣矣。

六三包羞

陰柔不中正處不交之時承媚苟合包當其羞而已○泰交之義繫之四五否不交之義繫之二三何也曰泰之四五而以消長爲義則須取陰長之象否之二三而以消長爲義亦須取陰長之象聖人不取而取諸卦義之交不交聖人之情可見矣雖然交之時必在上者誠以求下泰之四五當上位故發下交之義然不交之時必在下者善以處之否之二三在下位故發不交之義也此皆法象之自然者而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之意則以見

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以不正之德當不交之時。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外卦在卦義則爲陽往。在爻義則爲陽來陽往必來。天之命也既有天命則雖方在否中而无咎矣不但一身无咎其疇類亦將爲天命之所佑乃能於福慈君子窮通出處無時不與其類共之懿治亂無時不以其類與之故曰以其類以其時。而又曰疇離祉也泰方三而誠否至四而後有喜辭何也曰先事而消圖者不能時至而後動者有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前此志在君者於是而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當否過之時居休否之位有休否之德故其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去否未遠戒懼不可一時而忘故必有其亡其亡之心而後有繫于苞桑之固耳。繫辭之三所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也。當其未形而知其必至也否之五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去之未遠而慮其踵至也然泰至上而猶告命否至五而謀休何也曰此聖人之情所以見乎辭也治則欲其常保亂則欲其亟返雖然苟無此理聖人亦安能以意爲之哉大抵治生於天亂生於人生於天而以人承之故可以迎之先而保之長生於人而以人制之故可以遏之豫而返之速推而至於吉凶悔吝之理益無適而不然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有是德有是位而當是時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休者息之之謂傾則盡覆而去之也去否不盡不可爲善因時故否運既終必當從而傾之則先否而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不可使之長久而不傾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一陰在內而當中虛則無私中則不偏此所同於人人無不同又天以也易居上火爲大易之象性亦炎上同氣相求亦同人之義也○同人于野則無親疎內外之間亨之道也而其道利以涉川蓋涉川之利在於心同力協故也又利在以君子之正道行之非君子之正而雖中無偏主不得爲大同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乾爲陽之通稱言五固與之應也此應字義與比
小畜同不必泥於二五之應然則何不言上下應
乎曰居上位則可言上下應二在下體故但言應
而已雖以衆師之師中爲卦主而不言上下應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加同人曰三字者既同人于野屬而成文故欲別
同人之爲卦名也履否艮皆卦亦當然因同人疊
字爲名故欲別之耳乾體在外克行一象則德無
私故於野而亨涉大川而利也然必得君子之正道

而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故上但言乾行而下備
言德體之善蓋必體大行之理於健之實而以中
正應物然後能合於大德之無私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同而與水則違矣雖大同之中各從其類
自有區別故上下有等親疏有殺人之知愚善惡
有分物之貴賤精粗有品類而辨之各得其分乃
所以爲大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故有于門之象蓋家室之內則用情暱
而私意寡同人于門无咎之道也

彖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言門則未辨內外故即其義曰出門同人也居內
之初以向於外出門之象隨之初九亦然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以一陰爲卦主五陽應之卦之所以爲同人
也然與五正應則有同人于宗之象卦之美于野
乃亨故于宗則吝且以下而同於上尤不可以不
戒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凡言道者亦以卦之時義而言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極必異人情之常異極相攻人事所必至也三
居下卦之極同而異之際也且剛無應則是猜狠
而不和之甚故升高陵之上而伏戎於林莽以喻
與上爲敵然以下敵上故又有三歲不興之象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剛指上九也安行者言不獨勢不可與亦理不可
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亦無應無應則不可而相攻矣居上攻下故有
乘墉以攻之象然居外卦之初則又異而歸同之
際也且以剛居柔故又有弗克攻之象焉重能悔

過還義故其占曰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弗克則非勢困也困於義耳特表吉字釋之時卦唯此爻稱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爲正應無不同者矣然凡居尊而同於下者。其間必多分位所隔衆情所阻其勢使之然也故必先致其號咷之哀而後乃得權合而笑又必用大師以去其間而後得相遇而卒於同也二曰吝而五無吝何也曰下求同於上有吝道矣上求同於下何吝之有。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謂號咷也有中直之誠故號咷也相克釋克字之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在卦之外野之象也同人之道以于野爲至上雖有其象然爻德有所未備故發其象而曰郊郊外爲郊郊外爲野郊雖未至於野然近於野矣故占曰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野則亨矣占曰无悔知其志未得也○内卦自同而漸異外卦適異而之同三四二爻同異之際也故皆不言同人以其未能同也餘爻言同人而二有于宗之戒五有攻克之難其與卦義近者于門于郊而已終未能至於于野而大同也故同人于野之義大矣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一陰在上而居中則衆陽戀之而惡爲所有矣蓋有衆陽是大者爲其所有也衆陽皆爲其所有是所有者大也又火在天上無不在其所照則無不爲其所有矣故名大有○大有者有其德也有其輔也有其衆也有其德者有之本有其衆者有之

故至於虛中含蓄兼總陽類而有其輔則卦之義而有之實也故占曰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位曰尊位中曰大中應曰上下與得位得中應亦乾者陽類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illegible]六五虛明乾體相應剛健則進於理文明則[illegible]於事應天時行是順天道以發揮其所有也卦又不如此善與人俱之時義所以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者無不含覆者也非火在天上則美惡無分雖

有之如無有災君子法天與所不及遏惡揚善則
有善而無惡與天命合此所以為大有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卦之六爻皆大有者也在卦之下處事之外無所
承任則惟勿喪其所有者而已如仁義之心廣恥
之行我所固有也交於物而害之則所有者喪矣
剛德居初為能不失其本素之象故其辭為能无
交於害固匪咎也然又必艱以處之然後終保其
所有而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言當大有之初交物者處微未受其害耳保其終
則甚難所以貴在於艱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有剛中之德上應尊位大中之君所任者重所有
之大也占者有大車之德則任重致遠可以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積中言中德之積如車之弘其中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居下之上公之象也逼近離照有亨于天子之象
位遇之隆如此所有大矣必其德業功勲與之相
稱然後可當此禮耳豈小人所能堪受乎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言若小人得此則非福而適足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傳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
者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故處之
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
得无咎也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
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
戎馬之盛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明辨而至於晳則知幾守義可保其所有而無傷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大有之主無有係累有之極大者也然必厥
孚交如以信於君子又威如以備小人乃為能盡
大有之道所謂遏惡揚善者也故其占曰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信釋厥孚發志釋交如易而无備釋威如言非作
威之謂乃恐慢易而无畏備故盡其畏備之道耳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以下諸爻皆大有也至於上居有之極則功德之
盛可以格天而祿位之享自天申之有之至大而
無以加者也又六五虛中之君而上九在其上有
尊尚賢人之象君能尊尚賢人則天心爲眷而邪

家並受其福故繫傳釋此爻乃合六五而并釋之

蓋六五之居中爲履信質柔爲思順尊尚上九爲尚賢以上爻終五爻之義易之如此倒者極多也解者乃以爲上九尊尚六五之賢非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所有者大至於上而大極矣凡物大有之極皆有凶咎惟脩德尊賢則極所有之大而吉所謂順天休命者也故得自天之祐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名義彖傳不具恭謙所以名因一陽統羣陰

而居下體高而不逼有功不德之象緣爻辭與彖同其象易瞭故可不釋也○程傳云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愚謂亨者事之所通有終者道之所久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兼釋名辭之義下濟卑者謙也光明上行者亨也然不下濟則不能光明不卑則不能上行矣是以謙而亨也按此亦是以卦之體象言蓋一陽在下體之上是下濟也艮德是光明也坤居上體是卑而上行也但非名卦之本象耳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以禮自處故尊其氣接物故光退然自下故卑人莫不敬故不可踰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者山卑則平夷而如在地中蓋損高就卑則幾於平矣謙之象也自卑而尊人是裒多益寡也卷必如此然後適得其平耳推之事物莫不

皆然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爻皆謙者初居下是謙而又謙也君子用此以涉大川則能得人之和而可以濟矣故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者明初居下也爻君子字本屬下句傳則以謙謙爲君子之行也九三亦然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極謙之美者聞於外不可掩遏鳴謙而得其正者也人能如是則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心得言由內有中正之實德非可以聲音笑貌
爲也釋貞字之義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謙者有而不居之謂陽之德實是有其實而能謙
者也故曰勞謙此爻卦之主故其占與彖同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萬民服取羣陰歸之之義得人心服是以有終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不言撝謙无不利而曰无不利撝謙程傳云動作
施爲无所不利於撝謙也居上位而近故其占戒
如此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不違則明非過分之撝乃事事不違於禮法耳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虛中居尊而當謙時不有其崇高富貴以德服人
者也故曰不富以其鄰必如是而後利用侵伐而
於他事亦无不利蓋兵者上人之事唯謙之至則
無上人之心其侵伐也不得已而動所以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以其鄰則人皆服之矣不服者自外於德侵
伐其所自取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二言鳴謙者德之統也上言鳴謙者順之極也謙
德之盛如此可以行師矣然道先自治而後治人
故用師則唯征其邑國蓋終始自脩不務於遠之
意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言盛德之人雖至於鳴謙而其志不自以爲得也
故雖可用行師亦唯自治其私邑而已夫謙德之
光至於遠播然猶有貴人之意則猶未謙也五言
以其鄰而利用侵伐先近而後遠也上言利用行
師而征邑國後遠而先近也兩爻互發其實一意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一陽居上體而上下應之居上則其志得行衆應
則人心和附豫之象也內順外動爲順乎理而動
亦致豫之道又雷出地而聲氣暢達以動萬物之
和皆所以爲豫也○建侯行師事之最大者人心
和豫則無不樂從又建侯以宣德澤行師以除暴
亂亦莫非致豫之道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
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贊卦皆言時贊爻皆言位時位兩字乃卦爻之所
以立也自豫以下贊卦之大者凡十二有言時義
者有言時用者有但言時者豫隨遯姤旅或係人
心之歸或處所遇之難故皆以義言之險睽蹇則
義皆不善而有時而用故言用也若人解難大過
改革則其得人之歸所遇之難又有大焉者但言
其時而義與用皆舉之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風雨露雷無非所以動萬物之和者而雷爲盛禮
樂刑政無非所以感人心之和者而樂爲盛也

初六鳴豫凶

本義言卦以衆樂爲義爻以自樂爲義唯九四爻
辭義與卦同愚謂自樂而以禮則民和豫矣衆樂
而不以禮亦爲逸豫矣蓋其義一也陰柔則無立
處下則志卑當豫得應喜而聲鳴凶之道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豫未至凶志意窮滿以至於鳴則凶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不終日言其處逸豫之不耽也二之德中正堅確
故無欲而能知幾占者亦如是之正固則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明其所以介如石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卦唯九四一陽故初應之則鳴三近之則所以盱
爲豫可悔甚矣能悔而速去之則可遲則必至於
有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以不中正之德當近陽之位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爲卦之主故曰由豫得志於上下是大有得也以
其居上位而近乃危疑之地故其占又曰勿疑朋
盍簪蓋當其任則當至誠而不可自疑任之者亦

當待之以至誠而不疑然後德孚交深而朋類盍
聚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所謂剛應而志行

六五貞疾恆不死

貞常也恒亦常也言因多疾之故而得以終其性
命而不死也蓋當豫之時柔而不正必溺於豫矣
居得尊位易溺之甚者也然乘剛則是常有危難
之象得中則是有德之象常有危難則警戒震動
而不得以宴安有德則能恐懼脩省而不溺於宴
安如人之有病者每能謹疾愛身則不至於大病

而傷其壽年矣是因常疾而常不死也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正合此爻之意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是貞疾也唯有中德則能因疾讋戒故不至於死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處豫之終甚溺於豫至於昏冥其咎大矣然動極有變之義故又言既成而能改悔則可以无咎也或曰上冥於豫止於得咎初六涉豫未深何以遽言凶乎曰得應而至於鳴心移權勢非昏沉於豫者比也三亦盱於四而猶繫以悔辭何也曰

三四異體雖近而情不親豈初六正應可同乎耶此三爻之辭足以見觀象之權衡體物之極至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居上而冥豫豈可長久而不變乎

周易觀彖卷之三終

周易觀彖卷之四

上經四

安溪李光地註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一卦之上下兩體及兩體之六爻皆以剛而下柔以剛下柔則是能降尊屈貴忘其賢智以下於人我能隨物物必隨我有隨之義其德內動外說中誠足以動物而外以和說行之亦隨之意其象澤中有雷以至剛之性伏於至柔之下皆所以為隨也○隨之道可以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蓋不以正則我之隨物者必有違道之私物來隨我者

未免朋從之感安能使天下隨之而極大通之善乎或問隨與比同人之義何異曰比者人來比我也而我往比人之義次之同人者人我相同也而我往同人之義亦次之隨則主於我往隨人而人來隨我之義則次之此其所以異也比言吉不言亨同人曰亨隨曰元亨者深著以己下人之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時是也隨固大亨然必貞乃无咎而天下皆隨於是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當作隨之時義傳經者因上文有隨時而誤爾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陽氣斂而藏於澤中陽隨陰也君子嚮晦神隨形
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剛下於二柔五剛下於上柔此兩爻成卦之主
也又震剛下於兌柔初於震主於義尤重故於此
發明陰陽唱隨之理蓋官者主也陽爲主而陰隨
之正也今以剛下柔以陽隨陰則主之道變矣是
官有渝也然時義當然隨然後合於義惟所守者
正道所從者正人則無詭隨之失有親而可大無

比匪之傷有功而可大吉而且獲廣交之益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所從者正則不失已不失人矣故出門交而有功
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五既下二上則二上必從而係之時義如此自
然之象也二五正應而係於初自初言之則有善
下之美自二言之則失所從之正矣二有中正之
德而義與時遷故其取象如此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義不可兼故係初則失五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一陰去初既遠則不爲陽所下而上從於九
四是係丈夫而失小子也以下從上以陰從陽則
雖係之而實隨之四有德位故三有求而必得然
與卦以剛下柔之義相反懼有苟合不正之嫌惟
以正道自居則無不利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卦之陰皆下係三獨舍下而從上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一剛無下柔之象惟爲三之所係而三實隨
之上得下隨是有獲矣陽爲陰隨正也而與卦義

相反是以凶也然使所交孚者一出於道義之正
則以我隨物物來隨我皆道之所當然惟以明而
行之可以无咎蓋明則察理也辨而知人也審矣
○卦惟三四不正又其相隨也剛上柔下反乎卦
義故其占戒如此然不純爲凶咎之爻者以陰隨
陽於唱隨之道獨得其常也故卦惟兩爻言隨餘
則陽爻言交言孚陰爻言係而已蓋剛雖下柔而
陽無隨陰之義陰爲陽所下又不可以隨陽爲言
聖人於辭義之間其嚴如此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義謂卦義有孚能在於道者明理知人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卦以下柔爲義五下上六者也又以正中之德而
居尊位義得羣統羣爻非餘爻一唱一隨者比故
總言其所孚者皆善而占則吉蓋兼上六之比六
二之應在其中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卦外不與人相隨者也以卦義九五下柔故
上爲所拘係而不能去係之不足又從而縶維之
蓋上有下賢之君則雖遯世高舉之士無不爲所
羅致又言此義也乃文王之所以享于西山者也

文王求賢下及兎罝屠釣此神明之所以享而王
業之所以興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上則有往而不返之象故必用拘係之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之上下兩體及兩體之爻畫皆剛上而柔下有
上下不交之象焉不交則積而至於敝壞矣又其
德巽而止巽者入也凡事能入而察之則必能斷
而行之入焉而止壞之道也其象山下有風山者
草木發生之處其下有風亦零落敝壞之意物壞
極則必有事無終壞之理故曰蠱者事也○物壞
而事起焉乃元亨之道益振敝興壞則易亂而治
矣涉大川事之大者也當蠱之時非歷危險不足
以濟也甲者日之始易壞而治更始之象也先甲
三日棄舊以圖新後甲三日丁寧而不倦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壞也壞則前之終蠱有事也有事則後之始終
則有始釋甲字之意也爲前之終故當先甲而圖
其所以始爲後之始則當後甲而慮其所以終蠱

雖有事之卦然未有不因天時而起事者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雖陰氣然乃陰凝於內陽氣入而散之者也陰
氣盛故物之形必壞陽氣散之故物之氣能滋山
下有風所以爲蠱壞之象而又有振動培育之象
也振民如風育德如山作新民俗而養育民德亦
先甲後甲之意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諸爻皆言父母者明所以與革不同之理蓋雖更
始而其緒有承非全然改革之比故易中更改之
卦莫大乎革其次蠱其次巽玩象爻象皆可見也

處蠱之初。蠱未甚也。蠱未甚而有子能幹之。則親過未彰。而考亦不至於有咎矣。幹蠱非易。畢而居初尤其難者。然爲之豫而處之善。故雖危而終吉。○凡事親之道。有隱無犯。而幾諫不違。故當以剛柔並濟爲善。初以柔居剛。能幹蠱者也。若一於剛則激。一於柔則廢矣。諸爻之義。以此推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言不襲父之事。而善繼父之志。此考之所以无咎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以陽上應於陰。有幹母之蠱之象。幹母於道視父

尤難。故不可一於貞固。巽順以入之然後可以孚格。九二居柔得中。故因爻德以設戒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則有傷恩之事。能无悔乎。然時當幹蠱。故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者寬緩之意。三以剛居剛。是幹之而過於果決。四以柔居柔。是裕之而失於偸游。然裕之則蠱日深矣。故三小有悔而四以裕而往必見吝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治蠱至此而成矣。而五以柔中之德居之。幹蠱而以譽聞者也。或曰。幹蠱而用譽。如顯親之道何。曰。吾不失德則親之德不失矣。吾之譽即親之譽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不承以事。而承以德。所以爲孝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無所承。無復父母之象。又在事之外無事者也。故其象爲不事王侯。然當蠱之時。莫不有事。不事王侯則其行獨高而義彌尚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人知以事爲事。而不知以志爲事。蠱在事者。以事幹之也。蠱在人心。非事之所能幹也。以志爲事者。豈不謂之高尚其事乎。○父母尊者也。故下卦則取諸所應。上卦則取諸所承。凡以陰遇陰。以陽遇陽。及以陰遇陽。皆曰父。無嫌於稱父也。獨以陽遇陰則。曰母。不可以稱父也。上雖無復父母之象。然不可言不事父母。故曰不事王侯也。易於上下之位。陰陽之分。義理倫常之間。其稱名也必謹。有如此者。

䷒ 坤兌上下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凡物中則滿而向衰。及過中則已衰矣。故惟二陽之卦。居內爲主。而勢盛大爲主則物從之。盛大則物下之。臨之義也。其象澤上有地。地澤之情相親。而高下有等。又臨下者常存畏懼。所謂如臨深淵是也。故爲臨。或曰臨主於上臨下。二陽居下。何以爲臨曰。觀之義主乎君。君者如臨之義不專主乎君者也。二陽浸長。理足以服從於物。凡有臨人之責者。皆可以當之也。○陽剛盛大。則有大通之理。而宜於正。若其不正。則不合於天道。雖君子而有恃勢之心。亦德之衰也。故又言至於八月有凶。以

見盛大之勢不可恃。如此。八月七日之說。以卦氣推者多鑿。蓋陰窮於六而進。則少陽生於七。陽窮於九而退。則少陰生於八。七八者。陰陽始生之數也。陽則曰日。陰則曰月。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卦所以爲臨。剛浸而長也。如此則應再著臨字。如蒙卦之例。不然亦應著也字。如履卦之例。而與下文不復離別者。蓋根釋名之義。兼以釋辭。如後復无妄。諸卦彖傳。皆此例也。剛長所以亨也。說順剛中所謂正也。當浸長之時。體和說而行順道。剛而得中以應於物。如此然後爲大亨而能以正合乎天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臨人如此。則不以盛大之勢。而以久大之德。勢有時而消。德無時而盡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有周遍之義。又有感通之義。蓋無心之感無不周遍。故二義一也。初以剛而正。是能以德感物而爲臨者。得臨之正矣。故臨人者如是則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凡初爻多言志。行正者。在事之初。觀其所志。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正當浸長之位。且剛中而應。則正不必言矣。故亦曰咸臨。而其占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之盛大。天之命也。君子但知大亨以正之爲天道。不知浸長之爲天命也。順乎道則有无窮无疆之業。順乎命。而消不久矣。是故君子未順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臨雖盛大。然消亦不久。可憂而不可甘也。三不中正。爲說之主。居下之上。以勢臨物。而以爲甘。失臨

之道者也何利之有幾甘苦之介一念之間故苟能知憂懼則必不以臨爲甘而咎可免矣此卦以說順爲善爻德非純故又發此義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凡臨物者以切近而能周至故臨有近義四以柔正與下體相切近臨之周至者也以非卦主又非尊位故但曰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三四皆臨人之位而其德有當不當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六五虛中有知之象居上之道莫大乎知知則明理知人而所行無不當矣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其占如此則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以其中而有知之美則是所行皆中故謂之大君之宜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坤體至厚居臨之終敦厚於臨者也臨之道有終爲難非厚德以行久道不能吉且无咎凡言吉无咎者皆吉而後得无咎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因上居事外而發明之言敦厚於臨乃心在天下非在事外者也○或疑觀以二陽爲主則觀於人者此二爻而已餘皆觀人者也臨亦以二陽爲主而六爻皆有臨人之義何也曰觀之陽在上上爲下觀其義正矣又觀人觀於人皆必有道焉故因卦位而兩備其辭也臨陽在下卦雖取臨物爲義而撰德於爻者不可以上位爲所臨之人又道專在臨人臨於人者訓戒所不及也故但以卦義統之而不以主爻爲分別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爲陰觀以尊貴之卦論之有艮門闕之象古人門闕謂之觀取其爲人所觀所謂兩觀者也此取下觀上爲義也其象風行地上有風化萬物巡歷而振動之之象又取上觀下爲義也然上而觀下則下亦得所觀矣是以名觀○下之觀上理也然必有爲觀之德然後可以稱觀之義凡祭祀盥手而未薦之初孚誠內存顒然可仰聖人之心齋戒於密未動而敬至於誠中形外此爲觀之德也故舉祭時一端言之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此釋名辭如泰卦之例而倒其文大觀在上以二陽居上言之釋卦名也卦德順而巽則是內積中和而養德也至外能巽入而感人也深九五以中正居尊則是有中正之德以觀示天下釋卦辭也先舉卦義於前然後連引名辭於後此又一例然又申之曰下觀而化也者益大觀在上則下觀之矣有順巽中正之德則觀之而化矣又合名辭而總釋其意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四時者天之教天之所以為觀者也聖人設教仁育義正與天之四時配聖人之所以為觀者也然其設教之本則皆神道之為神道者孟子所謂所存者神即卦辭盥而不薦聖人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此卦以三才之象言之兩陽居上如天垂象以門闕之象言之古人懸象布法之處如聖人設教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此記所謂王者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者也設教於朝廷則為民觀而設者也設教於邦國則因觀民而設者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爻以正應為重常也然有因時義而變者則主於相近而不主於相應如隨義相隨觀義相觀皆以近而取義遠則不相及矣初居下去五上極遠童觀之象也小人所見宜其淺近君子則可羞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二亦去五上遠雖與五相應闚觀之象也所見不出閨門之外女之貞也而非丈夫之道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觀我生猶言觀我之平生謂德行也處觀之時近

於上體雖有可進之道然必內度其身以為進退也德行既完然後觀人而不失己焉觀於人而民不失望焉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不觀我生以為進退則必有失道之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四比九五近天子之光者也處位已高故又有作賓王家之象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上也言由上能賓臣故賢者來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五上二爻所謂大觀在上而五則中正以觀天下者也居此位者但當觀我之平生何如爾君子處此則無忝於爲觀之德所以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民言爲民所觀也居觀民之位故必內省其觀民之德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因觀之終而言觀道其辭與九五同五以爻義言之以五爲主者也故曰我上以卦義言之以爲觀之道故曰其觀道之終德已著於天下矣然聖賢之心不敢一日而忘脩省故必觀其平生謹終

如始惟君子處之爲无咎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未平言心未敢自安也五則明其責之甚重居尊位也上則著其心之不息處卦終也

䷔ 離震上下

噬嗑亨利用獄

兩陽四陰外實中虛頤卦也此卦如頤中銜物必噬而後合故爲噬嗑賁亦有此象而不取此義者頤動物也此卦麗於動而賁麗於止也其象雷上雷下天地之氣閉塞不交必有雷電摧擊之威然後二氣訢合亦噬而後合之義物有間者噬而

合則通矣故其占亨用獄者所以去天下之間也噬嗑之事莫大於此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之而合則通矣故曰噬嗑而亨此義既宜於用獄又卦之爻畫剛柔相半卦德動而能明卦象雷威電照相合而章六五柔而得中以居尊位有剛柔不偏威明並用慈惠能斷之象雖以六居五爲不當位而於用獄之道爲宜故以卦義及卦之善總釋利用獄者如此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明其刑罰則民畏而不犯申其法令則民曉而知禁體雷電初動之象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九四於卦噬嗑之物也在爻則反爲用刑之主初上象頤噬物者也在爻則反爲受刑之人蓋卦論體爻則有上下貴賤之位故其取象不同如此止惡於初則不入於罪无咎之道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趾所以行釋象滅趾者取使其不行之義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中四爻皆取噬爲義初在下易制而質剛強六二近而治之故雖如噬膚之易而用力深切至於滅沒其鼻當噬嗑之時居中得正故占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與上應強梗怙終治則難服故有噬腊肉而遇毒之象當噬嗑之時以柔居剛動而麗明故雖所治至難不免於小吝而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以六居三而當上九難治之應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四五皆居高位故取乾胏乾肉爲象謂奏當之成如燔煉之肉乾而可食者也胏難而肉易訟入矢獄入金四臣位剛易大小異之故曰乾胏曰金矢受下之成以獻於君任莫重焉故必艱難居心守法之正然後得吉也中四爻惟四剛德故獨曰吉而餘皆曰无咎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教化不明而民陷焉用非光大之道故必哀矜勿喜艱以處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尊位受成執要故曰乾肉曰黃金然用獄危道也必處之無不正則雖危而无咎五有柔中之德以行其正故因以戒占者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五不當位而曰得當蓋指用獄非爻位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耳所以聽釋象滅耳者懲其不納誨而無悛心

或曰卦爻多取初終爲義如蒙如師是也此卦初上取於用刑何也曰蒙與師在上之責多訟與獄警民之意切故噬嗑初上示民畏法猶之訟卦之意此易所以周於民用也然於初曰不行則必有以禁民可知矣於上曰不明則必有以明民可知

矣用刑弼教之始終該貫不具焉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凡剛爲質柔爲文質爲本文爲末此卦內離外艮離柔也宜在外而居內是柔來文剛又卦畫六二之柔來文初三之剛也艮剛也宜在內而居外是剛上文柔又卦畫上九之剛上文四五之柔也剛柔相參乃天地自然之文其德文明以止爲有文章威儀以各止乎其事之分又人道之至文也其象山下有火火在山下則草木得其光耀亦文之

意也故爲賁○無文不行故賁之義可以亨通然
文不可過也宜有以節之故小利有所往而已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天文也
此釋名辭如屯卦之飾皆以卦義爲名辭所共取
然乃先釋辭而後釋名者蓋大剛文柔賁字之義
已顯是文剛文柔卽釋名義而因以釋辭義也其
復曰天文也者則足釋名義之意或疑剛上文柔
言分何也曰末附於本理也豈可謂本附於末乎
使末返於本而其由之本自在也豈非其一本之
分乎如枝葉則附於根種及枝葉成實而復歸於

種無非一種之分而已其中之根種固在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此又專釋卦名然文明則亨通此則小利有攸往
矣辭義在其中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時變者如春夏之敷華秋冬之成實
剛上文柔之化成者如禮樂之明備文明之功也
性命之各得以止之致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庶政則宜密其節文是賁可用也折獄則宜專乎
誠意是賁不可用也明庶政以喻民而重於折獄

法離明艮止之義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爻三陽有質素之德者也陰所求也三陰文也
依陽德以立者也初九亦剛正之德當賁之初質
素不渝居於下位不援上應故取象如此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人之一身皆爲質幹其華而文者須耳然文依質
而立須亦附人而美詩所謂其人美且思也二爲
文明之主而來附於初三之剛且卦亦頤體故取
賁須爲象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在頤下故曰與上興喻其附於陽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附於二陰之間雖有剛質不免於濡溺矣文
之盛不可濡溺也終守剛質永其正固則吉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守其剛正不可陵犯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陰求陽德以自賁者也四與初正應當賁之時時
義相求而四有正德故能致其質素之心以從應
素之應初賁趾於下質素者也四與之相賁則皤

然其白而所乘之馬亦白矣。寇相害者也。婚媾相求者也。初匪寇而實婚媾。故求之如此其切也。不言吉者。義當然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以六居四。柔質而在上位。當賁之時。而欲返質從道。能無疑乎。惟知初之匪寇而爲婚媾。故終无過尤也。因爻曰匪寇。故以疑字發其意。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以柔居尊。當賁之時。文之盛者也。然卦有剛上文柔之義。六五位近上。九能尚之。故有賁于丘園之象。上九艮主而在卦外山野之地。故曰丘園。當

賁居尊而能以丘園自賁。誠除於文。故曰束帛戔戔。五之吝。猶四之疑也。賁之時。惑於心則有所係吝阻於衆則有所羞吝也。然能決意從道。是以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居尊位而能去文就質。不曰有慶。但曰有喜者。從善之初。未及乎化成天下之盛也。

上九白賁无咎

剛上文柔。卦之主也。以剛文柔。則是文窮返質。白賁之象也。賁之道在无色。以白爲賁。則敦本尚實。華靡之習。不足以累之。何咎之有。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君子之志。在乎反古之道。居卦上文窮之時。還於質素。得志可知矣。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五陰盛長。一陽垂盡。其卦爲剝。又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亦頹剝之象。〇程傳云。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

息盈虛天行也

易之所象者。消息盈虛而已。故觀象而順止。乃所以尚消息盈虛。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所謂小人君子者。不止邪正之朋而已。上下君民皆是也。民心散則剝其上。於姤卦亦有遠民之象。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自下升。惡自小積。蔑正理者。積小成大。豈有不凶者乎。

象曰剝牀以足以蔑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二之爻德優於三故傳發其蔑謂其無剛德之應與故蔑正而凶若三之有與於上則不至於蔑正而无咎矣

六三剝之无咎

獨與上應當剝之時爲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而及於人之肌膚。在國則禍已深在身則惡已積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至五陰極矣然五有柔中之德上承上九非剝陽者故取貫魚以宮人寵爲象蓋統率其類以承於陽不特無所剝損而且有所利助矣此卦以一陽爲主三應而五比之皆善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上之一陽所剝者也然陽在天地間不可剝故民心之公至亂而益見道義之重至窮而益尊陰而剝陽者徒自失其所覆庇而已理旣如此又爻有陽得陰載陰剝其廬之象。故因以爲占戒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此傳與豐三象傳用字疑皆害字之誤叶韻可知或因文似而致誤也。小人雖欲剝廬而君子終不可害。此所以爲碩果不食。

周易觀彖爻之四終

周易觀彖卷之五　　安溪李光地註

上經五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一陽在下是陽氣盡而又生既往而還之象故謂之復雷在地中陽爲陰壓欲動而未奮亦復之義也○陽復生則有亨通之勢矣故占得之者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反復其道猶言反覆計其程路也計其往返之道七日當得來復而自此則有所往而无不利申復亨二字之意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剛反兼釋復亨與師貞比吉同例又根此義及動順之德以釋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與臨卦同例

動而以順行謂震動有爲而以和順行之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性者體也情者用也心者統性情而兼體用者也言其體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其用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此卦一陽初反動靜之間謂之性則已發謂之情則未著故特以心言之蓋全體於是而呈露大用於此乎端倪言心以括性情之妙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以冬至配復卦者於此象見之先儒兼謂冬夏至者不是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失而後有復非失則無復一陽爲卦之主處卦之初失之不遠而復者也覺之早反之易則不至陷於過失而悔矣悔且無之況吝凶乎故其占曰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脩身之道改過遷善之速而已

六二休復吉

復之時主於陽復故諸爻皆以遠近於初爲義二有中正之德最近於初在人爲好德而親仁涵養薰陶日反於善休休然而有餘裕故其辭曰休復而占則吉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二在初上而曰下者下交於初是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與初稍遠而相比。又不中不正。其失頻矣然居
內卦。與初同體。故猶有頻復之象。頻失則危。復故
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卦義居復。故能復則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衆陰惟四與初應。是能中道而行。獨復於善者。不
言吉凶。本義盡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下仁者。中。心悅而下之。從道者。知其當從而從之。
六五敦復无悔

當復之時而有中德。又坤體敦厚故有敦復之象。
而其占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與初無比應。故曰中以自考。孟子曰子歸而求
之有餘師。學莫要於自考。以中道自考驗。則雖不
中不遠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
居復之終。去初已遠。陰柔不能自振。迷於復者也。
迷於復則凶。而且有以召夫災眚。凶自己作。災眚
自外至。眚謂過誤。災謂不幸。災眚對言。亦分內外。
與凶對。則皆自外也。以此行師。必致大敗。而凶及
其國君。至於十年。猶不可以有行。在人則爲私欲
橫流。而失其心者也。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爻言以其君凶者。連累之辭。傳則歸咎於君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天德也。人物同得之。以爲性。故性之。德皆无
妄。此卦乾上震下。乾爲天德。震得乾之初畫。爲天
之初。亦无妄之象。又其象爲天下雷行。天氣動而
雷始發之。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亦无妄之義也。

或曰。必以得天之初言之何也。曰。人物同得天命。
以爲性。而其最初者。尤同得之。如四德之仁。五倫
之孝之類。雖氣昏者。莫不發見。而其發見亦在最
初。如幼稚始事初心皆是。○无妄之德可以大通。
然必利於正。乃爲无妄。匪正則有妄矣。有妄則有
眚矣。災自外來。眚由己作。无妄。災也。自外來者也。
匪正之眚。由己作者也。如是則不利有所往矣。況
元亨乎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此釋名辭。亦與臨同。例。益以剛來爲主。釋卦名義。

又根此義及卦德爻處釋元亨利貞之義也以剛爲主於內則心實矣動而健則動行而能自強剛中而應則無私應物此皆大亨至正之道天之命也天命蓋天德之流行而發見者或疑他卦皆直言剛來柔來此言自外來何也曰外者外卦也欲假乾之卦象以爲天德故言自外來見爲主於內者之爲天德而內者內卦也內卦震以初之一陽爲主故曰爲主於內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匪正則妄矣而猶自以爲无妄而往不合乎天而

天不祐之矣其可行乎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物而與之无妄者天之因時以生物也使物各得其性者聖人之對時以育物也對猶配也聖人順天時以養育民物與天配以其所育者繁盛故又曰茂也卦爻之義在盡其性大象之義則兼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以一陽爲主於內无妄之主也居動之初有爲之時也當有爲之時以无妄而往吉可知矣卦惟此爻占吉卦主故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二居下體亦有爲之時也然爲之而有計較謀望之心則妄矣耕必有穫菑必有畬然方其耕也不計其穫也方其菑也不計其畬也若曰吾耕而必穫吾菑而必畬心既雜矣功又分焉此先事後得德所以崇有事勿正義所以充也二有虛中之德故因以爲占戒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菑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春耕秋穫猶且不計况菑畬乎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凡時窮則有災三居內卦之極故有无妄之災行人得牛而牽連及於邑人在邑人可謂无妄之災矣然災自外作故無凶害之辭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內卦動體有進爲之象外卦健體有固守之象四居健體之初能正而固可以无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以其固有者而固守之本分之外無所容心焉无妄之道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勿者戒辭也既无妄矣則不可以禍福利害動其心若少有災患之來而創求所以解免則因以生妄且從而益災者有矣如人之內氣充和者無致疾之道而忽得疾則惟勿藥可以有喜苟欲求其愈而藥之則是反傷其氣而重其疾也五有中正之實德故亦因而設戒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非特無所用藥而必不可藥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處時之窮不可以動動則妄矣故行則有眚而无

所利惟無動爲大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妄動之過在已故又曰有眚然有眚則召災矣以其當時之窮非必有取災之道而動輒生災故災即爲眚也○夫子釋卦義總之曰无妄災也凡凶害悔吝皆人爲之妄有以取之无妄之卦不當有凶害悔吝但有災爾明此義者知无妄而不免災則受命之正也又知因災而省其妄則脩身之容也

䷙ 艮上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艮畜乾乾天德也莫大於天德而惟艮之篤實有以畜之所畜之大也三陽自下上升以極於上爲六五所尊尚有賢人登進崇禮於君之象亦所畜之大也又剛健之性最難制者二陰并力畜乾且艮德爲止能止其健亦所畜之大也蓋畜者聚也止也在已者畜其天德之剛制其血氣之壯在人者養陽德之君子制強頑之小人乃聚與止之義也其象天在山中天氣在山爲所包蓄亦有大畜之象焉○大畜非正固不能故曰利貞養德既厚乃可以祿於朝而受賢禮故又曰不家食吉制其剛壯則非重而不苟進不至陷於險矣故又曰

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釋畜義而兼釋卦象剛健篤實所蘊者大矣剛上尚賢所養者大矣止健所止者大矣然皆順乎正理故大而正也內有剛健之德然必以篤實而輝光所謂剛然而日新也凡卦與无妄正相對剛上尚賢謂自下乾體而上以極於上猶无妄言剛來爲主謂自外乾體而來以主於內也凡言卦德者皆先內後外此言止健者蓋畜爲止義小畜亦止健者而巽體柔未能止之勢此則艮體能止健矣

止雖艮德而實卦義與他處言卦德者不同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分尚賢之義以釋不家食吉變尚言養以食言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又分止健之義以釋利涉大川能止其健天之德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剛健篤實輝光以新其德識則明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明則誠矣

初九有厲利已

下卦以自止爲義如小畜之下卦也所止既大則時不可進矣進必有危故利於已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小畜之三過剛冐進故輻說而不得行此爻有中德而知時故自說其輹而不進項氏曰輻車轑也輹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無說理必輪破轂裂然後說耳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小畜初二以理自止也故皆吉大畜初二勢不得不止矣免於災尤而已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所畜者小故至三而猶說輻所畜者大至三則將通之時矣其象如良馬之追逐可以進也然當畜時故猶必艱貞防閑而後利有所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小畜三上亦同德而義異者此卦有剛上之象三近上體而與上應所以爲合志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上卦以止人爲義如小畜之上卦也此爻取能止

初之進止之於初童牛之牿之象也未發而禁吉斯大矣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取能止二之進也止之於著豶豕之牙之象消惡於本亦吉道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四先而五後故元吉優於吉四卑而五尊故慶大於喜小畜之四五無吉辭而大畜備焉時義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天衢謂天路何者荷也猶詩所謂何天之休何天

之寵也畜極則通矣又卦有尚賢之義而上適當
之小人止而君子進非荷天路之蕩乎不及此故
其占曰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小畜之彖曰密雲不雨其上爻曰旣雨旣處不雨
者至是而雨也大畜之彖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其上爻曰何天之衢家食者至是而不家食涉川
者至是而無險阻也二爻皆以終畜之義而適之
大行與有所疑而征凶者異矣
䷚ 艮上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卦體有口象其象甚明故彖傳不釋而直釋辭
義也噬嗑卦有頤中有物之文可以推而曉也其
象山下有雷草木根荄得陽氣而滋養亦頤之象
○頤之道得正則吉若所養者非所當養而務求
必得之術以自饜其欲則失頤道之正矣故必觀
其所養者然後求其養之之方以自養是養正之
義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
觀頤者觀其所養如養人則公養己則私養心則
大養體則小是不可以不辨也自求口實者觀其
自養蓋謀食亦生人之理而口腹非尺寸之膚但
當業於本分而求所當得如小人則食其力君子
則食其勞於己取之而已矣自求者如詩所謂自
求多福對求人而言之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極言養道皆養而得其正者也以卦言之雷在山
下陽氣發生天地養萬物也五居尊位有養人之
責而順從上九之賢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凡彖
傳中雖推類廣說而每根本卦義者多類此哉嘗
可以爲爻辭斷例不可不知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雷收其聲如愼言語山閟其氣如節飮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以德則陽養陰不以陰養陽以位則上養下不以
下養上此卦上三爻養皆善謂養人正也下三爻
義皆不善謂求養非正也初有剛德能養人者以
居下位爲動之上得應於上有求必得又口之食
物上止下動而初適當其處是自舍其靈龜乃觀
人而朶頤失養之正凶之道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凡上而求養於下者皆曰顚二顚而凶者居下卦

求人以自養者也四頤而吉者居上卦求人以養人者也非常理正理則曰拂二五有中德居中位而資上九無位之養反於常道者也故曰拂經頤頤者下求初之養也拂經于丘頤者上求上之養也二者皆失類故曰征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無此應之義則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上九爲頤之主而三應之卦之得養無如此爻者然居動之極不中不正上交必諂從欲維危卦之拂乎養道亦無如此爻者以此爲常其凶甚矣十年勿用無時而可也无攸利無一而可也○頤道所謂貞者觀其所養與自求口實而已三居下體則所養者已而已應上而有求焉則非自求者也與頤之正道正相反故曰拂頤貞初亦如是故凶之詞同然不曰拂頤貞又不曰十年勿用者以其本有剛德也舍剛德而狗人是以凶爾非夫不中不正逐利不顧者比也故至三而後養道大悖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非大悖於道則或待時而可用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五皆居養人之位而其才皆陰故四取應初而資其養五取尚上而資其養也居養人之位而求於下則非求自養也故雖顚頤而吉然求賢而資以養人者又不可不專且勤故必如虎視之眈眈而求食之逐逐嗜善之不倦如彼嗜利者之無厭則可以稱其職而无咎矣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居尊位而資養物於人雖拂經常然乃所以爲正也故當此位者安守其正則吉不可妄動涉險以違時義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初既在下無養人之義則卦惟上九一陽頤之所由也非尊位而頤由己危道也然時當養物故雖危而吉而以之濟艱履險亦無不利或疑由豫無危辭何也曰豫四當其任而承五者也頤上不當其任而爲五所尚者也其位則不同矣然豫四之勿疑猶頤上之厲吉皆言當是責者宜坦然於危疑之間而力任以天下之重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陽大陰小。陽內陰外。四陽居中。大者過也。在人。則爲大事之過。人於大事。而有過者。以其時之所處者。難事之所關者大。以道自守。則或矯於俗。以義自任。則或違於衆。雖理之當然。然亦謂之過矣。至於好剛而亢。用壯而窮。往往以傷物而債事。則又凡人之大過也。其象澤在木上。澤之盈虛。以地爲節。泛溢之甚。至於滅木。亦大過之義。○大事之過每過於剛。故有棟橈之象。然持危定傾。存乎其人。當此之時。必善其所行。乃可通達。故其占爲宜有所往。然後得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謂四陽居中。在人則爲處大事而有過者。

棟橈。本末弱也。

謂二陰在外。四陽象棟。則二陰者。樞柱之象也。棟強樞弱。必有橈患。在人則用剛之過。而物情不堪。事勢不顧。亦有橈敗之道焉。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卦體剛過。而二五得中。卦德內巽入。而外以和說行之。過而不過。足以處大事而不撓。以是而有所往則亨之道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獨立遯世。可謂剛矣。然不懼。則有以養其氣。无悶則有以裕其心。此君子大過之行也。獨立不懼。如木之根也深。遯世无悶。如澤之說也。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居初末過也。質柔非剛也。然剛以柔爲基。任大事者。以小心爲本。柔才巽主。有愼密之象。爲敬愼沉密之至。乃大有爲之基本也。藉用白茅者。如將置重物於上。而先設柔物於下以承藉之。則不虞於傾撓矣。當大過之初。而如此。所以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茅象在下藉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水畔之木。二五近陰。故變棟象楊也。當過之時。故有枯老之象。然二以剛居柔而得中。又比初六柔巽之陰。故其象爲楊。雖枯而生根。猶可以萌孽也。夫雖老而得女妻。猶可以孕育也。蓋困於外而亨於中。剝於今而復於後。處過如此。不與時偕極矣。何不利之有哉。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行過則宜若無相與者。過以相與。所以爲善。

九三。棟橈。凶。

中四陽皆卦所謂之棟者。而三四尤居中。故獨取。

其象。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矣又居下體
橈之象也任大而橈其凶可知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之過則人不得而輔之如棟之莫之承故橈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剛居柔過而不過又居上體故有隆象然應初
六又有下橈之象故復以有它爲戒當大任者不
二其心致一其事豈可以有它乎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當過之時以剛居剛而處尊位又比上六已過之

陰故其象爲楊已枯而生華適以竭其氣也士夫
而爲老婦所得適以蠱其心也益志窮而有小吝
則益之災德亢而無匡輔則重之疾終其无咎而
亦无令譽之足稱矣以五居中故猶有无咎之占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木而華是速其枯老婦惑男必有醜行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當過之極處兌澤之盈故有過涉滅頂之象大事
過當非柔才所能濟其凶必矣然爻義爲无咎也
益柔爲說主時窮無位時窮則無可爲之理無位
則非當事之人於是以柔說處之和順不爭而勢

悔以俟无咎之道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先儒說无咎有兩例故於此爻及萃上節三皆以
無所歸咎爲釋今玩爻義參以象傳之意恐從補
過之訓以一占例云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陷也陽陷於陰也陽陷於陰則險莫甚焉故其
德爲陷爲險其象爲水水者陽氣在中爲陰所陷
者也在人則心之剛德拘於形質之中亦爲有所
陷而險之義也此卦二體皆坎是謂重險重險則

所更歷者皆險有習之象焉習須依古註訓便習
便習者習之不已以至於便熟也蓋八卦皆人心
之德獨險非善道不可以心德言故加習字以名
之能更習於險則人心之德也○更習於險之道
在乎內有實德無實德則無習之之本又驗於心
之亨通非亨通則亦無以見習之之效其中至實
而其道不窮則無入而不自得故行則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
言險體相重有更歷備嘗之象焉解習之意非以
重訓習也
水流而不盈

坎爲險而其象水也物之險於險而能行險者莫
如水故先言水德以起下文行險之義蓋五行之
性惟水流行又凡物皆能爲驟盈之勢如以斗斛
盛粟米或平地積少土皆可以頃然隆起及稍就
堅實則必遠耗矣惟水之流無驟盈之勢而又不
可度爲消減是其德之流通而至實也惟流通故
其行險也不爲所困惟至實故其行險也不踰越
以出於險而積累以充於中象辭孚亨之義由此
而取爾

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人之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如水之不盈而有常雖

心亨者如水之流通而不困卦體二五剛而得中
蓋有其義蓋剛則實而有信中則虛而能通矣

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險非善也而有險之用故不言時義而曰時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教事謂道藝也德行則常久道藝則習熟進德修
業不舍晝夜如水之繼至而增長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者將以出坎也初六陰柔居下非能習坎者
而以其才習坎則惟有入于坎窞而已蓋小人之
行往往以避就之私徼幸之術相勝自謂能習乎
險者習之愈熟其陷愈深故中庸曰人皆曰予智
驅而內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習坎入
坎之謂也六爻惟此言習坎蓋因卦之初而發戒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有道失其道故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卦惟兩陽有剛中之德能習坎者也九二以卦之
中涉險方始故曰坎有險習險之道無他惟曰有
孚而已孚者實也凡實徒實行之積自小而大如

水之涓滴始於涓涓無驟大之勢也故欲更習乎
險者必先求其小得蓋所得雖小而有可大之基
虛實之辨務以此爾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務大則出中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三居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其險深矣惟剛德處之
則不爲險所困而有出險之道豈陰柔之所能乎
其入于坎窞必矣然初曰凶而三曰勿用者初以
習而致陷道之失也三來往皆險遇之窮也遇之
既窮則惟有守靜勿用而已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失道則凶无功故惟勿用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近君多懼至險者也惟極其誠素乃處之之道一樽貳簋而用瓦器至儉約之物也納此至約之物莫之牖下蓋交於神明之禮以喻人臣謙讓不盈積其孚誠以自薦於君則克保其終雖危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謂以柔正而承剛中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君至尊之位尤天下之最險者也人心忌於易盈况居尊者乎水德至實無虛滿而盈者但能至於平而已君子之心無盈滿之意而其德自有充實之驗居尊位者若此則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何咎之有乎九五爲卦之主故象傳以其辭釋卦與需大象用九五之辭同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未大釋不盈之義言由有中德故不盈滿而自大也二曰小得而五猶曰未大益終始不盈者也人之無實得而心易大者可不玩其占乎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古者罪人納之叢棘三年使之思咎改過是亦所以習之於險也三年而不改則其凶必矣陰柔居卦終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言惟其失道故有此三歲之凶三歲而不得則終於凶矣三歲而得則凶止於三歲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陽麗於陰也陽麗於陰則必發其光明故其德爲明其象爲火火者陽燄麗於陰質而明者也在人則形既生矣神發知矣神麗形而明也此

卦二體皆離是謂重明明必有繼不繼則其明息矣重明之義也明之道宜於以正不正則明不可用矣故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言養順德則吉也正而以順德行之則內不從照外不傷物盡所謂高明柔克是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此釋離之義而并及於貞也明必有所麗以爲體觀火之爲物可見矣故日月至明也而必麗乎天百穀草木至文也而必麗乎土人君有重明之德可以無所不照矣而以之麗乎正道乃可以化成

天下也。無本之明。其照窮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麗中正指二五。剛麗於柔者。卦之德也。柔麗中正者。爻之善也。麗乎中正。所以利貞而亨。柔麗中正。所以利畜牝牛而吉也。或疑牝牛坤象而離取之。坤反爲牝馬何也。曰惟坤之非馬。故曰牝馬。取其順而能健也。惟離之非牛。故曰牝牛。取其明而能順也。坎外陰其德陰。陰必以健習之。而中畫之陽。則健也。離外陽其德明。明必以順養之。而中畫之陰。則順也。故坎曰剛中。離曰柔麗中正。而其爻辭二。五皆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繼明者。其明不息。詩所謂緝熙於光明者。是也。人君自明其德。則可以照於四方。象傳化成天下。即其義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當事之始物之交至而亂吾明者多矣。其象如履舄之交錯。蓋古者賓將入室。則脫其屨。故曰戶外屨滿履錯然者。紛應接煩雜也。又初居下爲足趾。故噬嗑與此皆取屨履之象。人之明易蔽於物。惟敬以待之。則清明在躬而物不能蔽。可以免咎矣。離之卦。萬物相見。以剛德居初。初始[illegible]者也。故因以

發占戒。○兩離取晝夜相繼。二。日中之象也。五。後中之象也。三。日昃之象也。四。暮之象也。初上之交。昏晨之際之象也。敬者。人心之朝氣也。人能常敬則常不昏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凡傳言以辟咎者。皆以接物而言。
六二黃離元吉
以中德爲明。故曰黃離。所謂黃中通理。明之最盛者也。故其占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以中德爲明。則用明而得中道。所以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既中則昃。喻人之德衰而向昏也。君子常明不昏。故其性不移於衰。時有消息而志無盛衰。凡人不然。非鼓歌以娛樂。則嘆老而悲傷。哀樂無常。是其向昏之驗也。衰微及之。故其占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心昏則不能恒久。故哀樂之變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前明已過。昏之甚者也。突如其來者。爲至昏所迫。不能安詳堅定之狀。天理熄則人欲熾。如日入則火用事。昏者起之。而自燼者多矣。故或趁一時之

利而陷於害。或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皆昏之極
躁妄之至也。焚死棄不吉凶而凶甚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非有人迫之來也。昏者若自無所容爾。凡言无所容者皆此意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前明已極。後明將生之際。在人。則夜氣所息。良心復萌之端也。又有中順之德。故其悔悟深切。至於出涕興嗟如此。則雖昏必明。雖弱必振。吉之道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悔者吉之端。況居王公之位。而能如是。其致吉必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處離之終。重明復生之時也。而上以剛德明極居之。故有出征而獲大首之象。蓋在世。則罷昏界而除其元惡。在人心。則去利欲而拔其根株。皆去昏而得重明。無構過矣。故曰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明非以示威武。爲其昏亂而正之爾。

周易觀彖卷之五終

周易觀彖卷之六　　安溪李光地註

下經一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柔上剛下。情之交也。二體皆少。則其相與交感也。其情至專。又止而說。則感之正。男下女。則交之道。山上有澤。泉源下流。而滋潤上升。亦交相感通之象。所以爲咸。咸則能亨。故咸有亨道。然感者情也。必正而固。則其情不流矣。故感道利在於貞。如取女。然則吉。取女者。以禮合。以情與。以義終焉者也。又咸貞之道。取女如是則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釋卦名辭與卦相似。蓋卦名兼此三義。又分而觀之。則柔上剛下二氣感應者。所以爲亨也。止而說者。所以爲貞也。男下女者。所以爲取女吉也。止者止於禮義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苟其理不相屬。則漠然無感。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則復注而爲澤矣山虛故能承澤之潤
澤虛故能納山之流

初六咸其拇

咸以人身取象而初當拇之位陰柔有應志在於
動咸拇之象也不言吉凶者與上六爻意同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外卦也指九四之應與九五志末同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當腓位而有中正之德故兩發其義以爲咸其
腓則凶矣若安靜而順理則吉而不害也順初九
剛正當柔順之位而無居吉之辭彼爲動主而此

艮體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程傳以爲隨上本義以爲隨二愚謂凡言隨者皆
以後隨前以下隨上而相比通之象以隨卦之義
及艮二之辭推之可知益謂隨四也自三以下爲
下體自四以上爲上體下體必隨上體而動不能
自主也隨人以動而不能自主吝之道也腓凶而
股止於吝者三居下之上可以動矣不應內無所
主隨人而動爾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隨人亦未害惟志在隨人則所執者卑下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三陽居中而九四又居三陽之中心之象也且自
下而上正當心位故因之而明感應之理人心之
用感應而已故不言咸其心以別於諸爻也人心
之用守其正而固焉則有以極感應之善而無愧
怍悔恨之累此所以吉而悔亡也憧憧煩擾之意
往來即感應也憧憧往來非往來憧憧然之謂言
其憧憧然用意於往來之間也往來自不可無但
加以私意思慮計度則爲憧擾矣朋從爾思不獨
專而不咸而已朋黨則害於大公偏私則失於正

理其爲害也大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未感害非能憧也未光大謂朋從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陰柔說主而五比近之當感之時志爲之動
凡兌居上體者五上多有相說之情隨咸夬兌皆
是也然五有剛中正之德又其位背也不受物感
故爲咸其脢之象而其占可以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凡卦上爲末末指上六也與上六相比而志爲之
動故必如脢之與心相背不受物感而後无悔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陰柔當口之位故其象如此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剛上柔下分之定也二體皆長則定位而有常蓋
咸語其情故二少之交專而不貳恒言其理故二
長之分定而不移也又入卦之時變化無常者莫
如雷風然其相與之理終古不變觀其至無常者
然後至常者可見於卦體巽而動凡人動則無常
若沉潛巽而動有常可知矣天地寒暑之化所

以爲有常者待變運然也然又剛柔皆應所
以爲恒○凡事未有可久而不可通者是恒有亨
義也又積久則必通亦恒亨之義亦然之道與利
然而得貞或有咎也而之亨亨且无咎矣其占
又利於守正而利有攸往蓋守正者於能恒又宜
正然後可以謂之恒也恒故利有所往又能守能
行然後可以爲恒也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

釋利貞之義道即正之所在也惟天地之道恒久
不已久於其道者法天地而已矣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釋利有攸往之義物不可以久於其所故利有攸
往居所而還終而始也終始相生常之至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久照久成所謂恒久不已者也天地之用在日月
日月之用在四時天則其體不息變化則其用
不窮聖人所久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凡天地萬物

之偶然不常者非其情也故觀其所恒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交作變而不失其常天地之恒也立不易方
亦變而不失其常君子之恒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居恒之初故明論常久之理凡人立心行事所以
能恒久者術始終之序而爲之以漸也事無速效
學無小成治無近功故事而欲速則不達學而進
銳則退速治而始急則終怠皆浚恒之謂也以爲
常理而浚之反不能常矣故以是爲貞則凶而無

所利也或曰卦德以巽而動爲善初爲巽主反故
何也曰卦論巽體則沉潛漸漬之義所以爲善以
柔居初爲巽主是始事而欲深入非其序矣蓋持
久堅重者惟剛德能之柔則不能故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求深非不善也惡夫始而求深也
九二悔亡
恒之道非剛不能以持久非中不足以爲常故六
爻惟此爻爲善處失其正故或有悔惟其得中故
悔可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有剛德宜能恒矣然卦惟二五中也可常之位
也未至則有不可常而常之象過則有反乎常而
不常之象三過二之中不恒其德也行無常度則
已不安事無常法則物不順或承之羞不知其所
自來也以此爲貞能無吝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動若无所容者乃無恒之驗
九四田无禽
剛爲動主而居上位勇於有爲者也然不中不正
爲而不善求而不得行而無成如獵非其地而欲

得禽是以難也後之爲政願治孜孜汲汲而捷非
其術者其此爻之義矣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恒之道以剛德行之則有守而能有爲乃所謂貞
而利有攸往也六五居中能常者也而質則陰柔
不能極恒德之善无處尊位於道尤有未盡故其
占爲雖能恒其德而固守之然婦人則吉而夫子
則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

陰柔无守恒極震終振動不安其凶甚矣在人則
爲變古亂常安得有功乎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曰遯又天下有山拔出乎
地之上而勢與天近亦違世特立之象所以爲遯
也○當遯之時遯而後亨不遯則身與道俱困矣
小利貞者言當此之時固當不失其貞然非可直
躬以行其志論語所謂危行言遜此大象所謂不
惡而嚴皆小利貞之義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指卦之陽爻遯而亨以卦體釋卦名而遯辭義也當位則行皆合義應則動不失幾此所以能遯而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浸長無陰字故朱子以爲蒙小字而戒小人以利貞然恐易無爲小人謀者但當爲戒君子之義

遯之時義大矣哉

否剝則時已無可爲者獨姤遯之際處之爲難故特贊其義之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不絕人而高不可瀕君子不絕小人而嚴不可犯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勿用有攸往朱子所謂晦處靜俟者是也程傳之意亦在其中矣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二應五有心膂之臣之象不可遯者也故諸爻皆言遯而此爻不言明不當遯也固執其中順之志而不可解箕子所謂我不顧行遯是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迫近二陰牽繫於遯者也如此則有疾而危矣臣妾者近之不能遠之則怨惟不惡而嚴畜之之道也君子之於小人既有所牽繫而未得遯則惟行其畜臣妾之道乃吉蓋既不失吾貞而又不下彼怒處遯之吉也

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不可大事即小利貞之意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者不惡之義也四居外卦遯之時矣而下與初應有善其遯而不惡之象此惟君子能之小人則悻悻見於其面而不合乎此義矣否者不然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明小人不能好遯也此小人如孟子所謂小丈夫者非與君子敵之小人也壯之用壯者亦然

九五嘉遯貞吉

居尊當位而下有應當遯之時遯之嘉美者也進則有退者正也故伊尹復政告歸而周公欲讓後人於丕時功成身退可謂美矣故占曰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不以寵利居成功其志然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處遯之極在事之外超然自得綽然而有餘裕者也故曰肥遯肥者道充身安足已而無求於外也遯之下體居內而未遂其遯者也故曰尾曰執曰繫及乎上體則在外之象遯之時也然四五在事之中有應於內則事猶有所難處而志未平上居外無應故坦然无所疑而无不利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陽長過中故爲大壯言大者壯又壯之大也雷在天上陽氣發達蒲盈亦大者壯及壯之大之意○正道盛之謂大壯如非以正則非所謂大壯矣故大壯之占在於利貞蓋貞則其壯也以理而非氣力之謂孟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傳曰配直爲壯此之謂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者壯釋名卦之本義也剛以動又舉一義言之而非正釋凡言故者其義皆同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間陽大陰小君子大而小人小皆以其正也無正則非大莫大於天地而無幾微之不正者故以正大而觀天地則天地之情可見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極其震動威嚴君子之克己復禮亦如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動者也以陽居陽當壯之初爲壯于趾之象程傳曰以剛處壯雖在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胡氏曰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壯之時不可過於剛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言其必窮也可信而無疑

九二貞吉

二與四皆以剛居柔不過於剛故貞吉之辭同蓋以剛居柔非正也然乃處壯之宜則正道在是矣四曰悔亡此爻直曰貞吉者中以行正故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凡爻有發兩義者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之類皆以其爻之義觀其用之者何人也此爻君子小人亦當與否遯同例蓋用壯者小人之事也君子則推理是視其心無所謂壯者以無心應物故曰用罔若以壯爲貞則必危而至於羸角自困矣以九三過剛故發此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文意與遯四同言惟小人用壯君子則無是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前遇陰而復乘乾故有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之象或曰泰之三則有戒詞壯至四陽極矣何以反無戒詞而決其往也曰凡卦諸爻皆相備爲義泰前有拔茅馮河之象矣故於三戒之此卦初三既以壯趾觸藩爲凶厲二又貞固自守而已苟非有壯于進者乘時之義安在乎卦之爲壯進其義也要在於貞而已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壯卦以羊爲象其壯物也以柔居中失其壯矣是喪羊也當壯之時而失其壯宜有悔也然四陽已過則五非用壯之時故失其壯而可以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言所處之位不當用壯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之才非能觸者蓋以卦有羊象而上適當其角故也然曰觸藩不曰羸角者陰之才不至羸角但不能退而不能遂耳質柔則終於能退壯極則時在必返故又有艱則吉之戒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凡妄行取困者皆不詳之故也既不詳審於先又不然難於後豈獨無利咎必及之矣操心危慮患深不復蹈不詳之失是艱難之道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明出地上陽氣上升光耀及物故爲晉內順外明爲有恭順之德而功名顯著於外下卦柔體一陰升居五位爲人臣自下漸進而履公侯之尊皆晉之義也○象辭無占戒與觀卦同蓋占戒在其中也有安國之功之德然後可以當此寵遇君子進則有爲當如此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釋名辭與咸卦同三者皆所以爲晉而有功德宣著寵異光榮之象也順而麗乎大明者以順爲主而大明麗之蓋明麗皆離德離之明必有所麗故也○案彖辭有康侯之象卦惟九四一陽進而近君其義當之矣然爻辭凶厲則知所取在五而不在四柔進上行所以發明卦意而起爻義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具於心而昭明不昧

者也人之所以不能常明者氣昏而物蔽之也君
子敬勝怠以去其昏義勝欲以撤其蔽此所以自
昭其明德之道也明出地上則羣陰退伏人心之
德益亦如是推之於世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正盛
而邪消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凡晉之初未有即遂其晉者故晉如而後摧如事
之常也於是而能不失其貞則於進之道得矣然
自守其貞人未必信也故又必安於義命處之裕
如然後可以保其所守之貞而无咎○進升之道
以柔順爲善蓋柔則安靜而無躁進之嫌順則循

理而無妄動之失卦之爻非無剛也而其彖傳曰
柔進而上行明其善在柔也故凡柔爻皆吉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行則信者寡獨行正所以罔孚也未受命與臨
之未順命相似進退之際命雖塞而心亨則命不
足爲我制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進而稍上有天下治亂之憂有一已安危之慮故
晉如而後愁如亦事之常也然二有中正之德當
晉之時與六五同德相應故其占爲能固守其正
則吉而將受大福于其王母也不取母象而曰王

母者以陰應陰如孫婦祔於祖妣母則非其班也
象曰受玆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居二陰之上而近上體爲衆所推而上進之象也
初曰罔孚二則以精誠格於王母而已至三則人
皆信之故曰衆允凡進而非其時必有悔也衆允
而進是以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人臣之志未易遽達於上衆人信之則其志亦上
達而信於君矣故曰弗信於友弗獲乎上此之謂
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四不中正以處高位膽慮顧畏鼫鼠之象也占者
能自決於進退可矣若以保位持祿爲常能無厲
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無德而處高位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柔進上行爲明之主卦之所謂康侯者也視三之
時又異矣故直曰悔亡然遇時居尊任專責重當
此之際而以失得爲念可乎故惟勿恤而往則吉
而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進至於極晉角之象上九以剛居之是危地也然維勤於自治其私則雖危而吉无咎蓋功名盛則所務者遠而反蔽於近勢位極則所統者衆而多暱於私於此不謹以至危身而隕名者多矣貞吝言若以進爲常而不知戒懼脩省則有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因其道未光明故不可以不攻治其私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入地中明而見傷至昏之時也易之爲憂患之卦多矣如否如剝如困皆是也然明而見傷則是賢聖而被傷害之象故周公之辭孔子之傳獨於此卦而多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〇明而見傷無他道也惟艱難以守其貞而已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此以文王當卦名明夷之義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故貞晦故艱此以箕子當卦辭艱貞之義也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書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夫自河圖洛書出而文明開得其道者文王箕子也而皆作於殷商之衰憂患之際蓋身厄於一時而道光於萬世如日之入地而晦甚乃能東出而中天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用晦疑於不明矣然至明在内故用晦而益明若用明以爲明則其明也察察而已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程子以見幾遠避釋此爻義其論甚美當讀程傳而反覆之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凡卦下爲右上爲左此卦下爲明上爲晦左股有傷急往以拯之適當其時故吉其義亦惟文王之事足以當之蓋此爻文明之主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敬順不失常法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先儒以爲武王之事也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記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蓋不可疾貞之義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上卦爲左坤體爲腹六四雖與上六同體而相背故猶可以自得其心而避去近離有向明之象故曰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位最近於上六其傷最甚而義無可避故以箕子之事當之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子曰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明夷者有明德而見傷也下五爻皆言明夷上六則夷人之明者故變文曰不明晦以其晦故傷人之明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初登于天也惟不敬厥德乃墜厥命後入于地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自既濟外惟此卦自初至五皆得其正故爲男女正位之象蓋卦之上爻外也柔陰居上則非男位乎外之義故惟此卦之象爲合也又風之氣本自火出邵子所謂火爲風者是也風化自家而出故卦爲家人○家人貴乎女貞周子所謂家人離必起於婦人也然女之貞又存乎已之儀刑教率而已故曾子固曰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化本於文王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以卦之爻位釋卦名也先言女正位乎內則利女貞之意已見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承男女正位之意而申言之以盡利貞之義嚴君尊嚴之君也欲言父子兄弟之得其正而先言父母之爲嚴君者明父母爲一家之綱紀之所由成也恩之深分之嚴莫如父子其次兄弟其次夫婦然盡父子之道者必於兄弟書所謂克諧以孝是也盡兄弟之道者必於夫婦詩所謂妻子好合兄弟旣翕和樂家妻孥于兄弟是也始之以父母而母必與父同其嚴終之以夫婦而婦必與夫同其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夫婦而家人之利女貞

者此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有物有實事也有恒有常法也言有物如火之然明而必有所麗行有恒如風之行漸而必有所入
初九閑有家悔亡
家人之初正家之始也正家之始莫大乎以禮法爲之閑則其本立矣又初居下爲少小之象故取妻者自六禮至於廟見教子者自姆傅至於三冠必嚴其防必豫其教皆正始之要閑家之道也不言无悔者程子曰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是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閑之故爲力也易若志之既變則在已尚有不可閑者况家人乎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无攸遂猶言無遂事也婦人之道酒食是議故以在中饋爲得正而吉或曰女貞之道盡於此乎曰二南之詩惟有事於卷耳蘋蘩之屬周禮天官掌治內政亦惟飲食服御是職此脩身齊家之實治國平天下之基也自說詩禮者失其義故后妃則欲其閨使臣預外政冢宰則病其不能持要職重而以爲瀆亂不經之書也其去聖人之意遠矣此爻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故其象與占如此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者柔順以從人也巽者巽入以事人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過剛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嗃嗃則有悔厲矣蓋以義勝恩傷於情故有悔責善而離故有危也然久而安習乃吉之道若嘻嘻然廢禮褻而徇情愛必致有可羞吝之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凡陰爻皆言不富此獨言富家者柔在他卦則爲虛中抑損之象故言不富也在此卦則爲助陽治

家厚殖廣生之象故曰富也四之位視二爲高故在中饋者至此而富家矣又爲巽之主近利三倍亦富家之象也或疑五爲卦主不言大吉四言大吉何也曰男之功成於女猶天之功成於地此家人所爲利女貞也故大吉之辭於四見之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在位言在上位也釋所以爲富家之意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與格同言感格而化之也王者之道至於能化其家則天下之事可憂恤者雖多而勿用憂恤吉可必也九五卦主故其辭占如此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使一家之人交相親愛乃王者感格之效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五之感格是有孚也三之嗃嗃是有威也家人之
終是以合兩義而言之蓋久遠無弊之道故其占
曰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反身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是也治家者閑之於
始而威如於終皆嚴之道也故曰家人相瀆君子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火上水下不交者也若澤則其浸潤滲入愈下愈
深所以爲睽也家有長嫡則分定矣中少二女姊
不相下則情不相親故其象亦爲睽○睽之時上
下之情不通大事固不可爲也若因此而遂不爲
則益其睽矣故惟不略小事無不爲之則誠意旣
盡感悟有機必終致和合而得吉也曰此主於在
下者言也若在上者當如何曰在上者若當臣民
睽撒亦不可大事也必自近而遠自小而大以竢
其情之通勢之合也之小貞吉大貞凶泰之勿用
師自邑告命是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
釋名而語勢未斷則是其義亦與釋辭相連臨无
妄等卦之例也睽之時恐其有拂逆之情則愈乖
戾矣故當以說爲本說而後明麗則其明可以
委曲審幾而不至於精察傷物矣又柔則和緩上
行則有合物之勢得中則動皆中節應剛則有和
合之理此所以能行小事而得吉也行小事於睽
之時惟說柔得中者能之然說柔得中用之以行
小事於睽之時故也故逆釋卦之義以釋辭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

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尊卑之位至隔所以陰陽會而事同男女內
外之辨至嚴所以恩義盡而志通萬物之貴賤上
下親疏遠近大小精粗其分至殊所以有統攝聯
屬會萃之道而其事類也苟混然無別則天地之
化息而人物之理亂矣此就睽字而推其用與坎
蹇同故皆言時用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者兌之和說異者離之明察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處睽之初在事之外不立同異可免咎悔故當睽

之特宜有悔也以其居初處下故得亡之象如馬忽喪失而弗尋逐是合者雖睽而不用心於合也然終有自復之理特無容其心可也惡人欲見我我在事外雖見無傷是睽者偶合而亦不立意爲睽也然亦僞見以辟咎則可耳不惡而嚴可也若遂與之和比則有咎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巷者紆曲之路卑下者之行也睽之時離異已甚而爲徑直之事可乎雖內不失己而外必以委曲讓遜行之處睽之道也此卽象辭小事吉之意二剛中有應故繫以此辭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處上下之際正卦之所以爲睽也上下不交其睽甚矣處睽甚則欲進合而勢不能身且見傷可謂无初矣然以柔爲說之主與上九正應睽過則有合之理故曰有終朱子曰天當作而篆文相似剃須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輿曳則牛掣矣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處睽之時而無應睽孤者也與初九同德相與是遇元夫交孚之象雖非正應而助已者然不合以和而合以公不助以私而助以道正得人臣無黨之義雖危何咎乎睽非善也而處大位者以特立爲安則无咎之道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凡物睽間而不合者必噬以去間而後合膚則噬之易者也五爲文明之主柔而得中故雖當睽之時而在上位宜有悔也以其有德可以亡之九二正應是厥宗也來合於五若噬膚然五則往而合之莫能爲之間矣何咎之有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亦應然處卦之極亢而不交故亦曰睽孤也剛明之甚用之於睽則爲猜狠故忽見豕之負塗忽見鬼之一車至於欲張弧而射之其疑忌也至矣至於說弧而知其爲婚媾則有和合之機故往遇雨而得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朱子曰孔子不言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

孔子但言群疑亡也則見數者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後人解說率多牽強愚謂朱子此論深得學易之要此所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者而具于太卜之官者亦不必問矣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前險後止是見險而止止於險者行之難也故爲蹇又山上有水水在地中行則順易自山而下亦蹇之意○舊說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者蓋以坤艮之方別之坤爲地平易艮爲山險阻也然合坤蹇解三辭觀之蓋皆以先後爲義東北陽也居先者也西南陰也居後者也在坤則先迷後得在蹇則往蹇來譽在解則其來復吉皆處後之義也蹇之時見險而止故利於處後不利於爭先又必見大人而後可以濟險固守其正俟時而動吉之道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之難與屯之難不同屯動於險則不避險蹇止於險則不進也與需何以異乎曰健性能需需之卦義甚廣艮性能止蹇之止主於一時之事而已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二五皆居中以是而往則能度時審勢以得其中而不冒進以陷於困窮矣當位者自二以上皆得正位也當位所重者在中四爻故既濟之外言正位當位得位不系剛柔爲文者獨家人蹇漸三卦爾

蹇之時用大矣哉

言時用與坎睽之義同坎睽之用在卦義之外故推廣而後贊之蹇之用在卦義之中則不待推廣而直贊之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反身者艮之止脩德者坎之險也

初六往蹇來譽

以柔居蹇之初處後而待西南之義者也蹇未深故有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蹇者如行路之難而又難而不舍也或曰諸爻皆以往爲失來爲得二五不然何也曰卦之辭固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矣不又曰利見大人貞吉乎爻之義固以往爲失來爲得矣傳不又曰往得中往有功乎五爲大人而二應之有濟蹇之責居得中正有處蹇之道其辭與他爻異者以此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已無過尤人亦不得而尤之
九三往蹇來反
二五得中安之地也三反就二既不冒進又得所安九三過剛非能反者以其正遇險而居止極所謂見險而止者故其辭如此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二三相比而其情相得故曰內喜之
六四往蹇來連
連者連於五也五有剛德六四承而連之可以濟險或疑連於五則非來矣豈知往者冒進犯難來

者就其所安非專以卦位取也如初六又何所來上六又何所往乎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當位實言所當之位近於實德也
九五大蹇朋來
居坎之中爲蹇之主故曰大蹇禍難之興所以開治得道多助雖斯辭矣五與六二爲應從獲上下二陰之助皆朋來之象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當蹇之時舉動一不中節則人心散矣五有中正之德是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程子曰蹇之道厄塞窮蹇碩寬裕之稱也來則寬大其蹇紓矣朱子曰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蹇極有可濟之理必見九五之大人與之共濟則有碩大之功也愚謂易爻自乾之二五外未有言利見大人者獨於此爻言之蓋凡卦大人多取九五之象二應而四承之每多吉者其例至常不必言也獨上無從五之義而此爻以時義往來而相從故特表而出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周易觀彖卷之六終

安溪李光地註

下經二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內險外動以險故而動動而出乎險外解之義也解之本義是訓解免然解免則消散而紓緩矣故又爲散與緩之義也雲雷爲屯未解散之象也雷升雨降屯者散矣亦解之象○蹇利西南解亦利西南者安遇處後以固根本當難行之時止於險中固當守其止及解散之時動而出險尤宜謹其動也然蹇之時必不可進故曰不利東北解之時

則異矣无所往固當以安守爲善有所往亦不可不往也但不可務外忘內而失其根本之圖耳故不曰不利東北而其說往來之意與蹇文殊者如此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難解而與人休息可以得衆矣无所往而來復得中之道也度其有功而後往則夙矣久而無功則不可往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天地解則物蒙其澤矣人事解則必使民遂其生也不能使民遂其生是雖解而不解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赦過如雨之潤枯也宥罪如雷之啓閉也

初六无咎

處於最後而陰柔能靜爻義至明故直言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比應皆剛初但以柔順之而處其後於卦之義爲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以解散爲事然卦爻之義所務解散者皆內難也故狐以象邪媚矢以象剛和五則直言小人也天下之難多矣而聖人未之及惟以解散小人爲急此所以爲難之本也卦之所以利西南而來復吉者此也二則中故有黃矢之象與三相近爲獲三狐獲三狐而得黃矢是合乎中道疾惡而不傷者也中則無不正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陰不中正居下之上無德竊位宜解之人也有如此之人則盜思奪之矣有國家者使有如此倖位

之徒而不之去是之謂上慢下暴則盜思伐之矣奪猶可言也伐則害及於國家矣以此爲常能無吝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自我之我非謂負乘者謂使負而乘者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居大臣之位凡有所私者皆宜解也大臣能解其私則天下之難孰不解者拇取應初爲象凡瑣瑣姻婭及依附之小人皆拇之類也所私去則同德之朋來矣自然之驗故曰斯孚言可必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言雖有剛德以處高位而未得正防其或有私情之溺爾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雖居尊得中然本陰柔也故爲之占戒曰爲君子計者維有能解則吉耳何以驗之驗之於小人之進退也四本剛德故曰朋至斯孚驗之於君子之進也五柔質故曰有孚于小人驗之於小人之退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以陰爻處卦外隼之象也內難既解則在外者撲除不難如登高以射隼出而有獲无不利也諸爻皆治內之事所謂其來復吉者至此則外難亦無不解矣所謂有攸往夙吉者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損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陽實陰虛實者益物虛者受益故以三陰三陽之卦裒其一陽以相與謂之損益然非損其近上者則不達於上不至於上之上亦未足以見其爲益上也非損其近下者則不達於下不至於下之下

亦未足以見其爲益下也此卦損下卦之近上體者以益上卦之上是損下益上也益卦損上卦之近下體者以益下卦之下是損上益下也又澤益深則山益高亦損下益上之象風之宜散助雷發生之勢也亦損上益下之象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則曰益者程子曰譬如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損者節損也節損之道必有實心存於內又必其所處之理合於大善然後无咎可常而利有攸往也如二簋之薄可謂節損矣然而可以交於神明則以內有孚信而

處之有順時之善爾彖辭自以損字起義乃損所
當損者不可泥損下益上說也益之義亦同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言損下益上何以謂之損乎既損其下則上亦當
深自挹損是其道上行也上下皆損所以名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且雖二簋
可用享矣損剛益柔有時又以卦體明二簋之義
凡誠意爲質乃剛儀物爲文爲柔儀物或不備者

時也卦之損陽實以益陰虛以誠意之有餘補儀
物之不足是有孚誠之積而不失乎順時之善矣
又推言其理以爲凡事物之損益盈虛無有不與
時而偕行者以結二簋有時之意
彖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以兌之說懲忿以艮之止窒慾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當損下之時分當速往以益上然處下居初則猶
不可不重己而處上也故當已其事而後遄往乃
得无咎又當斟酌其淺深以爲損也已事者罷卑
我之事而後急彼之事如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

酌者謂如事之未可遽言之未可盡之類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合志者明所以遄往之故蓋非有上之合志則
雖止而不往亦分之宜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當益上之時有應於上宜速往者也然或因損己
而失己則喪其所以益上之具故利於貞固而征
行則凶又重曰弗損益之以申其義也或曰初處
事始而曰遄往二當事任而曰征凶何也曰初不
言遄往則在事外者或不知益上爲所當然二不
言征凶則當事任者或不知損己爲所當慎況初

言已事遄往而又曰酌損之則亦不嫌於自失矣
征凶者往而不返則有凶蓋征與往不同往近而
征遠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中則無不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一爻最近上體卦之所以爲損者也故因成
卦之象而極論損益之道蓋三爻而損一爻是三
人行損其一人也一爻損以益上是一人行而得
其友也若多所牽繫而不舍則其得友也必不專
矣凡人闕爾則忘其家公爾則失其黨苟私家黨

與之。是御則何誠信以事君乎。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惟二則專一。自三以上至於十百皆謂之三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居上位受益者也。然非自損則不能受益若居大臣之位則吹過不吝從諫弗咈者損其疾之道也。先君子曰。下之益我者方遄往我不自損其疾無以勸彼之來矣故使遄者有喜受益之道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居上而虛中以受益益之盛者也有德而受益乃

天之所祐非人力所致故曰或益之言不知其所自來也如此則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十朋言衆多也累十朋而不違則其獲神人之助可知矣吉孰大於是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自上祐釋或益之之意天且弗違況於鬼神乎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爲卦之主受益之極也旣備論受益之道而占辭與卦同蓋必損下而後益上則損者至矣烏得益乎弗損於下而益於上然後謂之大益而无咎可貞且利有攸往也得臣則益我者大矣然非以之爲私人也故曰无家王者奄有四海而非富天下得臣无家之謂也旣言弗損益之而占辭外又言此者以見始無求益之心終亦无受益之意而王道始備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名義見損卦○益者進益也求進益之道利有所往而又利涉大川自一身之長益以至濟人利物之事未有不以爲而得未有不以難而成者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者必貴於自上而下下言澤必下究也

民說无疆則王道大光矣所以名益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中正指九五六二木道謂震巽有中正之德則往而有慶矣又有濟險之材則雖涉危難而有功矣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爲學之道志氣奮發而有沉潛之功以濟之則心與理互相發其進无疆矣地承天之施天資地以生則其益无方矣此皆氣候之自然不待助長而自至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發動其陽氣故有遷善之義風消散其陰氣故有改過之義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以益下名卦是初卦之主也居下受益必其才德有過人者故居上者利用之以爲大作然居下而當厚責能致元吉乃可免咎耳二之王用四之利用文意皆同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居下而受上恩襮爲厚下不厚事者言不可徒然受之而無所報稱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有虛中之德當受益之時其辭與損五同然居下位故以永貞爲戒有此之德王者用之以享于帝則其吉又非一人之私也益固其爲神所依知其爲帝所眷亦與損象上祐之意同以在下故曰王用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以別於自上祐然皆以明非人力而自致之意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事之來所以增益於人三以多凶之位當之應其義矣故曰无咎內積孚誠外循中道所以處凶事而受益之道也又當致敬以稟命於上則誠無不格書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與无妄四爻同皆固守而安爲之意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卦之爲益下者以四也然居人臣之位義無專主必凡事循於中道以稟命而見從則上孚而下信之雖遷國以益民其事甚大且依之以濟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益爲志故能孚於上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居尊位益下之主也故言益下之道但能有信實惠下之心則下之應否不必問之乃得元吉然誠感誠應故下亦必有實心而惠我之德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文雖勿問意若元吉之不待問者故釋之曰勿問之矣與无妄勿藥同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居上以益下者而過尊位而處高亢無益下之象但爲受損之極之象而已立心勿恒言其亢

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者決也決者如水之潰決其勢盛大而不可禦以五陽去一陰勢不足禦故曰決也又其象澤上於天巨浸浩瀚至於連天則必決之勢矣皆夬之義也○揚於王庭欲決之而名義之正也孚號者盡誠呼號有厲者言呼號之際心懷危厲方決之而戒備之審也既決之後又必勤於自治務爲德化使根本固而難竄消然後利有所往而正道日

行正氣日盛矣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剛決柔釋卦名健而說決而和者言卦之善以起釋辭之意健故能決說故能和自揚庭孚號以下皆所謂決而和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其迹著矣故當揚於王庭井未形之惡可以默消者比也盡誠呼號而存危厲之心則一於敬懼而其道益光明矣不自治而尚武則有時而窮剛長乃終言須俟陽剛長極無復陰柔乃可終耳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皆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所以發財散忌居德所以持身皆防其潰決之道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去陰尚遠未可決之時也一陽在下未能決之勢也而初有壯趾之象故嚴爲之戒前者前進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亦去陰尚遠然有剛中之德能夏惕呼號以豫爲戒備卦之所謂孚號有厲者也人之防寇戎者多懈於暮夜能惕號於莫夜則雖有戎亦可無憂

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不用其壯不忘其備此所謂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三與上相應者也三以過剛當夬之時故與之爲敵而用壯又因相應而有所濡也故益不勝其憤憤之心而至剛壯見於面目也決之道貴和壯于頄則有凶矣故聖人解之曰君子但能存其必決之志則雖踪跡若爲所染如獨行而遇雨見濡而

可惕終必无咎也何必遲一決之節以數一月之
嫌乎三應上五近上故皆重言夬夬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四與陰同體而相背有臀之象焉相背則雖近而
勢尚隔也且可以坐待而不能安如臀之无膚不
坐而行又不進也當此之際雖無急於前進而自
制其剛壯則得所處之義矣羊制也羊剛壯之物
也蓋位近則義所當為勢隔則義所當審而又恐
當此時位者聞言之不信也或曰易之卦爻皆占
戒者之辭也獨於此爻恐其不信何也曰當夬之

時名義正事勢順鮮能審己從容以合於所處之
道者故聞言不信莫此為甚也此占外之餘意蓋
丁寧深切之至而反若緩其辭者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未當決陰之位而又不能自止所以其行次且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近於上而同說體感於陰者也近陰而受其感
雖以剛健之質亦不能不消蝕也故其象為莧陸
其占必能夬之又夬而又以中道自治乃无咎也
蓋決小人於外者必反而自脩於身苟治己不嚴
失乎中道雖決之又決而其終豈可保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言所以必中行乃无咎者由其感於陰邪而中未
光故必反身脩德而尚乎中行正其本之要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陽雖盛而陰雖衰然警戒之心不可忘也故卦辭
曰孚號二之爻辭曰惕號此處決之道也至於上
六陰既窮矣然當此之時猶未可忘戒懼苟以為
陰既盡而无呼號之備則其終必有凶蓋慮患於
所安而患生於所忽故亂本猶在則能復萌害氣
雖究而能復生古之人有去小人而不盡者王允
五王是也有以外寧致內憂者唐憲宗莊宗是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陰陽相遇理之常也然必陽先於陰乃得倡和之
義此卦以一陰為主而遇五陽則非剛之遇柔而
柔之遇剛也又其象天下有風凡陰聚之陽必散
之天下有風陰始遇也故序姤○以陰先遇而與
陽遇其女壯矣以順為正者婦道也女而壯豈可
取乎故其占勿用取女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先儒說一陰始生便是女壯似失卦意蓋主於陰

先倡陽以爲女壯故不曰剛遇柔而曰柔遇剛也
柔遇剛乃女之壯故女壯不復釋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
時義大矣哉
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陽必有陰理之常也故天氣
與地氣相接然後品物章陽剛之類際會中正之
君然後天下治是遇之不可無也然如此卦之以
柔遇剛則始不正而終有散矣此遇之時義所以
爲大而朱子謂幾微之際聖人所謹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非陰氣散陰氣者也以其所散者陰氣故亦以

風爲陰氣所因風可以驗陰氣之至也施命與巽
之申命相類皆取風之號令又微陰潛伏則貴有
以振動發散之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程子曰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固止之使不得進
則吉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謂柔道有所牽制而不敢進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卦之諸爻每言包者包容也制也容之故能制之
其義一也二以剛中而遇初陰能制而伏之故曰

包有魚不利賓者陰之義不可顯於衆況雜司晨
小人預政皆及賓之謂也制陰者不可不知斯義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三與初同體而相背又居巽股之上正臀之象不
與陰遇又不能自止故亦爲臀无膚其行次且當
遇之時獨行無遇則亦危矣然無陰之遇則亦不
受陰之害所以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未牽者病其次且欲進而不能自牽制與夬四牽
羊之戒相發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應卦之所謂取女者也初爲卦主而四應
之乃女壯而先陽者也又自能制之乎故曰包无
魚言不能制之也初曰見凶四曰起凶謂非躁然
之凶也凶由此見而由此起耳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亦陰類其不能包而制之者由其不能親而安
之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之謂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爲羣陽之主雖不與陰遇而有制陰之責故其
象爲以杞包瓜蓋其高大既足以容而其堅實又

足以久使爪雖延蔓而不可干雖非美而不可入
則包之之道盡矣雖然陰道方壯未可以力爭也
故必含晦章美不自發露則天時之至彼自隕落
此制陰之道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言我雖含章而其脩德俟命無時不以回天爲志
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與陰絶遠姤角之象也無所遇故吝亦无陰之害
故无咎與九三之義同然辭殺於三者上在事外
三則與陰同體相近故猶危其辭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
萃與比相近然水流而澤止流必有所歸歸必會
於一比之象也止而滿者其勢則聚萃之象也又
比惟九五一陽亦統於一之象萃則四五二陽亦
轉相聚之象()凡物畜聚則必通是萃有亨之義
也王者之聚莫大乎感格於神明故曰王假有廟
凡人之聚莫大乎親比於君子故曰利見大人亨
利貞者承利見大人爲義蓋見大人同有亨道然

非聚也尤當以正乃無失己之嫌而不爲德位君
子之所棄也用大牲亦所以求聚於神有攸往亦
所以求聚於人此兩句又廣言之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
名義在大象其德體非正釋則以故字訓之順天
命者致其隆敬則神明聚往而未之則人物聚皆
天理之自然而我順之爾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苟與其情相違則必離而去之故觀其所聚則情
可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建萬國親諸侯者比而有以聯屬之也除戎器戒
不虞者聚而有以防制之也非聯屬則不能以終
合無防制則不可以終聚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
咎
爻義與比之初六相似比萃之初居下處微其情
未能上達故必積其孚誠致其專一若有孚而不
能終則必至於亂所萃矣上乃字虛字也下乃字
猶汝也文意與而康而色同凡易中號笑兩字每

相對同人之五旅之上是也搓者所以轉移之機
也言惟積誠之極至於號咷則一轉移之間將變
而爲笑樂即同人所謂先號咷而後笑也凡上下
親疎至於離異不能相同相萃者惟衷誠懇切
幾有所感動故此卦之爻尤多言孚號嗟如及齎
咨涕洟之類往者往而求其所當萃者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有孚不終則是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九五萃之主而二應之是上有引援者也二有中
正之德當萃之時有利見大人之義故不以引援
爲嫌而吉且无咎又戒以孚乃利用禴者蓋下之
萃於上如人之萃於神內有孚誠則可以質素自
薦矣或曰卦用大牲而爻利用禴何也曰用大牲
致也盛也用禴誠之專也二居下位貴以素誠務
上萃升之義同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以嫌於援引故言其中之不變與比二不自失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卦惟二陽爲萃之主而初二應之三無所應故萃
如而嗟如无所利也然承比之間有相從之義其
以異體相從者隨之三四是也三與四比則可以

往而求萃矣蓋當萃之時利有攸往故其往爲无
咎與初六同然非正應也故不免於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者明爲巽入於四
九四大吉无咎
九五萃之主而四輔之以大臣當天下之萃危疑
之地也故必大吉然後无咎其義與益之初九同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惟當尊位者宜萃天下四不當其位而又有萃天
下之責非處之盡善能无咎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居尊萃下當萃之時可以无咎然徒以位萃天下
非所以孚信天下也必大能永其貞固之德則上
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悔亡矣比萃之義相似故元
永貞之辭同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徒以位爲萃未必其心之光明見信於天下也故
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其志光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居卦外而無應無萃者也然萃有利見大人之義
而上近九五與寮之上六同苟能不安於上而齎
咨涕洟以致其誠則亦可以得所萃而无咎不如

蹇上之吉亦不如比上之凶者無蹇往來之義亦無比後夫之象也○易象言見大人者五除升卦外餘則皆以九五當之也二應而四承之皆吉若上雖比近而與二四異矣或以時義相從然惟陰能從陽陽則不能也故蹇萃皆有從五之義而訟巽則否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地中生木氣之方至日夜而長升之義也故名升○升則賢人君子得時登進之象也故其占爲元

亨而用以見大人則無憂南征則吉也彖卦下直言元亨而無利貞之辭者三大有升鼎也皆自賢人取義聖人之情見乎辭矣然大有鼎皆無他辭升則申以吉利之占蓋大有者能有賢也鼎者能養賢也皆主於在上者而言則亨與大吾故言元亨其辭已足升之義專乎在下者故言元亨又言其見大人之喜南征之吉也○訟蹇萃巽之彖皆曰利見大人此曰用見大人者四卦之大人皆以九五當之故曰利者有大人於此而利見之也升則卦無九五其六五之升階與晉之六五同皆謂升進之人耳故不曰利而曰用言用此人以見大人也隨之上益之二卦之四爻所謂王用者皆此義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柔以時升據卦柔得上位而言與巽順剛應俱釋元亨之義他卦亦有如此者必起以卦名而連亨字此則上以時升爲爻而下結以大亨又一例也或疑二陽居下勢必上進象傳不取陽升而取陰升何也曰凡升晉之道皆以柔靜順正爲善故兩卦皆取柔進爲義而柔爻皆吉漸之義亦然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愼德則積小而高大矣

初六允升大吉

柔以時升雖主坤之三陰然巽一陰始生於下則升之始也象以地中生木則初木之根也其義最善故其辭獨於諸爻爲大吉允升者爲上所信而升也晉至三而後衆允且僅曰悔亡此則方初而曰允升大吉者晉三之允在下三陰升初之允在上三陰也故晉三之傳曰志上行而此爻之傳曰上合志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有應於上與萃二同故其辭亦同然此不言引者
剛柔之義也二五之應甚多獨於兩卦言之者升
聚之際必盡其誠信也升之陽爻非時物也以其
剛中而應故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過剛居下之上當升之時直進而无所疑升虛邑
之象也然則其義善乎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進
而无所疑其可乎比之升山升階之漸而順其義
不同明矣故諸爻皆有吉利之辭而三獨否以當
升之時也故亦不言凶咎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以柔正居上體之初升之最順而善者人有此德
乃神明所登進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故
王者當用之以亨于岐山乃爲順事鬼神之道也
不曰西山者卦有南征之義不欲錯其文也不曰
亨于帝者言亨于岐山則爲神明所亨可知矣彼
因上有朋龜弗違之辭龜亦神也故復推之於帝
不欲以山川與龜並稱複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五位升之極高者也非中順之德莫能致此故言
但當守其貞固則吉而又當於升進之極不忘退
讓如升階然則善也階者一蹴而升堂升之易者
也然猶容揖遜三讓而登君子當升之際始終恭
禮義固如此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以柔居升之極故爲冥升凡升晉之道不可極也
極則知進而不知退悔厲難免矣晉之上剛故有
而有用之象升之上柔故游而有冥之象然時位
有適當者豈可無處之之道故當晉極者惟自治

其私而已當升極者惟固守其正而已自治守正
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保終之道莫過於此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不富言上六以柔居柔故雖冥升在上而能自
消損不至盈溢晉上之伐邑亦以其有剛德故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以二體言坎剛爲兌柔所揜以六爻言四五爲上
六所揜九二爲六三所揜剛揜於柔困之義也惟
隨卦與此相似然此卦初爻亦陰則見陽居其中
而上下俱爲陰揜之象故爲困又澤上水下水不

能出澤是水之涸也亦困之義君子困困而心能通則終必通矣故困有亨義要在守其正固而惟大人處之則吉而无咎也然者處困之道故又戒以有言不信

象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險以說者非險而說也困習險而有得於心故曰險以說凡困極困有致亨之道然惟習險有得乃不失其所以亨也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剛中謂二五尚口乃窮謂兌體居上剛中則守固而處順尚口則失處之之道而所奪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者委之於命不以夷險貳其心體習坎之象也遂志者必心安而理得體兌說之象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卦以剛揜爲義則惟剛者爲能處困柔者不能也又惟君子之困爲時之窮小人則往往自取之而已此爻陰柔居下當困之時故有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之象益塞而不知其所以通昏而不求其所以明有日就於昏塞而已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三陽卦之所爲困也而皆取飲食車服之象者蓋賤患難不足以困君子進退唯係道闕行塞乃君子之困也二居下體困之初也故其象爲困于酒食而朱紱且方來當此之時辭避不能惟有用此飲食朱紱以承亨祀如人臣旣受爵祿乃不以自奉而以之竭其精誠感格於上則雖當困之時征行必凶而於義爲无咎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以其有中德故无咎而有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不中不正以處險極而乘二剛進退皆困至於無所歸宿凡皆自取之耳卦之三陰皆困此爻又所謂行險以徼幸者故其困獨甚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進困于石者取險極之象也義明故不釋退據于蒺藜則取乘剛之象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四以陽在上位當困之時是雖無意於來而已被招致來徐徐困于金車之象也古者車服以庸四位愈高而居坎體車輪之上故取此象困而居位故吝上與九五合德故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下者當困之時賢人君子皆思攄於下位不得已而來故徐徐也不當位謂當困而在上位有與謂承五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五爲陽困之極至於遭受傷害而羈束愈深劓刖困于赤紱之象也然致命遂志不可以不寬裕其心故惟徐則有說而且積其精誠以求感格則處之之道盡矣用亦謂用此赤紱二曰朱紱曰亨祀五曰赤紱曰祭祀尊卑之詞其義一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

受福也
有中德故中直中直則自反而篤困而心亨矣祭祀誠則受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陰柔居困之極繳繞而不自止危動而不自安其困也亦自取之也苟能自思曰吾動皆悔矣由是惕然而有悔焉離而去之勿復牽繫以自困則吉之道也此爻所以有葛藟之象者爲兌之主尚口者也所以開其吉之門者處困莫善於識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動悔有悔所以吉者以其行而不居也釋征字之義

周易觀彖卷之七終

周易觀彖卷之八

安溪李光地註

下經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木下水上爲井或曰下木罷以上水也或曰但取入物於水而水上出之義不繫乎木也如後說則於象傳爲合○邑里有遷泉源常在是改邑不改井也有源之水注之不盈挹之不竭故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井王者養人之道其有源不匱何以異此然井雖常在而汲水者罷也罷以汲水而或壞其罷必無及物之功矣猶法雖常存而行法者人也人以行法而或失其人必無及人之澤矣汔至羸瓶以喻事之垂成而廢法之方行而亂皆不得其人之故也以在下者言之在上者引而用之是其繘也用之不終膏澤不施是羸其瓶也汲罷則收繘而置之井上故曰繘井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井養不窮發卦義以起釋辭之意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以其井之有源而不窮也故改邑而不改井在卦則爲剛中之象蓋剛中則內有實而不窮矣此已

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故不釋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根入於水而滋潤枝葉水功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教民而慰勞鼓舞之使自養也勸相者教之友助賙恤之誼使相養也勞民如風之鼓動而使不倦勸相如水之灌輸而使不竭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陰柔爲泥在下爲不食舊井申井泥之義无禽申不食之義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井谷有水異於泥矣然僅可射鮒而已甕又敝漏安能及於人乎九二剛中而近於初上又無應故取此象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以剛德居下之上井之渫者然尚在下體功未上行則猶不食也故觀者爲之心惻以其渫而可以汲也故遇王者之明汲而用之則人並受其福矣三有應故其辭如此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我者非井自我也乃道路之人之議而故欲其正
明以受福亦行道者之心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雖陰柔而上承九五之剛是泉非已出而能脩
井以承泉之象脩飾其身以布上之恩澤无咎之
道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井潔而泉寒中正之德也見食於人上行之功也
不言吉者居尊位職在養人有孚惠心勿問之矣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不言汲而言收汲小而收大也上六陰虛有勿幕
之象以其陰也故又言有孚則元吉也或曰上六
陰林合乎汔至羸瓶之象何以得吉辭乎曰居井
之上則非汔至也坎口不掩而收者象其不羸瓶
可知矣六爻惟二有羸瓶之象是賢人君子其身
側微而莫之汲引者也故曰井谷射鮒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澤止水也水止而火自下煎之則乾涸而注之則
火滅故澤火爲革二女同居之卦如火風則一氣
風澤則相感惟澤火非類也故中上少下則不同
行而爲睽以下陵上則不相得而爲革。已日乃
孚非謂革之後已日而後見信也言改革之道甚
大不可以易而爲必遲之至於已日之久乃去其
故則人心孚信而可以得元亨矣然必其道合於
至正然後革之時無有偏弊革之後不復更張一
革而得其當故悔可亡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不同行者家道睽乖而已不相得則必有變革之
事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
悔乃亡
革而信之者言已日而後革則孚信也文明則見
理詳審說則舉事和緩此所以能見信於人大亨
而得其正也所革者當其悔乃亡否則豈能免於
後悔哉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
時大矣哉
易之變莫大乎革也其餘如蠱如巽振飭更新而
已故獨贊其時之大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程子曰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之爲變義。蓋取禽獸之皮毛能代換者也。故此卦多取禽獸之象。當革之初。時未至也。故未可有爲。如鞏固其物者。束以黃牛之革。中順固守而不可妄動之象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中正。上與九五相應。是上下合德。可以有爲之時也。故爻義與卦同。蓋其爲文明之主。則能審柔順則不迫。中正則不偏。備革道之善。故往而有爲吉且无咎也。或疑二爲中順之爻。而黃牛之象在初。與此不同。曰初與二近。資其中順之德以自固。故亦以鞏用黃牛爲義。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釋征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三四之間改革之時也。九三過剛而不中正。故以征凶貞厲爲戒。蓋當改革之時。妄動而往固凶。固守其常亦危也。然時則當革矣。故又言苟能反覆詳審改革之言。至於三就。則人必信之。而可以革矣。亦巳日乃孚之意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之時。革而當矣。故在巳爲悔亡。而在人爲有孚。其志見信於人。故以此改命而得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有德有位。當革之時。大人虎變之象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何待占決而後知人之孚信乎。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變之大而文采可觀者曰虎。其次曰豹。革面者。凡野獸變化。皆能革其面也。聖作物覩。虎變之義。若象賢繼德。久道化成。則豹變之義也。世變風移。故雖小人亦革面而聽從矣。斯時而復有所征行則凶。居其正常則吉。彖所謂利貞悔亡者。蓋革道之至。故爻義以此終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炳者。光輝發越之意。以象剏始也。蔚者。文理稠密之意。以象增脩也。○象傳用韻有似後世四聲之

法轉以相叶者。炳之入聲爲逼。逼轉去聲則叶志字。蔚之平聲爲鬱，則叶君字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卦畫有鼎象，觀六爻之辭可見。又以木入火，烹飪之用，所以名鼎。○元吉亨，當從彖傳作元亨。吉字衍也。凡卦名下直曰元亨而無他辭者二，大有、鼎也。大有之義與比相似，然比以一陽統衆陰，所有者民也。大有以一陰得衆陽，所有者賢也。鼎之義與井相似，然井在邑里之間，所養者民也。鼎爲朝廟貴器，所養者賢也。易之義至於尚賢則吉無以

加，故其辭皆直曰元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釋卦已明，而卦之用與善未著。故言鼎有享帝養賢之義，以起釋辭之端。與井釋名後言井養不窮者同。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德巽入聰明，卦體柔居尊位，得中應剛，有濟拔文明虛心下交之象。是其能養賢者，在此所以元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器之最正者。故古人多取鼎字爲正字義。漢書天子春秋鼎盛，匡鼎來，皆此義也。凝命猶春秋傳所謂定命。鼎器至正，故可以享帝。君子正位則有以事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無才德，有應於上。易之例，無吉者以當鼎之時，義可得養，故占與他卦異。居下，鼎趾之象也。趾而顛，猶居下而上交。於義雖失，然鼎可因以出否穢，人得因以免辱賤，猶之爲妾於人者。雖非配合之正，而有嗣息，則以子貴矣。无咎之道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趾所以爲未悖者，以其利在出否以從貴也。從貴兼釋妾義。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三陽居中，鼎腹之象。九二剛中，鼎有實矣。仇猶匹也。有實而得應於上，其匹偶必有疾惡之者。惟能慎正自守，使疾我者無因可干，而無隙可乘，則可以保所有而待時用矣。故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無尤也

我無過尤，則雖我仇亦不得而尤之。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陽居中，而此爻又居三陽之中，實之美者也。然鼎以耳移，無應於上，有鼎耳革而其行塞之象，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固可悔矣。然當鼎之時，賢人得養之時也，如天地陰陽和合，則方將降而為雨，而膏澤下施，雖有悔恨，終且虧矣，所以得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以耳舉，時義然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居鼎腹之上，其實既盈，有滿溢而傾覆之理，又下應初陰，故有折足覆餗之象。凡九四於初六，當

取應義例無吉者，而大過之棟，懼其下之撓，此卦之實，懼其足之折，故尤以應初為凶咎也。形渥作刑剭，說本漢書諸家，然王註程傳皆為赧汗之義，亦通。詩所謂渥丹、渥赭是也。愧則發面而頳丹赤，居大位而忝厥職如此，能無凶乎。或曰大過之四雖以有他為戒，而其象則隆，此直曰覆何也。曰棟在上則高起隆之象也，實在上則滿盈溢之道也。又大過之四，所承者剛，鼎之四，所承者柔，易之例九四承六五，率多凶懼，雖大有與豫得時勝任，亦有危辭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虛其所以自任受託者，是謂失信，可愧之甚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卦有養賢之義，而六五尚上九之賢，位正當之，於象則如耳之虛而受鉉，鉉之實而貫耳，故其辭為黃耳金鉉，然任賢勿貳，宜於堅久，故其占又曰利貞也。或曰象傳言得中而應乎剛，則金鉉應謂九二，曰凡卦有養賢尚賢之義，而遇六五與上九者，皆以二爻之義當之。蓋出乎君位之上，是尊尚之象，然非虛中之主，則不能尚，非剛德之材，則不足尚，非其卦有此義，又無緣而取此象也。故大有大畜二五正應，然所謂尚賢，皆謂上九，不謂九二，況此卦自趾至鉉，各有定象，則爻義所指明矣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黃中色也，以中德為實，故象黃耳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金象以剛爻取自六五之柔言之也，玉象以居柔取自上九之剛言之也。當尚賢之時，以是德而居其位，吉利可知。凡彖辭直曰元亨，爻辭曰吉无不利者，大有鼎之卦，及其上爻而已，以知兩卦尚賢之義，兩爻當之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在下二陰壓之其勢必奮發上達故其德爲
震其象爲雷張子所謂陰在外陽在內者不得出
則奮擊而爲雷是也不曰動而曰震者氣之所勃
有驚懼憤發之意在人心者亦如之震之義也○
天地之氣以動而通然其動也有奮厲周流之意
故能導迎和漈以成天功人心亦當如是故方其
震從外來之時虩虩然恐懼瞻顧而敬慎以周旋
則其後必能脫豫從容笑言自適雖或變故之大
如雷發驚動百里亦可以不失其所守之重矣先
儒以震來爲自外至者然八卦皆人心之德則須

主從中出者爲是况從中者未有不感於外而起
故後繼以震驚百里之象而六爻言震亦皆指內
外言之無兩義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
祭主也
彖辭震來以下皆申震亨二字之意故傳於震亨
無釋而直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所謂震亨也自
後有則以至出爲祭主皆致福之義帝出乎震主
器者莫如長子故辭取其象而傳以此釋之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雷聲洊至天之震動也恐懼脩省君子之震動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爻爲卦主故其辭與彖同而傳如之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億料度也凡人當震懼之來失在於思慮不審而
亟趨避故以億爲善六二乘剛是震來而危也然
居下位未有重器之分所喪者貝耳能審度於此
而喪貝以遠去處震之道也亦中正之德時至則
亨故其占又爲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五亦乘剛而不言者以二例之二亦有中德而不
言者以五例之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重震之間以陰宗虛之故震懼之甚至於渙散而
蘇蘇然然時當恐懼震非有眚也惟坐而恐懼則爲
眚耳若能以震而行懼而自脩則無蘇蘇之失而
免於眚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謂以柔處重震之間
九四震遂泥
卦之陰爻惟取震懼爲義柔材故也陽爻則兼取

奮發有爲之義動之主也四在群陰之中非可動之地故動則遂陷於泥當此位者惟勿動以善其動而已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處重震之中震往而復來之象危之甚也居尊位所守者重不可喪也惟審度以處之則能無喪其所有事矣五雖居尊而非卦主故不曰不喪匕鬯而曰有事蓋宗廟社稷之中相者皆有事焉以周家之事觀之喪貝而躋于九陵者太王之避狄居岐是也无喪有事者周公當四國之難是也爲太

王則寶貨可棄土地可遷爲周公則先王之緒不可墜也故孟子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又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蓋欲其億度於二者之間孟子可謂得易之用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言以其有中德故有權度之審而其事得以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震極故有索索矍矍之象震非失也至於蕭索眩瞀則神守喪矣以是征行凶之道也又言若於事未及身之時而能震懼則可無咎蓋事未及身則尚得以從容謀慮而不至於索索矍矍之甚矣婚媾有言與夬有言不信意同皆占外反決之辭苟安者世俗之情姑息者細人之愛在親暱者又加甚焉故欲其勿惑於婚媾之言而見幾之早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陽上陰下陽性動陰性靜故陽居下居中其勢未止則不得靜也動極於上陰陽各得其分則止矣

止則靜矣其象爲山山者地之剛隆起而柔承之止而不遷者也天地之道有動有靜故大傳曰其靜也專其靜也翕人心之德亦如之艮之義也

艮連其背爲文者與履虎尾同人于野同例皆因其義不複其文也陰陽不交於卦爲艮於時爲夜爲冬於方爲北於身則爲背故背之文從北從肉而艮字有反身之象艮其背者止於止之方也天地人之道南與東西皆現而北獨隱前與左右皆見而後不見不見者止之方靜之處故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程傳曰止於所不見此大傳所謂退藏於密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而周程得之以爲

主靜定性之學者也凡天下之動以靜爲本靜之
道以驗於動爲至靜亦定動亦定然後爲靜之至
也故方其靜也私欲不萌廓然而大公是不獲其
身也及其動也智詐不生物來而順應是行其庭
不見其人也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則義理周流而
感應之累免矣故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
艮德雖止而辭有艮背行庭二義故傳先發卦名
之蘊以起釋辭之端也言天下之道行止如循環
然不可偏於一也但止爲行基耳能當止而止則
能當行而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矣止靜之中人所

周易觀彖　卷之八　十五

不見疑於不光明也惟其爲動行之本而應用不
窮故曰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以卦體釋辭也以一體言陽上陰下各止其所止
之義也以兩體言六位陰陽雖敵應而不相與亦
止之義也止其所則靜矣故內不見己而不獲其
身敬應而不相與則動亦靜矣故外不見物行其
庭而不見其人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即時也時止則止不出其位也時行則行亦不
出其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在諸卦皆有趾象在艮則爲艮其趾矣止動於
初无咎之道以柔故又爲利永貞之戒○咸艮皆
以人身取象咸取三陽之中爻爲心艮取中之陽
爻爲心故諸象大畧皆同惟以心之位而變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三爲心位二所隨也六二中正能艮其腓者然不
能拯其所隨則心未快矣蓋咸之四不中不正而

周易觀彖　卷之八　十六

三以不中失正承之故曰執其隨艮之三不中失
正而二以中正承之故曰不拯其隨咸之義則明
形之不可隨心而動而制於外之不可已艮之義
則明形之不足以檢其心而坊於末者之未仁也
兩義相須心學始備推之事物無不皆然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限上下體之際夤謂夾脊皆屈伸俯仰之所由也
列者峙立之意止其限峙其夤則屈伸俯仰之用
廢而心無安泰之時矣心者靜虛而應萬事者也
苟知止之爲止而廢其應物之用其精者爲枯槁

無用之物下則不顧事理頑然悍然者而已然天下未有理不得而心安者此艮所以必至於危而熏心也其與憧憧應感者雖有間矣而其爲心之病則一故聖人於咸艮互發之或曰三爲艮主而與卦義不同何也曰震陽動於下故以下卦之陽爲主也艮陽止於上故以上卦之陽爲主也震四下有二陰其勢不可以動故動而遂泥艮三上有二陰其勢未可以止故止而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在心之上口之下與咸之脢同乃背位也象與

卦合又以柔正而居上體故爲艮其身而无咎然不直言艮其背者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不待制也止之於身則猶待於制四雖柔正而不中故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爻言艮其身傳言止之乎身則意明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以陰居背上口之象也口者動物陰柔不正而當其位宜有悔矣以有中德能艮其輔故言有序而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衍

上九敦艮吉

上爲卦主重艮之終有敦厚之義敦厚於止則執之深而用不踰是以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猶坤言以大終言其以敦厚之道而終乃所謂敦艮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山上有木以漸高大故爲漸其與地中生木異者地中生木方生之始也山上有木既生之後也方生之始其氣日升既生之後其形有漸觀草木萌

芽時必驟長其後乃漸至於高大堅實是其義也晉升漸皆遇時之卦然其義則晉爲最盛升次之漸又次之○女歸進之有漸者也故漸之義當如女歸乃吉女歸之道亦當以漸乃吉也又其進當以正不正則必不能漸矣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易卦取進義者甚多惟此卦則以不遽進爲義如女歸然故特別之曰漸之進也以異於他卦之爲進者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中四爻皆得位乃往而有功之象進以正釋得位
也正邦釋有功也卦有此善故利貞也且就卦位
之中九五又有剛中之德則無不正可知
止而巽動不窮也
又以卦德申釋貞義止則無躁動之尤巽則有謹
審之善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脩己治人其培養成就皆以漸也居賢德如艮之
止善俗如巽之入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在下始進故有鴻漸于干之象始進故以小子

言之無應於上故厲而有言然始進之時不可援
上故雖有孤危讒毀之傷然於義爲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漸卦之義在不苟進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卦惟此爻以陰應陽合乎女歸之義又有中正之
德進而得其所安矣故象占如此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則心不安而不得衎衎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卦有女歸之義故不論陰陽爻皆可取婦女之象

初二四陰也有婦道焉三五陽爻疑於非婦故稱
婦以見意漸者不苟於進之義也惟柔順處之則
當進而進合乎卦義而吉矣剛性決健在漸時則
有固而不通之象九三過剛又爲止主無應於上
故其象爲鴻漸于陸失所安也上九非應如夫征
而不復九三不與之和如婦孕而不育與卦義反
凶之道也然用此道以禦寇則利蓋禦寇者宜於
固守而不輕動者也若以進之時義論之則謹愼
自守以保其身亦禦寇之義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

既夫征不復則婦離群而索居矣故孕而不育失
女歸之道也不曰順以自保而曰順相保也自保
之義所以相保聖人大言之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雖無應而承於五爲栖木而得其桷之象四五
有相承之義故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卦惟二五有應然當漸之時九五亦婦象也而二
陰五陽則反其類而無相應之義故三歲不孕視
孕而不育者又加甚也五德位皆貴而無所遇必

有間之者也以其有剛中之德而處進時時過則
合而讒邪不能爲之間矣故終莫之勝而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上過於尊位而無所之無進之義下無敵應亦無
女歸之象故其象爲鴻漸于陸而其羽可用爲儀
也蓋超然於進退之外而天下之進退者視以爲
標準焉與蠱之上九志可則者同○按六爻皆叶
韻故先儒同以陸爲逵然逵儀古韻實不叶且但
言逵亦未見其爲雲路也竊意陸乃阿字之譌蓋
阿大陵也菁莪之詩亦以阿與儀叶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下震上其象女先於男失婚姻之禮長少非耦
失婚姻之時卦德以說而動又必有恣情妄動之
失故名歸妹雷動雨降陽感而陰應者正也澤者
積陰之處而其上有雷是以陰而感陽也亦有歸
妹之象焉○此卦之義漸之反也漸女歸吉利貞
故歸妹征凶无攸利征者言其往之特也无攸利
者究言其終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
欲明卦義之不善而先以此發之
說以動所歸妹也
上言歸妹未有不善之義惟如此卦則不善耳以
卦德言以說而動動必不正以卦象言少女先於
長男是妹不待禮而歸所欲歸者妹也又以少耦
長所歸者乃妹也其爲不正之合可知矣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中四爻位皆不當而卦體又以柔乘剛也不當則
其合也不正故征凶柔乘剛則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故无攸利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下卦三爻皆女之卑者而初尤居下故有娣象男
女以年鈞爲配而女必待聘而行然惟妾媵則不
論其年之鈞敵與禮之齊備從嫡而適因其常也
其合既非不正而初又有正德則能承於其君而
有助矣跛能履之象也跛謂屈於下能履謂佐於
行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非恒也以娣爲之則恒矣爲能與君相承故
曰跛能履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卦惟二五有應然六爻皆取女象而二陽五陰則
此爻無婦道焉二有中德守貞不字幽人之恭也
幽故晦昧而有眇象貞故明智而有視象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妹而自歸變常之卦也守正未歸則是不變其常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女之賤者六三位稍高非初之比不應爲娣者
也不中不正而爲說主無應於上如以賤行之女
歸人不納則反歸爲娣而已凡下卦與同類應者
則取從嫡而歸之象應而陰陽反者則取未歸之

象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居上卦則非未及期之女然而無應則爲歸妹
愆期而已以有剛德故斷其遲歸之有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明愆期者由自有所待而愆與於人之所棄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卦惟此爻以陰應陽又居尊而下交有帝乙歸妹
之象卦義之所以不善者爲以女先男而妹自歸

也然婚姻之義皆男求女獨帝女下嫁以女求男
此爻適當其象則歸妹之義不徒無凶而反吉矣
又以其有中德則能謙沖儉約以下夫家如月之
下與日交而望是以吉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
行也
貴謂帝女行謂躬卑約之行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承筐而无實刲羊而无血蓋士女相約無約結之
實也必不終矣象云征凶无攸利惟此爻當之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震體有筐象三兌體有羊象專釋承筐者明上
六之爲女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雷在下而方發電在上而方照陰陽摩擊噬嗑之
卦也雷在上電在下是聲已上達光已下灼盈滿
天地之間陽氣極盛之時也然不須臾銷歇故豐
有憂義揚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
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此數語正釋豐卦
之義從來說者皆不及也○豐固亨矣然盛極則
衰自然之理此其可憂者也若王者至此勿用憂

恤。惟兢兢業業。常使如日之中。則可以長保其盛
矣。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例。見大壯。卦。以明而動。所以致豐。豐。以。明。致。故。既
豐。則。懼。以。昏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至於豐時。則所尚者大。此其可憂者也。惟無務於
大。以昏暗其心而常守其中。以照察天下。則何憂
之有。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

由。豐之可憂。而當常守其中。又。以。趣。爻。辭。三。言。日。
中。之。義。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罰勑法於先。折獄致刑於後。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下三爻離體。皆。爲。以明。明人之象。上三爻震體。皆
爲。求明自明之象。但卦之義。重在有應。惟豐不然
者。豐盛大也。盛大而有應。則縱其盈滿之心。故。以
同。德。而不。相。應者。爲。配。以。相成也。初四同德。初。居
下。故。謂四。爲配主。如以卑配尊也。居卦之初。時猶
未過。而上有同德之應。相遇以相成。雖遇盈滿之
時。可以无咎。況未盈滿乎。故往則有功。旬者十日。
數之滿也。即日中之義。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過旬則有災矣。日中則昃之義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三四皆言日中者。居卦之中。日中之象也。卦取
日中爲明者。當守其中。則明也。爻之日中。皆暗者。
日中則昃有暗之理也。二與五雖同德。然當豐之
時。在上者明極而昏。往而拯之。其能免於疑疾乎。
惟積孚誠以發其志。則可以感悟而得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斗大而沬小。日中見沬。視見斗加昏矣。二四皆言
見斗。三言見沬者。日中必暗。三爻。皆日中。而此爻
又。居其中。故暗獨甚也。上六暗主。而三應之。過剛
不中。故必欲拯之。而至折其右肱。以手援人而折
其右肱。見傷之甚也。然剛德明。拯道無終否。故其
占曰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不可大事而必赴之。故有折肱之傷。然其義則終
不可咎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五上位下應明體與之同德能求明以自明皆
吉道也四居上故謂初爲夷主如朋友等夷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
辭與二同二居下位其咎在人四居上位其咎在
己故於此釋之往遇夷主而後吉故曰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五居尊位所謂王假之者也雖無剛正之德而有
虛中之美故其占爲能來致章明以自輔助則有
慶譽而吉章謂六二文明之主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居豐之極而過乎中日之昃也陰柔無自明之
德又無同德之助與時偕極者也外雖崇盛中則
幽暗豐其屋而蔀其家之象昏極則似无人揚子
雲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也三歲不覿終不
能明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自藏謂自掩蔽

周易觀彖卷之八終

周易觀彖卷之九

安溪李光地註

下經四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凡物之寄於物而不居者莫如火山上之火則尤
寄而不居旅之象也人不能無旅旅然後往來
通而民用利雖非亨之大者而小亨之道也旅有
旅之貞焉彖傳及爻所言備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有小亨之道其下卦體卦德之善則皆旅貞而

所以致亨者也旅以柔爲善柔而得中善之善者
也五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則是以柔中處旅
能依强輔內止外明則是安於所處而能明察事
幾皆處旅之正也凡言麗者皆明在外而以內卦
爲主言爲明所麗也晉以順爲主睽以說爲主旅
以止爲主以是爲主於內而外之明麗之故明麗
爲一德如言明爲他卦所麗則麗非離德而屬於
他矣
旅之時義大矣哉
亨雖小而時義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止故輿明故不留愼而不留亦旅之義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陰性吝嗇處下則志卑而行賤故發此戒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傳云志意窮迫益自取災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有柔中之德是能安於所處保其所有而善撫
其下者故有三者之善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三者之中童僕爲重三以剛失其童僕四上亦無
得童僕之文故三上雖不言喪資而亦厲四雖旅

處得資而心未快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之德所處則不安所與則不順以是爲常能
無危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次已可傷况喪其童僕乎時有旅也而自君子
處之則無所不用其誠不敢以旅視之也以旅之
道與下則待之如路人而已人心不附故曰其義
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雖非純剛而亦無柔中之善故未得所安而暫寄

於所處以資斧自防而心未能坦然安樂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釋旅于處之義言未卽次也斧者所以防
患坦然安舒則無所用之故二言資不言斧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五以柔中在外而順乎剛又爲文明之主當旅之
時出而有獲之象也一矢亡言獲之易也所獲者
文明之物則其終有譽命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凡言命者自上而下故以上逮釋譽命之義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離爲雉又爲牝牛焚巢者失所依也喪牛者亡其
順也陽剛處上故有此象而其占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君子一日而居人上則必盡其一日之心豈可以
邇近視之乎以旅之道在上則處之如傳舍而已
禍害將發故曰其義焚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在天地爲陰氣始凝人心則
邪欲潛動於政事亦奸慝伏匿之象也風者陰氣
而能散乎陰氣以其本生於陽也張子所謂陰在

內而陽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是也故陰伏在內陽必從而入以散之邪動於中必深察以除之奸慝伏匿王者必命令告戒以飭治之命令象天之風也○革蠱變革之大者也故占曰元亨巽則從其小而飭治故亨亦小也治之不可不速故曰利有攸往非得陽剛之德不能治而化也故又曰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

義與習坎重險也相似重險所以有更習於坎之象重巽所以有申復命令之象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

往利見大人

說巽卦者皆謂一陰入於二陽之下是謂陰入也今須以彖傳為据蓋以陰伏在內故陽入而散之是巽主於陽不主於陰也又因二五有中正之德故言剛以中正而巽其志得行而柔無不受治而順乎剛志行而順是以小亨利有攸往也非剛中正之德不能是以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言申命又言行事者明申命必有行事之實不徒取其能入故爻有進退者有頻巽者有入在牀下而失其資斧者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巽之主也以柔居下能入而不能斷故有進退之象若齊以武人之貞則無不利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善入者必多疑有以制之則治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以剛中而巽巽之善者巽在牀下言其入之至深也史者以察吉凶巫者以除祓害入之至深又能察其害而急除之如史巫之紛若則有合於巽道故吉且无咎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惟其得中故雖紛然而不為擾

九三頻巽吝

三位過中過於巽者也過於巽則為頻巽以剛不處之頻擾甚矣雖未至於凶而向乎凶矣故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志始於疑終於窮蓄疑之極則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四亦巽主以陰居陰宜有悔也以其上順乎九五之中正以行事故可以亡其悔而有田獲三品之象蓋田獵者所以為民除害所獲既多害盡去矣彖有利見大人之義故四之象占如此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處重巽之中亦有悔也以剛中正而居尊位是處巽而得其正者故其占爲吉且悔亡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而无不利是有終也然其整飭更新之術必也丁寧反復於其始而揆度審處於其終蓋丁寧者所以申命也揆度者所以行事也申命既詳行事又審則可謂入而能制矣是以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先庚後庚即申明貞吉之義故但曰九五之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過中巽極巽之甚而無復斷矣故有入於牀下而失其資斧之象牀下至深也斧所以斷也徒事深入而失厥斷制則不至於極壞不止以是爲常其凶甚矣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乎凶言常乎凶也○王輔嗣以卑順解巽義後復因之然順爲坤之專德巽未聞有順義考之於經曰伏曰入曰制曰稱皆與順義差別王氏蓋見彖順乎剛之辭且見爻多牀下之象故以卑順釋之然牀下者陰所伏也巽在牀下所以入而制之也能使柔順乎剛則齊矣卑者巽之形順者巽之效皆非巽字正解若以人心之德言之以爲深潛深審之義則可不可以卑順訓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二陽在內一陰在外剛中柔外其德爲說在天地則陽氣在內而歛散陰氣於外以滋悅萬物澤之象也在人則爲實心在內而以和悅之道親人其情悅物而物亦悅之兌之義也○程傳曰能悅於物物莫不悅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爲悅之道利於貞正非道之悅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柔外兼釋名辭程傳曰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利貞愚謂一陰內伏而陽困之以入則邪僻無所隱於中一陰外見而陽藏之以出則諂佞無所施於外此巽兌兩卦之義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口舌君子所愼惟講習爲至說而無傷

初九和兌吉
凡說道以剛爲正柔爲邪故卦之四陽皆善二陰皆惡又內卦爲初外卦爲終初心未失情必由中所感既深則有累於物故初二之義於四五又爲善也居卦最初又獨不與陰比卦之四陽不與陰比者此爻而已故爲能以和爲兌而其占則吉和者性之發情之正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感深則惑於物矣惟居初故行未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近六三宜有悔也有剛中之德故能以孚爲兌

吉而亡其悔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以信爲志則不隨物而遷
六三來兌凶
不中不正爲說之主凡可說之物無不感之而來凶之道也居內卦故曰來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以不正之德當交物之位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承五近三有商兌未寧之象本剛德也故人有介疾有喜之占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居上位能去邪從正則其喜不獨一身凡象傳言有慶者多上三爻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凡兌居上體五上多有相感之象此卦之義又專於說者故特爲孚于剝之戒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居尊位而正與上六相比
上六引兌
陰居說極在外又有去而不返之象故曰引兌來兌者我感而物來引兌者物引而我去傳曰則是

物至而人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之謂也不言凶者咸之輔頰占明矣不明晦之例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其心先明則不至於爲物所引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能散萬物者莫如風行於水上則水有蕩搖離散之象所以名渙。物散而後能聚是渙有亨道也王者致其精誠以感假於有廟此聚渙之最大者渙散則不利於涉川矣而云利涉大川者惟其渙

散故宜蹈險以合聚之。故六爻皆有以濟渙之義。其道則在於正而固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固有亨理。然無以聚之。不能亨也。九二剛來爲主於內。則是有聚渙之本而不窮矣。六四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於九五。則是主臣相助而有聚渙之資矣。此渙所以能亨也。凡易言剛來者。皆內有主之象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卦體九五居中有王者誠心假廟之象。卦象木在水上涉川之象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即象辭假廟之義而又加以享帝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卦之初。則猶未渙也。故不言渙。未渙而亟拯之。吉之道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力順而易。故曰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机所以爲安者。剛來爲主於內。則本固而安。故有奔而就机之象。時既渙矣。有悔也。本固而安則大勢以聚。故可以亡其悔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之才非濟渙者。而卦惟此爻有應於上。則是志在濟時而能不有其身之象。蓋渙之時。皆能渙者。志在濟時而忘其私事之濟否。皆可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在外。猶渙躬之義。且明應上。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上同於五而下無應。渙其群之象也。渙其羣者。人臣之盛節。故其占曰元吉。丘。聚也。渙之爲渙。人之所知也。渙之爲聚。非等夷思慮之所及也。申決元吉之義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言能渙其羣而元吉者。由其心之光大無私故也。光大無私。則衆志服而羣賢進。豈非以散爲聚乎。庸俗私小之心。何足以知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人之疾病。得汗則散。王者於生民疾病。能盡誠呼號。以解散之。如渙汗然。則血脉周流。而上下之氣通矣。故雖當渙之時。而王居可以无咎。甚言王者開露誠意。宣布德音之可以濟渙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居得正位。有王居无咎之象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居卦外。不當事任。惟離其所傷。去而遠出。則无咎矣。逖。遠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恐疑於小畜血去之文。故斷渙其血爲句。而以遠害包去逖出之義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未盈則止。既盈則流。其止其行。有自然之限制。所以爲節。○節有亨道。以其能止能行也。

如能止而不能行。則爲苦節。苦節則不可以爲正而常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固有亨道。然所以可亨者。以其適中也。卦之剛柔相半。而二五之剛得中。則是不過中道之象。此節所以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又以卦德卦體申卦辭之意。坎爲習險。有勞苦之義。說以行之。則不苦矣。四五當上位。以節天下。五中而四正。以中正行節道。則通而不窮矣。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四時成則物阜而民安。王者之制度。所以順天地因地利與之同節者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制數度以節其外。議德行以節其心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卦取澤上有水爲節之義。然水者流。澤者止。流則通而止則塞。故爻又取澤水通塞爲義。下卦象澤之止。三則止之。溢而流也。上卦象水之行。上則行之極。而止也。初在澤之下。二在澤之中。故其辭皆曰不出。然初處下居初。時當止也。當止而止。知通

塞者也。故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居下體之中。可行之時也。可行而止。則爲失時義而凶矣。二之爻德非不善也。以卦取澤水爲通塞。閉坎水之下。流而二正在其中。此所以爲失時之義。故曰。象也者。像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三止極而流。又爲說主。不中不正。非能節者。以坎險在前。困心衡慮。正程子所謂說而遇險之義。故

爲不節而能嗟悔其占可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又誰咎也與同人初九同皆詠其補過之辭也
六四安節亨
柔得其正安於節者也如水之順行而安流與卦義合故曰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以柔正承九五之中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甘者苦之反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居中有由中之義水之由中而出者其味甘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流極而止又險極也苦節之象也凡水始由中出則甘流而注海或停瀦爲鹵溼則苦苦者水之窮苦節者道之窮也不利於行故凶無疚於身故悔亡或疑上之苦節失時之極比二爲甚而猶悔亡何也曰上在事外雖道之窮獨善其身而已何所悔乎二當時用而如此此其所以凶也韓愈之論陽城引蠱上與蹇二爻正若此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 巽上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二陰在內四陽在外凡中虛之物有感於外則化生於其中爻其中虛者實理具足故感於外而生於中非由外鑠我也人心之性感物發動理亦如是孚之爲字從爪从子鳥之覆卵氣自外入形從中化內外之感中孚之義又二體剛皆得中中實信之質也卦德說而巽以說而入於人卦象澤上有風凡積水必生風風與澤又相入亦內外感應之理故爲中孚○中孚以虛爲本蓋虛則無所偏繫然後能無所不感無所不感然後爲誠之至也信及無知之物則無所不感可知矣利涉大川亦

以其虛也古人云蹈水之道無私是也貞者固守乎理之正也守理之貞則無私而無不感矣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中虛則無私中實則有主故无妄無私也而曰剛主於內咸有感也而曰以虛受人其意皆相備此二者孚之體也以說道巽入於人則邦無不化此又孚之用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豚魚吉本相連爲文如履虎尾之例今既離卦名而釋之則豚魚吉之意不明故申之曰信及

豚魚也卦有巽木之象又有舟虛之象舟虛而涉
川則利心虛而蹈險則宜天之道信而正而已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者積陰之處也風以散之議獄緩死之象也程
傳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
死最其大者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中孚之爻不以相應爲善中孚虛也應則有所繫
矣虞安也禮有虞祭是也剛於孚初初心不失然
上應六四則慮爲所遷故其占爲能安以自守則
吉若動於外而有他則不安也凡易例以初九而

應六四以九四而應初六者皆無吉義此爻與大
過之四辭正同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有他則志變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剛中有實德者也雖無應於上而誠則必動
故其象爲鶴鳴於陰其子必和好爵在我必有與
靡之者好爵謂酒也靡醉也蓋有實德者雖潛隱
不務於外然懿德之好出於自然所謂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者此爻之義也○以其子爲九五易無
此例謂初九之同德則可耳蓋初有子象如係小

子有子考无咎童觀小子厲之類是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言其以孚應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不中不正有應於上心繫於物而實德亡矣內無
實德故動靜哀樂皆不自主因物而變者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下應初九在他卦有相求之義中孚之爻不取繫
應而四近九五故爲能去初以上同於五不繫於
私誠以獲上无咎之道也月受日之交則盈而望

象四五之交孚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類謂去初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而中正爲孚之主有化邦之任故有孚攣
如而後可以无咎攣如謂固結而不可解說而巽
之則有此效矣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其德居其位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孚之道積於內不暴於外脩於己不揚於衆上處

外而居上又下有繫應虛聲遠聞而實德離矣
象爲翰羽之音升聞于天與在陰鳴鶴異矣以是
爲貞則必凶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虛聞不可以久豈可以是而爲常乎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四陰在外小者過也在人則爲小事之過人於小
事而有過者以其時之所値宜乎謹小愼微君子
能勤小物斯無大患也細微之事而過於畏謹故

亦謂之過若夫忽於其事之小以至蕩閑踰檢甚
而招尤致災則又凡人之小過也其象山上有雷
雷出地奮陽之盛也及乎山上則氣和緩而聲寖
微亦小過之義○時當小過則過而後亨然必過
而不失其正乃可亨爾苟失其正則是小人之過
烏得亨乎可小事不可大事申小過亨之意小事
可以過於柔乃時之宜也大事過於剛則非時之
宜矣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又申利貞之意卦
有飛鳥之象故卦以兆告如飛鳥之詒以音上下
者鳥飛之上下不宜上宜下述鳥語之意以切人
事也蓋鳥之飛也上下無常而人之過也各於其

黨凡過而放縱上之類也過而謹節下之類也不
上而下則得過之正而亨矣故大吉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大過之亨必善所以處之惟小過則有亨道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非過而又貞也乃過而不失其貞以過爲貞爾此
所以爲與時偕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
事也
小事之過者過於柔此卦柔得中位是有小事吉
之象也大事之過者過於剛此卦剛失位而不中

是有不可大事之象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小事之在人羽毛之象也羽毛飛揚而身與之高
下故在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逆順亦以鳥飛
之勢言猶之飛也搏風而上則其勢逆隨風而下
則其勢順以喩人之行事猶之過也過而放縱則
於理逆過而謹節則於理順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三者皆過也然皆過而近於本者象傳宜下之意

也

初六飛鳥以凶

四陰皆象鳥之毛羽初上處其兩端則翼之象也居卦之初於時未過爻有巽象故其飛不能自止不當過而過過而失其正者也凶害乃所自取故曰以凶○按象曰宜下初處最下宜乎吉矣且大過中爻兩棟一吉一凶而小過初上之飛鳥皆凶者蓋屋之棟惟一而鳥之翼有兩棟之上者爲隆下者爲橈而翼之舒於兩旁則皆飛之象也不安於下故其凶爲甚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二應五君臣之位也以六二應六五又每取妣象晉之王母是也以孫婦祔於祖妣疑於越矣然禮則當然可過者也惟君臣之際名分最嚴則不可以柔犯而過此爻與五兩陰相應有妣婦之配無君臣之交故其越四應五是過祖而遇妣也無正應於上而居下位是不及君而自得其臣也以喻天下凡事有可過者則過而不失其中有不可過者則不及而猶爲中二有中德能權衡乎過不及以取中者也故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當過之時而言不及故特釋之明事有決不可過者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過於小心慎密之時也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是不能過爲周防者失時之義故必有戕害及之而其占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以剛居柔爻義可无咎矣然不得中位則有不能過於審處以適合其宜者以是而往則亦有危而當戒而不可長守之以爲常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三四皆所謂剛失位而不中然不過防則其害切不過遇者有危而已且居柔本有无咎之理故能戒則免於凶厲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雲飛而在上及成雨則下矣密雲不雨猶飛而未下也凡西風則不雨雲自西來西風動也當小過之時以陰居尊必有過於上而不能下者然幸其有中德雖比上而應二故又戒以降心下交如弋鳥然不弋其飛者而弋其在穴者如此則合於宜下之義而過可免矣○按卦有飛鳥之象而此爻

變鳥象雲者。雲鳥。皆。飛類也。以此爻居尊。故特變
其象。雲而下施。則潤及於物。居尊位而能下交。則
澤被天下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小。過之。時。不。宜。上。者。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以。陰居最上。故爲不能遇而過之。其過也甚矣。離。
如詩言爲則離之。謂。鳥。之。飛。而。離。於。此。也。然處時
之窮。與之俱過。其凶亦由於災眚。以別。於。初。之。未。
過。而。自。取。凶。又。以。別。於。迷。復。之。凶。而。復。召。災。眚。者。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亢者。上之。極。而不能下。者。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火之用交。故爲既濟。如。地。天。之。爲。泰。也。 亨小
者。事之既濟則人心懈。心。本也。事。末。也。亨。在。事而
不。在。心。是。小。者。亨。也。既以利貞戒之。又以初吉終
亂警之。皆一意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六十四卦。惟此卦之剛柔正而各居其位。有貞之
象也。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未濟之善。皆在柔中。者。既濟之。外。卦。是。治。而。終
亂。未。濟。之。外。卦。是。亂。而。復。治。也。易貴剛中。而此二
卦不然者。時爲大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亦與彖辭同意。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可以濟而猶未可輕濟也。初居下當濟
時。有濡尾之象。然有剛正之德。故能。曳。其。輪。而。不。
進。則。雖。濡。其。尾。而。无。咎。矣。蓋欲進而即止。臨事而
懼者也。故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義在曳其輪。故專釋之。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曳輪則車不行。已行矣。而喪其蔽車之飾。則猶難
行也。夫。義。路。也。禮。門。也。君。子。之。行。道。濟。時。也。義。不。
可。則。不。進。無。異。於。曳。其。輪。禮。不。備。則。不。合。無。異。於。
喪其。茀。六二亦當濟初。而居內卦。離體。有雉翟之
美而未施。故取此象。然中正之德。有應於上。故又
爲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之時已濟矣。然推本其成功之難。如高宗之伐

國久而後克欲人無忘乎始事之艱又戒以小人勿用欲人豫防乎將來之禍不如是則初吉而終亂矣一時之濟其可保乎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者言其勞師之久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濟已過中思患豫防不可須臾離之時也故取此象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之時濟而過矣故爲之戒曰斯時也與其極乎盈盛如東鄰之殺牛不若減損薄約致其精誠如西鄰之禴祭爲實受其福也此爻之義與泰之三正同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時當薄約故東鄰不如西鄰之時也持盈抱滿吉方大來故曰實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厲

濟終則亂又以陰柔之德居之濡首之象也濡首則不能自振矣危之道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能自振拔則首不濡矣豈可久於湛溺而不返乎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之用不交故爲未濟如天地之爲否也○程傳云未濟之時有亨之理惟在慎處而已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而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愚謂傳說甚善但汔字之義須從本義爲長○既未濟猶泰否也然泰卦言吉亨而既濟則多危懼否宜斂德辟難而未濟則但當敬謹而已間當以其時義推之蓋既濟又在泰之後而否之先未濟又在否之終而泰之始二卦處乎否泰之交故其辭義有不同者然而初吉終亂之占即城復於隍之象而汔濟濡尾之戒則其亡其亡之心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極則濟矣而五以柔中處之是能敬慎所以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未出水中而濡其尾則不續終矣所以深戒夫垂成而敗者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又申明未濟爻義有亨之善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物各得其分而後和是以未濟求濟之道也

初六濡其尾吝

卦有濡尾之象而初尾位也又有童稚小子之象所謂小狐者也陰柔當未濟之初時未可而急於進其不能濟必矣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依本義作敬大抵兩卦之義敬愼則吉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之時猶未可濟也二有中德能自止而不進是得乎處時之正者占者如是則吉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釋貞字之義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旣未濟諸爻無擧卦名者惟此爻言未濟蓋諸爻所處者時也故不擧其時而意自明此爻內卦之極時可濟矣而陰柔不中正可濟而不濟是未濟在已而不在時故特曰未濟見其失時也疑事無功故以征則凶然惟施於涉大川則利蓋涉大川又險之甚者雖當可爲之時而險難之大者則不妨於兢愼是反以未濟爲利也義與漸三利禦寇同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以柔才而當將濟之位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四五皆自未濟而濟之時也然位皆失正故皆爲之占戒言時雖可爲而以不正行之必有悔也四當外卦之初非奮發則不濟故有震用伐鬼方之象詩所謂奮伐荊楚是也蓋商道當高宗之時謂之中興則是自未濟而旣濟也故兩卦皆取其事爲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言德者欲思其艱言志行者欲厲其志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四曰悔亡五則无悔矣居尊位而有中德當濟之時故其實德發爲輝光吉之道也以前爻高宗之義推之此則所謂嘉靖殷邦者與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自未濟而濟則光暉倍盛如焚燒之餘而生草木雷雨之後而見靑天其光采必逾倍於常時也人之出於磨厲與國家與於憂危理皆如此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時將濟矣內有孚信則雖飮食宴樂而安以俟之

可以无咎。然戒懼之心。不可忘也。苟溺焉以至於濡其首。則内之孚信。反由是而失矣。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易之道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明。濡首爲飲酒之過。與既濟。上爻相發。

周易觀彖卷之九終

周易觀彖卷之十

安溪李光地註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尊卑專言天地。卑高則天地間之物。山澤之類。是也。動靜以兩物言之。或動而或靜。以一物言之。時動而時靜。莫不各有常理焉。所謂在天之方。候方候易。則生殺之氣。以類而聚矣。所謂在地之形質形質異。則清濁之品。以羣而分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謂其本一氣也。而有兩在。如日月之。精華爲

水火。水火之氣。升爲雲電。皆其驗也。此節以造化不易之體言。樂記所謂天地之序也。上句皆屬造化。下句皆以易書明。書前之有易也。故下文遂亂用易中名物。以說造化。不復分別。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相摩以兩物相交言。如天與地。山與澤。雷與風。水與火。相盪以八物互相交言。如天與雷風水火山澤。餘亦如之。此節以造化交易之情言。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生物之機。動於雷霆。養物之用。資於風雨。暑者所

以發而舒之寒者所以斂而止之要其品稟男女之根資始成形之本則莫非乾坤之所爲也此節以造化變易之用言合上節皆樂記所謂天地之和也不易者一定之分故首節先天地而次以六子之倫變易者流行之機故此節先六子而以乾坤終焉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上文言天地之化備矣此則推言其所以成化者根於天地性情之德易坦易也簡簡約也爲物不二故其心易無爲而成故其事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以人之體天地者言也心坦易故易知事簡約故易從易知則人心協故有親易從則人力合故有功有親則得乎同然不易之理故可久有功則極乎推準無外之揆故可大可久可大者賢人之德業也天地德業易簡而已故易簡則得天下之理而可以成位於天地之中

右第一段 此章明作易之原乃上下傳及說卦諸篇之綱要蓋先儒之言易者曰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易簡也其義則此章備之凡傳中言廣大言神化言德業之精微莫不一出乎此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聖人兼羲文周言之設爲八卦而觀其象伏羲之易也繫之彖爻辭以明示吉凶文周之易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承上文而言卦中所有之象以起下文也蓋卦畫既成剛柔交錯有相推之象則天道人事之變化出乎其間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象之著於人事者也剛柔相雜而吉凶悔吝生

焉得則吉失則凶可憂則悔可虞則吝而人事之變窮矣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象之著於天道者也變則進化則退剛爲晝柔爲夜六爻變動乃陰陽剛柔仁義並行天地人之至理也而天道之變盡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天道之消息盈虛人事之存亡得喪皆有自然之之序焉以身體之故居而安其理則皆見於聖人

之辭以心契之故樂而玩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別其象之定理探其變之先後所謂易之序也涵泳其辭意之源體察其占示之決所謂爻之辭也體道順理則合乎天之意而自天祐之

右第二段○上章既言造化之理以明作易之原故此章繼之遂言聖人作易之事蓋易之作明天道而察民故吉凶與人同患者也故學易之君子必孜孜反己拳拳服膺然後能得聖人之心而受天之祐此後數章皆以申釋此章之

意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象者變之統會變者象之支分象辭總言一卦之象爻辭析言六位之變上章言爻之辭者舉爻以該卦故此備言之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象爻之辭爲筮而設故吉凶悔吝无咎者斷占之凡例也吉凶者失得之象故辭之吉凶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憂虞之象故辭之悔吝言乎其小疵也无咎則行乎四者之間務內省不疚以消悔吝之萌反己無愆而順吉凶之至乃人心之得其正而人事之得其平者故辭之无咎善乎其補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爻位有上下尊卑故有以列貴賤而變存乎其間矣卦體有陰陽消息故有以齊小大而象見乎其內矣至於察其消息審其當否而辨其吉凶之占則有乎象爻之辭然吉凶者事之已成辨之而已悔吝則小疵方形必有其幾微之介焉聖人往往於此而預爲之憂曰如是則有禍如是則有凶所以使人謹於幾先不待乎著明而後然也无咎雖

行乎四者之間而其機皆在於悔蓋悔而後能補過能補過而後无咎其所以一轉而爲吉者此也以是處吉則必惕然有以保其吉而不至於吝以是處吝則必翻然有以消其吝而不至於凶矣故凡易之震動人以无咎者必於悔而發其幾焉下傳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懼者震之謂也知懼則知悔矣无咎其四時中和之氣悔其子半來復之陽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所謂彖者言乎象也蓋卦以該爻

右第三段○申釋二段吉凶得失一節之意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準則也易之作所以則乎天地故於天地之道皆有以彌合而條理之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以其顯者知其微者天文地理如日月水火之類或主施而舒光或主受而涵景此即幽明之故也始終者事物之始終凡事物之始必有以原其理事物之終必有以究其初此即死生之說也精氣游魂皆以在人身者言游者思慮動作寂感無常之稱也陰精陽氣

各有靈爽如神示之對待魂動魄靜交爲變化如人物之屈伸此即鬼神之情狀也此節發明進退晝夜之義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與天地相似不言易者蒙上文也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人之所以配天地者以有仁義也易有仁義之道故與天地克肖而不相違知周萬物義之精矣然所知者皆濟天下之道其知不過也旁行汎應仁之敷矣然所行者皆有從心之矩其行不流也旣樂天理又知天命故義理不窮於氣數而不憂其知益深也安於所處厚於所性故本心不奪於外物而能愛其行益篤也此節發明三極之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範圍天地不言易亦蒙上文天地以氣化生成萬物而其本然之妙則合一而不二易有所爲合一不二之機故天地之化皆範圍乎其中也萬物之性即我之性故生成曲盡而不遺道濟仁愛之極也晝之道即夜之道故通貫周知而無間知幽明死生鬼神之至也所謂範圍天地者此而已蓋性主之神者渾一而无方是以化之易者周流

而无體此節又總上兩節之義而極言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

釋所謂天地之道也幽明死生鬼神者一陰一陽而已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釋與天地相似之性也繼猶繼體繼志之繼蓋天賦人受交接之間也天地之性純粹至善人物得是理以有生則莫不有天命之善焉然乾道變化二五參差氣異質殊品類各正是則爲人物之性

故不特人與物通塞偏正較然異也就人之中仁知之見各倚於所稟百姓之愚行習而不知此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仁義合一之道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一晝一夜以成萬物而已然方其晝而顯也乃即其在中之仁方其夜而藏也乃即其在外之用以是鼓萬物之出入皆其自然之妙而無所容心焉此其德業所以爲盛大之至也蓋惟其所藏者用乃萬事之所以成就而蓄積故謂之大業惟其所顯者仁乃在中之

所以日出而不窮故謂之盛德德業即道也德業互爲其根此晝夜之道所以通一而無二也

生生之謂易

釋易无體也生而又生迭禪互換非一端之可執故曰無體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承上生生之易而指其見於造化人事者象成於天日月往來之類是也法效於地水流物生之類是也在占則因往以推來在事則更新而革故皆所謂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釋神无方也氣有動靜神則無動無靜而無不周形有彼此神則無彼無此而無不在其體也不可貌見其用也不可度思故曰无方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彌綸天地故遠而不禦與天地相似故靜而正範圍天地之化故於天地之間備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語道而至於神可謂妙矣然必語夫神之爲德而

後乃道之至故復推原乾坤之性情以明廣大之所由也乾之心一而不二故其靜也專一而已其動也直遂而已坤之心順而無爲故其靜也翕聚而已其動也發散而已此即首章所謂易簡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配乎天地總言之也變通配四時所謂進退之象陰陽之義配日月所謂晝夜之象其本則在易簡之善配乎至德所謂三極之道也

右第四段申釋第二段變化進退一節之意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與易理於心是以易崇德也體易理於身是以易廣業也蓋凡人性之德知則清明而其崇象天禮則篤實而其卑象地天地定位而變化行矣聖人能存存其本性之德則與天地相似故其理之具於心而知也日新日盛是道所自出之門也理之體於身而爲禮也日飲日固是義所由入之門也與天地之變化而日新富有者無異故德崇而業廣也此言聖人之學以起下文君子學易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

賾者物理之繁也擬形容以得其類象物宜以表其情此象所由立也窮理者必於此探其原焉是知所始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動者事爲之變也觀其會聚而可通者定其典常而可行者此辭所由繫也循理者必於此踐其實焉是禮所生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不可惡不可亂故可以居安而樂玩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賾者聖人之所擬而象之故君子亦必擬之而後理可言也至動者聖人之所審而斷之故君子亦必議之而後事可動也聖人知崇禮卑而道義出則與天地變化同矣君子有擬議之功則亦有以成其變化而進乎聖人德業之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有實德則不務於遠故子和爾靡皆以近者言之然而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故卦謂信及豚魚而應乎天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心同則無嫌於迹異非物之所能閒而其號咷也相聞其笑語也相洽矣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欲爲大過之事基於敬愼之心故棟重物也而猶
患其傾橈茅雖薄物而所以防傾橈者在是是用
可重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
不伐不德禮言恭也然非德盛而厚之至者不能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說見乾卦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言語謹密節之大者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解小人乃解亂之根本使小人得以乘君子之器
是上慢其爵祿而下得以肆其殘暴也奪者一人
之禍伐則國家之憂矣伐者無防如慢藏之誨
盜被奪者自辱如冶容之誨淫以上七爻舉居安
樂玩之例中孚同人以誠爲本也大過初六以敬
爲基也謙則有終亢則有悔密於幾事謹於名器
則亂無從生矣
右第五段申釋第二段所居而安一節之意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指明河圖數之所屬也凡奇爲天凡偶爲地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又就圖數所列之位而指言之天地之數各五列
成五位四方相生是相得也奇偶同居是有合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又以圖數而細計之以明所具之縕蓋其四方奇
偶之數由少而多則消息盈虛之變成乎其中矣
內外賓主之位互藏其宅則鬼神不測之機行乎
其內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蓍所以推衍天地之數大衍者蓍之尊稱也常虛
一而不用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揲之時平分左右以象兩儀也取右一蓍掛左小

掛以象三才也左右互揲以四爲節以象四時也
又歸所掛之奇於左右之餘併以象閏也揲四者
爲正數奇零者爲閏數故掛爲積餘之端而扐爲
積餘之總再扐之後而復起掛猶再閏之後而復
起積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
筭以正數計之猶歲不數閏之意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分掛揲歸而成一變十八變而卦成矣方得內之

八卦則爲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卦成之後則有變卦而共爲十二畫是引而伸長
之也以六十四卦之事類合之變卦是隨其所觸
而互相長也故可以盡天下之能事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吉凶之理明故有以顯道趨避之機決故有以神
德行由是可以與人答問而助神明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神之妙不可測而化之用則可知由圖象論之則
成變化者所以行鬼神也由蓍策論之則顯道者

所以佑神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言莫美於易之辭動莫神於易之變制器莫備於
易之象卜筮莫决於易之占前章言象辭變占以
體用之序言也然學易自辭始辭因變而繫變因
象而生象因占而立故其序又如此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
此以蓍言之象辭變占之用所以行也明炳於幾

先故曰至精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以卦爻言之象辭變占之體所以立也用周於
無窮故曰至變參伍以變者陰陽相生也錯綜其
數者剛柔迭居也設卦而天地之文成爻立而天
下之象定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又總蓍卦爻而言之其體寂無思爲而天下之
故涵焉其用因於有感而天下之故通焉機妙於

不測故曰至神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
以其至精故有以極深以其至變故有以研幾以
其至神故感應之妙莫能知其所以然者通志者
明民之心成務者利民之用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至精至變至神歸於象辭變占而已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
又申前意開物故志通成務冒道皆所謂成務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
而不殺者夫
又推蓍卦爻之德先具於聖心也蓍之德神故有
以開物而通志卦之德知故有以成務而定業六
爻之用變故有以冒道而斷疑易有聖人之道而
聖人先備乎易之德故當其洗心藏密與易之寂
然不動者無異也及其同患而藏往知來與易之

感而遂通者無異也此聖心之至神也聰明睿知
者神之體神武不殺者神之用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有其德故作易教人以寓其道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即天道民故聖人所明察之以作易者也闔闢
變通見象形器是天道也制用之法咸用之神是
民故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易有太極之理而不可見是陰陽剛柔之本也聖
人畫卦自兩儀始至於四象八卦而天道備矣吉
凶定大業起而民故周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合前兩節而通論之也天地四時日月即闔闢變
通見象形器者也處崇高之位備物致用以利天

下即制法使民咸用者也定吉凶成亹亹即書載
以生吉凶而起大業者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又合全章而通論之也天生神物結大衍之數蓍
化垂象結闡闢變通見象形器之理河圖洛書結
章首天地之數也易爲卜筮作故先神物觀察者
作易之本故次天地龍馬之祥獨啓聖心故以圖
書終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

又歸之象變辭占也卦有四象蓍數亦有之言四
象則象變皆舉矣繫辭辭也定吉凶占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第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效至於如此故申
明其意以釋之尚辭尚變尚象尚占皆所以尚賢
也
右第六段 ○ 申釋第二段居則觀象一節之意
蓋圖象蓍數者象辭變占之本故首述之中間
乃明指四者爲聖人之道末又原其皆出於聖

人先得之心與天地自然之理而勉學者以體易
合天之事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不足以盡所欲發之言言不足以盡所欲示之
意然立象則足以盡意者言之指示有盡而象之
包蘊無窮也象立則卦設矣人事之情僞盡在其
中故因而繫辭焉又足以盡言蓋凡書之事理微
於實而主於一易之事理涵於虛而該於萬則有
以類觸旁通而言由此盡矣是故遇事變而通之

可以盡利者言盡而天下之能事畢也以是鼓舞
於人可以盡神者意盡而有以通天下之志也按
前章言設卦觀象下傳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此
言立象先於設卦者其立象謂八卦設卦謂六十
四卦與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原象之所自立也乾坤者象之宗天地設位有不
易之體然後交易變易之用行焉非天地則變化
之迹不可見非變化則天地之道不幾於息乎是
故象也者像此者也首章蓋發此意故此結言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上超於形者即乾坤之理聖人所欲言之意也形下成於形者即乾坤之質聖人所因以立之象也有器則氣化行乎其間因其流行之化而辨其節度故謂之變有變則有推移之機因其推移之妙則可以行之而不窮故謂之通天道者人事之本故可舉而措之承上節之意而起作易之端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天下之賾形器之分也天下之動變通之迹也立之象以極其賾繫之辭以鼓其動聖人所以盡意盡言而足以盡利盡神者此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言學易者之事也易具變通之理則人事所以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者不外乎是矣然變化之幾甚微而轉移之用至妙非神而明之者道不虛行也要必得其象外之精與其言前之意默然不言以視象辭如筌蹄然然後能神明於易道此則存乎其人之心得而躬行者以爲事業之本也然則聖人之意雖盡而得其意者難君子可不熟識觀玩以盡其心乎

右第七段○總上傳數章之意而結言之故多用前辭而加深切焉其所謂形上之道者即易簡之理也所謂德行者即體易簡之理而有以成位乎其中者是也

周易觀彖卷之十終

周易觀象卷之十一　　安溪李光地註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始畫八卦。則物象已具。重爲六十四卦。然後兼三以兩。分陰分陽而爻成焉。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卦爻既立。則剛柔迭用。有相推之象。而變化之理不出其中矣。繫之以辭。推天道。以言民。故則事爲之動。不出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有動則吉凶悔吝生矣。承動在其中言。剛柔以立本而變通以趣時。承變在其中言。皆謂天道。民故八卦然者。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承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言其歸於一理。蓋吉凶之遇。善惡參差。故有僥倖獲福。无妄生災者。然非其常也。必以其常者爲勝。如天地之道。以常者而觀示。日月之道。以常者而光明。然則天下之動。所謂常者。亦常夫一理而已矣。順理則吉。逆理則凶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又。承立本趣時。而言其所以立本者。亦歸於一理也。確然而專一直遂。故不貳而易。隤然而翕受斂施。故不煩而簡。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貞一之理。易簡之道。爻者效此。象者像此。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具其理。故曰動乎內。吉凶備諸辭。故曰見乎外。動則變矣。變則有趨時之利。是功業所由興也。吉凶之辭顯。則憂患同民之心。亦因以顯聖人之情。其不可見乎。

右第一段。○與上傳第二章相應。其言畫卦重卦之次序。即所謂設卦觀象。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繫辭而明吉凶。故動在其中。人事之得失憂虞。皆以一理爲貞。天道之進退晝夜。皆以易簡爲本。要不出乎三極之道而已矣。

按傳以繫辭爲名。則所贊者文周之辭也。然上下二篇。必推本設卦言之。所以著明辭所由繫。而下傳則於辭尤加詳焉。以後數章。亦皆所以申。釋此章之意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之德生而已矣雖有陰陽有剛柔皆所以生
也有位之聖人體天地之德故其以仁守位既與
天地生生之心合矣而又理財以養之正辭以教
之禁其爲非以防之則義與仁並行而道無獘也
所謂剛柔立本者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道法始於包犧故其作八卦也後世聖人所以法
本趣時而趣功業者皆不能外焉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中虛而物麗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云二體皆木上入下動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
離明爲日中人事之動者莫如市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道法備於黃帝堯舜故總其變通趨時之用而極
論之以下八條皆其事也時有變而通之則民不
倦矣因其自然而人不覺其變則民咸宜矣蓋凡
易之道變通而後可久而所以神化而宜者以其
皆出於易簡自然之理也乾坤之道易簡故變化
而無爲黃帝堯舜之垂拱恭己無爲而治者似之
按首節言聖人之道以仁義立本故列代相承所
以創制宜民者非仁則義皆聚人理財正辭禁非
之事也遞有通變者特不同耳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又風行水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順固於內震動於外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
過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滿而後出如澤發而迅疾如火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震動而下健固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
木入澤中。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葢取諸夬
確實爲主於中。而言語宣達於外。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總結前十二卦之意。
右第二段○中釋立本趣時而歸於易簡之意
葢天道有變化而人事因之自古聖人順風氣
之宜而隨時有作者本乎天道而已惟其皆出
於乾坤易簡之理故易知易從而可久可大此
易道之原也又按易之名辭至文周而備孔子
以其可以冒天下之道故深好而盡心以學之
然伏羲之畫包縕無窮故孔子推廣六十四卦
大象之義每多卦意所未發者此章所取亦其
類也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
悔吝著也
以卦爻辭言也彖辭爲一卦之體幹爻辭效人事
之羣動吉凶悔吝之故顯乎其間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以象之材言也震坎艮多陰巽離兌多陽葢取震
坎艮一陽以爲奇巽離兌二陽以爲偶也其在人
事之德行則陽者君道陰者民道一君二民則是
主權一而役效職焉君子用事故爲君子之道也
二君一民則是主權分而役反爲主小人用事故
爲小人之道也自一身志氣形神之德以及國家
父子夫婦君臣上下之行其善惡邪正得失治亂
未有不由於此者觀易中夬姤剝復否泰之類此
理甚明其餘諸卦亦必審其男女長少之分義先
後奇耦剛柔之位置當否以爲命名斷辭之決此
卦所以有大小而辭所以有險易也然其義所自
來則自八卦分陰分陽而已定之故夫子推原八
卦言之以爲六十四卦之準焉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下十一爻以爻之效動言也天下之動生於人
心人心之動生於有感憧憧者思慮雜擾之稱然
天下之事何所容於思慮哉凡理皆同歸也而殊
塗耳凡事皆一致也而百慮耳彼感應往來者雖
若殊塗而百慮也然其究未有不同歸一致者故
日月有往來而同歸於生明所謂貞明者也寒暑
有往來而同歸於成歲所謂貞觀者也凡往者皆
屈也凡來者皆信也屈信相感而同歸於生利謂
貞夫一者也故夫心之爲用也但當主於一而不
可分於他如尺蠖之屈乃所以求信龍蛇之蟄乃
所以存身君子之爲學也精研義理造乎微妙用

心於內也而所以推於施用者在是順利行習所
處皆安練熟於事也而所以增其心得者在是爲
學之功至於如此過此則無所用力矣然雖至於
窮極造化不測之妙契合天地自然之機亦德盛
而自至耳益方其精義入神之初而已爲窮神之
路利用安身之際而已爲知化之門故下學之事
馴於義精仁熟而所以達乎天德者亦在是矣以
是觀之惟當專、、志循其氣候而不以思慮之
紛紜者雜之故能感乎感應往來之間而與天地
相似益群動貞一之理本自如此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強求必得失固辱得亦辱也妄處非分勢不安心
亦不安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進而見困求信而反屈動而不括屈極則必信此
二爻之義相對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董子曰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
在身如火銷膏而人不見也莊生所謂爲善無近
名爲惡無近刑意亦如此懲惡屈也而可以致福
長惡信也而至於罹罪此二爻之義相對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
以位爲可安以存爲可保以治爲可有則危亡與
亂將至矣況去否卽泰危亂之象猶存故君子惕
然不忘以固其基焉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德厚者居位必戰兢以居之知大者好謀必謹密
以成之力足者任重必從容以舉之反是則有不
勝之患其亡其亡屈而信也折足覆餗信而屈也
此二爻之義相對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逸豫之時上交必有諂諛之行下交必有瀆亂之
爲惟君子不溺於豫則介如石焉故其見幾而作
也無待於終日於微而知彰光之明也於柔而知
剛作之夬也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不善必知顔氏之明見微而知彰也知不復行顔
氏之健見柔而知剛也此與豫二爻皆審人心理
欲屈信之幾而辨之至速其義亦相對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人心不可以二故有所損而後有所益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損其私者能益屈而信也求自益者必損信而屈
也此二爻之義亦相對

右第三段○申釋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歸貞一
之意蓋自陰陽卦之分君欲一而不欲二君者
心也事物之主也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主者
理故所引爻辭首以同歸一致發其義而又雜
引諸爻以相發以致一勿恒者終焉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故乾坤兩卦爲易之門
蓋乾坤者陰陽之宗而陰陽有交易之情是合德
也有交易則有變易故諸卦之剛柔皆以是而成
體就物言之曰類情就天地言之曰體撰此以卦

之象言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稱名者卦名也伏羲之時八卦有名而已六十四卦之名則至文王始具夫子以其稱名雜而多端要不越乎事理之外蓋緣世變風移情僞日滋非是不足以周盡之故考其類而知其爲衰世之意此以卦之名言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體天地之撰則有以彰往而察來通神明之德則有以微顯而闡幽推而廣之命之名以辨其陰陽之物繫之辭以斷其吉凶之占則易道大備矣此兼卦象及名辭言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稱名小者如井鼎之物歸妹客旅之事然其義類之所關則甚大旨遠者寓意無窮然其辭之所發則粲然顯著惟其旨遠辭文也故雖旁通廣喻而皆切於事理之實惟其名小類大也故雖雜陳無該而悉原於性命之奧此又言卦之名辭所以發象之蘊者如此蓋因民心疑貳昧於所趨而欲有以濟之故爲之明示得失之報所謂衰世之意者此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中衰世之意而隱指文王與紂之事文王身蒙大難是有憂患也推其所憂與民同患而易因以作故可即其命名而見其心如下所舉九卦是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敬懼所履者立身之基謙卑自下者接人之柄由是良心復於內則大本端矣立不易方則所守固矣然且日新不已損其疾以自脩益無方而盛大於是而處窮困則可以驗其所得於是而安居不動則可以知其有源雖歷萬變而沉潛巽入皆有以裁制其宜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能敬則能和而周旋無戾尊人則自尊而德輝及物本心之復甚微然非物所能淆有恒常之德故處雜而不厭損所本無故先難而後易益所固有故但充長而不造作困窮而有心亨之效井居而有及物之功巽入以稱物之輕重而潛隱不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敬以和一身之行謙以制接物之禮良心來復自
知而已恒久不變而德一矣損身之過則物害亦
遠益已之善則世利可興困而心亨故致命遂志
而不怨不尤井道不窮故左右逢原而義無不辨
深入不露是其所以知幾達變而能行權也
右第四段○申釋象之動於內而吉凶見乎外
以卦體及象辭言也後陳九卦者雖因聖人憂
患而發其名卦之心然所謂濟與行者亦初不
外乎此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其道屢遷者以其理之隨時無定周流於六位也
盖六位之中陰陽之居上居下者无常奇耦之居
剛居柔者相易道之所以變動不居貫由於此故
其義例雖定而不可以爲典要惟其時變之所適
而已此以爻之位言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
保如臨父母
出入謂出處進退人事出入立之以度使之知懼
於內外之間又爲之明憂患之情與其所以處憂

患之故則人不知有師保而但如臨父母也蓋教
以法度而知懼則凜乎師保之嚴矣及乎慮其所
憂計其所患則雖父母之愛無以加茲此以爻之
辭言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方謂時位也由其辭以審度其時位則不可爲典
要者於是而有典常矣然體道以趨時則存乎其
人焉此又言因辭之常可以知道之變而歸之於
勉學者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

卦之名辭總其始終以立其體六爻者其趨時之
物而已承上文而更端言之明爻辭不雜乎卦辭
之意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
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凡爻辭初則難知上則易知以初爲時義之基本
而上則其時勢之所極也故學易者於初辭必加
擬議之功而於卒也則但成其所究竟而已然初
上二爻處卦始終於時則或爲未至與既往於位
則或爲未遇與既退適時當事在中四爻故錯雜
貴賤之物撰述剛柔之德以辨其所處之是非者

必於是而始備也所謂時物者如此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
過半矣
六爻存亡吉凶之理尙以此法求之亦居然可知
矣然知者觀其彖辭則爻義已過半蓋彖辭所取
或有直用其爻義者或有通時宜而爻義吉凶準
以爲決者故以是觀之不中不遠惟其合始終以
爲質故時物不能外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四多懼以其近則二多譽以其遠矣然遠者惟以

剛中而應柔中則上虛已而下勝任其義最善柔
無任重之材遠非所利也而易例亦多无咎者以
柔而中歸於寡過爾以是推之四雖多懼而柔亦
无咎以柔不利遠則利近也故易中以六四承九
五皆有吉而無凶其以九四承六五則凶者多矣
若以柔承應於柔以剛承應於剛者則隨其時義
而取類要皆不越乎譽懼之意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
柔危其剛勝邪
危謂凶也三雖多凶然以剛居之則或能勝其任
以是推之於五則六五亦必不如九五之功多矣

此二節發明中四爻之所以爲備者蓋當位用事
則有譽有懼有凶有功乃卦義所重而人事之大
者若初上則王弼以爲無位而往往有事外之象
凡人不在其位而身在事外則超然功名不干而
禍患不及觀易爻之辭大畧可見也
右第五段○申釋爻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
以爻位及多譽言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八卦止於三畫以象三才然三才之道非兩不行
故重卦而六之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
不當故吉凶生焉
一則無變兩而後有變動此則爻所由名蓋爻者
交之稱也六爻之位有貴賤上下之等則謂之物
爲其以象事物也物之中剛柔相間則謂之文爲
其錯迭成章也然剛柔互換有當不當之分剛居
剛柔居柔爲當剛居柔柔居剛爲不當亦有剛居
柔柔居剛爲當剛居剛柔居柔而反不當者惟其
變之所適而吉凶生焉吉凶定則功業由是興矣
右第六段○申釋功業見乎變之意蓋凡上下
傳所言變者皆指卦畫之交錯互換而其原則

自天道而來故其言易者皆天其言天者皆易
也筮法之變因此而推用之耳不可以言變者
皆歸之筮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衰世中古露其端矣此乃明指爲文王與紂之事
蓋言文王身處憂患故其推以教人者深切如此
也危平易傾釋辭危之意又言易之道所以甚大
而不廢者以此危辭而懼人以終始乎此心其要
歸於无咎而已義見上傳第三章

右第七段○申釋聖人之情見乎辭之意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此以體乾坤之德者言之易與險對簡與阻對人
心之險至難知也人事之阻至難治也以險阻對
險阻則不足以知險阻而終亦無以處乎險阻矣
故惟易者爲能知險而有以平其險也惟簡者爲
能知阻而有以通其阻也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者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亹亹者
諸爲之侯合音想因古經旁註字切而誤增也易
簡之理足以說心險阻之幾又能研慮故能爲天
下定其吉凶而成其亹亹此聖人推己以同患之
本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云爲紛紜並作也天道民故變化紛紜莫不有自
然之幾吉事將至又必有祥兆之先觀象則足以
知定理審占則足以知來物此聖人觀察以作易
之原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乃正言聖人作易教民之事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故剛柔雜居而吉凶可
見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剛柔雜居則有變動變動則有趨時之利是功業
所由見也辭之吉凶所以效天下之動因卦爻之
情而遷移是聖人之情所由見也愛惡者情所生
如泰則交否則隔同人則同睽則異也遠近者位
所限如蒙之遠實比之比匪隨之係小子觀之童

觀也情僞者德所發如泰之光大否之包羞同人三之伏莽五之中直也愛惡之情顯故生吉凶遠近之迹疑故生悔吝情僞之積深故生利害然惟二者參會近而不相得焉故其甚者或凶或害其淺者爲悔且吝耳若不相得而遠則雖無吉利之獲而亦無凶害之侵相得而遠則雖非凶害之志而必無吉利之應近而相得者吉利至而悔吝消也相攻相取相感皆生於變動之情吉凶之辭因此而遷豈非教民去害與利而是以見聖人之情乎夫所謂愛惡情僞險之大者也重之以遠近之勢阻之甚者也聖人旣心知之而因欲使民明之

立象以盡其變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使人不迷於險阻之幾則有平而無傾矣此所以爲聖人之情與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悖理則慙失要則枝養深則寡氣動則多無實而欲人生疑則游強說而反己無據則屈況擧凡人之辭以明聖人之有憂患也是故其辭危也

右第八段。又總下傳之指而約言之以終首章之意蓋乾之確然示人易坤之隤然示人簡者乃貞一之原也由此而通乎變化之塗則趨時而立本者不亂由此而行乎吉凶之塗則至動而貞勝者不易理人說硏此理於心叅驗於變化至賾吉凶至動之故立象則變在其中繫辭則動在其中是故始作八卦者因所以擧斯文之將喪覺來裔於無窮也中古聖人直世之衰推所憂患拯世傾危是以讀其辭而情尤可見蓋慮天下萬世險阻之無盡而一以易簡之道濟之是聖人之志也

周易觀象卷之十一終

安溪李光地註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言聖人之作易將以贊佑神明之功故立蓍筮之法至於蓍策七八九六之數則又自天地而來蓋天一地二數之原也然一數則乘除俱不行故天數起於三地數起於二聖人參而兩之以爲數所依倚故二三則爲九三二則爲六一三兩二則爲七一二兩三則爲八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卦爻者蓍之體也立卦之初觀天地陰陽之變而作後世聖人復發揮卦畫剛柔之理而爻辭生焉道者天之道即命之常也德者人之德即性之眞也義者事之宜即理之用也立卦則本天以該人故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繫辭則言人而合天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右第一段○此篇將解卦之畫象而先擧易之全體言之首以蓍者卦之所由作也終以爻者卦之所以備也自此以後則專言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上章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所謂理者即性命之流行於事物者爾故此但言性命之理順即所謂和順也陰陽柔剛命也道也仁義性也德也言道則該德故曰天道地道人道三才之道以兩而立易以六畫象之則道德於是和順矣六畫之中既分別其陰陽之位而剛柔相易復迭用而不窮所以象天道人事之變通而粲然有條則義亦於是乎理矣所謂順性命之理者如此

右第二段○發明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之意專以立卦言也蓋原夫八卦之所以止於三而六十四卦之所以終於六者以爲有取於三才之道而性命之理流行乎其間是爲說卦之第一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凡對耦者即寓交易之理故八卦之位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相對者皆有相交之情焉然又不止

於兩相交也其一者與其八者皆可以相交此所以因而重之八卦相錯也有交易則有變易是於自純陰純陽而順數之者如數往也自一陰一陽而泝數之者如知來也易象變易之序則用逆數故震巽居首者雷以動其潛蟄風以散其蒸鬱也坎離次之者雨以潤其暵乾日以烜其寒沍也艮兌又次之者艮以止其旣成兌以說其方長也乾坤終焉者乾以大生爲萬物之君坤以廣載爲萬物之母也此所謂變易也非逆數則象不顯矣蓋首言其不易之體則天地者分之尊末言其生物之用則雷風者氣之始故於圖象順逆之序不同如此○按此八卦立文之序皆先陽後陰與知男女之分自畫卦已然非至文王而始定矣末節艮兌不可以山澤言蓋謂寒暑之氣止物說物者耶上傳亦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下節及於乾坤則其義亦可見

右第三段○先儒解此章泛言八卦義類中間一節則以易道知來爲言文意殊不貫至宋邵子始以爲伏羲圖位然惟朱子用以釋易同時如伊川程子蓋未之見龜山楊氏見之而未信也其後象山陸氏亦以爲非作易本意林栗袁樞攻之尤甚自朱子表章以來元明諸儒尚多

疑辯之者然玩此章與下諸章序次迥然不同而以邵氏圖象求之悉有條理至於其義之廣大精微則深乎易者自知焉信乎千載之有墜緖學者固不可以抱殘守陋而自絶於希通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主宰一爾而八卦之用不同則帝行乎其間焉震之德自內而動故帝於是出而生物也巽之德入而能制故帝於是遍齊萬物也離之德麗而光明故帝於是與萬物相見坤之道厚而能養故帝於是爲萬物勞役也兌之德說故帝於是而遂物之生意乾之德健故帝於是而勝羣陰而天命之行也不息矣坎之德爲習勞習勞則可以休宴故帝之勞於是勞艮之德止止則動而不窮故帝之功於是成也前章言乾以君之此章之帝蓋承其意而言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不可見故以萬物之出入於四時者明之東方陽氣始出地而生物之時也然獨陽不生故陽動則陰隨惟無以制之則陰能濁亂於陽而不潔不齊萬物被之亦不潔而不齊矣南面而聽天下者君與下相見以喩帝之與物相見也養萬物者勞役之事故以致役爲致役秋令始肅而曰說者前之長養於是而成故生意充足而說也陰陽相薄者陰道旣成則退而聽命動靜之交形神相爲勝負非天德之剛則不能克盡陰濁之累而

立大本也凡役休則勞之帝於是息則萬物於是歸矣凡物畜不固則發不力藏不厚則施不盛故成終者乃所以成始也艮之所以篤實而光明者以此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因帝而言神神者帝之不二而不測者也動者動其生機所以出之撓者撓其滯氣所以齊之燥者發揚之而使無不相見說者流貫之而使無不充悅潤者有源不窮而物之根本滋焉終始者凝固不洩而發育之氣全焉凡此者皆變化以成萬物者也然觀變化之道必知神之所爲故水火異氣而相逮雷風殊用而相須山澤不同形而相注以其本一物而兩在是以雖異位而同功此則神之所以妙乎萬物而變化成物之本也上言生成萬物皆帝之所爲然帝之職必有所寄雷風水火山澤者分帝之職者也上惟坤坎言土水而餘則未及故此備數之然去乾坤不言者蓋變化成物者地也神妙萬物者天也天地者神化之宗上文以

功用言之則列其位如五官各有分職此以妙用言之則去其位如統體無非一心也前用本章卦位後用伏羲卦位見其相爲表裏之意

右第四段○邵子以爲文王圖位今證之周易羲類多合則其說是矣其序雖以義理而起然以三陽卦終始歲功三陰卦效職於中乾不居始而以終爲大始坤不居終而居中以代終三陰居中坤又中之中也於一歲亦爲中央之位此則陰陽主役之分天命嗣續之機文王之精蘊存焉而亦一因乎卦體之自然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
純陽則健純陰則順陽在下而陰壓則必動而出
陰在內而陽在外則必入而散之陽在中則爲陷
所陷陰在中則爲陽所麗陽在上而陰承而藉之
則止陰在外而陽敷而散之則說凡陽卦皆以陽
爲主而遇陰凡陰卦皆以陰爲主而遇陽此八卦
所由名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故釋其
名義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
馬健而致遠牛順而重載龍以潛動雞以伏入豕

好陷於污濁雉文采所附狗善守禦羊曰柔毛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
手兌爲口
首尊而覆腹廣而載足者動於下股者陰所伏耳
者陷於中目者明於外手者常動而位則止口者
內實而發則說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陰陽在初爻者爲一索在中爻者爲再索在上爻
者爲三索
右第五段皆自伏羲畫卦以來所取之德象
也雷風水火山澤象之大者而不專取爲前章
圖位已備列之爾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圜者無端天之形亦天之道也君父者人倫之尊
玉金者純粹精之德寒冰者西北之氣大赤者純
陽之色也良馬老馬瘠馬駁馬皆馬之至健者木
果果之方生而在木者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

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母者配父布能溫物釜能熟物吝嗇者靜翕之性
均者動闢之情母牛之字者善愛輿之大者善載
爲文爲衆者西南之令柄者中央之象於地又爲
黑純陰之色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
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陽在下陰壓之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玄黃合
則靑東方之色也出則必發散而闢直故爲旉爲
大塗決躁者動之性竹萑葦靑而又靑者也善鳴

者雷之聲。馵足足之被壓者。作足足之騰上者。的顙之馬。其性善動。凡種之萌。勾而反生。其究爲健。終成乾體也。爲蕃鮮。一變潔齊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陰在內。陽入而能散之。木與風之象也。爲繩直爲工。取其制。爲白。取其潔。長高者地中生木之理。進退不果者。入而善疑之性。臭者氣也。風之屬。寡髮廣顙白眼皆人之潔者。近利倍市亦取善入也。一變爲雜故曰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陽在中。爲陰所蓄。則化而爲水。溝瀆又水之不清者。物陷則汚也。隱伏者被陷之象。矯輮者習熟之功。弓輪者矯輮之物。加憂心病耳痛。人之勞也。血者人身之水。赤者得乾中色。美脊陽在中也。躁急其心。屢下其首。摩薄其蹄。跛曳其足。皆馬之勞也。多眚車之勞也。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盜者行險之類。堅多心者木老而心堅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陰在中。陽附而發則爲火。日電皆火之精也。甲胄戈兵取剛在外而有威炎。大腹者中虛也。乾卦者火德也。鼈蟹蠃蚌龜皆介屬。外剛內柔。又離德明也。科上槁者。木之方長其心必虛。其末易槁。取南方之卦。枝葉外盛而途燥乾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陽直上。陰承而止之則爲山。徑路小石。又山之多

阻止者也。門闕者。止物之處也。果蓏者。草木之實。旣落而能復生者也。閽寺者止物之人也。指者手之用。狗守宅。鳥鼠守巢穴。皆有以捍禦於外者也。堅多節者。木老之甚而節亦堅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陰在外。陽表而散之。則爲澤。巫口舌皆取口象也。毁折者枝之傷。附決者葉之脫。正秋之象也。剛鹵者。水止所結。妾。女之少賤者。

右第六段。○中所取象。有復前文者。有廣前文所未及者。有前文所取而此所棄者。竊意前文

爲列代之相傳而此則文王所作取卦惟天地
雷風水火山澤爲八卦正象不可變也餘則文
王自以圖象起義而推廣其類令案文求之則
其理多與文王卦位合故次於第五章之後亦
猶圖象先義後文之意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
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
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
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
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
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

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
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
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必見其可合而後合之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
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
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
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
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
過

靜養之素。然後可以動而當大事。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大過必橈。故有傾陷之幾。行險不失。是得依附之道。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少男少女之。配人道之始也。故以咸爲夫婦之道。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

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盈則必潰。故決。去必復來。故遇。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困上反下。井居其所也。不可不革者。淘冶之義。非改井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人之進身。必有所歸宿。無所歸者不可進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

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事無定節。則不足以取信。中能自信。則過事必行。而有似於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若終於既濟則窮矣。未濟故反復其道而不窮。

右並因卦之序而爲之傳如此或疑非文王次第本意。然易道之所以不窮者。隨其時之所趨

無不可以相生無不可以相對也故揲蓍之法觸類而長然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子益因卦序而發義以擧例明乎卦卦相遇皆可以其理而通之學易者知此然後知易道之所謂變動周流者而占筮之用亦在其中焉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靜者動之本故雖有爲而所居不失昏者明之機故雖晦昧而本心自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所畜者大則行止者時也省己无妄則値過者災也非大畜則不可以言時非无妄則不可以言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惟聚於下者可以素畜至於上升則不來矣學優而後仕信友以事君義皆如此

謙輕而豫怠也

心虛則輕意盈則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食而不化則傷生華而無實則損德故噬之而合者飲食之正也反於无色者文飾之中也

兌見而巽伏也

陰見於外陽出而散之則說陰伏於內陽入而散之則潔謂陰自說自入者非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故者對新之稱守其故則不能舍己以隨人飭其

新則可以去弊而興善。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之為道。常通不窮。或值其困。時所遇爾。

咸速也恒久也

感人在於俄頃之間。久道成乎必世之後。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難進而易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行有時而或過。心無時而不實。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豐盛而多故。羈旅而寡親。皆言其處之難者。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一陰畜乎衆陽之多。則寡而為力也微一陰行乎衆陽之內。則危而不敢寧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處勢之難則需。值情之乖則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八卦不反對而義相次。蓋陽太過。則傾撓而顛矣。故必與陰遇。男女飲食皆陰也。如漸之待歸頤之養正。則陽得陰之助而和。既濟之義也。如歸妹之終。則陽不得陰之助而窮。未濟之義也。然陽道不可窮。故必決去陰柔。而使君子之類常勝。是一經之大義也。

右錯雜六十四卦之序。蓋亦古有是法。而夫子傳之也。序卦主於時之相生。雜卦主於義之相對。然相生者。未嘗不相對。而相對者。未嘗不相生也。二篇相為經緯表裏之義。惟深於易者能知之。

周易觀象卷之十二終

易圖明辨十卷

（清）胡渭撰

清康熙刻本

易圖明辨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原名渭生，字朏明，號東樵，德清人。是書專為辨定圖書而作。初，陳摶推闡易理，衍為諸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其說，遂歸其圖於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又因繫辭河圖洛書之文，取大衍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河圖；取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造四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其陰陽奇偶，亦一一與易相應。傳者益神其說，又真以為龍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實則唐以前書絕無一字之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夫測中星而造儀器，以驗中星無不合，然不可謂中星生於儀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經，以驗交食無不合，然不可謂交食生於算經也。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數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來從誰授受，故易學啟蒙及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同時袁樞、薛季宣皆有異論。然考宋史儒林傳，易學啟蒙朱子本屬蔡元定創稾，非所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載答劉君房書曰：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尚有剩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為門人所依附，其說尤明。則朱子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也。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為道家假借易理以為修煉之術。吳澄、歸有光諸人亦相繼排擊，各有論述。

國朝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編，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爭之尤力。然皆各據所見，抵其罅隙，尚未能窮溯本末，一一抉所自來。渭此書卷一辨河圖洛書，卷二辨五行九宮，卷三辨周易參同先天太極，卷四辨龍圖易數鉤隱圖，卷五辨啟蒙圖書，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後天之學，卷九辨卦變，卷十辨象數流弊，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託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煉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視所作禹貢錐指，尤為有功於經學矣。

易圖明辨序

予初讀易惟知朱子本義而已年垂三十始集漢魏以後諸家傳註與里中同志者講習乃頗涉其津涯因歎朱子篤信邵子之過而本義卷首

之九圖為可已也友人德清胡朏明先生精於易學庚辰仲夏示予以易圖明辨十卷則本義之九圖咸為駁正而謂朱子不當冠於篇首予讀之大喜躍然曰至哉言乎何

其先得我心乎予嘗謂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羲文八卦六十四卦方圓諸圖乃邵子一家之學以此為邵子之易則可直以此為羲文之易則大不可乃朱子恪遵之反若羲

文作易本此諸圖不亦異乎夫河圖見於顧命繫辭論語古固有之而後世亡之矣今之自一至十之圖本出陳希夷古人未嘗語及非真河圖也戴九履一之圖今之所謂

洛書者見於漢書張衡傳及緯書乾鑿度乃太乙下行九宮圖非洛書也後世術家配以一白二黑之數至今遵用不變豈果眞洛書乎卦止有出震齊巽之位乃孔子之所

繫而文王周公之遺法也安得有先天之位此誰言之而誰傳之天地定位一節不過言八卦之相錯耳何曾有東西南北之說而欲以是為先天卦位乎此不特先天二字

可去即後天二字亦必不可存蓋卦位止一而無二不得妄為穿鑿也八卦之序自當以父母六子為次孔子繫辭屢言之乃舍此不遵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此何理

乎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出於繫辭而實非生卦之謂也乾坤生六子其理顯然而坤可置於最末乎三男三女可錯亂而無序乎易但有三畫之卦重之

則為六畫未嘗有二畫四畫五畫之卦也但有八卦六十四卦未聞八卦重為十六十六重為三十二三十二始重為六十四也必曰一每生二以次而加試問易中曾有是

說乎至於卦變惟程蘇二家為可信古人十辟之說予猶不敢從若朱子之本義益為支離況與啓蒙之言不合一人而持兩說令學者何所適從此予必不敢附會者也凡

此諸說間與友人言之或然或不然讀先生此書一一為之剖析洵大暢予懷而其採集之博論難之正即令予再讀書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學大而能精如此以此播

於人間易首之九圖即從此永廢可也四明同學弟萬斯同篹

易圖明辨題辭

古者有書必有圖圖以佐書之所不能盡也凡天文地理鳥獸草木宮室車旗服飾器用世系位著之類非圖則無以示隱賾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詩書禮樂春秋皆不可以無圖惟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矣白黑之點九十之數方圓之體復姤之變何爲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圖可也安得有先天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從何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奚關卦爻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參同契先天太極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後人或指爲河圖或指爲洛書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則劉牧所宗之龍圖蔡元定所宗之關子明易是也此皆僞書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爲易圖以附益經之所無者皆可廢也就邵子四圖論之則橫圖義不可通而圓圖別有至理何則以其爲丹道之所寓也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故吾謂先天之圖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伊川不列於經首固所以尊聖人亦所以全陳邵也觀吾書者如以爲西山之戎首紫陽之罪人則五百年來有先我而當之者矣吾其可末減也夫康熙丙戌上巳七十四叟東樵胡渭書

[illegible]

目錄

卷第一
河圖洛書
卷第二
五行
九宮
卷第三
周易參同契
先天太極
卷第四
龍圖
易數鉤隱圖
卷第五
啟蒙圖書
卷第六
先天古易上
卷第七
先天古易下
卷第八
後天之學
卷第九
卦變

卷第十
象數流弊

易圖明辨卷第一

德清胡渭原名渭生字朏明一字東樵著

河圖洛書

繫辭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子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

草廬吳氏澄曰氣之有文者曰象形之有理者曰法天有雷風日月雷風氣也日月象也言象可以兼氣地有水火山澤水火質也山澤形也言形可以兼質鳥獸之文謂動物地之宜謂植物身就人而言物該服食器用而言神明天地之氣象形質妙而可測顯而可見者也德若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及鼓之散之潤之烜之之屬萬物凡動植人器皆是情猶言其意義也

渭按易之爲書八卦焉而已卦各具三畫上畫爲天下畫爲地中畫爲人三才之道也羲皇仰觀而得天道俯觀而得地道中觀於兩間之萬物而得人道三才之道默成於心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觀下文所舉離益噬嗑等皆因重之卦可知也夫子言羲皇作易之由莫備於此河圖洛書乃

仰觀俯察中之　其後世專以圖書爲作易之由□□
也河圖之象不傳故周易古經及注疏未有列圖書
於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義始易學啟蒙屬蔡季通
起槀（見宋史儒林傳）則又首本圖書次原卦畫遂覺易之作
全由圖書而舍圖書無以見易矣學者溺於所聞不
務觀象玩辭而唯汲汲於圖書豈非易道之一厄乎

右論伏羲作易之本不專在圖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朱子曰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云宜在此今從之

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伊川先生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案郭氏曰變化見於萬物者也鬼神運於冥漠者也

朱子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案宜在此

平菴項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
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
之上今按新安朱先生易傳亦用此說與天數五至行
鬼神也合爲一節置在大衍之首今從之

渭按卦者易之體所以立蓍者易之用所以行韓康
伯云卦象也蓍數也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
四營割然分曉蓍象中雖有數而終以象爲主數中
亦有象而終以數爲主故夫子言數皆主蓍曰極數
知來之謂占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極其數遂定
天下之象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凡此類無一
不以蓍言而此章尤爲明白舉天地之數正爲大衍
之數張本其曰五位者即五奇五偶非指天數之中
五一三五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十同爲偶是謂五
位相得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一奇
一偶兩兩爲配是謂各有合於五行五方爲與焉於
天地生成爲與焉於河圖洛書又爲與焉

又按章中言數者三一曰天地之數二曰大衍之數
三曰萬物之數蓋天地之數爲大衍之法所自出而

萬物之數乃二篇之策適相當耳於畫卦全無交涉
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果爲伏羲所則河圖之象夫
子何難一言以明之曰此河圖也而顧廋辭隱語使
天下後世之人百端推測邪至其後章雖言河圖而
與洛書並舉且與神物變化垂象比類而陳文勢語
脈遠遠隔絕又安見此河圖者即前五十有五之數
邪

或問五位以蓍法言之其相得有合之實亦有可見
者乎曰有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
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非奇與奇相得
偶與偶相得乎二變三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

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二左四則右必三非一奇一偶兩兩爲配而各有合乎若夫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相合而爲天地生成之數木火木金之象此後世五行家言豈易之所有哉

右論天地之數不得爲河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illegible]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illegible]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illegible]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illegible]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illegible]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illegible]八卦而小成[illegible]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illegible]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

按大衍之解康節云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演上云小衍之五參兩也大衍之五十則小衍在其中矣此說近是五十非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蓋古之立數者凡畸零不用故於五十五數去其五亦猶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去其畸零以爲三百有六十也且蓍草之生一本百莖中分之得五十彼此參會皆由自然及其用也則又止四十有九王弼云一不用以象太極妄也諸家穿鑿附會尤無理唯鄭康成云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是爲正義而李泰伯郭子和宗之[illegible]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者又何必以

河圖太極之五一爲書法之所自出乎
蕭山毛太史奇齡　河洛原舛編曰聞嘗學易淮西見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起而曰此非河圖乎則又思曰若有康成所註圖而漢代迄今不一引之爲據者則又思大衍所註見於李氏易解者千寶崔憬言人人殊何以皆並無河圖之言則又思康成所註大傳其於河出圖何既有成註何以翻引入春秋緯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而不實指之爲大衍之數于是恍然曰圖哉圖哉吾今而知圖之所來矣搏之所爲圖卽大衍之所爲註也然而大衍之註之斷非河圖者則以河圖之註之別有在也大衍之註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

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陽無耦陰無配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在北）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在南）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在東）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在西）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在中）而大衍之數成焉則此所爲註非卽搏之所爲圖乎康成但有註而無圖而搏竊之以爲圖康成之註卽可圖亦非河圖而搏竊之以爲河圖其根其氐其由其裏明白顯著可謂極快然而趙宋元明千年長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說有二一則世之言河圖者亦皆知大衍之數然第以爲河圖之陽二十五點河圖之陰三十點與大衍之數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數相合已耳而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爲水爲火能方能圓有單有複按之可爲形指之可爲象則河圖有之大衍不得而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數其爲形爲象原自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長夜一一則魏晉以後俗尚王學（謂王弼）而亦學猜廢其所遺註第散見於易詩書三禮春秋疏義及釋文裏李文選諸所引註而迄無成書故唐惟李鼎祚略採其註於易解中而其在他書則惟王氏應麟復爲彙緝而補於其後此在劉邵言易特皆未之見今搏得其說而不言所自或亦轉得之他人而并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則冥冥矣其長夜二乃幸而得白顯有

從來但當名之爲大衍圖非然則名天地生成圖非然則名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爲河圖淩假河圖卽此圖則此圖固康成所註者也其於大傳河出圖下何難直註之曰所謂河圖卽揲筮所稱大衍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龍圖發其書九篇則豈非行數河圖截然兩分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書乎
原舛云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書二句眞千古格言而其說猶有不盡然者余不可以無辨謹案大衍者揲著求卦之法也大衍之數出於天地之數而非卽天地之數蓋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凡天下之占數

有不在於此者也大衍之數則唯易有之終不得而有之也康成注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志據劉向父子洪範五行傳以推災異其所引左氏來災祥說蓋劉歆取大傳之六七八九十以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而為生成妃耦之數意主洪範初不為易而設也其末衆坎離二卦亦以證水為火牡火為水妃云爾終於大衍無涉也唯律厤志言備數則引易大衍之數五十言鍾律則引參天兩地而倚數言統母則引大衍之數四營之象而以天地之數終焉大抵五行宗洪範則時以春秋而不及大衍律歷宗大衍則附以春秋而不及洪範孜厥源流區以別矣

故劉說雖未嘗有圖而圖實在其中藉令繪以為圖亦但可名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曰大衍圖何也蓍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無配耦也今試就筮法而按之自四營成易以至十八變而成卦格中之所陳版上之所畫孰為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邪孰居北而為水居南而為火邪方者圓者單者複者皆安在邪而原其云大衍之數其形其象果何如此吾所不解若乃竊之為河圖則固有其人言象失生成南北方圓單複一一不爽如宋人之所謂矣吾故不見鄭注苟見之則援以相證更增一重金湯之固矣然而天地之數終不得為河圖者則以大傳無明文而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蓍不可以數卦也毛公唯知數不得為圖而不知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不可混而為一唯知行不得為畫而不知鄭注乃劉氏洪範五行之數非伏羲大衍四營之數也長夜始旦明尚未融此余之所以不能無辨也總之康成以九篇為河圖久已認賊作子而復據生成配耦之數以注易遂為僞關易之嚆矢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博乎何尤毛公惡宋太過故其立言往往刻於宋而寬於漢夫豈平心之論與

右論五行生成之數非河圖并非大衍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劉氏禹錫辨易九六論曰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

東坡蘇氏易論曰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者為主故乾之男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

漢上朱氏曰乾老陽也震坎艮少陽也坤老陰也巽離兌少陰也故四象生八卦

乎卦八氏日元[illegible]者八卦者仍六十四卦也八卦
更相上下變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
虛齋蔡氏清曰四象生八卦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者也
故繼之以八卦定吉凶
仲氏易蕭山毛奇齡[illegible] 曰此為揲蓍二
致意也夫祇一揲蓍而示乾坤而前氏用至於如是是
故未發之先合五十之數渾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說
文極中也屋極謂之中言不分於一隅也鄭康云拾一
者為太極是也而於是分之為二以象兩則是太極生
兩儀也李氏易解祇四十九數而未分為太極分之為
陰陽是也而於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則是兩儀生四

象也虞翻謂四象即四時是也而於是一扐再扐再變
三變而八卦成焉則是四象生八卦也荀爽云四時通
變為八卦之所由始是也夫如是而所生之八卦已設
吉凶定則大業即於是生而況其他乎所謂生生之謂
易如是矣其不及掛一象三歸奇象閏者略言之也猶
後文祇言象四時也特以人極兩儀況指天地則於易
有太極易有四象兩易有不合一謂是伏羲畫卦時則
畫卦是作卦不是生卦繫辭凡言生如生變化生吉凶
生情偽生利害皆是演卦非畫卦也伏羲畫卦是由
乾而坤而六子而因而重以至六十四本于本辭自言之
以知由一而二而四之法三太極祇中而不分之而後而

為圖所說眾說不決此必不可為訓者四四象從來無
解五且後文明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與下所以告所
以斷同若指畫卦言則陰陽老少但畫時取資之象謂
可以示世告世斷吉凶乎
蠡吾李剛主塨與毛太史奇齡論易書曰易有太極一
節先儒舊說反覆思之不解以兩儀為天地然八卦之
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若以兩儀為陰陽則乾
坤陰陽也亦陰陽生陰陽矣一不解也四象為木火金
水等說先生闢之詳矣況乾坤之上先儒以太極為宇
宰尚有理若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不容有許多
物件也二不解也繫辭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則

易者從乾坤六子而名之者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
地二不解也先生面以太極為乾兩儀為乾坤各三而
成八卦堪亦未了然今忽從先生解夫易何為句謂闔
大衍五十之數生一玄解謂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
者也魯崔憬有此說兩儀者分而為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
以四以象四時也先儒以四象為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然有蓍之以四中事也八卦
統六十四卦而言四揲十有八變而成之者也吉易大
行之數悉生以成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
以生[illegible]闡明揲蓍之旨也不言掛一歸奇者即在兩四
之內也觀前文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文有定吉凶莫
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

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似仍關大衍之數者惟先生教之
仲氏易舊主卦後改主蓍李未見故有此說毛氏駁其關合各書大稱賞
一四象余舊主東坡漢上之說乾坤爲老陽老陰三男
三女爲少陽少陰蓋以四象卽八卦八卦卽六十四
卦也故庚辰客京師因金素公得交於李君晨夕過
從問以此說就正李君曰八卦原該六十四卦但經
明曰四象生八卦今乃以四象卽八卦是八卦生八
卦矣似難通也因出訊易書并仲氏易以示余余終
韵其說而爲之解謹按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
大抵言揲蓍求卦之事此節上文曰蓍之德圓而神
而繼之曰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卦爻

卽揲蓍之所得非易書已然之畫也故又曰神以知
來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
之神皆指蓍言也故唐一行以三變皆剛爲太陽三
變皆柔爲太陰而朱子釋此節亦兼主揲蓍說易之
解良是但以分而爲二爲兩儀揲之以四爲四象則
其義猶未愜當蓋分而爲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爲左
右卽不含一爲太極其將不可分乎安見此兩爲一
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過以左右手四四而數其策
卽不分而爲二其將不可數乎安見此四爲兩之所
生乎且太極形而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皆形而下
者也八卦粲然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粲然成列當

分二揲四時正在手中般運只所謂天地三才四時
再閏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兩儀四象則參伍錯
綜之餘適變而成文者也四營未畢格中無奇偶之
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爻又安見爲兩儀四象
哉展轉尋繹終未豁然竊意所謂太極者一而已矣
命筮之初奇偶未形卽是太極迨夫四營而成易合
掛扐之策置之於格或五或四則爲奇或九或八則
爲偶是謂太極生兩儀至於三變而成爻畫之於版
三奇爲□曰老陽三偶爲×曰老陰一奇二偶爲一
曰少陽一偶二奇爲--曰少陰是謂兩儀生四象至
於九變而爲三畫之小成十八變而得二體之貞悔

是謂四象生八卦由是各占其所值之卦爻是謂八
卦定吉凶由是吉者趨而凶者避是謂吉凶生大業
故下文結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莫大乎蓍龜脈絡分明辭旨融徹其爲揲蓍之序也
何疑總之四象二字若無定說今旣主一行之剛柔
太少而更推得其所以然始知四象與單稱象者不
同單稱象者卽易書已然之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
是也四象則蓍策過揲之數爻所用之九六及不用
之七八是也故下文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謂示人
以所値之卦爻也章中兩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爲
聖人畫卦自然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蓍所得陰陽

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容有二解哉太極兩儀四象之遞生其爲揲蓍之序益洞然而無疑矣解成以復於李君李君答書曰拙解雖成然清夜思之尚未自信以爲一分二揲四是相連之事非相生之物也今得妙解豁然眞是相生之序矣眞是生生之易矣何快如之

此節於圖書之義似乎差緩然鉤隱啟蒙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悉附會於圖書傳習已久世莫敢違故詳著其說以明此節與圖書無涉且與畫卦亦無涉而先天八卦次序之謬因以見云

右論太極兩儀四象非圖書之所有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秀巖李氏曰龜筴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生滿百莖叢滿之說如此今錢爲貳田界圖生此蓍草一本百莖絕無皆丈易與龜之但草可二尺蓍不盡如先儒之說問諸土人云蓍生少如常草但一本可十此爲異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漢上朱氏曰天地變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故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不言示之以象日月五星天象也吉凶已著故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子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程氏遺書入關錄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此說所是已何又噴〻）

紫巖張氏曰天生神物謂蓍龜之探賾索隱鉤深致

揲蓍之道無非先聖教人占在主治其假神筆以通神明而發卦宜易從求揲蓍中來也

遠者是也聖人則之以明易之象數天地變化謂陰陽之消息盈虛往來進退者是也聖人效之而爲六十四卦天垂象謂天之經緯錯雜縱橫昭著者是也聖人象之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夫易之象數卦爻聖人皆得於心而必參之天地者蓋聖人與天地之心相似其愛人之心未嘗不同也然天欲雨山川必先雲氣況易之興也豈无先至之祥乎是以聖人必終之以河出圖洛出書而又則之者其則皇天以與其易者乎又況河圖不出吾已矣夫孔子嘗有是歎九洛之事治成德備莊周嘗有是言聖人則之度其時以卜其道之將以興也而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

國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此皆無稽聖經者矣甚至以神物變化垂象圖書爲四象此尤不經學者不可以不辨

按此言聖人作易準天地萬物之理而未嘗自用其私智蓍草一本百莖中分爲五十而大衍之數以定四營之法以立是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之變化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聖人效之之事也日月五星天之垂象也順序而行則示人以吉薄蝕陵闘則告人以凶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使占者知所趨避所

後世又述此者
圖讖妖祥天書
之妄皆坐此也
河圖洛書之瑞
麟鳳慶雲之祥
後世何無

以象之也河洛者地之中也聖人興必出圖書伏羲
則之以畫卦文王周公則之以繫象爻而開物成務
之道備矣上三者無時不有圖書則曠世而一出故
未言之觀下文繫辭與四象並舉則此實該三聖之
事不必專主伏羲亦不必謂洛書禹時所出於易無
與也此語即圖所通何必執者執然

易有筮無卜而卜筮蓍龜並言伏羲所則者河圖也
而并及洛書學者疑之蔡季通云易豈有龜卜之法
予亦言其理無二而已愚竊謂上文雖蓍龜並言而
此但云神物即專指蓍亦無不可圖書原不止羲禹
時出漢五行志劉向曰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

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周
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
書李尋傳對災異曰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溝
洫志谷永上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
道廢則竭絕由是觀之歷代有道之君皆受圖書非
獨羲禹時出也河圖象也故則之以畫卦洛書文字
也故則之以繫辭河圖非必八卦洛書不盡九疇也
墨子言周文王時河出綠圖故易緯乾鑿度有入戌
午部二十九年受錄應河圖之說沈約宋書符瑞志
云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鳳凰見乃與成王觀于
河洛沈璧禮畢榮光幕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

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玄龜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
成字其言自周公至於秦漢盛衰之符此皆本諸緯
候殊不足信然漢書言之鑿鑿夫子亦有數後之思
是圖書必非不再出之物安知文王周公不有所則
以繫象爻乎紫巖以圖書爲易興先至之祥正與夫
子鳳鳥河圖並舉之意相合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
中古乎又曰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然則二聖繫辭
亦當有先至之祥易興於中古豈徒以羑里東山憂
患之故哉

易將興而圖書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圖書出而
易遂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記曰清明在躬氣志

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聖人
一天而已時至事起何容心焉

鄭氏玄易注曰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
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隋經籍志緯書河圖二十卷河圖龍文一卷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

邢昺論語疏云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
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字甲似龜背袤廣九
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今
案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

秦者胡也。此卽所謂錄紀興亡之數。蓋圖讖之術行於戰國時已有之。漢武表章聖籍。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不得進。及其衰也。哀平之際。緯候繁興。頗附於六藝。而無所忌憚。王莽矯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迕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其學祕密故稱內）康成號一代儒宗。不能違衆而獨立。乃據此以注易。信如所言。則伏羲畫卦之本。變爲錄紀興亡之數。而河圖亦是文字。洛書且非九疇矣。妖妄不經。莫甚於此。故參同契之流。得乘隙而起。以九宮之數縱橫十五者。冒河圖之名。而稍近於理。世莫能辨。向使東漢諸儒不爲緯候所惑。紹先正之傳。而更爲之發明。彼方技家言。安得竄入於吾易。而亂聖眞。斯來學也哉。噫是康成之過也。

河洛九六之說。至今猶有爲彼所惑。而遷就其間者。黃氏象數論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者。仰觀於天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俯察於地也。謂之圖者。山川險易。南北高深。如後世之圖經是也。謂之書者。風土剛柔。戶口阨塞。如夏之禹貢。周之職方是也。謂之河洛者。河洛爲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圖書。皆以河洛繫其名也。愚竊謂伏羲之世。風俗淳厚。豈有山川險易之圖。結繩而治。豈有戶口阨塞之書。且舍河洛以從四方。未免曲說。改出爲上。尤覺難通矣。

毛氏原舛編曰。大抵圖爲規畫。書爲簡冊。無非典籍之類。鄭康成註大傳。引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直指爲簡冊之物。此漢代近古。似乎可案者。夫緯書六經之稂莠也。康成引以釋經。侮聖已甚。後儒不能鋤而去之。而反爲之灌溉滋長。爲其何以息邪而閑道乎。（此則各立門戶不能通融誠執一而二之辭）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見李善文選注）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按此謂圖書並出伏羲之世。揚雄與劉歆同時。而其說之互異如此。蓋伏羲受河圖。經無明文。卽無以驗洛書之果不出也。故諸儒各據所見以爲言。然夫子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上古謂包犧神農。後世聖人。則黃帝也。許愼說文序曰。神農氏結繩而治。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乃造書契。又河圖玉版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倉頡效象洛龜。曜書垂萌。畫字則書契興於黃帝之世。倉頡感洛書而作。明矣。（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蓋皆大傳不可從）伏羲時未有書名。洛之所出。安得稱書乎。亦未深考耳

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

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張衡東京賦曰、龍圖授羲、龜書畀姒。
按禹受洛書、不可謂無其事、然不自禹始也。據河圖玉版、挺輔佐黃帝堯舜時、洛已出龜書矣、亦不自禹止也。據沈約宋書符瑞志、成王周公時、洛又出龜書矣。河圖不止羲受、洛書亦不止禹受、故夫子並舉以贊易。

吳草廬云、大抵周後漢初、儒家專門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六篇亡、蓋以無文辭可記誦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畫、河圖洛書、止有圖象、則儒家亦不傳。是以魏晉唐宋初之儒、不見圖書。渭按自秦禁學、口說流行。漢初挾書之律未除、凡無文字可記誦者、儒家或遺而不傳、亦未可知。然易又與它經不同、秦以爲卜筮之書、獨不在禁中。使果有先天古易、河圖洛書、不妨公行於世、何竟無一人知之。且草廬謂儒家無傳、其意以爲獨養生家傳之耳。漢藝文志道家之外、又有房中神僊方技諸家、皆不以記誦爲事、能傳河圖洛書者也。彼縱私爲養生之術、豈遂不知爲包犧作易之由也者。孝文好黃老、而創置博士、孝武絀神僊、而表章六經、儒道二流、皆其所向。負千載一

時也。術出所藏以爲人主長生久視之助、且明以行河圖洛書、以附四聖人之易、而立於學官、其道將由是大光、實爲終祕而不出乎。宋世之所傳、其非古之河圖洛書也明矣。（書謂真本明矣）昔張平子言緯候虛妄、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彼謂龍銜一片之甲、龜負一卷之書者、固不足信、而宋以後圖書之說、亦復與畫鬼魅無異。蓋東序之河圖、天錫之洛書、世無其器、任意爲之、無所不可。故或云九圖而十書、或云十圖而九書、或刓方而使之圓、或引圓而使之方、或作陰陽相合之象、（羅願以一圖爲河圖陰陽相含言出於青城山隱者見宋文憲集蔣公觀之以先天圖爲河圖即此）或爲白黑相間之形、（自郝經畫一圖屬先天之說書一圖爲白圖黑閒與五圖同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地偶取三奇爲乾二偶爲坤其餘卦放之亦然見劉因河圖辨）或言蜀隱者之祕授、（趙撝謙六書本義云天地自然之謂世傳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祕而不傳毛氏象外編云蜀山隱者青城隱者及楚變晉翁之徒總陰昧不可考從未無名氏皆是寓言不必有人者君下季主皆蜀也）或稱武夷君之真傳、（謝枋得有一路易象入卦作狀離中虛變流謂之真河圖郭雍清容一曰易衡先生入歷於建安得圖書於彭翁彭得之武夷君原姓施離云此即魏伯陽參同契諸家抽坎塡離之術）而其所載之以出者、則曰馬之旋毛如星點、龜之甲坼如字畫。或又云馬毛似連錢之文、龜甲有瑇瑁之點。至近世豐坊謂龍馬之遺燼於武庫、其象傳於石經、（坊僞撰石經王音有圖爲河圖其說云包羲之世龍馬出於滎河有旋毛有此圖象歷世相傳至今元康五年武庫火華燈學其象於曆紀字藏之祕府而淸獻公于大學之淸敏坊渡江以上行心亡其石下武臨大學下蔡明凡子一一一高也）

睍斷白蛇劍一時燬盡坊間所附宋諜琰謂河圖世
令以爲騶乘之總亦在此年也諸畢書易象通有行河圖一太極二
藏祕府宋徽宗始出示中外傳寫
兩儀三兩象四八卦但作圓圖爲解衡希夷古太極
傳之爲之其說曰二代以來風圖世藏祕府學者莫
得了寬建宋徽宗考古復存始出示中外傳寫惠今
後失其傳以故學者合河圖而遠太極脉四象而贊
五行各直類文方物外認而誕謾斯極矣。夫畫工之寫鬼神雖天
容道貌吾猶不敢信以爲真而況變態陰陽象變相迭
出者乎易道至此亦陽九之阨百六之會也迂談僻
論愈出愈奇。矯誣上天蕪穢聖經何怪乎歐陽永叔
司馬君實姚小彭項平甫袁機仲林德久趙汝楳王
子充歸熙甫郝仲輿諸人之欲屏絕圖書也哉。雖然
河圖洛書古實有其事後之君子不信河洛五九之

篇方圓九十之數可也并夫子所謂河出圖洛出書
者。而疑之則過矣。

右論圖書不過爲易與先至之祥

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

孔氏安國曰大訓虞書典謨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
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
傳寶之

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何晏集解孔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河圖八
卦

龍銜運斗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
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鄭氏玄曰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

孔氏穎達曰按中候握河紀注云龍馬龍而形象馬故
云馬圖咸云馬圖龍馬八尺以上曰龍出於河從羲氏時天馬出圖亦也

東坡蘇氏曰夫河圖洛書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著於
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而今學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圖
書有時而然也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時無
聖人莫識其義耳河圖洛書豈足怪哉魏志管寧傳青龍年辛亥詔
按張掖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宅於川西發然盤時爺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之燦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王聖帝所未嘗蒙實有之瑞此東序之世寶蓋陰亦以此石爲河圖之頌也

厚齋王氏應麟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曰
見於易著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曰以非所習見則果
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
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
此

一卷之書亦必有師傳所聞行所知者弟子之職也
然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夫入室操戈固非師之所望於弟子而義苟未安則
爲弟子者虛心平氣以待公論之自定未爲不可彼
一聞異議輒嫉之如讐欲執兵而隨其後者亦非君

子之道也蘇曾不阿所好共與世之黨同門妬道真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相去遠矣

山陽閻徵君若璩曰鳳鳥河圖皆爲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與馬圖並言書與命之文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並陳原不必定伏羲皆出秖緣集註如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群異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知河圖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曾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即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生於九峰山下龍首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致賀於元勝以爲與麟至同符誰

謂天人相與之際不有實通者邪

魏志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高貴鄉公折之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此妄談不足深辨玉海姚信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國吳太常卿也周書桂石案世紀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並是氏號王洙曰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宋王洙字原叔著易傳十卷二說互異蓋上朱氏門斯乃杜子春之所憑姚信之言非口

自出但所從傳者異耳梁武攻之沈於幸坪仲尼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聖人受命必有符瑞若圖不再出無勞歎俟此言良是然歷代所受河圖豈必皆爲卦畫之象而則之以作易棠有猜焉未敢盡從也拔頭命東西序之所陳類皆玩好唯大訓河圖爲載道之器周官天府總謂之大寶器祭祀陳之示能守喪祀陳之示能傳也河圖非必伏羲時出猶鳳鳥不獨舜時來儀然孔安國注論語云河圖八卦而書顧命傳則直指爲伏羲之河圖姚信亦云伏羲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朱子固有所本非杜撰也但河圖不知載在何物歷數千年至周而尚存據禮運爲馬

圖則中候云龍馬銜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庶幾近之而其所謂甲者終不知爲何物據曹魏時張掖出石圖有八卦之狀高堂隆以比東序之世寶則河圖當爲石類命玉吾球云天球玉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益玉之有文者然則亦刀金也大訓而與赤刀並列亦將爲金之有文者乎又有據大訓爲簡策以詩河圖之亦爲簡冊者則緯書九篇之說不爲誕妄矣紛紛推測終無定論然河圖藏諸天府不知何時遂亡初意秦昭襄王取周九鼎寶器時河圖並入於秦及項羽燒秦宮室與府庫俱爲灰燼此其所以不傳也今年客京師與四明萬君季野斯同論及此事萬

君曰幽王被犬戎之難周室東遷諸大寶器必亡於此時河圖無論後人恐夫子亦不及見余聞而疑之頃撿周本紀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賂即珍寶貨財也可見河圖實亡於此時故自平桓以下凡顧命所陳諸寶器無一復見於傳記而王子朝之亂其所挾以出者周之寶珪與典籍而已天府之藏無有也寶珪典瑞所掌典籍太史掌之重非大寶器河圖亡已久雖老聃萇弘之徒亦未經目覩故夫子適周無從訪問贊易有其名而無其義所謂疑者丘蓋不言也若夫天地之數夫子未嘗指爲河圖故自漢魏以逮隋唐言河圖者或以爲九宮或以爲九篇未有指

五十五數爲河圖者乾鑿度參同契雖皆以九宮爲河圖而終不敢舉一象名之曰河圖以附於其書陳摶生於五季去古彌遠何從得其本真而繪圖以授人乎漢景帝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今言易而不言河圖亦未爲不知道也

右論古河圖之略

書洪範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孔氏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

孔氏穎達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

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又曰初一已下至六極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故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二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顧氏名彪大劉名焯小劉名炫皆隋人

按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故以洛書爲文字蓋亦本伏生伏生嘗爲秦博士習聞古訓洛書即九疇必三代以來相傳之

學非臆說也天地之文理當簡要劉牧謂本文惟有二十字是爲得之但孔疏云天神言語也或疑爲以爲如此則頗似崔浩稱寇謙之所受錄圖眞經人神接對手筆粲然書事皆妖妄不可以說經故林之奇書傳云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猶言天奪之鑒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誘其衷而啟汝楳易雅謂不過如天錫王勇智天錫公純嘏之類非眞有物貢之以錫諸人也王禕祖述其意極論禹無受洛書之事而據繫辭傳以爲河圖洛書皆伏羲所則以作易總由天神言語四字有以滋其疑而莫之釋耳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孟子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禹治水得其道天錫之洛書以昭瑞應此卽時行物生以行與事示之之理洛書文也非言也而穎達以爲天神之言語則誣矣

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然則文與字不同文之點畫少字之點畫多洛書之文蓋與倉頡初制相類左傳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曰石經古文虞作㒦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朱子亦云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觀於此言可以悟洛書成文之理矣

馬圖見於禮運人不以爲怪龜書見於緯候世或疑其妄然天地間耳目之所不及未可斷以爲必無魏志明帝青龍四年張掖有寶石負圖狀像靈龜文字告命粲然著明水經注引車頻秦書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物固有然無足怪者然世風衰薄閒有作僞之事如三國吳孫晧時鄱陽歷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乃人以朱書石作之言天下當太平吳志孫晧天璽元年鄱陽言歷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之注引江表傳曰歷陵長上言石印發晧遣使以太牢祭之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啟晧大喜唐武太后臨朝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凡八字以獻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命其石曰寶圖通鑑

唐垂拱元年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以獻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尋更命爲天授聖圖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圖林少穎趙汝楳王子充有見於此頗故深斥洛書然以末世之僞而疑上古之眞不可也東都事畧杜鎬傳王欽若勸眞宗爲祥瑞以鎭服四夷眞宗疑焉因問鎬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對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眞宗意遂決是猶曹丕篡漢而以爲舜禹之事當亦如此也鎬之言不惟成君之惡且大得罪於聖人矣

仲氏易曰考禹治河所得名爲洪範九疇不名洛書觀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並不及洛書可驗也若云天

所錫者洛書禹因而衍之始名洪範九疇則書又云天不畀鯀洪範九疇是以禹所更定之名而天反豫稱之也可乎

渭按洪範者尚書之篇名也書序云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是洪範乃箕子之所命以其爲治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其九疇則大禹所命亦猶包犧之八卦耳羲皇受河圖而始作八卦文王演之其書名易不名河圖大禹第洛書爲九疇箕子演之其書名洪範不名洛書其義一也蓋河圖洛書乃易洪範所由作非卽易洪範也以象爻無河圖之文而疑八卦非感河圖而作以洪範無洛書之文而疑九疇非

法洛書而陳然則夫子所謂聖人則之者果何所則而何所作邪至于天不畀鯀洪範九疇而錫禹洪範九疇此箕子追序之辭謂鯀失治水之道天不錫之以洛書禹得治水之道天乃錫之以洛書耳而顧以辭害意謂禹所更定之名而天反豫稱之也不已戲乎總之河圖洛書特推原當時易範所由作今欲明易八卦具在焉用河圖欲明範九章具在焉用洛書宋人崇尚圖書自以爲補苴罅漏張皇幽渺若非此則無以明易範遂成千古笑柄然河圖洛書三語實出於夫子又不可如歐公輩斥之以妖妄故不得不一覈其源流侏儒問天高於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雖不知猶近於我孔安國劉歆修人也陳摶劉牧侏儒也天高幾許豈修人所能知然必無修人不知而侏儒反知之理況修人所言略有端倪而侏儒所言無非夢囈又安得不舍侏儒而從修人邪

右論古洛書之文

易圖明辨卷第一

易圖明辨卷第二

五行

書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正義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

按五行之名肇見於洪範其一二三四五以微著輕重爲次自氣而形而質具在其中未見此但爲生數而必待六七八九十以成之也易有四象而無五行此與天地大衍之數絕無交涉

右論古五行之序

漢書五行志左氏傳鄭禆竈曰火水妃也妃以五成（妃音配或讀如字）說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左傳晉梓慎語）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

白雲郭氏（雍）曰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於易無所見故五行之說出於曆數之學非易之道也

梨洲黃氏（宗羲）象數論曰世之言五行者莫不本於生成之數皆以爲造化之自然無容復議也某則以九流之失由此數失之於始夫太虛絪緼相感止有一氣無所謂天氣也無所謂地氣也自其清通而不可見則謂之天自其凝滯而有形象則謂之地故曰資始資生又曰天施地生言天倡而不和地和而不倡今所謂生者倡也所謂成者和也一三五天之生數六八九地之成數二四地之生數七八天之成數是天倡而復和地和而復倡矣若太虛之中兩氣並行天氣地氣其爲物貳

矣是故一氣之流行無時而息溫之殺而涼爲秋是金之行涼之至而寒爲冬是水之行寒之殺則又和木火金水之化生萬物其凝之之性即土蓋木火金水土目雖五而氣則一皆天也其成形而爲萬物皆地也若以水木土天之所生火金地之所生則春冬屬天夏秋屬地五行各有分屬一氣循環忽截而爲天忽截而爲地恐無此法象矣原其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不過以質之輕重爲數之多寡第之先後故土重於金金重於木木重於火火重於水然方其爲氣豈有輕重之可言未聞涼重於溫寒重於和也則知天一至地十之數於五行無與矣是故言五行天生地成可也[illegible]至天成

不可也言奇數爲天偶數爲之可也言某行屬奇數某
行屬偶數不可也此千古不解之惑儒者不免況於術
數家乎
按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乾知大始坤作
成物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然則氣象皆在
天形質皆在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五行無地生天
成之理也梨洲之言可謂明且清矣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
同草木萌動孟冬之月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
不通閉塞而成冬是固有天氣地氣之說矣然地氣
即向之所受於天而藏焉者也以其在地因謂之地

氣猶臣子受君父之賜子以爲已有不可謂其物本
吾之所有也故朱子謂地二而虛所以其中容得天
許多氣豈天氣之外别有所爲地氣哉孔子閒居謂
子夏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其
所謂神氣即天之氣也況太虛之中絪緼之始安得
地氣與天氣並行邪
左傳昭九年裨竈曰火水妃也妃以五成注云火畏
水故謂之妃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疏云
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
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爲庚妃也金畏火以辛
爲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爲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爲戊
妃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
故爲之妃十八年梓慎曰水火之牡也注云牡雄也
疏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
壬妃是水爲火之雄今按此文則水妃火牡辭雖不
同理實一致陰陽家五行嫁娶之法取十干妃合爲
義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
合是爲妃以五成此皆陰陽家言與易道本不相謀
而漢志以天一地二之數釋火牡水妃之義又證之
於卦以坎爲火牡離爲水妃是則然矣獨不思乾兌
之金坤艮之土震巽之木將孰爲牡而孰爲妃邪豈

乾兌之金可以牡震巽之木震巽之木可以牡坤艮
之土邪就其言推之已有不可得通者而後之人顧
猶據以爲洛書爭以爲河圖眞不足當翦首之一吷
矣
鄭氏易注曰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
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
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爲天一匹也
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
十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
生五位又曰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天一生
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

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注大衍

按漢志說本劉歆洪範五行傳但據天一至地十之數以釋左氏水妃火牡之文初不爲易而設亦未有五方之位也自康成取以注易而七八九六爲易之四象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中一生一成各爲配耦亦是配以五成然但取生成不取克勝與漢志小異雖未寫以爲圖而圖已具此與揚子玄圖皆僞關易河圖之粉本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數八立春盛德在木迎

春於東郊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其數七立夏盛德在火迎夏於南郊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己其數五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其數九立秋盛德在金迎秋於西郊孟冬之月其日壬癸其數六立冬盛德在水迎冬於北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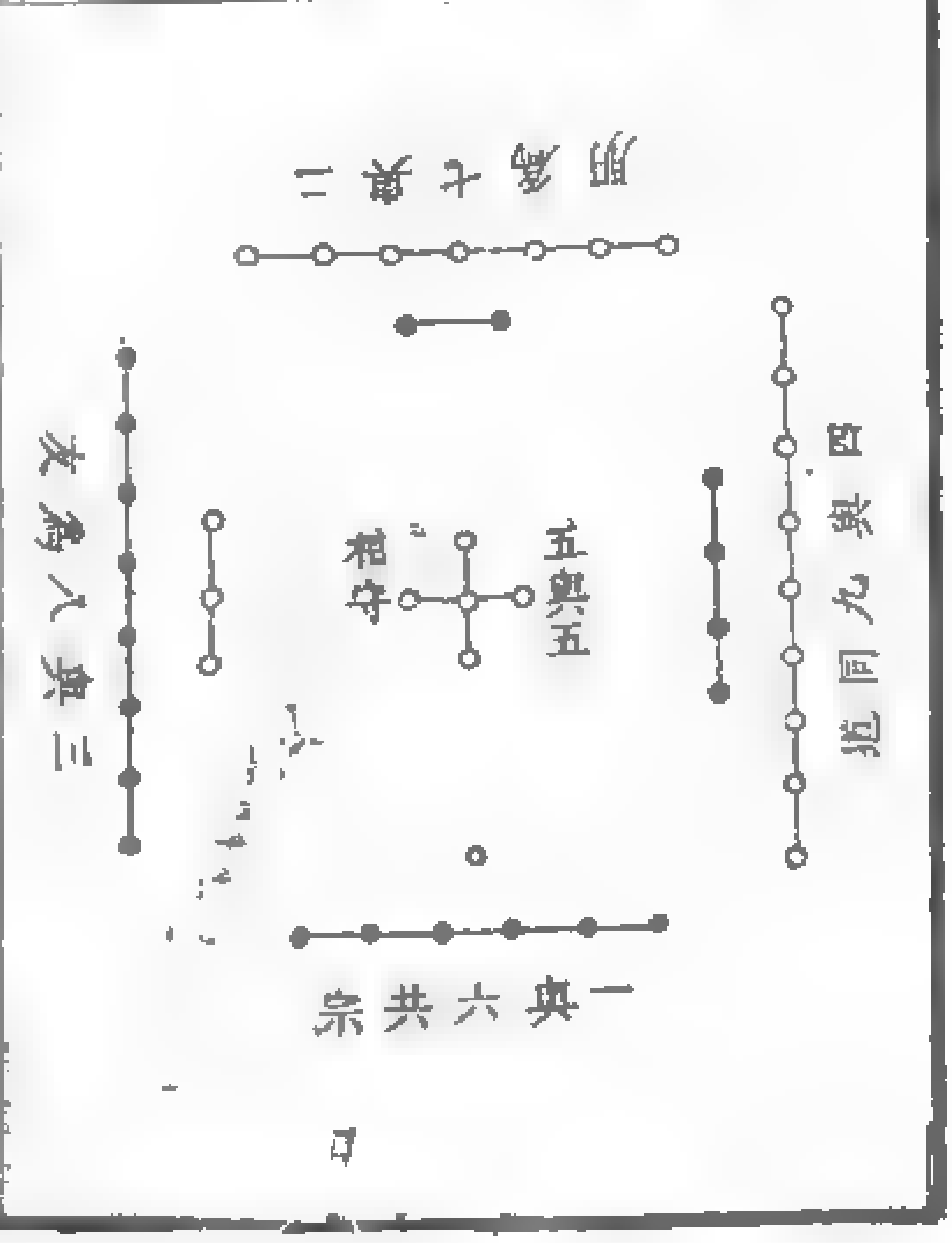
按月令呂不韋作也而東木之數八南火之數七中土之數五西金之數九北水之數六則似戰國時已有以天地之數附會於洪範而爲五行生成之說者矣不待劉歆班固也其於木火金水皆以成數言之而土則獨言生數者蓋舉五以例其餘以見六七八九之尚有一二三四也且一乘五即爲六二乘五即爲七三乘五即爲八四乘五即爲九五者六七八九之所由成也六除五即爲一七除五即爲二八除五即爲三九除五即爲四六七八九者又一二三四之所藏也五乘五即爲十十除五即爲五其數互相備雖不言十而十在其中矣鄭康成以木火金水爲四象實本於此唐仲友經世圖譜云月令河圖之數也故土藏十此採劉牧之龍圖而爲言耳然龍圖九宮之數也南九西七而月令以七居南以九居西則固與九宮易位矣以是知不韋所言乃五行生成之數非明堂九室縱橫十五之數也中央言五不言十與玄圖同

揚子雄太玄玄圖篇曰一與六共宗范望注云在北方也二與七爲朋在南方也三與八成友在東方也四與九同道在西方也五與五相守在中央也

張子曰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按太玄演五行之數不曰五與十相守而曰五與五相守隱其十而不言何也蓋子雲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九九八十一首每首九贊以五行之數分隸九贊之下勢不得復用十矣故其說曰鴻本五行九位施重此十之所以隱而不言也與今九九算法過十則變爲一十當隱而不見即是此理

楊子玄圖



劉鄭五行配合之說與天地之數相符然未嘗名之曰圖也至太玄始有玄圖篇而其所謂一六共宗二七爲朋三八成友四九同道五五相守者蓋卽其圖也圖雖不見於今既名爲圖則圖固具是矣而奇偶各配與劉鄭同惟五不配十爲小異耳范諤昌以是爲伏羲重定生成之位而劉牧因之曰洛書關子明以是爲龍馬所授伏羲之數而蔡元定宗之爲河圖其紛本皆用太玄而加以地十然玄雖擬易實老氏之學本名玄圖非河圖也安得附會大傳指爲聖人之所則哉奇白偶黑之點非子雲意中所有今欲示共宗同道之形姑借龍圖之法以立象耳

自春秋以迄兩漢言五行者裨竈梓慎王占侯呂不韋主時令劉向主災異劉歆兼主曆數揚雄草玄亦與泰初曆相應雖皆言生成之數却非爲易而設至鄭康成始援以注易而四象之義乃定要之未有以此數爲河圖洛書者何則劉歆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章鄭康成以九篇爲河圖六篇爲洛書劉瑜以乾鑿度九宮之數爲河圖蜀隱者以希夷之先天太極爲河圖彼既自有其圖書必不於其外更標一圖書可知也自僞龍圖出而始以五十有五爲羲皇重定之數矣自僞關易出而直以五行生成爲龍馬所負之圖矣劉牧蔡元定從而揚其波抑又甚焉自此

以後劉蔡迭爲興廢或以此爲河圖或以此爲洛書謬種流傳變怪百出原其弊實漢志有以啓之愚故先辨五行大及九宮參同契先天大極而以龍圖鉤隱啓蒙終焉

右論洪範五行[illegible]生成之數

九宮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注云太寢東堂北偏也正義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仲春居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季春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孟夏居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仲夏居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季夏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中央土居太室中央之室也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無專氣無

[illegible]於辰戌丑未之季末月在火金之間又居[illegible]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

居總章左个太寢西堂南偏仲秋居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季秋居總

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居玄堂左个太寢北堂西偏仲冬居玄堂太廟

北堂當太室季冬居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

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

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

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

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

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

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

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

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

之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

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之數古人制

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大戴禮記明堂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句二九四

句七五三句六一八句

按後世以九宮為河圖實造端於明堂月令之說今

考小戴言天子居明堂九室依四時十二月之序而

大戴則分九室為三條而言之南曰明堂其本名古

者以西為上故從西南起或曰封禪書公玉帶上

帝時明堂圖有樹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

以拜祠上帝故九室起自西南也二九四者二為總

章左个與明堂右个九為明堂太室四為明堂左个

與青陽右个也七五三者七為總章太廟五為太廟

太室三為青陽太廟也六 八者六為總章右个與

玄堂左个一為玄堂太廟八為玄堂右个與青陽左

个也二九四共為十五七五三共為十五六一八亦

共為十五縱橫十五妙合自然後世九宮之數實權

輿於此其以某室當某數者蓋取九九算術所設乘

除之位以定明堂九室之數也詳見於後漢藝文志禮十

三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又明堂陰陽說五篇此

必戴記所自出故宣帝時魏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

月令奏之言五帝所司各有時東方之卦不可以治

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則以八卦之方位配

明堂之九室可知矣坎之為一以至離之為九則又

據明堂九室之數而定之也古之制度大而分州小

而井田莫不以九為則明堂亦然其制皆起於黃帝

在伏羲畫卦之後八卦之方位已定并其中數之則

為九九州井田明堂皆黃帝所以法八卦也九宮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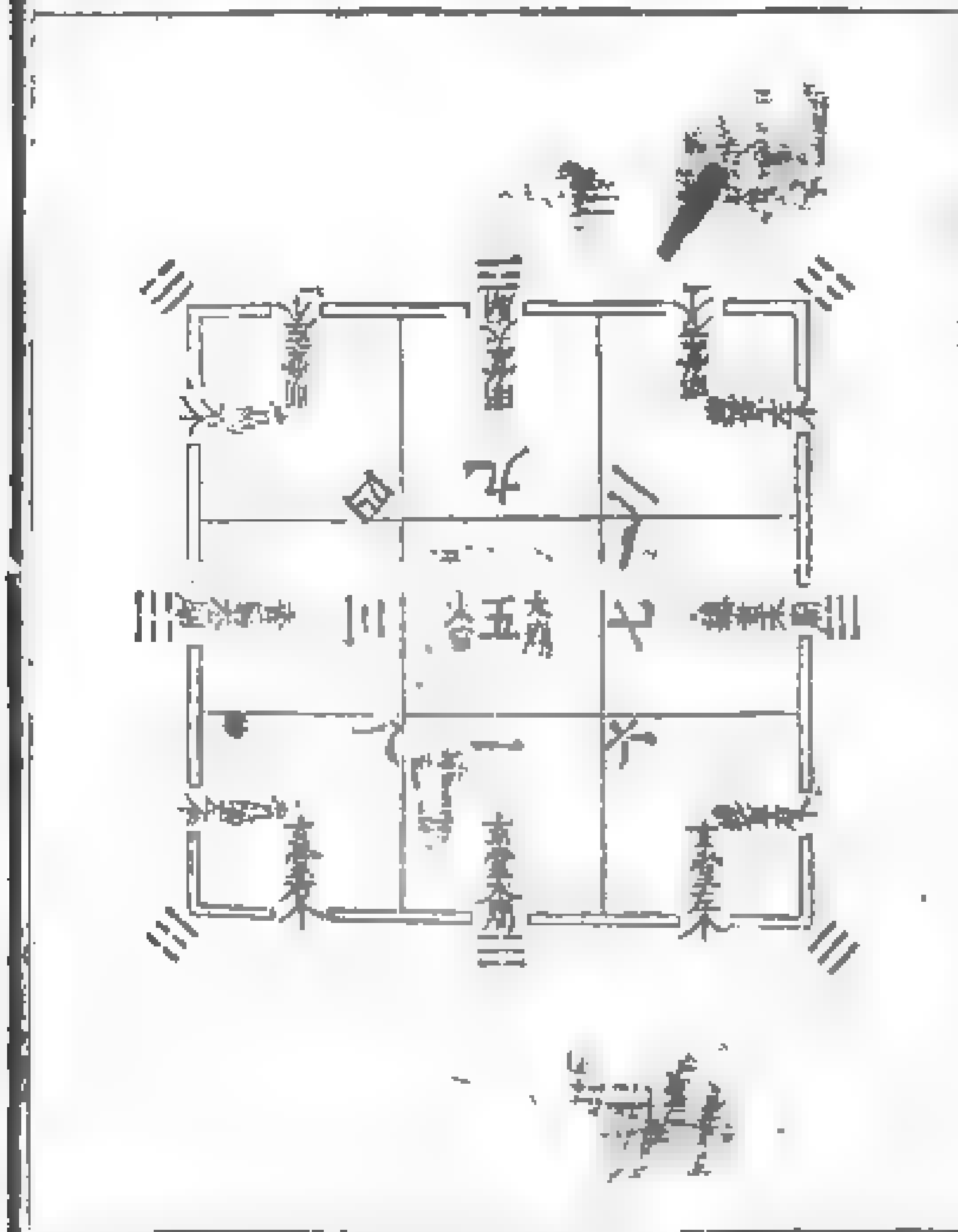
即明堂之九室故隋志有九宮經依託黃帝然自歆

固以前未有直指為河圖者雖後漢劉瑜傳桓帝延

熹八年上書言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即九室也

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王者路寢聽朝時則九嬪在此其聽事也蓋其時已有據乾鑿度河圖八文一章而直指九宮爲河圖者此即僞龍圖三變之粉本矣龍圖第三變劉牧謂之太皞授龍馬負圖然河圖乃天成卦畫之象伏羲因之以作易數因象而見象不由數以生縱横十五之數雖非人私智所能爲亦出畫卦之後終不可指以爲河圖也

明堂九室圖



後漢書張衡傳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按九宮不見於漢書至張衡始兩言之上與律曆卜筮並稱下與卦候風角相埒非圖緯妖妄不經者比九宮之數縱横十五不知起於何時按管子輕重戊篇曰宓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方以智通雅云舊以峜字未詳一切字書皆不收入智按宛委編以六計解之升菴之說也則當爲計音以全本是鼓音也又章子夫號計詩漢碑作峜牙王若谷曰六峜其如周髀算法乎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世本曰隸首作數宋忠云隸首黄帝史也魏劉徽九章算經序曰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八之變黄帝引而伸之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此所謂六八之變蓋即是此夏侯陽算經序曰算數起自伏羲而黄帝定三數爲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吳書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隋志有楊淑九九算術一卷

九宮一算即九九算術伏羲始作之黃帝使隸首引而伸之以爲九章之數者也據劉徽之言則伏羲先畫八卦後作九九班固云伏羲畫八卦由數起非也漢儒據說卦第一章先言生蓍倚數後言立卦生爻故謂畫卦由數起而僕意實不然蓋錯解也今九九八十一乘除之算疑即隸首遺制算經每以物設爲乘除法穀物外篇曰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有九數列爲三條書之者與大戴明堂篇所列正相似術家取九室之數配以八卦五行名之曰九宮後漢黃瓊有九宮賦隋志有黃帝九宮經一卷九宮行棊經三卷並鄭玄注又九宮八卦式圖一卷唐志有太一九宮雜占一卷遁甲九宮八門圖一卷其曰黃帝九宮

蓋以數成於隸首而明堂之制亦創自黃帝故依託之也

右論古九宮之數

王氏應麟玉海引易乾鑿度曰河圖八文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論本列子復注云太極本[illegible]而[illegible]有陽易七其又爲九則又以七之少陽而足爲老陽[illegible]遂陰法退入之爲六七進爲九也

東坡蘇氏曰世之通於數者論參伍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不經見見於乾鑿度曰太乙行九宮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爲中宮[illegible]無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於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爲少陰此與一行之學不同然吾以爲相表裏者二者雖不經見而其說皆不可廢也

程氏大昌易原曰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已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所可言者其四正四維皆爲十五正符陳摶所傳則其來已古篤可信爾

緯書多出於哀平之世而後漢律曆志順帝時邊韶上言太初改元易朔以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爲日法則似武帝時已有乾鑿度矣是殆不然蓋作者

以太初曆法竄入其中暗與之合非武帝果用此書爲日法也圖緯至唐時已多殘缺宋世別有乾鑿度二卷題云蒼頡修乃僞書玉海所載不知是殘缺本文否據晉張湛注列子太易一章云全是乾鑿度而孔穎達易正義引乾鑿度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正與張湛所言合其爲本文無疑矣河圖之形象久已無傳自田何輩不能贊一辭況撰乾鑿度者乎程泰之謂作者親見河圖蓋爲其所愚也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日知錄云地神疑作北辰故謂之九宮天

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而震而巽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而兌而艮而離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鄭康成周禮注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

太一下行九宮圖

巽四	離九 陰根於午 行周上反紫宮	坤二
震三	中五 行半還息中央	兌七
艮八	坎一 陽根於子	乾六

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揚在兗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青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官也

唐書玄宗紀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祠九宮貴神於東郊

唐會要玄宗天寶三載十月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城置九宮壇壇一成其上依位置小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晁氏曰遁甲之書見於隋志凡十三家則其學之來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推國家之吉凶通其學者以爲有驗未之嘗試也肅宗至德三年六月置太一神壇於南郊東九宮以四孟隨歲改位行棊謂之飛位乾元後遂不易位武宗會昌二年正月左僕射王起等奏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星天蓬卦坎行水方白二宮其神攝提星天內卦坤行土方黑二

宮其神軒轅星天衝卦震行木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天輔卦巽行木方綠五宮其神天符星天禽卦坤行□方黄六宮其神青龍星天心卦乾行金方白七宮其神咸池星天柱卦兌行金方赤八宮其神太陰星天任卦艮行土方白九宮其神天一星天英卦離行火方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章俊卿山堂考索云漢立太一祠郊甘泉宋世也唐肅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九重其祠□六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疾人異不不作）

按張衡所稱九宮不過如明堂月令之說而易緯乾鑿度則以爲太一下行之數涉於誕矣衡方斥圖緯爲非聖之書九宮必不取諸乾鑿度章懷不當引以爲注蘇嘉慶王起等所奏神號星名方色則又其穿鑿傅會之甚者也

九宮非河圖也自乾鑿度有河圖八文之語劉牧有河圖九房之稱而世遂以九宮爲河圖矣又有指此爲洛書者蓋以九疇之數然九疇有次第無方位也强配八卦以附會之斂豈理也哉

右論乾鑿度太一九宮之數

易圖明辨卷第二

易圖明辨卷第三

周易參同契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五行類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

唐書藝文志五行類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二卷又五相類一卷（古文參同契本云三相類淳于叔通撰未知孰是）

眞一子彭曉參同契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譔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密授青州徐從事（徐名景休）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復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

雲笈七籤神仙傳曰魏伯陽作參同契似解釋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失其奥旨矣

鼂氏（公武）讀書志曰周易參同契三卷漢魏伯陽撰彭曉爲之解舊唐書皆不載（唐新書史皆有）按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作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爲易之文其爲古書明矣

陳氏（振孫）書錄解題曰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眞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序稱廣政丁未（蜀孟昶廣政十年歲在丁未漢高祖之天福十二年也）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爲之注

二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

升菴楊氏愼古文參同契序曰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之誤永叢氏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橫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

復陽子蔣一彪古文參同契集解序曰昨偶檢先大夫

雲龍公遺籍得古文參同契一帙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序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惟白文無註是未經後人妄竄者爲成都升菴楊愼氏所序本覽之始知往年所閱者乃以魏君序及景休叔通二家之註序竄入於魏君經文中大相混亂後人註者不知所自訛以因訛紹註莫辨皆緣飾以成文則不無牽引附會之誤又無怪乎最後之觀者見其重文複義不達所指成卽成說而一切草草錯會爲不知亂從自何人而升菴謂於彭始予今考正其譌一以古文爲準別出魏君經文取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俞琰四子之註節集於各段之下以顯明其義蔣一彪集解序

朱子語類曰易只是箇陰陽莽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爲無見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說皆不離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是其源流又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敘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化生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

名周易參同契云

合沙鄭氏東卿曰伯陽之參同契意在鍜鍊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爲異端

黃氏震日抄曰參同契者漢世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憑爲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代之前也此方士煉丹之書然必冒周易爲稱首鍊丹取于午時爲火候是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於橐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晩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日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紛飾之其實煉丹無藉於易易本無預於煉丹而[illegible]

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所晦菴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無之

河津薛氏瑄曰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終是方技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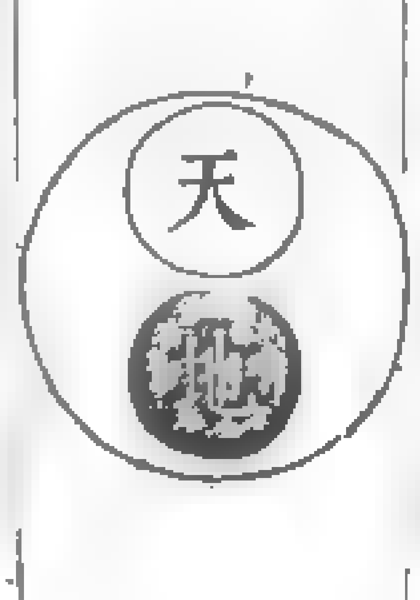
京山郝氏敬學易枝言曰用易參同契作者魏伯陽大旨宗老氏道德經者老子之易也門戶觳軸橐籥牝牡稽數探賾不一而足有無玄妙悉本其中故知此書宗老氏於易則參同契云爾

河右毛氏奇齡曰參同契諸圖自朱子註後則學者多

刪之徐氏註本已亡他本厖雜不足據惟彭本有水火匡廓圖三五至精圖斗建子午圖將指天罡圖昏見圖晨見圖九宮八卦圖八卦納甲圖含元播精三五歸一圖然或并至精歸一圖或并斗建將指圖故或九或七今藏書家與道家多有之以其書本丹竈家抽坎塡離之術故隋唐志以其書入道家類（按唐志入五行類隋志無）相傳漢桓帝時淳于叔通受其學始以行世故張平叔悟眞詩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也（見太極圖說遺議）書録解題有彭本明鏡圖有八環今其存者非九則七蓋斗建將指不當并合而至精歸一本係一圖是爲八環耳

易外別傳校正彭眞一明鏡圖畧加增損而成九環

地承天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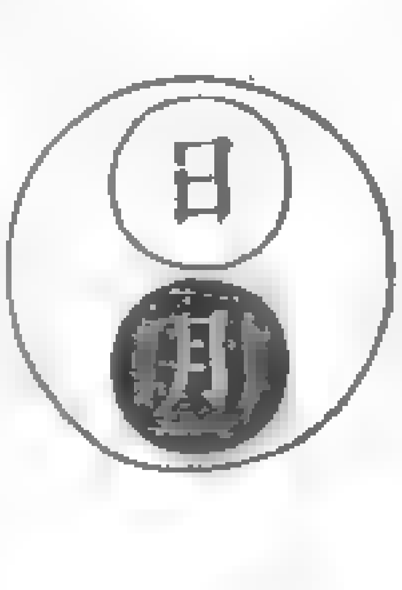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參同契曰恒順地理承天布宣

石澗俞氏琰曰人之元氣藏於腹猶萬物藏於坤神入氣中猶天氣降而至於地氣與神合猶地道之承天天地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產藥太玄經云藏心於淵美厥靈根與此同旨

月受日光圖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俞氏曰日爲太陽月爲太陰月本無光月之光乃日之光也陽明陰晦陽吐陰受故太陰受太陽之光以爲明人之心爲太陽氣海猶太陰心定則神凝神凝則氣聚人能凝神入於氣中則氣與神合與太陰受太陽之光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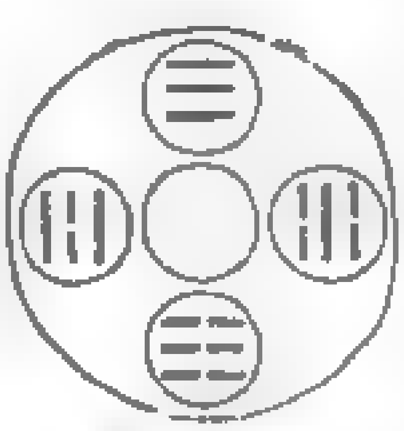
先天卦乾上坤下圖

後天卦離南坎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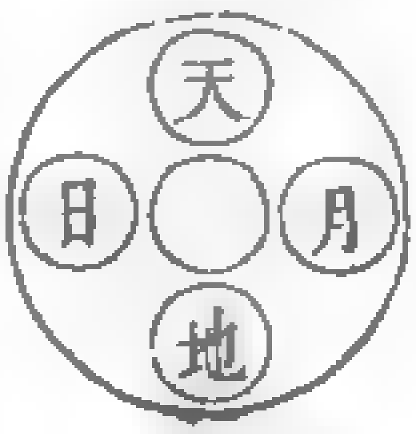
邵子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

其中三才之道也
俞氏曰人之一身首乾腹坤而心居其中其位猶三才也氣統於腎形統於首一上一下本不相交所以使之交者神也神運乎中則上下渾融與天地同運此非三才之道歟夫神守於腎則靜而藏伏坤之道也守於首則動而運行乾之道也藏伏則妙合而凝運行則周流不息妙合而凝者精也周流不息者火也
陰符經曰機在目
邵子曰天之神發乎日人之神發乎目
俞氏曰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內鍊之法以目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入於氣海蓋不過片餉工夫而已

乾坤坎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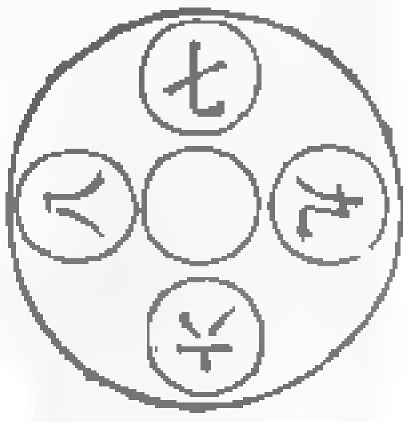
天地日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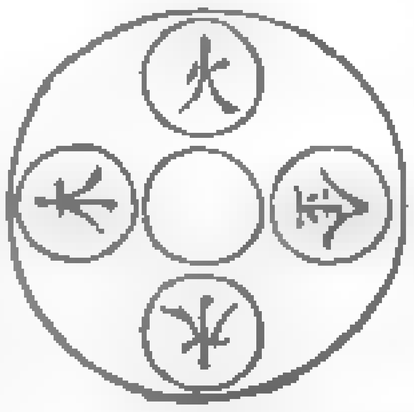
易曰乾為天坤為地離為日坎為月又曰乾為首坤為腹

太玄經曰陽氣潛萌於黃宮
黃庭經曰子欲不死修崑崙又曰出日入月呼吸存
俞氏曰首居上而圓諸陽之所會乾天之象也故易以乾為首崑崙在西北乾位故黃庭經以乾為崑崙腹居下而中虛八脈之所歸坤地之象也故易以坤為腹天玄而地黃故太玄以坤為黃宮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故易以離為日坎為月呼吸出入升降上下往來無窮故黃庭以呼吸為日月或以兩目為日月非也兩目僅有日月之形無日月之用

八七九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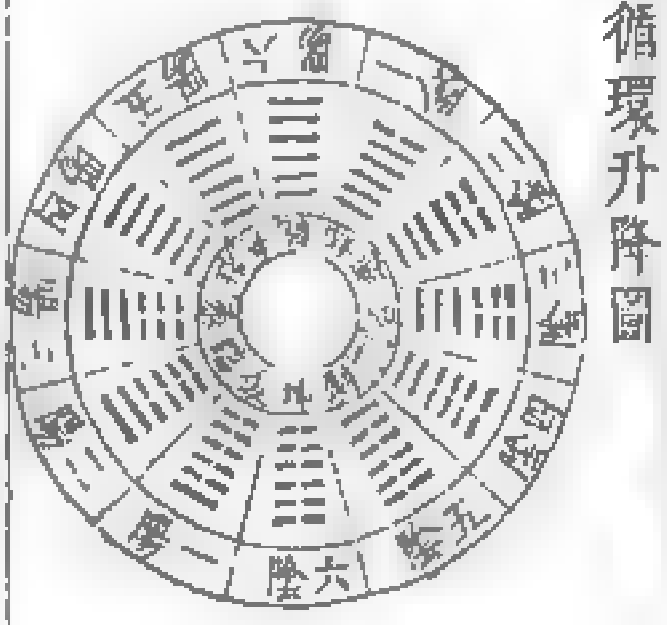
木火金水圖



參同契曰九還七返八歸六居又曰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又曰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渾沌列爲龍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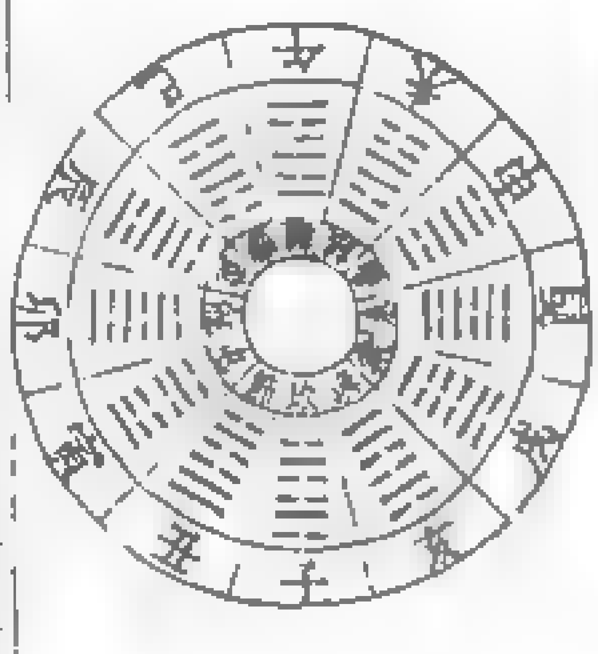
俞氏曰六七八九乃水火木金之成數木數八屬東火數七屬南木自東而升則與火爲侶於南矣金數九屬西水數六屬北金自西而降則與水合處於北矣丹家有所謂赤龍黑虎者東方蒼龍七宿運而之南則爲赤龍西方白虎七宿運而之北則爲黑虎無非譬喻身中之呼吸究而言之何龍虎之有何金水木火之有何七八九六之有皆譬喻耳或疑九七八言還返歸六獨言居得無異乎曰六居北不動三方之還返歸皆聚於北故言居也

乾坤交變十二卦循環升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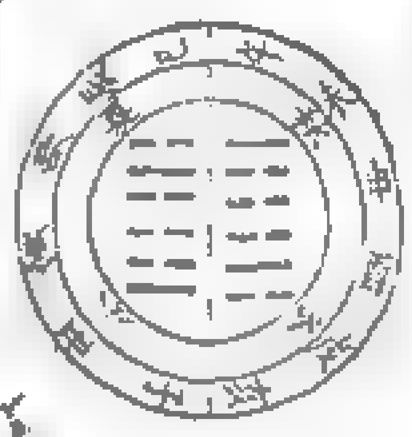
俞氏曰乾上坤下吾身之天地也泰左否右吾身天地之升降也復非十一月亦非夜半子時乃身中之子也姤非五月亦非日中午時乃身中之午也張悟眞云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蓋謂身中之泰否

坎離交變十二卦循環升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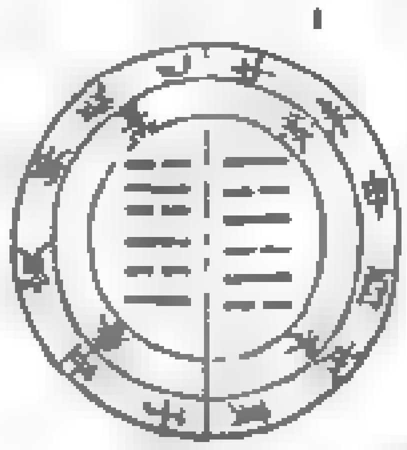


俞氏曰坎北離南吾身之水火也旣濟東未濟西吾身水火之升降也屯居寅蒙居戌吾身之火候也寅非平旦寅乃身中之寅戌非黃昏戌乃身中之戌張悟眞云屯蒙作動靜在朝在昏蓋謂身中之屯蒙

屯蒙二卦反對一升一降圖



既濟未濟反對一升一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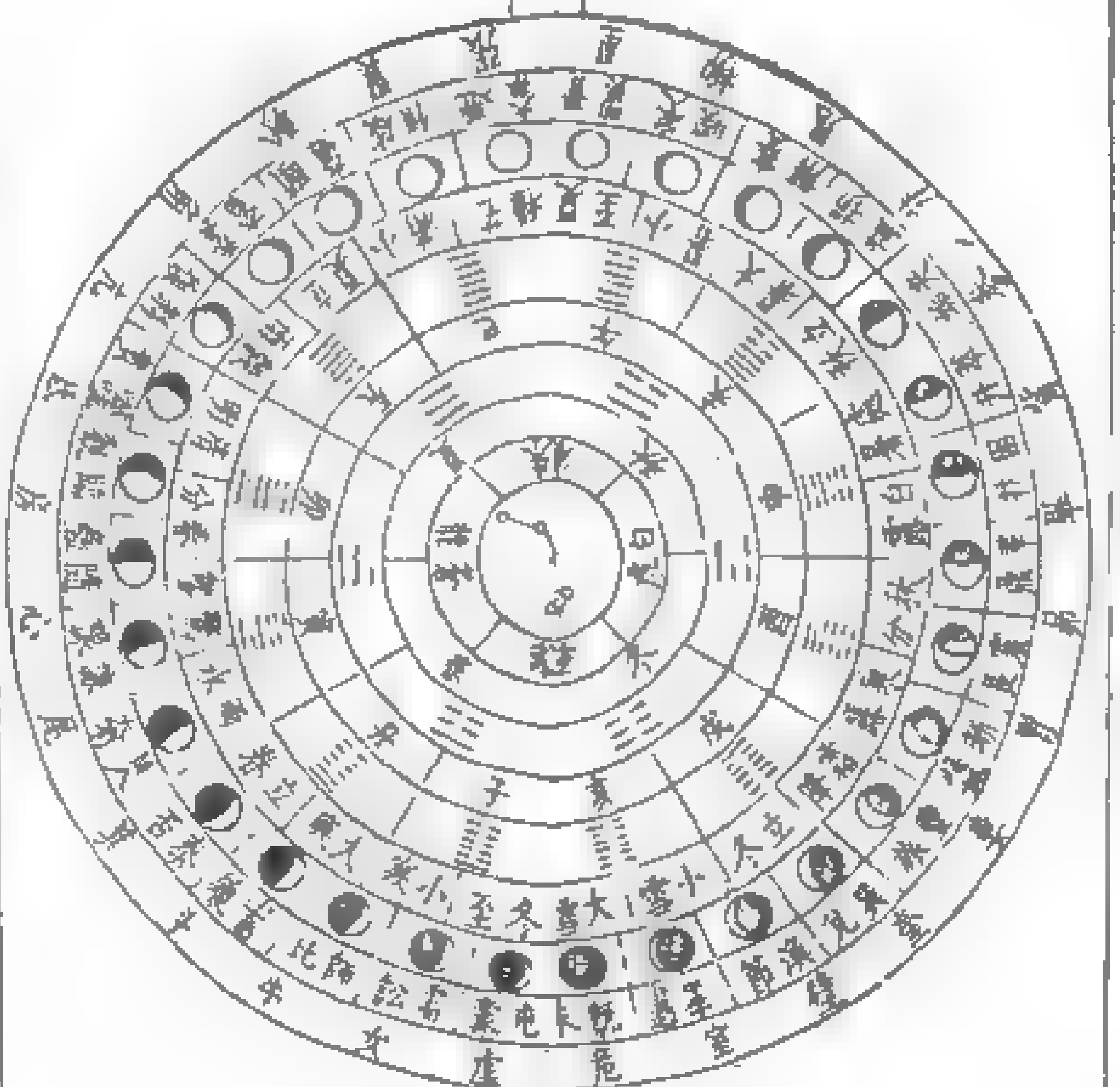


參同契曰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俞氏曰參同契以乾坤爲鼎坎離爲藥物因以其餘六十卦爲火候一日有十二時兩卦計十二爻故日用兩卦朝屯則暮蒙朝需則暮訟以至於既濟未濟一也屯倒轉則爲蒙有一升一降之象屯自內而升爲朝爲晝爲春夏蒙自外而降爲暮爲夜爲秋冬諸卦皆然夫以六十卦分布爲三十日以象一月然遇小盡則當如之何蓋比附耳非眞謂三十日也或以此爲閉目數息之法則不勝其煩且勞矣豈至簡至易之道哉

周易參同契金丹鼎器藥物火候萬殊一本之圖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
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而可考
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
思之務令熟兮反覆眡上下



千秋煥彬彬兮萬遍將可覩
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
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
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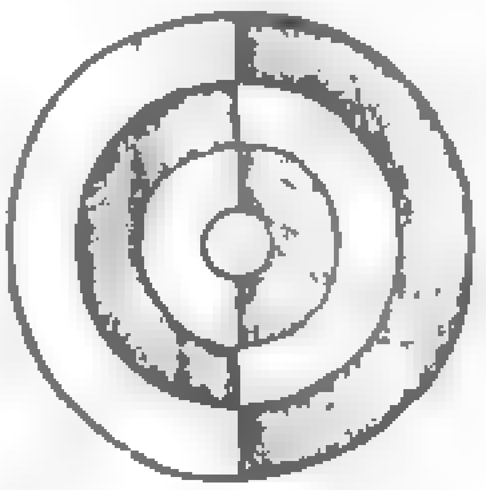
右論參同契指要

參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廓朱子考異作匡郭云其象如垣郭之形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空同道士鄒訢曰以宇宙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變化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身則所謂金丹大業者也然則乾坤其物氣竅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於其間如車軸之貫轂以運轂一下而一上也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艮巽兌是也橐籥橐籥其管也上陽子陳致虛曰何謂坎離匡廓蓋陽乘陰則乾中虛而爲離陰乘陽則坤復實而爲坎故坎離繼乾坤之體而爲陰陽之匡廓此乾坤之於坎離猶車輪之於轂軸乾坤正坎離之軸坎離運乾坤之轂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此大小徐君之旨同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旣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

降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全陽子俞琰曰乾天坤地吾身之鼎器也離日坎月吾身之藥物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列天地配合之位離東坎西分日月出入之門反求吾身其致一也乾坤爲體坎離爲用坎離二者周流升降於六虛往來上下本無爻位吾身坎離運行乎鼎器之內潛天潛地豈有爻位哉

水火匡廓圖



河右毛氏曰水火匡廓圖者以章首有坎離匡廓運轂正軸二語所云水火卽坎離也丹家以坎離爲用故輪兩象之又名水火二用圖則又取天地者乾坤之象坎離者乾坤之用二語蓋其圖正作坎離二卦而運爲一軸非所謂兩儀也亦非所謂陽動生陰陰靜復生陽也其中一○則坎離之胎也左◐爲離白黑白卽▭一▭也右☽爲坎黑白黑卽一▭一也說見太極圖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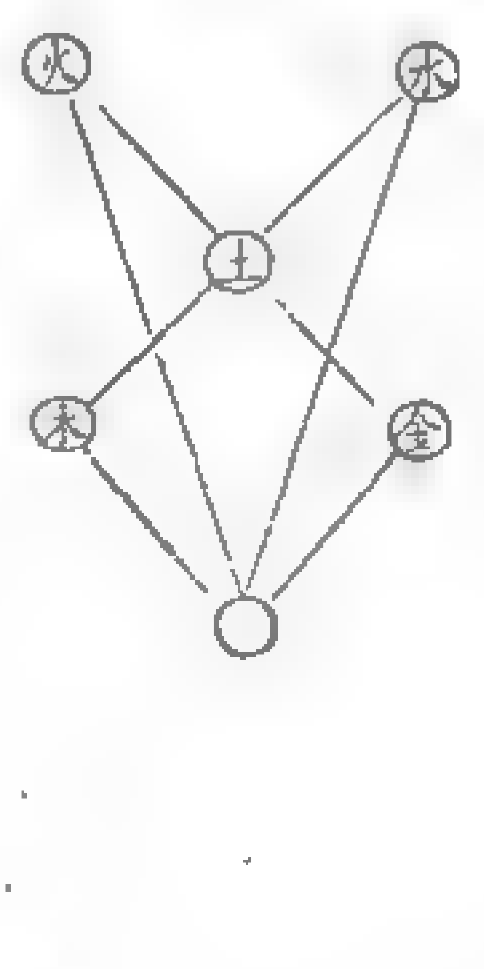
參同契曰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遠三五不交剛柔離分陳顯微曰張紫陽詩云莫把孤陰謂有陽獨修一物轉羸尪鍾離先生詩云莫謂此身亡是道獨修一物是孤陰須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而後可言還丹矣苟二物不合三五不交水火未濟剛柔離分則陰陽隔絕天地閉塞所謂偏陰偏陽謂之疾也

又曰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心赤爲女脾黃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彭曉曰子水數一爲五行始金火木三物同功皆是造化俱歸戊巳者是故脾黃爲藥之祖也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陳致虛曰青龍屬東白虎屬酉此其正也更歷分布者青龍建緯於酉白虎建緯於卯是刑德並會而龍虎歡喜顛倒相見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陳致虛曰子南午北者顛倒五行也仙聖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所以水火互爲綱紀一方能既濟也陽生於一成於九陽數至九則極極則復於一此謂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者丹之神功在此兩句蓋虛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方

龜蛇蟠結之所故太一所含先天之元氣其眞精聚子則審旋此復應前文子五行始之義也俞琰曰子午即南北水火卯酉即東西金木右轉左旋一伏一起則水火相交金木自然不間隔矣然東西卯酉者金木異名非天地方位亦非人身左右

張氏伯端悟眞篇曰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巳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眞氣十月胎圓入聖機

三五至精圖



毛氏曰三五至精圖者取二五與一天地至精語而分五行爲三五中央土一五也天五生土也左火與木共一五也地二生火天三生木也二三五也右水與金又共一五也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也一四亦五也故其爲生序則水承坎下火承離下其爲行序則金盛爲水木盛爲火而合而復歸於一元也合三五而皆歸連於下之○則此一○者二五之合非二五之合三五之精非二五之精蓋丹家水火必還一元故其後復有含元播精三五歸一之[illegible]

按三輪皆坎離二卦五行即天地之生數然伯陽專心修鍊特借此以明作丹之意初非爲易而設蓋三

輪不可以爲兩儀五行不可以爲四象其所謂易者指坎離水火非聖人生生之易也唐與元妙經品有太極先天圖合三輪五行爲一而以三輪中一〇五行下一〇爲太極又加以陰靜陽動男女萬物之象凡四大〇陰靜在二輪之上陽動在三輪之下二輪左離右坎者水火既濟之小二〇上陰下陽者天地交泰之象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即此義也男女萬物皆在五行之下與宋紹興甲寅朱震在經筵所進周子太極圖正同今性理大全所載者以三輪之左爲陽動右爲陰靜而虛其上下之二〇以爲太極乃後人所改非其舊也此不在本義九圖之列或曰陳摶傳穆修穆修傳周子或曰周子所自作而道家竊之以入藏疑不能明存而弗論云

右論二用三五

參同契曰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徵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彭曉曰坎戊月精者月陰也戊陽也乃陰中有陽象水中生金虎也離己日光者日陽也己陰也乃陽中有陰象虎中生汞龍也陳顯微曰易卦納甲法坎納六戊離納六己坎爲月離爲日故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二字合爲易字故曰推類結字是皆原理爲證而弄虛逆言首也易說不外乎日月月豈不本乎坎離然坎之與離日今戊己古六云鄰綠彼此懷異土遂使金丹有返還況土旺酉季羅絡始終水火木金畢各居一方而皆稟中宮土德也張紫陽詩云四象五行全藉土土德之功大矣哉蓋土爲金母也知五行之俱歸於土則知五行之俱變爲金丹復能會造化於中[illegible]於[illegible]土矣晦朔之閒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

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發散清光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陳顯微曰晦朔之間當合符行中如混沌鴻濛不可度量蓋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之時也豈可用功乎故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却自箕斗之鄉嘔輪吐萌發散輝光可也塞山子詩云不得舉其根根虛則子隆蓋體用不同施功亦異故也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丌音其爲物之具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陳顯微曰發君以一月之閒月形圓缺皆卦象進退自初三日爲一震初八日爲二陽十五則三陽全而乾[redacted]就十六則一陰生二十三則二陰生三十日則三陰全而坤體成男畢在西方庚位每月初三日月現微明於西方庚位應震之一陽初生而陽易納甲坐震卦納六庚具造化之理參合如此初八日月現上弦於南方丁位應兌卦二陽生而納甲步則兌納六丁以至十五日月滿於東方甲位則乾卦又納六甲其時卦備二陽三五之道已終則滿者虧而伸者屈高者低而升者降至十六日一陰生而晝陰用事月於平旦現在酉方辛位以應巽卦納辛至二十三日月於乎旦現南方丙位應艮卦納丙至三十日月癸東方乙位應坤卦納乙節盡則又相爲與陽復用事會變日大候之妙有未易明言者於是古之至人觀天之道識爲法象以示人以天地騖鼎器以日月驚藥物以日月往來騖大候月行於天一月一度與日交合故謂天符應時者十二時也月自初一以後光滿進魂長魄消陰屈陽伸象一日之子至巳十六日以後光漸退魄長魂消陰伸陽屈象一日之午至亥火

沈進退屈伸消是也

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别序斯四象（謂七八九六）以曉後生

盲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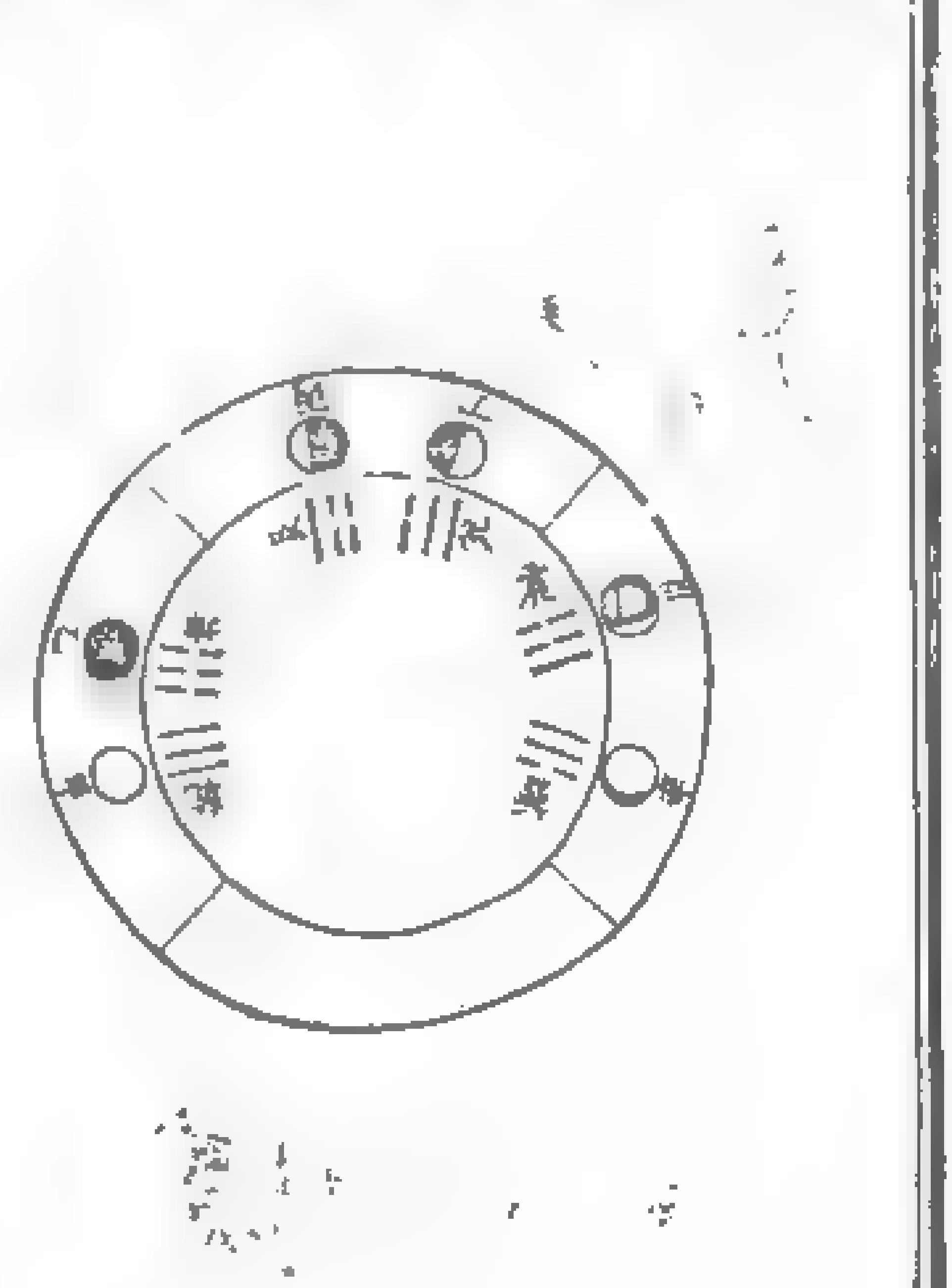
觀天河（今本作河圖非）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陳顯微曰上察天文下察衡候中稽人心會爻日吉之修丹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稽人心於是虛吾心運吾神因天罡轉地軸上應河漢取回下應海潮升降天地雖大而其日月星辰五行八卦皆欽入於吾身或爲爐鼎或爲藥物或爲火候一反觀而三才皆備於我矣本書外身而檢求也）動則觀卦節靜則因彖辭

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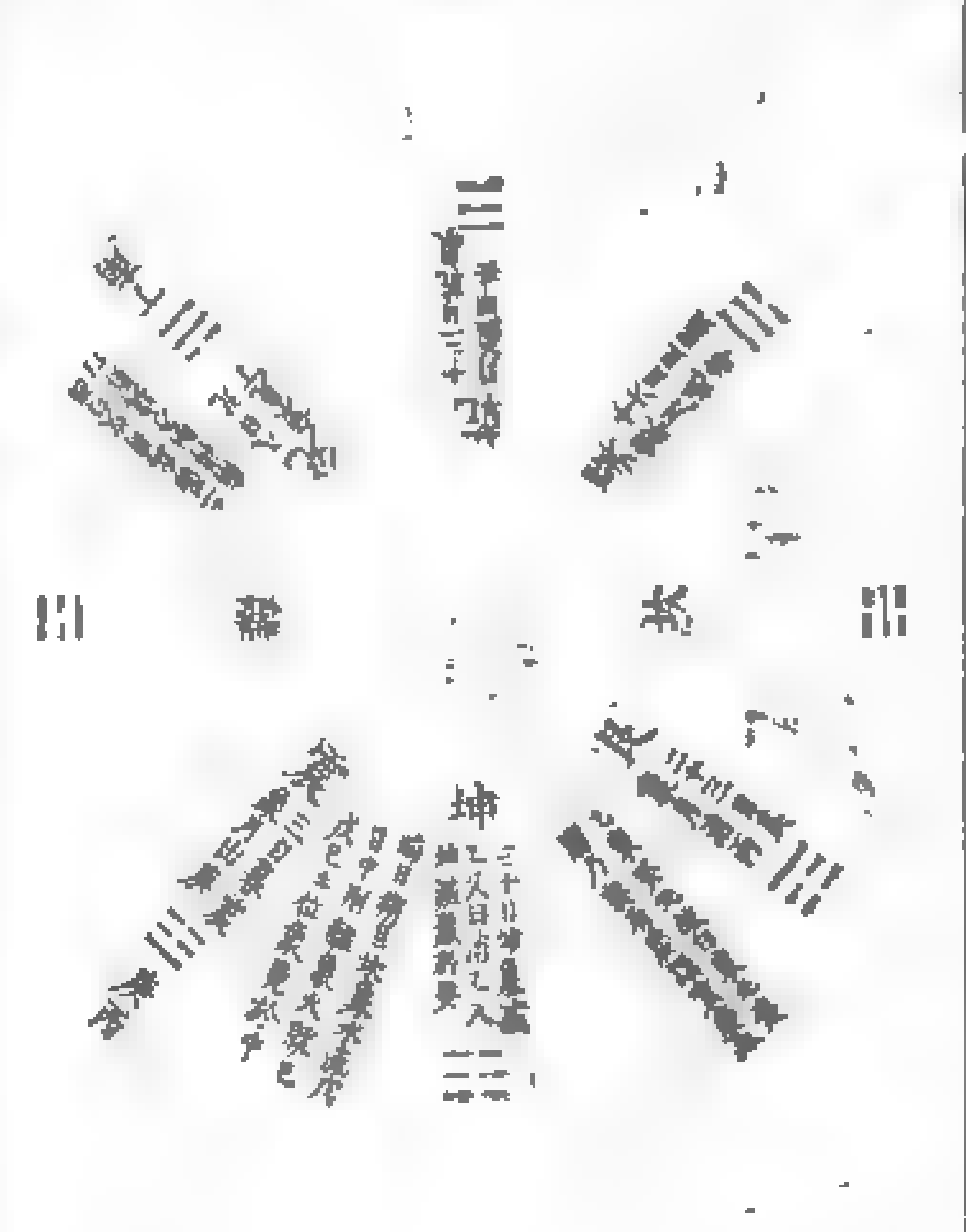
鄒所曰參同之說見一日之間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日沈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下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又曰參同本不爲明易借納甲之法以寓行持進退之候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

朱子答袁機仲書曰參同契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

參同契納甲圖



漢上納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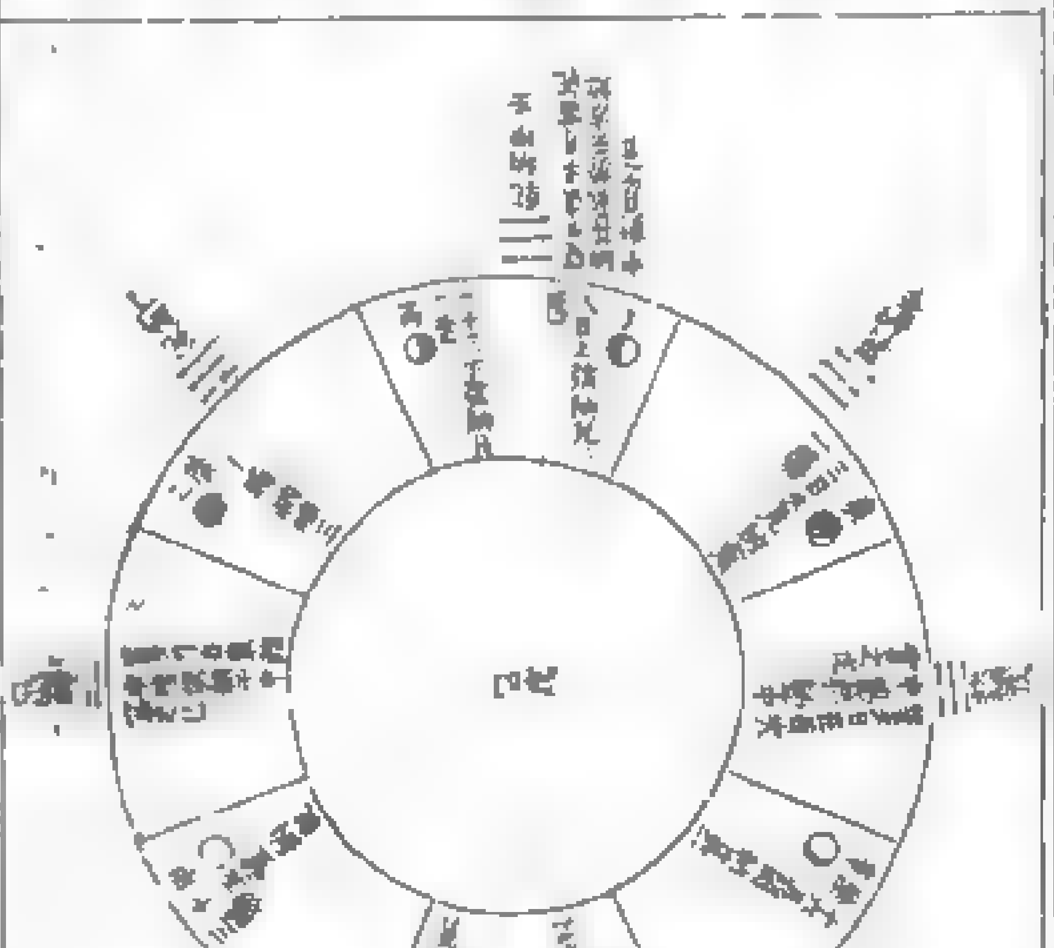


漢上朱氏周易卦圖說曰納甲何也曰舉甲以該十日
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
納丙丁皆自下生聖人仰觀日月之運配之以坎離之
象而八卦十日之義著矣

繫辭傳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翻曰謂日月懸天成
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
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
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坎象水流
戊日中則離離象火就已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
推而明生焉坤象西南得朋虞曰陽喪滅坤坤終復生
此指說易道陰陽之大要也又曰消乙入坤滅藏於癸

按鄭新注本圖悉刪去唯存納甲一環蓋以彰本之
昏見晨見合而為一圖也甲乙丙丁庚辛指月昏旦
出沒之方而圖移六卦於月體之下悖矣漢上圖較
勝然坎離寄納戊己乾坤兼納壬癸之義皆不能有
所發揮因更定附列於左而為之說焉

新定月體納甲圖



按納甲者始於京房之數算以甲為十干之首舉一
干以該其餘故謂之納甲魏伯陽以月象附會之以
寓丹家行持進退之候蓋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
卦畫而以所見之方為所納之甲震一陽始生於月
為生明●三日夕出於庚故曰震納庚謂一陽之氣
納於西方之庚也兌二陽為上弦◐八日夕見於丁
故曰兌納丁謂二陽之氣納於南方之丁也乾純陽
為望○十五夕盈於甲故曰乾納甲謂三陽之氣納
於東方之甲也此望前三候陽息陰消之月象也月分六候每五日為一候巽一陰始生於月為生魄○十六旦明初
退於辛故曰巽納辛謂以一陰之氣納於西方之辛

也退二陰為下弦◑二十三旦明半消於丙故曰艮納丙謂二陰之氣納於南方之丙也坤純陰為晦●三十旦明盡滅於乙故曰坤納乙謂三陰之氣納於東方之乙也此望後三候陽消陰息之月象也離為日日生於東故離位乎東坎為月月生於西故坎位乎西至望夕則日西月東坎離易位其離中一陰即是月魄坎中一陽即是日光東西正對交注於中此二用之氣所以納戊巳也故曰坎戊月精離巳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也乾納甲而又納壬坤納乙而又納癸者何也謂乾之中畫即太陰之精望夕夜半月當乾納其氣於壬方地中對月之日坤之中畫即太陽之精晦朔之間日在坤納其氣於癸方地中合日之月也徐敬可云望夕之陽既盈於甲矣其夜半日行至壬而月與為衡日中原有陰魄所謂離中一陰者平時含蘊而不出至是則盛陽將革又感正對之陰乃充溢流滋而為生陰之本故其象為⊙即望夕夜半壬方之日也晦旦之陽既盡於乙矣其夜半日行至癸而月與同躔月中原有陽精所謂坎中一陽者平時瀝渾而不分至是則盛陰將革又感摩戛之陽乃剖發迸洩而為生陽之本故其象為◉即晦朔間癸方之月也故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此尤易象之要樞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蓋即明堂九室縱橫十五之數雖不言九宮而九宮在其中矣橫言之二四為六之與九也三五為八之與七也一八為九之與六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縱言之三四為七之與八也一五為六之與九也二六為八之與七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四維斜對言之二五為七之與八也四五為九之與六也七八九六皆十五也七八數十五九六數亦十五合之為三十當一月之日數陽氣謂日光也月本無光感日之明以為光明陽也魄陰也三日生明十五而望十六生魄三十而晦故曰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索者盡也謂月所感日之光至是盡滅全體皆魄也此雖言月體之消長而未嘗不合於九宮之數然其卦則以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所謂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者是也與明堂九室之卦位不同觀漢上納甲圖用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位則可知矣彭本有九宮八卦圖舉二者合而為一殊覺齟齬

上觀天河文下察地形流注家皆以天河文為雲漢地形流為海潮今本云上觀河圖文蓋後人妄改以應九為河圖之說河圖非天象安得云上觀其為俗子點竄可知且淳于叔通五相類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俞琰

汪云玄溝者天河也自尾箕之間至柳星之分介斷天盤不知幾萬里修丹者法天象地反身而求則身中自有一壺天也河鼓星位在天河邊斗牛之間星紀天盤之丑位也丹法火臨於丑則驅回尾穴連霊徴趯入天衢直上奔其氣自尾閭升於泥丸也正當衝關出路之時一身之人民豈不竦然驚駭乎觀此文及注則天河正有精義不得作河圖以是知七八九六伯陽特以爲晦朔弦望之候雖有別序斯四象句而實於河圖之四象絕無交涉也

右論月體納甲

呂純陽沁園春丹詞披朱受東華傳關西逸人呂洞賓世以爲神仙數來得壽中希夷丹遺意

卽純陽所授邪詞云不習師傳此事爭知蓋聞有希夷之風骨不過神仙無雙成就全丹盡覆樂清息能不[illegible]數乎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

石澗俞氏曰七火數也煉丹之法其先以紅投黑而生藥既有藥然後進火煉黑入紅而成丹故曰七返還丹卽非自寅至申之七時也張紫陽悟眞篇云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姹女作親情是此義也

離騷遠遊篇云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卽煉己待時之謂也要在收視返聽寂然不動凝神於太虛無一毫雜想少焉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眞息自定神明自來不過片餉

間耳邵康節先天吟云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著功夫丹法亦然採藥於先天則無爲進火於後天則有爲不可以一律齊也

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帷

俞氏曰白紫清珠玉集丹髓歌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然吾何以知身中之一陽生也蓋彈指聲中巽門豁開而心覺恍惚之時是也吾於此時鼓之以橐籥蹙之以猛火則眞鉛出於而河車不敢暫停直運入崑崙峯頂乃可以爲還丹邵康節恍惚吟云恍惚陰陽初變化絪縕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非洞曉陰陽造化[illegible]克知此

中宵卽半夜子時也參同契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是也又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謂三十日半夜子時之前介乎晦朔之間也若譬之於一日則每夜子時之前卽晦朔之間初不拘於三十日之半夜也悟眞篇云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此說明矣

鉛卽藥也鼎謂下丹田也子時將至而陽氣潛萌於其下所以溫溫也簾帷者眼也垂眼下視有垂簾之象故曰簾帷惟丹田有藥而陽氣上升透於兩眉之間是以有光也

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夫牛斗危

俞氏曰造化爭馳謂坤之末復之初也參同契云龍呼

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吞并作丹之時要在心息相依然後神凝氣聚交媾而成藥陳朝元玉芝書云玄黃若也無交媾爭得陽從坎下飛故必陰陽交媾丹田有藥乃可以進火也

牛斗危乃身中火候之方位謂進火工夫至寅而般運如天之生物胚胎於子至寅而出也參同契云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翠虛篇云有一子母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女與此同旨

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烏飛

俞氏曰翠虛篇云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記得古人詩一句曲江之上鵲橋橫古仙本以小腸有

九盤十二曲是爲曲江而翠虛又以西南路上發明其說可謂深切著明矣蓋西南屬坤坤爲腹藥生於丹田之時陽氣上達麗於目而有光故自目至臍一路皆虛白晃耀如月華之明也

有箇烏飛者身中之天地交坎離合二氣絪緼結成一滴露珠而飛落丹田中也陳希夷指玄篇云有箇烏飛入桂宮翠虛篇云紅蓮含蕊露珠凝碧飛落華池滴滴

當時自飲刀圭（謂但以服食爲事）又誰信無中養就兒（即所謂三家相見結嬰兒也）

俞氏曰金丹大道至簡至易於無中生有養就嬰兒如涕唾精津氣血液之類止可接助以爲階梯非丹質也

學者局於管見往往以先入之說爲主更不肯參究丹書雖有道者欲與開發孰肯爲之信翠虛篇云怪事教人笑殺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交結身裏夫妻是妙哉蓋夫婦即陰陽之異名非真有所謂夫婦也或者偏執竹破竹補之說遂謂以人補人而專意於三峰邪術又安信金丹乃清淨無爲之道而專於無中生有哉

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爭知

俞氏曰人身有一物分而爲二其浮者爲木沈者爲金一東一西故謂之間隔若得斗柄之機斡運使之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則木性愛金金情戀木而刑德並

會不間隔矣（按人身之水有清有濁東坡天慶觀乳泉賦謂若汗血涕洟涎沫之類皆水之外騖者一出而不復返唯華池之真液下湧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蓋水源之清濁不可以不辨木金間隔即東家西鄰之謂）

悟真篇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人莫強猜蓋丹經所陳或假物以明理或設象以寓意名義不同學者卒然讀之莫不有望洋之歎且以五行言之或曰金木或曰水土或曰水火或曰金火或曰金水或曰木火或曰水土使人心目俱眩誠不易知也

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

俞氏曰丹道之要有二曰交媾曰進火雖有先後次序要皆一片功夫天機謂半夜子陽初動之時也天機將

吾人能動吾之機以應之則天人合發內外相符結而
爲丹矣雖曰一日十二時凡相交處亦皆可爲而古仙
必用半夜子陽初動之時者其時太陽正在北方而人
身氣到尾閭關蓋與天地相應所謂盜天地奪造化惟
此時爲然乃若丑時則太陽已偏人身之氣已過尾閭
矣寅時則太陽已出地人身之氣已過腎堂矣皆不可
用也玉芝書云凡煉丹隨子時陽氣而起火其火方全
餘外別時起火其火不全斯言盡之矣
崔公入藥鏡云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尸解別說輕舉然只成地仙故歸名山洞府也
俞氏曰三千行滿則九年三千日也三千日內務要積
功累行十二時中不可須臾離道劉虛谷還丹篇云大

功欲就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是也丹法片餉結胎
百日而功靈周年而胎圓九年而行滿皆有程度決無
今日遇師明日便能成仙之理當知一年而小成九年
而大變始而易氣次而易血次而易脈次而易肉次而
易髓次而易筋次而易骨次而易髮次而易形積九年
而閱九變煉盡純陰變成純陽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
化而登仙也
渭按丹家之煉己一曰交媾亦曰生藥採藥又曰作
丹此其事在亥子之交參同契云晦朔之間合符行
中混沌洪濛牝牡相從是也進火一曰起火此其事
在子丑之會參同契云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

轉嘔輪吐萌是也陳致虛云人先須養性乃可修命
臨爐一差百錯總由煉己無功言生藥不可不早也
俞琰云丹法火臨於丑則驅回尾穴連雲焰趕入天
衢直上奔言進火不可不力也其於天地之操陰陽
之義水火之情日月之運亦可謂探其微而抉其奧
矣惜乎其以聖人之大道而小試之也惜乎其以聖
人之公心而私用之也聖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
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何其大也丹家之功效止於一
身小之至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張子曰存吾順事
沒吾寧也聖人於死生之際如是而已何其公也丹

家不受命曰人盡死而我獨存私亦甚矣故謂丹道
出於易則可謂聖人之作易意在明丹道則不可也
右論煉己進火

先天太極

清容袁氏桷謝仲直易三圖序曰上饒謝先生遯於建安
番易吳生蟾往受易而後出其圖爲建安之學爲彭翁彭
翁之傳爲武夷君而莫知所受或曰託以隱祕故謂之武
夷君焉始鼂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雜理俾後無以傳至
荆州袁溉道潔始受於薛翁而易復傳袁乃以授永嘉薛
季宣士龍始薛授袁時嘗言河洛遺學多在蜀漢間故士
大夫聞是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象數曰續

遇於玄最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秘不復出臨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渭按淸容博雅君子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首著之季通所得三圖一爲先天太極圖無疑矣其二蓋九宮圖與五行生成圖而希夷未嘗名之曰洛書故或言洛書朱子不得見也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末以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事國亡變姓名遯入建陽其後人被薦不就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逼至大都遂不食而死事具宋史本傳仲直即君直也淸容以謝拒元命爲時所忌故隱其名復更其字

天地自然之圖

趙氏撝謙六書本義曰天地自然之圖虙羲氏龍馬負圖出於滎河八卦所由以畫也易曰河出圖聖人則之書曰河圖在東序是也此圖世傳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祕而不傳雖朱子亦莫之見今得之陳伯敷氏嘗熟玩之有太極函陰陽陰陽函八卦之妙撝謙字古則餘姚人宋宗室別號老古先生名山藏作趙謙云洪武初聘修正韻

楊氏時喬周易全書曰趙氏圖書世競傳之爲眞圖書靈寶許公誥郴陽何公孟春尤篤信之獨季彭山本云朱子與蔡氏無書不講明豈有秘不與言之理

渭按蔡氏所得之三圖淸容不言其形象未知何如據古則所傳以爲蔡氏之所得蓋三圖之中此居其一名曰先天圖亦曰太極圖取參同契之月體納甲二用三五與九宮八卦混而一之者也朱子發云陳摶以先天圖授种放三傳而至邵雍則康節之學實出於希夷其所演以爲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圖可知也後人謂之天地自然之圖又謂之太極眞圖其環中爲太極兩邊白黑回互白爲陽黑爲陰陰盛於北而陽起薄之故邵子曰震始交陰而陽生自震而離而兌以至於乾而陽斯盛焉震東北白一分黑二分是爲一奇二偶兌東南白二分黑一分是爲二奇一偶乾正南全白是爲三奇純陽離正東取西之白中黑點爲二奇含一偶故云對過陰在中也陽盛於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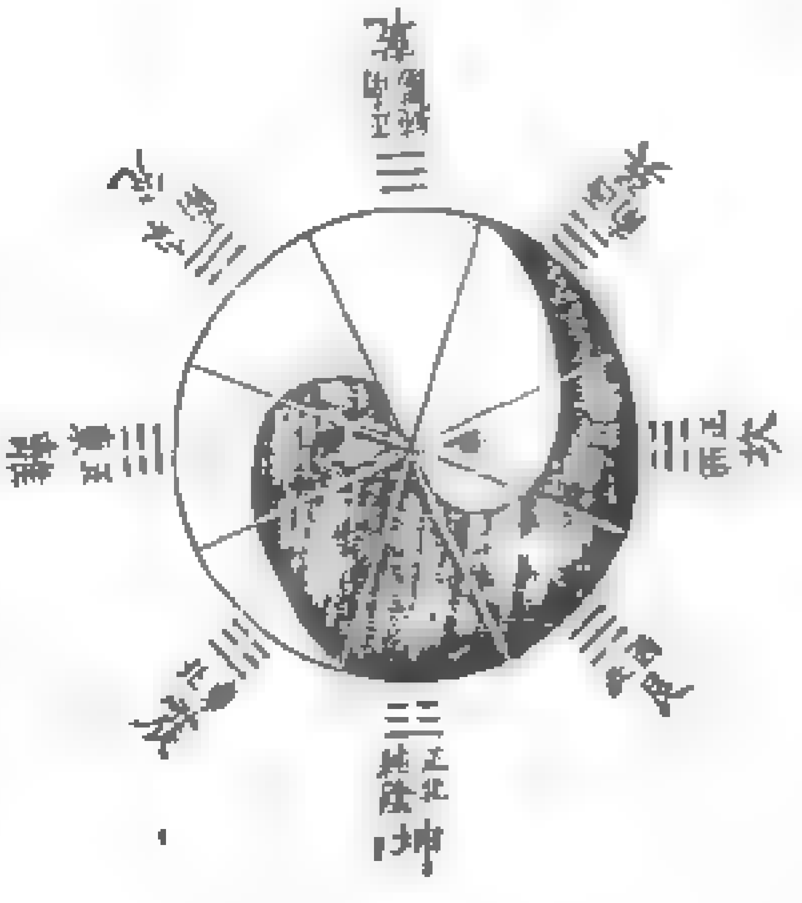
而陰來迎之故邵子曰巽始消陽而陰生自巽而坎而艮以至於坤而陰斯盛焉巽西南黑一分白二分是爲一偶二奇艮西北黑二分白一分是爲二偶一奇坤正北全黑是爲三偶純陰坎正西取東之黑中白點爲二偶含一奇故云對過陽在中也坎離爲日月升降於乾坤之間而無定位納甲寄中宮之戊已故東西交易與六卦異也八方三畫之奇偶與白黑之質次第相應天工乎人巧乎其自然而然之妙非竊窺造化陰陽之祕者亦不能爲也但不可指以爲伏羲之河圖耳

或問朱子謂希夷之學源出參同契何以知其然乎

曰即其陰陽盛衰之數以推晦朔弦望之氣而知其理有若合符節者矣陽氣生於東北而盛於正南震離兌乾在焉即望前三候陽息陰消之月象也陰氣生於西南而盛於正北巽坎艮坤在焉即望後三候陽消陰息之月象也陰極於北而陽起薄之陰避陽故回入中宮而黑中復有一點之白陽極於南而陰來迎之陽避陰故回入中宮而白中復有一點之黑蓋望夕月東日西坎離易位其黑中白點即是陽光白中黑點即是陰魄東西正對交注於中此二用之氣所以納戊已也舉參同千言萬語之玄妙而括之以一圖徵而著約而賅丹家安得不私之爲秘寶而肎輕出示人耶

自种放之後儒者受此圖皆有所變通恢廓而非復希夷之舊惟蜀之隱者得其本眞私相授受以爲丹家之要訣蒦叟醬翁之徒是也故雖朱子之博洽亦不得見而必屬季通入峽求之蓋即酷愛參同契之意以爲坐談龍肉不如喫豬肉而飽也其終不以爲河圖而列諸經首者蓋以圖出希夷源自伯陽不若根柢大傳五十有五之數爲得其正耳非季通秘之而不與言也

古太極圖



趙氏仲全道學正宗曰古太極圖陽生於東而盛於南陰生於西而盛於北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皆自然而然者也

按潛溪宋氏濂曰新安羅端良願（端良羅願字）作陰陽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爲八卦謂之河圖用井文界分九宮謂之洛書言出於青城山隱者然不寫爲象今觀趙氏此圖正所謂陰陽相含就中八分之以爲八卦者青城隱者之所授當亦如此然不著陰陽分數視古則爲疎略其不曰河圖而謂之古太極圖何也蓋其時既從啓蒙以五十五數爲河圖而濂溪又自有所爲太極圖者故不名河圖曰太極圖而加

古以別之

先天圖雖丹家修煉之訣然亦必得其人而傳之非其人則不傳也故宋初唯种放穆修受希夷之學而他無聞焉其後穆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而天下始知有象數之學即上所列二圖是也亦曰太極圖或謂之河圖（有蔣公直字得之者魏鶴山之門人也著論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蓋九（宮一爲太一下行九宮圖說出太乙家之一說）希夷之所授受盡於此矣而說者謂此外別有河圖洛書种放得之以傳李溉及許堅不亦謬乎溉惟有卦氣圖（見漢上周易卦圖云其說源於[illegible]是也）而堅無所著不知其說云何今觀范諤昌劉牧之言則皆祖述僞龍圖者也與希夷之學相去遥

庭矣蓋自种放既沒天禧以後龍圖託名希夷嘗世翕然宗之邵子之書雖得眞傳而變通恢廓多所自得艮工不示人以朴人莫測其所從來其流傳蜀漢間者又不過二三隱淪私爲養生之訣儒者無過而問焉非若劉牧之徒造作文字更相標榜以簧鼓天下也故朱子雖力辨劉牧之非而終不能脫龍圖之窠臼逮乎晚年始覺其妄遂令季通入峽購得三圖耳蔡氏祕不肯出及元末明初復見於世雖無當於聖人之易而源出參同猶勝龍圖之怪誕彼疑清容二趙之言爲不足信者得吾說而思之夫亦可渙然釋矣

右論希夷先天圖

易圖明辨卷第三

易圖明辨卷第四

龍圖

希夷陳先生龍圖序曰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尚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邪然則何以知之荅曰於夫子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纍纍然如繫之於縷也且若龍圖便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位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爲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配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器之本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本注參一三以天數合九乾元用九也兩二四地數合六坤元用六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本注成八卦者三位也上則一三五爲三位二四爲二位無中正不能成卦爲孤陰下則六八十爲二位七九無中正不能成卦爲寡陽三皆不處若避之也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塗今略述其梗槩焉

仲尼默示三陳九卦

履德之基序卦天十明用十示人以辨上下

謙德之柄天十五明用十五示人以裒多益寡

復德之本天二十四卦示氣變之始

恒德之固下經天二卦示形化之始

損德之修益德之裕此二卦示人以盛衰之端

困德之辨井德之地此二卦示人以還通之義

巽德之制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也因事制宜隨時變易之義備矣

按李邯鄲淑書目有易龍圖一卷陳摶撰朱子以爲假書其序則錄於宋文鑑劉靜修云龍圖之說未必出於劉牧之前牧受龍圖於范諤昌諤昌傳自李溉許堅則其書固先發而出呂伯恭從而誤信之猶張敬夫爲戴師愈所欺也希夷未聞有書宋史隱逸傳陳摶好讀易著指玄篇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而無所謂龍圖者今觀

其序之荒謬則有不可勝言者未合之數以爲探三陳九卦之旨而得之夫三陳九卦於河出圖之義有何干涉此擬不倫殊爲可笑又云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其象故天必先散而示之夫以聖人之智天即合而示之聖人豈不能見其所分且使天合而聖人果不能見其所分當其散也聖人又豈能合而用之耶狂瞽之談不足深辨而宋景濂謂序非圖南不能作甚矣儒者之易恐非獨一呂伯恭也餘姚黃先生云河出未合之圖聖人合而用之是伏羲畫卦又畫圖也一言破的此書之僞妄灼然可覩矣

三陳九卦之義其有合於龍圖者不可曉雖然彼既

妄言之吾不妨妄解之葢天地未合之數已合之
一陳也龍馬負圖二陳也所謂散而示之者也伏羲
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三陳也所謂合
而用之者也詳見後仲尼不明言而於大傳三陳九卦
以徵示其意故曰默而形之作僞者之肺腸客或如
此舊注況九卦立解則穿鑿無理甚矣

東都事略儒學傳陳摶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以象學授种
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

按馬令南唐書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
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幘巾芒屩短褐至骭
亦無齋裝惟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

澗浴出而曝之每嗜魚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
鹽熟而啗之後或居茅山或居九華適意往返人不
能測舊與錢若水善若水後因轉運江南遇堅於簡
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
一日涉西津臨波闊步若平地然衆始神之不知其
所往云此亦是神仙面目絕無儒者氣象其自託於
希夷之徒有以也

宋史儒林傳朱震子發漢上易解云种放以河圖洛書授李
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陳天地五十有
五之數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葢莫知其所自云

晁氏讀書志易證墜簡一卷天禧中毘陵從事范諤昌撰
自謂其學出於湓浦李處約廬陵許堅陳氏書錄解題又有易源流圖一卷

按東都事略言陳摶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象學
者河圖洛書也而朱震云放以圖書授李溉溉傳許
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晁公武云諤昌自謂其
學出於李處約許堅其說互異溉與處約不知是一
是二諤昌又不言處約傳自誰氏中間授受不甚分
明識者疑之昔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
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又蜀人趙賓爲易持論
巧慧非古法云受孟喜喜爲名之賓死喜因不肯仞見漢書儒林傳
葢曲學授受之際往往多假託隱諱不可考
究李許之學自附於种放其亦田生得傳孟喜不仞

之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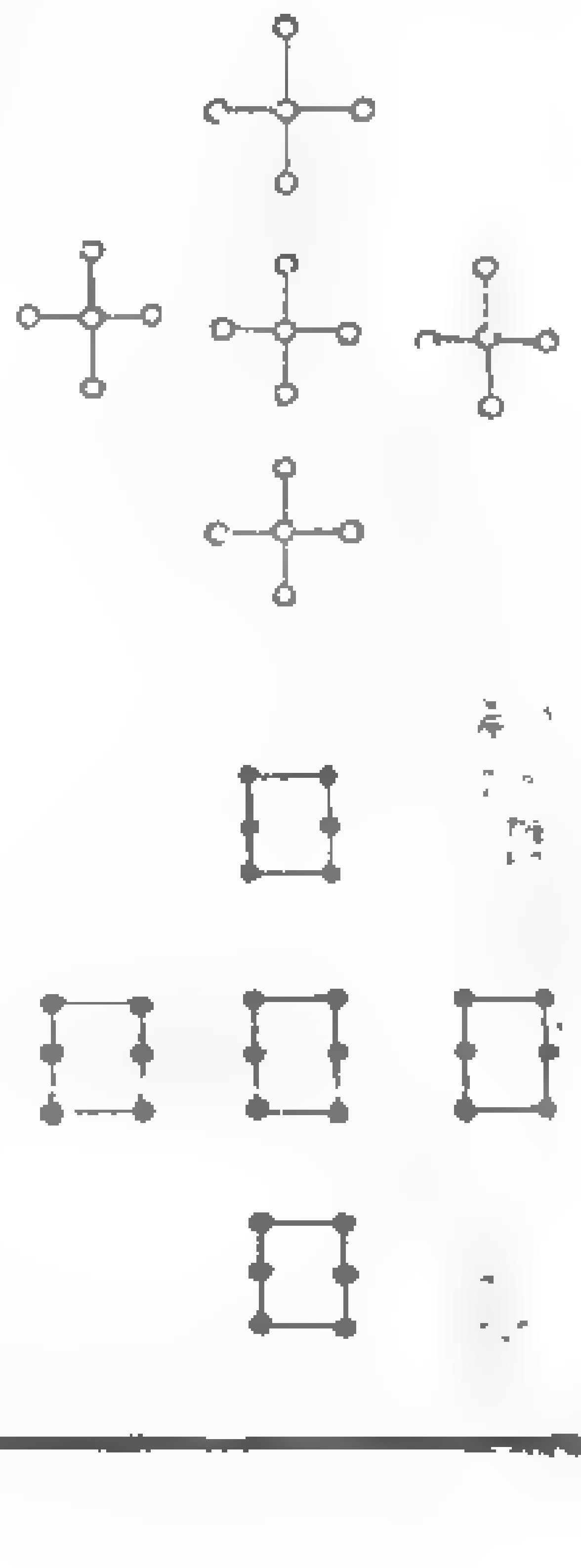
空山雷氏思齊易圖通變曰由漢而唐易經行世凡經傳
疏釋之外未有及於圖書之文刊列經首者迨故宋之初
陳摶圖南始創意推明象數自謂因玩索孔子三陳九卦
之義得其遠旨新有書述特稱龍圖離合變通圖第一爲
龍馬圖餘二十是全用大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雜以納
甲貫穿易理內一圖謂形九宮附一圖謂形洛書者則盡
去其五生數祇起地六至地十自釋十爲用十爲成形故
洪範陳五行之用數語而已及終其書再出兩圖其一形
九宮者元無改異標爲河圖其一不過盡置列大傳五十
有五之數於四方及中而自標異謂爲洛書並無傳例言

圖出之後种放許堅李漑氏及見其它有著述若劉牧氏所親授之師如范諤昌所著大易源流其稱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故老子自西周傳授孔子造易之原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東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於未乃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矣因考其既以圖之前五數置於北南東西之正及中復以後五數配子午卯酉及中何也夫子午卯酉非四方之正邪地十配中云寄於未夫中抑有未邪諦詳所置之數正今圖所傳有四方而無四維者是諤昌元不識圖南

所以標異特因太玄準易取於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而然鑿空無故造端老子增立怪論以實圖南易置二七四九之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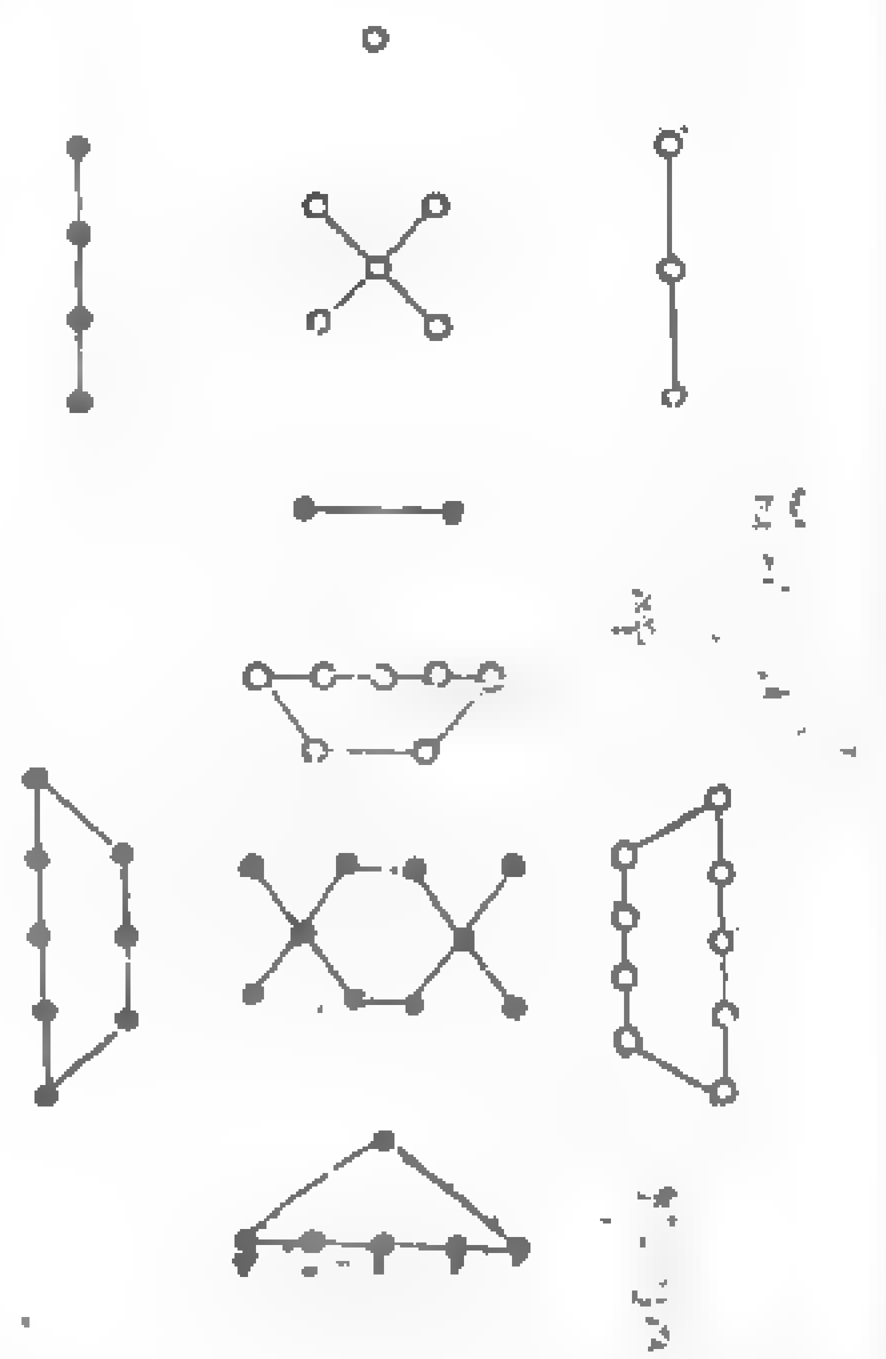
按雷氏所言則似親見龍圖之書者然不著其形象

唯清江張氏易象圖說載之頗詳謹列如左



右龍圖天地未合之數

張氏曰上位天數也天數中於五分爲五位五五二十有五積一三五七九亦得二十五焉五位縱横見三縱横見五三位縱横見九縱横見十五序言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者此也下位地數也地數中於六亦分爲五位五六凡三十積二四六八十亦得三十焉序言十分而爲六形地之象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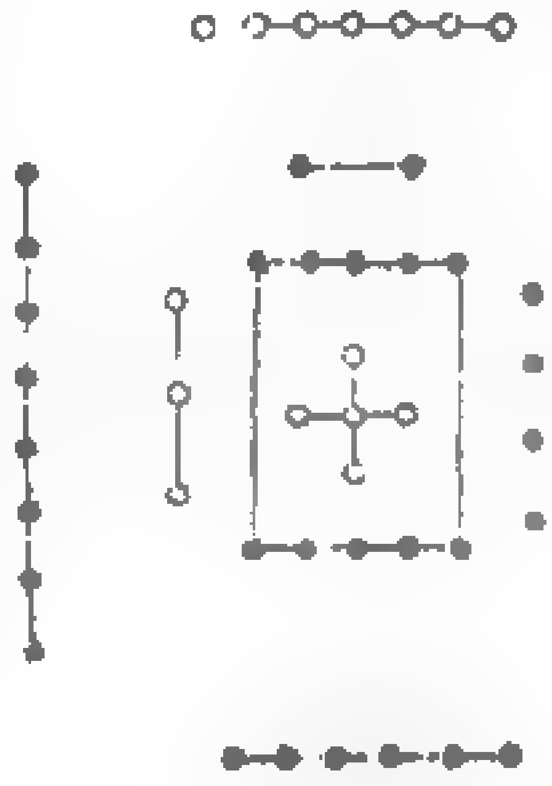
右龍圖天地已合之位

張氏曰上位象也合一三五爲參天偶二四爲兩地積之凡十五五行之生數也即前象上五位上五去四得一下五去三得二右五去二得三左五去一得四惟中㐅不動序言天一居上爲道之宗者此也案律歷志云合二始以定剛柔一者陽之始二者陰之始今則此圖其上天。者一之象也其下地••者一之象也其中天⁘者四象五行也左上一。太陽爲火之象左上一。少陰爲金之象左下。。少陽爲木之象右下一。太陰爲水之象土者沖氣居中以運四方暢始施生亦陰亦陽右旁⁘三才之象卦之所以畫三左旁⁘四時之象蓍之所以揲四是故上

象一二三四者蓍數卦爻之體也下位形也九八七六金木水火之成數中見地十土之成數也即前象下五位以中六分開置一在上六而成七置二在左六而成八置三在右六而成九惟下六不配而自爲六序言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者此也案七者蓍之圓七七而四十有九八者卦之方八八而六十有四九者陽之用陽爻百九十二六者陰之用陰爻亦百九十二二十者大衍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得五十焉是故下形六七八九者蓍數卦爻之用也上體而下用上象而下形象動形靜體立用行而逆化不可勝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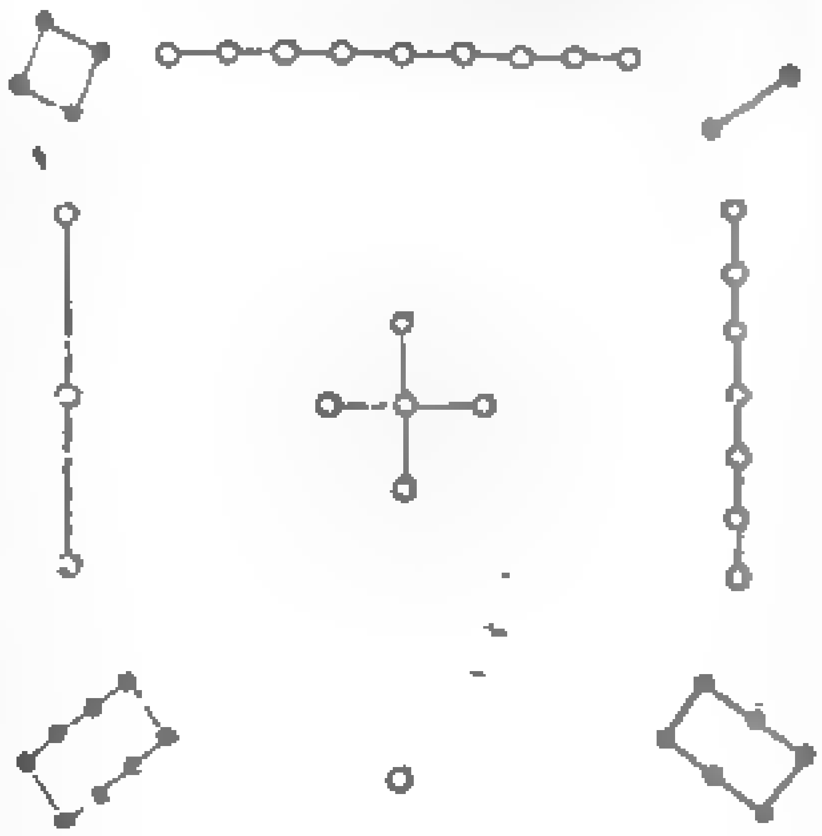
案一二三四天之象象變於上六七八九地之形形成於下上下相重而爲五行則左右前後生成之位是也上下相交而爲八卦則四正四隅九宮之位是也今以前後圖參考當如太乙遁甲陰陽二局圖一二三四猶遁甲天盤在上隨時運轉六七八九猶遁甲地盤在下而定不易法明天動地靜之義而前此諸儒未有能發其旨是故一在南起法天象動而右轉初交一居東南二居西北三居西南四居東北四陽班布居上右四陰班布居下左分陰分陽而天地設位再交一居東北二居西南三居東南四居西北則兌北相銜而六子卦生合是二變而成先天八卦自然之象也爲後重爲生成之位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陰陽各相配合即邵子朱子所述之圖也三交一居西北

二居東南三居東北四居西南則剛柔相錯而爲坎離震兌四交一居西南二居東北三居西北四居東南則右陽左陰而乾坤成列合是二變而成後天八卦裁成之位也再轉則一復於南矣大傳所謂参伍以變錯綜其數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其義也



右龍圖天地生成之數

張氏曰此即前圖一二三四天之象也動而右旋六七八九地之形也靜而正位是故一轉居北而與六合二轉居南而與七合三轉居東而與八合四轉居西而與九合五十居中而爲天地運行之樞紐大傳言錯綜其數者蓋指此而言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三四往來是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一二上下是也分作二層看之則天動地靜上下之義昭然矣



右洛書縱橫十五之象

張氏曰洪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漢儒以此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而希夷所傳則以此爲龍圖三變天地未合之數一變也已合之位二變也龍馬負圖三變也之以生成圖爲洛書本文蓋延傳寫之誤而啟圖九書十之辨今以二象兩易其名則啟圖龜書不煩擬議而自明矣

按以上四圖並見易象圖說內篇清江張理仲純所著也其第一爲天地未合之數上位以五五爲天數二十有五下位以五六爲地數三十蓋漢律歷志云

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故依託爲此圖也第二爲天地已合之位上位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五居其中卽劉牧所謂上下未交之象也及其已交則天一下生地六地二上生天七天三左生地八地四右生天九故下位六七八九十皆以生數乘中五而得之卽劉牧之洛書五行成數也其縱橫十五之象本龍圖三變劉牧所謂龍馬負圖是也雷氏以爲河圖張氏易其名曰洛書天地生成之數卽范諤昌所謂羲皇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者也雷氏以爲洛書張氏易其名曰河圖今攷之本書縱橫十五之象九數各居一位故序曰天散而示之天地生成之數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耦居一方故序曰伏羲合而用之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洛書五十有五本象元自如此張氏宗啓蒙恐啓圖九書十之辨故疑爲傳寫之誤而兩易其名然劉牧師范諤昌諤昌師李漑許堅三傳弟子一脈相承使圖書果如張氏所列而牧輒兩易之是入室而操戈也其何以取信於當世而學者翕然宗之乎西山謂圖九書十出於劉牧之意見非也而張氏宗之亦過矣

易圖以白爲陽黑爲陰自參同水火匡廓始其後先天太極圖亦然而龍圖則獨用奇白偶黑之點序曰天之垂象的如貫珠自一至於盈萬皆纍纍然如繫

之於縷也因於點間爲畫絲以聯絡之使若貫珠然思之可發一笑前此未有此狀圖出希夷之後是亦一證也雷氏不知龍圖源出盜廬非華山道士所作故以爲希夷必不如此而歸其罪於諤昌此亦莫須有之獄至以重定五行生成之數爲老子自西周傳孔子不知出何典記鑿空造端增立怪論誠有如雷氏所譏者諤昌直一妄人耳語曰不知其形視其景景曲則形必曲觀諤昌之言則李許之爲人從可知矣

右論龍圖

易數鉤隱圖

一衢劉氏牧鉤隱圖序曰夫易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物安從而生哉是故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卦於是乎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為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詳夫注疏之家至於分經析義妙盡精研及乎解釋天地錯綜之數則語惟簡略與繫辭不偶所以學者難曉其義也今採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於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於逐圖下各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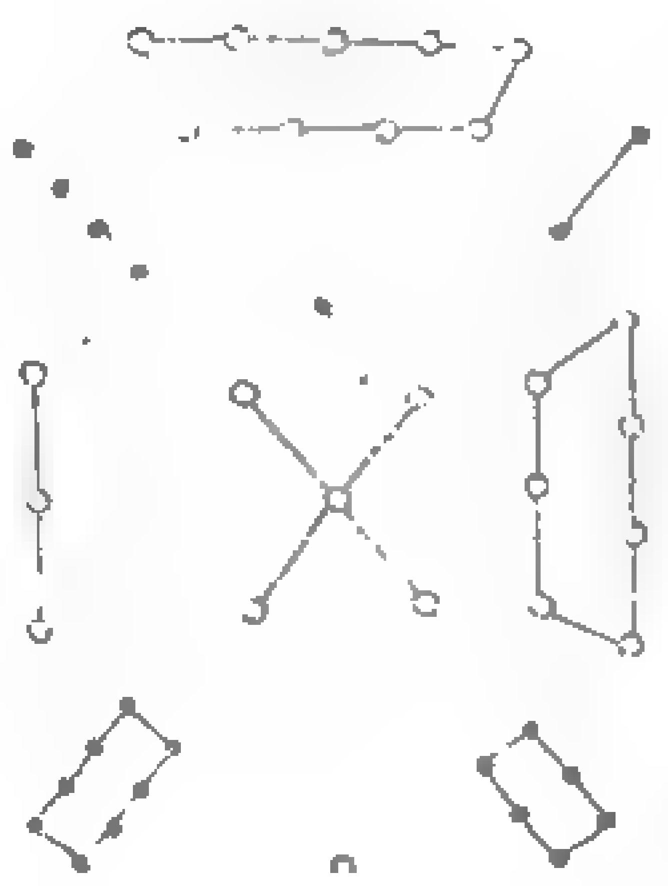
義庶覽之者易曉耳夫易道淵邈雖往哲難窺於至賾牧也藂生祖述誠媿其狂簡然象有定位變有定數不能妄為之穿鑿耳博雅君子試為詳焉

晁氏讀書志曰易解十五卷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曆初吳祕獻其書於朝優詔獎之田況為序又有鉤隱圖三卷皆易之數也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

渭按歐公與劉牧同時位尊望重不信圖書乃祖述鉤隱者之所憂故其序託名歐公以欺世千載而下齋同作偽者之肺肝猶如見之也

三百年來學者雖知有本義卷首所列之圖書而不復問其原委故余詳考龍圖及鉤隱以著謬種所自出使學者參觀而猛省焉非為其有當於聖人之易而錄之也

太皥氏授龍馬負圖 此即龍圖縱橫十五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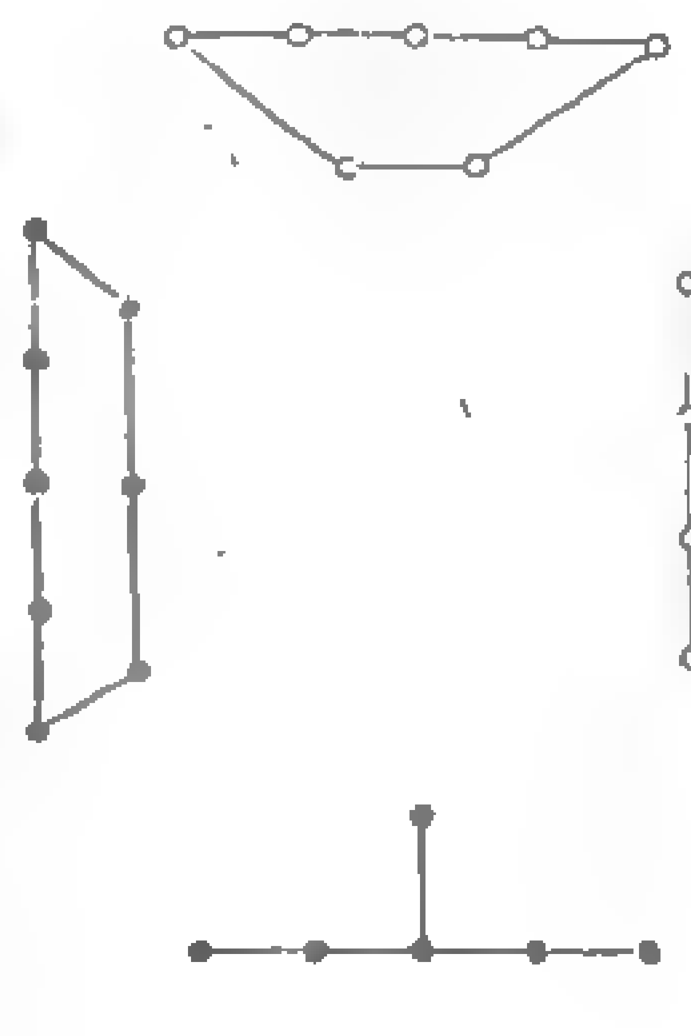


劉氏曰昔虙犧氏之有天下感龍馬之瑞負天地之數出於河是為龍圖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與四為肩六與八為足五為腹心縱橫數之皆十五蓋易繫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也太皥乃則而象之遂因四正定五行之數以陽氣肇於建子為發生之源陰氣萌於建午為肅殺之基二氣交通然後變化所以生萬物焉殺萬物焉且天一生坎地二生離天三處震地四居兌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數也且孤陰不生獨陽不發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極五行之成數遂定八卦之象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此聖人設卦觀象之奧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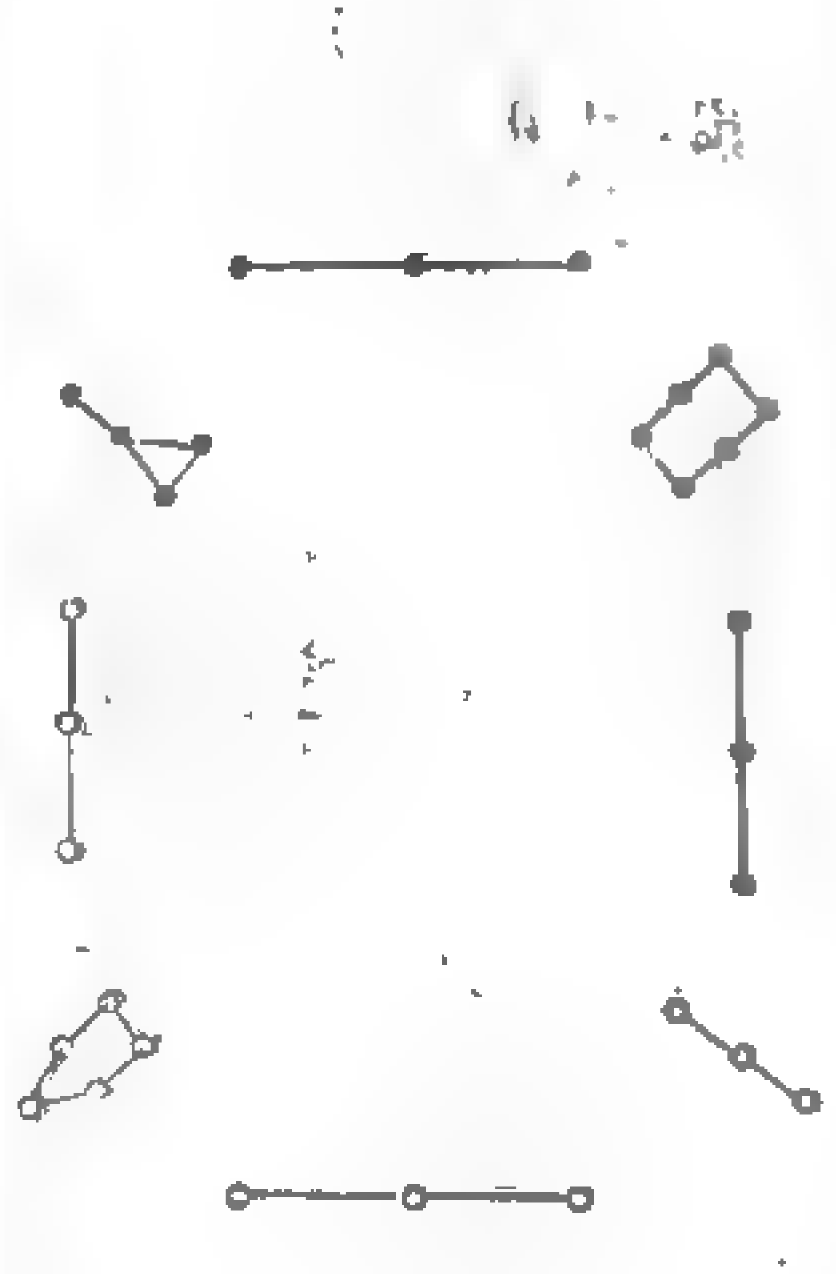
今龍圖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蘊且其圖縱橫皆合天地自然之數則非後人能假偽而設之也

河圖兩儀 此即龍圖天地已合之上位而虛其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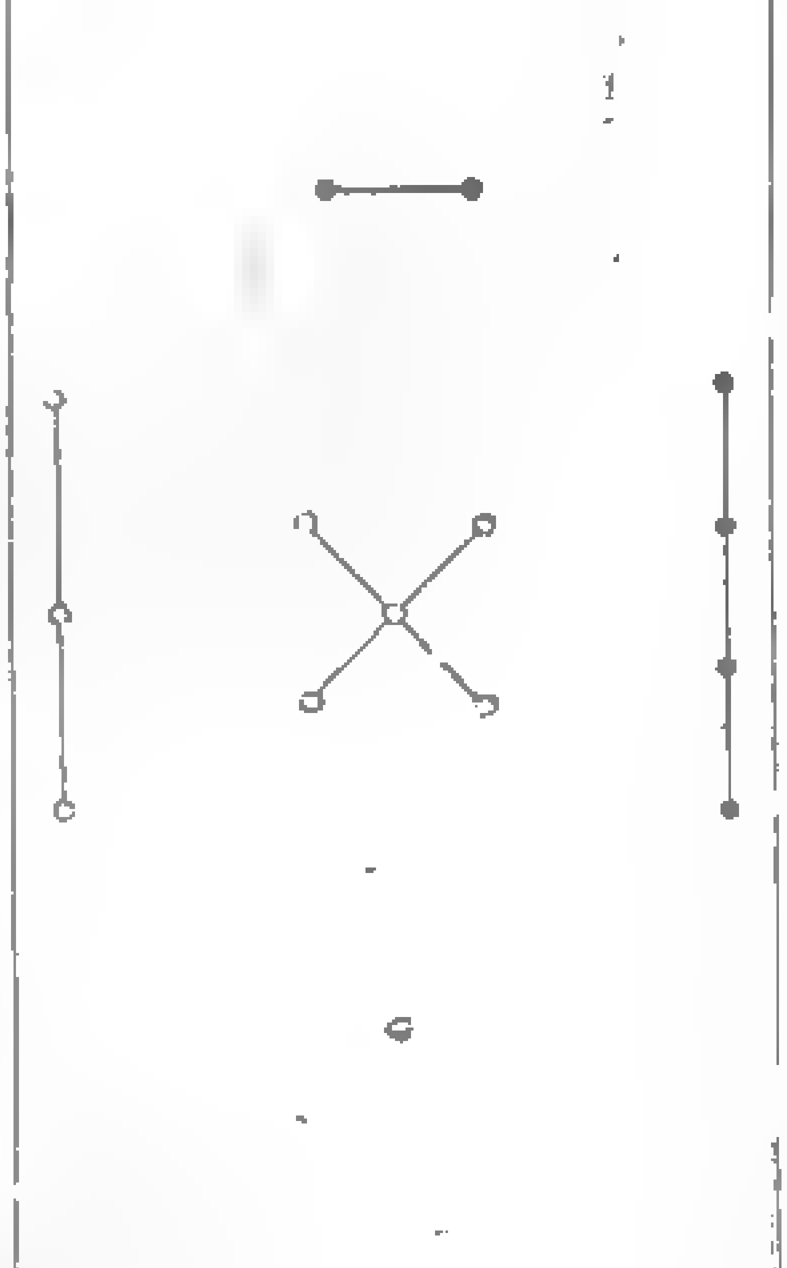
河圖四象 此即龍圖天地已合之下位而虛其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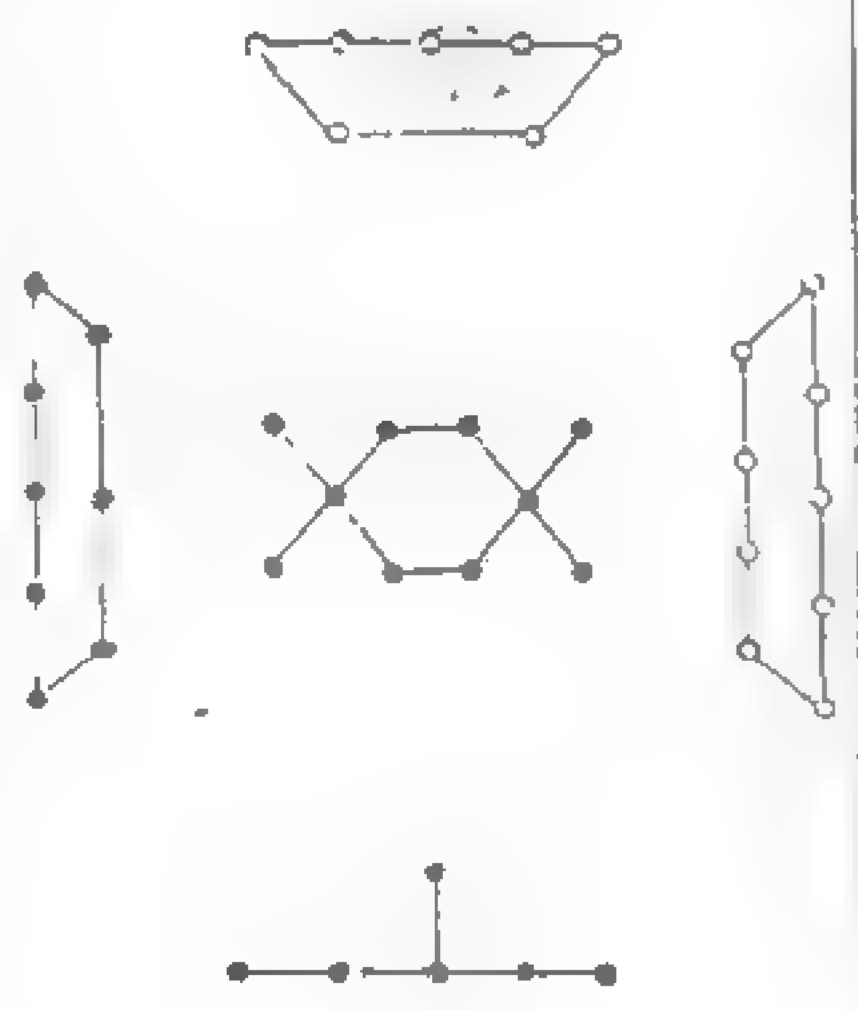


河圖八卦 關子明圖畫卦之說與此無異



洛書五行生數





洛書五行成數　以上二圖合之卽是羲皇畫定五行生成之數

劉氏曰原夫八卦之宗起於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數也水數六除三畫爲坎餘三畫布於亥上成乾金數九除三畫爲兌餘六畫布於申上成坤火數七除三畫爲離餘四畫布於巳上成巽木數八除三畫爲震餘五畫布於寅上成艮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

雷氏易圖通變曰究叢諤昌之取用不過循納甲之緒餘及五子歸庚之殊轍又謂天上八卦坎離對中之外移置乾兌坤於東艮震巽於西不謂五行之說多起於易後而反引五行以爲定卦之原此又其敢於創異之大端也是宜長民不復增以五十五圖又因諤昌坎離震兌四正之外而以四成數同於四方謂坎六退本卦三數以餘三數三畫爲乾離七退本卦三數以餘四數四畫爲巽震八退本卦三數以餘五數五畫爲艮兌九退本卦三數以餘六數六畫爲坤皆以數爲畫標爲河圖是不揣本而齊末夫八卦各三畫以剛柔生爻未聞本卦止用三畫而以其餘畫之多反分爲別卦也所陳之數抑配偶然且以坎離震兌爲四象則尤非也象本在未成卦之先故曰四象生八卦也

按希夷天地自然之圖宗參同契用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位而鉤隱仍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卽此一端亦足以證龍圖之本不出於希夷矣

氏曰或問洛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則與龍圖五行之數之位不偶者何也答曰此謂陳其生
數也雖則陳其生數乃是已交之數下符分土王四季則
各其成數矣且夫洛書九疇惟出於五行之數故先陳其
已交之生數然後以土數足之乃可見其成數也
書又九疇惟五行是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皆是禹參
酌天時人事類之耳非龜所負之文也今詳洪範五行傳
凡言災異必推五行為之宗又鯀無聖德汨陳五行是
以彝倫攸斁則知五行是天垂自然之數其文負於神龜
餘八法皆大禹引而伸之猶龍圖止負四象八純之卦餘
重卦六十四皆伏羲仰觀俯察象其物宜伸之以爻象也

或曰既云龍圖兼五行則五行已具於龍圖矣不應更用
龜書也答曰雖兼五行有中位而無土數唯四十有五是
有其象而未著其形也唯四象八卦之義耳龜書乃具生
成之數五十有五矣易者包象與數故聖人資圖書而作
之也

雷氏易圖通變曰書之九疇各[illegible]自有成數如一五行
二五事猶或得以其數從而強推引之至於五皇極則
已不可指實之為何物何事而甚則九五福而附以六
極則以計九字計五福而兼計六極乎皇極謂大中而
六極者其極又可謂中乎皇極本非物非事又可指之
為中今從其以五點而五點者乃遂得為中乎[illegible]一

至九界界然各存本有之數不知何自而可以合於五
十有五之數強謂合者蓋其人之妄也若其後而至於
以書謂圖以圖謂書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此余特謂
圖則有數可通而書則有疇類可數而不可市之以為
圖也

按劉牧謂洛書與河圖並出於伏羲之世兼則之以
畫卦而五行之數未顯故禹復法之以陳九疇然一
為五行二為五事以至九十為福極禹何以知之故
又為之說曰惟五行是天垂自然之數餘八者皆禹
自類之意謂五事以下禹從五行推演而伸之也然
五事皇極庶徵五福六極劉向嘗以此傳會於五行

猶可通也其餘則絕無交涉矣六十四卦不離乎八
卦河圖具八卦之象則六十四卦包在其中若九疇
五事以下未見五行中具有此義也禹乃鑿空而增
之以綴於五行之後則幾同駢拇枝指矣是亦不可
以已乎且經云天錫禹九疇不言錫禹五行九疇皆
天之所設非人之所為謂八者禹自類之妄也

易乾鑿度曰陽起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彖
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
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
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
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illegible]七始

由此作焉

隋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按志有鄭氏注易緯七卷而無乾鑿度唐藝文志有宋均注易緯九卷亦無乾鑿度孔穎達義疏章懷後漢書注所引乾鑿度蓋即祕府散亡之餘僅存於易緯九卷中者也是爲可信宋時復有乾鑿度二卷晁氏云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注案唐四庫書目有鄭玄注詩緯及宋均注易緯而無此書其中有不可曉者獨九

宮之法頗明悉謂此類書無疑圖緯興於哀平之際乾鑿度纔出其先亦當在漢世而題曰蒼頡修將誰欺乎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章懷所引鄭注盡之矣無七八九六進退消息象易象變之說也是必蒼頡二卷中語蓋其時洞極經出十圖九書早已萌牙故劉牧之徒僞造乾鑿度二卷以參同契七八九六之文竄入於其中以見此河圖之象出自西漢遠有端緒使人不敢動搖陳氏所云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焉者也而昧者更題云蒼頡修若此書爲黃帝緣伏羲而作適以自獻其僞可不謂大愚乎

子華子曰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撥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胃之實也神氣之守也故曰天地之數莫中於五莫過於五

晁氏讀書志曰子華子十卷其傳云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爲魏人既不合又藝文志不錄且多用字說謬誤淺陋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爲耳

朱子偶讀漫記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摹擬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

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如論河圖巧亦甚矣惟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皆居越恐出其手又曰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二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

周氏涉筆曰其書多解字義吾嘗疑其三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說而主老莊

陳氏書錄解題曰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事而莊生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莊生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攷信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

王氏困學紀聞曰子華子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

鞏仲至所謂程子即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劉牧之徒僞撰乾鑿度以自固其學而猶未已也攟緯書出於西漢恐不足以厭服天下之心故又造子華子其人爲與孔子傾蓋而語者以戴九履一據三持七爲河圖始可以屈洞極經而伸吾之說然格致凡近辭義淺陋序云劉向作而漢藝文志無之人皆知其出於元豐後三經字說盛行之時竟何益哉故曰作僞心勞日拙

盱江李氏覯刪定易圖論序曰世有治易根於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牧所爲易圖五十有五覩之則甚複重乃

刪其圖而存之者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於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說成六論別有一冊黃黎獻爲之序者頗增多詭誕自節以下無譏焉論作於仁宗景祐三年王湜易學曰吳祕之通神黃黎獻之略例隱訣徐庸之易緼皆本劉氏遂鮮可洗覯辨其非其後著易者交攻之而九圖十書宋之季猶恒主其說

谷水林氏至易裨傳極數篇曰夫子於繫辭言數者三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曰天一終於地十曰參天兩地而已雖曰河出圖洛出書初未嘗曰某爲圖某爲書也至劉牧出鈎隱圖始以四十五爲河圖而五十五爲洛書且以爲出於希夷之所傳授始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橫十五總四十有五之說前此未之見也孔穎達曰龜負洛書先無此事見之緯候之書牧不信聖人之言而主緯候之說何邪大抵聖人闡易有象則有數有數則有變象則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者也數則五十有五奇耦之生成者也變則揲蓍倚數生爻者也要不出於三者而已如牧之爲圖巧則巧矣於易何取焉且其數曰縱橫十五而已所以生卦成卦無聞焉不知何與於易哉又曰緯候之家不過借河圖洛書之說以神其事至牧反發言之而世之論易者多宗其說易之本原愈以不明本朝惟歐陽公以圖書爲怪妄之甚爲說以黜之然一人之言不能勝久習之溺也特學易者不深察之耳今所謂極數者本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而黜圖書之妄雖得罪於君子不辭也

按五十有五即自一至十之數林氏因錯簡而誤析爲二耳繫辭言數者三天地之數一也參伍錯綜二也參天兩地三也此皆主蓍而言於圖書無涉宋人不知此義而以數爲圖書易道之榛蕪至此而極雖命世大儒如伊川不能廢五行之說而郭子和非之以爲曆數之學如考亭不能廢圖書之說而林德久斥之以爲緯候之流嗚呼之二子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雷氏易圖通變曰龍圖流傳未遠知者亦鮮至劉牧乃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鈎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爲倡述各於易

蔣汪擇曰卦德論曰室中語曰記師說曰粹[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亦
然[illegible]之周易新注欲自神其學及跡而究之無[illegible][illegible]負
[illegible]有所刑奇也所則有李覯泰伯者著六論以駁之[illegible]其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同自從愈傳愈失甚者反以五十五數為河
圖[illegible][illegible]所傳者為洛書顛倒迷謬靡所底止

牧之學當時皆謂其源出於希夷而不知希夷
所[illegible]者乃天地自然之圖白黑回互之狀（見第三卷）康節
之所受而演之者也於龍圖易與焉於鉤隱又易與
焉蓋自天禧之後偽書盛行而天地自然之圖隱矣
說者以劉牧之學為希夷之傳是猶呂之代嬴牛之
易馬世仍以秦晉目之而不知其血脈之已非也李
泰伯存其三圖當齊賢歸咎後人亦尋常之見耳鉤
隱支離破碎纏繞窒塞真無一可取譬諸田功聖人
之易五穀也希夷之易荑稗也牧之易進不可窮理
以盡性退不可養生以盡年徒為稂莠而已矣

右論易數鉤隱圖

易圖明辨卷第四

易圖明辨卷第五

啓蒙圖書

西山蔡氏（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
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
九為洛書蓋大傳旣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
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旣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
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
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其實
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
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
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
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
外無復他理故也

右見易學啓蒙汪季通為朱子起藁故不敢列已說
為正文然朱子河圖洛書之象數實由季通而定初
劉牧以四十有五為河圖五十有五為洛書實龍圖
之本象而季通以為牧之所易置至此乃復其舊且
引關邵以相證今按關易明係偽書不可以為據而
邵子圖星方土之論其意別有所在未嘗以五十有
五為河圖也謹列其說如左明者幸垂察焉

關子明易傳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此與劉牧圖象生八卦同）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後聖稽之爲三象一四七爲天生之數二五八爲地育之數三六九爲人資之數

邯鄲書目（宋皇祐中李淑撰）關子明易傳一卷唐趙蕤注魏孝文使并州刺史王虬與子明著疑筮論數十篇蕤云亡篇過半今無能詮次但隨文解義庶學者觸類而長阮逸詮次刊正洞極元經傳五卷（逸字天隱宋仁宗時人）關子明以生育資爲傳以釋其蘊爲經論十一篇（玉海云子明易傳卜百年第一次統言易義大衍乾坤策盈虛闔闢理性明變動靜神義終於雜義第十一）又爲圖以序其象文中子錄子明事太和末穆公與談易言於孝文帝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子明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

晁氏讀書志曰關子明易傳一卷魏關朗撰李邯鄲始著之目王通贊易蓋宗此也

後山叢談曰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問對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朱子語類鄭浩問李壽翁（椿）最好關子明易先生曰是阮逸僞作陳無已集說得分明

姚氏曰世所傳關子明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如劉氏說而兩易之以五方者爲圖九宮者爲書按唐李鼎祚易解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關氏至本朝阮逸始僞作洞極經見於後山叢談則關亦不足爲證矣（見周易玩辭）

晁氏易圖通變曰揚次公自著洞極經託名於關子明（渭按楊傑字次公元豐中與范鎮論樂洞極經果爲傑所撰則又出阮逸之後恐非）如其敘本篇稱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而謂四象生八卦此謬之尤者乾坤相索而生六子今爲男女者反能生父母之卦邪

文中子中說三卷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語爲是書而晁氏摘其三事以爲可疑其一則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十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是以知其妄也程子謂王通隱君子當時有些少言語後來爲人傅會不可謂全書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亦以爲然王氏揮麈錄直以爲阮逸僞作今按中說宋有阮逸龔鼎臣二本其文多異關子明事蓋逸所傅會與洞極

經論總出一手彼此扶同以欺天下後世也

宋仁宗朝劉牧著易數鉤隱以九宮爲河圖五合爲洛書其學盛行於世同時有阮逸者陰欲排之乃撰關子明易傳而兩易其名季通不察以爲（何以見其）真古書也遂引爲圖卜書九之證季通無論已獨怪朱子恭序龍圖爲假書又據後山叢談深信關易爲阮逸所造而於此則曲從季通之說何也蓋自漢魏以來言河圖者皆主乾鑿度參同契而此獨根柢大傳五十有五之數其據地尊而取義正也然河圖久已無傳不知其形象若何而強以五十五數當之大傳既無明文古注亦無可考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之位不見於

經天生地成奇白偶黑之點非易所有至其所以朙之者謂伏羲分四正之餘數以成四隅之卦書文離舛錯全無義理藉令此書真出於古猶不可據以說經而況明明爲阮逸之僞作乎且此數但可以生著而不可以畫卦九與十何擇焉

范諤昌大易源流言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東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於未乃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矣雷氏云正今圖所傳有四方而無四維者也關子明之河圖實本諸此然諤昌但謂伏羲據龍圖以重定五行之數八卦之體有如此者未嘗直指此爲河出之圖也故劉牧鉤隱仍以九爲圖而十爲書僞關易竊其義遂以七前六後八左九右爲河圖之文人皆知其書之出於阮逸而不知其數之本乎諤昌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易學啓蒙庄云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蓋此說出於一行曆本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啓蒙庄云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以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啓蒙引此段遺後四句殊爲疏謬

朱子語類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偶故爲柔

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又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又曰河圖既無那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爲圓矣。方者土也。方者洛書之文。言畫州井地之所依倣而作者也。書禹貢禹別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兖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荊西南豫中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皆法洛書之九數也。

鶴山魏氏了翁題司馬子已易圖曰涑水司馬叔原覃思易理之學著已易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

邵子說辨析甚詳叔原從之乃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今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乎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予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紹定四年書

靜修劉氏曰河圖洛書辨曰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

指九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而前後乎此者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在此則星少陽而土少柔其偶者固當為方而為陰奇者固宜為圓而為陽矣

邵子之於圖書言方圓而不言九十蔡季通以圓星為十為圖方土為九為書而朱子從之謂河圖無四隅比洛書便圓魏華父則以為九圓而十方劉夢吉亦云九圓於十蓋皆以九為圓說者以為物有八隅必作圓形九宮是也物止四面必成方形五合是也魏說較長以理言之誠有然者若舉寫為奇白偶黑纍纍貫珠之狀則九亦可觚稜之以為方十亦可變環之以為圓安見九必圓而十必方乎方圓之或九或十終無定論而邵子埒之以星土固有所自來其數可考而知也友人徐敬可嘗謂余曰觀物外篇所謂圓星方土乃論積數自然之理非論圖書也連上文讀之即明朱子斷章取義故之格家遂不可解而引一行二始二中二終之說以釋曆數肇於圓星之義殊為牽強今按此之上文曰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而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又曰圓者六變六六而進之故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變故八八而成六十

四矣陽主進是以進之為六十然後經以圓星方土之說玩其辭旨蓋積數自然之理凡以七圍物相聚必以一為心而環之以六㐎此形是起一而積六也凡以九方物相聚必以一為心而匝之以八囲此形是起一而積八也凡以十二方物相聚必以四為心而匝之以十二囲此形是起四而積十二也圓者星也之形如眾星之麗乎天以六變而為三十六進之極於三百六十而期之日得氣朔盈虛之中而星於是乎一周是為治曆之本故曰曆紀之數肇於此二始二終為與乎方者聚九之形象九州亦八家同井中為公田象也變之則為聚十六之形象四邑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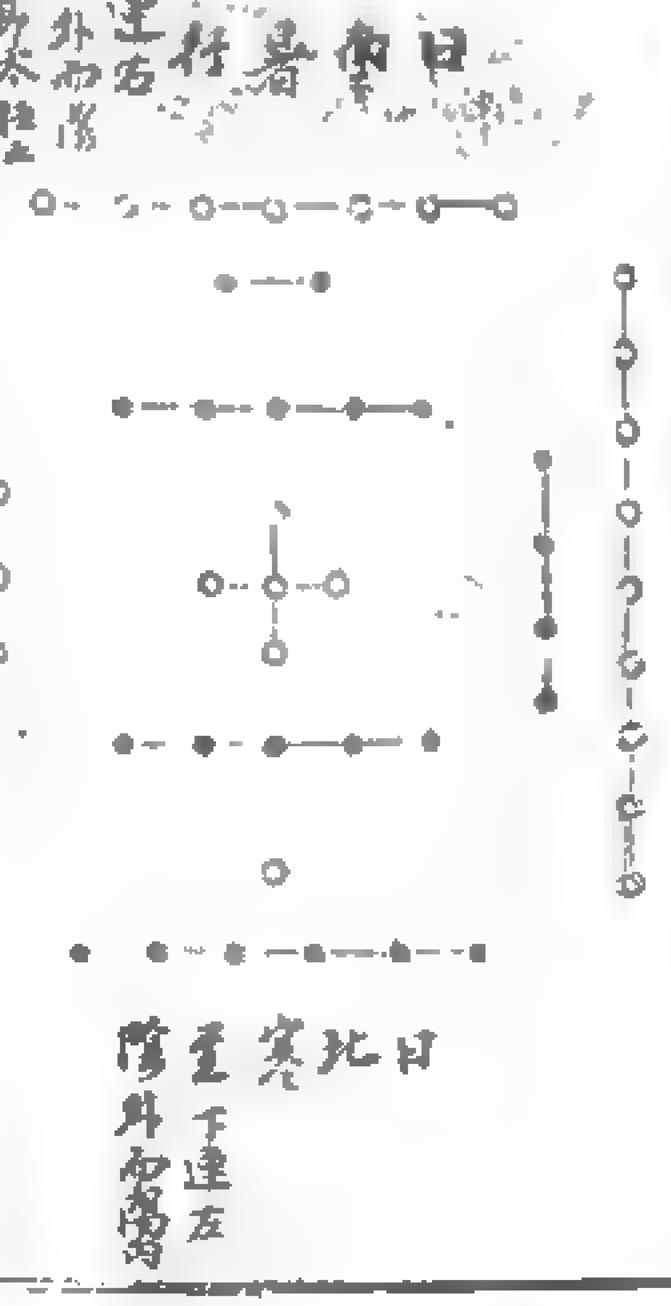
丘丘容十六井又加兩閭共六十四乃四丘爲甸之
象甸容六十四井更進而四甸爲縣縣容六十四邑
更進而四縣爲都都容六十四丘皆所謂八八而成
六十四也故曰畫州井地之法放於此也更推而廣
之古有河圖亦圓體也羲文因之以造易則圓星之
類也古有洛書亦方體也禹箕敘之以作範則方土
之類也此不過因論方圓之積數而牽聯及之不專
爲圖書而發方九猶可言彼圓則何以知其爲九與
十也哉其下文則曰蓍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
餘分也去其餘分則六故策數三十六也是以五十
者六十四卦閏歲之策也其用四十有九六十四卦

一歲之策也歸奇掛一猶一歲之閏也卦亞去四者
何也天變而地效之是以蓍去一則卦去四也又曰
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
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
十者去四而言之也然則天圓主蓍地方主卦蓍數
以七相乘則爲四十九以六相乘則爲三十六無九
位四十有五之數卦數以八相乘爲六十四去其四
則爲六十亦無十位五十有五之數竊意邵子所指
爲河圖者卽希夷先天太極一圖之形故謂之圓與
關朗之河圖全無交涉其所指爲洛書者卽九宮之
形中起一而外積八故謂之方此則與關朗闇合而

其所以爲方之意季通亦未之識也故援引以爲十
十宮九之證從來憒憒茲特爲一闡明之
朱子答劉君房書曰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
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
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觀此言知季通代筆不中繩墨
文公晚年亦深悔之但未及改削耳而近代諸儒奉
啓蒙爲不刊之書不亦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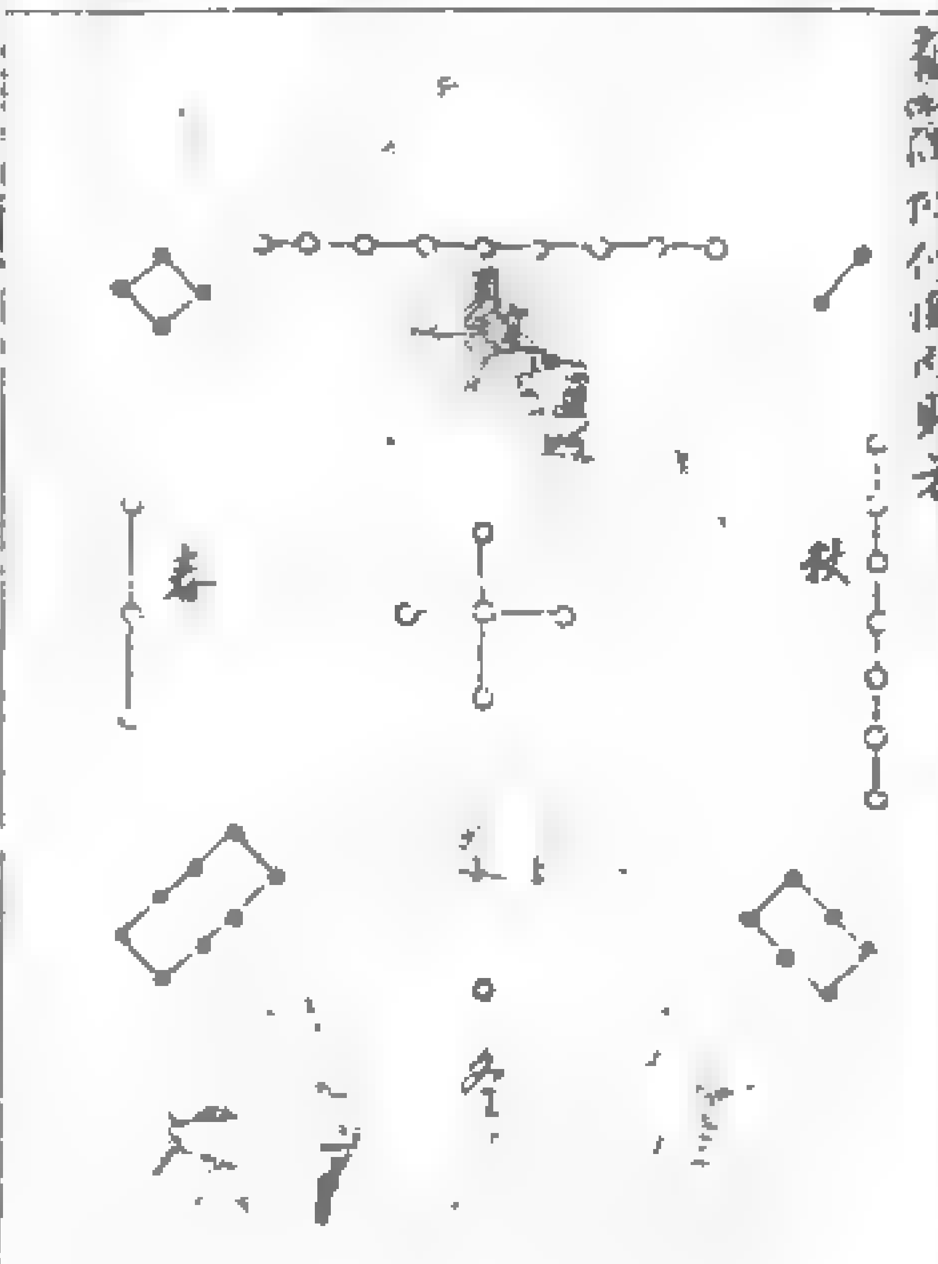
蔡氏河圖

無四隅何方其用即圓 圖與書其畫爲數其耕列即象也



河圖亦以象星聖人則其象以畫卦皆陰陽相對即對待之

蔡氏洛書



本義圖說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易學啓蒙曰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淸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尊爲大衍之數五十張本此書策之原非畫卦之法易雅云九六七八爲揲蓍策數乃先有卦而後揲蓍非先得數而後畫卦夫子未嘗以是明河圖也李泰伯云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氣降出之次第而曰五十有五者蓋聖人假其積數以起算法非實數也譬如兄弟行第一至第十者乃十人耳今劉牧河圖有白黑四十五點是九人而化爲四十五人也啓蒙河圖有白黑五十五點是十人而化爲五十五人也以積數爲實數以算法爲卦原而穿之以成象九圖十書十圖九書總無是處然九宮猶存八卦之位而五合缺其四隅則與八卦一毫不相似矣易有八卦而無五行以洪範五行附會於璽

傳自漢儒始五行志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又曰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大數卽成數此以天地之數配五行也坎水離火巽木見於夫子之大象而坤艮不言上乾爲金惟見於說卦據左傳莊二十二年周史曰坤土也周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是坤艮亦可言土矣而震木兌金無聞焉五行志曰震在東方爲木兌在西方爲金震木兌金始見於此漢上易傳云京房以乾兌爲金然則震巽同爲木蓋亦始於房此以八卦方位配五行也皆非夫子之意劉歆云洛書之數五十有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謂禹則之以陳範故專主

五行也今旣以五十有五爲河圖而曰則之以畫卦卽與五行全無交涉矣爲拾漢儒之餘瀋而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會於其閒乎劉歆言羲則圖禹則書而繼之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與所謂畫蛇添足者而啓蒙欲有以通之吾未見其有可通之理也

然則聖人之則之也柰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又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

玉齋胡氏方平啓蒙通釋曰四方爲乾坤離坎四隅爲兌震巽艮者蓋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爲艮坤艮居六

坤居一也三八少陰之數而畫卦爲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爲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爲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黃氏象數論曰就二數通之於易則十者有天一至地十之數可據九疇並無明文此朱子爭十爲河圖之意長於長民也雖然自一至十之數易之所有也自一至十之方位易之所無也一三五七九之合於天二四六八十之合於地易之所有也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

九合五十合易之所無也天地之數易之所有也水火木金土之生成易之所無也試盡去後人之添入依經爲說則此數仍於易無與而況名之爲河圖乎

天一至地十之數儒者必欲言聖人則之以畫卦雅慢曰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劉長民亦六金九火七木八而生八卦（以戌爲震兌爲酉正）六居坎而生乾謂三爲坎三爲乾也九居兌而生坤謂三爲兌六爲坤也七居離而生巽謂三爲離四爲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謂三爲震五爲艮也朱子曰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同此一數而三家所指不同如此配卦之論始於雅慢慢但言其數不言其位乾坤震巽數皆可據其附會者坎離艮兌耳長民兼位數而言六爲水而坎屬之七爲火而離屬之八爲木而震屬之九爲金而兌屬之以四卦之五行遷就其位數未爲不可至於乾坤艮巽則不可通矣朱子祖先天之說以乾南坤北者伏羲之卦位也離南坎北者文王之卦位也河圖出於宓羲

其時尚無離南坎北之位硬以乾南坤北配之則更無一合者矣天下之物一人以爲然千萬人以爲然其爲物也不遠矣一人可指之爲此又一人可指之爲彼其爲物也無定名矣故以天地之數配八卦者皆非定名也

毛氏原舛編曰夫圖書非他神聖之事也豈有神聖之事而一人授之一二人受之茲授者無憑受之者無據而或四或五或方或圓或數或爲或卦或疇彼此可以爭先後可以易一室兩家竟無定準其爲不足道亦可見矣

按季通據先天八卦之方位而附會以太極兩儀四象之名曰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如圖易所云正書全其位隅書盡其畫然後用後天卦位亂用先天卦位）嗚伏羲上聖其則河圖以畫卦乃傾割裂補綴費如許經營邪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劉歆所云相爲經緯表裏者不過以五行生成言之耳季通發明其義以爲易之太極兩儀四象皆通於洛書而洪範之五行九疇之子目則又通於河圖任意牽合無所不可然十圖九書本無定理故結之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終歸於鶻突無據而已矣

朱子書河圖洛書後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

矣近讀大戴禮文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

大戴禮明堂篇注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以爲鄭氏語餘姚黃先生云鄭玄注小戴禮未嘗注大戴禮在藝文志可考今之所傳亦後人假託爲之也甚疎略不出於鄭氏明矣況鄭氏明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豈又以九宮爲洛書自背其說哉今按後漢書鄭玄傳康成無大戴禮注而周書盧辯傳云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訓詁乃注之儒林傳云魏永熙三年敎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

戴禮夏小正篇然則九室法龜文乃景宣語非康成語也今之所傳蓋出景宣亦非假託以洛書爲龜文有數至於九實始於晚出孔安國書傳而景宣襲之楊雄張衡但言龜書無九數之說

西山兩易圖書援孔劉關邵以證已之說其實雖孔安國以洛書爲九數而關朗之圖書與所反悉同劉不言其數邵亦但以九爲書而未嘗以十爲圖也本義雖列此二圖終不能厭服天下之心故呂伯恭與朱子友善而信劉牧龍圖之學魏華父私淑朱子亦以戴九履一者爲河圖他如朱元昇葛同與李簡胡一中皆生於朱子之後而不從啟蒙宋末元初朱學盛行始有從啟蒙者而郝經劉因雷思齊猶以爲非逮明之中葉士子舍程傳而專宗本義天下於是惟知有卷首之圖者而不復問其所從來矣

震川歸氏 有光 易圖論曰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作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尅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畫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

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傳上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皆若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泥滯詭祕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數術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其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說爲

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慈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辭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

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谷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貴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向歆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

自本義之圖書盛行學者卷舌而不敢議震川先生獨能昌言以正之引繩批根不遺餘力與三百年來有數文字

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精思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曉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羲易商易周易天易者河圖洛書也羲易者先天古易也商易者歸藏首坤也周易者文王所演也連山無傳故不著夏易同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而為之序敬可與余厚向在京師出以示余其言河圖洛書以劉牧得希夷之傳而西山兩易殊可疑余深以為然俾作題辭要不出此意既而思之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未有能

言其狀者至五季而始出何可遽信學者不能痛絕圖書之謬種而徒辨劉蔡之是非無為也歲庚午與敬可論書莫釐峰下方且效一得之慮相與更定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吾欲言之無以為質矣因復窮究其義知圖書之形象自古無傳當姑從漢孔劉之言而闕其疑至於宋人之所傳一槩雖信越七歲閱今丁丑始成此五卷追念舊好歔欷者久之嗚乎斯人逝矣誰與盡言此稀生所以致慨也

右論蒙圖書

易圖明辨卷第五

易圖明辨卷六

先天古易上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

按此節夫子本言揲蓍之序與畫卦無涉說見第一卷

語類曰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

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此葉賀孫所錄也劉砥錄以伏羲至淳厚爲季通述太史公語以規朱子

又董銖問程易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爲六畫似與邵子說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其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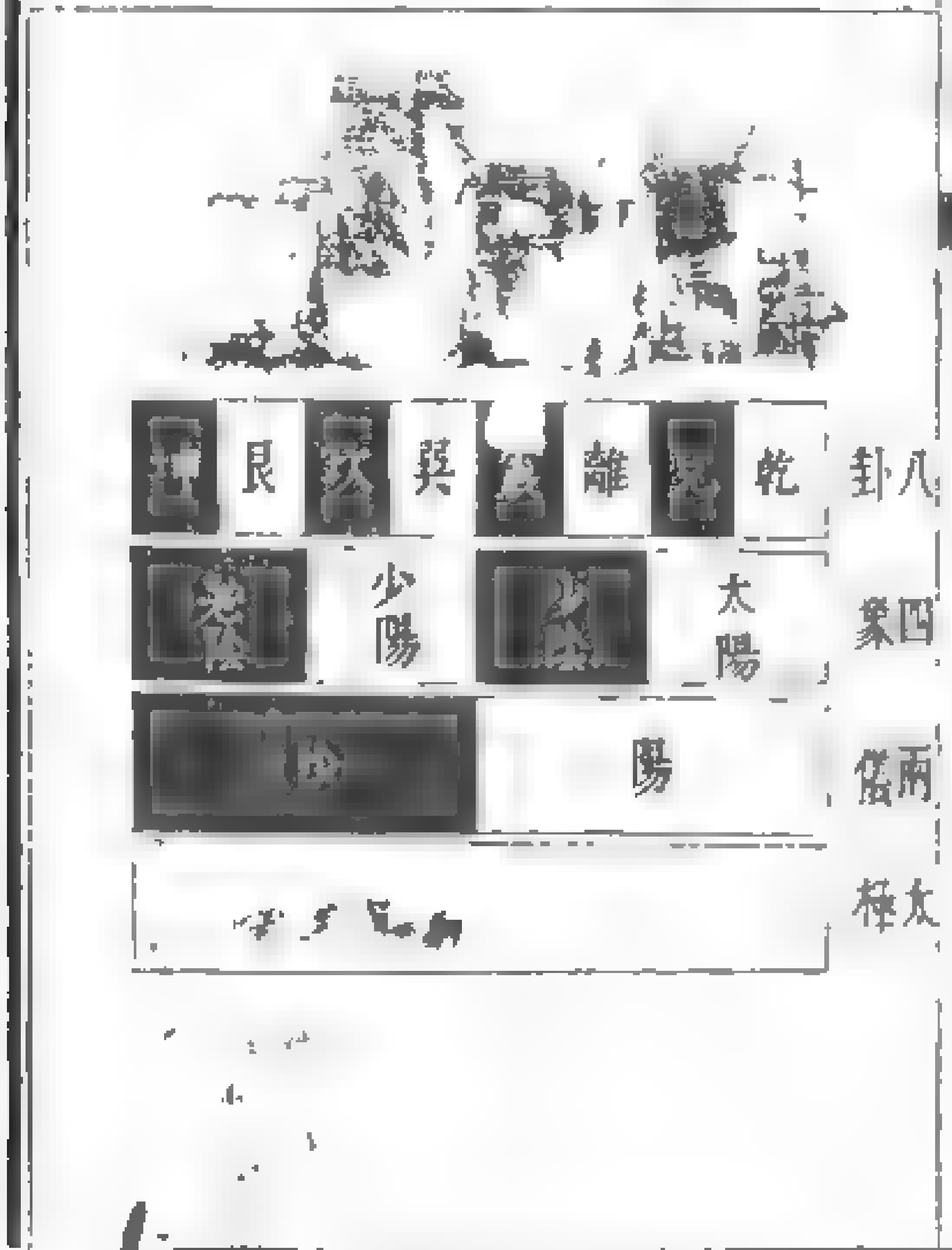
按康節先天八卦次序伊川不用以爲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其後精通邵學者莫如漢上而集傳釋兩儀四象八卦亦不從康節意可知矣朱子初亦疑之謂伏羲至淳厚未必如此巧推排而蔡季通堅執不移故本義屈伊川而伸康節蓋牧堂季通父名發字神與嘗以皇極經世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故季通篤信邵學不啻如孔孟朱子方以爲老友不在弟子之列往往曲從其言至啟蒙則屬季通起稾其原卦畫一篇敷暢邵學尤爲詳備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矣朱

子又疑伊川不如康節之意愚謂程邵在洛中晨夕往來豈有邵不言而程亦不問者此必伊川灼見其非故易傳不從耳又疑八卦不知先畫何卦萬季野云讀大傳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見是先畫乾次畫坤然後以乾坤相索成六子有何難曉李剛主亦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故曰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爲百百分爲千
千分爲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
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爲一衍之斯爲萬是故乾以分之坤
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

伏羲八卦次序



本義圖說右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
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
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黑白之位本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李剛主學易曰先天圖杜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之數毛河右闢之是矣若宗康成以天
地生成之數配八卦則乾天也乃得地六數坤地也乃
得天九數且中遺五數亦可疑也蓋必分八卦次序之
數則盡卦自乾而終兌可爲數卦位自震而終艮可爲

數然總不必也何者用九用六爻有數用四十有九大
衍有數卽卦數也若乾一至坤八之數聖人所不言何
爲爲渾發蓄積乎
易學啟蒙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
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其心矣故自兩
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
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
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
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
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
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

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知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又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

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為二者皆謂此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為四者皆謂此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

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各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語類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觀此語則啓蒙仍季通之稿無所更定可知）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絕勝諸家也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之為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

之法

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

按太玄方州部家表贊皆自三數推之全從三生萬物得來不待清靜寂寞等語而始知其為老氏之學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天象曆數之理皆包括其中然伏羲作易之本夫子仰觀俯察數語盡之天象曆

數非其本也雄因覃思渾天而作太玄以擬之與太初曆相應易太極生兩兩生四四生八玄太極函三爲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所據者因老氏之易而非聖人之易矣列子言太易自一而七而九亦皆奇數却不言三夫子所言自一而兩而四而八皆偶數故康節用加一倍法子雲之乘法以參康節之倍數以兩故蔡季通云使康節爲之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也子雲草玄自丑至午得七百二十九而止玄其所自造任意可也康節著先天圖自兩至八易之所有也自八而爲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而無窮

又豈易之所有乎是亦邵子之數學而非古聖人之易矣朱子嘗云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又云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希夷老氏之徒也不啻若子雲之小疵朱子斥太玄學本老氏而顧以出自希夷者爲聖人之易獨何與嗟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世崇尚黃老至謂老子兩篇過於五經子雲擬易所以墮其玄中也魏晉諸人皆以老易混稱歷唐宋而未艾伊川始闢異端專宗十翼易道昌明如日月之中天矣而希夷之徒以象數自鳴復從而亂之蓋自孔子贊易之後二千年間其不以老氏之易爲聖人之易者無幾迨宋末元初啓蒙之說盛行以至於今則反謂文王周公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而老列希夷康節之易乃眞伏羲之易矣晦盲否塞五百餘年非屏絕先天諸圖而專宗程氏易不可得而明也

緄溟黃氏日中曰卦之短長濶狹彼此如一若依橫圖畫法下畫一奇一偶以視四象每奇偶當截爲二段八卦當截爲四段十六當截爲八段三十二當截爲十六段六十四當截爲三十二段其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亦各各當截若不截下以一奇一偶牽連上之六十四奇偶長短不倫且圓圖如何拗轉方圖如何堆壘若依六十四截之截奇則奇仍是奇截偶則偶已非偶矣何

也偶之爲畫中斷者也自兩儀一截而後偶因遞化而爲奇矣今觀橫圖亦自知其法不可通不得已而以黑白分奇偶大失畫奇偶之本色矣

按橫圖逐爻漸生之法唯揲蓍三變而成爻十八變而成卦自初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上六爻次第得之誠有然者然兩儀主一變言但分奇偶而初畫則兼三變三變之餘或老或少各視其所得之九六七八以爲名則初畫便當爲四象不可謂兩儀四象三畫皆有獨以中畫爲四象尤不可也然則就揲蓍言之其義亦有難通者矣若夫畫卦之法三才一時俱備豈有先畫一奇一偶其上復爲一奇一偶之理康

節以揲蓍之序爲畫卦之序又何怪乎世儒謂凡卦
之畫必由蓍而後得也哉儀禮注云卦者主畫地識
音志爻爻備以方寫之方卽牘也伏羲時書契未興其
始作八卦不知畫在何處然亦必有一物焉以載此
八卦之象可知也信如康節所圖則初畫最長中畫
半之終畫又半之吾不知伏羲既作此象將截爲八
段以示人乎將連者仍連而聽人之自爲識別乎抑
亦殫其智力以爲之初如今人之起葉繼乃更定劃
然分列爲八乎揆諸事情決無是理緄淆之辯良足
解頤吾不知季通何以極贊其妙而朱子舍己從之
也

林黃中栗與朱子論易以一卦之全體爲太極內外
爲兩儀內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朱子
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
之朱子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
子在母外此特據康節之圖以爲言耳若希夷太極
圖作白黑回互之狀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中
譬諸歲時一歲本一氣耳析之而爲寒暑則二氣矣
又析之而爲春夏秋冬則四氣矣又析之而爲分至
啓閉則八節矣皆一分爲二子在母中者也至康節
變爲横圖則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初畫爲儀
中畫爲象終畫爲卦而太極一畫更居其先是猶一
歲之外別有寒暑寒暑之外別有四時四時之外別
有八節也其謬不已甚乎雖名爲先天而實失希夷
之意矣

仲氏易曰趙宋專襲陳摶先天圖謂老陽少陽老陰少
陰爲四象而世共遵之考陰陽老少仍是揲蓍所用與
畫卦不同惟卦有動靜爻有貞變老動少靜老變少不
變故立此數今繪圖者先以兩儀爲一重則自兩畫始
非一畫也若又加一虛中夾畫於兩儀之前以爲太極
則又別一畫非卦畫也乃以兩陰兩陽作四象而以爲
二重夫老之與少並從已成之卦所推故乾爲老陽非
老陽而後乾也當庖羲作乾畫時雖有二畫然尚未知

所成爲何等而乃先曰此當爲純陽之卦此畫爲老陽
有是理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乃作三重畫而并以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一齊出之爲八卦是一畫之後不
必成乾已先作兌離諸卦之畫及成乾之後又不必繼
坤而反以六子之卦成之坤前將夫子大傳所云成象
乎乾效法乎坤與乾坤成列因而重之一索再索得男
得女諸語顯然抵梧去聲是敢於悖聖而以此解經冀鹵
莽之甚者也

按卦象也蓍數也左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蓍數卽象之分限節度處生於
象而不可以生象康節加一倍法欲以數生卦非也

四象唯揲蓍三變成爻後有之乾坤男女即是八卦
不得稱四象專屬第二畫尤無理說見上文

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石門梁氏寅曰天地定位一節首乾坤此一節則先六子者蓋前乃先天八卦之體也故先言不用者而後言用此乃先天八卦之用也故先言其用者而後言不用如文王八卦專以用言之亦始於震巽而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於此見八卦之體用固當不同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平菴項氏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於先天之學也苟無此章則文王為无體伏羲為无用矣又曰先天之首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為序後天之末乃自水火雷風山澤天地倒而言之彼言乾坤之用成於坎離此推坎離之功歸於乾坤也

按天地定位雷以動之二章皆以對待之體言一首乾坤明六子所自出一先六子而歸功於乾坤未見

其為先天之方位也帝出乎震章以流行之用言故順四時以為序而各著其方位神也者章兼流行對待言之動撓燥說潤盛流行之用也水火雷風山澤對待之體也雖不言乾坤而六子之功用莫非乾坤之所為神與變化正指乾坤而言與雷以動之章略同亦無以見上六句為後天之位而下三句為先天之位也横圖方圖從中起者為震巽人皆謂根柢於此自余觀之三索章先父母而後六子此兩章先六子而後父母要皆歸重於乾坤豈有六子居母前之理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而邵圖紊亂如此尚可信乎

右論邵子伏羲八卦次序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數往色主反　逆數色具反）

韓氏康伯注曰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又曰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

孔氏穎達正義曰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

聖人重卦令八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故易之爲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後而知之人欲數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是故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

平庵項氏曰數往者順卽卦以藏往也知來者逆卽蓍以知來也

丘氏（程）曰易言藏往知來彰往察來又言數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見易之占筮爲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正如所謂占事知來所謂遂知來物所謂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

亭林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云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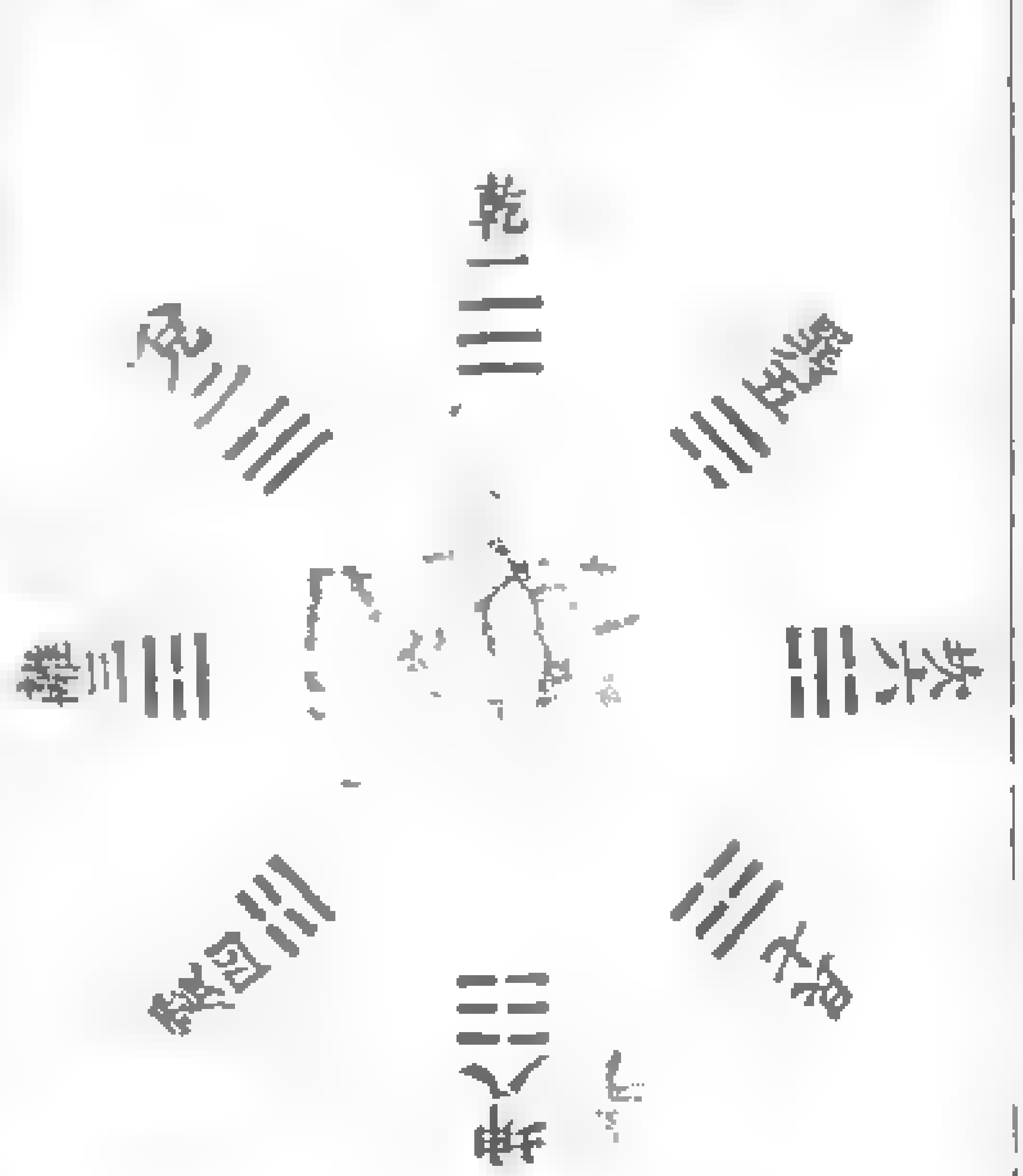
占其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羲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辭以就已之說矣

按此章與八方之位無涉天地定位言乾坤自爲匹也山澤通氣言艮兌自爲匹也雷風相薄言震巽自爲匹也水火不相射言坎離自爲匹也至於八卦相錯則天或位乎下地或位乎上而且與六子之位同列矣山澤之氣不但二者自相通而且與天地雷風

水火之氣互相通矣雷風水火亦然上四句即所謂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下一句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
其中也意重下句孔疏云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深得
經旨夫子大象皆以二體八物發明其義此節正其
注脚八卦相錯是為六十四卦而占筮之法生焉卦
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所謂數往者順也君子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藏往之學也蓍之德圓而神神以
知來所謂知來者逆也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知來之道也雖往來並舉却重在知來知來乃揲蓍
求卦之事繫辭傳云極數知來之謂占又云無有遠
近幽深遂知來物又云占事知來有一不以蓍言者

乎於卦何與焉卦主象蓍主數雖象中亦有數數中
亦有象然其間有賓主之辨韓康伯曰蓍極數以定
象卦備象以盡數賓主極其分明希夷之圖象學也
而康節則專精於數故往往以蓍數為卦象與經旨
背至於揲橫圖從中折取以自震至乾為順數已生
之卦自巽至坤為逆推未生之卦然則易逆數也豈
專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兌離震乎就其言解之已
有不可得通者矣

伏羲八卦方位



本義圖說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
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
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
自巽至坤為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易學啓蒙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
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
皆已生之卦也故曰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
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
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

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於艮之中
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
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
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横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
易逆數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旣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義也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朱子語類曰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所言亦有些意思

按震始交陰而陽生謂震與坤接而一陽生於下三日夕月出庚納震一陽之氣也卽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也巽始消陽而陰生謂巽與乾接而一陰生於下十六日旦月退辛納巽一陰之氣也卽參同契所謂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也自震一陽進而納兌之二陽至乾三陽而滿此望前三候明生魄死之月象也自巽一陰退而納艮之二陰至坤三陰而滅此望後三候魄生明死之月象也體運日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正合此意播五行於四時以一歲中四氣之流行言之出震齊巽之方位是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以一月中月體之消長言之乾南坤北之方位是也

熊氏 朋來 五經說曰參同契云易謂坎離又云日月爲易乾坤門戶坎離匡郭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牝牡兌震巽艮四卦又云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變陰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牝牡之體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姑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則仍爲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乾專於陽坤專於陰

日爐鼎者器之惟夫離己日光坎戊月精互相根依在納甲則主中宮戊己之功在先天則爲日東月西之象在後天則正火南水北之位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惟坎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他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日爲太陽精離者日之象何不三爻純陽而中有陰爻才說太陽其閒便有少陰所以日納月之烏認得日中有月則可以知離卦月爲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閒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之兔認得月中有日可以知坎卦乾與離同受太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

而坎者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坎離太極之四象
是以坎離二卦常為陰陽造化之樞紐也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圖朱子雖知其出於參同契
而不欲盡言至熊與可始發其隱崑山吳先輩喬著
他石錄其外篇儒辨曰六經多被混亂尤甚者易易
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
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蓋謂有天上地下之
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
也逆數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支見於乾卦
先讀去聲非邵子之所謂也愚嘗得張平叔悟真篇
之傳於方外士（宋天台張伯端字平叔一名用成撰通玄秘要悟真篇一卷）其意

與邵子之圖適合離東者移火於木位東三南二同
成五也坎西者移水於金位北一西四共之也乾
南坤北者移坎之中實以填離之中虛而成金丹三
家相見結嬰兒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長女合老陰黃
婆也艮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陽築基也兌居東
南巽位以少女合長女隱寓三七於其中鼎器也震
居東北艮位以長男合少男隱寓二八於其中藥物
也其於數往知來逆寓順則成人逆則仙也易道無
所不包何獨丹法凡醫藥相地三命等無不倚之以
立言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即非吾儒之
易希夷仙也不妨以外道說易邵子交於二程何可

由此考亭於丹道有所見是以手注魏伯陽之參同
契見邵子之圖欣然會心入之本義而不計丹道可
以倚易易不為丹道作也本義之混濫者多矣以天
地定位章為第一渭按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為丹道
作又云易道無所不包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
大過即非吾儒之易此真千古格言方技家既借天
地定位四句撰為此圖下文順逆亦自有其說邵子
已生未生之解大非順則成人逆則仙倚辭義亦有
所未盡說在參同契坎離之為易也

周易參同契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乾坤也
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

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又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
易剛柔相當又曰人所稟軀體本一元元精雲布因氣託
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
為室宅

朱子語類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
是互換其名其實則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
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
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內外異色如
鴨子卵又曰水一也火二也以魂載魄以二守一則水
火相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千言萬語說
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只如此而已

先天八卦方位丹家用之最親切而有味其所謂易者坎離也與儒學不同故解此章之順逆亦自有其義孔子之意在蓍卦丹家之意在水火人之一身乾爲首坤爲腹自首以下有心心屬火而爲氣之總會自腹以下有腎腎屬水而爲精之所藏火炎上水潤下自有生而已然所謂數往者順也及加以修鍊之功以乾坤爲鑪鼎坎離爲鉛汞務使火降而下水升而上所謂知來者逆也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陰謂水陽謂火丹家以坎離爲易水下而反上火上而反下故曰易逆數也說卦離南而坎北丹家抽坎之中實以塡離之中虛故乾南而坤北參同契云子南

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亦此義也人之生也火在水上未濟之象也神丹既成則水在火上爲既濟以魂守魄使陰陽不相離可以長生而久視仙訣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是爲順則成人逆則仙也邵子小橫圖用加一倍法以爲伏羲八卦之次序誤矣而又推之於方位以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且會之以左旋右行夫天之與日月五星也左則俱左右則俱右豈有左右各半之理乎既失丹家之旨又非孔子之義無一而可者也

或問子以希夷先天圖爲康節之學所自出其詳可得聞乎曰康節受易於李之才以先天古易衍其旨著書十餘萬言（謂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以發希夷之蘊史稱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此實録也今以八卦次序方位圖攷之太極即希夷先天圖之環中也初畫爲兩儀即圈之白黑各半左右回互者中畫爲四象即白中之黑黑中之白與白半黑半而爲四也終畫爲八卦即一圈界分爲八而八卦奇偶之畫與白黑之質相應者也從中折取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八卦有方位而九宮具焉也圓者引之使長合者擘之使分而圖遂化爲畫矣然兩儀四象八卦

皆子在母外既失希夷之本意而又以白代單以黑代拆則乾之三連☰變爲三白☰坤之六斷☷變爲三黑☷六子皆然（坎離即水火上畢之形）表畫以色有奇無偶大非三代以來相傳之卦象讀經傳聖與劉牧無異何爲其從之也

右論邵子伏羲八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第六

易圖明辨卷第七

先天古易下

繫辭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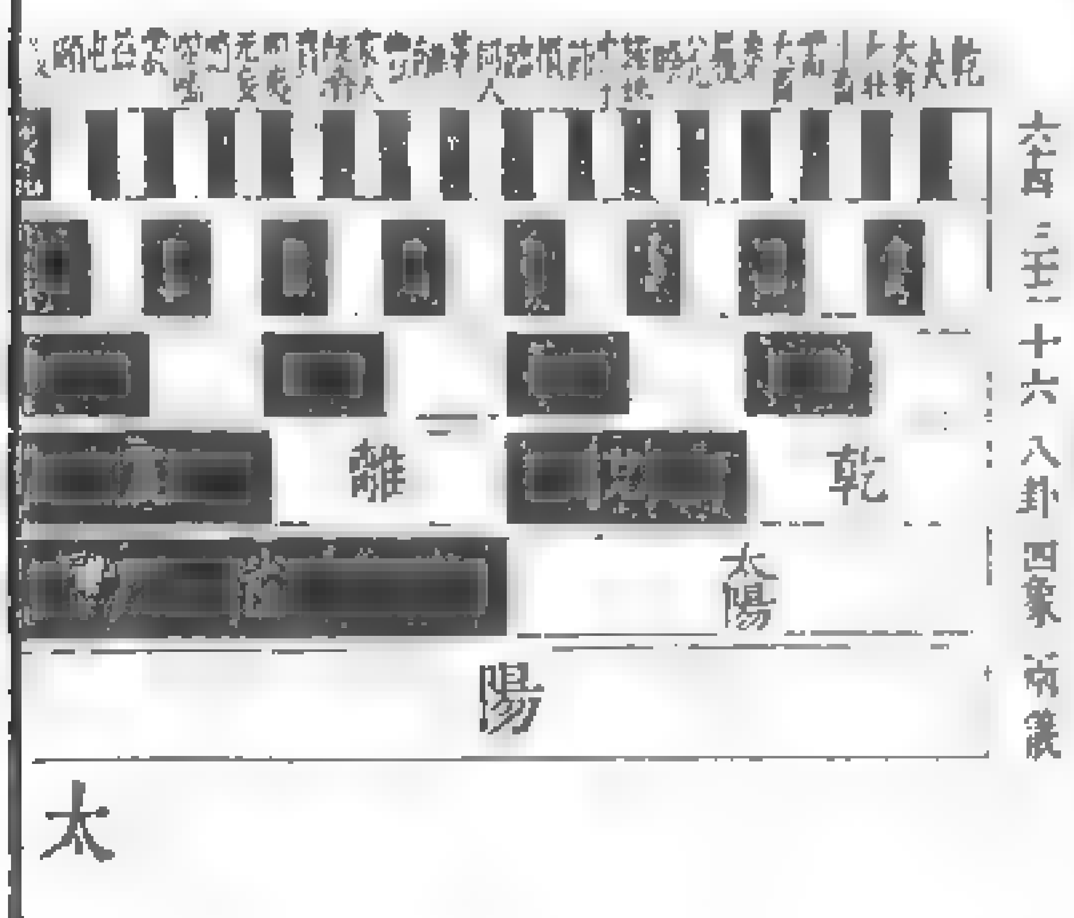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按夫子曰重曰兼明是倍三爲六非逐爻漸生之謂本義猶從舊解云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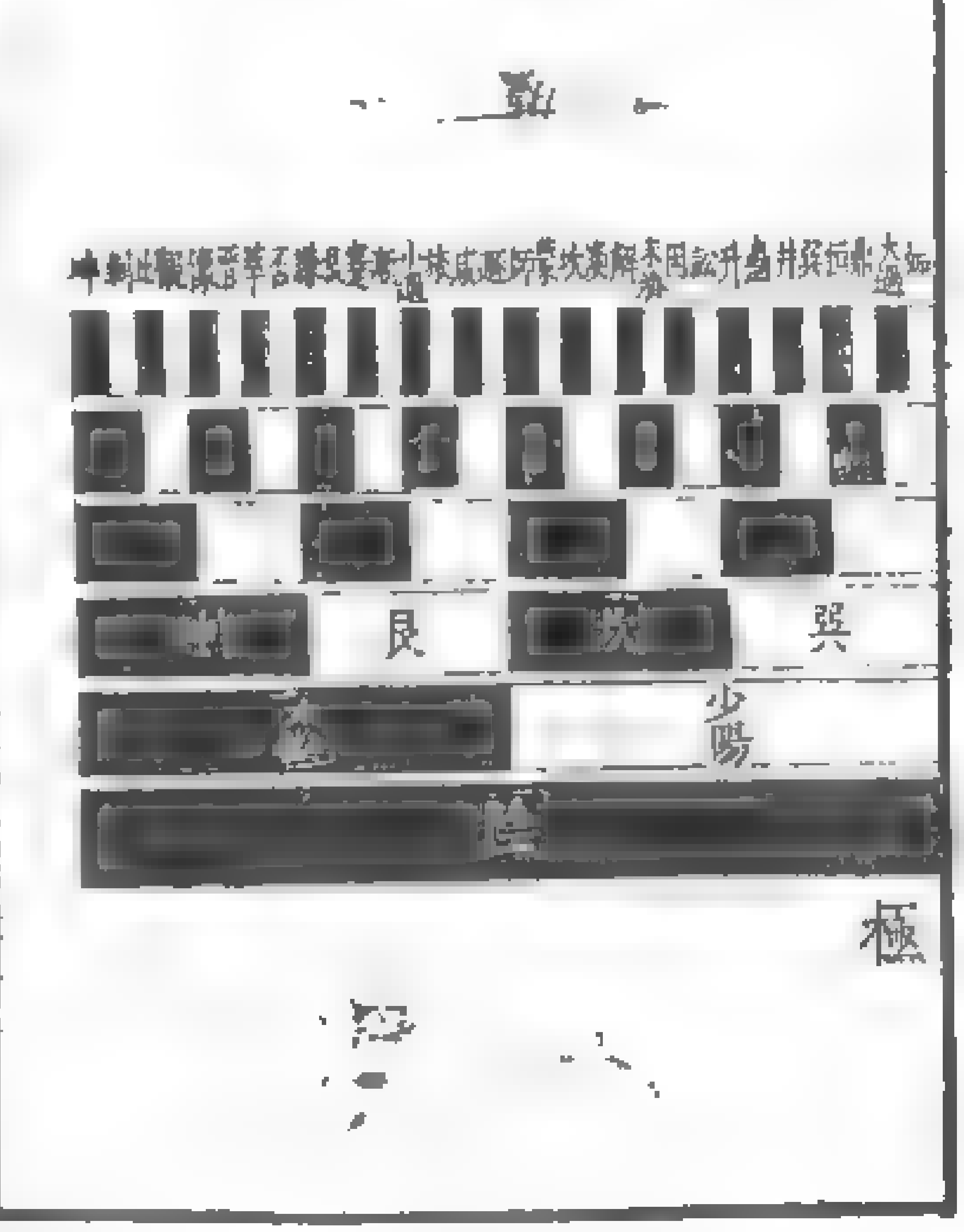
次第加之爲六十四又云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至問說則與邵義並存而以邵爲善及蔡氏草啓蒙則專主觀物外篇而顯背經文亦有所不顧矣

大傳但云包犧氏始作八卦其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者不言其人先儒或以爲神農或以爲大禹或以爲文王總無確證然吾觀夫子所陳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事唯網罟創自包犧取諸離之純卦而耒耨之利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皆神農之所爲也則謂神農重卦者庶幾得之蓋伏羲雖有因重之意而八卦成列之後未嘗復加之畫至神農則始一一演之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重卦之名至黃帝乃備耳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蓋立象卽八卦成列設卦卽因而重之伏羲略而神農詳也若夫重卦之次序絕無可考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先儒雖有是說而其書已亡自艮坤以後六十三卦其次序不知如何今可言者獨文王所演之易象耳或云烈山氏之易文王因之烈山氏卽神農也首乾坤終二濟兩兩反對皆有至理安得於此外更造一圖以爲伏羲六十四卦之次序哉智者之鑿孟子之所惡也

伏羲六十



四卦次序



本義圖說曰前八卦次序圖卽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卽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易學啓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無見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又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分爲三十二者是也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　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贛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略見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畫上又

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康節先天之學其病根全在小橫圖蓋八卦之次序既乖則其論方位亦誤六十四卦之次序方位更不待言矣而吾竊有惑於啓蒙之說也數用加一倍法可以推之百千萬億而無窮若易卦則六畫而止其變而之他亦不過六畫卽如焦氏易林每一卦變爲六十四至四千九十六其本卦仍自爲本卦之卦則自爲之卦曷嘗屋上架屋於六畫之上復自七畫遞

加至十二畫乎而且云自十二畫上又累至二十四畫引而伸之未知其所終極足以見易道之無窮也夫易道無窮而卦畫則有窮季通之蕪荒謬至此朱子曾不一是正何歟

仲氏易曰夫兩儀四象者生卦之序非畫卦之序也因而重之者以三重三非謂二可重一四可重二八可重四也故就其成卦而觀之則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至六十四未為不可而就其畫卦而觀之則不然夫伏羲但畫八卦耳何曾畫六十四卦乎繫辭傳曰乾坤成列易立其中則先畫乾坤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次畫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於是不再畫

也第因其所畫而復配之為六十四卦而易象終焉故周禮經卦皆八揚雄謂宓羲經以八卦孔安國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皆以畫八卦為一截未嘗一及重卦而重卦之起蓍有歸之神農者京房引孔子之言曰神農重乎八純謂取伏羲八純卦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史記亦云神農始作重卦有歸之大禹者周禮三易一曰連山即夏易謂以重艮為連山也晉孫盛曰夏禹修用連山以艮之重卦為夏易者雖其說不可深信然亦以見八卦與六十四卦縱成自伏羲亦必不連次而加畫之斷可識矣故先天之圖其誤有八

一畫繫自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三一為乾三二為坤而其畫已畢未有畫至六十四卦者今圖取巧便但以黑為陰白為陽耳此非羲畫法也若羲畫原法則黑皆兩畫是六十四卦在陽有一百九十二畫在陰有三百八十四畫太不憚煩矣此非自然因事之數也其誤一也

二四五無名四象分四畫為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今增至十六畫又增至三十二畫則名十六象三十二象乎抑仍名四象乎若仍名四象則八卦又生四象矣其誤二也

三三六無任法惟只有三畫並無四畫五畫之加故三畫而止便可名之為八卦知重而加畫則何以三皆不名謂賞五畫六畫豈更無名也且何以見八卦之當止於二上於六也其誤三也

四不因乾坤成列畫八卦八卦成列始作重卦故曰因而重之用者四成列之卦也若一連其去何所因乎其誤四也

五父子母女並生乾父坤母公生六子此繫辭明言次第也今八卦並生其誤五也

六子先母女先男少先長六子具兄坎兌離先震巽先坎分人先緣又先巽於一索再索之叙夫書之或其次第必不如是其誤六也

七卦位不合說書卦位千古不易今以第加之畫而蔑圖之是一若轉只五卦旋以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為象此實本魏伯參同契乾坤運軸坎離匡郭之圖而發名先天亦予以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為證其誤七也

八卦數杜撰無據卦原無數但以大衍之數推之則乾西北卦正當地六相成之數故曰乾六坤西南卦正當天九相成之數故曰坤九今無故而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之數此何據乎其誤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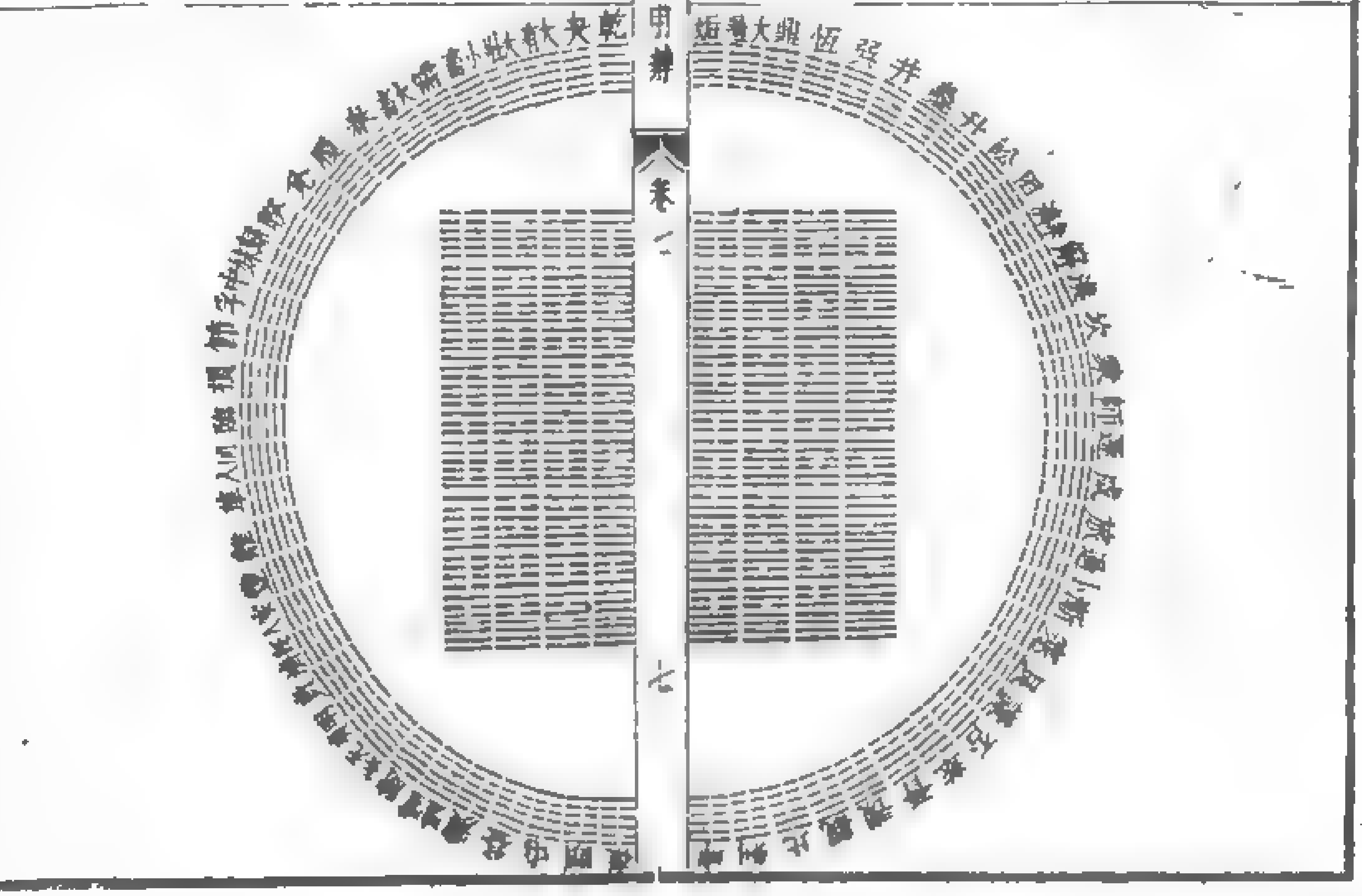
具此八

誤而以為伏羲畫卦次第如是不可通矣

按仲氏八誤之辯剖析無遺總由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元無可考而任意為之所以來後人之彈射也冠諸經首不愈彰邵子之過乎

右論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本義圖說曰右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為姤自茲而無窮矣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邵氏伯溫曰先君云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朱子語類董銖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橫圖據現在底畫較自然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者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畫底

黄氏宗炎曰圖南本黄冠師此圖不過仙家養生之所寓故牽節候以配合毫無義理再三傳而堯夫受之指為性天窟宅千古不發之精蘊盡在此圖本義崇而奉爲說是義皇心傳置夫大易之首以言乎數則不逮京

房焦贛之可徵以言乎理則遠遜輔嗣正叔之可據且曲爲之說曰此圖失自秦火流於方外自相授受不入人間夫易爲卜筮之書不在禁例宜并其圖而不禁豈有止許民間藏卦爻而獨不許藏圖之事朱元晦與王子合書云邵氏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乃易學啓蒙本義又如此其敬信不可解也

按夫子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八卦相盪八卦相錯六十四卦皆三畫八卦之所生也姤復同在六十四卦中豈能生諸卦乎康節受學於李挺之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凡五陰一陽五陽一陰之卦皆自姤復而來凡四陰二陽四

陽二陰之卦皆自臨遯而來凡三陰三陽三陽三陰之卦皆自泰否而來此卽姤復小父母之意蓋推乾坤三索之說施之於六畫卦故有是圖然姤復所生止十卦而康節舉臨遯泰否之所生悉歸之姤復則又與挺之異就令六十四卦觀之逐爻變遷義亦可通伏羲作易之初實不爾也其中間拘爲兩截左陽右陰則又極其造作而非法象自然之妙矣

擊壤集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石澗俞氏曰月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乎月窟天根之間者心也何謂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三十六宮都是春謂和氣周流乎一身也如此則三十六宮不在紙上而在吾身中矣

黃氏象數論曰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爲天根月窟卽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爲天根以其爲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間爲月窟以其爲一陰所生之處也程前村直方謂天根在卯離兌之中是也月窟在酉坎艮之中是也引爾雅天根氐也長楊賦西壓月窟證之然與乾遇巽地逢雷之義背矣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有以十二辟卦言者十一月爲天根五月爲

月窟其三十六宮凡有六說以八卦言者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第積數爲三十六乾一對坤八爲九兌二對艮七爲九離三對坎六爲九震四對巽五爲九四九亦三十六乾畫三坤畫六震坎艮畫各五巽離兌畫各四積數亦三十六以六十四卦言者二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合之爲三十六方虛谷回曰復起子左得一百八十日姤起午右得一百八十日一旬爲一宮三百六十日爲三十六宮以十二辟卦言者一鮑魯齋恂曰自復至乾六卦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合之則三十六自姤至坤六卦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合之亦三十六

陽爻陰爻總七十二以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按諸說雖異其以陽生爲天根陰生爲月窟無不同也蓋康節之意所謂天根者性也所謂月窟者命也性命雙修老氏之學也（愚謂煉己是脩性進火是脩命）其理爲易所無故其數與易無也

按天根月窟即參同納甲之說天陽也月陰也以八卦言之月三日生明於庚納震一陽之氣庚當乾終巽始故曰乾遇巽時觀月窟震一陽始交於甲納乾初九之氣甲當坤終震始故曰地逢雷處見天根也以六十四卦言之純乾遇巽之一陰是爲姤於月爲生魄陽消陰息自此始故謂之月窟即乾盡午中而陰生之謂也純坤遇震之一陽是謂復於月爲合朔陰消陽息自此始故謂之天根即坤盡子中而陽生之謂也（參同契云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節了所謂地逢雷處見天根者是）三十六宮朱子之義較長蓋人身之天根在尾閭月窟在泥丸脩鍊之法夜子以心神注氣海謂之生藥子後則自尾閭進火以達於泥丸午中則自泥丸還元以訖於尾閭從復姤用功而諸卦皆到上下往來終而復始和氣滿腔盎然流溢故曰三十六宮都是春也邵子雖不事修鍊而其理固已洞徹丹家秘寶和盤托出矣

或問邵子既知此理何不事修鍊曰修鍊亦是苦功頗妨人作樂邵子襟懷疎放得蒙莊逍遙之趣可以養生可以識年無所待於修鍊故知而不爲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自是眞實語非因與二程游而有所揜飾也

朱子語類屬誤問先天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接以巽初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接以震初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十一月）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十二月）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正月）又隔四卦得大壯（二月）又隔大有一卦得夬（三月）夬接乾（四月）乾接姤自姤卦一陰生（五月）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六月）又盡艮七坤八卦然後得否卦（七月）又隔四卦得觀（八月）又隔比一卦得剝（九月）剝接坤（十月）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得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得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盈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爲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不可曉者答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

先天卦氣盈縮子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而未得其說
黄氏家數論曰易緯有卦氣之法京房精於其學以坎
震離兌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起自中孚卦有六爻
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
分爲八十分五日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得二十分積
四百二十分均於六十卦六七四十二每卦得六日七
分又於六十卦之中別置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
剝坤十二以爲辟卦每爻各主一候自復至乾爲息卦
曰太陽自姤至坤爲消卦曰太陰息卦所屬者曰少陽
消卦所屬者曰少陰故孔穎達復彖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之疏謂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純坤用

事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坤卦有六日七分舉成數故
言七日王昭素駁之曰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
節終一陽便來不得到冬至之日矣據其節終尚去冬
至十五日則卦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某以爲昭素
駁之是矣然昭素未悉卦氣之法不能鍼其錮疾也以
十二辟卦言之剝之至復所隔唯坤六爻其一爻當一
候一候得五日五十六分分之五六爻得三十日三十
五分非七日也以六十卦言之一卦六日七分剝之至
復中隔艮旣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計五
十四日六十三分非一卦也孔氏牽合兩者故其說不
能合易之七日來復取卦之反易爲義反對爲復所歷

七爻以一日爲一爻故曰反復其道反復卽反覆也與
卦氣何與卽使孔氏之疏能合卦氣則易之辭無乃爲
卦氣圖說乎爲卦氣之法者宓戲耶文王耶先儒之議
卦氣者謂卦氣不起於中孚而起於復中孚爲大雪之
終氣至冬至而始盡故繫於冬至之下中孚之於冬至
於象於名兩無當也然觀太玄之辭曰陽氣藏於黃宮
信無不在其中則中孚之直冬至者顧以其名耳太玄
之釋卦序自辟卦之外無不以其名爲義也又何獨疑
於中孚乎所謂六日七分者六日旣盡七分便爲來日
之始非必取足八十分而自爲一日也趙汝楳乃以餘
分歸之一卦於是有一卦直七日者失其意矣葉氏則

以七分爲之氣盈六十卦餘五日二十分若積餘以置
閏者是一卦直六日且并京焦之學失其傳也
六日七分之說相傳最久其餘卦氣皆自後起有自乾
至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
乙丑至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六周而三百六十日
四正卦則直二分二至坎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
不在六十卦輪直之列者焦氏之法也有以乾坤坎離
四卦爲橐籥餘六十卦依序卦一爻直一時一月有三
百六十時足其數者又以十二辟卦每卦管領一時魏
伯陽之法也至宋而後有所謂先天圖者於是邵子以
六日七分之法施於其圖黜卦起中孚之說以復起冬

至姤起夏至其以坎離震兌四正卦主二十四氣者改為乾坤坎離此圓圖之卦氣也張理以方圖覆背置之泰處於東北乾處於東南否處於西南坤處於西北亦以冬至起復至泰而正月至乾而四月夏至起姤至否而七月至坤而十月此方圖之卦氣也張氏又以一陰一陽至六陰六陽類而並列六陽處南六陰處北陽自下而升陰自上而降廣辟卦之法也邵子又以方圖乾兌離震各重之為六十四卦共二百五十六卦以之算大運亦以算小運二十四氣每氣六十四爻積一千五百六十二爻合乾兌離震掛一之數謂之掛一圖所謂皇極之學也諸家之不同如此蓋初無一定之理各以

意之所見為之是故六日七分之外有一卦直一日者兩卦直一日者有一爻直一日者四爻三分強直一日者總卦與日之大數而後分配其小數或多或少不顧其果否如是也其卦之排比惟序卦可據序卦之義於時日不可強通故眞儒別求其義於卦名而有中孚之起然揚雄氏所傳之卦義未免穿鑿附會未嘗為易之篤論也宋儒始一變其說以奇偶之升降消長為言而於經文可據之方位一切反之然則宋儒之重漢儒之義猶二五之為十也孰分其優劣哉

按說卦傳有經卦之方位而無別卦之方位蓋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其八卦之貞錯綜而敘不以其卦為類故無方位之可言京房六日七分法卦氣起於中孚亦不過取卦名之義以為當直冬至非謂中孚方位在子之半也自魏伯陽以乾坤坎離牝牡震艮巽兌先天八卦之方位端倪始見而邵子演之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於是有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圖又推之於六十四卦為大横圖以定其次序又見夫横圖而圓之以為六十四卦之位更有方圖居其中於是經卦既非乾坤三索之序別卦又失文王所演之舊雖用京焦分卦直日之遺法而次序方位參錯不齊其卦氣所自起不得不捨中孚而用復姤坎離震兌

四正卦之主二十四氣者亦改為乾坤坎離固其所矣然京房分卦直日以候災異實有其用而邵子大圓圖則但如參同契以六十卦象一月升降往來之氣非與有分卦直日之事也故辟卦相去之疎密前後不同而二分卯酉之中乃繫之臨遯蓋此圖惟明丹道不主占候固不必一一求合於卦氣也其極數知來之學全在加一倍法與此圖無涉至於方圖則內外疊作四層意在明十六卦兩隅尖射之巧妙注用分卦直日法而張仲純亦倣圓圖之例起復姤終乾坤以定十二辟之卦氣其舛謬不更甚乎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

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又曰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義何事不能知

石澗俞氏曰朱紫陽云子之半是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又云一陽初動處在貞元之間愚謂此處正是造化之眞機程伊川云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長生至哉言乎

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

朱子語類曰此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

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又曰方圖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之西南便是由泰以之否其閒有咸恆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爲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怎生恁地巧

天台董氏楷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其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然以周圍二十八卦橫直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見天地定位之不可易也其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損咸見義也然以周圍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此見山澤通氣之象也其第三層四隅爲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然以周圍十二卦橫直觀之亦皆離三坎六之卦此足以見水火不相射之象也其最裏一層爲震巽恆益四卦所謂雷風相薄恆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以此言之邵子之詩曉然足以見先天法象自然之妙

按方圖自西北至東南兩隅尖射爲八純自西南至東北兩隅尖射爲否泰等卦是謂十六事然後於四正各布十二卦共四十八合前十六爲六十四而八卦相錯徧焉此亦邵子之巧推排易無此卦位也

觀物外篇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胡玉齋云此明圖之所謂太極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前村程氏直方曰邵子云先天圖心法也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其故何也兼方圓圖而言也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猶五與十所寄之位也故圓圖左旋起於六十四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是中起於天地之定位也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於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也起於恆益南北相直也則起於恆震巽益東西相直也則起於震益恆巽是中起於雷風之動散也由此而論圓者動以定

位爲本方者靜以動散爲用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用
先天之心法歟是不可不皆求之圖也
雙湖胡氏一桂曰案程氏此論甚的愚因推之天地定位起南北子午之中山澤通氣次西北東南之卦雷風相薄次東北西南之卦水火不相射又次東西之卦圖圖自南北之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正居方圖中心雨以潤之日以烜之則坎次巽離次震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則艮次坎兌次離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乾次兌坤次艮實由中而達乎西北東南方圖亦自中起也
鄱陽董氏真卿曰愚案畫卦之始不過太極生兩儀每一生二以至於六十四卦此說固不待贅矣若夫邵子方圓圖則又不過以六畫大橫圖中分移右邊陽儀上生三十二卦自上而下居左左邊陰儀上生三十二卦自上而下居右規而圓之以象天而周其外則自然有節氣之流行而乾坤陰陽之極與復姤陰陽之始適居上下之中而有以合乎天地定位之章又以六畫大橫圖從三畫乾至坤各上生八卦者自右而左分割作八段自下重起矩而方之以象地而居圓圖之內以取地圓天中之象而由中及外自然有雷風雨日山澤天地對待之象且縱橫斜正以三畫六畫卦數之莫不有以合乎雷動風散之章而十二辟卦皆左旋於圓圖之間右轉於方圖之外雖疎密之不均莫不有自然之妙焉以此觀之邵子皆從中起之說蓋指圓圖方圖而言新安程氏最爲得之邵子只據已成之橫圖或規而圓或矩而方以見卦畫之用耳又何論乎卦畫之所由生哉固不以橫圖畫卦之始例論也

觀物外篇曰圓數有一（一爲心）方數有二（或以一爲心或以四爲心）奇耦之義也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兩其六爲十二以六規十二猶之乎一與二也）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象圓簇聚一外得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象方簇聚一外得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以四爲心四外得十二）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八者天地之體也六者天之用十二者地之用也天變方爲圓而常存其一地分一爲四而常執其方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并其一而爲七十二者并其四而爲十六也又曰五十者蓍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

按書洪範五皇極傳云極中也漢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極皆訓中（不從此訓自朱子始）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又曰心爲太極可見極即

中中卽心從中起謂從太極起也觀物篇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亦卽此意天地萬物之理有一不本於太極者乎有一不具於人心者乎故曰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儒以圖皆從中起兼方圓圖言之當矣然其義猶有所未盡也蓋先天方圓之圖皆由一四之積數來也天圓而地方其在易則圓主蓍方主卦圖之數起一而積六一在中六在外也蓍德圓象之六并一爲七六者常以六變六七四十二并初七爲四十九大衍之數五十而其一爲太極不用故曰五十者存一而言之此蓍策也與卦圖無涉方之數起一而積八一在中八在外也卦德方象之小圓圖是也八并一爲九中爲太極故一不用也八者常以八變積爲八八六十四大圓圖是也乾坤坎離四正卦不用故曰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乾坤當南北之中坎離當東西之中圖從中起中爲太極故不用而止於六十猶小圓圖之虛其一也方之數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四在中十二在外也十二者亦以八變故四之外累加之第一圖必十二第二圖必二十第三圖必二十八并爲六十四方圖是也圖從中起中爲太極故震巽恆益四卦亦不用而止於六十猶大圓圖之去其四也卦德本方象地之體而其中又有方圓之別天變方爲圓而常存其一者謂大小圓圖也地中之天

方中之圓也地分一爲四而常執其方者謂方圖也地中之地方中之方也邵子取渾天之象天周地外地在天中故作方圓合一之圖朱子謂圓圖中間虛處是太極不合方圓在中間密却待挑出放外如此恐失作者之意推之於大小橫圖兩儀四象八卦皆由太極而生亦所謂從中起也此邵子之數學卽邵子之心法終日言而不離乎是故託易以著爲圖不必與聖人之易盡同也揚子太玄其圖亦由中而起中爲一元自一元而爲三方自三方而爲九州自九州而爲二十七部自二十七部衍而爲八十一家故知先天與太玄均爲老氏之學也邵子之心與太極爲體嘗作無名公傳以自寓無名者太極之謂也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先天謂太極閒往閒來則其所謂心法者可知矣彼以圓圖爲合乎天地定位之象方圖爲合乎雷動風散之交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他得其皮毛而不得其骨髓者也

俞氏易外別傳序曰易外別傳者先天圖環中之秘漢儒魏伯陽參同契之學也人生天地間首乾腹坤呼日吸月與天地同一陰陽易以道陰陽故伯陽借易以明其說大要不出先天一圖是雖易道之緒餘然亦君子養生之切務蓋不可不知也圖之妙在乎終坤始復循環無窮其至妙則又在乎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愚嘗學此矣徧閱雲笈略曉其一二忽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乃盡得環中之秘反而求之吾身則康節邵子所謂太極所謂天根月窟所謂三十六宮靡不備焉是謂身中之易又書其後曰

先天圖環中之極至愚雖弗暇專志從事於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葢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漸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廋辭隱語使覽者無罅縫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長歎如蔡季通袁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的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既得所傳又何忍緘默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而名之曰易外別傳葢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

易外別傳曰參同契云終坤始復如循連環皇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愚謂人之一身卽先天圖心居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朱紫陽謂中間空處是也圖自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卽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爲太極在人爲心人知心爲太極則可以語道矣

又云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愚謂冬至後自復而乾屬陽故以爲呼夏至後自姤而坤屬陰故以爲吸呼乃氣之出故屬冬至之後吸乃氣之入故屬夏至之後大則爲天地一歲之呼吸小則爲人身一息之呼吸參同契曰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曰呼吸相含育佇息爲夫婦葢以呼吸爲龍虎爲夫婦千經萬論譬諭紛紛不過呼吸兩字而已矣

又云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者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

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愚謂圖左自復至乾陽之動也圖右自姤至坤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乃坤末復初陰陽之交在一歲爲冬至在一月爲晦朔之間在一日則亥末子初是也吾身之乾坤內交靜極機發而與天地之機相應是誠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又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朱紫陽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是無極袁機仲曰朱子謂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察矣又詩云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無中含有象卽是坤復之間無極而太極也邵子之學非朱子孰能明之

內煉之道至簡至易唯欲降心火入於丹田耳丹田在臍之後腎之前正居腹中丹家諱言心腎謂心腎非坎離葢指呼吸爲坎離殊不思呼吸乃坎離之用心腎乃坎離之體人之一身心爲之主故獨居中腎爲之基故獨居下丹家不言心腎而言身心身卽腹也腎在其中矣豈可捨腎哉腎屬水心屬火火入水中則水火交媾如晦朔之間日月之合璧

易曰山澤通氣又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愚按參同契云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若山澤氣相烝兮興雲而爲雨葢人身之陰陽絪縕交結於丹田則升於泥丸滃

然如雲化爲甘澤陳希夷詩云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濆湧山椒與此同旨神濆出列子書謂山澤之氣相通由其虛也唯虛也故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通安能相與內煉之道貴乎心虛心虛則神凝神凝則氣聚氣聚則興雲爲雨與山澤相似離騷遠遊篇云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紫陽注云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

醫書云人身有任督二脉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脉之海督脉者起於

下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巔循額至鼻柱屬陽脉之海所以爲任脉者女子得之以妊養也謂之督脉者以其督領經脉之海也鹿運尾閭蓋能通其督脉者也龜納鼻息蓋能通其任脉者也人能通此二脉則百脉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吾身之黃道呼吸往來於此即任督二脉是也

按石澗精於參同契者也不徒心解之且身試之故知先天圖爲老氏之易而非聖人之易著書以闡其微名之曰易外別傳以爲丹家所依託非易之本義自有先天圖以來知其妙而不使之混於易中者唯石澗一人（明萬曆中有莆田林兆恩者號三教先生其徒遂其說以成書亦名易外別傳而其指大異石澗却道家於易外三教混釋老於易中邪正相去懸絕）魏伯陽丹經王也希夷康節乃其嫡派正傳所言皆老氏之易也康節橫圖以白代一以黑代--實本希夷然天地自然之圖本謂龍馬授伏羲者如是而伏羲則之以畫卦變白黑爲一--耳康節乃謂伏羲所作亦如是然則伏羲之後更有何人變白黑爲一--如今卦首所列之六畫乎又兩儀四象八卦希夷皆子在母中康節邵子在母外雖取法希夷而實失先天之本意矣希夷之圖止有八卦方位而無其次序康節既獨出臆見於一奇一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

之三畫而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矣又欲附會於希夷乃以天地定位一章當希夷八卦方位就中推出次序其左半乾兌離震適符橫圖之一二三四遂以爲數往者順至右半坤艮坎巽則與橫圖正相反乃從中拗轉爲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爲知來者逆斯不亦矯揉造作失天地自然之妙乎且次序與方位元不相謀未聞乾坤三索之序由出震齊巽之位而定也何獨於先天合之故圓圖抽坎填離猶是丹家之遺製而橫圖則無謂甚矣乃復引而伸之爲六十四卦次序遂至有四畫五畫之卦夫此四畫五畫者將名曰某卦乎抑仍謂之兩儀

四象乎如以爲兩儀四象則八卦之後不應復有兩儀四象也或曰此康節之數學知來之道寓焉然吾觀皇極經世書其所推元會運世之數及天地萬物之變恐別有方術未必用加一倍法也奇偶之上各加奇偶只因錯解易有太極一節遂以揲蓍生爻之次序爲始作八卦之次序耳然則大小橫圖旣戾於聖人之經又絕非希夷之指先天之贅肬也安得冠諸經首以爲伏羲不言之敎乎

右論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第七

易圖明辨卷第八

後天之學

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南軒張氏曰乾坤其易之門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言易含蓄於乾坤也

本義曰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音酌）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語類曰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

道理又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旣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只言卦易只是陰陽卦畫

按陰陽一畫但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乾坤凡言乾坤者皆純陽純陰之卦（以三畫則六畫先經主三畫）而言（雜卦乾剛坤柔主六畫）本義云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則似一畫亦可謂之乾坤非經意也易謂卦畫之交易而成變化者乾坤成列則六子及重卦皆在其中故曰易之緼乾坤毀無以見易謂無乾坤二卦則六十四卦無由而出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謂無易書則天地變化之道不著殆與滅息相似此乾坤字兼

上不同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南軒張氏曰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陽物也坤之三耦乃陰物也三奇三耦索而為六子互體卦變積而為六十四此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本義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按陰陽合德謂一再三索剛柔有體謂六子成列也因而重之為六十四變化無窮皆出於乾坤二卦故曰易之門自康節有伏羲先畫一奇一偶之說世皆指乾坤為一畫經旨鬱而不宣茲特為正之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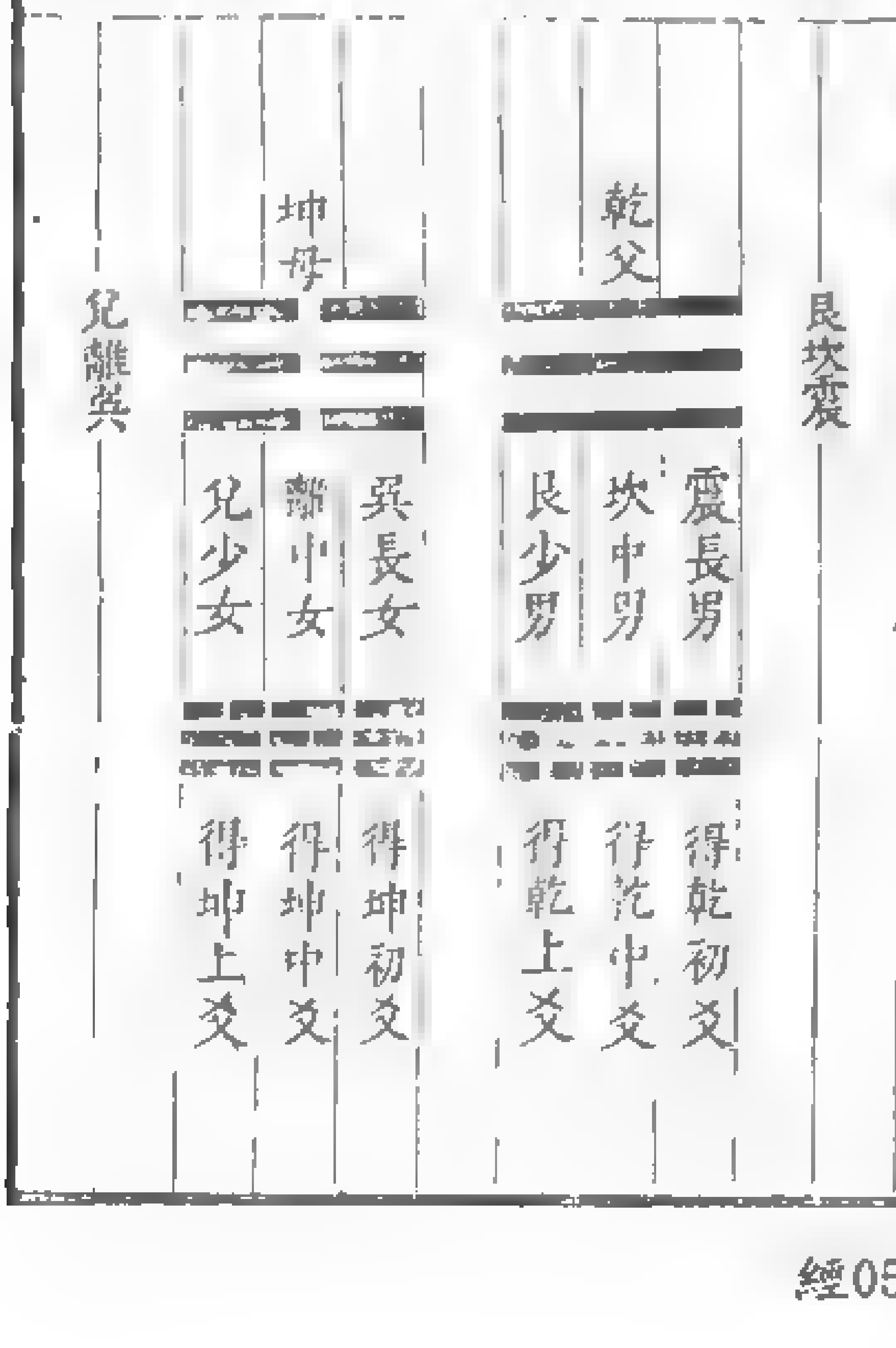
南軒張氏曰老陽為父老陰為母老陽能變故自下而索震為長男自中而索坎為中男自上而索艮為少男老陰能變故自下而索巽為長女自中而索離為中女自上而索兌為少女

本義曰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語類曰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按揲蓍之說本諸漢上甚無理故語錄不從而本義乃未及改正李秀巖謂本義在前語錄在後其間有十數條意義尤密者此蓋其一也

文王八卦次序



朱子荅袁機仲書曰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壁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又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

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无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按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三才之道了了於心目之間便一連埽出三畫有何不可而必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作乃推排討邪一連埽出者爲私意杜撰補接然則逐爻生出者豈反非杜撰補接邪孔子之傳無一語推本伏羲者則已既有推本伏羲者則何以知兩儀四象爲伏羲之所畫而乾坤三索爲文王之所演邪先天後天說生分別前第六卷中辨之已詳知彼逐爻生出之爲謬則知一時埽出三畫而交易以成六子者真伏羲之易而非文王之易矣曉人自解無庸辭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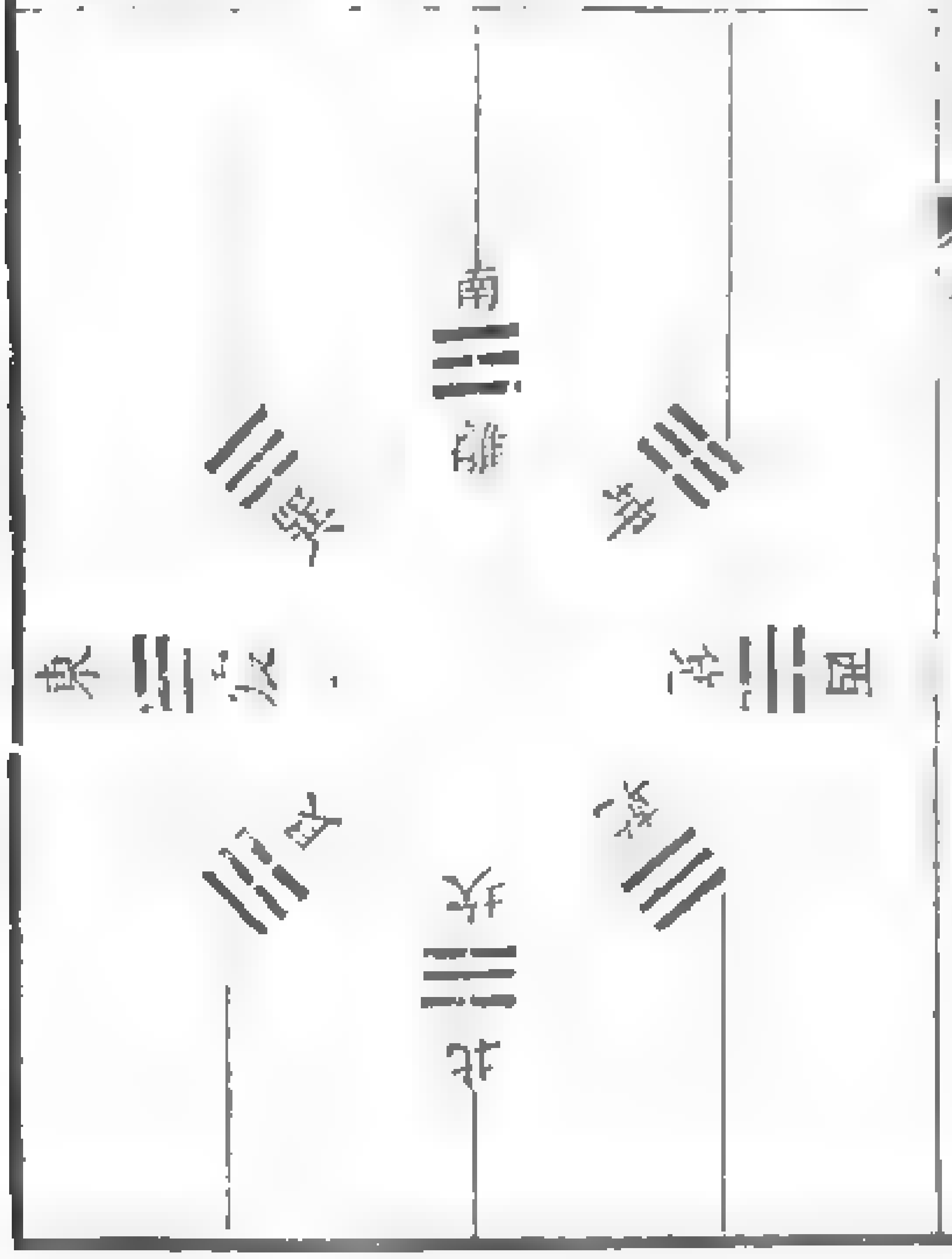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次序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白雲郭氏曰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

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巽則无嫌於重釋之也
石門梁氏曰自東南至西皆母與三女之位自西北至
東皆父與三男之位

文王八卦方位



本義圖說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
天之學也
按以上二圖非古所傳亦邵子作也乾坤三索之次
序出震齊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獨
以為文王之易名之曰後天以尊先天之學序位皆
是而其名則非九圖之中無一可存者也
觀物外篇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
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旣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
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
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震為偶應地之方
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答王伯豊書曰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
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
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
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
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林氏易裨傳法象篇曰以造化之序論之先天所以立
體也後天所以致用也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天地
之體立矣坎離居左右之門而日生乎東月生乎
西之象著矣震巽對峙而雷始於東北風起於西南矣
兌艮角立西北多山東南多水之所鍾矣後天震居東
方萬物出生之地巽居東南萬物潔齊之地坤西南萬

物致養之地兌正西物之所說乾西北陰陽之相薄坎正北物之所歸艮東北所以成終成始者也以陰陽之體論之巽離兌本陽體也而陰來交之震坎艮本陰體也而陽來交之伏羲之卦得陽多者屬乎陽得陰多者歸乎陰後天之卦得一陰者爲三女得一陽者爲三男先天之位三女附乎乾三男附乎坤陰附陽陽附陰也後天之位三男附乎乾三女附乎坤者陰附陰陽附陽也

黃氏象數論曰離南坎北之位見於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畫卦之時卽有此方位易不始於文王則方位亦不始於文王故不當

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illegible]坤北之位改而爲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於經文曰易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邪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爲寒爲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於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亨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顧未嘗以肅殺爲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入之說先入於中故曰王弼太過也康節曰乾坤交而爲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爲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爲旣濟（先天離東坎西交而爲旣濟故離南坎北）乾生於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於午（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坎終於寅（坎當中交於寅[illegible]於寅）離終於申（[illegible]於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卽以對待而言爲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旣濟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於義何居精曰再變而後爲今位是

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於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在下陽下而交於陰陰上而交於陽震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爲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爲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爲用西方陰爲不用）夫氣化則流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爲不用則春秋不用者子午冬夏不用者卯酉交在四正之皆爲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爲不用之位則以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兌[illegible]）

按先天乃半後天爲之理（用）渊闊自子開白如出讀人可怪夫易重變易也變乃由氣運化以贊天地而附往來四象方方虎乃往加乃之指乾坤後然多陰異卦說對卦序人矣乃之文之何説字其体萩不圖乃四伏羲之易尽卞易孔子之易

讀自不明先天後天之理及其文又乾正位而但卯子美伏羲先天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此乃夫子作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化之道義理之據也文王後天乃由乎居而乃流行之易乃入用之易也豈有疑此而知疑

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橫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還就與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可疑自康節以爲從先天改出牽前曳後始不勝其支離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謂劉邠曰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擁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今按說卦之方位秦漢諸儒未有疑之者疑之自管輅始蓋其時魏伯陽之學已行乾南坤北之位略有端倪輅心知之因發難

以導邠而邠不能問故未竟其說也朱子語變參同契八卦之方位斷從先天遂覺出震齊巽等無一不可疑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所必至也至謂此章與卦變俱是成卦後用意推說則又儼非其倫矣林德久深斥劉牧之鈎隱可謂卓識而獨於先天方位則附會其意而爲之辭亦以康節非牧流輩耳然二人品格雖相去懸絕而圖學之無當於經則一也德久豈未之思乎 拘執不通之言真令人可笑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第八

易圖明辨卷第九

卦變

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白雲郭氏曰易之爲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訟彖曰剛來而得中隨彖曰剛來而下柔蠱彖曰剛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剛柔分動而明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彖曰剛上而尚賢咸彖曰柔上而剛下損

彖曰損上益下又曰損剛益柔益彖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渙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剛者陽爻也柔者陰爻也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唯變所適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謂自某卦來之說也

東坡蘇氏曰凡易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東谷鄭氏汝諧曰易始於畫八卦乾坤之變極矣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八卦之變極矣八卦皆乾坤所生六十四卦皆八卦所生此作易之本旨也傳易者懼其說之簡易而無以自託於艱深之地於是有互體卦變之說又云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夫父母一也安得有大小之別看文則李何[illegible]大小

按參同契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是衆卦皆生於乾坤也[illegible]邵爲能承之學而其卦圖乃以復[illegible]泰否[illegible]生卦之法[illegible]相易矣希夷之傳豈若是乎餘矣參同之旨又非彖傳之意東谷議之有以也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黃氏象數論曰卦變之說由泰否二卦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而見之而夫子彖傳所以發明卦義者於是爲多因易中一大節目也上經三十卦反對之爲十二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之爲十六卦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不可反對則反其奇偶以相配卦之體兩相反爻亦隨卦而變顧有於此則吉於彼則凶於此則當位於彼則不當位從反對中明此往來倚伏之理所謂兩端之執也行有无妄之守反有天衛之用時有豐亨之遇反有羇旅之悲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換彼爻也

按易有聖人之道四變居一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者易中之大義也觀孔子之言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內陽而外陰內柔而外剛則凡彖傳之剛柔往來上下內外皆主卦變而言可知矣然諸儒舉以一爻言之故唯三陰三陽之卦可通而二陰二陽之卦則不可通无妄剛自外來升柔以時升之類是也唯以反對言之則無不可通蓋卦可以該爻而爻不可以該卦卦變則爻隨而動矣坤索乾得震坎艮以一剛爲主乾索坤得巽離兌以一柔爲主彖傳所稱剛柔或指卦或指爻隨文立義可也大抵三陰三陽泰否以卦言餘皆以爻言二陰二陽則必以卦言然其所主者陽卦之一剛陰卦之一柔耳

右論古卦變

虞仲翔卦變圖

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變

䷗ 復

䷆ 師 初之二

䷫ 姤

䷌ 同人 初之二

謙 初之二　履 初之二

豫 初之四　小畜 初之四

比 初之五　大有 初之五

剝 初之上　夬 初之上

二陰二陽之卦各九皆自臨遯而變

臨　遯

升 初之三　无妄 初之三

解 初之四　家人 初之四

坎 初之五　離 初之五

蒙 初之上　革 初之上

明夷 二之三　訟 二之三

震 二之四　巽 二之四

屯 二之五　鼎 二之五

頤 二之上　大過 二之上

三陰三陽之卦各十皆自泰否而變

泰　否

恆 初之四　益 初之四

井 初之五　噬嗑 初之五

蠱 初之上　隨 初之上

豐 二之四　渙 二之四

既濟 二之五　未濟 二之五

賁 二之上　困 二之上

歸妹 三之四　漸 三之四

節 三之五　旅 三之五

損 三之上　咸 三之上

四陰四陽之卦各九皆自大壯觀而變

大壯　觀

重大過 初之五　重頤 初之五

重鼎 初之上　重屯 初之上

重革 二之五　重蒙 二之五

重離 初之上　重坎 二之上

兌 三之五　艮 三之五

睽 三之上　蹇 三之上

需 四之五　晉 四之五

大畜 四之上　萃 四之上

變例之卦二

中孚

小過

凡變卦皆從乾坤來

乾

坤

黄氏象數論曰古之言卦變者莫備於虞仲翔其法以兩爻相易主變動者上一爻四陰四陽即二陰二陽之卦也其變不收於臨遯之下者以用臨遯生卦則主變

須二爻皆動而後餘卦可盡不得不别起觀壯有四陰四陽而不用五陰五陽之夬剥者以五陰五陽之卦已盡於姤復無所俟乎此也中孚小過爲變例之卦何也中孚從二陰之卦則遯之二陰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大壯三四一時俱上小過從二陽之卦則臨之二陽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觀三四一時俱上所謂主變之卦以一爻升降者至此而窮故變例也猶反對之卦至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而亦窮也虞氏之卦變脈絡分明如此當時所著周易注周易集林今既不傳其見於李鼎祚易解中者語焉不詳朱漢上據之以定虞氏卦變遂有此然彼否之異無怪趙汝楳謂其錯雜無統也某追尋其緒而後知漢上之誤然四陰四陽與二陰二陽畢竟相錯不能不有重出之卦此八卦者重於大壯者爲大過鼎革離重於觀者爲頤屯蒙坎其主變屬之臨遯乎屬之大壯觀乎抑兼屬之乎其說有時而窮也以彖傳證之如无妄之剛自外來遯之初三相易皆在內卦非外來晉之柔進上行觀之四五相易皆在上卦睽之柔進上行大壯三上相易柔爲下行蹇之往得中觀三上相易不得爲中皆不能合此虞氏之短也

蘇子瞻言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程子亦專以乾坤言卦變本之蜀才曰此本乾卦此本坤卦荀爽曰謙是乾來之坤非剝論也但二陰二陽之卦此往彼來顯然可見其他則來者不知何來往者不知何往如无妄剛自

外來外卦之乾未嘗損一剛也而云自外來不已背乎故朱子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蓋已深中其病矣然較之虞氏而下鑿空爲說者某以爲獨優也

右論虞氏卦變

李挺之變卦反對圖

乾坤二卦爲易之門萬物之祖圖第一舊本曰功成無爲圖

乾老陽

坤老陰

乾坤相索三變六卦不反對圖第二

坤體而乾來交　頤　小過　坎

乾體而坤來交　大過　中孚　離

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三

姤　同人　履

夬　大有　小畜

坤卦一陽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四

復　師　謙

剝　比　豫

乾卦下生二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五

遯　訟　无妄

大壯　需　大畜

睽　兌　革

坤卦下生二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六

小過	臨	觀	蹇	解
頤	明夷	晉	艮	震
坎	升	萃	蒙	屯

乾卦下生三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七

否	[illegible]	歸妹	漸
恒	旅	節	渙
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坤卦下生三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八

泰	[illegible]	益	隨
損	[illegible]	井	困
賁	[illegible]	未濟	噬嗑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漢上朱氏以爲康節之子伯溫傳之於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卦變一義橫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獨得之康節本爲先天易學而觀物外篇亦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不易者四謂乾坤坎離也反易者二謂震艮巽兌也重卦之後不易者八反覆者二十八不易者乾坤坎離頤小過中孚大過也變易者二十八餘五十六卦也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又曰乾坤之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與艮名位皆可易也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皆不可易也又曰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此以三陰三陽爲主而變也六陰六陽十二對者否泰咸恒豐旅漸歸妹節既濟未濟六對而王弼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過小過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

大壯需訟无妄大畜睽家人兌巽六對臨觀明夷晉升萃蹇解艮震屯蒙也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者姤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剝師比謙豫三對凡五十六也而此有三十對者否泰同[illegible]之節既濟未濟當四隅之位所以重用一卦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恒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其得天地之用乎大抵卦變八圖陽在下者以升爲變在上者以降爲變從升降之對此爲升則彼爲降此爲降則彼爲升然康節先人之學不泥書言而猶有卦變之說何耶曰大易之道本之氣數之自然觀先天圖則可知出生之統體與今本十四卦兩兩相比若近於反對者觀序卦之先後皆有深意要非三陰三陽反對不反對云者近世復有上經三十

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不反對皆本八卦以求合於十有八變者其巧愈甚矣要之卦變之義易之一端耳若以爲易道盡於是要非康節所以望後世者姑錄之以爲外篇之首

顧氏日知錄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黃氏象數論曰虞仲翔之釋比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蜀才曰此本師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亦已發其端矣特未以此通之於別卦也至李挺之所傳變卦反對圖可謂獨得其眞而又與六十四卦相生圖並出則擇焉而不精也其後來知德顧以此說變而以反對者爲綜奇偶相反者爲錯於頤過八卦相反之外取反對者而亦復錯之不知奇偶相反之中皆寓反對非別出一義也若又有相反一義何以卦爻略不之及乎爲卦爻之所不及者可以無待於補矣（渭按大傳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主蓍揲而言朱氏斷章取義爲錯綜顯殊經旨其說以爲一左一右曰錯一上一下曰綜錯本圖自乾坤至復姤凡六十四綜本序卦自屯蒙下既濟未濟凡三十八此圖於錯綜無所用故後不復著）

按六十四卦兩兩相比無不反對其陰陽相背者八卦雖無變體亦反對也反對實文王演卦之一義彖傳本此以釋經剛柔之往來上下一覽而得不可謂

孔子之說非文王之說也李氏反對圖首列乾坤二卦爲易之門則諸卦宜皆出於乾坤而乃乾坤下生之卦一陰生自姤一陽生自復二陰生自遯二陽生自臨三陰生自否三陽生自泰何其紛糾之甚也康節親受此圖故有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之說夫乾坤生六子是爲八卦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六十四卦皆乾坤之所生也姤復遯臨否泰同在六十四卦之中安能生諸卦乎然姤復以一爻升降其蹤跡可尋求遯臨否泰則兩二爻遞爲升降而否泰二濟未免重出益雜亂而無章矣乾坤雖諸卦所自出第以彖傳證之則唯三陰三陽者可通而二陰二陽者不可通不如專主反對之爲得也

康節以文王所演爲後天則卦變似非先天之學然其論卦之反對曰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恆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此即參同契以乾坤坎離牝牡震巽艮兌之意而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則又闡圖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精義也乃知卦變亦希夷所傳均屬先天之學故朱子附列於邵子六圖之後云

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乾坤者諸卦之祖）

姤䷫ 乾一交而爲姤

復䷗ 坤一交而爲復

凡卦一陰五陽者皆自復卦而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師 謙 豫
比 剝
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乾再交而爲遯
臨 坤再交而爲臨
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復四變 明夷 震 屯

頤
第二復四變 升 解 坎
蒙
第三復二變 小過 萃 觀
第四復二變 蹇 晉
第五復一變 艮
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卦而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復四變 訟 巽 鼎
大過
第二復四變 无妄 家人 離

革
第三復三變 中孚 大畜 大壯
第四復二變 睽 需
第五復一變 兌
否 乾三交而爲否
泰 坤三交而爲泰
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復三變 歸妹 節 損
第二復三變 豐 旣濟 賁
第三復三變 恆 井 蠱
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復三變 漸 旅 咸
第二復三變 渙 未濟 困
第三復三變 益 噬嗑 隨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其傳授見於反對圖中漢上朱氏曰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明夷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恆損井歸妹豐)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過睽鼎兌)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困漸渙未濟)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萃艮)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革生於无妄旅生

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履變訟初姤無生卦師比同人大有四卦闕李鼎祚取蜀才虞氏之書補其三卦（大有闕）而頤卦虞以爲生於晉侯果以爲生於觀今以此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嘗攷之諸儒之論相生者始於虞翻蜀才近世漢上朱氏用以解易然卦之六十有四由八卦相錯而成也未有先有復姤臨遯泰否而後有諸卦者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攷夫震巽坎離艮兌相合而後成卦今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母乃顛倒而不通邪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易始於乾坤而交於復姤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此而變無窮矣由前之說則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之義也由後之說則十二辟卦剛柔相摩之義也今論卦變相生之說曰易於賁曰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傳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是故有斯義也要之六十四卦之變皆本於八卦而八

卦之重又本於乾坤之奇偶今卦之反對則彖上下體六十四卦相生則專用下卦爲變是亦一家之學耳謂易道止在於是則未也姑取其大槩著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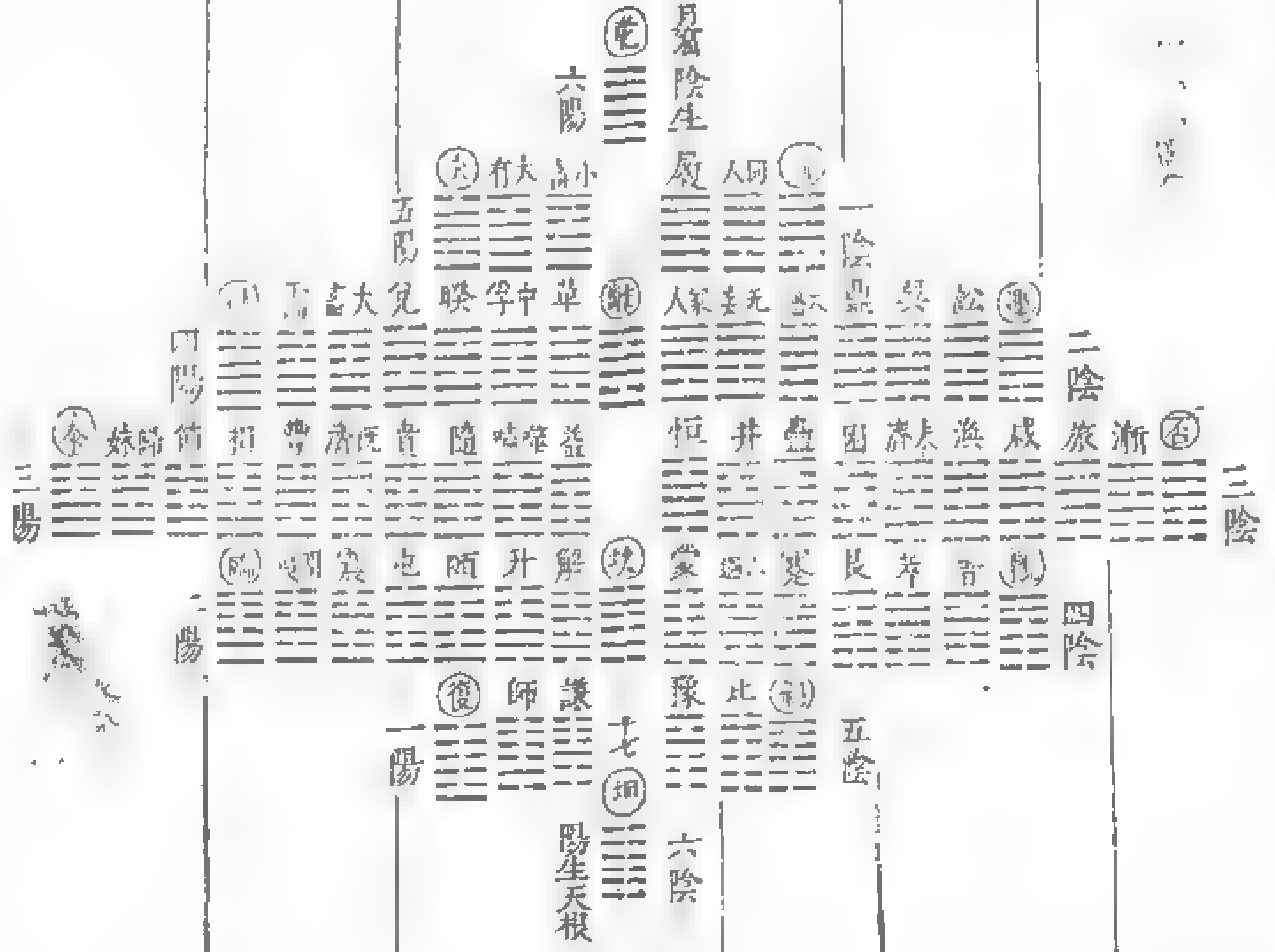
黄氏象數論曰六十四卦相生圖不以觀壯四陰四陽之卦爲主變可以類虞氏重出之失矣然臨遯自第二變以後主變之卦兩爻皆動在象傳亦莫知適從又不如虞氏動以一爻之有定法也方實孫有易卦變合圖與相生圖同至兩爻交動則皆更其次序朱風林升分爲內外體有自十辟卦所變者（乾坤主變故十二辟卦去之爲十）一陽在內體自復變凡二卦（師謙）一陽在外體自剝變凡二卦（豫比）二陽在內體自臨變凡二卦（升明夷）二陽在外體自觀

變凡二卦（晉萃）二陽在內體一陽在外體自泰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一陰在內體自姤變凡二卦（同人履）一陰在外體自夬變凡二卦（小畜大有）二陰在內體自遯變凡二卦（无妄訟）二陰在外體自大壯變凡二卦（需大畜）二陰在內體一陰在外體自否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有自六子卦所變者二陽分在內外不處震之主爻者自震變（蒙蹇）不處坎之主爻者自坎變（頤小過）不處艮之主爻者自艮變（屯解）二陰分在內外不處巽之主爻者自巽變（革睽）不處離之主爻者自離變（中孚大過）不處兌之主爻者自兌變（家人）各得二卦其自十辟卦所變者以一爻升降其自六子卦所變者以兩爻升降自三陰三陽而外主變之卦多所生之卦

少何其頭緒之紛紜也潤按朱風林卦變支離破碎全屬杜撰而且於經無所關故後不復著

按李挺之言卦變莫善於反對莫不善於相生反對者經之所有相生者經之所無也六十四卦相生圖蓋從乾坤三索之義而推之於六畫以爲卦變純乾純坤一交而爲姤復再交而爲遯臨三交而爲否泰是亦可以已矣而又以姤初之一陰復初之一陽遯升以訖於上遯臨之二陰二陽否泰之三陰三陽亦如之夫姤復以一爻主變猶有定法若遯臨否泰則兩爻俱動或獨升或同升主變者非一紛然而無統紀矣且六子純卦亦不過因而重之今乃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有是理乎甚矣此圖之爲贅疣也

易外別傳先天六十四卦直圖



卲子皇極經世書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也又曰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也又曰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乾坤吟曰道不遠於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覔乾坤

俞氏曰乾坤陰陽之純坎離陰陽之交乾純陽爲天故居中之上坤純陰爲地故居中之下坎陰中含陽爲月離陽中含陰爲日故居乾坤之中其餘六十卦自坤中一陽之生而至五陽則升之極矣遂爲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之生而至五陰則降之極矣遂爲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蓋循環而無窮也天地如此人身亦如此子時氣到尾閭丑寅在腰間卯辰巳在脊膂午在泥丸未申酉在胸膈戌亥則又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降然也一息亦然呼則自下而升於上吸則自上而降於下在天則應星而如斗指子午在地則應潮而如月在子午子午蓋天地之中也參同契云合符行中又曰運移不失中又云浮游守規中人能知吾身之中以合乎天地之中則乾坤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按希夷先天之學參同契之的傳也伯陽所言無非丹道其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

下亦無常蓋借易剛柔往來上下以明人身二氣之升降與夫子彖傳所言不同指而李氏六十四卦相生同於丹道絕無交涉安在其爲先天又邵甯疑得修受學於希夷雖有反對圖而相生則李氏以意爲之頗緣飾以儒者之義理故其圖彷彿虞仲翔多與彖傳相合皆石澗直圖上乾下坤而坎離居中正得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之意又襲邵子天根月窟之說自坤中一陽生而升至五陽遂爲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生而降至五陰遂爲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與伯陽之義脗合且諸卦皆生於乾坤無姤復小父母之說而四陰二陽與坎離列四陽二陰與離坎並列亦皆井然有條理無重出之病勝李氏一圖遠甚然石澗未嘗自名爲卦變也第因邵子有橫圖圓圖方圖而更作先天直圖以申其意自余觀之此圖既非六十四卦之次序又非六十四卦之方位正可作卦變圖耳異哉石澗能於三百餘歲後紹聞知之統使呼吸上下往來之象一一犂然與希夷先天之學而邵子之所不及圖者也故附列李氏二圖之末以質於後之君子

右論李氏卦變

朱子卦變圖

本義圖說曰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

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恆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恆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復

黃氏象數論曰朱子言以彖傳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彖傳不言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此是朱子自言其卦變也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易中何卦不言變辭有隱顯而理無不寓即證之彖辭亦非止十九卦也訟剛來而得中以需之反對觀之彼得正又得中此但得中不能得正泰否之往來所謂反其類隨剛來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二卦反對蠱上之剛自外卦來初居二三之下隨初剛自下而上上柔自上而下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前卦謂六二上行為五後卦言六五自外卦而

入內初九從下卦而至上上无妄剛自外而為主於內大畜剛上而尚賢无妄之初九自大畜上爻外卦來為內卦之主大畜之上九自无妄初爻而上咸柔上剛下恒剛上柔下咸指上六九三恒指九四初六晉柔進而上行明夷之六二上行為六五睽柔進而上行家人之六二上行為六五蹇往得中也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蹇之九五自解內卦故曰往解之九二自蹇外卦故曰來升柔以時升升上卦之柔皆萃卦所升鼎柔進而上行鼎五由萃二而上漸進得位漸九五當歸妹居二為不得位渙剛來而不窮者節五來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此朱子所謂十九卦之彖辭

皆以反對為義者也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自訟九二而來得中又得正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損上益下自上下下由損觀之似以三爻益上爻由益觀之似以四爻益初爻小畜密雲不雨反對為履履下之兌澤氣成雲故曰密雲兌變而巽風以散之故曰不雨大有應乎天而時行方其同人在二之時應乎天也今時行而居其位謙地道卑而上行地道指坤謙在下卦為卑謙在上卦為上行臨至於八月觀二陽在上臨二陽在下自臨至觀歷八爻故言八月復七日來復剝一陽在上復一陽在下自剝至復歷七爻故言七日明夷初登於天言晉後入於地言明夷夬所尚乃窮對姤為言井改

邑不改井兌為剛鹵之地變而為巽則近利市三倍是改邑也坎不變是不改井也皆對困言之歸妹征凶位不當也漸之二五皆當位至歸妹皆不當旅柔得中乎外在豐為得中乎內巽柔皆順乎剛兌剛中而柔外兌柔不順乎剛巽柔中而剛外二卦相反既濟剛正而位當未濟不當位二卦亦相反此朱子十九卦以外亦皆以反對為義者也反對之窮而反其奇偶以配之又未嘗不相反對於其間如中孚上爻之翰音反對即為小過初爻之飛鳥頤之口實由大過之兌大過士夫老夫由頤之艮震此序卦之不可易也奈何諸儒之為卦變紛然雜出而不能歸一乎

朱子卦變圖一陰一陽與五陰五陽相重出二陰二陽與四陰四陽相重出泰與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為卦百二十有四蓋已不勝其煩矣易之上下往來皆以一爻升降為言既有重出則每卦必有二來從其一則必舍其一以彖傳附會之有一合必有一不合就其所謂一來者尚有兩爻俱動并其二來則動者四爻矣原諸儒卦變之意所以明其自復姤臨遯否泰大壯觀夬剝而來者以其卦惟此一爻之故變為別卦是以脈絡可尋而定為主變使一卦之中頭緒紛然爻爻各操其柄則彼卦之體已不復存猶可認其自某所而來乎朱子雖為此圖亦自知其決不可用所釋十九卦彖辭盡

舍主變之卦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為變訟則自遯（二三相換）泰則自歸妹（三四相換）否則自漸（三四相換）隨則自困（初二相換）自噬嗑（五上相換）自未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蠱則自賁（初二相換）自井（五上相換）自既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噬嗑則自益（四五相換）賁則自損（二三相換）自既濟（五上相換）无妄則自訟（初二相換）大畜則自需（五上相換）咸則自旅（五上相換）恆則自豐（初二相換）晉則自觀（四五相換）睽則自離（二三相換）自中孚（四五相換）自家人（二與三四與五相換）蹇則自小過（四五相換）解則自升（三四相換）鼎則自巽（四五相換）漸則自渙（二三相換）自旅（四五相換）渙則自漸（二三相換）凡十九卦而主變者二十有七或來自一卦或來自兩卦三卦多寡不倫絕無義例就以其法推之此十九卦中朱子之所舉者亦有未盡訟

之自无妄（初二相換）自頤（三四相換）隨之自既濟（二四相換）蠱之自未
濟（三四相換）噬嗑之自未濟（初二相換）自賁（三四相換）自頤（五上相換）賁之
自蠱（初二相換）自噬嗑（三四相換）无妄之自家人（三四相換）大畜之自
睽（二四相換）咸之自困（二三相換）恆之自井（四五相換）晉之自艮（二四相換）
自萃（五上相換）睽之自大畜（二四相換）自兌（五上相換）蹇之自坎（二三相換）
自萃（三四相換）自艮（五上相換）解之自震（初二相換）自小過（二三相換）自坎
（四上相換）升之自明夷（初二相換）鼎之自離（初二相換）自大過（五上相換）漸
之自否（三四相換）巽之自益（初二相換）自未濟（四五相換）復得二十九
卦而兼之者不與焉此二十九卦者以爲有用乎則爲
彖辭之所不及以爲無用乎不應同一卦變在一卦中
其可以附會彖辭者從而取之其不可以附會彖辭者

從而置之朱子云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者安在
也且易所謂往來上下者自內之外謂往自外之內謂
來上者上卦也下者下卦也今兩爻互換同在內卦而
謂之往同在外卦而謂之來同在上卦而曰下同在下
卦而曰上卽欲附會之而有所不能矣是朱子之卦變
兩者俱爲無當宜乎其說之不能歸一也

按邵子言重卦不易者八反復者二十八以三十六
變而爲六十四卦變之義數言盡之矣據此以釋彖
傳亦足矣李挺之相生圖已傷煩碎況朱子之所定
乎棃洲一一指摘無微不彰但朱子專取十九卦者
第就彖傳所謂剛柔往來上下內外者而求之其它
則未暇及棃洲續舉諸卦中唯損益二卦似不當遺
何也彖傳曰損剛益柔又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
曰損上益下自上下下則剛柔上下之義備矣正可
與十九卦並舉何獨遺之其它只言剛柔而不言往
來上下則其義卽本卦可見不必求之卦變固不在
此例然朱子欲以卦變附先天之後當仍用李氏反
對圖猶不失希夷本指今乃據相生圖以更定其法
頗亦祖於李氏而及其釋經也則又舍反對之卦而
泛泛焉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爲變往來上下訖無定
法亦安用此圖爲也

經於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體六畫卽卦變圖也剛

柔往來之義開卷了然何以別圖爲或曰誠用反對
則每卦必顚倒視之而後可以知彖傳之所謂不亦
勞乎余曰人之眼光雖至短兩卦相去尺幅間豈不
能兼矚而必須顚倒以視之此言眞兒童之見疑乎
其所不足疑

右論朱子卦變

易圖明辨卷第九

易圖明辨卷第十

象數流弊

本義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震用歸氏易圖論曰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又曰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

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爲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本義卦變圖朱子爲釋象傳而作非康節反對之旨故附之後天是皆著爲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爲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著卦爻而已卦主象蓍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爲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僞漸啓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至於孔子紹聞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爲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爲孔子既已知之而別自爲說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指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畫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衆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爲易外別傳勿以冠經首可也

右論四聖之易

宋史隱逸傳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

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經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

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耳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為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摶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其母果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捷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來摶齋中人咸異之

[illegible]錄志曰上即位初鄧州[illegible]太尉若水秀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余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發篋同

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刺後家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却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詳之寒瘦之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異其言而不敢詢問更有嘉客至乃逡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且問僧名及所言者何事陳曰此即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通天人至於知人尤為有神仙之鑒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故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亦在太白山累年方一到此某再求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知不

可以力取（張端義貴耳集云僧印鐵衣道者）

按希夷老氏之徒也著指玄篇言導養還丹之事則其能養生也可知矣觀賈郭二事及預決亡日則其能知來也可知矣養生魏伯陽之學也知來管輅郭璞之術也至所與游者多異人化形之後有異徵則其爲神仙者流又可知矣先天圖於造化陰陽之妙不無所窺見要之爲道家之易而非聖人之易其可以亂吾經耶

朱子答蔡季通書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雲笈七籤載陰眞君傳言陰長生者新野人也師事馬明生受太清金液神丹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又陰與君自序曰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蓋即此所謂陰君丹訣也濂溪學本希夷留心丹道此有其一證）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啖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邪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耳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曰魏君後漢人篇題蓋倣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雙湖胡氏曰鄒訢即朱公姓名也[illegible]者以爲鄒者朱之轉[illegible]年發[illegible]本原有注云按鄒本春秋邾子之後[illegible]天地[illegible]氏註所當作集則鄒[illegible]一字[illegible]）

字他人不解也）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曰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筼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時朱子年六十八）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筼簹壁上詩

晦翁

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答王子耕書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按養生知來皆希夷之能事而朱子獨有取於養生者蓋衰年病侵欲藉是以却之使德業更有所進耳觀鼻端之白歎壁上之詩疑龍鮓之難嘗羨豬肉之易飽所謂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也故金丹之訣不惟知之而身欲試之撰參同契考異託名空同道士鄒訢而序啓蒙則曰雲臺眞逸跋道德經則曰雲

臺子及其奉祠雲臺也又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其將築之誠如此此太極眞圖所以期於必得也坎離龍虎未必非易中之一義但不可謂易專爲是而作耳

右論陳希夷

宋史道學傳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鑪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

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淸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邵子無名公傳曰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侫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身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

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彊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明道先生誌康節之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

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程氏遺書曰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不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與名公傳吾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又曰堯夫道雖偏駮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世人之學博聞强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盆得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

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上蔡語錄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人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某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何如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語類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又曰想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只是用術須差異須有些是以術數也

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卻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

節傳曰書坊自增耳 見孟子楊子取爲我章下

答汪尚書書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和康節之學扶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厚齋王氏曰張文饒云處心不可著 直略切 下同 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或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按邵子之學源出希夷貴老莊之宗派但希夷一言一動無非神仙面目而邵子則不尚虛談不立異行不落禪機不溺丹道粹然儒者氣象故二程與之游然觀其平日所論微有不滿於邵子者曰放曠曰偏駁曰無禮不恭曰空中樓閣曰儒術未見所得其徒之流有弊瑕瑜不相掩亦未可謂推尊之至也及其爲墓誌則謂得之穆李者特因其材之所宜以爲入道之門戶則固以象數爲一家之學矣朱云自得者多不止穆李之所傳然終不離乎象數易道之大無所不包執一家之學而以爲伏羲之精意全在於此豈理也哉朱子於先天方位得養生之要於加一倍法見數學之精篤信季通意固有在吾何敢議但不當列諸經首以爲伏羲之易耳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此偶然語也設有人焉擬浮屠之戒律冠於禮經之首則荒矣胡文定於內典獨稱楞嚴圓覺亦謂彼教中有可取者耳設有人焉集二書與中庸論語合爲一編則悖矣故吾以爲邵子之易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學者不可以不審也

右論邵康節

宋史隱逸傳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詠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郵舍寒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館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

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illegible]之
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之
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
後不知所終樵夫牧豎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為仙云初
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
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
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
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
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
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
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

曩氏及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朱子籍溪先生胡公行狀曰先生學易於涪陵處士譙
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
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
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豁諸
生歸隱於故山

與汪尚書書曰郭子和云譙天授亦伊川黨事後門人
嘗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
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
意似不以為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
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
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學[illegible]
者果何事耶

按朱子此言則譙定僅識伊川於涪陵而入洛則不
及見史稱先受易於洛後復從遊於其鄉者妄也徽
宗朝蔡京用事禁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
行時胡劉二公皆在太學而定適至聞其嘗與伊川
遊故慨然師事之所欲聞者義理也而定本象數之
學不能有所益定於伊川不純師二公於定亦未純
事也故朱子雖游二公之門而不得見希夷之真圖
曉使蔡季通入峽乃購得之易學在蜀亦必非伊川
諸蓋其徒知象數非儒者所尚故自附伊川之易以

張其學修史者不能裁擇因而書之以為傳實不然
也昔嚴君平著老子指歸而郭曩氏始綴為其師然
則定所受者乃老子之易其於聖人之道猶爝火之
於日月也何足羅哉何足道哉 自雜已見

右論蜀隱者

李覯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
或云許堅 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
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
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是亦黃帝孔
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
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

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翛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眞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止易心法曰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又曰易道彌滿九流可入當知活法要須自悟又曰世俗學解浸漬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浸彼卷首題云希夷先生受并消息

岐曰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仙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仙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爲何如也卽其識神仙識帝上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萬也固不容於其言矣

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師愈孔文撰

南軒張氏曰嗚呼此與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脈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繫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眞道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予則以爲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眞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跡下盤旋予則以爲學易者須於周孔腳跡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書麻衣心易後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說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明於陳邵之間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曰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聾使其壻自扶而前坐語未久卽及麻衣易說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矣予後至其家見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

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即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深信所疑之不妄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邪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言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開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爲何如也

陳氏書錄解題曰李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盧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主簿戴師愈撰乃不㘅嚼底禪不㘅嚼底修養法不㘅嚼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爲炎曰恐託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極駮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邪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

按是書託名麻衣序跋與書及注同出一手其他踳駮之說無論獨李壽翁所賞二語貽誤學者不淺然其言實出希夷觀物外篇曰先天學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亦即所謂羲皇心地上馳騁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也麻衣小說家以爲即白閣僧相錢若水者其人蓋孫君仿麇皮處士之流縱令是書眞出麻衣吾亦深惡而痛絕之況戴師愈乎

右論麻衣道者

潜溪宋氏濂溟涬生贊序曰溟涬生者浙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詩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旁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茲茲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工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係五十年欲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遂教以冢中書其第由聲音起生神警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窅欽

聞遇余安裕弋陽將致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
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
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不休醉
中嘗太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
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辟也似道
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
似道恧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
酣作嬰兒啼曰大廈將焚燕猶呢喃未已邪復賦歌以見
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鼎聖
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
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
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
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亾何宋事日非浴
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
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
十二無子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
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詘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
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
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
漢儒記耳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
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卒
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
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名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
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又授鄱陽傅立
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朔中命山姓烏名使
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吾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
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
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滋統會聲譜晝前妙旨數
十萬言今僅聞傳於世贊不錄
余自幼卽見長老談謨洋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
子賢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
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愍之特序之又傷
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
情亦至矣濂志
按程可久云易以道義配禍福得正而斃則吉詭遇
獲禽則凶此千古格言也嚴君平精於卜筮與人子
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猶不失開物成務之意
管輅善言易亦嘗以謙壯諷何晏請上追文王六爻
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未嘗近舍周孔遠宗羲畫
也自先天之學興而易道之蓁蕪甚矣廖應淮自謂
得康節真傳而其所談者唯禍福鈐一字及於道義
則知爲譚屢禍危機其不爲京房郭璞特幸而免耳
驗之最大者莫如宋亾而究竟分毫無補亦安用甯
知爲也余安裕勸讀中庸蓋以索隱行怪望人之所

不爲而無道不黙亦非明哲保身之事故欲辭以規之而應推不自覺疵謬爲俗儒其於易也詘仰程張卑視周孔二篇獨尊義畫十翼專取說卦邵倍之論全無忌憚豈僅失守而已邪世俗溺於所聞爭言衆數黃口小兒人人欲爲邵子而二篇十翼束之高閣邪說橫行聖眞滅息矣雖曰末流之極勢抑先天心法之傳有以導之使然也其後劉秉忠李俊民等專治皇極經世數而詢以易焉雖資中黃澤楚望謂當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可謂粹然一出於正然非屏棄九圖則黃霧不披青天白日終不可得而見也

右論漢擇生

王氏弼周易略例明象篇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王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王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所存者在意）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所存者在象）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盡和同之意志其天火之象得同志之心拔茅之畫可棄）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大壯九三有乾亦云羝羊坤卦无乾象亦云牝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遯无坤六二亦稱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稱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値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失魚兔則空守筌蹄遺健順則空說龍馬）

陵陽李氏（心傳）丙子學易編曰自周之衰言易者寖失羲文之意而牽合破碎或反贅以爲亂故夫子作十翼專以義理明之其後讖緯之學興而飛伏互體之文壬遁九宮之說紛紛然並出皆託易以行世至王輔嗣乃獨辭而闢之其視兩漢諸儒可謂賢矣惜其溺於時好乃取莊老之妄以亂周孔之實故易之道終不明於世

按王氏筌蹄之喩雖出於莊子而其義不同其所謂忘言忘象者亦謂學易者觀象玩辭期於自得久之當有所融釋脫落耳非若爲先天之學者欲盡棄周孔之言專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也卽其卦爻之解間有涉於虛無者亦皆莊老之微旨與坎離龍虎之說精粗相去遠矣故伊川敎人且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以其所主在義理不爲百家衆技所惑也宋人奉陳邵爲伏羲而顧斥輔嗣爲莊老吾不知

其何說矣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鄱陽馬氏端臨曰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乎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歧而二之

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則今之讀易所當反覆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作周易玩辭又曰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爲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无與易傳合者合則无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觀吾書本末條貫无一

不本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未免有使西河之
民疑汝於夫子之怒。知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
鄱陽馬氏周易玩辭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
二焉自義理之學大明而變象之說幾晦先儒欲救其弊
則曰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
假託卦爻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嘗以爲變之說不一
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義是也有逐
爻之變如九六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變如剛柔
往來互體飛伏是也象之說亦不一有卦畫之象陰陽奇
耦三連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
有說卦之象乾爲馬坤爲牛乾爲首坤爲腹之類是也至
簡要者隨時之變也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精微者卦
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微者
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則曰彖曰變固無非精義至理
之所寄也豈有二哉
按象辭變占四者說易之綱領也伊川歸重於辭乎
菴因之愚則謂辭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又曰八卦以象告
爻彖以情言象者二體六爻之畫是也而王輔嗣以
乾牛坤馬之類當之朱子謂如初九潛龍勿用一辭
中四者俱備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愚則謂
潛龍牝馬等語若詩之比興總謂之辭非夫子之所
謂象乎菴云凡卦辭皆曰彖凡卦畫皆曰象未畫則
其象隱已畫則其象著故指畫爲象非謂物象也大
象總論六畫之義小象各論一畫之義故皆謂之象
其曰天曰龍者自因有象之後推引物類以明之耳
本稱易象非此之謂也斯言可以正諸儒之失未筮
謂之辭筮得其辭謂之占亦非但勿用二字爲占也
京山郝氏敬談經曰羲畫始呈玄旨苞絡如夜半子陽初
動晨光未熹夏商之易不可覩矣然使其無憾文王必不
更演易至文王周公抽厥玄緒但其辭旨深約如平旦昧
爽曲房奧起尚未知曙迨夫子十翼贊揚幽隱畢達揭日
月而行康莊大明中天矣旋遭秦火六籍散越而易獨存
後生捧完璧誠斯文大幸奈何更生異端稂莠其眞苗糅
亂其同體妄謂羲聖有不傳之祕使緯稗蠭起詆夫子十
翼爲一家言離經叛道莫此爲甚
近時博士家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病分經合傳之
非古歸咎王弼此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夫謂
經傳不可合者以書同而道異言同而人異如春秋諸傳
於經則誠未可合也羲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覩三
聖爲古自覩爲傳由今覩四聖則皆古也皆經也孔子何
遂不如左公穀傳春秋世儒不病左公穀合春秋而病十
翼合易以伸四聖不同易之說謬也
邵堯夫造爲先天方圓等圖好事詫爲新奇修煉羽流緣

飾龍虎鉛汞姹女嬰兒爲參同悟眞等書乍見奇僻叩之不過存神馭氣以求長生而珍祕自喜援易爲尸實聖人作易易簡開物患人不知而小說誣世惟恐人知心術已冰炭矣禮云假鬼神時日卜筮疑衆者殺學者反尊崇其說甚矣人之好怪也

學易枝言曰羲聖世無文字三才義理無憑發揮爰始畫卦設象不得已也設有文字便敷演成辭豈好爲隱乎揚雄識字既多而索隱鉤藏刻構方州部家爲玄擬易則心勞而日拙矣

易爻辭象義誠有不可盡解者前人不傳後人何遽要之精微中之易簡愚不肖可知易簡中之精微聰明才辯者未必如管公明郭景純卜筮爲可謂之非易然亦四道之一端耳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三才之要人所當知者王輔嗣程正叔諸君子所言不可勝用矣

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學易者亦學爲立人之道而已

又曰朱元晦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愚謂孔子贊易祇爲立人之道學者日用切要而言誠有之但聖人說理發揮人道卽函蓋三才萬象無不脗合與羲文周公無二

按莊生曰易以道陰陽此非周之言而古之言也蓋古者三易之法掌於太卜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非但彖爻之辭自爲一書卽如春秋內外傳所載諸繇辭亦不得與焉其所見者惟二體六畫剛柔雜居之象以爲道陰陽立也至於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則固以陰陽推之於人事而所言無非仁義中正之歸矣孔子作十翼則又發彖爻之蘊竭盡而無餘焉聖人之所以窮理而盡性君子之所以反身而寡過皆在此書奚止道陰陽哉微三聖之辭則伏羲作易之旨鬱而不明萬古如長夜矣而顧謂三聖不如伏羲何歟且夫三才之道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其爲性命之理則一也洪範由天道以推之人道中庸由人道以合之天道蓋天人之理未有不歸於一致者也三聖所重在人道而天地之道亦無不備焉伏羲時未有文字不得已而畫奇耦以垂教陰陽可以畫見而仁義不可以畫見故說者但以爲道陰陽而不知伏羲之旨專在立人之道也苟其有文字則亦必言及仁義矣伏羲而無言也伏羲而有言安知不與三聖同辭乎老莊之徒指擊仁義故厭薄周孔之辭以爲不足道儒者不能辭而闢之反爲之推波助瀾尊伏羲不言之教抑三聖闡幽之辭豈不悖哉仲輿解經多所創獲而尤不喜宋儒愚未敢深信獨論易數則最爲精確其曰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此語大有裨於來學故特表而出之且爲之暢其指趣焉

泉涯陳氏言易疑自序曰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類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為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為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為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序雜卦以闡羲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淵乎廣矣而非作之以卜筮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孔子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網罟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偏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夫易何止五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奧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末矣秦漢諸儒考象辭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義理而托象數者也蓋體其卦爻之蘊察乎辭象變占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用之所向即理也理之所協即占也占之所利即用也是孔子之易也而非專於卜筮明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宋氏敘易經精蘊自序曰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其蘊維何凡象彖文言繫辭說卦皆是宋儒以周禮言太卜掌三易故專作卜筮之書歷詆大聖理義之言不少假借悲於此大懼深求其蘊只在太卜掌三易之一言耳不知易有理有象有數理即蘊之發象即精之寓數因一以積畫卦示象之吉凶繫辭論理之吉凶數之吉凶未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觀象玩辭聖人體易君子學易以成盛德大業至矣庸人不能故立占人筮人七八九六揲著求卦不過筮更筮咸尤細事耳易無不該天地有此數不立筮法以成變化則天地間缺此一藝非謂易道易象舉在此筮專作卜筮之書也夫子欲加年學易期無大過豈在占筮乎況占筮專於動而不主於靜一於用而不由於體求諸神而不求諸已失無算矣使一委之卜筮而平日無玩易之功遇吉行之而已遇凶避之而已君子將何以自强不息將何以厚德載物學者無用辨悔吝之介無用震无咎之悔六十四卦訓戒之言皆作虛文矣洪惟聖朝用易為首經取士而只在占筮授受豈不謬甚無由挽之回車就道徒抱憤耳自知得罪於先儒取譏當世獨賴聖人為之依歸用以自解云

二泉邵氏寶序精蘊曰易為性命道德之原而開物成務仲尼贊之詳矣惟其道無不備故百氏宗之卜筮者技之至微者也自朱子本義一出學者翕然從之夫方術談於庸醫聽者不能什一惟夫和扁一言雖或靈變軒岐之書人將謂其有據也朱子名冠諸儒道行今古識吾儒之和扁矣專主卜筮之說疇不謂其有據乎哉庠序以之而教人科目因之而取士習尚成風安固而不揺矣嗚呼此文

佩朱公所以深耀而精蘊之書不容於不作也書凡二十四卷一以孔子義理之言爲主按卦推辭隨爻飛義一覽之間而四聖之心昭然在目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雖然本義無心於晦道精蘊豈有心於矯弊哉一念所主而得失因之紫陽有知必將感其救正之功也君曰有罪夫豈然哉

鄒氏參序精蘊曰客有問穆者曰易有卜筮之道乎穆曰然聖卜筮而作乎曰否請以水喻崑崙上源發而爲江漢河淮以逸濤澗溪渠皆水也居溪者曰水以溪而生也濆澗者曰水以澗而出也舉一廢百知末不亦淺乎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大成之聖欲學易以免過易之道可知矣豈卜筮所可盡哉

顏氏曰知錄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後漢荀悅撰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為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為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為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顔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黄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以休咎導人而為不善

易為卜筮之書與醫藥種樹並稱秦人之見也然其說亦有所自來古者太卜所掌唯夏商以來相傳之繇辭如左氏之所載者而文王周公易象之書則藏於周魯之太史氏故陳厲公時周史始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而有觀六四之占及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始見易象與魯春秋可見易象之書他國不皆有孔子十翼則作於晚年而傳之商瞿子木尚未流行於世杜預曰汲縣有發舊冢者得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秦併在西垂何由得見李斯未必知即知之亦必不信其以易為卜筮之書無足怪者而儒者遂謂易專為卜筮而作

夫伏羲既畫八卦而即制蓍為筮法孔子贊易亦以蓍龜為神物而深明其用謂易為卜筮之書無甚疑但謂伏羲作易專為卜筮而文王周公孔子却說出許多義理非伏羲之本義是則大可疑耳夫義理必藉文字以傳伏羲時書契未興故立象以盡意卦畫有形而義理無形有形者可見而無形者不可見然其意實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三聖遞相祖述發揮仁義之旨而伏羲之意乃大白於天下安得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非伏羲之易乎伏羲之易有畫無辭農夫紅女百工商賈皆得而用之者也如後世炙瓦折蘆人雖卜筮無辭亦自有占法若夫夏商以

來之繇辭及文王周公之彖爻唯卜史能用之至於孔子之十翼則卜史亦不能知唯士大夫好學深思者能知之耳蓋易至孔子而其道始為處憂患無大過之具與詩書禮樂同其切要人倫日用所不可斯須去者而非徒卜筮之書矣幸而秦火不及學者得見完書上之可以窮理而盡性下之可以反身而寡過顧徒以農夫紅女百工商賈不能用而欲祟不言之教視繫辭如糟粕毋乃過為高論墮老莊之環中而不覺也乎且夫卜筮之事非君子所常有也善當為惡不可為乃心自明何必筮死生富貴非人之所能為亦焉用筮惟天下大事人但能料其可否而氣

數推移有非鬼神不能知者是之謂大疑於是乎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而復謀及卜筮焉故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然必其居也有觀象玩辭之學而後其動也有觀變玩占之明（動謂著有爲將有行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靜即此所謂居作即此所謂動也）計一歲之中居之時多動之時少及其動也不疑之事什九可疑之事什一其大疑者又加少焉君子之於卜筮亦未嘗數數也聖人豈專爲卜筮而著一書俾天下後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龜聽命於鬼神而不務民義也哉亭林論卜筮事則可以識來人之膏肓余故備錄之而綴以管見如此

日知錄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疎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黃氏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頌之

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京焦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絶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莊書祖尚虛無以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迄江左而未艾故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今觀弼所注易各依象爻以立解間有涉於老莊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嘗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爲不足貴而糟粕視之也獨爲先天學者必盡廢周孔之言而專從羲皇心地上尋求是其罪更浮於王何矣儒者不之闢而反助其狂瀾以爲三聖人之易非即伏羲之易何邪亭林棃洲之論大有造於易學故殿之篇末以告天下之習非而不悟者

右論易學正宗

易圖明辨卷第十

定齋易箋八卷首一卷

（清）陳法撰

清乾隆三十年敬和堂刻本

易箋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法撰。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直隸大名道。其書大旨以爲易專言人事、故彖爻之辭未嘗言天地雷風諸象、亦並不言陰陽。考震彖言震驚百里、卽象震雷、諸卦彖言利涉大川、卽象坎水。法所云彖詞不言象者、未爲盡合。然其持論之大旨則切實不支。至來知德以伏卦爲錯、反對之卦爲綜、法則謂大傳所云錯綜者、以揲蓍而言錯綜其七八九六之數、遂定諸卦之象。今以錯綜諸卦定象、是先錯綜其象也。又以錯綜言數、是錯綜其象以定數也。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質、顚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木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汩沒、而易象反自此亾矣。其辨最爲明晰。又論筮法云、傳所謂挂者、懸之四揲之外、原以象三、而非與奇數同歸於扐、以象閏也。其曰再扐而後挂、是三變之中、有不挂者矣。夫一變之中、初扐之挂、不待言矣。惟再扐不挂、故曰再扐而後挂。故知再扐爲指第二變第三變而言也。其說與郭朱迥異、而前一變挂一、後二變不挂、其挂一之策不入歸奇之中、則三變皆以四八爲奇偶、不用五九、借象與經義、似有發明、固亦可備一解也。

對且久矣自漢以來解易
者無慮數百家乃笞人之言由
尤師興而易微然則易終不可
卯予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乃
銀深其詞使人讀之而不可

曉豈覺世牖民之意乎朱子謂
易為卜筮作蓋以吉凶悔吝皆
占辭聖人假之以立教焉耳故
不僅曰吉凶而兼言悔吝大傳
亦曰辨吉凶與非豈有聖人竭其
人萬世所斤斤

揲蓍之術烜其神奇
予余之疑此久矣歲庚申余為
津門監司吾宗 定齋先生亦
為監司於任城有會勘之役相
聚於聊攝間因言及易先生曰
易本非難解解者汨之也彖爻

之辭未嘗言天地雷風諸象亦
并不言陰陽其所言者人事耳
人倫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之際
有能外於易者乎聖人讀之韋
編三絕特揭中正之極用剛用
哉 而吉凶悔吝生

焉豈待卜筮乎彖傳推說天道以明義理源頭無非明人事也余乃恍然於先儒所謂易之言天易道陰陽者爲未得其本旨也嗣余撫關中會舉經學遂以先生應

詔然猶未見其全書也戊寅余駐節吳門聞先生來游湖湘因邀至使院出其所著易箋以示余公餘輙往復辨論愈歎其說心研慮用力之深蓋數十年於此矣其於四圖于啓蒙之外別有

會心其以人事言易已居其切要其言彖必根諸卦而不外卦以言彖其言爻必根諸彖而不外彖以言爻而又必明乎爻之序其言象必根乎卦義有是義乃取是象擬諸其形容但取其

大意而參活象故不掃象而亦不泥象其於義象有難明者尤必反復闡發不肯一字含糊解大傳者多分段句解或文義不屬必首尾會通使義理融貫其分別羲易文易視舊說另有發

明使人讀之心開目朗于是記所謂精微者但覺其顯明昌黎所謂奇者但覺其平易則是書之為功于易不少也乃世之論者以易理精深故聖人假年學易不在雅言之數夫見淺見深

存乎其人四子之書童而習之終身不能盡易所言者人事遠之在乎天下國家近之及於旅訟家人大之關乎窮通得喪而小之不外日用飲食卽是卦之義與象以明乎是卦之理此道

之不可須臾離也是易較之他經更為深切著明矣先生將歸黔因留其稿付之剞劂以公同好學者本是說以求之乃知無人不可學易無日不宜讀易所謂日進無疆其益無方者當自

領之矣

乾隆二十七年天中節前二日

桂林弟弘謀拜撰

屬吏江恂謹書

易之為教雖曰精微然道不外乎人倫日用易所言者人事耳術數之家支離破碎非聖人之本意顧其言簡嚴又因象數難明諸家因文解義未能犂然有當于人心余之病此久矣黔中無事究心數十年時有劄記不忍棄去因加決擇薈所為說程子云解經不妨不同朱子尊信程子而本義多與傳異故今所解與傳義異者頗多同者亦數暘厥旨凡以明易耳若如漢儒株守師法黨同伐異又豈昔賢之所許也乎昔鄭康成為毛詩箋張茂先謂其不敢言註只箋釋其不明者耳故余于易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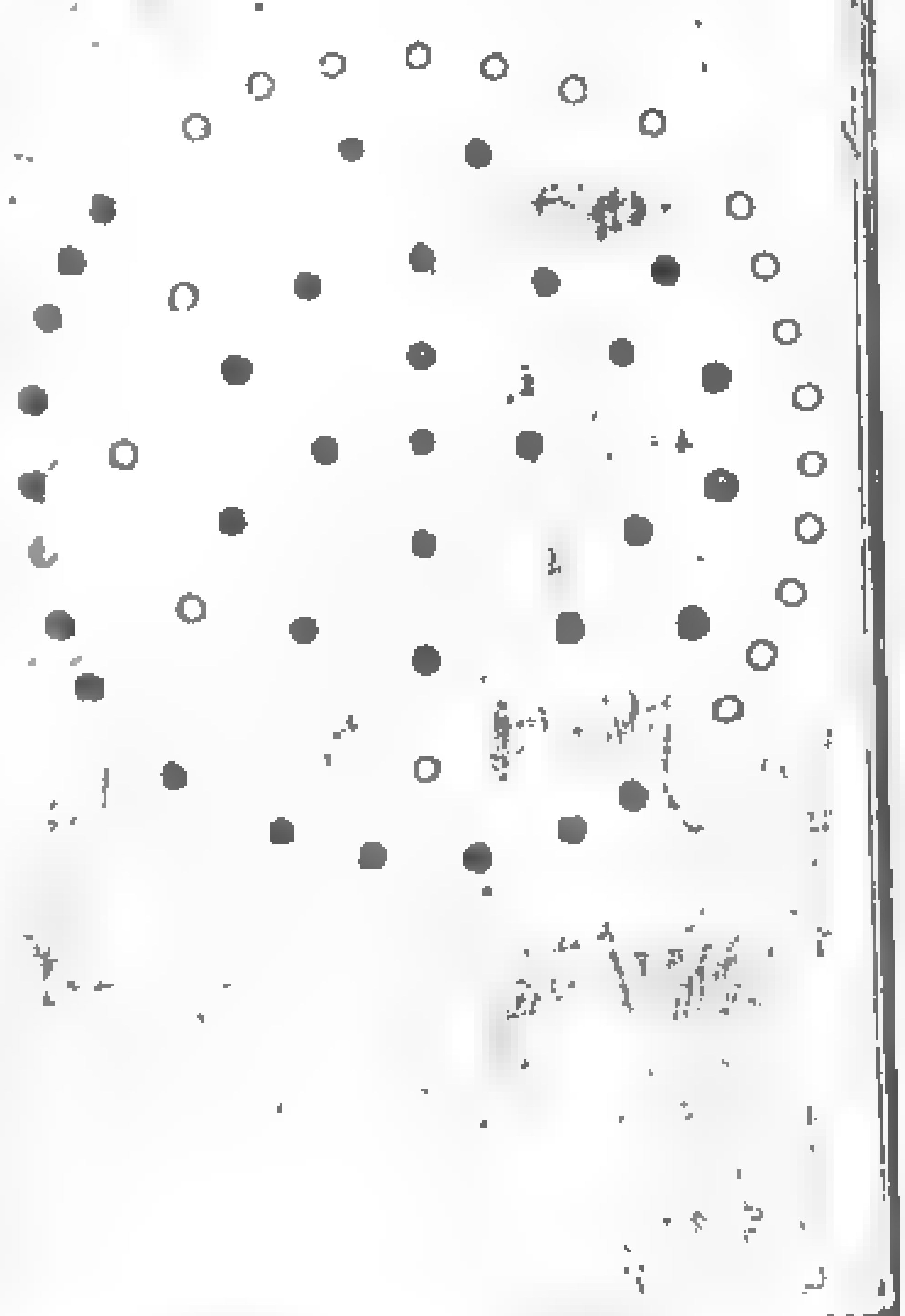
黔中安平陳法定齋序

首卷
圖說
河圖
八卦方位圖
洛書圖
文王卦位圖
太極通生圖
六十四卦圓圖
橫圖
方圖
來氏圓圖
高氏采圖
易論
論河圖
論河圖中數
論洛書
論文王卦位
論作易本源
論象數
論往來上下
論筮
論筮法

黔中安平陳法定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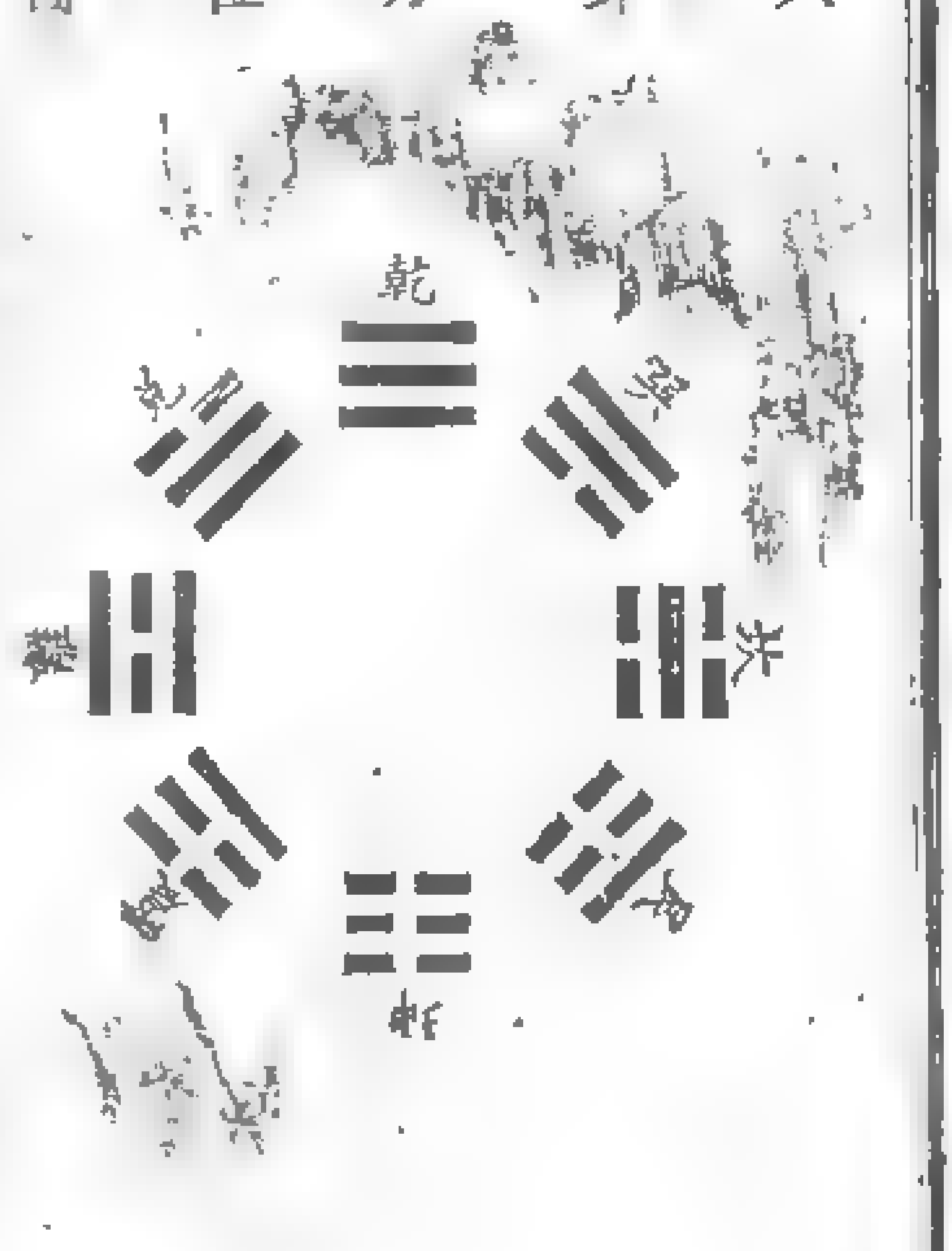
論占法
論彖爻弟傳
論四圖
讀易大旨
解易管見
附要畧
卷一
上經上
卷二
上經下
卷三
下經上
卷四
下經下
卷五
大傳上
卷六
大傳下
卷七
文言
卷八
說卦 序卦 雜卦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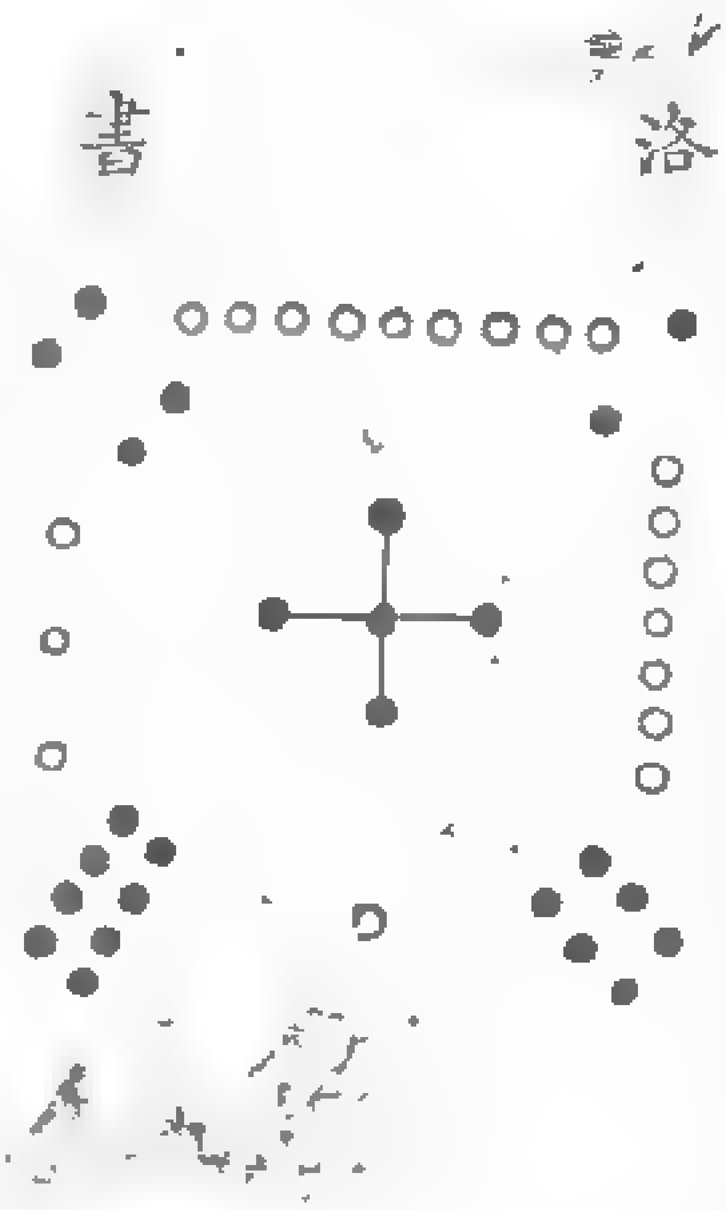
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則河圖宜圓夫河圖者何也天地之化機也陰陽之化日流行於天地之間莫不由微而之者以漸而相推是故陽長而陰消陰長而陽消盛衰之變也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互根之妙也陽消於外而已生於陰內陰消於外而已萌於陽中循環不息之理也然時行物生天無言也而河圖顯其奇耦之數陽自一而三而七而九陰自二而四而六而八陽生於北長於東盛於南而消於西陰生於南長於西盛於北而消於東其由內至外自始至終凡陰陽流行互根之妙盛衰循環之理已悉具於其中天地之闔闢陰陽之動靜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萬物之生長收藏皆不能外乎是天若自行洩露以啟聖人之聰明於是聖人仰觀俯察近取遠取皆與河圖契合乃畫而為卦又因而重之規而為大圓圖列而為橫圖累而為方圓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畫卦之本原而易之所由作也非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耶

八卦方位圖



此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然亦於卦既畫之後名之耳若伏羲始見河圖但覺奇耦之象渾淪圓轉大傳所謂剛柔之相摩也聖人玩圖而有會於心因舉之而為圓圖列之而為八卦為造化之形容但神明其意以顯陰陽生長盛消之象非規規焉於點畫之間一一求合也卦之震離兌乾皆在東南艮坎巽坤皆在西北即圖之左陽而右陰也卦之震一陽起於東北由是而離而兌而乾而巽而坎而艮生於東北長於東南盛於正南而消於西北即圖之自一而三而七而九也巽一陰生於西南由是而坎而艮而坤而震而離而兌生於西南長於西北盛於正北而消於東南即圖之自二而四而六而八也震接乎坤巽接乎乾即圖之一生於六內二生於七內也陰陽皆長於內而消於外即圖之一二三四在內六七八九在外也河圖陰陽二氣之

流行其生也甚微而未著至震巽而始見故乾坤顯純陰純陽之象其長而向盛也溢於外其衰而向消也陷於中而為坎離其由盛而消也其餘氣甚長故浮於外而消然消於外而已萌於內故兌巽接乾艮震接坤則八九之聯一二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皆與河圖脗合此大傳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也卦與圖豈有二致哉自世之言易者不究則圖書卦之旨直從元亨利貞說起則不知卦之所由以畫而道之大源出於天者不可得而明也豈不深可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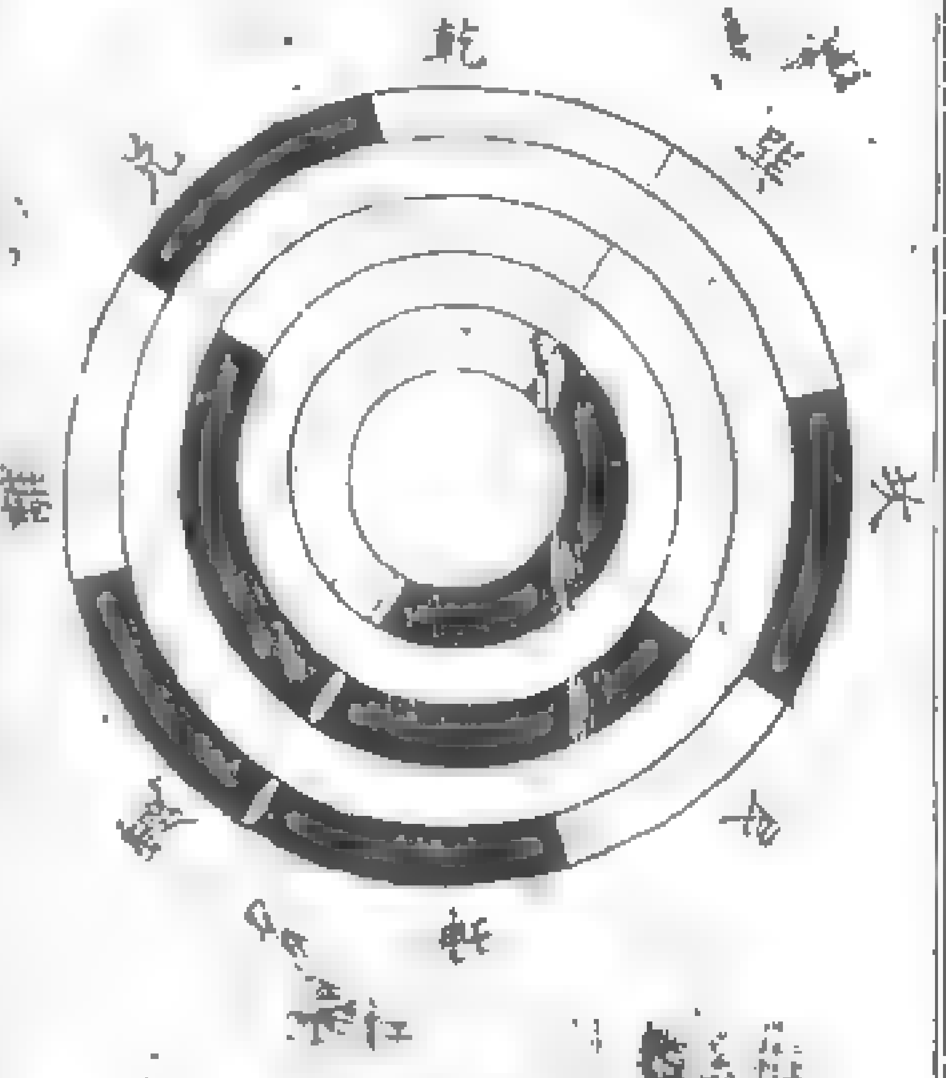
洛書陰陽奇偶五位相得相合雖分四正四隅然亦與河圖無二以其圖名之圖以其方名之書河圖於對待之中顯流行之用而洛書又於流行之內見交易之用故河圖皆左旋而洛書陽皆左旋陰皆右轉蓋陽不獨生陰不獨成惟其交易所以變易五者奇偶之合陰陽之會故居其中猶乎河圖也其少十數者十已環之於外也河圖九八以盈而消洛書六七以減而消其義一也陰陽之生其象未著三陽下覆三陰上承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乾坤已顯陰中含陽陽中麗陰二用之周流一伏八而為震四冠二而為兌二承九而為巽七浮六而為艮則方位悉合此聖人所為并則之以畫卦也

文王卦位圖

文王卦位所以與伏羲異者諸家之解終費辭說細繹之只先天之變為後天耳天地定位則下濟上行故乾坤交而為坎離於南北而乾坤自退於兩隅震之始於東北者出而奮於東離之出于東方者升于天中而巽之始于西南者從震于東南而著長養之功兌之潤澤于東南者收成功于西坎之在西者歸藏于北艮之在西北者成始成終於東北莫不由始而更顯其功用之盛歸于生旺之鄉此所以為後天也對勘自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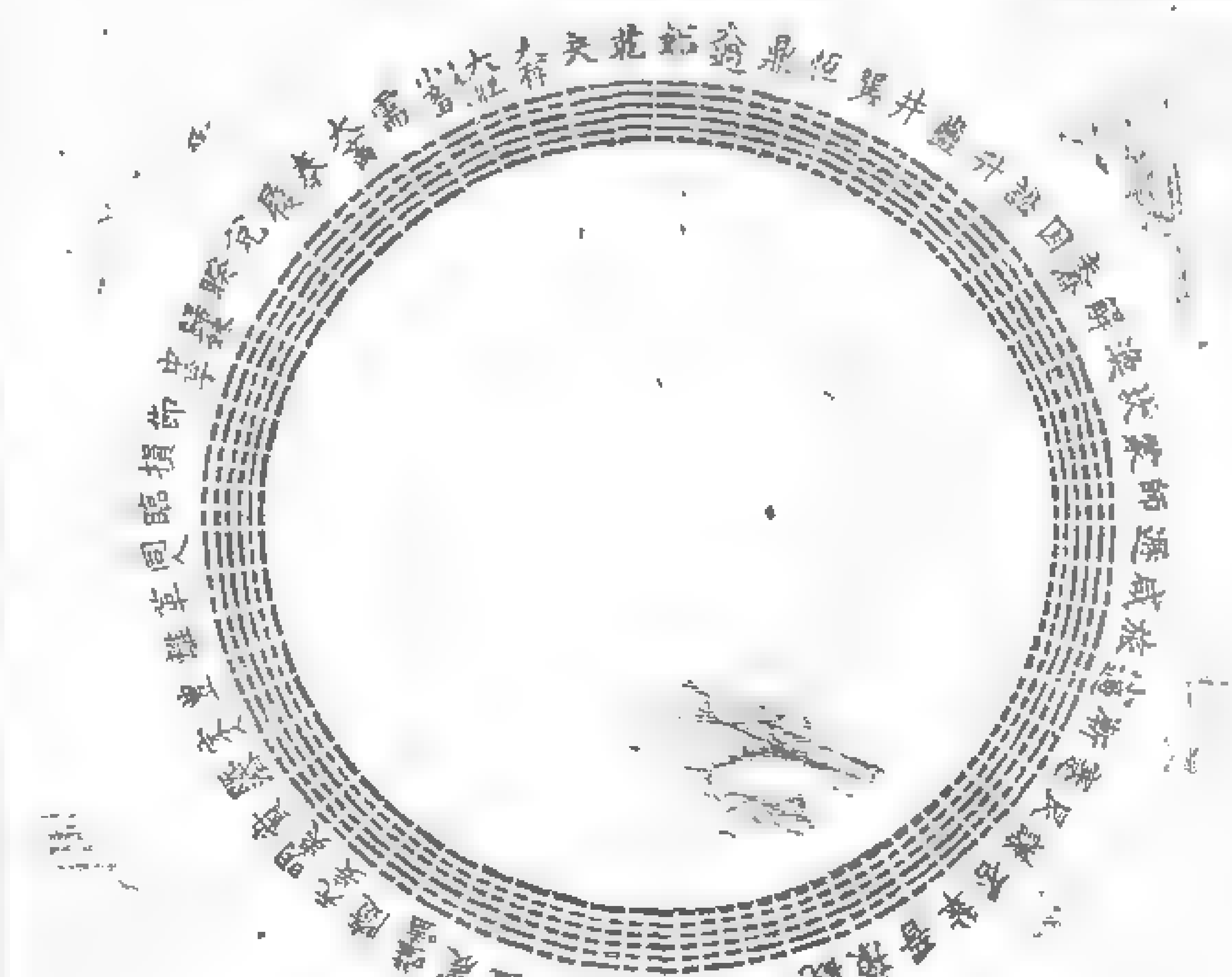
高氏采圖以黑白之畫為大圓圖因摘出為通生圖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皆河圖中自具之象數但奇偶之畫合之不能成卦象故啟蒙分畫之惟以黑白之畫易奇偶而合方位圓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自然相生宛然呈露不待言說而已瞭如指掌今所傳次序圖皆橫列之不若此圖之圓轉活潑方位悉合也蓋河圖黑白之點顯陰陽之流行奇偶之數顯陰陽之對待故以黑白之畫則其流行因以奇偶之畫則其對待其流行者循環无端不可得而分也其對待者可分畫止於八故卦分為八八卦分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具列而重之而六十四卦備是其法眾自然毋容析補其傳自希夷者必兼有是圖故康節因有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之說也

太極通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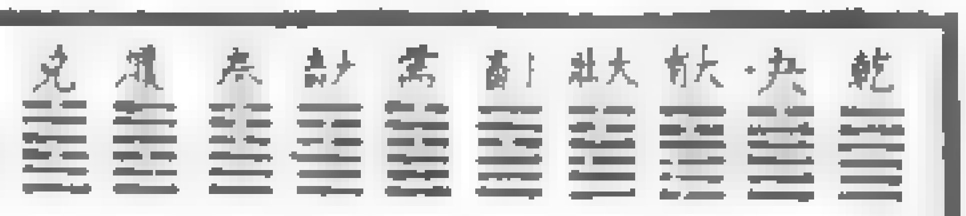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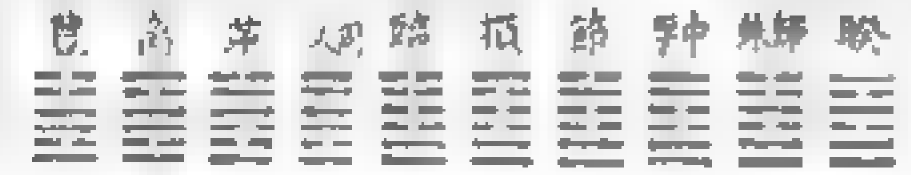
中虛者太極
第一層兩儀
第二層四象
第三層八卦

六十四卦圓圖



此圓圖也說卦所謂八卦相錯也伏羲既畫八卦以為未足以盡陰陽之變也於是乎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上古之初席地而書其勢闊展非如今人伏案伸紙拘於方幅也而其次序若仍方位圖則震坤相接夫乾南坤北所以奠上下之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不可易也於是旋乾轉坤以陰合陽震巽相連而仍不失其序蓋八卦往來流通所謂相盪以對待者參錯其間所謂相錯也如是不惟六子交互流行即乾坤亦下濟上行合而觀之又自姤仍接乎乾復仍接乎坤一氣之循環二氣之消長又與河圖脗合無二其法象自然不可思議若夫陰陽之循環不息邵子所謂天地之闔闢日月之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外乎此故諸儒與橫圖皆以一歲之節候言之是圖中六十四卦渾淪流轉當合全圖觀之





此橫圖也朱子謂橫圖自乾一橫排至坤八全是自然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雖曰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又曰橫圖較自然圓圖便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有些造作蓋橫圖一陰一陽相間而畫遂成六十四卦然規而為圓圖須拗轉從乾姤坤復相聯與大圓圖脗合是圓圖未免涉於安排夫有河圖然後有方位圖有方位圖然後有大圓圖有大圓圖又移其上一層之八卦先增列之復於每卦之上再加八卦遂成橫圖蓋圓圖上一層之八卦震巽相連於中次以水火次以山澤乾坤特其兩端已與方位圖異與今所謂八卦次序圖者無二故列之即成橫圖是以圓圖而為橫圖非規橫圖而為圓圖也不須拗轉自無造作舊說以六十四卦皆一一相間而畫以爻遞加但既有八卦之名已自各成形體其加之也但先以圓圖上一層橫列之再與諸卦加於其上毋庸一一再畫具

家 既 賁 明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既名之為八卦即初畫之兩儀再畫之四象亦已在於八卦之中與從得而名之況於八卦之上為四畫五畫者又可復以兩儀四象名之乎且既分之為十六為三十二既有其畫必有其名其象將以何者名之象之乎康節乃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事字頗為未協若云必一一畫之乃見其逐漸消長乃為自然但陰陽之消長聖人非一一有意擬而效之蓋自八卦既加之後而始復終坤皆無心妙合若一一相間而畫以擬之亦不勝其煩反為有意安排矣且一卦而判裂之奏合之反失自然亦何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蓋只因其已成之八卦一一分布故大傳只由太極推之至八卦而止其所謂八卦相盪八卦相錯皆總合卦六爻而言蓋既有此已生之卦於是盪之而為圓列之而為橫重累之而為方縱橫上下皆與八卦之相符每層一一相間而齊若夫圓圖渾淪迴轉始復終坤二氣周流其則雖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是其流行中即有交易然盈虛消息有其漸天有其時地有其方若仍未足以盡陰陽之變也故又列之為橫圖圓圖以八卦圓圖為之體上加八卦其交易也亦交易於流行之中若橫圖即以圓圖上一層列之而各加八卦則相盪相錯純乎交易之用或一時而并作或一日而交重不可以節序方所求也蓋圓圖流行中之交易橫圖對待中之交易凡六十四卦之往來內外上下皆交易也故大傳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惟交易而後能變化惟變化乃能生萬物此有圓圖不可无橫圖也若以一年之節序擬圓圖圖无不合然觀其陰陽消長之大分可耳必逐卦相配至以二卦配一節以三卦配一氣便似京房之卦氣矣又以月卦律之則多寡疎密之不齊乃從而曲為之說皆求之太過者也至若橫圖姤復相連更難宗合而亦同圓圖推說宜其乖判此未明乎二圖各為發明也

觀 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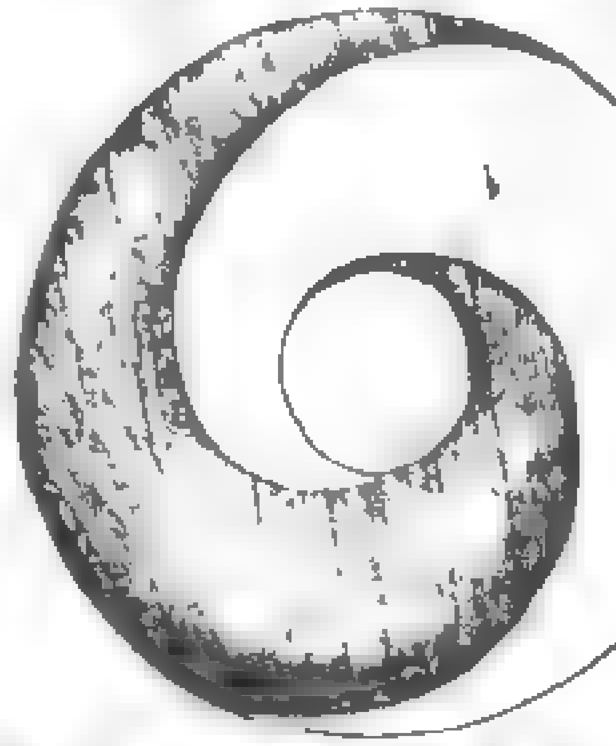
横圖	坤上八卦	天地	澤地	火地	雷地	風地	水地	山地	地地
横圖	艮上八卦	天山	澤山	火山	雷山	風山	水山	山山	地山
横圖	坎上八卦	天水	澤水	火水	雷水	風水	水水	山水	地水
横圖	巽上八卦	天風	澤風	火風	雷風	風風	水風	山風	地風
横圖	震上八卦	天雷	澤雷	火雷	雷雷	風雷	水雷	山雷	地雷
横圖	離上八卦	天火	澤火	火火	雷火	風火	水火	山火	地火
横圖	兌上八卦	天澤	澤澤	火澤	雷澤	風澤	水澤	山澤	地澤
横圖	乾上八卦	天天	澤天	火天	雷天	風天	水天	山天	地天

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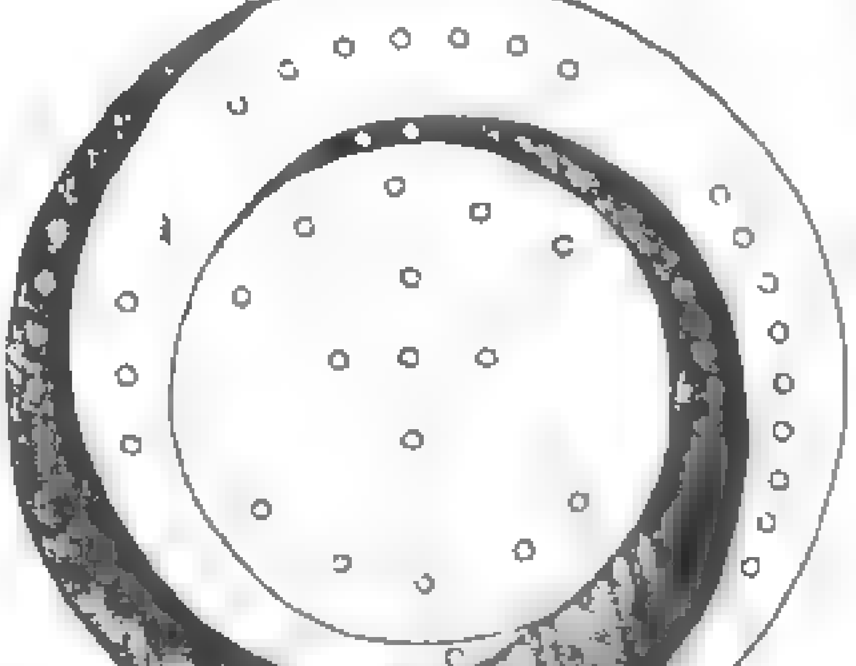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蠱	井	巽	恆	鼎	大過	姤
復	頤	屯	益	震	噬嗑	隨	无妄
明夷	賁	旣濟	家人	豐	離	革	同人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兌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為方圓也以卦名書之尤顯而易見蓋即横圖自乾至坤以次將折重累而成乾坤六子之序縱横斜直數之無往不合此化工之妙而非人力之所能安排也蓋有横圖而乾坤六子之交易遂具然散列之若无以見其交互迴環之妙於是重叠之而為方圖風雷起化於中縱横上下句萌之所由以畢達萬物之所由以長養也環之以水火二用之周流寒暑之往來日月之升降也山下接於澤澤上接於山山澤之通氣也天傾西北地傾東南乾坤之包乎六子也凡方位圖中乾坤六子无不易其上下左右之位所謂相錯也雷風有聲而无象故居中水火有象而形虛故十二卦環於雷於内澤皆降自天山皆附於地乾坤包六子於中陰陽二氣交互迴環氤氲蘊釀以成造化之功蓋合對待流行交易於一圖之中而化育之神功妙用瞭如指掌此有圓圖横圖又不可无方圖也

來氏圓圖



此圖出於來梁山知德其說曰主宰者理對待者數流行者氣此聖人作易之源也理氣象數陰陽老少往來進退常變吉凶皆出乎其中蓋以虛其中者擬太極為主宰之理分陰分陽者為對待之象陰陽之自内而外循環交互為流行之氣與河圖之一三七九二四六八相為微盛始終者實相發明來氏以錯綜言易象牽合假借惟此圖該括包涵圓轉活潑卓然可存



此圖出高氏采圖中其天地交光圖即河圖奇耦之數以明陰陽二者生長盛消循環互根之妙而此圖即以河圖奇耦之數附之一陰一陽之中尤為分明則圖畫卦之旨可得而推矣

論河圖

以河圖為偽而不信歐陽公而後如王褘歸震川毛際可皆肆為異論詆訾邵朱不遺餘力近時李穆堂以為易書論語雖有其名而莫識其何狀不知大傳已著其五十有五之數若非言河圖則何從說起其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又以闡河圖之精蘊而揭作易之本源可謂深切著明矣漢去古未遠孔安國劉歆皆言之必有所本若楊子雲予圖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此分明河圖朱子曾舉此語以釋河圖而不明指其出於予圖豈以以予釋易為嫌乎今考其文前无所承後无所發明而獨懸此數語按之彖辭未見其確有合也蓋予以準易子雲曾見河圖故倣會其說漢儒生成之說雖言五行而位數與圖合是其流傳已久非自希夷而始有也惟是河圖必

與易合為一書因用之卜筮其具之太卜者只有卦而圖无所用自後儒章句之說勝說易者不言圖圖與卦遂不相合則圖書卦之旨渺茫而不可稽讀易者習其說而不能探其原自希夷傳之康節發明之朱子又從而表章之然後圖與卦合卦與易合則圖畫卦之旨乃明此二賢之大有功於易也夫伏羲畫卦不過以陰陽之畫易其奇偶之點數而於圖毫无所加損蓋造化之秘洩之於圖聞天明道之聖人心與天通故則而象之維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聖人宣聰經猷奉若天道覺世牖民天以圖示聖人以象教是彝是訓於帝其訓故其法象之自然皆化工之妙雖羲文之聖亦不容參以一毫知力況於餘人乎而乃以為作之希夷何其陋也且有圖而後有卦有卦而後有易非鑿空杜撰无圖是无卦无易也雖天地之化日流行於天地之間目擊而道存然非圖則虛而無可據散而无所統朱子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又謂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為得此而後決愚則以為理无形也因奇偶之數而顯是河圖者天所以啓聖人之聰明有是圖而天地萬物之理已悉具於其中故雖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是理已明明在心目之間而有河圖因數以顯象因象以顯理乃確乎其可據於是乃畫之為卦是圖為作易之本原也審矣惟是河濱龍馬事涉神奇而世之言河圖者至謂為背旋毛如連錢聽者夫河圖與天球五玉並陳豈皮毛之變物今世夸陵石似太極圖魏張掖柳谷石似八卦之象則河圖必石之似玉而具奇耦之數者也故歷代寶之與弘璧琬琰並昭世守迨之大原出於天陋儒乃斥為方外術數之說蔑經蔑古之罪大矣若洛書則言之者尤多闕予明子華子或偽書不足據為

乾鑿度所云四正四維皆十五則位與數尤為分明是緯書不足以言易而可証洛書有之自漢也若朱子所引鄭康成註大戴禮明堂位為法龜文尤為確據異議者可息喙矣

論河圖中數

凡論則圖畫卦者皆只言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之數而已而其中五與十之數則往往置而不論夫五與十者奇偶之合陰陽之會也是故五者一二三四之積也七八九六者五與一二三四之合也十者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也七八十五也九六十五也一四二三與五六十五也或曰五與十者土也上古未有五行之目五辰六府始見於虞書以五行言河圖漢儒以生成之數推言之耳非則圖畫卦之本旨坤艮為土而位非居中也且數之起也自北而東自東而南又自南而中復由中而出於西由西而北迂迴曲折反不見其流行自然之妙安溪李文貞公曰中數者何也此无極之眞所以主宰包函二五之精所以停蓄完備而為分播造用之本者也易雖不用其數而必曰易有太極是以五與十為太

極也夫太極无形不可圖也周子不得已而以一圈象之冲漠无朕之中亦安得有五與十之數乎有數是有象也太極本无極亦安得有象乎且其渾然之理亦非五與十之所得而擬也大傳所謂太極蓋於象數之中深探其本原有數有象者人得而知之无數可紀无象可見者人不得而知之故於无中言有而曰易有太極此聖人所以發天人之與開萬古之聾瞽也然而道即器器即道即兩儀而在兩儀以四象而在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何往而非太極不可以形象方所求也且既於畫卦以五與十象太極而大衍兼用其十是分之也於五十之中又虛一以象之是二之也然則五與十者何也橫渠張子曰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又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

以立晉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程子曰天地之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知是說者可與語河圖之中數矣夫五與十者合奇偶於中宮合陰陽於渾沕天地之氣當其專一翕聚之時有相感之性而未形也有動靜之機而未發也中融和會絪縕停蓄坱然太虛而已此河圖五與十之數不可分也由是而生於子生於午而靜動靜者謂為自一至九之數環於八方而分之為八卦稽之人則大極著也五與十之相守於中心也陰陽二氣之流行者也故大和之氣涵動靜相感之性猶人心之涵乎動靜也而心為性是不可謂河圖之五與十爲大極之動靜則可而遂以五與十爲太極則不可夫中虛无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以為有乎則不著於形聲以為无乎則不淪於空寂周子言太極而歸之主靜以立人極何莫非河

圖五與十之精蘊乎夫易以象數則其可象者而已五與十相守於中為陰陽剛柔之始而未有陰陽剛柔之象也故則河圖者虛其中也

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所以作易自孔安國有伏羲氏則河圖以畫八卦禹因洛書第之以成九類而世儒沿習遂不信大傳而信安國今以其說求之圖所呈者奇耦之數而陰陽循環互根之理顯卦所效者奇耦之畫而剛柔往來進退之義彰二者固若合符契書之與圖不同者方圓之象而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中五之數不殊圖之奇耦相附書則奇處四正耦居四隅而五位之相得而各有合則一圖終於九八陰陽之老而變也書終於四七陰陽之減而消也河圖陰陽皆左旋而洛書陽左旋而陰右轉河圖對待中有流行洛書流行中有交易其理則一也至以五行牽合則方位不符而相克何以運行此解者之誤耳由是言之是圖與書无二致大傳所謂聖人則之以畫卦者不亦信乎

不然書之出既當禹之世書之數既為範之疇大傳何為并舉之若夫書之為疇徒以九類九章之數偶合至按其實一何以為五行既以其全圖之數分屬之五行何為又以一當之二之在西南何以為五事三之在正南何以為八政推之以至於九不惟於義理毫無關涉即其奇耦多寡之數亦絕不相蒙至求其說而不得則以五十六字為寵文不亦矯誣之甚乎夫疇之所陳者帝王經世之大法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无疑故曰書以道政事非若易之道陰陽者法其奇耦之數四方之位以推乎進退消長之變化也徒以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而蔓以為九疇之所自出而於其中奇耦陰陽四正四隅流行互根循環交易之理一无所取則亦何必洛書而後知之亦可謂屑末於書者矣豈禹之大智而若是乎且其奇耦之數循環交互十與五緯揆敷之无往不合此天工而非人巧乃二氣流行交易之象而一一分處直以其數數之則理象皆沒矣則其說之不可通也然而世儒守其說而不變曲為之解以求其合何也則以洪範有天錫之一言也王氏謂天錫者如天錫智勇天錫純嘏非真有物持以與之也林氏謂如天祐其衷然既曰洪範九疇又似實有一物非如智勇純嘏之无形象如林與王之說又皆无着落竊意禹之世必有洪範之瑞如河圖洛書者禹因而第為九疇如伏羲之畫為八卦耳但箕子既未明其所自出後人又不見其遺跡徒以洛書數九遂妄以實之耳所謂九疇者自天而不由近及遠舉本該末原始要終相其輕重緩急而第其先後如中庸所謂九經直以其序數之云爾何所資於洛書而安國乃漫為是无稽之說以相附會乎夫神物之生聖世所有然畫卦實兼則乎圖書而陳疇无與於洛數未可沿習舊聞而莫之辨也

論文王卦位

有義圖又有文圖而世之致疑於文圖者其說有四曰卦之方位何由易置乾坤何以處不用之位也曰易不言五行強合之則多寡不均而乾兌不可以為金也曰義圖本之河圖而文圖不與河圖合也曰坤何以獨役於西南乾何以來戰於西北也凡此者皆世之不能无疑而不疑者亦只以五行之說推之而未嘗深明其意也嘗反覆思之方位之所以難明者解者汨之也夫離上坎下未為既濟若震兌之交而為艮巽艮巽之交而為乾坤則少長非偶而爻位參差故嘗以先後天對勘為圖說此亦就圖而言而未洞其源也夫伏羲因河圖以畫卦皆天理之自然文王因伏羲之卦變為後天亦必出於自然帝出乎震一節圖之既具乃發明其用與方位耳非依此以一一安排為圖也故夫義圖之變而為文

圖乾父坤母一節已明言之而讀者不察也伏羲本河圖以畫卦八卦之始也卦之既具又有乾坤六子之象故文王本乾坤之交以為圖八卦之變也乾坤易之門衆卦之父母故乾坤交而生六子不應六子反生乾坤且互生也今按圖考之東南者生氣之始交之初也也曰剛柔始交乾交乎坤坤亦交乎乾故一索而得震巽於東南子午者陰陽之正位交之中也故再索而得坎離於南北西北者陽氣之就消也交之終也故三索而得艮於東北一陽止於外而乾遂退老於西北得兌於正西一陰浮於外而坤遂退老於西南萬物之生皆陽也男女之生亦皆陽也故義圖二氣流行而文圖以陽為主而陰以輔之義圖乾坤對峙文圖以坤從乾故義圖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皆天理之自然无一毫人為之造作文圖由一索再索三索而成亦无一毫人為之造作不

然則乾父坤母一節為贊文矣義圖既成而无窮之精蘊文周發之文圖既成而化育之流行二用五行四時四方之錯行交運說卦明之故帝出乎震一節從圖之既具而推明之非聖人先有成見於中而後為圖以擬之也而後之言文圖者乃曰退乾於西北置坤於西南處不用之位似文王有意變易伏義之圖以私意為位置毫無自然之妙矣且以乾坤生六子至三索之餘六子各居其方而乾坤適退處於二陽猶存乾坤之名也若說卦玩圖觀象但見一陽之氣胎孕於北長於東盛於南而消於西北而陰隨而輔之雖乾坤亦與六子同為周流而并不擬以天地之名其曰坤地也猶曰陰物也云爾故乾只曰西北曰陰陽相薄而未嘗曰天既不以乾坤擬天地則六子之用孰主張是故又特推而明之曰帝出乎震帝也者乾坤之元資始資生之大原廣生大生之妙用

巽之齊離之見坤之役兌之說乾之戰坎之勞艮之成无非帝之所為蓋天地之用无所不周而定位於一方專司乎一時反覺偏而不全故文圖二氣周流有帝以為之主宰則八卦之用无非天地之用正所以尊乾坤也此有義圖不可无文圖也夫以乾坤之尊而退之置之非所以為訓也且既曰役曰戰則非不用也若以為不用而猶尸其位於二隅是乾坤為贅疣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若夫男女少長之名正見於乾坤既交之後非先有長男而取以用事有長女而取以代母也水火者乾坤之二用雷風亦二也山澤亦水也二用彰而乾坤之用顯故坎離襲乾坤之位圖已分明矣義圖未嘗言五行而以之推說文圖則合蕬理則无有二也易言陰陽矣八卦不外乎陰陽則亦不外乎五行而必置之[illegible]於八卦之外非通論也且文圖入用之位也夫坎離之為水火巽

之為木蠱互震而言甲巽互兌而言庚經有明文矣震為竹為萑葦於木為近艮坤類也生成之數各居其方人所習知夫竹與萑葦其象耳究其實則木秉令於東方震者一陽之發生於內巽者二陽之長養於外故震巽皆木橫渠曰金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故金在坎離坤土之間而位在西蓋金者陽為陰斂而凝結於中者也兌外陰而內陽故金水內景乾尤陽氣之老而凝結之至堅者也故為陽金陽氣盛則發散於外老則凝聚於中盛則秉令於正位老則凝聚於一隅乾性至剛故金亦至剛惟其然故澤者金氣之濡而秋多雨露水者金氣之融而坎接乎乾安在乾兌之非金也橫渠又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故木金土三者二氣之凝結各有其二而水火者二氣之流行陰陽之專氣故各居其一則五與八之相配无疑也羲圖乾坤

當子午坎離當卯酉文圖坎離當子午震兌當卯酉震當卯之金而交乎寅辰陽氣之胎於子丑隱而未見歷寅而卯則三陽方長而雷出於地巽當辰巳之交陽氣之長養故為木而生火離陽盛而火旺於南土雖寄旺於四季而五行相生木之於火土之於金皆无藉於土惟火克金非土以斂之則不能育金水之於木非土以止之則不能滋木故坤當未申之交而為陰土艮當丑寅之交而為陽土皆與至之理也兌陽斂於內陰見於外故以木當[illegible]陰斂乎陽萬物至秋而陽氣充實於內故兌當酉之金而交乎申戌乾陽之老而凝聚著也萬物至秋深則老而堅凝大火伏於戌[illegible]亥則金氣之液而為水故當戌亥之交坎水陰盛而旺於北故當子之金而交乎亥丑五氣之順布四時之運行也文王非有意以五行分屬八卦圖之既成而五氣之運若合符節故文周繫辭言

中言與而夫子於巽言木即方術之士以五行言易者皆祖文王卦位其說多驗則亦非偶然矣易冒天下之道豈反遺於五行耶三聖人之易各不相襲文王之圖若與河圖无異是為贅設矣然陽盛於南陰盛於北陽長於東南陰長於西北與河圖微盛始終之理寧有異乎若夫坤之役於西南乾之戰於西北此尤聖人之深意夫陽施陰受陽主生陰主成四時之運至於西南則陽氣生物之功盡而陰之代終其事者也妻道也臣道也坤之所為致役也乾至西北陽之極盛而就消也消而不戰陽其已乎乾惟戰也故出震見離皆戰勝之力而乾戰之功也天命之所以流行也人心易溺道心難存是以君子致謹於幽獨皆所以遏人欲之私而中天理之樞也若陰則從陽者也故曰役也人心之聽命於道心也故文圖以陽為主而陰輔之者也其義也深哉文王之圖說卦

有明文而世之疑者或并說卦而疑之秦焚詩書易以卜筮獨存說卦既失而復得之易之象圖之方位賴之以明其義理精深決非後人所能假託求其說而不得概舉而疑之此與於荒經蔑古之甚者也又羲文各圖說易者皆以先後天分屬又或分為體用為對待為流行夫體與用原不相離而所謂流行者即流行於對待之中耳對待而不流行則對待為死物矣故羲圖體已該用而文圖用不離體惟是就二圖言之羲圖造化之形容有天地而後有萬物大傳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文圖稱乾坤以父母目六子以男女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周子所謂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也氣化在形化之中萬物遂各以形相禪故以羲圖為先天以文圖為後天可也易固非一說所能盡也

論作易本源

易何爲而作也曰聖人本天道以垂教萬世之書也原夫上古民風渾樸聖人雖則圖畫卦因而重之但隊圖象未有文詞其用之卜筮則亦只以卦象判吉凶流傳之久或遂有因而繫之辭者所謂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乾之四德穆姜已言之蓋古卜筮皆有辭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繇詞也金縢曰啟籥見書謂龜卜之繇詞如春秋傳所載晉卜立驪姬之一薰一蕕孫文子卜追鄭皇耳之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懿氏卜妻敬仲之鳳凰於飛成季之間於兩社衛侯之如魚竀尾以及漢文帝之大橫庚庚皆卜之繇詞也蠱之千乘三去復之南國蹙則古筮之繇詞也然則易之有詞意連山歸藏皆有之不自文王周公始春秋時古易筮法與周易並傳故往往別之曰以周易筮之又曰周史以周易見陳侯則是用周易而亦不廢古易也然觀其所載古繇詞大抵只言其占之吉凶若夫本天道之盈虛消息以明人事之進退存亡歸之利貞以指趨避從違之理則蔑乎其未有及也文王於占筮之餘見六十四卦義理之本源既精深而難測變化之用復活博而无涯天道人事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又以後世風氣日開人之情僞日滋事變日益多吉凶悔吝之途不能不迷於所往是以取六十四卦擬之人事而一一命之名復從而繫之辭大之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由小之飲食男女向背離合之端罔不因其象之陳以斷其吉凶有是理即有是象所以處是卦之道即在是卦之中不待外求亦足以見道器之合而理數之无二致矣周公即一卦而觀之又有以見夫上下之位列而貴賤遠近之分明剛柔之雜居而好惡攻取之情見比應乘承擬之人事而无不相肖於是乎又即六爻而各繫之辭而後一卦之縕闡發无遺一卦之理无不周盡此有彖詞不可无爻詞也然彖爻之詞簡其意深其旨遠其取象也賾而所包者廣孔子又從而爲之傳發明卦德與其時義及剛柔往來與爻之中正位之當否內外之比應然後文周之意可得而推然其要以中正爲權衡隨時而變通是故易時中之學也夫是中正之理本人之所同具而氣拘物蔽氣質用事則或過而剛或不及而柔或當剛而柔或當柔而剛即此一念之失中失正即爲吉凶悔吝之所由起聖人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條分縷析於天下物理之繁賾細微无所不包羅於後世人情之曲折變態无所不洞悉即是卦之象之德而著其時與義以定其吉凶分之六爻以擬其位求之比應乘承以盡其情若曰如是則吉如是則凶或剛中柔中而往吉或過剛過柔而往凶且悔且吝反覆詳盡不啻耳提面命此聖人所爲覺世牖民吉凶同患之至意讀易者觀象玩辭博觀諸卦之時與位而究夫事理无窮之變又即吾身所處之時與位而酌夫剛柔之施措之於精神念慮之微驗之於語默動靜應事接物之際蓋无往而不與卦與爻相遇所謂順性命之理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爲用大矣豈僅爲卜筮用耶曰不爲卜筮何以明吉凶曰吉凶亦常語如曰惠迪吉從逆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不必筮而後明大傳亦曰文不當則吉凶生剛柔雜居而吉凶見亦非以筮占也程沙隨曰易以道吉凶禍福此歧而二之也夫易教人以中正之道非教人以趨吉避凶也天下之事變无窮而人所處之時位各異聖人即六十四卦以示之即是卦之象以顯是卦之理即是卦爻位之剛柔救以中正

之理以明其吉凶悔吝從違皆天理之自然不必占而後見使人觀象玩辭有以明乎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以中正爲的而化裁變通以趨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是易之吉凶有不待卜筮而決者矣是禍福由於道義也且君子論是非而不論利害有見幾而作之時亦有致命遂志之日故有利貞亦有貞凶有泰亨亦有困亨否亨且又不獨求之於事而又求之於心故有有悔有无悔有无咎有吉而无咎亦有凶而无咎且有貞凶獨无貞悔益理得而心安也論人事之得失則吉凶爲大以君子之自考則无悔吝无咎爲難悔猶顯然之過吝雖羞吝亦行之有不慊於心者也无咎則反之心而无愧故曰其要无咎故不但辨吉凶而又曰辨是與非此易之教也若夫大衍之法肇自羲皇歷代皆以爲卜筮之用自文周繫辭乃一反之人事蓋占只言吉凶辭乃言其所以吉凶之

由故大傳曰以明得失之故又曰以明於憂患與故吉凶悔吝又以象人事之得失憂虞夫吉凶以占而見若其故必觀象玩辭而後明然福善禍淫天道人事一也天下无理外之數聖人言理而已該乎筮之用矣若筮法掌之太卜其占多論卦象卽不繫之辭法亦不廢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或曰易既不爲卜筮作聖人何不自作一書以明福善禍淫之理而必假卦爻以明之何耶曰古人之書因事而後有言非如今人著書立說徒託之空言也夫事變之无窮也衆其一端則无由該貫空衆大義則倂理難明而惟八卦則重之而爲六十四析之而爲三百八十四有以盡乎人事之變如春秋所謂不若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論象數

易之有象何也曰河圖奇耦之數卽陰陽之象卦既畫而乾坤六子之象已顯故大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曰易者象也象數之難明久矣夫聖人作易欲使天下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則何不分明指示而乃寓其意於象非故艱深其辭也蓋天下之理一而已而事則不同事猶可以類推也而人各有所處之時與位則爲有不齊而无不森列乎卦爻之中而是卦之象適足以明是卦是爻之理如天造地設不可思議且辭之所指始不能該故就其象而擬之則辭約而理衆如立一鏡於此凡人之至乎其前者其面目形容皆可得而取照也此因其自然而明之而非造作也大傳不云乎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辭由象繫意在象中象在卦中豈可卦外生意離象釋辭捨

象則辭皆无着落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矣易象之大者非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乎乃今求之文王彖辭如坤之牝馬離之牝牛履之虎中孚之豚魚小過之飛鳥革渙之廟大過之棟未濟之狐其取象不一乃並不及於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爻之取象至賾惟豐離言日明夷言地蓋亦如他爻之取象焉耳若是者何也司馬遷曰易以道化楊子曰言天者莫善於易董子曰易道陰陽五行故長於變莊生曰易以道陰陽是皆未爲知易也夫易所言者人事耳今求之六十四卦之中觀文王名卦之意乾只是健坤只是順推之諸卦皆然故易所取之象皆以況人事也故彖爻之辭并不言陰陽剛柔況天地雷風水火聖人何爲察察乎言之象傳偶言天道皆以明人事而每卦必言卦德故自否泰而外皆言剛柔而不言陰陽夫易以象數朱子曰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

待者深又曰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沂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實證則虛理易差也是朱子之意未嘗不欲以象數言易但以其不可考而姑闕之耳又謂其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今以春秋傳求之其取象不外乎說卦則說卦之由來久矣非具於太卜者耶然說卦之象或卦爻之所未有而卦爻之象不盡見於說卦梁山來氏專以說卦言象苦其未備則錯綜以求之夫所謂錯者即漢儒所謂伏也所謂綜者即反對也託之錯綜以為本之大傳夫大傳所謂錯綜者以揲蓍而言錯綜其七八九六之數遂定諸卦之象今以錯綜諸卦定象是先錯綜其象也又以錯綜言數是錯綜其象以定數也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為坤以水為火以上為下混淆汩沒而易象反自此亡

矣又以變言象夫居則觀象惟動乃觀變即用之於占其吉凶相反之辭亦只占本卦爻辭如春秋傳觀不言否大有不言睽何況未占乃既言變至其難通則變而復錯綜其反復求之而必不可得者則亦无說以處之則三十年之工苦為可惜也又往往求合於象反乖乎理曲說支離皆成笑柄且說卦之象未可執以言象爻之辭也說卦只就一卦而言象爻則合上下二體而言又就是卦是爻之德之時之位以取象或兼取互卦象所謂惟變所適不可為典要又觀大傳十三卦之取象亦合二體而言故易之象非以說卦為定本而文王周公從而一一擬之也若然則象為死象亦未甚其擬議之勞矣且聖人作易惟以象作生活遇一卦一爻即按圖索駿斤斤焉從而擬之以著為詞胸中全無一段活潑潑理尚足為易乎說卦與序卦雜卦皆昔所流傳附於經之後聖人

存而不去非夫子所自作也觀春秋傳所載可見後儒以其附於經遂以為夫子所取之象則非矣借如其言文王周公何反用孔子之象以作易也乃令之言象者反執說卦以律彖爻聖人曰乾為龍為虎而必曰乾為馬不為龍為虎而必求龍虎於乾之外聖人曰坎為狐而必曰坎為馬不為狐而必求狐於坎之外於是乎穿鑿附會之說紛紛矣是故由說卦而觸類旁通之可也拘泥其說則非也要在能參活象則往往當卦而具其取象也不一有全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有一爻至二三四五爻之象有人象有物象有事象有德象有位象有反對之象有俯仰之象有夾卦象有互卦象有圖中方位之象其觀象之法有六一曰善會說卦夫子象傳爻傳皆不釋象以象已明具卦中當時門弟子或已口授其說又說卦三篇河内女子僅得其一其所遺二篇安知非上下篇六

十四卦之象乎說卦之象雖已鑿鑿乎言之然非以是盡天下之象也以為擬諸其形容者如是而已其於馬也於乾於震於坎皆曲盡其形容見之於爻則檢曰馬而已一離也以為虛中為大腹盡之矣而又曰為蠃為蟹為蚌為龜見之於爻則龜而已而解繫不殺者何也曰此正說卦示人以觀象之法也於一卦一物而然凡物皆可作馬觀也凡虛中者皆可作離觀也推之各卦无不皆然如是則不必說卦所有之象而天下之象無不具於卦爻之中故象爻之象不盡同於說卦而春秋傳筮之言象於艮為狐震為侯為旗離為言皆非說卦所有所貴能參活象也一曰以類而推如乾坤生六子一物也而有陰陽牝牡故乾為馬坤亦為馬震坎亦為馬乾為龍坤亦為龍震亦為龍坤為牛離亦為牛且乾為良馬則坤為牝馬坤為輿大有之乾亦為大車皆其類也且一卦而

備諸物一物可擬諸卦如巽爲木而於乾爲木果於艮爲果蓏於
坎爲堅多心於艮爲堅多節於離爲科上槁且一馬也爲良馬瘠
馬駁馬善鳴爲注足爲的顙爲美脊爲亟心下首爲薄蹄此又說卦
示人以觸類旁通之法也一曰互卦春秋傳觀之風爲山互艮歸
妹之睽之西鄰與冠互坎馬鄭言易多明互體朱子以重門擊柝
須用互體推艮爲門先儒亦以互體明雜卦萃六三之傳曰上巽
也亦互也至若周公爻辭小畜互中孚皆言月幾望泰互歸妹皆
言帝乙互離皆言龜互坎皆言泣言馬諸卦之取互象者不可枚
舉且自文王名卦多合兩卦以取象如頤如噬嗑如大過之棟小
過之飛鳥其顯著也何獨於象必分上下二體而不取互不亦拘
而鮮通乎蓋互卦取之本卦分明森列非如錯綜飛伏求之卦外
也或曰每卦皆有互卦何爻不盡取曰立象以盡意也有是意乃

取是象無是意而本卦之象亦所不取況互卦乎一曰以象爻互
證之如田如征伐如祭祀如金矢如飛鳥如婚媾如酒食凡說卦
所无者皆可於象爻互證而得之也然同一物而各卦所取之象
不同如坎爲豕有羸豕有豶豕有負塗之豕一魚也有包魚有豚
魚有貫魚艮爲虎爲狗惟此二獸蹲踞坐象也爲狗爲鼠行常俯
其首行象也艮爲黔喙之屬而象也履之虎取其猛革之虎取其
文頤之虎取其下視此又各因卦爻而取象皆可互證而得也一
曰以全卦取象一爻不能成象故或合數爻以定一爻之象以是
爻實備是卦之理故於是爻言之又或爲是卦之主爻或成卦之
由則各爻之義與象又由是爻而推若初上兩爻則一卦之始終
義雖主於一爻象實取乎全卦二四兩爻則上下之交故亦多取
全卦之象而拘於一爻求之而不得則錯綜飛伏之說紛紛矣一

曰變通取象初上二爻多言首言趾只以其位言兌巽艮震卦象
反對故兌巽有俯仰其口之象艮爲手在下亦爲足震爲足在上
亦爲手又如坤爲牝馬離爲牝牛坎爲亟心下首之馬文只取其
形容皆牛也皆馬也執說卦以繩之則迂滯矣凡此皆其大凡也
夫意也言也象也一以貫之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若曰吾得其意
明其辭而已何取乎象夫立象以盡意不明乎象則不解其辭而
何由得其意且說卦爲无用之贅辭矣大傳曰言天下之至賾而
不可惡也蓋亦逆知乎後世之惡言象也世之學者多苦於象之
雜閙而廢學者矣是易反從象入也由象以明辭由辭以得意得
意而忘覺象之妙不可忘也非筌蹄也惟是穿鑿傅會以求之則
人以破碎爲逐末忘本耳故掃象者非泥象者亦非卦之取數皆
本河圖天地之數而言傳言象而不言數數亦在象中也

論往來上下

易彖傳中往來上下因文王否泰彖辭而推言之也朱子卦變已自言其未合程子於隨以乾坤二卦言於无妄言坤初變震剛餘皆未有明訓蘇子瞻只以乾坤化為六子言非二卦上下往來之義梁山來氏以反對言人尤篤信之但反對乃序卦以爻畫反復相次即以否泰言象言往來傳言內外消長在內者為長在外者為消其來也自外而來其往也自內而往其言內外即本卦之內外非以二卦反對言故九三爻辭曰无往不復而傳曰天地際也且陽之來也一陽為復二陽為臨三陽為泰皆自下而上陰亦然故曰浸而長无猝然并往并來如反對之忽爾上下也其在諸卦亦皆以本卦而言故賁與噬嗑之言分損益之言上下只以內外兩爻之交易言又如中孚之柔在內非由反對也且亦毫無義意

王氏宗傳謂既重之後無復往來上下是以重卦爲往來上下也夫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下一卦不動只重上一卦則其說難通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蓋既重而六爻乃備然卦雖靜而正以蓍求之而剛柔變動於六位之中乃成一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又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又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皆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又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聖人雖繫之辭亦必因蓍之動而占所遇之吉凶夫蓍之數至變而皆不外乎所重之卦是卦因蓍之變化而立此往來上下之所由名也以卦畫象其義不一圓圖圓看橫圖橫看方圖四面看此合六十四卦而觀之也若往來上下又只就所立之一卦直看是皆天地之道下濟上行升降消長相感相求自然之理河圖中自有此象數擬之人事遂有此應乘承遠近攻取而吉凶悔吝生焉豈有鑿空造作假借於其間哉至其中三陰三陽之卦皆本否泰而言謂六三人之交易也故損六三之爻辭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皆訟大畜无妄睽鼎晉升皆四陽四陰之卦其曰來曰自外來曰進而上行皆剛柔相推之變化也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故剛上柔下剛外柔內上下者一爻之位以外者出入之度故謙之象曰地道卑而上行升之象曰柔以時升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其往來上下陰陽二氣升降之象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如必二爻交易而後可言來則謙之一陽何以言下濟晉之一陰何以言上行夫以往來上下六十四卦無不皆然聖人偏於此數卦言之耳且又不獨剛柔雜居之卦也即乾坤之純陽純陰而位分剛柔則亦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何莫

非上下往來之義乎夫剛柔之相推其當位與否吉凶悔吝之所由以生也故大傳屢言之論者不察反成於紛紛之說抑獨何歟

論筮

伏羲既畫四圖雖分而為六十四卦然逐卦次序相連不惟大圓圖始終於坤一氣循環不容分析即橫圖方圖乾坤成列六子順序亦難割裂蓋圖本造化之形容通之人事未知所以為用聖人心與天通其感召於冥漠之間者不可思議忽見蓍草蔚然叢生其數與河圖合於是則而用之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故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蓋自有蓍用以衍河圖奇偶之數參伍錯綜剛柔變化而卦體之相連者遂爻生出各卦分立而其用不窮後世聖人因分而為三易或首坤首艮首乾坤掌於太卜卦若靜而為體蓍若動而為用六十四卦天人之理已具筮則天人之感乃通八卦因而重之而三才之道備蓍引而伸之而十有八變之象呈卦

以觀象玩辭筮以觀變玩占卦之吉凶觀象而其理已具占也吉凶因筮而其事乃顯无蓍而卦不自動也是卦與蓍皆本之河圖蓍之變即卦之變也故大傳極贊蓍德其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蓋與圖書并稱神瑞自古并无術數之說自聖人立筮法遂占吉知來事屬神奇稽疑為九疇之一古人行師立君皆取決於筮其所係豈不大哉夫君子觀象玩辭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猶必決之於筮蓍所謂不敢自專以尊天也夫天人之際遠矣乃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厥士曰明曰旦則亦何往非天乎然天不言而顯其兆於蓍紹天明也程子曰天人只此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生障礙況大衍本天地之數其感通尤易一念精明則受命如響與天人之相與甚微而其道甚大然此有代占百姓與能故不但人君用之士大夫用之如書與春秋傳所云也即民間亦用之如詩云爾卜爾筮卜筮偕止是也古人甚重卜筮蓋其慎也今人則率意妄行耳又自術數之說興皆竊易之近似而流遁失中士大夫不明蓍數反從卜肆問吉凶是亦陋矣又古人有大疑乃占今或小事亦占或不能立誠或再三之瀆凡此皆不告也是亦棄天而褻天矣雖然君子之於易也將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苟平日無觀象玩辭之功事至而沾沾焉聽命於筮豈有當乎

論筮法

古筮法必具於太卜之官而周禮未有明文親有大傳數言朱子得大正義推之又参之以畢中和虎存中劉禹錫諸說亦既備矣惟歸餘置閏郭氏雍本其先人之說以掛一為奇再扐為再歲謂扐為餘而引禮祭用數之扐以明之以歸奇為歸掛一之奇於所餘之數以為本之横渠朱子以奇為零奇以扐為勒是矣蓋此節分掛揲扐皆以手為之所謂四營不得以為餘也若以掛一為歸奇足并兩營為一營矣然亦不過所指文義之不同而於筮法無關也惟朱子以一掛兩揲兩扐為五歲之象而一變再扐即為再閏故三變皆掛横渠以再扐象閏之中間二歲故每成一爻而後掛第二第三變不掛此於筮法小異然即不掛而後二變亦有四八之數則仍无異也惟是初變掛扐通數以九五為奇偶本謂於孔氏之正義而九非偶也在朱子則牽於後二變不通數則无四八之變在横渠郭氏則誤解歸奇而亦掛扐通數皆以九為偶而名實紊矣夫傳所謂掛者懸之四揲之外原以象三而非與奇數同歸於扐以象閏也且曰再扐而後掛是三變之中有不掛者矣大一變之中初扐之掛不待言矣惟再扐不掛故曰再扐而後掛固知再扐為指第二第三變而言也且即不掛亦有四八之變初餘二掛則餘　合之亦二餘四掛則餘三合之亦四是掛而通數與不掛何異徒使之牽制初變之掛一使混入歸奇不待三變而始四八而至以九為偶且四營之中分二揲四歸奇皆天地之數而人无與焉只備其象而不必與其數若為之紀紀焉耳故一掛之足也今惟以大傳為斷前一變掛一後二變不掛其掛一之策百八歸奇之中則三變皆以四八為奇偶為的當簡易分明盡

一矣且一爻三變之中分掛揲歸四營已具不必後二變皆掛而後為四營也朱子以重一許四營為五歲之象似不若横渠中間二歲之為的且氣化之遷移有斷者一變之中即為五歲再閏亦嫌太促邵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二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二少亦然是不通數掛一也方平胡氏以左右手所餘四八之策有異為掛與不掛之別然合核之皆四八耳无異也若歸奇原以象閏亦惟以置閏言之則老陽十二一歲盈虛之數也老陰二十四兩歲盈虛之數也二少共三十六三歲盈虛之數也至七八九六之策數以象四時積之為三百六十當期之數正數也

論占法

大傳言大衍之用而決之於卦爻者未及言也朱子謂不變占本卦彖辭皆變占之卦彖辭一爻變占本爻辭兩爻變占兩爻辭變至四爻五爻則占之卦之不變爻夫占之卦之不變爻何如即占本卦之不變爻但嫌於用七八而不用九六安溪李文貞公亦嘗疑之以為如此則彖詞之用有所不周而謂一爻變者方占爻詞二爻變及不變者占本卦之彖詞二爻變則占兩卦之彖詞變自四爻以上及全變者皆占之卦之彖詞此亦以意為之說且以二爻變與不變者同占於義无所取而於古亦未有所據今以春秋內傳考之惟秦穆筮與晉戰遇蠱晉筮與楚戰遇復孔成子筮立君遇比為六爻不變用彖詞餘若周史之筮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南蒯筮為亂遇坤

之比六五變也晉筮納王遇大有之睽九二變也莊叔筮穆子遇明夷之謙初九變也陽貨筮救鄭遇泰之需六五變也崔杼筮娶棠姜遇困之大過六三變也畢萬筮仕晉孔成子筮立孟絷皆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桓公卜成季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凡此十占皆一爻獨變平其占也皆不用彖詞或用爻詞而兼取之卦之爻詞或兼言兩卦之象或只用本爻之詞蓋只取其切於所占之事者以為斷也若夫穆姜所筮艮之八外傳董因所謂泰之八司空季子所謂貞屯悔豫皆八杜元凱以為連山歸藏用七八周禮賈疏亦不然其說亦无所據且賈疏引書三人占以為三易孔穎達不然夫周易興於商季箕子繫於明夷周易豈用於商代說亦難通矣以九六言變以七八言不變此三占者其不變者皆陰爻也故曰八而艮有二陰爻也隨尤多故又申之曰艮之隨貞屯悔豫

惟泰三陰三陽分上下故只曰泰之八夫以七八言不變則知九六變矣言雖異而占則同故其論卦也皆舉三卦之彖辭其非連山歸藏明矣占人名卦或言其之或言其不變或言貞悔反不言九六則以九六概以命爻又皆已變如曰泰之九則已變而不可言九其占也舉本卦爻辭所謂小往大來也其曰天地配以之卦言也非以泰之三陰三陽而言也蓋泰三陽變而為純坤乾為天王坤為侯以臣戴君如坤之承乾故為得國之兆若泰則地反居上矣凡筮之占以春秋內外傳考之一爻變與不變之占如前所云三爻變五爻變如穆姜與外傳是也獨與二爻四爻及全變之占耳然一爻之變不言彖全變之占以不變例之二爻四爻變以三爻五爻之變例之則古占法亦可見矣左傳穆姜取隨彖正義謂易筮皆以變者為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

此爻遇二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當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占恐古占法是如此四爻變與全變以內外傳三爻五爻例之而知其然即二爻變本卦及之卦為辭者兩亦難兼取故只宜占彖辭或謂如此則爻辭之用有所不周不知未繫爻辭原只占彖辭九六之變以占之卦自周公繫辭乃以之六之變占爻辭其占也每爻三變遇純奇純偶者甚少故左傳嘗占一爻變者為多則爻辭之用不患其不周故惟一爻變者占本卦爻辭或兼及之卦之爻辭其本卦之辭已明亦不取之卦蓋辭或吉凶相反故觀不言否大有不言睽變自二爻以上皆占本卦彖辭兼取之卦之彖若本卦已明之卦互異亦只以本卦為主穆姜所占艮彖已明史以不吉為嫌故以隨彖元亨之占言以媚姜也而姜因明其不然非占法也然遇蓍能紹人明亦惟明者能通

其意故或辭吉而反凶如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是也人以為凶我以為吉如司空季子之言貞屯悔豫是也又或只取一二語切於所問者言之如大有之睽只取公用亨於天子泰之八只取小往大來更不論之卦司空季子所云我命筮曰尚得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尤為深得筮意故必建立卜筮人習其書明其占且專一其心志故占而不爽今惟立其誠意非大事不占非疑不占則卦以類應辭以事應爻不妄動矣又大傳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左傳諸占其辭亦已分明矣而必兼言卦象雖不可少而推說太甚稱引太繁周史氏之文勝其亦左氏之浮夸歟或者遂謂辭有難該故兼言象然辭生於象象在辭中有不應者瀆則不告也易冒天下之道而何所不該也

論象爻并傳

文王既繫象辭周公復繫爻辭非象辭有所未備而待爻辭以補之也爻辭若與象辭無異是爻辭為蛇足矣故象辭多吉亨而爻辭吉凶參半有象吉而爻凶者有象凶而爻吉者非相反也其故有三試舉一二以概其餘一則象以全卦之象而言爻則分其上下內外之位而言蓋位有當不當比應承乘其情有相得不相得也如乾之至健而為元亨利貞爻分之則初勿用三厲上悔鼎元亨爻分之則三耳革而四折足一則象爻取義各有不同如豫言順動爻言逸豫隨為動以說爻為隨人是也一則象每以一爻概一卦爻則分六爻而論一卦如訟之九二為剛得中爻為敵剛履之六三為說以應乾爻為咥人之凶坎困皆剛中困為說以行險為大人吉坎為維心亨而爻辭未有吉者此其所以不同也然象辭大義包舉如師貞丈人吉弟子則凶大壯利貞不貞則凶爻辭無非發明象辭之義則亦非有二也故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蓋曲暢旁通以發揮乎一卦之情偽也又文王設卦觀象而命之名往往於一二爻取義周公則六爻皆以卦名取義如剛健不陷為需以下卦言也而爻辭六爻皆需陽長以臨陰以初二言也而爻辭六爻皆臨遯陰長而陽遯亦主陽而言也而爻辭六爻皆遯似與文王之意不合而義理爻位無不精當吻合則亦異而同矣夫二聖人之述作微言與義難於窺測象傳於卦德卦象爻位往來上下字櫛句比不惜條分縷析爻傳若簡略而片言居要大義已顯其最切要者在揭明二五中正之德為千古傳心之要若夫乾之四德坎之言險睽之言同姤之言遇歸妹之言大義雖另發一義而亦無不互相發明非聖

人之聰明睿知讀之韋編三絕其孰能與於此乎

論四圖

康節先天四圖傳自希夷朱子從而表章之伏羲之易自是而顯其功大矣或以為希夷所自作不知此即伏羲之易也上古無文字只有此圖伏羲既見河圖奇偶之數渾侖圓轉化育之流行大傳所謂剛柔相摩是也乃畫為八卦以擬之所謂方位圖也於是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之圓圖并列之而為橫圖重累之而為方圖故有方位圖乃有圓圖有圓圖乃有橫圖有方圖比所謂四圖也大傳又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曰生曰摩曰盪曰列曰行曰立字字精當皆四圖之形容且說卦天地定位一節非方位圖乎八卦相錯三句非圓圖乎雷以動之一節圖從中起非橫圖方圖乎其義理之精深直愧造化之秘其法象之自然无一毫人為之力非聞天明道之聖人孰能為之自世之但中薨古者概以為不足信凡大傳中發明圖意者一切皆無着落矣蓋夫子之時四圖與圖書皆與周易并傳故大傳玩四圖而統論易道流傳已久易但為卜筮之書於圖無所用而河圖因論語顏命有明文大傳又特其五十有五之數故緯書乎圖猶得言其概而四圖則沉侖而不顯後人不見圖中兩儀四象乾坤闔闢四時往來易所為彌綸天地之道讀大傳者但見其恢宏廓落而不知其旨歸之所存於是乎並大傳而疑之蓋自歐陽子而不免也然歐陽子未見四圖令人既見四圖而於大傳則依文解義於四圖則斥以為偽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乎世之稱四圖者合方圓圖而為一以擬天地之象不知地形非方二圖各具天地之象不可分蜀朱子巳挑出若以兩儀四象八卦遞加以為次序圖似以配方

位圖但方位以則河圖衆卦之根柢諸圖之張本若橫圖則八卦既成之後分而列之皆已成之卦毋庸再費[illegible]此一一遞加而始成八卦也且規而爲圓圖乾坤相接與方位圖不合即與河圖不合若以此圖與數釋方位圖不免析補之煩蓋河圖中奇偶之數而兩儀四象八卦已悉具於其中無煩位與數之紛紛矣不須此圖再添蛇足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此圖已在橫圖之內毋庸另列故只以方位圓圖橫圖方圖爲四圖爲了當分明也或謂天地之造化天地主之何與人事不知天人一理聖人工本天道以明人事故易冒天下之道能彰往而察來不信四圖安在其爲知易也

讀易大旨

世之論易者有二弊一曰求之太深一曰窺之以私周子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夫所謂天地鬼神之奧皆非即大傳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耶世以易爲盡性至命之書遂視之幽遠而以爲難明不知所謂性命者非虛空一物杳冥而不可知也蓋吾與物同得於天之理而已自其賦於天而言曰命自其具於吾心而言曰性即其在事物者而言曰理理也性也命也一而已矣大傳曰順性命之理易即卦爻以明事物之理人能處之各當其理即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下學上達即在人倫日用之中而所謂盡性至命者不外乎此愚夫愚婦之知能何莫非天地鬼神之奧乎今觀彖爻辭不惟不言天地鬼神且未嘗言性命所言者人事耳夫子假年學易正以其爲省身寡過之書不可須臾離非爲其不易學也若外物理以言性命索之於幽深杳渺畧日用飲食之常而求天地鬼神之奧則文王周公之志荒矣今人皆曰易道幽深非知易者也此求之太深者之過也若夫易之所云吉凶悔吝者皆以義理爲權衡世之人利害得失之念重遂以易所言吉凶皆歸於術數故貴於知幾不知易言知幾其神而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朱子引周子幾善惡而釋之以爲絕過便不此知幾蓋人欲易排故於其幾急反之過則沉溺矣皆省察克治之功也若夫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豈有日昃之虞坤初履霜之漸故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皆由於幾之慎不慎而已以河圖言之七陽盛而一陰已生是以聖人勅幾謹獨憂盛危明无敢暇逸至極重不可反故於其幾而圖之則易爲力胡致堂曰修德者於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君子所貴於知幾也若專以利害而言見利則趨

見害先避狙勢乘機着著先占便宜一味違害全身充其說至有臣子而背其君父沮溺耦耕之流其知皆過於聖人豈易之所以為教乎若夫士君子之進退出處各有時與位之不同而守經行權又各有分量之殊或治則進亂則退或治亦進而亂亦進或知難而退或患有不避皆裁之以義而同歸於仁故易有吉而无咎亦有凶而无咎而參以利害之見則易與道德陰符同其作用矣若流俗以苟且為明哲此君子所不道也此以私窺者之過也嗟乎人能知事物性命之无二理則天人合一矣人能知道義禍福之非兩途則義命合一矣此讀易之大旨也

解易管見

六經訓詁惟易為繁而亦莫難明於易邵子深於易而象爻未有發明經世極汗漫而無與人事義理則程傳備矣文義則本義所得為多而世之學者究心焉而不能無憤憤於其中者何也夫易所載者辭也而辭因卦爻而繫傳又所以明辭也今解易而理明矣辭得矣求之於是卦是爻所以繫是辭之意而未有得也則所謂理者未知其果有合焉否也理明矣辭得矣卦與爻合矣求之於傳所以釋是辭之意而未有得也則所謂合焉者未知其果有當焉否也是故由傳以求辭由辭以求卦與爻三者合而易明矣或曰易以象教貫之以理則滯而鮮通此其說非也易言日用倫常之理以前民用不言理則象為虛器惟是言統同之理而无當於是卦是爻之義則為贅說陳言耳或曰易以闡理求之於象則逐末而忘本此其說亦非也夫聖人立象以盡意不得其象則意不可得而知而理亦无所附麗惟是崖私智以求象而无當於是卦是爻之理則為穿鑿附會耳是故象由理生而理寓於象理明則象愈確象明則理愈顯而辭愈著三者合而易明矣自漢以來解易者无慮千數百家能推明辭傳卦爻理象之合者往往而鮮甚矣其難也且君子所為觀象玩辭者非必其斤斤焉為易訓詁也凡吾一身所為盡事物之宜順性命之理者有能外於易者乎有能須臾離於易者乎有更於事而理驗焉不必其佔畢也有觸於物而象呈焉无俟於推測也无身心體驗之實而句說字解終歲其扞格也无涵泳從容之味而强探力索徒形其艱苦也班固有言易學如天當无時不學然則易者終身之學也此則余之志也夫

易要略

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既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亦必逐以是名之其餘諸卦亦只如大象以天地地天水雷雷水以名之耳自文王序卦乃於天下繋之以乾地下繋之以坤以表卦德其餘諸卦皆然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亦既名之後追書之耳卦德分就卦象而擬之蓋健莫如天順莫如地動莫如雷入莫如風難麗六陷莫如水火止莫如山說莫如澤也五十六卦亦多就卦德而言

先儒謂孔子作彖辭象辭後或謂之彖象大象小象象傳按既圖曰孔子晩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為之傳繋辭謂之大傳則釋彖者宜謂之彖傳釋爻者宜謂之爻傳釋象者宜謂之象傳今以爻傳為小象非也說卦序卦雜卦則古有是說而夫子存之非

夫子之自作是故十翼之說非也

易乃天造地設之文有是自然之卦象便有是自然之爻位有是自然之卦爻便顯是自然之理聖人因而繋之辭一毫增減不得一毫造作不得

大傳十三卦言象而彖傳爻傳不釋象然乾坤皆言天地如口有飛龍之象鼎象也頤而止之觀象也又曰觀頤亦觀象也王弼持象正皆不深求耳

易言剛柔有以乾坤言者有只屬地道言皆有以動靜言者有以陰陽言者有以六位言者有以爻言者有以君子小人言者

文王彖詞渾淪爻傳乃一一分析如以初筮告為剛中乃知九二為蒙主爻以有孚光亨為位乎天位乃知指九五以有孚窒惕為剛來而得中乃知指九二推之諸卦皆然

文王卦名只就卦德言人事彖傳有兼卦象言以況人事也大象乃專就象推之如剛健不陷為需而象以雲上於天言上剛下險為訟而象以天與水違行言亦以況人事也

讀易要知聖人時措從宜之妙全副精神力量總在一中字人不讀易便多偏執偏執甚害事

爻言中正惟二五兩爻當之然亦非專屬之二五也故二五不盡皆吉他爻或剛柔之得其正或剛而居柔或柔而居剛亦為不過而得中蓋因卦之時與比應而論此為變動不居也

易若只作卜筮看其用便小辭只作占辭看其義便淺即以吉言其所以定吉凶悔吝者皆根於義理非若術數之學只言陰陽五行生尅制化也且術數之言吉凶即能知之非能趨避之也自古精於其術者莫若京房郭璞二子者皆以術殺其身乃後之人尚

欲沾沾究之何也何如聖賢之言惠迪從逆者之不必趨避而實自求多福乎且禍福皆氣數也聖人於易有先事之維持有隨時之補救有潛孚默運之轉移雖无所趨避而氣數須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今術數之言吉凶一定者也易之言吉凶无定也貞則吉不貞則不吉利於貞不利於不貞辭凶而反之則吉辭吉而反之亦凶惟吉凶不專在人易不為小人謀然亦未嘗不警戒之也

以卜筮言則蓍短龜長然龜只有雨霽克蒙繹之兆而已筮則并有其處之之方蓋龜只為卜用而易冒天下之道筮其一端耳豈與龜較長短乎

易不宜指煞一時一事說但聖人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發出人倫日用之理正在時與事上說若止懸空說理便如釋氏之

真空攝萬有入於虛无矣不但爻有就一事說者即象亦有就一
時一事說者即卦之名亦然如困如坎如蹇如遯如暌皆時也師
也訟也家人也旅也歸妹也皆事也餘各有其時即各有其事若
只懸空說理只乾坤易簡便足包涵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何用說
許多惟其理一分殊正要在分殊上理會若不就時與事上切實
分明說出皆籠統沒分曉但要觸類旁通耳
易難明處是象妙處亦是象象只是虛象故无所不包
周公爻辭多根卦名明乎象為是卦見爻之辭如文字之有題目
故曰繫若卦外釋辭又或卦爻之外另發一義皆為脫題
春秋傳載蠱恒蠱與復之辭非周易曰千乘三去曰南國蹙皆以
曰字引起蓋述古書之詞夫狐蠱則其君也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筮釋古書之詞此他卦自作占詞者不同其用連山歸藏歟而卦

名不異豈自文王既名之後乃追書之歟
明堂位法龜文乾鑿度四正四維皆十五十二月卦雙湖胡氏以
為文王之卦雖无確據而與大圓圖位次合納甲圖與方位圖合
九宮圖與後天圖合故朱子謂先天圖希夷以前原有
凡人所處未有子然一身者皆有上下前後左右且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故卦皆合數爻以取義爻辭必觀一卦之比應承乘以定
吉凶
易之所重者卦德也時也義也用也象則因是卦是爻又確有是
象故因而繫之辭以明是卦之理只奇耦之六畫非同繪畫亦曰
擬諸其形容焉耳世之不言象者辭既无所著落而泥象者又刻
舟求劍字字委曲附會非失之穿鑿則失之瑣碎新巧或求之不
得遂以為不必言象此皆逐末忘本因噎廢食不善讀易者也

易中千言萬語不外於中正而其本則在於誠敬凡處震處坎處
困之道皆不能外焉耳
卦氣直日起於焦延壽京房受易於延壽而直日之法不同焦氏
以一爻主一日用文王序卦京氏以一爻主六日七分既分十二
辟卦又以諸卦分諸侯大夫卿以從辟六十四卦去坎離震兌蓋
亦術家之術而子雲本之以作太玄
洛書中原有九九之數蔡九峯因衍而為皇極之數然正如朱子
所譏潛虛用五如世俗算位者蓋亦術家之書也其吉凶休咎之
占又只以一二八九為定亦正如太玄以晝夜分吉凶要之皆欲
擬易而反為蛇足
若蹇坎蠱卦名不佳象或言亨言吉言元亨蓋天道有平陂往復
而人心亦往往由困衡而通達而卦爻之象亦即寓處之之道若

夫否也剝也未濟也以有泰復既濟也然雖言不利而其辭皆緩
惟歸妹一卦則直曰征凶无攸利蓋以其說而動也所謂情蕩其
性物至而人化物也於歸妹言之又以見女德之為禍深也此又
因蠱說卦之所由生剝至於否與剝而無可救藥者也嗚呼動之
不正而其害遂至於如此故聖人於此卦特大聲而疾呼較之否
剝之辭為甚傷所以深致其警戒之意然征則凶貞則吉亦呼迷
者而使之悟拯溺者而使之出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易不惟見其當時事即後世人情事勢當時所未有者亦无不涵
言之不必說盡天下國家大事即人生日用隱微瑣屑亦无不曲
盡情偽所謂知周萬物廣大悉備也故時引史事以明之非填實
也
世運之升降君德之昏明君子小人之進退政治之得失其所關

者大故易往往言其大者即家人亦曰王假有家井鼎微物也亦以況大然日用飲醋親昧貴賤无不包衆无不可以觸類旁通故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或以无妄離復中孚言心學夫六十四卦何莫非心學若指其切要乾坤誠敬而外尤莫要於咸艮咸感也艮止也動靜之義也聖人言學不外靜存動察而尤多在動處說故君子慎動慎動則靜矣復與无妄在其中矣有離之明有孚之實矣

卦有其時即有其義與用諸卦皆然彖傳以其重者言也頤也解也革也大過也所重者時也而義與用在其中矣坎也蹇也睽也疑其无用也而坎可平也蹇可止也睽可合也故言其時用也豫也隨也遯也姤也旅也人所忽也而有其時即有其義也道固无乎不在也故言其時義也此其所以異也

爻詞絕妙形容情狀畢肖隨物賦形真化工之筆如鳴豫盱豫冥豫商兌引兌繪其情也如曰劓困於株木來徐徐困於金車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此繪其狀也然情中有狀狀中有情推之各爻皆然 又凡言六皆一陽爻之數言十皆坤及三坤上三爻也

易言貞凶貞厲貞吝獨无貞悔即至於苦節貞凶而亦曰悔亡蓋雖不中而正自心中見得如此故无悔然於道或有未盡者故不能无咎

杜元凱左傳序云及家書周易及紀年兼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也是自來說易皆亦多矣

他書解宜簡淨惟易不嫌於詳明即聖人之彖傳卦德卦象卦義與時用爻位二五中正剛柔往來上下相應逐一分析又就卦義卦象推說辭繫不殺六傳又反覆發明程子易傳亦闡發周盡蓋易已簡與解者從簡畧終屬囫圇吞棗故今所解亦求明暢

凡文字皆有條理何況聖經故曰言有序又曰爻之序又曰爻有等一卦中自初至上由本及末皆有其次之不可紊等之不可踰又只一意相貫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況易皆或不卦爻亦意又或此爻說一事彼爻又說一事前後衡決語皆無倫次矣

繫辭傳班固史遷皆以大傳以多明義易不僅釋繫辭今從之

易只就人事說爻只就卦之時義說不惟易曉且親切有意味若合人事而言易舍卦義而言爻則愈支離无收煞矣

自來言象者惟鄭康成虞仲翔拋為穿鑿傅會故醉王弼掃象之失後此如朱漢上來梁山應二家之弊而又甚之朱子謂漢上易如一領破衣識其瑣碎也乃近來言易象者反多宗之何也

上蔡以老氏解易只本原處說歸虛無耳其解易多就卦爻上闡發故程子教人且看王弼易君叔敬則每舉佛經以解易反謂程傳以其精者奏之佛何其好怪也

易之言涉川者八蠱也益也渙也中孚也以木言也巽也舟之象也需也訟也同人也大畜也以健言也乾也舟之行也天下之至健也同人曰乾行益曰木道乃行可見又諸卦各有虛舟之象乾之至健諸卦相錯亦惟此八卦於義於象於涉川之義有取益木之行蠱木在之上渙江河之舟中孚大澤之舟需健而不陷訟健而陷同人健而行大畜健而上各有其義亦各有其象讀者既於所用其義不必有其象然亦莫不有象焉解見各卦

涉大川程子只以涉險而言而實事亦在其中夫易所言莫大於建侯行師其次則還國用獄見大人取女祭祀田獵若六用所

係利害亦大矣故兼及之若用之占卜未必占者適相值亦以此
事類推之耳
朱子謂下經更難解然亦不獨下經也今於難解處必反覆闡發
不肯容易放過亦云盡心焉耳
彖傳字字發明爻傳或只發大意然其意已足深味之可見正如
說詩氏之詩只用一二字點掇念過便自有意味也
朱子謂易為卜筮作蓋因易以九六名爻吉凶悔吝皆占辭故耳
觀其言曰易說盡天下後世无窮无盡的事理又何嘗只以占言
易以惟繫辭難解大傳亦難解繫辭可倚卦爻推尋大傳現論今
在汪洋浩大之惟義　精深即文義亦渾淪與衍然於融貫精說
間畧諸家亦多分段說首尾文義或欠貫通今將全章融會似有
條理

造化之理原圖盡矣文周繫辭只就一卦一爻而論條分縷析義
理无窮皆人事也後之言易者於繫辭無所發明而好合諸卦以
為說且分析諸爻及　之多寡繁瑣破碎是欲求多於聖人也易
言天下之道雖求之无往不合而於人事无關徒作弄卦索以從
新奇等於戲具矣高氏來圖不下數十多於易道无與故今只照
一卦以此與原圖相發明也
一為說　證不識河圖康成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成之與天一
并地　生火於南天七成之與地二并其言金木土皆然殊不宜
以五行釋河圖而位與數皆合似後來曾見河圖然亦未嘗言
易言上爻王輔嗣謂五陽一陰之卦以一陰為主以陰雖賤而爭
以之地非也夫所謂主爻者一卦之義主此爻而言如剛之有位
非尊之為主也姤為陽戒也夬十陰也同人尊乎天大有應乎乾小

畜曰小大有以爻位卦德言故亦柔得尊位皆非以一陰也
凡卦之彖爻只言人事康節之說詳於天而畧於人詳於圖之象
數而未及乎彖爻之象數雖極汪洋浩渺何由得身心之益乎此
所以每見輕於二程歟
古易經傳不相連費氏易用彖爻傳并文言解易故以傳附於彖
之後如乾卦是也王弼注易乃割裂傳文分附於各彖爻之下
乾獨仍其舊朱子本義用呂成公古本夫三聖人之易為時不
各有體裁彖爻傳皆叶韻且意有相貫者分析易置殊乖理致
言一卦一爻之義不相附近則尋省為難今於之中橫
列而為四首　次　傳次爻辭次爻傳分而後合　乃仍分既
不若於割裂亦復便於尋省列雖出於創亦所以酌古今之宜也
彖曰　曰　成所加非易六爻故去之若大象　於二傳之外

另發卸安之意不妨於離　門之於後
易有泰　為　蓋之書　學士大夫所傳誦故字句之前後顛倒
日誤遺缺者　而　經尤甚今為一一舉正
大傳不盡叶韻然叶者十之九如正長當皆作平聲明皆叶
良字叶虛羊凡屢見者不重釋又多古韻通用如實節　真是也
時剛長爭韻略謂真先庚青不通用易中通用者多
每卦後有餘紙餘年稍進將為續說以附於後亦與　易學
得加評論以正其疎謬皆以明其欺然之志也

乾 元 亨 利 貞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伏羲作易上古无文字只有圖象連山歸藏既已无傳自文王演易乃序而名之以乾坤為衆卦之父母故首乾而次之以坤六畫純陽名之為乾說卦象之以天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若文周繫辭只言健順不言天地八卦皆言卦德推之諸卦皆然蓋易所言者人事凡言象者皆以況人事也純陽之象剛而健天德也人有是德則剛而无慾健而不息以之進德修業則所為安何所不順遂何所不咸通卜筮而遇此卦所為无不咸宜故繫之詞曰元亨然剛貴乎中正人之行已故當如是占者亦性貞乃利也此大亨而利于正文王因卦繫詞故人玩詞玩占之意也夫子以乾為天象周易首乾畫卦本之河圖河圖化育之流行易言人事而人事本於天道故推本天道以明之所以明天人之一理也元者天道生物之仁故為萬物所資始統天

云者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雲行雨施和氣之流行物品不同而氣至形生所謂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元者萬物統體一太極各正性命者萬物各具一太極也繼之者善也太和元氣也保合理氣形之合一也利者自然而然猶孟子所謂以利為本也乃利貞成之者性也言萬物至是乃利於性命之各正而成其形質也正即貞也是孔子非有意將文王異也緣其就天道而言故其言如此然利字亦只帶說而非實德惟文言引穆姜之言乃分四德言之耳自書言降衷詩言秉彝夫子於乾卦又發明品物之流形本於一元之資始性命之各正曰於乾道之變化子思孟子乃得本之以言性然後人知性之本於天聖人與人同此性而不敢於自棄此夫子所以為萬世道學之宗也夫陰慝於陽造化之功用主於陽而

陰輔之是夫子之釋元亨利貞已該乾陽之終始而包全圖之
大義不惟推廣文王之意且會通羲文之合豈如後世之註書
者尋章摘句於行墨之間哉天道如是人能體天之撰則亦協
元亨利貞之占矣而與天合德者惟聖人故又即聖人以明之
彖只渾言一卦而各爻之義已在其中故夫子取爻義龍象括
以始終二字以見易貴於知時也易言時位故於此首發之有
卦之時有爻之時此言爻之時也初之位時當潛二之位時當
見餘爻皆然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六陽爻也聖人與人同此性
而察之无不明由之无不盡大明乾道之終始而知六位之各
以時成其潛見飛躍皆與天道之盈虛消息相準處三則惕居
上不亢秉乾剛之德而隨時處中以求合乎天理或素若常達
而申昭事之虔或裁成輔相而宏參贊之業皆秉龍御天也是

聖人亦天也如是則履天位而濟羣生如品物之流形非即元
亨乎萬物各得其所如性命之各正非利貞乎此聖人之乾道
也言道則以天為本言人則以聖為極此乾之義為至大而易
首揭之亦以見人之與天地參也天道聖人言之似乎高遠然
天道之元亨利貞非即吾之性命乎聖人剛健中正之德非即
吾所同具之理乎亦在乎自强不息而已大明終始二句宜在
乃利貞之下誤在前
文王繫詞只以全卦之象而言自周公逐爻分晰遂覺一爻各
有一爻之位又各有其時與義此聖人之作述所以各不相蒙
而亦未嘗不互相發明也龍以象乾道之變化初九陽氣潛藏
於下或德之未成或有其德而時之未可皆宜潛而勿用見則
不潛矣果為龍未有不見者也雖其時未可躍未可飛而其德

行文章令聞廣譽著於當時者自不可得而掩如孔孟是也雖
不見用於世而友教四方著述六經垂訓後世守先待後其德
施亦普矣利見大人以爻而言則為利見九五之大人有其德
則宜行其道也用之占筮則隨占者之德之時之位以其所占
之事準而揆之未有一定也九三其位有未當故曰因其時而
惕君子乎日夕何嘗不終日乾乾有時所處之位亦同安常處
順則其心愈加乾惕是以雖危无咎所謂敬慎不敗也若字屬
上句讀凡易中若字如字皆形容之詞反復言周而復始无有
間斷乾乾連兩乾如坎坎蹇蹇或重坎或互重坎也龍潛在淵
躍則出於淵高於田而近乎天矣文言上下進退只解或字言
其不必於進也爻傳則主進而言蓋四之位已在上矣在淵亏
其所自耳淵龍之所安也有時或自淵而躍耳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聖賢何容心焉常人之進進也潛龍之進躍也正如伊傅
耕築莘野若將終身一旦形求幣聘則堯舜君民焉而為霖矣
九五天位乾為天德五又陽剛中正蓋與天合德之大人故以
飛龍在天擬之其曰飛龍雲行雨施健行而不息也其曰在天
首出庶物高而不危也傳曰大人造也惟陽剛中正之大人然
後獲常位而不疚又以見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純乎天理
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能純一不已與天合德也上九德與位
皆過於亢而時又處其盈是以有悔知其亢而處之以謙則悔
亾矣易言吉凶非一定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故曰盈不
可久六爻者趨時者也然剛健者其體而變化者其用苟吾心
不能不溺於物欲則龍德有虧又何時之可乘各正保合人各
有至健之體亦勉為龍而已矣王昭素言九五善矣然潛見飛

躍隨其所處之時與位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或惕或亢皆可以自考驗占法亦隨人未可執一而論易之所以不窮也又見飛躍者龍之用而其本在於潛潛雖勿用而大用存焉非潛則无自而見而躍而飛也果其爲龍則亦未有不由潛而見而或躍或飛也若龍之由潛而見而躍而飛而亢正如河圖之陽由微而長而盛至於九則老而消天道人事一也卦之不變有彖辭爻皆變者只占之卦周公以乾變而坤有乾之體非同純坤坤變而乾有坤之體非同純乾與他卦不同故又發用九用六之例而繫之詞剛爲天德以其不屈於欲皆反而自治者也若外見其剛用剛用壯則凶矣六陽爻皆變則體剛而用柔如龍之不見其首剛在其中所以吉也傳曰不可爲首如太立崖岸雍圭角也六畫三才也五言天三曰君子人也二曰田地也地下

曰淵龍之潛見飛躍象陽氣之升降消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象爻皆言卦德大象乃實以象言行健不已也人則人欲間之故不能不息在自彊而已終日乾乾可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六畫純陰名之爲坤乾德剛健故君子法天自強不息坤則似與乾相反不知陰陽二者有相需之義蓋天施地生有乾不可无坤擬之人事如有君不可无臣有夫不可无婦推之上下尊卑萬事萬物莫不有乾坤之義焉故聖人又即坤卦以明陰承陽之義夫子於文言又發明之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則其義愈分明矣坤順也順乎理之自然而无所矯拂所以大亨其取象於牝馬傳所謂柔順利貞所謂行地无疆也牝馬馴服從良馬而行其柔順之性久而不渝陽明陰暗其有所往宜處後而不宜爭先陰以輔陽也宜喪去其陰之朋類而一心從陽西南陰方東北陽方文圖入用之位也安貞吉安於陰之分而不敢先又自守以正則吉文王彖詞只以人事言夫子既以天道釋乾故亦以地道釋坤天施地生地之元亨與天之元亨无以

異也凡天之陽氣所施地无不一一順承於下而生長之故曰順承天高地厚天覆地載天之所至地亦至之德合天之无疆惟其與天合德故天道雲行雨施地受之而含弘光大在天則品物流形在地則品物咸亨擬之人事則君令臣共夫唱婦隨皆无成而代有終也承乾而動亦如天之元亨矣在天地與在人非有二理也乾爲良馬故坤爲牝馬牝馬地類凡陰之承陽者皆地類也非如牝馬之行地无疆豈能有終乎柔順利貞柔而動剛也故能承天而時行惟是臣无專制之義婦戒司晨之凶故先迷失陰之道後順乃合坤之常其與同類相合未必附凶惟從陽乃終有慶安於在下之分亦順也而又自守以貞夫坤所順承者剛健中正之乾也作貞則安能與之合德朝有蹇諤之臣則樂其弼違家有貞淑之婦則得其內助若一於柔順

則諂臣媚子皆得假之以行其私矣惟安貞乃合乎地道之柔而動剛靜而德方故能含弘光大也陰極故戒之以安陰柔故戒之以貞此聖人發明坤道著陰陽之大義尊卑上下之常理立萬世之大防也主利二字衍文故傳无釋諸家或以先迷後得主利爲一句或以利字爲一句或以主利二字分屬上下但易言利皆曰利某无空言利者此彖已言利牝馬之貞矣不再言利也若分屬上下則當利與不利兼言如蹇之彖是也若東西南北皆利則利字爲剩語矣君子攸行即君子有攸往叶韻屬上句而意聯下二句詩中如此者多

陰陽二者在天地則造化之自然非秋之收斂則夏之長養者不能成實非冬之歸藏則春亦无由發生皆相需而不可无而凡陰皆助陽以成化育之功者也惟是陽舒陰慘陽生陰殺陽

明陰晦在人事則陽爲天理陰爲人欲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德化陰爲刑誅在天地則二氣之流行不失其常而陰常助陽在人事則人欲易滋天理易微小人易進君子易退刑罰易逞德化難施凡陰之類其長而盛无有不害陽者故聖人作易著扶陽抑陰之義不使其盛而害陽因卦畫之奇偶上下內外多寡之間以著其象於剝於復於遯於困於否泰三致意焉而周公於坤之爻詞首發其義初陰之凝也四陰之盛也六盛之極也所以戒也惟二五有中正之德三有含章之美有利貞元吉之占陰陽之分著矣凡善惡皆有其幾由是而馴致之遂至於不可拔而幾之動也甚微常人爲物欲所昏蔽故幾雖動而忽之及其彰著悔之晚矣履霜堅冰至示人以知幾謹始之義也文言備矣其憂深其慮遠其詞危人能凜履霜之戒防微杜

漸不溺於晏安不牽於情欲則女子小人何由醸宮闈之禍亂臣賊子何由竊太阿之柄以至士庶人之守身保家者亦无三憂勤惕厲思患豫防亦何有內憂外侮之虞乎霜初陰之象初在下故曰履霜氷上數陰也積陰曰堅履霜氷至天道之自然假之以喻人事見其不可與長也六二直方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剛則直矣坤至靜而中虛靜虛則動直心无私主則无所屈撓所謂敬以直內也遇事皆有定理即義之裁制處直方則自大无有屈撓无有邪曲豈不大乎文言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即大也不習无不利坤之順也言順其自然而毫无造作不習猶言不學不慮皆以人事言寂然不動而直方之體自具然不可見故於動處言之地道猶言坤道言人能體坤之德則亦形其光大也諸家多以地道釋之則不習无不利不可以言地道又或以上句言地道下句屬人事皆於文義不合爻之義蓋以中虛為直卦畫之上下均勻整齊為方二之中正實備坤德故於此爻言之以形容人之有是德耳非言地也六三以陰居陽坤中虛虛則明坤又為文三不中有自炫其文之意故戒之以含章含章易露故戒之以可貞或有時而從王事則可發矣然事之是非可否或行或止待上之命而不專其成承命而終之坤之道也古人進不隱賢含章不發緘默自全王事何賴焉但發之須以其時耳傳又發爻外之意知之光大陰之不迷於所往也二在下卦之上故以從王事而言四以至順之德處重陰之地時當閉藏宜咎譽皆无漢之黨錮由於有譽也坤中虛四重陰括囊之象六五之義文言備矣坤為裳黃亦坤之色凡物虛則明黃中通理坤之上下皆虛故坤為

文皆以坤之全象而言以六五能備其德故於此爻言之黃裳只言美在其中耳傳曰正位蓋以陰陽之大分言坤為臣道以道言則乾坤健順易簡之知能久大之德業備於一人之身易中柔居尊位以柔中為君德者多矣易道屢遷不可拘泥凡有是德者皆應是占矣龍戰于野蔡氏以為生理不息如以十月為陽月不惟于爻義毫无關涉且十月嫌于无陽故稱陽陰之疑陽豈猶為嫌于无陽乎胡氏謂陰犯陽而陽戰以討陰之義于陽亦非文言故稱龍焉是以龍稱陰非以龍稱陽也陽之稱龍又豈得為異乎文言已明言曰陰疑于陽疑猶如擬僭也比也漢書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嫌似也如嫌名之嫌疑於陽則曰中无陽嫌于无陽矣此其字指坤陽稱龍陰疑陽故亦稱龍非謂人嫌陰之无陽也所以著其抗陽之罪也野坤之象雖稱龍猶未離其類也此其字亦指坤以龍稱陰其血亦陰之血也陰為陽所戕也陰之血黃而雜之玄者疑于陽也其不純之陰誅至是而始敗露也言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固陰之罪也而有所由也則馭之失其道也初所以著履霜之戒也陰而抗陽自取禍敗陰道之窮若以玄黃之血為兩敗俱傷夫人臣无將將而必誅况於戰乎是宜正其疑陽之罪以昭鑒戒也凡卦皆利貞而坤為甚臣道也妻道也牝馬之貞以承乾也安貞之吉全坤之體用六永貞以要其終坤之之乾无所當戒以大終也明其始終從陽也陰之盛則疑陽而戰其變則從陽而終代陽而終其事則陽之功成而陰亦有終矣故曰以大終也夫乾坤其體則天地其消則陰陽其用則剛柔其分則尊卑而其德則健順其在聖人至誠无息飛龍之在天也順帝之則牝馬

之行地也其在學者終日乾乾則聖人可學而至終身行恕則邦家可以无怨故健順衆卦之德之首也六爻之義皆若對勘初九潛龍初六履霜九二丈明六二直方九三乾惕六三含章九四或躍六四括囊乾陽居陰或躍在淵坤陰居陽或出從王九五飛龍六五黃裳上九亢龍上六疑陽用九羣龍自陽之陰用六永貞始終從陽陰陽之義乾坤著明健順剛柔大易之綱

甯厥權輿衆卦可詳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形圓傾東南物之寬廣者多薄而圓者更厚惟其厚則高下相因但見其廣不見其傾勢如言形勢君子博厚載物所以配地也

䷂

屯 元亨 利貞 勿用 有攸往 利建侯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文王觀此卦有屯之象故名之爲屯而所以處屯之道亦即具于是卦六爻之中物之始生陽氣未舒无不鬱結而艱難乾交于坤而爲震震動在下而險在前鬱而未舒故爲屯屯未即亨而初以陽剛之才動乎險中能濟屯者也有必亨之勢利貞初九之居得其正也勿用有攸往險在前也震爲長子春秋傳震爲侯故屯豫皆言建侯天造猶云氣運使然草昧者雜亂晦冥之時非命世之才安能廓清宇内康濟羣生坐絶乎陽坎爲陷伏草昧之象建侯不寧震動在下也卦惟一陽一陽陷於上有就消之勢一陽動於下有必伸之理彖之元亨利貞皆爲初言既曰元亨利貞又曰勿用有攸往不往何以亨傳亦曰動乎險中動非不往也蓋當屯之時坎險在前不可妄有所往以從人而宜自建侯以濟屯也故爻亦以居貞建侯並言

九五既爲君位又以初之建侯爲利六四近君之大臣而以求而往爲明二有正應於上乃比初而終與之合皆非所以爲訓也程傳以此爲嫌故謂二爲字于五四求輔于初但象明言建侯傳又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是以世變之大者言也易當舉大以包小也蓋所謂屯者天下未統于一名分未定如戰國楚漢之世士皆擇主而仕於此不合則去而之彼出疆載質世固未有以事二主責之者故二不必在位四非必大臣以其相近耳如伊尹百里奚孔明竇融皆處屯之時而擇其所從者也事變无常未可執一而論明乎此乃可以觀諸爻之義矣初九震體在下而爲衆陰所歸有陽剛之才以濟屯而得民者也故象言建侯而爻以初當之磐桓險在前審時觀變徘徊而不遽進也當屯之時惟懷仁輔義不嗜殺人者能綏靖之往往遽時養晦不肯遽動若志在子女玉帛從事戰爭豈能有濟初陽剛得正故曰利居貞傳曰雖磐桓志行正也書雖有規畫當世之意而其志行在解天下之紛難非爲利也非初之才不足以濟屯非建侯不能集天下之勢陰賤陽貴陰從陽五雖在上而陷于陰初雖在下而動體居貞爲衆所歸互坤爲衆民之象得民心則天命歸之矣互艮止故初吉磐桓二言邅如初之一爻已盡彖之義上五爻各以其位而言六二當屯之時遭時之窮正應在上而下乘初剛若爲所牽制還迴而不能進既曰女子則非委質從王者也故去就之間得以從容審處五雖正應而初之志行正匪相侵逼也求爲婚媾以共濟時艱耳二有中正之德故高不字之貞久而乃合如其不可終當不字如其宜字何待十年蓋十年者數過時可之期程子謂字于五不苟合于

初但匪寇婚媾四字相連傳曰乘剛指初也則字亦字于求婚媾者矣坎爲寇而在外屯之時寇亦多矣初之居貞與二同體匪寇也又易中凡言女言婦只以一陰爻言言婚媾只以陰陽二爻或相比或相應言非拘於男女之卦象也十年乃字朱子引耿氏說以字爲許嫁笄而字與婚媾合毛際可極詆之謂爲字育不知人固有嫁而不字者未有不嫁而字者未可以嫁而不字爲貞也陰陽相偶其常也非終不字當屯之時不肯苟合邅之十年之久乃反其常班列則非一馬震坎馬也互坤亦爲也四馬則行三馬則雖班列而難行如著形蹇之辭亦全卦之象以二四上三爻有其義故取其象六三當屯之時逼近于陰屯不宜有往而才弱志剛不中不正上无應而妄動如即鹿者无虞人爲之導引惟陷入于林中耳傳曰以從禽也以其貪而

逐利也當屯之時人之屠戮亦分者多矣惟君子為能守其常
人則利令智昏矣周禮以獵繫歐易凡言禽皆坎象鹿亦禽也
離為網罟卦有大離之象卦之諸爻皆與陽為比應惟六三承
乘皆陰互坤迷而失道又互艮為山震木亦林中之象艮止震
動三在動靜之間幾也又震為雷悔臨之六三發之上六或震
或互震皆有震悔之意當屯之時有消天下之志者无不延攬
英雄良臣亦擇主而仕九五雖在上而處險陷初九得民於下
有勃興之勢四比五而應初若其屈己求賢往而有合澤被生
民此亦士君子得志行道之時也易凡言婚媾以爻之陰陽而
言陽求於陰故初求而四往也卦雖以自內之外為往然據初
之求者而言故以四為往為明故傳曰求而往初為卦主得民
於下象曰勿用有攸往爻曰居貞无反往而應四也管仲事桓
公孔子稱其仁百里奚去虞之秦孟子稱其智卦貴于知時也
坎在下為水在上為雲為雨膏坎象也九五一陽陷于二陰之
中非无膏也陽氣陷于內而不能發散于外故曰屯膏人君馭
世之大權恩威也當屯之時恩威之權已去惟宜正之以漸若
不度德量力欲驟有更張以根積弱之勢澆人微倖傾險邀功
徒激禍端不亦凶乎物不能兩大下之一陽興則上之一陽消
勢之極重不可反而聖人之心未遽已也故著小貞之義其實
不能大貞何由出險故于上爻言屯之窮上之乘馬班如惡戀
故主呼天而无可如何此亦忠臣義士致命遂志之秋也傳曰
何可長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坎為血卦又離之反閉目而泣三
陰下垂漣如之象處屯之終同為坎陷不能大不忍去有乘馬
班如之象世運如此凶可知矣故不言凶也以屯之六爻言之

初濟屯者也五屯之位也六屯之窮也于二曰貞於三言幾于
四言明貞而不妄合幾而不妄求明而不昧于所往處屯之道
盡矣此聖人示人觀象玩詞之要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水氣蒸而為雲雲雷混合故不言上下陰陽之氣鬱結不舒勢
將散而為雨君子解天下之紛難運籌謀略揆復綢繆如理亂
絲而使之就緒雲雷之鬱結將化而為膏澤之霈也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叶雍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困蒙之吝獨遠實叶也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山下有險險而止以卦象卦德言也凡人行乎周道則途明行乎山蹊之間則眛於所之故爲蒙也蹇險在外爲見險而止蒙險在內則入於險而不能行必問途於已經也而即此爻之六爻以言治蒙之道則又有亨之理九二以剛中之德爲治蒙之主象詞指治蒙者而言我即九二也如屯之初九爲濟屯之主故傳皆爲初而發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不亨故蒙教者以亨蒙之道行時中之教當其可之謂時故亨也亦爲治蒙者言也皆指二也朱子以蒙者治蒙者兩意兼擧占法隨人象之本意只氣說下蒙者之宜求而不宜責亦於言外及之矣夫性者非我之所得私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然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今二以剛中爲主于內而五自外虛中以應之是求我而與我之志應而中道得行也蒙者之求明如疑者之决筮筮以誠感

而後應二既有剛中之德則必待其誠心而後應之謂之初筮者童蒙志之專一猶初筮之誠意感孚初之用刑人三之勿用四之困蒙上之擊蒙皆再三之瀆也非終棄之而不敎不能如五之志應能繼其志而有起予之樂也瀆字承上說作一讀不必另作告者之責蒙既已告矣而猶瀆是其蒙依然所以不告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所謂以亨行時中也如是則蒙亨蒙事即治蒙者之亨也以剛中表九二之爲蒙主也利貞利以正養之也蒙之天性純全止而未發如山泉之源清而靜以中正養之使不失其赤子之心作聖之功也橫渠曰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程子曰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理无有二也

文王彖詞以童蒙爲蒙指六五也周公又分各爻言之卦之初

爻于位爲最下于事爲方始下民之愚治蒙之始也巳蒙矣欲開發之非用嚴則人玩傳所謂正法非必逞其刑威也示以法之不可犯而已桎梏非必桎梏之也東以規矩準繩之不可易而已易虛象也説桎梏以往則蕩然无所忌憚夫治人不治以寬失之吝道也聖人立敎以身先之以寬敷之未有先之以刑者此爲蒙言也卦象爲止其險互震爲刑威坎爲桎梏九二有剛中之德陽明陰暗羣陰之所歸附以斯道覺斯民有敎无類天下所以无棄人也包蒙如包荒之包以九二一陽爻對衆陰爻而言也聖人雖樂育爲懷而人之才知不齊惟五之虛中能與九二之志相應聲應氣求如琴瑟之和爲此納婦之吉以一五相應言也陰陽之義取象於夫婦陽明陰暗暗者求明敷敎而得英才如治家而得婦順皆可不孫矣子克家即承上二句

言夫此包蒙納婦之吉於治家之道爲更宜蓋他人之蒙或緩之或擊之甚則斥絶之惟家人之蒙未可過嚴以傷恩義故惟一切包含從容調劑以俟其自化卦互震爲長子用而得中則閨門雍睦上下賴之矣傳曰剛柔接也言剛柔之情相交接也泰之三曰天地際也解與坎皆曰剛柔際坎蒙皆互解然曰際猶遇也接則情相洽矣九二爲治蒙之主雖曰包蒙又非无所分別也六三正應在上而瞻比于二不中不正此傾險之小人利慾薰心昏蒙已甚如女之失身而不顧也咸之象曰取女吉以其感之專也若三則二三而不可則矣取是人而敎之不惟臭味之差池方圓枘鑿之不相入而見利忘義將无所不至如邢七之于伊川胡紘之于考亭是也上九處无位之地九二陽剛剛中爲乾爻陽貴陰賤故曰金夫二于本爻爲蒙主自六三

而言則應外比內如屯初爲君貞豫四爲由豫自二五而言皆爲乘剛只以本爻而論不以爲嫌所謂不可爲典要易中如此者甚多屯蒙反對六二六三皆比下應上屯得中得正遂高不字之貞蒙不中不正遂有失身之醜是于剛柔之爻多取婚媾夫婦之象益君臣朋友之間二心之臣子見利忘義之鄙夫皆在所絶之倫矣是二三兩爻皆言蒙也未有諸爻皆言蒙二首言包蒙忽言納婦三又言取女如是其支離不類也且不獨此也凡卦爻皆當作如是解傳曰行不順謂其拂乎常理也人性皆善惟囿於習俗則迷而不反六四以陰柔之質處重陰之地居羣陰之中未奉敎于君子所習見習聞者无非庸鄙陋劣反足以蔽錮其心思卦之羣陰或比于陽或應乎陽而惟四不相比亦不相應傳故曰獨遠實也陽實陰虛四不近二虛而无所

得也然則父兄之於子弟不令其出門有功求賢師友之益是棄之也若夫賦質昏庸困而不學見聖而不克由聖亦近而遠矣及爲小子童蒙之象然易虛象也非果童之蒙也凡人之質性醇篤嚮道專一者皆是也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顏子之愚非愚也如童蒙之天真未漓故曰童蒙下應九二則與敎者相說以解象所謂志應也傳曰順以巽巽入也順從乎循循之善誘而言之易入也上九亢陽獨在卦外此梗化之頑民蒙之極而爲寇者也不但刑之而且宜擊之以治蒙而言陽剛在上亦擊蒙之象聖人之于頑蒙初則發之中則包容之至于終不可化誨則擊之而已然窮治之亦過是後因寇而我之戕賊無已亦爲寇也彼陰而在下或負固不服或挺而走險爲患滋大君子之治小人服而含之詩云薄伐書欲並生以人治人改

而止也張湯杜周秦皇漢武皆為寇者也上九過剛處其猛也故戒之坎為盜寇之象傳曰上下順也凡卦之上爻多舉全卦以取象上止下險而中互坤順自下而言為險而止不利為寇也自上而言為止其險利禦寇也觀周公爻辭蓋盡乎天下之蒙而處之各當所謂曲成而不遺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源泉有本流而不息君子以之果行而無間童蒙天真未漓如泉之清君子養之以正保其良知良能以育其德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于郊不犯難行救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也酒食貞吉以中正征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之爲卦聖人示人以義命自安之學也夫人之所以不能需
者躁進也其所以于沙于泥于血明知有險而冒進犯難而不
知止者其亦必有所爲矣夫坎之在外也傳以爲險而爻以爲
穴險則陷也穴則所安也相及者也不知天下至險之中有穴
焉人以爲穴而不知其險是以爭入焉而不需也所以陷也夫
子以剛健而不陷釋之夫剛健則勇于進而易陷乃曰不陷何
也蓋天下惟陰柔者動于欲而易陷剛健則不屈于物欲而以
剛制之不輕于進所以不陷也以二卦之象言則坎爲險在前
以處需之道言則坎之陽剛爲中實傳曰位乎天位是以坎中
之一陽爲有孚爲正中也凡人所以不能需者妄也有妄念則
妄動有孚則誠信中存以義命自安剛而正中无畔援歆羨之
私物不得而誘之亦不得而累之此中光明磊落无入而不自

得不亦光而且亨乎或曰光亦无孚之誤位乎天位以九五言
也蓋其所處者高明峻絶與天爲徒矣凡言貞吉有貞而始吉
者此則貞而且吉利涉大川傳以往有功釋之蓋需非不往也
需而往則健而不陷矣以涉大川言尤貴于需也餘見要略
卦以險在前爲需知沙泥血皆以漸近乎險而言郊最遠于險
初以陽處陽慮其躁也則曰利用恆二雖小有言以剛中而不
遽進故得終吉三不中而冒進污穢之區寇所據也貪而近之
故足以致寇四柔而得正故知難而退血非見傷所處險地耳
上六爲穴則四有在穴外之象乾爲郊近水有沙坎爲溝瀆爲
盜爲血卦有其象初之傳曰未失常无恆則失常矣二曰衍在
中蓋雖近險而胸中綽然寬裕排徊而不遽進也三曰自我致
寇言其輕進也敬慎不敗所以戒也四曰順以聽以出自穴而

言觸險而知懼穴人所安也出而不與之爭安於命者也四之
柔而得正也九五之陽剛中正所謂有孚光亨貞吉也人之有
所需不能遽如其願也往往焦勞急迫飲食居處皆不得所安
五之中正无將迎无忘必安其日用飲食之常自適其適而已
坎之維心亨也需有飲食之道故曰酒食穴所安也程子之言
是也需之終故不言需而言入需之久而得所安也小過六五
公弋取彼在穴是穴爲栖息之所便安之地人之所欲也若據
之而專已自肆安能終得所安乎三人下之三陽也上與三應
陽性上進而急亦若需之久故不待速牽連而來客雖不速亦
非无因凡客之來如其來者多訶之而三陽之剛非陰柔所能
勝故敬之終吉九五當位其需也終當有爲上无位入于穴則
退處于隱僻之處而已无位之人易見欺凌敬則不大失易所

爲設卦以盡情僞也坎爲隱伏故曰穴卦言需非陷于險也故
彖言亨吉爻言无咎言貞吉言終吉此卦義也若如坎之入于
坎窞則其辭必危安得終吉乎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能爲雨必待陰陽之和无所爲也凡人於時之當需或欲速
躁進而不安飲食宴樂安之也不然則君子之志荒矣

訟　訟上剛下險

訟
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叶征）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征）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叶）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叶都）近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征）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叶居卿）也

險而健卦德也以二體言一險一健兩相遇未有不訟者也以一卦而言內險險而外剛很亦好訟者也故名之曰訟所謂設卦以盡情僞也有孚訟之本也若无孚信而徒逞其虛誕之詞是譸張爲幻奸民之尤其能免于刑戮乎惟有孚在我之理實可以自信而後可訟以求伸然即我之理直亦宜窒其忿激之念存警惕之心寅提周慎平心和氣爲之辯理以聽上之中斷若以理直而忿爭或觸在上之怒或生意外之患皆足以敗事中吉者得其情理之平而止不可過也此處訟之道也夫子以剛來而得中釋之蓋論成卦之義則坎爲險論處訟之道則中實爲有孚需陽在上則位乎天位爲光亨坎陽在下陷于陰爲窒坎爲加憂爲惕九二爲得中終凶以上之已亢也利見大人以九五之中正也不利涉大川以實乘險健而陷也訟而行險以僥倖自敗之術也卦皆有其象故繫之詞夫聖人所以爲訟計者如此乎反復詳盡也夫子於象傳又發明作事謀始之義人未有卜訟而即遇訟者也苟有觀象玩詞之功則不必卜而于訟也吉矣此可以无訟矣此來已見易論

初才弱位卑不好訟者也處訟之時不能无訟而不敢終訟凡好訟者或貪利或剛很其始不慎遂牽連而不可解經年累月失業耗財後雖救已而不可得悔故曰訟不可長也所以訟始也至于訟則自不能免是非爭辯然初不好訟者也九二應四或即平于鄉里或見直于有司其辯易明是以終吉也九二與九五相直以剛敵剛當訟之時爲訟上之象于下天下之名分以而或干之罪之大者宜其不克也歸而竄伏于其邑蓋亦自知其罪之不可逭矣然負訟上之罪而逭逋而免非法也蓋猶有

後患之蹟至焉凡人之好訟者未有不喪其所有者也況訟上乎其邑人三百戶非寡約自守也蓋訟上而受削奪之禍所餘者僅此是自干罪也傳故曰患至掇也若其剛有悛心不至盡喪其邑不止以其剛而居柔與四之不克訟復即命同其歸而逋必能悔悟不敢終訟以抗其上故曰无眚周禮有削邑之罰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坎本坤體又為隱伏一陽自外來處其中有逋竄之象大有之三言公則二亦卿大夫之有采邑者坤為邑其數十井地之法以里為率畝以百計皆坤之數大田之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王制方十里者為田九萬畝以田計戶為九百戶坤又為虛邑陽實陰虛今曰三百戶蓋削三分之二而餘一存一陽于二陰之中是于坤數之中而得三百戶也王嗣輔之說傳義因之諸家或謂既竄則不抹累其邑人因文解義

雖若可通然不得卦之情與象之意則何以必言其邑人而且曰三百戶是詞為贅設矣且逋而无患傳何以云患至又爻為敵剛故傳稱自下訟上之解其餘諸爻當各以其位而言解者拘泥遂謂初與四訟二與五訟三與上訟是天下无不訟上之民而无等夷之訟矣六三柔不好訟食舊德德猶澤也坎之中實于需于困皆為酒食於井為寒泉于節為甘泉源深流遠三據其上如公卿之苗裔守其先世之井疆餘澤安分自營于物无爭而衆承皆剛時見侵凌貞而亦厲蓋不訟人而為人所訟者然柔而不爭正如溫飽之家畏威寡罪聽從上命不敢深較故終吉貞厲終吉各自為句爻辭如此者多不必以貞厲二字分屬上下傳曰從上吉與上應也敵剛者有患則應上者吉矣或從王事二句坤爻辭重出九四位高剛而不中亦好訟者也

居上凌下于義弗克以剛居柔亦不敢終訟又密比于九五中正之大人則亦不能自遑故始訟而仍順命但既剛而不中乾體又健則其即命也亦迫于不得已強制于一時而其剛愎倔強之心終不能自克故又為之戒曰宜變易其好訟之初心化其險狠之故智而以義制之以安其素分又貞固守之不易勿貳于人言而致後悔如是則吉矣甚矣忿之難懲而聖人之勸戒深也訟復吉幸矣未可以言元吉也九五之[illegible]聽訟者也有陽剛中正之德公與明兼之淑問如皋[illegible]大焉周禮有諸侯卿大夫之訟上九在上而訟以訟受服[illegible]人者或者未定之詞剛而終訟无論不克即或克而受服[illegible]其指顧失之甚言訟之不可終也夫命服者所以彰有德也可敬以訟受服尚足敬乎傳以服釋鞶帶乾為衣為圜離有文明之象在腰腹

之間帶之華美者也故困亦言赤紱鞶帶雖貴重之物而臨險陷隕墜不遠矣故有終朝三褫之象上爻統全卦而取象也二一陽爻之數易于訟之一事象之詞繁而不敘爻已盡乎訟之情狀初下民之訟二犯上之訟三外侮之訟四凌下之訟上在位之訟爻于初則示之以訟不可永也二則戒之以上不可犯也三則示之以守舊之宜也四則示之以上命之不可違也上則戒之以訟不可終也諄諄戒諭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吉凶可患之意千百世猶將見之而訟之情偽无不曲盡作易者其知盜乎傳所以嘆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左旋水東注原不相合所以訟也蓋其始之不慎也君子謀之於始所以絕其源也

䷆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以一陽統衆陰於上為君之象以一陽統衆陰於内為師之象地中有水井地也古以田賦出兵車亦師之象師所以征不服必已之正然後能正人之不正不正則為貪為忿為驕為黷武其凶可知故其要于貞三軍之命懸于將軍之手則任將要矣新進者輕而寡謀非如尚父之鷹揚方叔之壯猷安能勝任師行不无殺戮予民伐罪則无咎不然雖吉而其咎大矣只此數字而千古行師之道盡矣傳曰以衆正衆不可恃也以之以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而應以九二言所謂丈人也剛則威克愛中則寬濟猛五應之則任之專羣陰應之則服者衆行險而順以卦德言如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雖不无誅戮而民從之矣吉又何咎乎九二為卦主象皆為九二發也然反之則如諸爻之凶故象包爻義諸卦皆然

初六師之始出也師出以律程子兼與師行師兩義言為盡師以義動而有紀律則吉反是則凶于其出師之始觀之不待兩軍相接而後勝負可決也卦之初上有只以其事言者初師之始上師之終又多就全卦以取象有行險而順之象又有衆陷于險之象惟視乎以律不以律而已人主之與師命將與將之行軍皆在乎慎之于其始也九二一陽處羣陰之中軍師之象陽剛中正知勇全而恩威並濟象之吉而无咎皆兼之矣處内卦之中亦運籌帷幄之象傳曰承天寵也五為天位二上應六五君寵之為將克勝其任行師而吉也王三錫命五下應于二于其有功不待行賞之時于其師中即有錫命之榮也傳以懷萬邦釋之明其所以錫命之故征不庭而萬國享王厥功大矣卦之所謂王與大君即指六五王不在師中无其象有其位雖

不中制恩威之命自天子出將將者也且大有之尊位臨之大
君離之王六五之為君者多矣六三師或與尸程傳訓衆主為
合蓋此爻又須與六五參看弟子與尸與長子帥師對言非任
弟子何以致凶且辭皆隷戒若以與尸為敗績則凶字為複矣
自古行師凡大將之在軍中偏裨皆其統屬无有敢違其節制
者六三一爻與二同處內卦而踞其上復密比之蓋出於人君
之所使如後世監軍觀軍容使之類所以能制其肘覩于六五
之弟子與尸而傳曰使不當也則知弟子其所親昵之人出於
君之所使即六三也然其才柔而志剛才柔則不勝軍旅之任
志剛則自用以不中不正之人而逞其意見參謀掣肘一國三
公不䟽何待此其義也所以凶也凡行師兵權不一者往往致
敗師任丈人則吉矣與尸者意外也卦有是象故戒之疑之也

許之也四以柔處柔為得位坤體又順故左次无咎右為先左
為後乾為先坤為後故偏將軍處左非退縮也蓋持重而不敢
輕進所以无咎行師之道與其冒進而喪師毋寧詳審而後發
六五君位總六師而將將者也易凡言田皆田獵以田為田中
者沿王氏之誤恒凡四言无禽此言有禽言田而富有獲也柔
而得中非恃強以凌人師直為壯可以有功如田而有獲奉辭
伐罪師出有名利執言也然必得其人而任之專乃可成功二
五相應長子巳帥師若又用弟子與尸師雖貞亦凶蓋用長子
而以弟子掣制之鮮有不敗者任長子者君任弟子者亦君也
六五陰柔故戒之卦凡坤震或互坤震多言田言行師征伐車
馬震動之象又卦凡言禽皆坎象一陽為身二陰附之為足言
或作之又詩有執訊或遺偏旁也上六師之終飲至凱旋論功

行賞之時功大者制爵分封功小者食邑承家无功者不得冒
濫故曰以正功也小人勿用非即有功之臣也亦非封之而不
用也夫古之將帥即命卿也其簡任之久矣小人之不可用長
國家者之至戒何為于師言之又于師之終言之蓋此小人即
與尸之弟子也不惟行師之時不可用即論功之時亦不可用
此等小人善了忌人之功如東漢之諸常侍是也若從其言則
輕重倒置且戕害忠良功臣解體若使之冒功倖進則為害更
不可言傳曰必亂邦也其為天下後世慮至深遠矣五為君位
而命在卦終坤為開國互震為長子為承家陰踰陽小人用事
之象師之一卦始之出師終之振旅等之任將將之行軍莫不
詳盡蓋行師之龜鑑而戎行之韜畧也彖爻之占皆以九二言
卦本陰多陽開兵凶戰危故爻屢戒其凶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比皆言井地有溝洫澮川而水有所容畢滲有儲有井地而
民有里居各有以為養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雖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匪人不亦外比于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九五一陽得位爲上下五陰之所親比故曰比原初也孔成子筮立君亦以初筮爲解五爲比主比吉爲所比者固吉比之者亦吉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言比之所以吉也凡比人者未有不審所從者也如筮焉元大也人之才德出衆足以長人者无也九五以一陽首出於羣陰之中有剛中之德位乎天位人誰不依歸之卦惟一陽舍此无可比者不待再計而決也若於初所審度見爲元者而比之且專一永久貞固而不二如是不特吉而且无咎也如高光之時羣雄僭竊識者知帝王之自有真故能垂名竹帛圖畫丹青且又不特我之以爲宜從也凡天下之不寧者方來而後爲者且凶也陰若无陽爲之主未有能寧者也上下應殊方異域之君長莫不率從非但下順從也以陰陽之爻言陰從陽也後夫凶以爻位言上六處卦外又陰之終有負固之象後夫如云不來者耳聖人於人之悔過自新者未有不容納者也必不以其後也而拒絕之人之來也聽之不來也聽之非必兼并之也然聖人應天順人萬國來同不來而自爲雄長勢必即于悔吝殄滅一方亦王法之所必誅也如家如崇如奄是也凡人臣之昧于擇主者皆後夫也萃與比相似萃有二陽故萃之情不專而五爲萃主必有元永貞之德乃得悔亡慮其有未孚也故不言筮而直言元永貞若比惟一陽正而且中已有長人之德順比而不求比而上下自應之人之比我與否何假于筮故吉无咎凶皆他人筮所比之占辭是萃之元永貞爲致萃者言也比之元永貞爲筮萃者言也辭同而義異卦中如此者多比吉也比字衍比吉當在輔也之下五爲主爻初六最遠于五而其比也最先凡人于其初時相從

之人未有不加意待之也凡人之初從于人者亦未有不偷其誠以絜主知者也故曰有孚陰以應陽為孚如是則无咎傳曰比之初六非但舉其爻初六二字即與自內外比顯比同義蓋惟其初所以吉也有他吉自其始而要其終也言果能如其初之有孚而无積之事事无欺始終不二則終有他吉之來耳自外而來不期然而然意外之喜也初以全卦取象坤為土為腹中虛有缶之象虛中信之本卦之中虛直通于五積誠感通有盈缶之象五獻之尊缶在門外下也為堂上所挹注積其誠以供上之任使也比若親厚之意況比之自內乎如椒房肺腑之親是也則愈為親暱而易流于洽此矣六二上應于五有中正之德則貞而不自失矣三不中不正承乘皆陰而又應上故曰比之匪人終流為小人之歸矣不亦傷乎二應五而四比五故

二內比而四外比四柔得正故曰貞比易隣于私九五以一陽為羣陰所依歸有陽剛中正之德開誠心布公道而人自順從之非邀結也其以禽取象與師同天子之田不合圍前一面不合入者往後出者向前入者從人而順出者背人而逆王者至公无私人之從者撫之不從者不強如田之于禽順而入者取之逆而出者舍之也此言其遠者也若其附近之邑人見上之人有中正之德亦皆被无偏无陂之化而協于中不待告誡而自順之是其比上也不但革面且革心矣武王所謂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比之至也傳故曰上使中也坤為邑為衆為順師禽在前比禽在後有其象上六獨在卦外反乘乎五是不比于五而亦欲為人所比者所謂後夫也然以陰柔居上无元之德不足以長人如此人而比之其後必有黃昏及溺之患豈能有始終乎故文言无首而傳以无終釋之所以凶也象之後夫凶為上六言也以其不比于五也比之无首為比後夫者言也陰比于陽陽為首凡比人者皆陰也以陰比陰為无首比之者无終為所比者亦无終同歸于凶而已爻惟九五為比主為人所比者故曰顯比餘五爻比人者也故皆曰比之萃之上從五誠體也比之上為後夫險體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井地區分邱甸同成先王以封建方伯連帥大小相維而諸侯親睦矣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illegible]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杭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復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復自道其義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攣如不獨富針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止也乾在下健而上進巽在上以巽順畜止之如畜君之畜六四以柔居柔為得位陰為小陽為大艮剛卦止體以剛畜剛故曰大畜巽柔卦順體以柔畜剛故曰小畜此名卦之義也健而不巽則不能入剛而不中則與物多忤志豈得行健而巽剛而得中如是則志得行畜之久而必亨矣小畜尚柔剛健以卦德文位言然文辭曰復自道則畜之者為以道非剛健則順從矣四之志行正也但健而巽剛而得中耳以卦之才要其終而言則有必亨之理而有不然者時不同也盖陰陽二氣之交感必陽氣下降而後陰氣上升陰氣上升則陽復降而為雨東為陽方西為陰方雲皆東風而升自東方則陽氣挾陰而上故陰陽和而雨自西方則陰氣徒升而不雨又泰之三陰則天地交小畜一陰則不能畜陽陽氣上升而散不能降而為雨凝之人事人主虛心求賢然後賢才登進諫行言聽膏澤乃下于民若不量可而進未信而諫安能感通而有膏澤之施乎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如此卦是也自我二字文王盖自賛其誠意之未孚不能使其君之一悟而一改也夫子釋之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凡將雨之時多燥熱陽氣之下墜也今雲雖密而尚往則畜之未盛故陽氣散而不雨也自我西郊則陰唱而陽不和而之施未行也陰雲之密布太虛者山澤之氣故曰山澤通氣也之坎為雲需之坎為雲此卦互兌亦為雲一陰得位而上下應之為密雲之象巽為風互兌為西乾為郊風起自西方而雲亦升自西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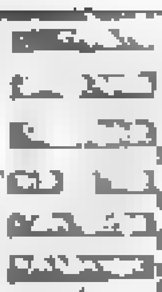
初九陽剛銳進者也而上應于四為所畜而不進故曰復四柔而得正以巽順之道畜止乾健而初以陽剛得正亦能以道自

制而即乎義理之安此不自用而含已從人自勝之爲强也又何咎乎九二剛中亦能安于所畜又與初同體若常連而復不致自失其中也三不中正近比于四勇于進而不顧其安者也而四不强制但以柔順畜之如說與之輻使自不得行至于反目相爭而不合則畜之難矣乾爲大車爲輪輻宜作輹車中伏兎銜軸運轉行則駕之止則說之陰爻中虛如輹空懸故曰說四爲畜主故主四而言夫妻爻之陰陽也互離爲目巽多白眼互兌亦仰巽若兩人之反目三之躁進不安于畜反目而爭然而非凶之罪也三不中而四正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三之謂矣傳故曰不能正室也夫妻亦虛象傳就而釋之以明咎之在三耳六四以巽順之道止陽之剛健者也以陰畜陽危道也正言讜論未必相從惟積誠感之從容諷諭婉而善入庶可轉移不致見傷所憂者可釋而已亦可告无咎矣所謂畜君者何尤也四居大臣之位上承九五四正而五中傳故曰上合志也互離下伏坎坎爲血卦離爲乾卦故曰血去互兌爲說故曰惕出五爲君位陽剛中正故欒有四之弼違不惟有孚而且攣如交孚而无間也富以其隣忘其勢分之隆尊德欒義愈有以獎臣子之忠順上卦以巽順畜下卦之剛健似不應反上畜九五然傳曰上下應爻辭則多本卦名如履則六爻皆履臨則六爻皆臨遯則六爻皆遯此卦又以六四爲主爻傳之上合志已有明文矣故諸爻皆本六四而言其位不同故畜之有難易畜又爲畜聚巽爲近利市故曰富上九畜極而通不雨者雨矣尚往者處矣夫以柔順畜陽之剛健此非知力之所能也惟尚德者能任之也所謂德至公而无私至誠而无妄方能承載而畜之也

然以陰而畜陽此危道也雖正亦厲況既雨既處則是畜道已成雖以伊尹之聖任則阿衡親則叔父或驚心于寵利或慨想乎明農而況餘人乎若忘乎盛滿之戒遂侵威福之權則陰之盛必疑于陽禍患將至君子于此時而往是昧于盈虛消息之常必貫禍矣此古之明哲之士畏名勢而遠引也故曰有所疑也博陸江陵終身秉政卒遺身後之禍皆不明于此爻之義者也一陰不能畜衆陽至于上九則畜之極陰入于陽得陰陽之和故曰既雨互兌也小畜互中孚中孚互歸妹故此三卦言月幾望而小畜凶歸妹吉中孚无咎何也蓋月有盈虧日无盈虧象懸乎日而義規乎月此卦與中孚皆互離有日麗中天之象卦位坎離相對月自下望之不退讓則爲日所蝕小畜上九亢而不正征則凶矣中孚得正惟絕類而比上乃得无咎善補過者也歸妹見坎互既濟月借日光有交光之象故吉辭同而義異也巽陰卦爲婦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風披拂烟雲變化星日光華君子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自有威儀文辭之美



履 虎尾 不咥人 亨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文王名卦之義以象而言古人之履前後皆護其足卦有履象故曰履猶乎爲井也柔履剛以二體言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憂危之詞至履虎尾而極然以和說履之雖剛猛如虎亦不至咥人則世无不可歷之險夫夫易以陽爲君子陽剛者君子之道而以柔應剛得免于禍何也曰所謂陽剛者以其不屈于物欲故君子以自勝爲強未有以暴虎馮河爲者也夫所履者虎也有未可以常理論者孔子之于陽虎桓魋是也文王當紂之時亦內文明而外柔順剛中正以九五而言以二體言之天至高澤至卑尊卑之分也有君臣之象焉故傳又發此義大象亦以辨上下而言亦如他卦之推說時義也九五陽剛中正德之至善者也以此履至尊之位下皆說而應之又何疚爲此所以立千古爲君之極也乾之剛健爲龍亦爲虎必以艮爲虎而言兌錯艮反謬解卦義此衆氏之妄也

履行也故爻皆以行爲義素如素位而行之素處下位卑率其現在所居之位而行不躁進不僭越如是則雖遇剛狠之人而亦不遺其忌剋又何咎乎初剛而得正也夫人之所以失其素履者隨俗波靡焉耳故傳以獨行願也釋之九二剛而得中蓋其胷中貴大寬平无偏陂反側之私如履乎周道之坦夷无入而不自得其氣象最爲可味其曰幽人二在下卦蕭然物外不嬰世患貞而吉也傳曰中不自亂蓋由跡以推其心也六三之義至爲難明故爻傳一一釋之今亦惟以傳釋之毋庸作別解也三以柔居剛才弱志剛如眇能視而實不足以有明跛能履而實不足以與行強不知以爲知強不能以爲能冒進犯難以是人而履乎危險之途徒觸強暴之怒而買禍鮮不及矣以一

卦而論爲說以應乾以一爻而論則以柔處剛而不中不正互
巽爲覆兌適當口位乾爲首履其尾則首應有咥人之象故曰
位不當然三在下卦之上說以應乾有從王之象以常時而論
不宜犯强暴之鋒以當官而論則患有不避或虎賁之臣急君
父之難或介冑之士奮死綏之節效命捐軀豈避咥人之凶而
臨難苟免乎爻固有兼兩義者言亦非一端也傳曰志剛以柔
居剛外柔而內剛其志不屈也離爲目在上半互在下睇于不
中不正眇也互巽爲股兌爲毁折股傷則行跛也以一陰而進
犯三陽說以犯難忘其死也離爲甲冑爲戈兵武人之象三志
剛故爲武人之爲四以剛居柔志柔故爲愬愬之行愬愬恐懼
貌不攖其鋒也故終吉九五象傳以中正言則爲履帝位而不
疚爻以履之位言則五在履前前行蹴物多見損傷傳故曰位
正當也夬決也聖人之於事也孰思審處惟恐有失雖唐虞之
廷不廢吁咈五以剛居剛事惟獨斷輕于自用馮權藉勢一於
用剛則所遇无不摧陷而下以說承之故雖貞亦厲上九舊說
皆以爲履道之成以視履考祥爲一句其旋元吉爲一句今按
視履與素履夬履一例爲一句考祥其旋作一句讀元吉作占
辭與諸卦同旋如環之旋轉一周也視履考逆覈審顧若人之
行路自上視下擇地而蹈周旋蟻封靡无失足若任意其行雖
不蹶夬上九履之終愼終如始不敢疎忽考察其行自始至終
一一周盡事理无不安祥妥協如是則所行完美无有缺失不
亦元吉而大有慶乎不然則亦安能无悔吝也是視履二字甚
爲着力爻辭意存警戒非言履道之成也乾爲首雖在下有俯
視之象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上下之分之貫絶未有若天澤者如是而後民志可
定也

泰 小 往 大 來 吉 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泰之義彖傳已明夫天尊地卑者形也而其氣則上升下降而始泰君尊臣卑者分也而其志則君禮臣忠而始交不交則否天地萬物之情莫不如是矣又周繫辭只言人事而否泰亦天地之氣運天道人事一也故傳兼言之此象傳諸卦上下往來之義所自仿也

初九泰之初君子進用之時而曰拔茅者茅陰物小人之象上之三陰是也傳曰陰外否曰柔內皆指小人也茅一物无在泰指君子在否又指小人者泰之時小人在外如茅之閉塞正路者皆拔而去之除其根盡其彙內卦純陽而无陰此君子可以有爲之時故征吉夫聖世之于小人亦非必深惡而痛疾之一一討而誅之鋤而去之務盡其類也舉一仁而不仁者遠矣傳曰志在外也卽外之小人也泰之時小人在外則君子彈冠而相慶也昔桓帝微親桓鄉人勸之行桓曰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此物此志也九二剛而得中爲泰之主故于此備言保泰之道包荒荒者茅之象也小人雖在外亦皆使之各安其分各遂其生不苛求不窮治剛而得中也治小人過嚴而致其反噬者多矣用馮河泰易溺于晏安憂盛危明夙夜匪懈不敢自逸馮河者手足不耕休然後可濟稍休則溺矣故取以爲象乾之健而不息也人以爲泰而君子之憂危若涉深淵乾之惕也互兌爲澤互震爲動震動于澤之中有馮河之象不遐遺泰之時所統者衆所治者廣易于遺忘坤爲衆而處外地之遠而人之象也剛健之精神有以周之庶事皆得其叙遠方皆從其化然後可以无虞二爲卦主居中而運于外之象朋亡三陽在內同德相濟而非朋黨也陽剛之中正也中得兼正此四句只彰容

一個陽剛中正自治有不息之強而處事有精詳之美乎旣已者有包荒之量而同己者无朋黨之嫌是不亦光大已乎以此保泰可以長治而久安矣文傳舉首尾以該全爻此例甚多无平不陂剛之自易而險也无往不復柔之自外而內也三在上下之間故傳曰天地際也泰久則人心安肆聲色貨利將啟亂荒之漸小人得假之爲之進之階人事毀故天運亦毀亦惟於人事以維持之艱則憂勤惕厲而不敢康也貞則自始至終心不敢怠也庶乎可以无咎矣天運循環亂極則治治極則亂亂之機常開于極亂之時亂之萌常伏於極治之世平陂往復此理勢之必然而不與者所謂孚也苟自恃其已治已安將分日生不恤其孚若曰是无足憂如是則平者陂而往者復矣安能坐享泰之福乎此聖人所以深致其戒於否泰之間也勿字是設詞又易勿字多作不字解如勿藥有喜勿問元吉立心勿恆是也皆非禁止之詞語意正與有周不顯天命不佑行以哉同反詰之以決其无福若如舊說則爲贅詞且聖人未有教人以勿憂而食其福者六四趙氏彥肅何氏楷皆以陰下交于陽爲交泰爲與傳義異卦象既以陰上升爲交泰而爻義又以陰下交爲交泰則錯雜矣且不於此言小人之進則上六之城復于隍者誰階之厲乎爻傳曰皆失實也明指陰虛而言否泰以陰陽分君子小人但傳義以爲自上而下不如本象傳以內外而言爲小人自外而復于內則得矣隮指上五二陰也小人嗜利當道消之時失勢處外陰虛不富之象夫否泰二卦三四兩爻治亂之機也否可轉而爲泰泰將流而爲否故三戒以勿恤其孚而此爻亦即所謂孚也蓋世之治亂視乎君子小人進退之

間而已一君子進則衆正盈廷一小人進則羣小得志泰至於四如豐所謂日中則昃也朝廷有晏安偷惰之漸而小人有可乘之機其久處窮約寵何附陽飛揚跋扈欲遂其志蓋未嘗一日而忘亦不約而同一朝得志則飛騰而入相繼而起殆反復之間耳甚可畏也豈可不思患而豫防之乎翩翩輕儇之態小人之情狀也六五以位而言是宜與九二同心一德以保泰持盈者也何以保泰亦曰任君子而已何以任之亦曰不以小人間之使柔之順乎剛不使陰之抗陽而順助乎陽而已矣故假帝乙歸妹以言之若以帝乙當九五之尊位而以歸妹爲下應九二之象使柔之順乎剛也云爾如陰順乎陽不惟不害乎陽而且助陽以成造化之功天之所助者順也國家无疆之慶也何吉如之此爻正與三反不恤其孚則難食其福歸妹則受祉元吉不然帝乙歸妹已往之事聖人何取焉然則曷爲不言去小人也曰卦有其時詞因乎象泰非夬也乾坤有陰陽之義泰有相交之情二五有相應之志卦有互歸妹之象故因而繫之詞焉耳且泰之時小人之跡未著不長之而已矣六五在二陰之中親暱于羣小降而下之使順事乎陽非其柔心之无偏孰能強其所不欲傳故曰中以行願也言六五之得中也是歸妹之取象猶剝之貫魚焉耳皆陰類也而說者乃以爲帝女后妃之尊則固矣王姬下嫁其禮久矣但下嫁亦於諸侯帝乙或獨以賢如堯之釐降故重以訓誡之詞後世因傳其事不然何以獨稱帝乙如是則尤與卦象合其辭則已亡矣京房傳所載亦爲傳會或曰他卦六五柔得中以應在下九二之賢卦之如此而吉者多矣況泰豈非上下志同明良遇合乎曰如是則必著

交孚之義易爲以歸妹言之蓋卦有其義之不可易而爻有其序之不可紊故曰初詞擬之卒成之終卦之乾坤已交不待至六五而後交也象合二體而言爻分內外始終之位與序而言故泰之初小人退而君子進二則治泰者也三則泰之極而因爲之戒者也四則泰之將否而小人之將進也上則泰之極而爲否也不應于五忽著泰交之盛也故蒙六四之意而言以爲當此小人之勢欲張之時而能抑之使順乎陽使君子之道常長小人之道常消則庶乎泰可長保耳此爻之序也夫平陂往復者天道扶陽抑陰者人事極重不可反在識其重而亟反之其所謂无吉亦不如是則吉耳乃泰久則驕侈生驕侈生則小人日親而難退君子日疏而難進必至城復于隍而不可返是可慨矣上九處泰之終由一陰積而至三陰靡弛之久積弱之

勢如城之復于隍隨壞而不可振師以一陽爲主三陽在下一國三公其命亂矣豈可背城借一以圖僥倖若下罪己之詔號呼求援或可冉集其勢如後世徵勤王之師是也雖貞亦吝矣聖人於喪亂之餘猶爲之畫救敗之術甚矣其仁也城所以自固也復于隍則宗社爲墟矣前人艱難拮据積累而成而後人覆敗之志未雨綢繆之戒也爻于三戒之于四戒之終則曉勝何及以全卦而論爲陽內陰外以爻位而論則陰上陽下以陽始而以陰終泰之所由以否也隍陰象城陽象陽在陰下爲復坤爲衆爲師爲邑有其象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則天施地生天地之道盡矣然陽常苦亢陰常苦伏聖人贊化育裁其過輔其不及使之常泰則陰陽和百物生而民

生遂矣此天地之不能爲而有待於人者也

䷋ 否之 匪人 不利 君子 貞大 往小 來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 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之義彖傳已明上下不交其志不同其爲害遂至於天下无邦天地之生物者皆陰陽二氣然必陽氣下降而後陰氣上騰陰上則陽復下故地至卑也天至高也勢甚懸絶而二氣升降乎中陰陽交則爲和風甘雨而成生物之功人事亦然君至尊也臣至卑也君降心以求賢臣輸誠而无隱然後民情上達朝廷之膏澤下逮否之時君驕臣諂小人間之朝无啟沃之益下情无由上達陰陽不交則造化之理息君臣不交則治化之理乖聖人于否泰二卦特揭君子小人道之消長此世之所由以否泰也亂非降自天生自小人人君亦何樂乎小人而用之乎彖之匪人比未所亦出

初六取象與泰同蓋猶是在外之小人也向也拔去之而在外今也拔引而在內耳非夫翩翩不富以其鄰者耶向也往而今也復則勿恤其孚者有以致之也小人之在外也君子以征爲吉小人之在內也君子以貞爲吉自守其正時雖否而道則亨也否則疑于不亨矣故曰吉亨易未有以貞吉亨許小人者或曰拔茅爲小人貞何以指君子曰拔茅茹以其彙者否之象貞者君子之所以處否也二亦大人小人並言當否之初猶可爲也傳故曰志在君也小人植私樹黨假君之威權以自私忘君者也君子之貞不苟同于小人慮君之爲小人煬也嗚呼人主莫不以阿諛者爲愛我而弼違者爲拂我也亦孰知其志之惓惓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乃否泰之由故皆于初爻言之且爻有其序若不于此爻言小人之進二之包承者何以突如其來也泰之九二所以保泰也否之六二所以釀否也包承者无論是非曲直而一味阿諛順從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小人之所

由以吉也大人不然是非之數必分剖焉而不敢包也可否之間必以其道焉而不敢承也則與衆忤矣此其所以否也然而其道亨矣不愧不怍胷中浩然直氣常伸而不屈不亦亨乎彼小人者枉之生耳是故吉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富貴顯榮之途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夫吉而元吉而无咎而亨則君子所獨也否泰者時也君子小人所共處焉者初之貞吉二之否亨君子之所以處否也初之時君子之貞猶有吉也至于包承則君日驕而臣日諂吉在小人不利君子貞矣於委蛇以從時乎抑亡身而賈禍乎從時喪道亡身无益時既否則君子之道亦否儉德避難否乃亨也不否則不亨矣傳曰不亂羣也潔身遠引不亂羣于小人也他卦二五相應爲吉否之時不相交故大人否小人則曲意順承乎上故吉而非其道之相交也故並言之包承者猶知有耻也至於包羞則辱身賤行可羞可鄙之事无不包而受之吮癰舐痔无所不爲甚至是而寡耻道喪世事至此尚可問乎包承指其外包羞斥其内六三當否之時陰柔不中不正小人之尤更甚于二故曰位不當也初與二猶君子小人雜處故言貞吉言否亨至三則皆小人矣皆附于小人矣故只言包羞初之吉亨也二之否亨也位在下也四在大臣之位无可去之理欲轉否而爲泰非去小人不可然是小人也已據乎其内城狐社鼠猝去爲難若一于用剛此蕭劉所以見制于小人也夫大臣之道以格君心爲本四以剛處柔容比于五居得爲之地其潛孚默運沈幾觀變亦必有道矣故能開悟君心使曉然于邪正之分而申彰癉之令夫威福之權操之自上而或干之鮮有能終者矣有命則除姦去邪皆將順其美而

无偏主之嫌不惟在己无咎同類者亦皆蒙其福疇以三陽而言泰之以其彙小思遲也否之疇離祉衆正獲安也傳曰志行也進賢退不肖四之志也以剛居柔而後志得行也命令否泰雖氣運而挽回則在人事要之天命則无賴乎人事之維持矣夫人臣而欲轉否爲泰則有幸不幸焉若人主以陽剛中正之德撥亂反正則爲所得爲誅元惡斥羣小反亂政民安而身亦安否可休而吉可知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其孰能之然當轉否爲泰之時前此之擾攘不遠目前之侈泰易生故其憂勤惕厲日歷危亡之慮所以能基命宥密挽回氣數固結人心也乾爲乾惕至巽爲木桑又柔木苞本也當否之時小人殘賊之餘如桑之枝葉已被蠶食惟固其根本則天命人心永賴之矣巽木入土苞桑永固有其象上九兢全卦之象而言五曰休否否之方休也至上則否之終小人皆遠跡稗政盡革除上純陽而下純陰如自上而傾之以卦而言則陰内陽外以爻而言則陽上陰下傾否也先陰後陽先否後喜也以陰始以陽終否之所由以泰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

否塞之時小人道長陰内則陽外君子安於貧賤韜光養晦以避難也豈爵禄之榮可能誘致乎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之義傳以二得位得中釋之非謂五陽爭同一陰也如是則淫濫之媒爭奪之禍而亦豈所以爲訓乎傳不曰上下應而曰應乎乾蓋同人不取私應六二得中得正上應九五乾爻如人心之虛明具大中至正之理而合乎天理之公者也南海北海之異此心此理之同公則一私則萬殊舍理而言同未見其能同也或情好意見之相合同于一二人不能同于千萬人若夫天理之公蕩蕩平平正直毫无委曲蔽匿之私如天日之光明[illegible][illegible]物皆相見所謂同人于野也如是則開誠布公人誰不[illegible][illegible]我相同豈不亨以此而濟險難同心共濟又何不利之[illegible]得道者多助也傳曰乾行也乾健也義理人心所同具亦人心所同然惟其蔽于有我之私便分畛域行多阻滯若天理之公亦安往而不亨不利乎易以知險流行无滯天日之行一日一周天行之健而利涉之象也同人之時公道昭明君子之道見信于天下也否受之以同人否則不利君子貞同人則天下之志通矣故利君子貞傳以卦德釋之文明則不蔽于私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健則不累于欲欲立欲達取懷而予中正則无過不及而人易知易從備是德者其惟君子乎夫人己之間有間隔則不通不通則不同君子无我君子之志即天下之志天下之志即君子之志如夫子之老安友信少懷豈不謂之大同乎此君子之貞所以利也非小人之苟同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忠之所以能恕也同人曰衍文同人于野亨下有闕文

卦名同人而爻言于門于宗伏莽乘墉大師相克相不操戈甚同伐異若是其同者何也蓋此心此理无有不同而人多蔽

于一己之私或〻意見而不化或好勝而不能自克相傾相軋而未有已、此之所以多故也聖人出而整齊化道之則亦非易易也故極其不同而卒歸于同理之所以无二也初陽剛得正然不可溺于卑近惟出門同人則合乎人心之公而非一人一家之私見又誰得而咎之六二同人于宗而初客比之離中虛於豐爲家在困爲宮於睽爲巷初在内卦之下故教之以出門同人二與五爲正應而下繫於初上比于三不能出門而上同于九五之中正吝道也以其同體故曰宗睽取其合故噬膚而无咎同人貴无私故於宗而有吝也三重剛不中剛愎自用而不樂與人同者也二之同人于宗者私也客比之而與上爲敵而欲攻之以下傲上不敢顯攻而戎心伏于隱微未嘗一日而忘人情苦不自知故每恃己之長以攻人之短三之不中不

正不勝其忿疾著意見之偏識趣之卑也然上之位高俯而臨之三之伏戎如見其肺肝然登高而呼以覺其迷然後知前此之非其心安焉客氣潛消隱恨亦平而伏爲者不興矣蓋意見之偏化而實理見矣三歲不興則久而自化安于在下之分也互巽爲高離下伏坎爲盜爲隱伏伏戎也象不取伏而此[illegible]言伏羲圖天地定位文圖離上坎下故惟此四卦偶取此象不例他卦他爻乾爲郊互巽爲莽郊原草莽之象四剛而不中與下爲敵據在上之勢攻之如乘其墉人不敢不畏從然以上凌下強人從己于義爲有虧矣四以剛居柔義能自克始雖憤其異己終覺公正之理不可易攻之非義也困而自反于天則之安則以[illegible]八人亦終服之是以吉也蓋去其好勝之念而人己之界渾矣離虛有墉象解互離亦曰墉蓋三四兩爻之于

初上剛與剛相[illegible]故其象如此九五以剛中之德覺世牖民如皇極之敷言如聖賢之立教一道德而同風俗有同人之責者也若任其偏黨反側則人自爲說國異政家殊俗安得謂之大同乎然人方溺于偏見之私二之吝也三之伏莽也四之乘墉也各運其聰見而不相下九五以中直覺之其私吝蔽錮反拂逆而悲歎然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及其一旦惺悟乃恍然有得不勝欣喜如徐方之來同徐子之憮然是也所謂先號咷而後笑也大師克相遇明所以先號咷後笑之故以中直之理自古聖賢所垂之大訓賢人君子所共遵一人之私見豈能敵衆正之公論恭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相遇言相合也傳曰言相克也克而服之然後遇也孟子之于楊墨詩行周公之于多士多方皆用大師也聖人非必強人之同己在我者天理之公在彼

者邪僻之私不忍其陷溺欲同即乎天理之安且明其道於天下萬世也先號咷而後笑與旅爻辭相反旅人先笑後號同人先巽後同旅互兌又互巽巽亦覆兌凡笑者多仰其口號咷者多俯其口故旅爲先仰而笑後俯而號咷之象同人互巽先俯而號咷也然有應於上應上則仰如人之在下者自上呼之則仰而應如遇初之應上亦爲剝趾故爲先號咷而後笑之象大師之克號咷也相遇後笑也此亦全卦之象五位尊處大同之世會極歸極出門者來同伏戎者不興乘墉者弗克无往不同不獨同宗者相應也只以二五言同反私而隘矣卦伏師陽大陰小師以衆同人以德故曰大師爻辭言大師故偶取伏象與伏戎同天[illegible]日月相對然坤不伏乾坎亦伏離上下之位也非如來氏之言錯也上九高而无位孔孟之立教鄒魯不見知

而不悔也聖人一心欲與天下賢人君子同心同德以斯道覺斯民不得已而與其門弟子明其道於寛閑寂寞之濱非其志也傳故曰志未得也乾爲郊夫同人聖人无我之學也孟子所謂善與人同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也不于宗而于門宜舍己從人兼聽並觀也又宜去其隱微忌刻之私所謂伏戎也並去其好勝之念所謂乘墉也然後有以化其偏黨反側之私而即乎蕩平正直之王道所謂同人于野也此爻之序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光上同于天其明相燭于同之中可見其不同同一人也而族姓不一同一物也而材質各殊君子類之辨之使各得其所各適其用而已无不同矣

大有元亨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五陽一陰之卦〻〻上下者爲姤爲夬在二者取象在四者曰柔得位而上〻應之在二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在五者則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明乎一陰之卦其最善者莫過于大有也比雖剛中而上下應然所有者羣陰也大有所有者陽也故曰大有應天時行則天日之象也日麗天而寒暑晝夜順天時行聖人之上律天時亦猶是也釋所以元亨之故

初九无交害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語意與比之初六同惟其初也未曾交涉世事所以无害凡有之初有得其正原非其咎若滿而益若驕而奢則有咎耳惟小心敬慎庶可守而勿失故曰艱則无咎戒之于其始也大車以載能任其所有也乾與坤相配之卦也乾爲良馬坤爲牝馬坤爲車則乾爲大車矣坤之爲車虛中之象乾之爲車積中之象離爲牛任載而行有攸

往也有攸往積而能散也所有者不于室而于車不畜于內而往于外所以无咎也所以不敗也二中實故于二言之九三處下卦之上積其所有不可自私凡人臣之輸其所有于上非惟其盈也分也義也禮也九三以其位言在下卦之上公也當大有之時輸所有于上乃其位之當然以其爻之德而言則重剛而不中當大有之時自恃其所有爲貪戾之小人矣如是則僭于禮義而不循其分其能免于不庭之罰乎故傳曰小人害也離爲王五在尊位二應之上與四比之三在下卦之上處應比之外故又有此象彭程傳引詩訓爲盛大是也九四近君剛而居柔有明體故不敢自居其有夫人臣之高爵厚禄何一非天家之賜而〻以爲己有擁之以自私利令智昏豈能終保其所有乎傳故曰明〻晳也六五柔得尊位虛中而上下應之故曰

厥孚交如柔順〻正至虛至明故能兼得羣賢之輔契合无間傳曰信以〻志中虛信之本信存于中則誠意所孚自交合而志同上開誠布公以待下則下亦精白一心以奉上上發下之志也豈之六二精誠感孚下發上之志也五離明得中其非一于柔而不足于威可知矣居尊位而明不必用威而人自畏之故威其所自有也凡曰如者皆形容之詞夫子恐人誤以爲作威也故曰易而无備易如易簡之易蓋虛明柔中之德中懷洞徹毫无城府坦然乎易推心置腹无所疑忌而人自畏服非應人之欺慢而故爲威以惕之也有意爲威則流于猛矣天下有文明之主而人有不畏之者乎不然雖威亦慢矣凡卦之上爻多變如大有之極恐不能終其有然如此者多屬陰爻而卦德有未善大有至上九而離體全以人心之虛明合乎天理之公

則自天祐之乃能終保其有豈人之智力所能强據者乎合全卦以取象也諸卦上爻統一卦之全象而言者甚多不獨大有也大有一卦皆不私其有物即思其艱三則享于上四則匪其彭二之大車以載雖積中而有攸往非積之以自封也聖人之意可知矣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无微不燭惟天聰明福善禍淫天命弗僭君子德明惟明天命天討凡以順天休命而已

謙 亨 君子 有終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叶諧良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一陽五陰之卦在上下者爲剝爲復在二五者爲師爲比在中二爻則一陽止于上爲豫一陽止于下爲謙此成卦之由也謙亨言謙有亨之道也凡滿則招損久而盈則虧惟君子能體謙之道故有終也傳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所以亨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陽在下卦入于地中天道之下濟也一陽在下卦之下爲復陽氣之自下而上也一陽在下卦之上爲謙陽氣之自上而下也三四兩爻天地之際也故曰下濟坤在上卦地道之上行也地之在上非以其形以其道也山澤通氣地之氣駕山而上以通于天天道不下濟地道不上行則上下不交而爲否一陽下濟然後三陰上行下濟謙也上行亨也下濟上行泰之象也故泰亨而謙亦亨也陽明而陰暗一陽在五陰之中則愈顯其光明天道下濟則爲和風甘雨而發育萬物豈不光明此天理之自然天地所不能外而況于人乎天道地道鬼神人道皆推言謙之必亨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皆指九三一爻而言一陽在三陰之下謙也而其道則甚尊而光雖卑而實大則之不可易人孰不仰其盛德乎此君子之所以有終也

謙謙處下卦之下應以下人虛以受益君子之行也涉川者競渡君子處後而不爭凡事如此吉之道也謙義也若以險難言則爲需矣牧養也矜躁悉平涵養其德性也艮互坎有其義亦有其象六二鳴謙柔得中得正和順積中而見於容貌詞氣之間自不可得而掩其謙也无過不及貞而且吉者也夫謙未有不見于外者也二由中以達外則非聲音笑貌也傳故曰中心得也九三獨言勞謙者蓋一陽爲衆陰之所歸依天道下濟然

後陰得以成伐功溥美利于不言其勞大矣而在下卦故曰勞
謙謙難有勞而謙更難有勞而伐不惟喪厥功且未有能終者
惟不伐而天下莫與爭功此象傳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
也象言君子有終而爻歸之九三有以也夫傳曰萬民服也亦
以一陽為衆陰之所順從也六四處得其位上承六五柔順之
君下乘九二勞謙之臣皆相孚无間界乎上下之際發舒其謙
如手之揮散乎物周旋而无失所以无不利也撝謙與鳴謙勞
謙一例无不利在撝謙之下誤在前九五不富以其隣與泰之
六四同彼言于四為羣陰欲復之象此言于五為柔順虛中人
心順從之象彼之不富失實也此之不富有若无實若虛也彼
之以其鄰同惡相濟也此之以其鄰啟德同好也五在高位而
不富高而不驕也其以侵伐言如以射則君子之無爭也謙之

為道處後而不爭天下之至爭者莫如征伐而亦利于用謙行
師而不用謙則為忿兵驕兵故益以贊禹如湯文之以大事小
漢文帝之于尉陀晉文公之于原皆得謙道者也行三軍者臨
事而懼暴虎馮河鮮不敗矣夫至於征伐而猶利用謙則亦无
往而不利矣其曰侵伐一陽行于衆陰之中坎為隱伏有其象
亦聊以示薄伐焉耳亦謙意也卦互師坤互震卦于此多言征
伐傳曰征不服也不富以其鄰非利其有也征不服耳聖人非
強人之服我天道惡盈彼其淫用匪彝正天討之所必加我之
征伐亦以順天休命象傳所謂謙尊而光可知不是一味謙謹
以博長厚之名也上六位高而易亢以全卦之象而言地之卑
反據乎山之上高慮其危益鳴其不安傳故曰志未得也與六
二辭同而義異東坡以陽唱陰和為鳴于義无取謙不言慮比

益凡物虛則鳴六二虛中而鳴發之於內也上六居高而鳴揚
之於外也其曰利用行師征邑國非謂志有未得而行師以洩
其忿也邑者私邑國亦屬國如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大畏小
懷是也故皆得而治之夫我之自處以謙可告无罪而其私屬
或即慆淫或為患友邦亦我之責豈得已哉征之欲其同歸于
正也邑國與征不服有廣狹之分爻位異也他人只侵伐所屬
則明正其罪矣其以行師言易往往舉其大者以包小常人有
常人之用如子弟奴僕之得罪鄉黨鄰里者與之大杖則其事
立平矣不惟自治而衆戢其下此謙之極亦謙之終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裒聚其多之象積而能散將以益寡使如地之平也
皆以象言也

豫　利建侯行師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鳴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貞疾恆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卦之所由名也惟其順動故利建侯行師
詞之所由以也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亦何事不利建侯行師以
其大者言也五陰皆應一陽震爲長子主器師師坤爲邑國爲
衆有其象故建侯行師兼而言之一陽之動而衆陰應之雷始
蟄而衆蟄發陽氣之舒也雷之出于地亦順時而動不能違也
日月四時皆順也刑罰民之所悲傷也順則各當其理各得其
情而民心服矣聖人動之无往不宜也卦凡震多言刑獄動頁
乎時爲豫故曰時義
卦取順動之義所由以豫也故其詞吉爻以樂豫而言爻位
有當不當則德之有正不正故詞有凶有吉初六位處卑微與
四爲陽應豫之時而相應小人得志趾高氣揚狐假虎威鮮不
及矣傲故曰志窮凶也謙虛則鳴豫虛而應實亦鳴鳴謙則吉

鳴豫則凶人之于豫惟耽樂之從不能自守以正則流俗波靡
日相微遷遂流蕩亡返九二得中得正介然獨立堅確之操如
石之堅確不可移易其在詩曰好樂无荒良士瞿瞿九二有焉
所以貞而吉也互艮爲止爲石晏安鴆毒人至于自圖必說則
已爲從欲之危況又希冀非分乎四爲豫主三密比于四不中
不正有望恩幸澤之想故曰盱豫夫人惟勤苦所得可以安之
敬順惟貴自養若仰鼻息于他人我之自失已多有悔必矣惟
速悔乃可悔遲則將自取辱矣凡盱者皆半閉其目互坎離白
眼在上盱之象九四爲動主上動而下順之剛動而柔應之故
曰由豫四以一陽而衆陰應之人心歸附大有得也居大臣之
位當由豫之任有偪上之嫌所以不能无疑也然人臣之義惟
于權市恩有所心爲叩罪之大者若承流宣化通達下情使上

之思[illegible]建不入心此豫則正大臣之所有事此伊周之任也
武侯之于蜀亦然又豈可以邀結爲嫌而孤衆人之望乎故戒
之以勿疑朋指衆陰而言陽實陰虛陰有求于陽陰无陽則无
所附麗統屬如髮无簪則无總攝當豫之時六五既貞疾而不
能有爲正賴爲大臣者鎭撫國家總攝政務有以固結人心若
又以邀結爲嫌委蛇屯膏則人心解體矣四以陽居陰故戒之
朋盍簪朋者衆也以簪擬一陽則衆陰爲朋而應乎陽矣傳釋
志大行也君子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爲由豫也卦一陽
居四上下皆陰柔附于剛有簪在髻中之象陰附陽以安非同
類相輔也六五一爻傳義已明夫安安逸樂在常人已爲深害
位高則聲色貨利蠱惑愈多五以陰柔居之鮮不溺焉傳以爲
乘剛或疑四爲豫主不宜乘之而反致疾不知易之取象有合

上下爻論者有各據一爻論者故九四以一卦而論爲由豫據
五而言則勢處其偪人主有臣民之衆[illegible]忘有他屬則[illegible]臣
夫六由其耽于逸樂故近臣得[illegible]其[illegible]心常抑滯不舒馮氏
以貞疾爲痼疾是也古其衰危不振也傳言中有以由正言之
有以爻位言者衍在中其位在中皆以位言此言中未亡猶
王寄生之君耳上六一爻即承六五而言上處豫之終深[illegible]
淫民瘼國是皆罔聞知故爲冥豫如書言䏰身即[illegible]
睹況溺也卦爲震體震无咎者存乎悔人即沉溺至于貞疾若
其夜氣清明之時果能惕然悔悟未有不可振之志氣不可除
之積習在乎一念之自克而已又何咎乎聖人不絕人以改過
易之所以不窮也豫之一卦惟九四一爻爲陽之動與象義合
餘爻皆言逸豫益動而使人心之豫者上之事能動而使人心

之說[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四一卦足以當之而其義借天故諸陰
爻皆以逸豫爲言[illegible]子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蓋雖常[illegible]
故惟二貞吉被之鳴豫也三之盱豫也上之冥豫也[illegible]可
也而處在上之勢則其欲易遂其志易遂故世惟由逸豫而得
之疾多纏綿不愈亦惟酣豢于富貴者有之而貧賤勞苦之人
不與焉嗚呼可以戒矣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皆出於地陽氣宣暢啓閉蟄達勾萌天地之氣乃益和同矣
法之六管灰重陰候氣以定元聲以調律呂用
八而和上下聲音之道微矣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

隨自否上下二爻之交易初上爲上則成說體上來爲初則成震體動而合乎人情人皆說從是以元亨然或違道干譽邀結人心則其咎大矣卦之二五正而且中則貞而无咎矣否泰言往來往者消也故惟陰陽消長之卦言往言來餘卦只言上下或言來而不言往此卦又須與歸妹對看此動而說故其辭吉彼說而動故其辭凶當其可之謂時動而說則合乎時之宜矣本義從王肅本隨時作隨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卦以動而說爲隨我動而彼說是以人隨我而言爻則以我隨人而言彖合二體而言故元亨无咎爻以各爻之位言故有吉有凶內卦坤靜剛下而爲震震動也動則變渝而有所隨官如心官之官耳目之官亦曰官然在外者也惟人心在內爲身之主隨則心之動也隨之始也隨而誘於勢利陷于邪僻則凶矣

惟自守以正則吉此以所隨之事言其出門而交則必事賢友仁乃有切磋之益不然則比匪之傷矣此以所隨之人言同人之出門同人貴无私也此卦出門只作隨字看出門而隨偶居又何隨乎艮爲門初在門內故戒之二應五而近比初應正而近之情私應遠而比之情親故係初則失五大傳所謂或害之也自古聽細人之言而違老成之謀以及于敗者多矣初在下位卑爲童僕爲小子三雖與初同體而密比于四則舍初從之矣以陰隨陽亦不爲失陽實陰虛其隨也有所求也陰陽之情合則求而得矣然三不中不正以相比之私而隨隨而有求也失其正即有所得能保其永好乎惟居貞而不妄有所求則吉不然則凶故君子正己而不求于人也四居大臣之位在上下之間承上之命從民之欲或容說而邀寵榮或以摸稜而干

衆譽卯不求而獲如上之賜下之獻上名雖近正亦凶道也
蓋大臣當以道事君正己格物隨而有獲其義凶矣然又非必
執拘也惟有獲而隨則不可耳若其上下交孚以誠相信于上
非曲從于下非干譽而皆在于道而吾之所以決其從違者又
皆深明乎利害得失之數而不敢苟如是而隨則將順其美好
惡同民又何咎乎有獲之言非專指蓋三也蓋人情易動於利
則說隨而失正四以剛居柔故戒之六五與二以中正相應志
同道合相得益彰非苟同也何吉如之上六辭雖繫上而義原
于五上處隨終別无應與惟九五之是從九五陽剛中正非有
邀結之術蓋其德澤入人之深而人心說誠服依之如父母子
其所往追隨不舍反若九五拘繫之而不能離乃於其所至之
地相從而維之不忍去也此隨之至也昔者太王之遷岐當患

難之時而民之從者如歸市王乃因人心之說從定居于岐下
而祭享于西山所謂明德以薦馨香民和而神降之福遂以開
八百年之基隨之時義豈不大哉互艮爲山而兑在西卦又互
益益之辭曰利用爲依遷國亦有其象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動也而在澤中時之靜也而澤又有虛明之象君子嚮晦入
宴息靜虛之中而動之理亦自在矣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不事王侯志則可也

蠱本泰卦初上二爻之交易初往爲上遂成止體上來爲初遂成巽體夫陰陽之氣欲其流行交易則无愆伏此卦陽止于上而不降陰伏于下而不升則上下不交凡物陰氣之伏于內而无陽氣以散之未有不蠹蝕而蠱壞者也故曰巽而止蠱既已蠱矣而又曰元亨傳第曰天下治究莫明其所以元亨之故也曰彖固已言之矣所謂涉川與先甲後甲是也傳固已釋之矣所謂往有事終則有始也卦之艮巽既已蠱矣无可言矣然天下之事與天下之物凡蠱壞者必從而更新之當此之時以人事而言皆若有奮興之志氣當往而有事以濟乎險難而人事必符乎天行一治一亂天之運一終一始天之行若亂不復治終不復始則乾坤幾乎息矣故蠱則必元亨也曷言乎先甲後甲自漢以來或以支干或以圖位不知東北西南惟坤蹇解升

彖有明文未可泛解諸卦夫辭因象繫象在卦中豈可卦外求象象外釋辭蓋此卦上四爻艮震反對下四爻兌巽反對震反爲艮而陽止于上巽反爲兌而金剋夫木所以蠱也事之終也循環往復天道也艮反爲震木生于春兌反爲巽木長于夏然則有始也卦象也五行惟木爲蠱其雕落滋長生意消息爲易見故曰天之行也艮陽之終震陽之始兌陰之終巽陰之始故恒之震巽亦曰終則有始震巽皆木故言甲河圖不言五行而文圖言之故文周繫辭言甲言庚三日以爻言天道如是人事亦如是故蠱則必亨蠱之終則有始天行也巽之无初有終人事也然在天則氣化之自然而在人宜盡乎人事之當然故曰往有事也風雷爲益木道之行山風爲蠱木道之止止則蠱矣而卦互震止不終止又上四爻有虛舟之象巽爲風而互澤利涉之象

諸爻取父母之義朱子謂前人已壞之緒是也然必卦有是象蓋乾坤者衆卦之父母卦本泰卦因初上二爻剛柔相易遂成蠱卦由泰而否也幹前人之蠱者非異人任故諸爻皆以子言幹者楨幹築室之具作室者父子相承之事詩曰築室百堵其繩則直載板以縮巽木也繩直也互兌亦仰巽卦之下四爻二陰附二陽其具也有大過之象焉有小過之象焉互震上動下入其事也上四爻中虛有墉象初六蠱之初乾爲父而剛上爲上爻退處无位之地柔下而承之遂成楨幹之象巽順也諭親于道以柔承剛恐拂其意故厲有子如此則將順匡救不顯其親之失考之所以无咎也豈不終吉乎蓋其意在乎承順其考而不敢自遂也九二不可貞不宜固執之意夫事理之正者貞

也然有時執理之正而已拂親心是先不得乎親也而可乎故雖貞亦不可執苟无大害于義者亦當曲從之其甚不可則或姑徐以俟之幾以諫之以俟其聽從可也傳故曰得中道也卦惟二五相應故獨取母象以剛承柔故戒之九三重剛故有悔然當蠱之時非剛不能勝任故小有悔而无大咎四則以柔處柔裕寬緩之意築墻者緊束其繩而堅築之寬縱則解幹蠱者勤敏則事集怠緩則隳安能慊于心乎六五柔而得中有調劑之美而无更張之迹不獨蓋前愆而且有令譽傳故曰承以德也然則三之有悔亦過用其才也上九居卦之外不事其事者也天下未有子不事家事惟國事則或不在其位不當其任且于位无有在上者惟臣有事外之象故變乎道言臣道上九不當任事之位有不事王侯之象上當蠱之終亦當蠱之極無可

幹者甚極重不可反之時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上九居无位之地蕭然事外豈否之所謂不可榮以祿者耶陽剛在上其志不屈傳故曰志可則也蓋上九居卦之外當蠱之終其時與位然也其郭泰管寧之流亞歟不然人紀莫大于君親而吿訓莫先于忠孝未有以不事王侯爲高者也諸爻以父子言然臣子一義家國一理上爻獨言不事王侯然則下五爻其義可通于王事即二爻言母似不可通于父不知亦可通于君夫易之象也人臣亦安能盡得剛明之主而事之孔子之微服孟子之于齊宣皆是也是故大臣有調劑之苦心而无倖直之淺節宋明之臺諫非无直聲然沽一時之譽不顧事理之安或激人主之怒釀縉紳之禍而小人反得乘而擠之國事亦因以大壞背不明于不可貞之義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壞者由于情窳廢弛其浸淫蠹蝕生意將絕山靜而无爲坐受其敝所以蠱也有風則能鼓動亦能長養君子觀之處凋敝之餘發號施令有振興其民而培養漸涵使之生意暢遂所以治蠱也

䷒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初九咸臨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臨之義玩彖傳以剛臨柔也一陽之反則來復于內二陽則侵長而出臨于外陽貴而陰賤陽明而陰暗故爲臨說而順卦德也剛中而應二五也大亨以正二陽在下而應上皆得其正也此釋臨之所以爲元亨利貞也陽之方長也其勢暢遂和氣協應則陰氣潛消天道如是於人事何獨不然乎至於八月有凶舊以否觀遯言否只七數觀无凶義月卦起于漢人未可據以解經然周正數之亦合夫文王演易于羑里當商之世豈遽改其正朔而三正通用自古而然言八月如云七日只以爻畫數之陽自初長至乾陰生至遯共八畫故曰八月也如詩豳風亦曰一之日二之日易曰言月者復陽長故言日臨以陽之消言故曰月傳言消長皆以陽而言今日之長者即異日之消者也長則臨而亨消則遯而凶盈虛消長亦天之道也是故天道有盈虛而聖人于易以卦畫陰陽之消長擬之所以戒也天人一理也世之治亂家之興廢亦猶是也然則長之必消天道人事一也又何所致力乎曰四時往來氣化之消長治亂循環世運之消長皆陰陽之消長也故聖人以之比擬然在氣化者天道之自然在世運者則與人事相爲依附故聖人于易每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有盛有衰者天運之消長持盈保泰者人事之維持安在長之必消然聖人必豫爲之戒者蓋于長之時而知其有消之幾辯之于早而培養之于其素則人定勝天庶乎其可維持于勿替矣豈徒言其必然一任其自爲消長而无所事于人事之補救乎

象以剛臨柔主下二爻言然地高于澤有相臨之象故周公爻

辭又以上臨下而言則六爻皆臨易中彖爻往往各取一義下兩爻位在下卦爲上所臨也咸感也聖人于咸卦已分明註釋矣諸爻惟此二爻與上卦相應故曰咸也臨不相感則上下隔絕但感之須以其正耳凡下以陰柔應上之陽者多不正不吉臨以陽剛應上故初曰志行正也二則得中所應者六五故吉无不利傳曰未順命也未字衍蓋二應上以剛中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道也天道即命也命即理也在下位者諂而援上多不安命九二守其中正之理既不失之矯激亦非有所逢迎順帝之則而已感之以正者也天之所與者正也人之所助者順也吉无不利矣六三說主在下卦之上亦臨下者也失其中正以勢位爲樂所謂酣豢于富貴者識卑而志滿又何利乎既憂之无咎要其終而言卦爲剛浸而長咎爲說體故曰甘于其既也剛長而爲乾惕則知所憂而不驕咎不長矣四居上臨下柔而得正亦有平易近民之意與下卦相比地澤相際臨之爲道貴近而不貴遠近則情意可通利害可悉故曰至臨故傳曰位當也人君之職莫大于知人六五虛中以下應九二所以吉也諸家皆作如是解但卦坤而非離傳曰行中之謂也則所重者在中舜之命禹曰允執其中是人君之德莫大于中舜之大知以其執兩用中耳惟其知之是以行之是知臨者就六五之得中而贊之也大君之宜孰過于是柔非君道所宜以其得中故爲宜也上六處臨之終地勢坤而能載上六坤體之全故曰敦臨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以大夫師長使司牧之非徒以勢位相制也必如地之於澤以厚德載之容保無疆地之環于外者不塞不崩然後澤之畜於內不溢不涸是臨御之者無非

容保之也故曰志在内也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不亦吉乎不然徒以貴賤之勢畏服之驅使之未有不成土崩瓦解之勢者亦安能長保其臨乎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中有水已取容民畜衆之象澤上有地淳蓄淵涵君子以之廣其教澤其憂深慮遠如千頃之陂久而不固天下後世之人涵濡其中率循其教皆有以即乎天理之安而免於人欲陷溺之危其澤豈不宏遠乎

䷓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我生觀民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自上觀下曰觀自下觀上亦曰觀大觀在上大者陽也指二陽
而言二陽爲下四陰之所觀仰下順則景從乎皇極上巽則體
察乎民情中正以觀天下以九五一爻而言也以中正爲觀于
天下所以立蕩平正直之極以中正之道觀天下所以化偏陂
反側之私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聖人以下觀而化釋之盥齊莊
中正聖人非有爲而然自下觀之而見其然也盥而不薦如云
篤恭如云恭已垂裳蓋借宗廟中盥而未薦此時此際之肅穆
莊敬以形容齊戒以神明其德之氣象耳无時不然不可沾滯
承祭時說如是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下皆顒然仰望如北辰
之居所而衆星拱之皆敬德之潛孚也不字作未字看非既薦
則減意便散但薦則屬之一事如中節之和未薦如未發之中
氣象最可觀也天无言而時行物生天之神道也聖人不言動

而民敬信聖人之神道也以聲色化民形也至德之感乎神也
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其在詩曰上天之載无聲无
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文王孰能有之
非文王孰能言之卦重象艮廟之象九五王乃在中也
六爻之義四陰取下之觀上上二爻取上之觀下初六卑微去
上也遠自最下而觀上如童蒙之无所知識小人伏處安耕鑿
之常所以无咎君子當觀國之光故吝也六二雖與五應然觀
不取應而取近二去五亦遠如自內而闚外所見依稀惟女子
无非无儀職在中饋闚宜內而不宜外六二爻位皆陰柔而中
正女子之貞也中互艮二在門內有闚覘之象然女子之貞而
非丈夫之道也故傳曰亦可醜也大豪傑之士雖无文王猶興
況大觀在上不能出門而交覘師取友以廣其見聞成其德業

以近天子之光而安于固陋淹忽終身遂與草木同腐不亦悲
乎故易以童觀闚觀爲小人女子之道有志之士其自待當何
如也六三處上下之際邦有道而貧賤固可恥然在我之德未
充而冒進以圖富貴力小任重鮮不蹶矣是亦恥也故量而後
入不入而後量觀我生觀我之所有也如果有獻有爲有守堪
爲時用則進不然則退而自修未可冒進也如是則進退合乎
道矣自上之養士者无方取士者无法士之質贄然而進者干
祿焉耳非有所挾持也一旦失勢則黯黯而退進退无所據失
道甚矣三在內故曰觀我又處上下之交故曰進退六四進而
觀國之光者也陽明陰暗四上近于陽如履君子之庭而覩其
禮樂文章之盛王謂九五五以中正之道觀天下陰在下而四
獨在坤上有才德出衆之象而密比于五五所尚也是以利也

古之選士皆曰賓興不曰臣而曰賓以其始進而言也九五自
上以觀下凡政教號令皆自我出故曰我生果能合乎君子之
道乃可无咎傳曰觀民也凡我之所生无非施之于民五方之
風氣不同必合乎人情宜于土俗叅酌盡善而不執一己之見
乃爲合乎君子之道此就上而言也上九觀之終至是而可觀
其成矣其生指下之三陰而言或耕鑿之餘鼓腹而歌或仁讓
之俗比戶可封采風問俗皆觀其生以自考也如其皆合于君
子之道則无咎矣夫君子以一身爲億兆之君師不忍一夫之
不獲然祁寒暑雨難釋怨咨遐方殊俗豈盡從化故曰志未平
也此聖王所以不自滿假也此就民而言也觀之終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无遠不被五方之風氣不同先王省方問俗觀民設

敎因地制宜則聲敎四訖矣

噬嗑亨利用獄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屨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噬嗑以象言有物間于頤中必噬而嗑之乃亨也夫聖人之于物无所不容豈必介介乎求去之至于間之爲害若頤中有物則必不可容利用獄又以卦爻卦德卦象言傳已詳之矣剛柔分則是非不至于混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刑威不至于妄用柔得中而上行明在上則情僞盡燭柔得中則寬而非姑息用獄者在上位之得乎之上四爻剛柔雖不當位如卦之才則利用獄也

周公爻辭皆本文王名卦之義噬嗑亨蓋噬嗑有亨之道情與理一也无有不合有不合者有物以間之去其間則合矣合則亨矣亨者通之謂去則復此之情意感通而无間矣由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莫不皆然此噬嗑之義與其用也利用獄指其一事而言如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之類蓋獄詞互異必有間之之故陷伏于中反覆研究得其間而去之然後兩造之辭合情罪相符而爰書可定卦德卦象皆于治獄爲宜故曰利用獄非謂噬嗑即專言用獄而去間之道非用獄不可也夫人倫之間骨肉之際其間皆不能无非刑獄可得而施者間違不可去乎情則必以去間亦何其无術也是故周公爻詞概言噬嗑之義乃解易者見象有刑用獄之語而上下兩爻又取屨校何校之象遂謂六爻皆言用獄則是間非刑不可去且言見大人者六爻即專言見大人言涉川者六爻即專言涉川乎是不可通也又如豫言建侯行師矣爻未嘗言建侯行師也然則上下兩爻之義何居乎曰此亦以噬嗑而言耳以一卦之象而言只九四爲頤中之物周公爻辭則中四爻皆爲頤中之物彼噬者也上下兩爻噬物者也凡卦于初上二爻多取全卦之象此卦初上

二爻如不能噬物而反爲頤中之物所撑拄上者不得下下者不得上无由噬而相合故取象于校校有噬嗑之象而卦又有而校之象上校一陰一孔下校二陰二孔校而在下則足爲間于中如屨校滅趾也校而在上則首爲間于中如何校之滅耳也爻多以上爲首下爲足其位然也夫至于屨校滅趾雖云小懲大戒而當前之獲罪安得无咎乎夫易之取象亦擬諸其形容耳如以爲事實則乾胏乾肉金矢黃金皆爲實有其事與物耶凡噬物者上不動而下頤動屨校滅趾如能噬者之有所制而不能動耳故傳曰不行也夫在下位有噬物之具而有所制而不行于義爲无咎矣下震爲足中互艮爲止有其象噬物者而在下或有所制而不行在上則肆其貪殘矣利令知昏傳故曰聰不明也凡噬物者未有不反爲物所噬者也宜其獲何校之罪也離互坎爲耳見離目不見坎如何校而滅耳也傳于夬亦以聰明並言蔽塞而無所聞知聽宜聰而不明也卦以去間爲義然惡其將噬爲害大矣上下二剛爲噬之用故周公于此二爻反若甚惡乎其爲噬也六二爻位皆柔有膚象六三外柔而內剛有腊象九四二柔附于一剛有胏象六五外柔內剛以其柔中故曰乾肉柔不如膚剛不如腊也曰膚曰腊曰胏曰肉但取頤中之物耳既爲間則宜去故諸爻皆无咎而四以胏且吉以初剛噬二柔入之深也艮有鼻象三才柔而志剛勇于噬而慮其不勝以爻之柔遇位之剛爲其所梗故曰遇毒九四陽剛擬其物則爲乾胏以爻之才則爲金矢以其剛直之才若雖噬之物加之以艱貞罔不克矣四以剛居柔若隱微之關猶有瑕疵則失其光大故曰未光而惟艱貞則吉六五離本乾體黃

爲中色故曰黄金失噬乾肉而得黄金似爲甚易而猶存惕厲蓋間雖宜去而吾所以去之者亦不可太過亦不可輕忽乃爲合乎中道傳故曰得當也離爲乾卦故四五言乾凡此不獨獄爲然人情之有所間隔而求去之者是也其間有大小則去之有難易又如與人論事各執意見窮理而有所扞格皆是也易故无所不包也

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内明而外斷豊之所以折獄也上明而下斷噬嗑之所以立法也明其輕重之罰而勅之以爲可守之法以斷天下之獄而无所不合矣

䷕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忓其也六五之吉有喜忓既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文質之為用久矣質不可相勝而貴得中故剛之文柔柔之文
剛所以相濟也以文而言陽明而陰暗以質而言陽實而陰虛
凡物之文於此而施之質者也故剛文柔柔亦文剛卦本泰卦
上二兩爻之相易柔來文剛內虛而明文之著見故亨剛上文
柔明有所止其光甚矣故小利有攸往君子所恃以成天下之
務通天下之志者質而已矣文其外飾者耳如威儀文詞雖不
可以一日無者也天文也之上王輔嗣本有剛柔相錯四字今
註疏中所載亦說註亦有此四字天文人文夫子即賁之義而
推廣言之凡文皆剛柔相錯而成日月星辰之經天雲霞之班
布山川之流峙五采五色之張施凡有文之可觀者无非陰陽
剛柔之交錯未有一物而能成文者也此自然之理也天文也
聖人制之以禮儀威儀服物采章周旋進反尊卑上下之等殺

哉然而不可過所謂文明以止人文也觀日月星辰之經天盈
縮伏見可以知時之變觀人文之有秩序制為一代之禮可以
化成天下之風俗此賁道之大也
卦之象火在山下其光甚近文明以止故各爻皆有斂抑之義
凡卦初上二爻多以全卦取象下卦柔來文剛文在內而外觀
·賁初九又居下如賁其趾其文不顯柔文剛則剛為質初九陽
剛待正守其質素以自韜晦舍車而徒安其在下之分不敢自
炫傳曰義弗乘也為下不僭之義也震為足下二爻有取象趾
之初亦以互坎為車初在下弗乘之象六二柔而得中得正其
文柔之著見由中而達外如須焉有自然之文而无所矯飾上
互頤一體其下柔之文剛也故曰須也明體而陰爻如須之文
亦體夫卦之取象于人身有以全卦論者有以各爻論者初在

下為趾卦之上四爻互有頤象二在其下如為須也傳曰與上
興也上為三之剛須附于頤文附于質之義非質則文无所附
麗矣三則離之全體明之極文之外著者也柔文剛三在二陰
之中故賁如濡如文之盛也文不過乃得其正故戒之以永貞
下卦剛為質永守其質之正而不溺于浮華則吉也傳曰永貞
之吉終莫之陵也言終不使文之得過於質也六四舊說謂四
·欲賁初而為三所隔于義无取夫賁不取相應象傳只取二上
兩爻交易為義于初四无涉也坤體為厚四以柔居陰有守其
質素之意剛上文之故曰賁如而四惟守其質故曰皤如翰向
也乘馬亦白依然質素之意四之為厚當賁之時而尚質似為
戾于時矣傳故曰當位疑也然文不可過也四之尚質非婚異
也國奢示儉適相調劑為耳又何尤乎互震為馬四重陰故曰

白冠只妨害之意非盜也互既濟為婚媾五近上之陽為其所
賁然柔而在中質素自守不樂紛華終不失其本來之面目如
賁於丘園其文儉矣丘園閒僻之地凡都邑多文而鄉里則多
樸束帛亦文矣而戔戔則其文菲薄隣于陋矣為可吝也然寧
儉毋奢是以終吉且有如象卦之中虛有圓象卦本坤體剛來
文之坤為帛卷其兩端而三束之卦之陰陽相間有其象焉
有責也以約則解失也上九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以文加于
質如繪事之後素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非踵事增華也甘受
和白受采文有所施而易為力上之所以得志也周公制禮作
樂以文治天下而賁之文未嘗侈于文也文之盛如三則戒之
以永貞質之過如五則許之以終吉雖有車馬幣帛而弗敢炫
也而終之以白賁之无咎聖人之意可知矣故雜卦傳曰賁无

色也繫文其用之衆乎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其光燭物故可以明庶政然明之所及者近所見狹屬恍惚故无敢折獄

剝不利有攸往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懼半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床以膚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剝床以足以滅下懱五也剝床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懱五也剝床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陰之剝陽也自姤而已然也若知其能剝陽而有以制之𢉖乎不致有剝膚之災不曰剝剛而曰變剛見其剝之以漸而人不知也當否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猶以君子小人對言若剝之時君子之道消盡故只曰小人長也所以不利有攸往而卦亦有順而止之象順天之行止而不往也卦義即在象中盖否可休也亦可傾也惟至于剝則所謂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君子雖切于救世然昏溺而无益亦所不爲也是故虛者消之盡息者盈之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所以順天之行也然則治亂之運其天乎曰天未嘗不願治也人不能順乎天之理則天之氣亦反爲所拂亂天亦无可如何是故消息盈虛君子小人互爲消長天反因人爲轉移周子所謂天乎人也何尤若夫亂極則治此則天運之循環然則治者天所開亂者人所

成也

剝之取象于床其義最精夫陰之剝陽也凡歷五爻亦豈能遽進哉皆由在上者溺于晏安耽于逸樂如燕之巢于幕上安寢酣睡而不悟馴至于剝膚而已无及矣夫小人之鄙陋處床下而不以爲卑汚其陰賊陰狠伏于幽隱切近之地而難測覬于此而小人之情狀亦露矣坤爲地艮在上有其象小人長則害君子否猶以不利君子貞剝則蔑之而已足滅則床覆傳曰滅下也去其輔之者也剝之象爲床巽亦爲床巽之床二陽剝則只餘一陽矣辨則去膚一間耳由足而至於辨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由床上者之安寢而不覺也傳故曰未有與也與讀爲去聲言陰之所以侵長以在上之陽處高而不事事聽其滋長而若未有與于其間焉耳六三于羣陰之中上不比四下不繫于同體之二陰獨與上之一陽相應是當剝之時而獨于君子有維持調護之美不與小人黨同伐異于義爲无咎也爻辭多求卦名識剝之猶言剝之時耳若謂剝陰非卦義也初與二猶曰蔑貞至于四則无貞之可蔑人主孤立左右前後皆小人也直剝及于膚而已傳故曰切近災也剝之極也六五互坤柔順得中有后妃之象正位中宮領率羣陰統御君所陰之美者也卦互重坤妻道也臣道也確有其象故繫之詞小人能改行易慮以事其上則轉禍爲福其實亦將順從之在乎一念悔悟之間耳然千古終无悔悟之小人而聖人亦終不絕小人以遷善之路也故曰无不利傳曰終无尤易亦未嘗不爲小人謀也魚陰物羣陰在下有貫魚之象上九一陽止于上爲下之羣陰所剝一无所爲而猶有空名之存如碩果之繫而未見食此爻變

則爲坤然是一陽也即藏于坤中反而爲復聖人取象于碩果其義最精其膚已剝矣而其膚中之仁則有更生之理生理無斷絕易之所以不窮也陰陽消息无間可容亂極之時而已有治之機剝之時而君子已有得輿之象不得自載民亦得所依歸國賴君子以存小人必欲盡害之國破家亡是自剝其廬而无所依千古固无善終之小人也坤爲輿一陽在衆陰之上得輿也卦又有廬象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以地爲基地厚則能載山邦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叶其久也中行獨復以從道叶徒口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叶去九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有亨之道以剛自上而反也陽至健也方伸之氣无有阻礙之者故曰出入无疾反入也長出也一陽復則由是而臨而泰諸陽皆復朋來无咎決其將然也始者陰之長陽之自內而遯于外也至于剝則陰極陽生復者陽之自外而來返于內也陰陽往復亦天運之自然然亦只一氣之自爲消息消于上即復于下故曰反復其道復爲剛長如人心之復乎天理其往也何不利乎剛反以一陽之復而言剛長言自此而長也七日如震如既濟皆以少陽之數言八月亦少陰之數但剝復臨遯皆以陰陽消長言純坤六畫至復而七故曰七日純乾六畫陰長至遯爲八故曰八月若月卦之說起自眞人亦即所謂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非程子見道之眞不能及此朱子亦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是復之一陽即乾之元也萬物之所以資始也故貞下起元或曰陰陽氣也以爲元可乎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氣之已消者往而不復矣而生生之理則不息有是生理然後陽氣復生所謂復者固一陽之氣而所以復者則不息之理有理以氣自生非假既消之氣爲方息之氣也此易所以爲天地見心之奧也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无有二也人能自見其天地之心即所以事天也豈在遠乎聖人特指以示人最爲親切會吾心何處更求天地之心非此心之復亦何由見吾心天地之心乎或曰若是則與佛氏之明心見性何異曰彼之所謂心所謂性乃虛靈之妙吾儒所謂天地之心乃一團生意所謂仁也釋氏正緣不見天地之心故認賊作子耳且彼一見之而遂已吾儒所謂識其端而存養擴充之正有事在豈可比而同之乎

後者陽來復也故諸爻皆指下一爻而言不遠復消于上即生于下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不至于悔也此所謂未達一間也六二柔而得中密比于陽復之美者也象言天地之心而爻傳言仁是天地之心即仁也下仁也仁人心也心生道也即下之一陽也二柔而得正得中密比于陽有依仁之象所以為休復也六三與陽相間矣然與陽同體而在內卦日月至焉者也有失而復有復失之三亦復之三所以為頻復也夫人心出入无時非存養之密則屢得屢失不能純一終不能為己有所以厲也然其復也愈于放而不知求者矣于義為无咎矣周子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无難焉此學者所宜自勉也六四在羣陰之中獨與陽相應正如人心放失之久而一念惕然復乎大理由其中心之所明者而行獨從乎道而不為羣柔之所汚傳曰以從道也亦以一陽而言也所謂道心也爻有語意分明而不言吉凶者甚多未可以為疑也所謂復者復于陽也二比之三同體四應之皆復也五遠于陽矣而此一爻之義則又因下四爻而言敦復如敦化之敦无有間斷也非敦復不惟獨復不可恃頻復者愈危即不遠之復亦將入于頻復之危矣故必敦復然後无悔然其敦復與否葢存乎一念斷續之間其存亡出入有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者故傳曰中以自考也諸卦或以上爻終一卦之義如敦臨敦艮是也此卦上爻有迷復之象復非敦復其義未盡五既坤體柔而得中又互重坤與下卦相連故于五言之夫復者善利之間聖狂之分人禽之界故聖人不憚致其反覆丁寧之意學者所宜三復也上六去陽最遠以全卦而論則一陽伏于羣陰之下如人之天良雖

未嘗泯滅而蔽錮昏塞之甚迷于復焉者也傳曰反君道也反悖也違也人心以理為主宰陷溺于物欲迷而不能復乎天理則志不能帥氣理不能制欲肆意妄行狥乎人欲之私滅乎天理之公人心反為主而道心反聽命矣非反君道乎大則有災小則有眚无適而可也凡象爻有以一二事言者有其本意已盡復以一二事言者如女貞吉利建侯行師用取女此以一二事言也如噬嗑亨利用獄咸亨利貞取女吉包蒙吉納婦吉謙之利用侵伐此本義之外復以一二事言也此爻迷復凶有災眚已盡本爻之意而卦象凡有震坤者多言行師故又以行師言八卦相錯皆可對勘雷出地上為豫故利建侯行師雷在地下為復故不利行師微陽初復正如亂離之後民氣稍蘇宜保境息民生養休息以待元氣之復乃好大喜功欲用震疊之威求復疆土未有不敗亡者幸而苟全亦成衰弱之勢不可復振凡事如此以其大者言之迷復之甚者震為輿羣陰在上輿尸之象坤為十數凡卦初上二爻皆以全卦取象自下而言為一陽反于羣陰之中自上而言為一陽伏于羣陰之下有其象故繫之辭何氏楷以行師以下皆為假象以喻心不能制衆動狥物欲必致喪天君夫易之象假物者甚多若行師建侯取女之類謂以其事之類推之則可謂盡屬喻言則恐未然如謙之征伐非爻傳有征不服之語亦必另作一解矣復之義周程互異朱子所謂所指地頭不同也周子以通復相對言不妨另作一解程子所謂動見天地之心者葢復處便動又為于靜中之動方見天地之心又程朱論復卦之義先後不同程子與蘇季明論未發已發以既有知覺為動引復卦明之朱子謂未嘗知

覺甚事似有知覺何害其爲靜養觀說則曰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却與程子之說合此朱子未定之說也中庸致中和或問以程子以知覺爲動引復卦爲不可曉而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而无所知所覺爲純坤不爲无陽之象論復卦則須以有知覺者當之其義爲精矣蓋至靜之中但有知覺之體而无所覺所知之事此周子所謂靜而无靜太極之所以涵動靜也若復則對剝而言如人心放失之餘一念警省而天理已呈露矣程子之意蓋以季明言觀言思言求則其知覺全屬動而非靜中之動故以復卦言之又古人讀書觸類旁通不執一義若學者以程子之說深自體驗則不必放失之餘不必感物之際而所謂天地之心者亦无時不可作清夜之觀夫夫復之一卦直接虞廷精一危微之旨天地之心卽道心也爻傳復就人心而切指之曰下仁也更爲親切分明矣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皆安靜以養微陽也推之他事可知

䷘

无妄 元亨 利貞 其匪 正有 眚不 利有 攸往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義朱子兼取史記之說蓋漢儒多作无望諸家或專主
一說或兼取而牽合之皆非也玩彖爻之辭已明列兩義而分
言之皆因卦之有是象也何言乎分言之也傳不曰天之命乎
疏曰天道道則无有不正者也命則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
大亨以正天命也匪正有眚者亦天命也以理而言在天則大
象所謂物與无妄也在人則程子所謂動以天也利貞如泰之
利君子貞也以氣數而言所謂眚也災也疾也亦天命也禍福
之來皆降自天有爲之致之者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若
如雷之忽然而降於天正如世俗所謂青天霹靂是也此皆氣
數之適然匪正命也然天亦何容心乎是亦无妄也此彖意也
傳亦分別言之其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正命也天命不祐匪
正命也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以卦象言坤本靜也外卦之乾
交于坤遂爲內卦之主動而健其動也直毫无私曲合乎天理
之公其亨也天命之正也若其匪正則有眚不利有攸往矣凡
人妄動而有眚則宜更改若既已无妄而所遇非正命而不我
祐則亦安之而已若又生趨避之念而妄有所往反爲妄也又
何之乎天命其可逃耶反言以詰之以見其不必行也語意止
與泰之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同程子雖无邪心不合正理卜溪
最精揚雄斗困之有雖識亦錯之說然觀彖傳天之命也即曰
其匪正有眚是皆以天命而言辭因象繫是以有反正之辭
初九无妄之主爻也无妄之初所謂不爲不欲初心也程子所
謂動以天也如是而往何不吉乎六二得中得正心无妄動者
也凡人求其利則爲其事爲其事則計其功皆妄也若不耕則
亦不計獲不菑則亦不計畬胸中空空洞洞一無所爲所謂无

爲而守至正如是則其有所往也皆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所爲
而爲不計功謀利而自无不利矣非一无所爲也若謂不於耕
之時計獲不惟添出字句且耕未有不計獲者也懼其鹵莽而
報余也若謂不耕而求穫是妄希逸獲也若不耕而穫亦无是
事是人事可廢也固知不字當一氣串讀天下雷行耕當之時
互益爲耒耜互艮爲止動而止有其具而不用之象傳曰未富
言陰虛不富不宜妄有所求也釋爻辭則字之意六三所處不
中不正故來无妄之災如行人得牛而災在邑人古人借同舍
之金解驂車之牛又足較乎坤爲牛而伏于外卦又互巽坤爲
邑而剛自外來震動于內有其象九四正當心位內外皆无應
與棄心之實理可貞固守之而不失矣又何咎乎傳曰固有之
也言此理之爲所固有宜守之而不失也九五陽剛中正反兑
无端偶有橫逆之來亦聽其自起自滅又何傷乎若從而調停
之反爲妄也如人血氣和平本无有疾偶感四時不正之氣然
元氣充足客感旋消可不藥而愈若又投之以藥是疾爲无妄
之疾而藥亦无妄之藥也无妄之藥豈可試乎震爲驚懼爲災
眚在下言災上无位言眚五言疾貴賤之辭也五與震體之六
二相應似不无沾染而乾體至健非陰私所能累如雷之忽起
于天下不移時而自息了天體固无傷也上九雖无妄而處非
其正與下震體六三相應故行而有眚象傳曰无妄之往何之
矣无所之其道窮矣卦惟五上二爻過與下震之二陰相値故
五有疾而上有眚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所謂順受者
盡其道焉耳行險徼倖反或陷于危亡如文王之于羑里孔子
之于陳蔡天命之窮演易絃歌聖人亦安之而已若謂過于无

妄夫无妄既為實理實心豈慮其過也凡人之有妄也皆感于
利害得失之數必如初之矢念即得其正二之不計功謀利四
之固守其正即五與上之有疾有災眚而亦不為所動乃為无
妄之至益在我自盡其道則雖有不正之命而我已得各正之
命故无妄立命之學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震陽之動生生之發舒而生理與俱无妄者誠也元之資始也
茂字貫下宏也盛也對準也順也時行物生天既與之以无妄
矣先王裁成輔相順時長養使如陽氣之發舒无不暢遂宏其
參贊之功也

䷙

大畜 利貞 不家食吉 利涉大川

大畜剛健
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
剛上而尚
賢能止健
大正也不
家食吉養
賢也利涉
大川應乎
天也

初九有厲利
已 九二輿
說輹 九三
良馬逐利艱
貞曰閑輿
衛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
之牿元吉
六五豶豕之
牙吉 上九
何天之衢亨

有厲利已
不犯災也
也與說
輹中无尤
也利有攸
往上合志
也六四元
吉有喜
也六五之
吉有慶也
何天之衢
道大行也

畜止也聚也止而後有所畜聚也陽性發散有所止于外然後
有所畜于內也大畜對小畜而言以巽順爲畜畜道之小以艮
止爲畜畜道之大畜之大利于正不正則反足爲害不家食不
獨享其有也剛健乾也篤實艮也浮動則虛僞艮止則篤實健
則不息篤實則能載如是則積中發外自有輝光發越之盛日
進于高明光大之域而其德日新矣惟日新而後所畜之大卦
有離明之象此夫子先發明卦德以畜聚言也能止健以尚賢
而言是自止其健也人之健而不知止者以其自賢也惟尚賢
然後若无若虛不矜不伐三陽之盛而退處于一陽之下君子
尊德樂義不欲上人此自勝之爲強所以爲大正此釋利貞之
義也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健而止需也止健畜也此以畜
止言也畜又爲畜養陽大也君子也賢也所畜積者大非徒自

奉也當推之以養賢則得賢人交輔之吉矣不然畜積雖大而
所養者非其爲害可勝道哉能養賢而賢人聚于內亦畜之大
也如舊說是有所畜者之必干祿也三陽畜于內而外卦互頤
有其象是畜有三義利涉大川亦健而止之義凡涉川者緩行
則无事風利不得泊行雖健往往有事健而止不自恃其健而
必進也此涉川之利也同人應乎乾乾行也大畜應乎天時行
而行時止而止舟之行健而御舟者常有止而不敢輕進之意
往往視雲物風勢爲行止故曰應乎天卦有此象故繫之辭
傳兼言畜聚畜養爻只以止健爲義初在下未進也陽性健欲
進也艮阻在前有厲也故戒之柔之止剛其辭緩剛之止健其
辭危九二剛而得中自止不進如脫輿輹而不行異乎小畜之
爲四所止也乾爲車爲圓有輪象中爻爲軸承輹二與五應上

互兩爻有輹象中間一陰輪在下而輹高懸爲脫輹之象故小
畜言于三而大畜言于二二自止不進故曰中无尤也九三重
剛如良馬之逐必進者也然絕塵而奔恐有銜橛之虞艱貞而
日閑與衛庶乎利有攸往所謂終日乾乾也乾爲良馬卦互大
壯勇于進者也上卦艮止車雖馳驟而御車者時謹持銜勒則
可无虞故曰上合志也六四六五兩爻之義程傳精矣梁山來
氏乃謂天下无嚙人之豕而引埤雅以牙爲杙謂繫豕于杙也
不知牙與角類也天下亦曾有觸人之牛有其具即能傷物若
豕而繫之亦安見其以柔制剛之妙用乎惟以童牛爲初說者
謂四止初五止二其取象未宜且初與二已自止其健四五二
爻只槩言以柔止剛之道毋庸分屬或曰聖人之治天下如奕
者之占得先著此言極妙聖人化天下之頑梗使不爲害豈非

可喜可慶之事乎小畜婉轉求合大畜以義制之而已卦互離
爲牛如頤損益之言龜也艮爲童牛乾爲首陰兩岐角也一陽
積其上牿之象又爲黔喙之屬豕也互頤有牙象位剛爻柔積
豕之牙也牛柔豶豕剛躁四五之位異也上九畜極而通陽之
性也如天衢之空曠无所隔閡何字之義程子以爲衍似于語
意未完或以爲何校之何吳草廬引詩何天之龍解之于義雖
通作者許之辭爲得蓋畜之久而一旦通達情見乎詞也且爻
辭如小畜之何其咎睽之往何咎則何字亦常語毋庸生別解
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小畜動而大畜止動者德之見於外止者德之畜於中德性君
子所自有然必學問行知然後日進于高明光大之域不然則

德致矣天在山中日月之光華風雲雨露之化施山皆得而有之君子之于古訓亦猶是也

䷚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帳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頤之一卦諸家皆拘牽文義故失象爻本義頤者養也養之道非一端而惟止則吉不正則貪邪雖得養豈能終吉聖人設卦觀象觀頤之象陽實陰虛虛者須有物以實之而其道則在于自求而不可求于人農工商賈皆自求也士之食祿于君雖似之上然有常職以食于上亦自求也下動而上止頤之象也動而後得所養未有坐食者也動于內而上于外自求也聖人所為觀象以繫辭也傳曰觀其所養觀其自養謂觀其所以養之之道在于自養也二句串說上句只虛說若以所養自養分吉則與傳意不合自求則小人自食其力君子受祿不誣所謂貞吉天地聖人以下言之傳倒也

卦有貞象陽實陰虛初九陽明伏而在下如靈龜之咽氣足以自養而初為動主上應于四舍己而妄求如見人食而望分其

餘是凶道也人各有心思才力若憂勤惕厲則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有可以自贍之具乃苟安意惰妄希逸獲于他人其凶可知矣自初上兩爻外皆言顛拂諸家于二四之顛頤既无所分別拂經拂頤亦不分曉拘文牽義遂使爻理難明不知顛頤同而爻位不同拂經與拂頤義亦有辯當分別觀之也中四爻陰皆賴養于陽六二以上而求養于下為顛以上養下如損上益下常經也今以上而反賴下之養既為拂經若往求于在上之陽則非正應上下之位隔絕為非分相干失類凶矣益不自求而求人于上于下无之而可也夫拂經者不過拂乎養道之常經非拂帥也諸家拘于顛拂二字遂以拂經為拂頤欲以屬下二字為句不成文理矣艮有卯象故曰於卯顛大抵中四爻二當與五對看二與四對看尤為分明初位卑二比之求養於

下為拂經五位尊上順主五比之求養于上亦為拂經既非正應徒以相比求養非常道也二與上應為求養于上此拂頤也四與下應受養乎下此顛頤也以陰陽之相應言三與上相應然以不中不正之道求養于上以其相應也則妄求之心未有已也不知其大悖于道也故持此之堅至于十年亦勿用无有攸利也深戒之也六四之顛頤雖與二同然二與初同在下卦徒以相比而求養于下則為拂經四在高位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又為正應如惟正之供采邑之入非无藝之征雖顛頤而分所應得養正則吉也而六四以柔居柔復得其正又艮為止體雖在上有威嚴之勢而不敢逞其无涯之欲其取民也有制緩征惠下用之有節而斂之有時如是則不惟吉而且无咎其取象于虎視者初位卑下民之象四位高自上臨下有

威嚴之象虎在上之勢何欲不得何求不遂乃其視雖眈眈而其欲則逐逐逐逐者有漸而不驟如俗云逐一逐件有條而不紊雖取于民未嘗苛急病下愈見其威而不猛高而不驕九家易艮為虎虎常蹲踞艮止亦坐象有坐視眈眈之象坐視亦不動眈眈而不噬艮象也傳曰上施光也猶如施于有政勿施于人之施夫上之取民有制而留其有餘于民其所施為光大也此六四之義也若以四之顛頤與二之顛頤一吉一凶若難分別遂生另義恐非爻之本意六五居尊位而不能自養比上而賴其養其拂經與二同要惟居貞而制節謹度不為无厭之求則順理以從上而吉矣五與二同為拂經而五有居貞之吉者五位尊上為頤主故也已尚賴養于人則當守常而不可涉險猶嫌非分矣不惟不利于義亦不可也上九一陽在上而為下

羣陰之所仰戴制田里教樹畜下所由以養天下由我而養衆母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厲可知也然而吉矣廣土衆民澤可遠施何慮如之故傳曰大有慶也人既皆由我而養則可同心共濟矣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利涉大川者五積衆陰于一陽之上有積重之勢宜其陷也上以一陽綱領羣陰卦有舟象又有風帆利涉之象故繫之辭凡卦之上爻多不當任事之位而頤反爲由頤者以陽實陰虛也卦惟上下二陽下有供上之賦上有養民之政也觀爻之意皆發明象辭自求之義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也動而止之象也

䷛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棟橈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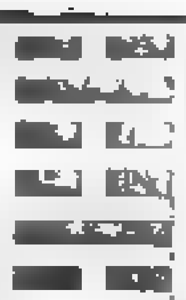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過乎剛也四陽積重于中而端无所附麗有棟撓之象如
人之過乎剛則不近人情其剛直嚴冷皆非世俗所能任受是
以所如不合棟久在上則下之承事者亦難矣本末弱而言
夫人之行已固貴于剛若剛而過與世多忤安得亨也故必利
有攸往可以通行而无滞乃亨何以能利有攸往如卦之才是
也剛雖過而中内巽順而外和說如是則利有攸往乃得亨也
彖亨在利有攸往之後傳加乃字其意可見是卦之才正所以
救抑乎剛之過以救棟撓之失也處是卦之理即在是卦之中
高明柔克棟之所以不終撓易之所以不窮也君子有時爲大
過之行其時則然也若事事求過則非矣然過而合乎中非義
精仁熟者不能也夫子所以歎其時之大也或曰棟撓何以不
言凶也曰撓與折對非折也但下撓而末上仰耳舉而升之塊

无悪也故利有攸往乃亨不往則委之于地矣如卦之才則往而
利矣行字衍
卦之中四爻爲大過上下二陰只以卦象而言句茅只取陰柔
在下之象藉者以柔承剛之象上之四陽重累並脊積重過剛
之勢承之以剛其能勝乎以柔承之庶可无咎巽爲白茅陰物
有其象九二互乾爲老陽上兌爲女妻剛下柔則得女妻于上
蓬生稊于下陰之滋陽也陽枯則燥如剛躁之人得柔順者輔
之情意相孚則有剛柔調劑之美而无過剛之失傳曰過以相
與老陽兌說一過剛而一過柔故能有相資之益下一陰有稊
象九三當大過之時處重剛不中之位太剛則折又在下卦爲
棟撓之象傳曰不可以有輔也如人剛愎自用豈能撫人之言
卦不言凶而爻言凶者位不當也九四在上卦居一卦之中有

棟隆之象又以剛而處柔爲不過乎剛則高而不危矣然與初
應在上位者固不可過剛而无輔亦不可惑于陰柔而二三其
德也故戒之以有它則吝九五與九二同爲枯楊二爲老夫五
爲士夫何也卦以人近以陽之過盛而言則爲太過之過中二
爻是也故爲稊以陽之就消而言則爲已過之過二與五是也
故爲枯楊枯楊之下近本爲宿根爲老陽爲老夫枯楊之上近
末尚有新枝將春飛華故曰士夫巽爲老婦柔下剛則得士夫
于下蓬生華于上陰之益陽也陰陽之情老得于少故士夫反
爲老婦所得下稊在下故于二言之陽之滋于下也生華在上
故于五言之陽之洩于上也凡陽氣之將盡反升于上其根脫
也即其將崩而論陰陽之情相得亦何咎老婦士夫又何譽然
垂盡之陽暫有發生之象發于外則竭于内矣傳故曰何可久

也上六以全卦之象而言乾爲首兌爲澤有其象過涉至于滅
頂則克濟矣其義則朱子以殺身成仁擬之是矣蓋所謂人之
過焉者也易言吉又言无咎言凶亦言无咎是吉而有有咎者
矣故小人亦吉大之過求其是而已雖凶於義爲无咎矣卜筮
者言吉凶咎之有无决之于已之心而已豈問龜蓍耶然則易
不但爲卜筮作也彖爻諸象皆以況人事非虛設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木而木立而不偃隱而不見君子處亂世不隨俗波靡乎
于遯世而无悶非剛之甚者不能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是卦當先明坎險之義然後彖爻之義可得而推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其義為險陷其象為水故以人之涉險而言則坎即險也以水而言則水之流于坎中如車馬之行乎周道乃其常耳如以坎為險則必以出坎為出險夫水不由地中行而泛濫于而涯所謂橫流孟子以為險阻且其在坎中者終未出險也惟其坎之中復有坎焉歷高下而不平遇坎窞而有險水行其中奔注激湧洄漩曲折而不能舒暢故曰習坎曰坎窞曰坎有險曰坎坎皆其義也水流而不盈習坎也習為重坎其象也其流于坎之中日日如是亦習坎也故五曰坎不盈而傳以為中未大大則盈盈則平平則出坎矣若謂止則盈流則不盈夫流水之常也安得為行險乎夫所謂盈者滿而非溢也水之入于坎窞也骩而不盈耳故水愈小則其流愈急若大而盈則出乎坎

窞之上而其流乃平紆餘容與向之激湧洄漩之狀皆不可得而見是為出乎險也非以水不在坎中為出險也易之取象如此明乎此則彖爻之義明矣文王彖詞只言人事益示人以處坎之道也習坎熟習乎坎也有孚者中實之象人之更歷險阻安于義命有孚誠而无妄念則泰然自得身雖處險而其胷中无非天理之周流无有滯礙豈不亨乎如舜說諸人歷試諸艱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也行有尚言以此中實之心矢之為行雖未能出險而忠信篤敬不改其度其行為可嘉尚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水在坎中日日如是如人之處險身安于寓行安于節飲食起居不失其常惟其有剛中之德心存誠敬故險夷一致不為境累也往有功以此而濟險難雖蠻貊之邦行矣祇于既平終當出險天地王公就險而推言其時用傳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統全卦而言上一坎下又一坎故曰習坎初六又在坎之下故曰入于坎窞初才弱位卑陷之深宜其凶也傳曰失道凶也初六陰柔柔則易溺于物欲而所處又不中不正或乾沒于權勢或貪淫于貨色陷溺其心以危其身如人之行路迷于正道而墮乎陷阱也不亦悲乎夫失道而後凶然則世自有坦途而人之自入于險者多也九二象以全卦而論為有孚心亨為剛中爻以其位言則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又處重坎是為坎之中又有險也他爻以柔處險二以剛中處險雖不能大有所為而此剛中之德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外隨身調度亦不至困窮非必妄有所求也如日用飲食豈能无所營為聊以自沾潤耳傳曰未出中也出乎險中則大得矣三處重坎之間來則內有坎之則外有坎枕人之所安也險且枕則逼

近于坎窮處不寧矣兩坎夾之不得動移動即入于坎窞處險陷之中日履危機故戒之以勿用三與初同在下卦故皆曰坎窞二在下卦之上有求出于坎之意然處重坎之間其時未可惟安于義命而不可妄動也傳故曰終无功也六四以柔處柔又得其正有斂抑安靜之象故于此爻備言處坎之道夫處險而驕侈妄自衣暴禍之招也樽酒簋貳用缶將其朴誠也約亦信也險之時未可遲情直遂曉以正論納約自牖委曲以通其情愫也如是則情意可通而終无咎矣簋貳絕句爻傳已明傳曰剛柔際也與解辭同卦互解剛柔之情相交際而不睽隔處重坎之中亦將有可解之機也坎多言飲酒如需如困如未濟是也六十四卦惟坎離剛柔之爻最為停匀而坎互離中虛而明其立之有樽缶之象其橫之有盆象其懸之有牖象離又為大腹缶象缶土器亦朴誠也不必錯綜而已具也九五雖有剛中之德而陷于二陰之中如水之流于坎中未能盈而出于坎也然在上卦抵于既平則出乎坎矣傳曰中未大也五在上雖異于二之小得而陷于二陰未能大也大則盈而平矣然則何時而平乎文王卦位坎在北為冬水枯落之時盈虛消息天道之循環君子惟靜以俟之而已觀聖賢所以處坎與困者惟盡其誠敬義命自安而已非有權謀術數為出坎濟困之妙用也是即處困與坎之道也然君子之于險與小人不同君子不幸而處險命也命則安之小人之行險失道也失道則非正命矣初上二陰是也上處險之終然于卦有未出坎之象于爻之陰柔亦未有濟坎之才則終于險而已如物之糾纏膠葛而不可解蔽野牢割而不得出為陷溺之深也非失道而何以如是係

用徽纆寘于叢棘以全卦之象言二陽在四陰之中也傳曰以三歲也至三歲之久能自反于道其能動而出于險乎爻之言三年三歲皆坎離及互坎離或互坎離之象同人離伏坎日月成歲也凡三皆一陽爻之數此卦與豐困爻雖陰或陽陷乎陰或陰揜乎陽故皆主陽而書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重也水之流于坎窞之中也君子之自治教人不厭不倦如水之流而不已盈科而進則德无不熟教无不成矣

離 利 貞 亨 畜 牝 牛 吉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叶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者麗也凡天下之物惟虛則明然虛必麗于實而後其明有所附著離以一陰麗于二陽故為明為麗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氣之相麗也百穀草木之生于土形之相麗也其枝莖花葉皆自然之文采亦明也離為夏為禮文明之象以人事而言恭敬和樂之情尊卑上下之等麗之于人倫日用服物采章如離之重明炳然秩然其天經地義之大如日月之昭垂于上儀文度數之詳如草木之森列于下无本不立无文不行三千三百皆本乎天理人情之正自然而不容已故小大由之彝倫攸敘風移而俗易矣所謂化成天下也柔麗乎中正以二五而言釋彖之利貞亨也化成天下已釋畜牝牛之吉是以二字言所以化成之故夫以人情之囂然而不相下也自先王制之為禮文生于情藹然以相接秩然而不可踰則雖強暴之人皆有以潛消其亢厲之氣使之協于天則之安靜其囂陵之俗共適于寬和之化周之尚文也以宗道孫服天下使之揖讓周旋拳跽登降而已時雖有爭矣如牝牛之馴服非畜牝牛吉乎自先王之禮教廢而列國以力爭矣重明以麗乎正以聖人文明之治而言柔麗乎中正以天下服從其化而言離為陰卦故為牝牛或曰離言文明不同于賁耶曰賁存離象故亦曰化成天下然推廣言之耳賁火在山下其明之所及者僅矣若夫重明以麗乎正則文質兼備先王制作之盛禮之全體也

卦有數義彖爻或各取其一離之德明也爻象麗也卦象為[illegible]為王彖取明與麗爻取日與王爻之初九日之晨事之始也所所以行也事之雜然而相投者皆待吾而決其行止初九明體而才剛不患不明不患不斷恐其自恃而輕事則不能无失故

戒之以敬孝一敬慎則雖事物紛繁而處之各當其理而无失矣敬其明之本歟傳曰以辟咎也當繁劇之任不求其有功先求其无過无過則有功矣在下言履在上言首卦有履之象中虛也二離二履也爻互半離皆履也初統全卦而言也故曰履錯然上下內外往來皆履也二得中得正所謂柔麗乎中正也以文而言為文質得中以明而言則精明藏于渾厚何古如之傳故曰得中道也黃亦中色離以日言初為日初二為日中則三為日昃矣其曰日昃之離凡光之垂盡而明之昏者皆是也或鼓缶而歌或大耋之嗟益悲人生之幾何嘆去日之已多也夫人之血氣以時而衰神智則无時而衰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故武公耄而好學稱為睿聖如九三者其志衰矣明之將息也不亦凶乎離中虛有缶之象中互兌口互巽亦兌之反不俯而歌則俯而嗟矣九四以火而言上下皆火互巽風在火下兩坎相繼則險愈深兩離相繼則熾愈甚坎險猶可出也火之突發不可遏止是以有死棄之凶也觀五之象曰王公上古于用出征離為君象此爻亦以世變而言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陰疑于陽尚至相戰況而離乎前明既息後明忽興其更變交接之際必有驅除之人或大難驟臨或變起倉卒焚如死棄之悲所不免也傳曰无所容也言其渊暴也不然何其凶之速乎十是也五之出涕戚嗟道之窮也而反為吉何也曰後明以繼前明也繼之不善曰已當之而五適承其後焚如死棄之悲俯目慘傷故國黍離銅駝荊棘小雅之怨悱有呼天而无可如何者矣夫人心偷肆則亡晏晉元之江左偏安宋高之湖山晏衍所以終不能再窺中原五以柔居尊承乘皆剛雖一時未得有

為然柔而得中悲憂如是則必能感奮激發飭身修行殷憂啟聖夏后之光復故物宣王之中興周室繼離照于前不難矣豈不吉乎傳以五為君位離又君象故以王公言他人徒悲戚而已五公則有撥亂反正之權謂離照之當繼作也所以吉也離為日互兌為澤詩曰憂心如焚又曰[illegible]五三[illegible]兩泣亦擬諸其形容耳下互巽為覆兌為戚嗟[illegible]所謂上即六五之王公也日之升自下而上爻至上九而離[illegible]有繼離出照之象故曰王陽[illegible]雖由其憂勤惕厲故能克命有容允勝君師之任永肩四海為自虞夏而後繼離之世師旅征伐占所不免出征以正邦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致天之討而非黷武故曰有嘉首匪醜也明夷之大首亦離也一離與于上則離繼于下折首也上下皆離疑其為同類也而非也太陽出而爝火熄真人出則亡凶湯武革命則獨夫受首匪其醜也丁言獲醜以從之類而言此言匪醜以已之類而言皆說以為定周公文義蒙強虜枝且解由象繫有是象乃有是辭非泛及也離為戈兵火烈有出征之象卦之六爻義皆相承兩火相繼為晉坎為重險而離遞興而火並熾亦變更之大者初日之出也二日之中也三日昃也後明以繼前明而四之剛不中不正附離相際故有焚如之慘非即大耋之嗟者漸盛之時耶五即承四而言所以有出涕之嗟上九即承六五而言有嘉之忠戚故有出征之吉與以卦體言文德也繼體守文之君制作文明備也共周之成康乎以上爻言武功也撥亂反正之主武功之赫濯也其周之宣王乎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以坎離為天地之用也即卦象而觀坎陰含陽離陽含陰互相之妙也卦中互

坎象坎中互離奐互藏之義也離備乾爻坎當坤爻母孕男而
父育女也坎中互艮震備三男之象離中互兌巽備三女之象
則各從其類也即坎離二卦而八卦之象俱矣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日爲君象故以大人言之大抵開創之君多天亶之聖繼之者
爲難觀光揚烈善繼善述則比德重華矣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柔上而
剛下二氣感應
以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是以亨
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
化生聖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觀其
所感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
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
執其隨往吝
九四貞吉
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
九五咸其
脢无悔
六咸其輔頰

咸其拇
外也雖凶
順不害也咸
其股亦不處
也志在隨人
所執下也
貞吉悔亡未
感害也憧憧
未光大
也

乾坤者夫婦之象而萬物之大父母也咸恆者萬物之夫婦而亦萬物之各爲父母也故上經首乾坤而下經首咸恆有以也夫咸恆二卦乾坤之互體陰含陽陽含陰也二氣相感六爻相應在天地則山澤之通氣在人則二少之情專且咸本合卦以上九下爲九三六三上爲上六柔上剛下一陰一陽二人相交相應而成咸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六爻皆相應陰陽之相相合相需陰資乎陽陽亦資乎陰相感相應則各有以相與所以亨也不相應則暌隔而不通然感之爲道易失其正凡其感我者皆其說我者也故外說而內止乃得其正不然一兩至不人化物也是以爻言居吉往吝往來皆戒其妄動也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聖人主靜立極亦外[illegible]內止之意乎以上利貞也婚姻之道自問名以至納吉皆[illegible]少女也六禮[illegible]而貞女行故爲取女吉也夫易虛象也不拘[illegible]亨而言觀象玩占其義可以類推凡感而以正相應者皆是[illegible]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二氣之交感也聖人在上身居九重心周蔀屋求民之瘼下情无不上達是以膏澤下逮天下之人亦无不得其所歡欣交暢熙熙皞皞如萬物之欣欣向榮也天地萬物之情否則不通皆欲感應相與无有二也所以不相與者以陽亢也故天地爲否柔上而剛下爲咸天道下濟皇帝清問下民此物此志也夫凡感之道无不切於人身故通卦以人身取象人心本靜一內卦之艮止是也感于外而始動兌又爲說體則[illegible]牽于情入欲故以萬物之情而言貴其感通以人心而言則戒其妄動故初三爻不取相應此即同于艮卦之[illegible]應[illegible]之四待故以志在外也毋能動而不能行拇感[illegible]初[illegible]而未行故不

吉凶艮在上爲手指在下爲足指故貴于能泰沽象也又卦上多吉首下多言趾只以爻位上下言六二柔得中正在他卦爲與九五中正相應當感之時外爲說體惟宜靜守感于外而動則失其中正而入于不中不正矣豈不凶乎如腓原靜行則動而不寧矣宜居而守其中正則吉趾上爲腓九三原爲艮體宜處而不動與上六相應上之陰又爲說主感于說而動志在隨人識見卑陋是以吝也腓上爲股初與二猶以陰隨陽三則以陽隨陰所執爲愈下矣以全卦而論上六九三爲成卦之由爲柔上剛下爲二氣感應爻言其動則爲動于外說而各象爻之義各有取也內卦感于外則凶與吝九四正當心位外无所感固守其正則吉而悔亡矣惟是四獨與內之初陰相應是无外感之來物交之引而妄念之動由內而生甚不能主一无適雖不見不聞而憧憧往來于隱微之間則胸中擾擾私意縈結還有无端之情形𡿺延影附于冥漠之中釋氏所謂流注想也亦何由得此心之定靜乎故君子之學要之于无欲所以絕乎憧憧往來之擾而涵養其未發之中非待物感而後反躬也傳曰未感害也言外之未感于物也未光大也言內之牽于一陰也五于人身于位爲脢人之一身无不動而惟脢不動五密比于上上爲說主易爲所動而五以陽剛中正鎮之以靜如脢之不識不知不爲所動動則有悔不動則无悔矣人心兕然不動則流于寂定而此卦外感于說故以不動爲正傳末字上有闕文末如本末之末指上爻也上之一陰爲說主五密比之而陽剛中正其志在乎絕去外感之私而不爲所動也如私之志在外五之志在末也兌爲口舌而上適當其位人言則輔頰舌皆動

不必其言之不當而招尤也口容止勝口說〻亦不足貴是未言交感爻吉受感感而妄動故多不吉觀咸之一卦蓋深中庸所謂愼獨周子所謂主靜所謂愼動程朱所謂敬一以貫之訣易者作以艮後爲心學而不知咸之爲尤要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如太白仇池實有是象山至高而其上猶有澤君子虛懷受善亦若是焉耳

䷟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咸恒言夫婦之道序卦之一義彖爻則咸只言感恒只言久剛
上柔下二體也雷風卦象也巽動卦德也剛柔皆應爻位也恒
本泰卦以初剛上而四柔下而爲恒交感者相與之情尊卑者
一定之分自否而咸定分中有交感由泰而恒交感中有定分
雷風相與亦剛上柔下也雷動則風從分有定而道相與无定
分則乖不相與則離非巽動則止非相應則睽人倫日用之道
四者缺其一皆不能久所以爲恒也卦德巽而動凡人所爲非
有所入焉則不見意趣必不樂爲爲之无日新之益亦必中止
內之說諸心研諸慮而有所入外之日新而不已而不敢苟安
入則愈動動則愈入此其所以恒也巽而止爲蠱巽而動爲恒
男動乎外女順乎內唱隨之義也恒有亨之理无咎而利于貞
所謂久于其道也如四五則非其道矣天地恒久而不已惟其

不已故能恒久恒非株守无爲也正以其往而不息耳終而復
始无有間斷所以不已也巽一陰之始震一陽之始陰極陽生
陽極陰生二卦舉其端由此相續循環不已亦何往而不利乎
日月麗天運轉四時錯行亦終則有始所以成歲功者以其久
也聖人必世而後仁亦以久也惟恒久而後有所成蓋氣化之
涵濡有其序而不可強工候之漸磨需乎時而不可驟皆非恒
久不已不能也然則非恒久必无所成久非其道則勞而无益
非始終无間亦不能恒久天道人事一也其情不可見乎恒必
久于其道故聖學先知止二氏皆久非其道也
初六恒之始巽爲入凡人所爲固必求其入然求之必以漸初
才柔志剛躁進者也遽求其入則必不能入不能則必棄去故
銳進者退速不惟終乎无成既求速效則浚而逆施所喪必多

故凶何故曰始求深也九二悔亡以爻位言有恒心而不變也
中爲在中之中恒不應其過也凡陽剛則可久九三則過剛而
不中居巽之終其究爲躁卦其有所爲皆半途而廢一无所成
爲人所非笑如以羞辱承之于後其所爲者非不正也但无恒
心終于无成爲可吝耳傳曰无所容也剛躁之人于此不可則
遷而之彼于彼不可又遷而他往業以屢易而愈荒行以屢輟
而終隳此學者之深戒也九四陽剛亦能有恒者也而所處之
位不當以陽居陰陽實陰虛殆用心于无用之地馳騖于空虛
之境徒勞而无益則託業非也如田者日馳騁于无禽之處亦
安得禽也傳故曰久非其位也凡易言田皆有禽象如師如比
如解皆坎也巽之二品則以離體言惟恒但有車馬震動之象
而无禽象故曰无禽六五柔中能恒其德而貞固守之婦順之

吉夫子制義宜用其剛而從婦德一于柔順此妾婦之道不亦
凶乎爻之六五柔中而吉者多矣此卦亦因咸恒有夫婦之象
爻言夫婦婚媾又只以爻之陰陽言五位剛而爻柔又有從婦
之象又卦義爲恒陽剛爲君子之道固守其柔故婦人吉而夫
子凶也上六陰柔不能持其終恒忌躁動爻至上而震體全凡
事有廢乃有興屢廢屢興徒有更張之煩終无成功之日不亦
凶乎恒終宜有成非振作之時爻多凶與彖異析爻位而言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之變也君子處變而不失其常雖風雷之震撼而不爲
所動也雷風无定所故恒益不言上下

遯 亨 小 利 貞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執用黃牛固志愼而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遯者臨之反臨爲剛浸而長則遯爲柔浸而長浸而長上既一柔字剛柔消長天行也聖人之所不諱如曰柔變剛小人長无也陰長將爲否不利君子貞見幾而作是以遯也君子之仕以行道也道不行而苟于其位恥也非畏禍也故必決于去而後道伸此心獲義理之安故亨然遯亦難矣見幾宜早而去之宜決而速若稍有所繫戀則後時而爲遯尾之厲矣九五剛而當位與時相應遯之所以亨也凡卦所謂應皆相得相資此卦只以其時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幾動于彼誠動于此如叩之即應也小利貞如小利有攸往小貞吉之小傳所謂不可大事也所以然者以柔之浸而長也當柔長之時君子尚能大有所爲于小利貞自潔其身不失其正而已夫遯之善者有出于人意料之外泯其跡而人不覺蚤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非義精仁

熟者不能故歎其時義之大遯之時小人尚无必害君子之意故可遯也

遯自內而之外故初爲遯尾去已後時欲遯不能是以厲也既不能遯往必有災故勿用有攸往靜處俟時或有機會之可乘未可知也非終于不往也六二爻義傳義既殊孔疏以二爲遯主之說乃與卦義相悖竊以爻之詞意與卦象甚明當遯之時而二五相應故惟此爻不言遯不遯者也其曰執之用黃牛之革如詩所謂縶之維之也說則遯矣今用黃牛之革執之固則說之不勝其說安能遯乎不惟貴戚之卿即異姓之卿諫不聽亦去而所處之時位又有不同如伊尹至放其君而不顧孔明輔後主之昏庸惟以鞠躬盡瘁自矢明之謝遷劉健以一去謝責幾之乎其爲丈夫矣豈能見孝宗于地下而无愧乎故君子

雖好遯亦有時以身徇人家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惟其時與義而已故五爻言遯宜遯者也此爻不言遯不宜遯者也與剝三蹇二同義皆以其相應也不言吉凶者或竟難挽回而以凶終或如否之有命无咎未可定也傳曰固志也君子雖當小人浸長之時然義无可諉亦惟矢死靡他而已執之如託孤寄命是也莫之勝説大義之在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執之二字甚着力然曰黃牛之革則順乎義理而非強制之也下三爻艮止不遯者也故二非有必遯之志也坤爲牛而乾之言牛者三无妄也遯也革也皆互乾也何也蓋是三者皆非實有之牛无妄已失之牛故伏于外卦遯與革皆牛之革耳故革亦不取離象乾爲圜覆伏坤外剛內柔坤色黃黃牛之革也互巽爲繩束縛牽制之象執之不能説革之无能爲也九二剛而能遯而爲下之

二陰所繫累又爲艮體其時與事有所羈絆如人之有疾憊心而不能行則其心危厲而不能安既不能去而有所忿懥于小人而拒絶之則不可也惟當寬以待之不遠不近之間不惡而嚴則不污其黨而又不至于賈禍如畜臣妾爲不苛責之而亦不與之狎則小人不吾忌而亦不敢犯而吾亦得徐爲之計小人之奔走承順臣妾之狀三處二陰有其象如畜牝牛牽羊之例若生別解則處是爻之義未完傳曰不可大事當遯之時君子之于小人不能除而去之矯而正之也惟不激不隨如畜臣妾焉耳不可大事即小利貞之意爻言處遯之道非言畜臣妾也即畜臣妾亦非以私恩牽制之也互巽爲繩爲繫震爲足可能動艮爲反震震爲止如人有痿弱之疾而不能行傳故曰有疾憊也四好遯當讀好爲去聲嫌于遯爲君子之不得已非

其好也故好字作一讀以爲有所好絶之而去反似君子不能无貪戀于祿位者不惟添出許多曲折字句且好遯宜與嘉遯肥遯一例串讀好宜作上聲猶善也四在外卦以剛居柔其遯也協乎時義之宜而非沽激完名全節以去而无遯尾繫遯之厲何其善也如常語贊歎之辭是明哲保身君子之吉也小人指下二陰言當陰長之時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柔之變剛至三而否此小人之爲也馴至剝廬之災亦小人之否也否則小人吉而大人否遯則君子吉而小人否九五位高其遯不易然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可苟于其位九五得中得正去就從容而无瞻戀憤激之心傳故曰正志也大臣之風節天下瞻仰而稱誦之遯之嘉美者也蓋貞而吉非不足于貞也上九處卦之上遯之遠者也凡遯者或多枯寂或不无顧慮上九蕭然

物外邁軸逍遥寬兮綽兮亦何肥也傳曰无所疑也鴻飛冥冥又何疑乎上三爻以愈遠于陰則愈善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積陰天純陽天運于上山止于下如君子既不與小人爲緣小人自不能親近君子不必斥絶之而自覺其尊嚴此待小人之道也

大壯利貞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九二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於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喪羊於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陽至四而盛故曰大壯以剛而動故壯而不失其正乃利萬物之情有不得其正者矣故止曰天地之情然人能正大亦可見天地之情矣故曰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

初以剛而居下位妄用其壯者也居下而用壯則出位而犯上其凶也必矣然剛得其正亦有孚識但位卑而言高其誰信之故曰其孚窮也九二剛而得中用壯之美者也中得其正未有中而不正者也大壯貴得中傳故曰以中也非不足于貞而有以戒之也剛利于貞九三重剛而不中不善用其壯者也小人血氣之勇君子激于一時之意氣而未精察乎義理之宜罔如學而不思之罔雖无私心而不合正理如是則所行多阻所損必多雖貞亦厲豈能快于一時之意氣乎如羝羊之觸藩徒羸其角而已四句一氣說若作无字不字解則與用字反於語氣亦欠順卦有兌象前阻于四之剛故為觸藩羸角之象四以剛居柔大壯之時不過于剛故得貞而吉亦非不足于貞也過剛則有悔居柔則悔亡藩決不羸即蒙九三而言二陰在上无有阻礙壯于大輿之輹安行而驅无顛蹶之患大有之乾為大車四當輹位大畜小畜陰虛故說大壯陽實故壯五為陽位宜陽居之今下四爻皆陽獨此爻為陰當大壯之時陽之盛而五位反无陽正如羊宜牧之于易而易反虛无羊焉故為喪羊于易之象爻言五之无陽傳曰位不當也言五之以陰而居陽也亦一意也如是則經傳合矣夫當大壯之時若以陽居五則為剛中正豈不足以當元吉之占而无歉乎而以陰柔居之如國家當氣運方興之時而僅得守文之主則不足以副昌明之運朝有衆正盈庭之氣而上有仁柔之君則不足以盡羣賢之用使

剛位不當也惜之也然柔而得中視之剛而不中者不至勵而多悔也旅宜用柔卦陰而爻陽故喪牛大壯陽盛卦陽而爻陰故喪羊上六居上則亢勇于進者也正當角位而爻位皆柔故爲不能退不能遂之象所以如此者由于始之妄用其壯而未能熟思審處也傳故曰不詳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艱貞則吉耳所謂艱者如書克艱之艱其難其慎不敢忽易困苦之餘始悔從前之失閱歷之久益明事機之會或見可而進或知難而退其必有以處之矣此救敗之術也不然或必于退或堅于進徒長其咎耳爻多爲策救敗之術不但示之吉凶已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陽氣之震動陰氣无不消散非禮之溺人甚矣君子之務强剛毅如震以雷霆之威未易藏勝也

䷢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以六五當康侯以象傳柔進而上行也然所謂順而麗乎大明是自下而附乎上則雖爲君而坤爲侯也出照當爲而因來同之象晉離在地上大有離在天上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以離爲君也地之上即天也且所謂康者如書言用康小民之康懷安之也錫馬蕃庶用此典禮以懷諸侯也不然用享无着落矣明出地上主離言順而麗乎大明主坤言柔進而上行以卦爻言也一人首出明在地上照臨下土晉也落屏之臣乃心王室忠悃上達麗乎大明亦晉也近臣有弼違之義或用其剛遠臣翰巽戴之忱惟尚乎柔剛則跋扈矣上明以撫方夏下順以害一人彤弓湛露之詩所由作也若只以諸侯而言則錫者誰錫而接者誰接皆无着落矣惟其順麗乎明輸其柔順于上是以上寵錫之自下而言有其德有其象上之人虛中以衍下降其

恩禮以巽也順亦有其德有其象人君觀是卦之象則知御下之道貴在于明而厚往薄來典禮无門則畏威懷德宗于有邦域之間矣外臣而觀是象則知奉上之道无過柔順輸忠悃于王室而朝覲惟時則永綏祿位福流于孫矣坤爲馬爲衆互坎亦爲馬離爲書其侯三出中爻也

晉進也故周公爻辭只以進而言初爻進之始也雖有應于上而中間一陰進退之間不无顧慮凡曰如者形容之辭如有推抑之而不敢遽進以上下之志必相孚然後可進也惟以貞自守則吉如其罔孚則或進或退亦可從容處之而无往不得又何咎乎此一爻聖賢進退之義備矣如孟子之於齊是也其急于救世何嘗不欲進然而不肯苟祿也及其道之終不行或辭而不可或二宿而去既不汲汲于進亦不悻悻于退何其綽有餘裕也傳曰獨行正也不肯貶道以徇人也晉而後入未受命也所以裕而无咎也六二雖有中正之德而无應于上故雖於進愁如者憂世之志不冒進則得正而吉其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象言寵錫文惟六二有中正之德宜受介福而不媿然既不獲進則无由受康侯之寵錫惟祭則陰受其福耳坤順也禮以百順爲福言其不得于人必得于神不得于外必得于內也二五中正以同德相應傳故曰中正也互坎爲鬼神艮爲門闕有其象三衆允于四而又應上凡陰未有不附陽者坤又順體與下之二陰同順附于上志皆上行是以悔亡凡晉之道貴柔順而戒躁妄四剛而不中當晉之時而冒進以尸高位也且卦皆有其象而四之位適當之互艮爲鼠互坎爲隱伏爲穴全卦則爲明出地上而四一陽由下而上若鼠之出自穴不見其

身而但見其目而又晝見處非其位貪而畏人如是尚何貞乎蓋戒其不可貪戀榮祿久據非分而致危厲也晉如句與初二同六五以柔居五宜有悔得中則悔亡柔而得中晉之善者也凡人之進无不以失得爲慮蓋用剛則躁過柔亦滯故不能无失五以柔居剛進得乎中則不必以得失爲疑往吉无不利蓋有得而无失也傳故曰往有慶也上九晉極而亢无施而可惟反而自治其邑則不嫌過嚴如家人之九三雖過剛而亦厲吉也可以无咎矣然治人而過剛若罔守之亦吝道也坤爲牛離爲首上當角位坤又爲邑傳曰道未光也言其過剛也晉與大壯上爻皆角位晉坤柔而大壯乾剛羊躁而牛馴故大壯觸藩而不遂晉伐邑而无咎也晉之一卦文王以全象而言故有康侯寵錫之象周公但取名卦之義以進而言與象辭不相蒙灼

于君臣之位則雖通矣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德性本明君子不爲物欲之私所蔽如明之出於地上

䷣

明夷利艱貞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而見傷明夷也自晦其明亦明夷也文明柔順卦德也明而䀌則狩之艱晦而明則得其正箕子貞戚之卿故曰內難正其志明在內也外雖佯狂而志正也處明夷之道即在明夷卦象之中自古處君臣之變者惟文王箕子爲難而處之盡善故繫以爲法

卦爲明夷下三爻明而見傷者也主離而言上三爻自晦其明者也主坤而言初九上六兩爻皆舉全卦之象而言離爲鳥卦有飛鳥之象三陰在上垂翼下飛也故俯其首而不見明夷之初其傷未甚君子見機而作斂迹而行如鳥之垂翼而飛行之早而速想見出走微服狩景象凡人所以不行而見傷者非貪祿位則戀私恩三日不食如接淅而行傳故曰義不食也以義決之而知其不可稍有係戀也有攸往主人有言當明夷之時

初與四應主人情重而決于去而不顧豈能无言然不去則見傷此楚之穆生所爲不可及也離爲空腹不食之象三日陽數也六二明之主正與五相對如日之在地中故他爻明夷只帶說而此爻獨曰明夷去不如初之速夷于左股則爲所傷矣遂牽制之使不得行也凡行者先右而後左夷則後實欲行而不能也然二明體家比于三三有南狩之志二附之則得強援而行速也當速而速傳故曰順以則也腹下爲股三當股位二在其下陽前陰後故爲左股卦已爲夷不言毀折互坎爲馬爲美脊六三在下卦亦爲上陰所夷者故亦曰明夷然居下卦之上重離則爲日昃若日之在下終必上升三近上卦亦日之將出也離爲王卦又互師凡坤震多言征伐治亂循環當明夷之世必有撥亂反正之君故爻又發此義程子以爲湯武之事朱子

也南爲正離之方言當此明夷之時而行南狩之事以天明命殄貞六師誅其君而弔其民也不可疾貞者舊染汚俗以漸而化如日之行以漸而升也明夷之時人心風俗久入于汚暗難以驟更書曰茲殷頑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聖人之轉移習俗若是乎其不敢驟也世之急于更張速于求治而反以滋擾者皆昧于不可疾貞之義也三重剛故戒之大首與離之有嘉獲首同皆離在下也余卦又有僵尸无首之象六四在上卦大臣之位當明夷之時反覆之而不聽于義亦可去矣入于左腹亦自晦其明也四當心位柔而得正明雖夷而心得其正非苟于去也四坤體柔順而待正故能從容于去就之際而无歉于心坤爲腹文團坤在離左主離而言離在坤下爲入互震爲反艮門闕外中互有庭象六五柔順得中以箕子言自晦其明者也

六四諫不聽而去五位高箕子貴戚之卿義无可去利于守貞而不變所處之位異也傳曰明不可息也迹雖晦而內之明則不可息如日在地中明何嘗息爻舉箕子者陽狂无晦之深此上六亦自晦其明者也心之明爲私欲所昏蔽亦有是象傳故曰失則也始明而終晦如日之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也以全卦之象而言也六爻之義或去或不去或速于去于處明夷之道盡矣又嘗觀之大傳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其當文王與紂之世耶如此卦是也初之于飛甚遜于荒也六二其文王之在羑里耶卦體文明爻兼柔順離之中虛國土之象卒出王門亦拯之力六一之吉順常之則非曰苟免二爲牧野之師四爲微子之去入于左腹屬在庶兄詩曰脩脩于出門庭遯于荒野五爲太師上爲獨夫皆似之矣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至察无徒晦而明非晦也明在内也不盡用也衆之所以獲安也漢文帝專務掩人之過庶幾近之

家人利女貞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八卦中男女之義長少已取咸恒中爻另取濟未濟此卦只取長女中女為家人之義少女未有家與則中女反在上而位又皆不正惟此卦二女爻皆正故繫之辭曰利女貞不以擇婦為急嘗見人家之興廢雖由于丈夫而亦半由于婦人蓋男主治外而女主治內得一賢內助則孝養其公姑諧和其娣姒教育其男女撫恤其奴婢黽勉有无米鹽瑣屑夫所不得而治者婦皆得而治之无不各得其理如是則上下內外歡欣和樂和氣致祥必生賢子孫以昌大其家下至雞犬之畜亦无不蕃滋不然則反是乖氣致異也甚矣婦所係之重也象曰利女貞有以也夫文王於二卦之象取二四兩爻而繫之辭夫子合全卦之六爻而推廣之其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以二五兩爻而言也刑于之化女貞由于男正也乾坤定位則陰陽和而萬

物生男女正位則家道和而天下定故曰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以四與五而言也五陽也四陰也毋亦曰嚴君得正則嚴也人子之道貴于事父以事母而敬同也由是推之上一爻祖考之象三與二子婦之象而初則孫也上爻王父三爻初子五也四也父母也亦夫婦也三也二也子婦也亦夫婦也初為長男之位二為中男之位五為少男之位兄弟也爻與位皆得其正家道正矣有其象故夫子析言之王化起于閨門天下豈不定乎

卦取二女之象爻則陽爻為男陰爻為女初爻之義程傳備矣傳曰志未變也于義為更精矣非立之法度家无由閑非閑之于志未變之時則治于已然之難二至五皆有重門之象初九陽剛得正橫艮于下有閑家之象婦人事无專遂詩所謂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敦勤儉也為豆孔庶致孝享也甘旨柔滑[illegible]孝養也旨酒嘉肴燕佳賓也中饋之職修可以格神人而和上下矣其所係亦非小也後世婦女惟躭逸樂飾艷糚內則不修逸則淫淫則忘善其弊可勝道哉六二柔而得中得正內政懋修矣是以貞吉也傳曰順以巽也以中順之道巽乎陽也婦德莫大于順故不言中正而言順也九三夫也家之主也家人患其以恩掩義遂有司晨之婦溺愛之子九三剛而不中治家過嚴嗃嗃為日閑訶呵之聲故時自悔其已甚家人亦嚳其難堪然終不致有蕩檢踰閑之失故吉若婦子嘻嘻始若親愛而漸流于漫易狎褻則規矩蕩然矣故曰失家節也二剛而不中則嗃嗃比于二陰之間則嘻嘻卦互兩離離有願象三界其中其在上則嗃嗃其在下則嘻嘻有其象四在上卦主家之婦也柔

得位得正傳故曰巽在位也其曰富家者非以近市利為富也蓋柔而得正與二之柔中為同心共濟姑和而婦聽而婉如是則室家和平寢昌寢熾富何如也詩所謂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矣所以大吉也五位尊又互離故曰王假有家陽剛中正治家之最善者也假感通无間之意非獨二五也以二五言則躋于私矣蓋一人中正之德洽于內外上下之間由父子兄弟之親以至宗族之疏遠由后夫人之貴以至御妻女須之卑无不懽欣交愛而无有邪氣干於其間乃為假也所謂交相愛也故正家而天下定也又何憂乎上九以陽剛處一家之上而持其終言物行恆始終不渝則其德孚于一家矣一陽在上有威如之象傳曰反身揭其本也要乎三之嗃嗃矣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何以必自火出也葢有取於風爐之象也風直貫火而出風息則火滅風鼓不息然後能鎔鑄言揚火也君子之言實可見之行事如鑄物者必成形質也敦行不息則化成于家如風火之煉則金色精純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莊生曰生物以息相吹亦化醇化生之義也夫

睽小事吉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未濟既濟以二氣之升降言故水火反能相濟睽與革以二物合並言蓋澤止水也故澤火則相息火澤則相睽凡物以動而相交惟火澤則動而睽志即動也婦人之忌妬惟中少爲甚假卦象以況人情世事凡不相得者皆是也此名卦之義也象爻則皆言合睽之道小事吉如小貞吉之意以卦才言也蓋睽之時還及其大端則難合惟當由小漸及其大非謂小事可合而大者終睽也不然何以贊其時用之大說而麗乎明三句只講卦之通例然句句皆有妙用夫所謂說而麗乎明者正如坎九四之納約自牖也當人情睽隔之時非巽與之言其能入乎非因其所明而通之其能曉然乎既已相睽彼已剛矣又復用剛而進與之敵則愈忿戾矣故宜用柔則進而與之合矣夫所謂柔者非一味容悅依違也委婉勸導從容諷剌化其氣質意見之偏使歸于義理之正而已故曰得中謂柔得中也如是則雖剛愎自用之人亦无不降心以相從所謂應乎剛也凡此皆合睽之道也是合睽之道即在六爻之中睽之義非吉也而聖人推說時用蓋與坎之言險姤之言遇另是發明一義橫渠先生曰一故神兩故化若一而已是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也安能成化育之功若睽而終不同則乾坤亦幾乎息矣是故周子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上天下地而化育同流皆以生物爲事男剛女柔而感應相與萬物各殊而同此性情嗜好同此人倫日用各以類相濟而共成其事故人終可合也蓋睽者所以立體而同者所以致用也異而同同而異天道人事一也所以嘆其時用之大也以革剛之不同行下皆曰睽二字

卦名睽爻言合睽如蠱言治蠱蹇言處蹇故言後言遇言交孚言有終言无咎言吉蓋始睽而終合也初九陽剛得正非故與人睽而人自與之睽在我者自反而无愧所謂心不負人而无慚色其悔亡矣然不可以我之得正而急于表白以求合夫當睽之始嫌隙已生彼方不勝其忿而我後與之較是非曲直則愈見爭執愈生乖違求合而反離如喪馬者馬已逸矣愈逐之則愈奔逸故惟置之不論不必遽與之較夫義理之公人心所同彼雖激于一時意氣之私或惑于讒間之言然事之是非久而自明彼當意氣既平之後或清夜自思未有不悔其已甚而求與我合者如喪馬者勿逐將游行而來歸矣人既求與我合則當寬以待之勿追其既往雖伯夷之清亦不念舊惡孟子之於楊墨歸斯受之耳若以己之正律人之不正而拒絕之則合者復睽矣故雖惡人亦不妨見聞其自新之路即讒間之小人彼能使我睽亦能使我合苟避之不見則讒間愈深矣故君子不爲已甚之行也此皆睽之始所以合睽之道聖人之曲盡乎人情如此後之君子持己過嚴而絶人太甚不惟自處于睽抑而反激成朋黨之禍心本无他而術已不善其患卒中于國家皆不明于初爻之義者也坎爲馬又爲險惡人之象皆互在内外之間可睽可合卦互未濟又互既濟有其象九二剛而得中上與五應然當睽之時上下之志已不同矣若後王言議論盡弼違之義豈能合乎惟委曲諷諭因其所而開道之則不求其合而自合矣故曰遇主于巷傳曰未失道也蓋非枉道詭遇以干知也故无咎齊王好貨好色非調寘崇政殿論思則謇諤納誨豈容假借而孟子引之以同民朱子謂其法似疎而實密孟

子不言易而善用易者也五君位離中虛有其象六三本與上
九爲正應而中間于四而不得往與之合如輿宜前行而反見
退曳乃其牛之前後相掣于是欲進而前則躓險而見傷而也
欲退而後則終不得與正應相合徒鬱鬱居守而終不得舒劇
也其位然也大傳所謂或害之也人情世事之牽制阻隔有如
此者然正應在上俟其往而相遇則終必合矣傳曰遇剛言初
睽而終合也互坎爲車上下兩離爲牛一前一却掣之而不得
進也上離目下兌口不見其額與鼻而且劓也三當其位有其
象傳故曰位不當也天宜從胡氏作而上九在上故曰睽孤四
何以亦曰睽孤卦爻相應曰遇二曰遇主三曰遇剛五曰厥宗
上曰遇雨四與初皆剛也何以亦曰遇俱爲陽爻何以反曰遇
元夫曰此爻位然也四在下卦之上居大臣之位有合睽之任

者也當睽之時以一陽居于二陰之間而無應正如主少國疑
人心未附不亦睽孤之甚乎而四以剛居柔不激不隨從容調
劑則上下之志可通而睽可合矣當睽之時而遇老成持重之
人維持于上下之間國家之福也卦取象于二女互坎爲中男
元夫也中爻互既濟有交孚之象四居大臣之位上之奉宣德意
下之通達下情以一身調劑于上下之間一有偏私則嫌隙易
開睽終不可合也所以厲也然四以剛而居柔善用其剛故有
交孚之美上下信之睽終可合而无咎也傳曰志行也如履也
否也皆九四也皆曰志行均處危疑之際而從容以求濟然後
其志可得而行以許直若志之鮮不敗事矣家庭朋友宮聯之
間凡當合睽之任者皆可作九四觀也二五相應故曰厥宗卦
有噬嗑之象然間于中者以之剛而曰噬膚何也蓋剛柔正應

以相比而間大傳所謂或害之也三之陰比二四之陽上一
之中正不牽于私方噬膚而求合于五之正應則五亦當往
之近而往合于二則正應合矣故噬爲二言往爲五言也下噬
而上往則相得而有慶矣上九高亢本與三應當睽之時未能
遽合睽孤之象于是妄生猜忌以三之比于二與四也其視之
如豕之負塗穢汚已甚不可嚮邇心目之間又若見其彼此相
合如見鬼之往來豕也鬼也始若有所見而張之弧後實无所
見而說之弧其乖戾猜狠至于如此不知二本欲與我合相應
而无相害之志而我疑忌橫生自絶之而不肯往耳若一旦釋
然悔其已甚往與之合然後知其心本无他而已之猜疑實妄
念被猜嫌怨盡釋不惟不睽且有相濟之益而吉矣傳曰羣
疑亡也蓋其所見皆猜忌疑惑之私也互坎爲豕豕在澤負

塗也又爲車爲隱伏載鬼之象中互坎又互離倏見而倏隱也
弧矢之象取諸睽上四爻一剛一柔二弧也下二剛矢也
之則剛外而柔內弛之則柔外而剛內剛柔相應婚媾也坎爲
寇而非寇也雨者陰陽之合兌澤之象六爻之義皆始睽而終
合卦貴知時見惡人以睽而言若當時而見惡人是亂羣也事
君之義有犯无隱遇主于巷睽之時人臣之不得已也而視以
爲常則將流于詭隨矣此之不可不知也

上 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則不相合而睽君子本不欲立異然物有離之則斁
矣合之則兩傷者如火澤焉不可強同也

蹇利
西南
不利
東北
利見
大人
貞吉

蹇難也險在前
也見險而能止
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
利東北其道窮
也利見大人往
有功也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蹇
之時用大矣哉

初六往蹇來
譽　六二王
臣蹇蹇匪躬
之故　九三
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
連　九五大
蹇朋來　上
六往蹇來碩
吉利見大人

往蹇來譽宜
待也王臣
蹇蹇終无尤
叶其也往蹇
來反內喜叶
之也往蹇來
連當位實也
大蹇朋來以
中節也往蹇
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
以從貴也

卦有事象有物象有圖象易中言東北西南皆以文圖言以說卦有明文也艮在東北坤在西南象辭只假圖象示人以處蹇之道宜趨平易不可又行險僥幸也坎加于坤則為比故曰行中比輔也中一陽爻得其輔則不陷若加艮雖為見險而止然止不往終不能出險其道窮矣是蹇解之言東北西南正以卦圖相對言非如純坤卦之繫言方位也故坤傳以得朋喪朋釋之於蹇曰往得中是于蹇之時而得比象于解曰往得衆是于解之時而得豫象也又已分明解釋矣當位貞吉明乎九五為德位兼隆之大人也大人以中正之德處蹇則貞而吉足以正邦見之者亦從正而吉矣蓋偏陂反側皆化而為蕩平正直之王路矣夫人安常處順其用猶易若夫蹇難之時或係國家之安危或關一身之利害其時之用豈不大乎象曰貞吉傳曰知

矣哉不正則行險徼倖不知則冒進犯難然則蹇之時用可知矣

蹇之為卦以險在前而止故文王名之曰蹇蹇與坎不同坎則見險之在前而不往焉耳故爻多言來而不宜往爻之言來者四諸家遂謂諸爻皆不宜往惟二五宜往然則六四為大臣反不如二之蹇蹇乎夫不往者非終不往也時未可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與時消息也故初六之傳曰宜待也進為往退守本位為來來對往而言耳若拘于爻位則上无所往而初何自來初處蹇之始去險尚遠而不遽往人皆服其先見之明故曰來譽下卦艮止所謂見險而止惟二與五相應則不宜止如遜卸諸爻皆避惟二不避也卦互重坎故曰蹇蹇當蹇之時以身從王公而忘私寧武子以之九二近近於險宜速反遲則滔矣其

訶急蒞疾呼之也重剛不中故戒之四不往而守其本位則與九五相連近可濟蹇也象傳曰當位貞吉以九五言也則爻傳之當位實亦指九五四比五陰虛陽實五爲主爻不得拘于來反以爲從三也九五尊位故曰大蹇陽剛中正處蹇之時而爲衆爻之所依歸下應六二得賢人之輔三亙同德四連之上從之下之待者亦將來也皆朋也以羣策羣力翼戴匡扶何蹇難之不濟乎傳曰中節也以其中止進退中節故人樂爲之用惟大人能正邦而濟蹇也上六蹇之終故以利見繫之碩寬舒之當蹇之時流離瑣尾上不往而來依乎九五之大人則獲其所安益九五一爻爲卦之主不獨上六一爻利見之要其終而言耳見大人則蹇終矣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泡中則暢流行于山上則多阻滯君子遇艱難險阻困心衡慮皆可動心忍性无所怨尤也

䷧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初六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震雖不與坤對而蹇解反對艮止震動艮反爲震下止而動則出險以往亦利西南故象卽蒙蹇辭而言震加於坤平易之地難解而人心說豫坤又爲衆故只宜依傳釋之此文王卽卦象圖象示人以處解之道也雷雨之興亦必自東北而往西南雷霆之威不可褻用雨多則爲霪雨故陰陽之氣旣解散而爲雨則當雷收雨止而晴霽若雷雨有未遍之處則宜周降而不可遲致有旱乾之患此天道也卦象也文王觀天象以擬人事故亦云利西南陽舒而陰散也解天下之難者驅除宇內之陰險蘇綠萬物之枯涸置之平易之地使各得其所安所以著廓清之功釋困窮之怨如雷雨之施自東北而西南何所不開豁何所不沾濡聖人除天下之難不免有所震動如詩言繹騷震驚是也牧野陳師會朝清明卽當放牛歸馬與天下休息此來復之義也如有不服亦當速討之不可久稽以致滋蔓此有攸往之義也天道人事一也來復以一陽之藏乎內也攸往以一陽之動乎外也傳先以卦德釋卦名故曰動而免乎險往得衆當雨之興膏澤之施衆心之所欣悅也王者之師民望之若雲霓矣其來復吉乃得中以坎之一陽而言蹇言于上解言于下也難旣解而不復非殄貞則滋援反生他變徐方來同王曰旋歸不驟武也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以震之一陽言也兵不再試患不滋長是以有功凡此皆處解之道也雷雨作亦卦象也雷霆之威膏雨之施故以王者之師當之而凡事可類推也既解則无可言言其所以解者初六當解之初而已有可解之勢故曰无咎傳曰剛柔之際以全卦之象言陰陽和而後雨也卦初至五皆一陰一陽又互既濟故曰剛柔之際九二當解

之任上應于五欲解天下之難當自正君心始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君子信讒亂是用長天下未有小人在君側而人臣能成功于外者也九二與五應以剛中之德格君心之非斥去邪媚之小人難之所由以紓也黃矢剛中也去小人而過剛則挺而走險事反決裂未有不受其反噬者二得中道不一于用剛是以吉也坎爲狐爲矢三陽數卦凡坤震坎離多言田狩征伐三陰柔而不中正在下卦之上有位者也而不能自解其私其貪而好利如負物而不能舍當解之時宜散財發粟犒賚爲貧而志在于女玉帛是已先爲盜所以來攘奪之禍也豈能保其所有乎雖免乎險六三一爻上互重險則牽連而未可解也坎爲輿震爲馬中又互一坎坎爲小人二陰附于一陽若負而且乘之象坎又爲盜離爲戎兩坎夾離致寇至也九四居大臣之位當與天下之賢豪共濟天下之事雖其周親不宜狎暱如是則聲應氣求君子有彙征之吉矣姻婭瑣瑣詩人所爲興刺也未當位與位不當有異言未稱其位也初在下卦拇也微賤小人而與之相應君子所爲累是也六五柔而得中又當尊位天下之人皆思附之卦言乎則解散而不取應比惟用情正大不以四之相比而暱就之不以二之相應而曲引之則親附如拇邪媚如狐近利如三皆无所施其媚悅逢迎之術有不共服其无私廓然而退者乎傳故曰小人退也小人退而天下之難解矣凡此皆所以治內也如是而有頑梗不服者如乘高墉而射隼除而去之不難矣惟其內治之已安故除外患而无難又上六亦相承此解之終故于上六言之如師之言開國承家也坎爲隼離爲墉也伏而在下射而獲之之象墉取象與同人同

上位高故曰高墉以全卦而言也欲解天下之難者當拔其所由生亂非降自天生自小人其依附親密爲拇其工爲媚說爲狐其猛于擊刺爲隼其奸爲攘奪爲寇要之皆小人也能不庇親暱則拇解不信讒言則狐解不爭民施奪則寇解不畏強禦則隼解如是而天下之難解矣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解網之仁傾憂鬱結之氣一旦昭蘇宜豁如雷之發蟄而之潤槁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一人行三則疑愴記也損其疾亦可喜許記也六五元吉自上祐音貴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益一卦皆有所損皆有所益損于此然後益于彼但以上下分損益然所謂上下者亦非拘于君民之分而言也內實而外虛以陽之自內而往者言則爲損內虛而外實以陽之自外而來者言則爲益且所謂損者如損淨末以崇本損淨費以崇儉損驕盈以崇德損煩苛以臨民損嗜慾以養心損己以利物酌盈以濟虛皆損也故損爲德之修二簋用享舉一端言故彖文之義皆泛言損道說經者見益傳有民說无疆之語遂以損爲剝民奉君如是尚何孚之有豈可備諸卦之吉占乎卦之九二中實有孚也其于事爲元吉于義爲无咎其守之于內也可貞其施之于外也利有攸往如祭宜備物若盡其誠二簋亦可享神損本泰卦乾坤旣交則二氣感應以相與故三往爲上上來爲三陽實陰虛以陽往而言則爲損下益上陽氣自下而上故

曰上行凡損之道須有孚誠如二簋用享物雖薄盡其誠也若无孚誠而徒損則苟簡率略而已正如行簡者貴居敬也故惟損而有孚乃備元吉以下之吉占夫所謂一簋用享者非有意于損如晏子之豚肩不揜豆爲儉不中禮也蓋其時之當損也內之二陽爲已盈也外之三陰爲已虛也如是而損剛益柔是其時也非過損也損盈以益虛時爲之也時不當損則用大牲時當損則用二簋亦有孚也卦横之有簋象二簋三陽而去一也

初九只以損之初而言蓋成卦之義六三已專之矣初以全卦之象而論則外之三陰已爲虛極而內之同體之陽已爲盈極不可不速損以益之如是則无咎已事遄往言不可再益而當速損然陽雖盈不可過損三陽酌損其一而可也此皆就損之初而言也如是而往則與上合志矣謂上卦之陰也九二剛而得中過可損中豈可損乎且二所謂中實而有孚也若損之是損其誠實而益之以虛僞矣故利于貞固守其中誠而不可往往則凶矣弗損益之凡此有所損彼有所益而惟中實不可損非謂不可損以益人也在我徒損而于人亦何益非徒无益或反損之如告人不以誠欲取先與是也何如自守其誠實不可易之理則在已固无損而于物已有所益矣此以不損爲益也象之所謂有孚可貞也六三成卦之由也故以上下二體而言三陽損其一此爻象也惟損其一而後得其友蓋卦本泰卦乾坤之交也旣交則純乾之體析而陰得陽之一爻于上故大傳曰男女構精損一人一人行皆主陽而言陰陽之道交而後和和則陽亦得乎陰一陽上而一陰下則交合而爲友矣三猶未

交合是以疑也夫此損益盈虛之理化醇化生所不能外卽君民上下君臣朋友之相需相接未有不損而能有所益亦未有不致一而能得其友者也未有不得其友而能相與有成者也下三爻以損下益上而言上三爻則以上受下之益而言四坤體也有偏陰之疾得下之一陽益之則其疾損矣益孰大焉然上之益下自上下下故一陽來其勢順而易下之益上其道上行故一陽往其勢逆而難非上之人自貶損以就下安能得其益乎故三陰在上而下陽使一陽之速上以盈濟虛則陰虛之疾可速已也乃有喜而无咎也初之遄往自往也四之遄上使之也四在下卦之上居上卦之初故合上二爻言之四亦同病共受其益居大臣之位有汲引之任者也損卦以三上之交易爲主益卦以初四之交易爲主全卦由此二爻而成故六爻之

義皆本此而占非如他卦只以本爻取義也六五柔而得中處
損之時而能虛己應下高而不驕也九五尊位其取益于下也
難而其受益爲更大五之虛中能虛已以受下之輔則天下之
士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集思廣益啟沃其心日進于高
明光大之域于天下之事理是非得失如燭照數計至纖至悉
圖不昭徹无有能逃其洞鑑者如贈之以十朋之龜盛龜大寶
如是乃足以當九占之占如以十朋所值之多爲益其爲益也
僅矣若決言其必益雖鬼神弗克違未免辭費且二說皆无關
義理非爻意也爻維二五相應而成卦之由惟上三二爻故曰
自上祐祐助也益也一陽上而遂成大離之象十朋之龜猶書
言大寶龜也卦互顚有龜象十爲坤數違如書王害不違卜之
違上九正受下之益者也故于此爻明言損益之故夫此有所

益則彼有所損此事理之常若以上下而論損下以益上則爲
損克雖有所益而斂怨于民其爲損也大矣若損之爲卦下損
而說上益而止上三二爻交得其正損盈益虛適當其時下不
覺其損而上已有所益故其益也无咎得正而吉有所往則利
其故何也則以其所謂益得人心之說從愛戴焉耳得臣也夫
何以得人心也上以食人與食於人皆天理之公三陽損一留
有餘於下非厚斂以自封殖也无家也所謂弗損益之也无家
則无咎貞吉得臣則利有攸往是此一句釋上數句之意弗損
益之與九二辭同而義異陽爲君陰爲臣上止下說得臣也中
虛无家也損之上損極而益故吉益之上益極弗損故凶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澤易流而山則止波易怒而山則靜山下有澤則泛溢无所施

剛之制柔也靜之止動也君子以天理之公制人欲之私懲之
使不得逞窒之使不得發亦猶是也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怖之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告公從以益志叶直而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陽實陰虛據陽而言為損據陰而言為益往而有益是以利有益之時亦以往為利積而能散也又利涉大川致遠以濟天下之險雖其為益乃大損上益下以爻位言卦本否卦初四兩爻之交損上之一陽以益下之三陰也人君行慶施惠錫租賜復此益道之大者凡益之道不得其中與正則益之而反損故中正則有慶也二五得中初四之交得正木止而舟則行益動而巽以卦德言內動而不息外入而日新所以為益也凡為學以至農工商賈皆內動而外入然後日進日進乃能有益也天施地生以卦象言也否卦四之一陽下而為初陽自上入而動于下如天道之下濟而萬物發生亦如人君之膏澤下逮而民生遂上下同慶非小補也陰虛當益之時而益與時行也

初九下受上之益益之始也下本坤體以陰虛待益于上私恩小惠為益幾何必大作為大有益之事然後可以濟羣陰之虛之元吉而且无咎也震為動坤為衆卦有風雷之象大作也大作必勞民宜順民心當益之時下之望益于上甚慇上之為大益于民之事民心之所禱祀而求雖動衆而不以為勞傳故曰下不厚事也厚重也不以為厚重而難勝任也六二柔而得中得正虛中以受上之益者也損益反對故其象同其辭同益之二即損之五其在上則受下之益其在下則受上之益上受下之益莫大于悉有衆善若下受上之益即爵上之錫猶其小也惟聖人之得天乃足以當之傳曰天施地生以上卦本乾也五當天位則對越在下者惟王故曰王用享于帝卦之取象惟變所適不拘于九五為王也六二以中正之德正位于下至虛至明此人心天理之澄徹上契天心天亦若默祐其衆思啟行翼

日進于高明光大之域若益之十朋之龜也乾之十爻下而成
大離之象如天錫智勇也以此揆度天下之事理若龜筮之定
吉凶皆不能外惟永守其正緝熙于光明則吉之道也夫永言
配命則自求多福不求益而自益聖人本此虛中无爲而守至
正者以享帝則昭格无間克享天心天之保祐命而申重之亦
理之必然而无疑者下受上之益于是爲大傳曰自外來也以
初九一爻而言成卦之由也言一陽之益自外卦而來有不期
然而然者故或之或益之省文也文傳如此者甚多益用凶事
內卦至三而成震體又上下之際當益之時而有威雷震動之
象故曰凶事傳曰固有之也世未有以凶事益人者也故曰固
有之言非以凶事益之也蓋因其有是事用是之故益之云爾
爻辭多假象緣其每爻皆本卦名而言語勢然也程子以爲患

難非常之事是矣如水火凶荒之事此下之望益于上而上宜
益下之時也三處下卦之上在上卦之下當求上以益下者也
程子以爲守令雖當時未有其官然其位似之矣夫當凶事而
益于下必有愛民之誠心視閭閻之疾苦若痌瘝之在身然後
能周恤民隱行之懇惻而有條理所謂有孚也今撫災救患上
有恤民之意而奉行者不善草率苟簡罔上病民皆无愛民之
誠意故也既有其誠矣又當酌乎損益之宜酌盈濟虛衰多益
寡適得均平而无偏枯之病則惠澤普矣又或有所瞻顧而民
隱壅于上聞此尤罪之大者故曰告公所以通達民隱也夫其
所以不告者慮上之不從而反獲罪也不知未有至誠而不動
者苟其交孚委曲達其誠意爲民請命上之人未有不聽從者
也故曰用圭圭者所執以通信也聖人于此一爻于凶事用益

之道委曲詳盡如此直益乎後世之情事矣以象而言圭之虛
中有孚之象三陽而損一亦不爲過故三四兩爻皆曰中行周
禮珍圭以恤凶荒杜云珍作鎭以通信圭守二上互坤土圭
作卦亦有圭象今按九四古公當六三而言二告之而四亦也
九五亦曰勿問元吉有孚惠心皆用應說凡若合于乾之一卦故必
以五爲王位四近君似宜諫爭然持此世公亦嘗販貨其國
六四以陽而易陰益之主也三陽損其一爲得乎中也居高望
益宜傳遠而收民隱亦如五之有孚惠心告之而從一陽之所
以下也傳曰以益志也益下乃上之志故告之而從也利用爲
依遷國象利有攸往三四居當交作皆事之大者卦本否卦
初四爲成卦之由一陽下而坤爲震國邑震動上互艮止依遷
國之象曰與下應利用爲大作遷國亦大作也盤庚遷殷致頒

三告令勤而巽順乎民心民戴乎君君依乎民雖遷從而亦利
矣太王以之凡事之不能无所更張而後能有益者視此矣夫
勿問是不必問也益民之事亦使民從事也九五陽剛中正有
愛民之實心其爲元吉可待問乎上有孚爲君下有孚爲民從
有實心以愛民民誠服于上順從其德化矣上惠字專愛也下
惠字順也如書言惠迪惠疇不惠于阿衡之類[illegible]從欲
以治也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中虛信之象惟[illegible]入[illegible]均爲順非
以人感我之德爲得志也上九舊說以爲求益不已反致仇怨
爲人所擊但此卦下三爻以下受上之益言上三爻以上之益
下而言上九即承九五而言立心勿恒即承上[illegible]句言不應此
爻又言益上也益上九巽體已成爲吝嗇爲近利市三倍處益
之極剛而不中高亢而不下專利以自封殖據奪其民不惟无

以至之反或從而擊之況在上之勢悖入而不顧與五之未定亦必巽矣由其心不軌于道無藝之征令繁滋擾巽之究為躁卦也悖入者必悖出凶可知矣傳曰莫益之偏辭也蓋云不惟无以益之也辭意之抑揚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外猶上也二之益下自外上之擊下亦自外也主上而言故皆曰自外來勿恆勿孚訓作不與泰勿恤其孚同風雷之象為大作救災以恤民遷國以安宗社皆益之大者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見善則遷如風之旋轉有過則改如雷之震悔

䷪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者決而去之以澤而言故曰夬潰之使消也當陽長一陰[illegible]
正盈之時雖有一二小人勢亦不能久然去之不盡使潛滋暗長
則[illegible]小很牽引附和而進一陰在上處无位之地而猶比于五
[illegible]佞幸之類公之最難非明正其罪何以去之故曰揚于五
[illegible]古[illegible]何能以罰小人而爲其反噬者多矣至誠以格君心
[illegible]忠貞之至情而非矯激孚號也事宜周慎有厲也兌爲口
[illegible]爲陽中實王庭高明宏敞亦乾象既曰揚于王庭曰孚
號則君子非畏小人而緘默苟安也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何
也蓋邑者所屬之同類也五爻皆陽志在于決陰也夫君子之
去小人雖亦有其助然其審機觀變開導轉移亦必有道矣蕭
望之周堪以師傳舊恩當國何進以元舅秉政欲去區區之小
人而反受其害是豈可以力攻乎乃或不勝其忿介介乎求去

之如初之壯于趾位卑言高三之壯于頄而頭與之爭是皆發
不中節故人主有黨之疑而小人反得投間抵巇遂其反噬又
何利乎劉更生使其外親上書用堪白用郭冊望之使其子訟
冤无不立見敗衂宋明之時或闔朝攻一二小人或一黨爲空
或遂行刑戮及衆大臣使不安其位此皆不明于不利即戎之
戒也[illegible]不利即戎即承告自邑而言謂以是告戒之也非謂君
子[illegible]是而始自治也利有攸往不可以一陰而忽之也傳曰健
而說決而和以卦德[illegible]之去小人未嘗不果斷而從容
[illegible]後以[illegible]疾怖厲以沽直聲
且[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其始亦欲偕
之于道及其不可化遂不得已而去之若[illegible]行有良務之意焉故
或只誅其首惡以安反側或雖其黨羽以消逆萌亦未嘗過激

而苛刻且彼自作不靖以罹于法吾之遏惡揚善凡以順天休
命舜之誅四凶彼自有罪于吾何與故聖人之喜怒皆和以五
陽而決一陰終卦之辭惟號揚自戒而已惟小人之害君子則
竊然鳴其得意耳以柔乘剛事之反常揚于王庭與衆棄之也
斥去陰邪公道昭明其危光矣小人陰賊險狠時伏殺機而吾
不與之爭則其所尚窮矣剛長乃終必陽之長而陰乃終也君
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矣
夬姤二卦以初上二爻爲成卦之由故六爻皆本此而言初九
在下位而首發大難之端不顧利害之私是亦壯矣以下而夬
上分位懸絕宜其不勝也如朱雲陳東是也趾只以下爻取象
如大壯賁咸艮皆下爻也不勝爲咎惜之也以剛夬柔不勝爲
咎耳于義爲无咎矣二之陽剛得中明乎不利即戎之戒者也

憂勤以號其同類爲之備戒暮夜有戎即其所惕號也小人陰
賊險狠往往汚人以曖昧不明之事瓜田李下亦君子所宜防
也如是則小人无隙可乘可以无意外之虞而不必爲之憂矣
乾惕也二陽居陰澤上于天雲霧晦冥暮夜之象陰能賊陽戎
也暮夜之戎不可即也亦不可忽也自爲戒備傳故曰得中道
也三與上應但夬之時以剛決柔正與之相敵不宜應壯于頄
義形于色也如是則小人得爲之備有凶必矣而君子不顧也
一夬之不已而再夬之重剛不中也遇雨非與小人和也蓋君
子既疾小人之甚則小人必媒孽其短使之被惡名以去遇雨
而若濡沾濡躑躅夬小人而反爲其所汚能无慍乎然于義爲
无咎矣乾爲首一陰在上三自下仰攻之頄之象遇雨如睽如
小畜皆爲陰陽之和故此卦與解皆以爲與小人和如是安得

為君子安得為无咎所謂夬夬又何也至不得已而易其文背為拘于遇雨之說耳夫睽終則合畜極則通此陰陽之和也然而亦不同矣陰陽之和為雨陰氣之偏勝亦為雨浮雲之蔽空亦為雨曰獨行則非和而後雨可知矣如小畜歸妹皆云月幾望而義自不同故易貴于知時也六爻惟三與上相敵相夬往曰獨曰遇九四居大臣之位有夬陰之任而以剛居柔在他卦為善用其剛而在夬則惟取其剛兌為說體為柔卦所謂色厲而內荏者迫于下之三陽如臀无膚欲安坐而不能起而行則畏小人而有所不敢前故其行次且四既不足以夬陰如初與三之壯二之陽號皆居其下而可用能推賢讓能與之協心共濟如牽羊者讓之使先則小人不足去也而四以剛居柔性多矯飾已既不能進又恥居人後雖聞言而不信尚可以有為乎

易之言臀者三皆取象于巽困也夬也姤也皆是也蓋巽為股上爻為臀臀上橫而股下岐也夬之四即姤之三故其辭同在夬為兌兌為反巽四畏上之一陰而不敢進故向外而退行臀肉則股外姤下為巽三戀下之一陰迫于二而不能與初遇故向內而退行臀外則股內故夬言于四而姤言三也羊剛很而喜觸以下之三陽言牽羊者令前行而後驅也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深者故反生于陽盛之時指上六一陰而言九五夬莧陸者也如姤之九五為杞而瓜指下之一陰也九五陽剛中正夬一陰而无難而兌為說體密比于上之陰柔媚小人去之為難如莧陸為陰氣浸淫勝之難乾然究以剛勝恐而夬之夬而又夬不能一決而去也去小人不嫌過剛中行惜其不勇也然亦可以无咎矣此其中有所顧惜也傳故曰中未光也人主多欲而好諛未有不昵近便僻者也上六就一陰而言則小人之象以爻之才而言則為去小人不果不盡之象兌為口為號惕則號說則不惕不號矣雖只一陰然不警戒則小人反得乘其隙而攻之必有凶如五王之于武三思是也姤陰之始不可與長夬陰之終終不可長也觀夬之為卦小人之難去如此君子之所以去小人者或過或不及皆未得為中道也傳雖以二為得中然位在下只能自守亦未能夬小人而去之也但較之初與三為得中耳寧乎過與不及之間而適協乎時位之當然則知所以自處矣象曰孚號傳曰孚而和爻曰陽號至誠以格君心而寅畏以自檢平恕以持公論而鎮靜以抑囂競庶乎彰癉明而上下安之矣象不利即戎而四諂次且持重而非畏葸也三戒有凶而五皆莧陸人臣戒矯激人主戒優柔也又私以輕

發為戒也二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三上太過之弊四不及之弊五為君戒也上慮其終也爻意亦相承也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雲氣之蒸于上將降而為雨也以之施祿則膏澤下於民居德猶居業也夬與畜反畜之則深夬之則散以之及人而不以之自治也

姤　女壯　勿用取女

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門後夫姤陰陽消息天行也聖人以之著扶陽抑陰之義也
以復客之也陰曰姤不期其來而忽與之遇謂之也溉曰從長
剝曰變剛姤曰遇剛遇其變之始歟可畏也夫一陰之生安得
為非益陰非至是始生也其生也久矣至是乃成其一陰見于
下而與陽相遇焉耳二則陽遯矣此非壯乎夫亂之機常伏于
極治之時唐貞觀之盛而武氏已在宮中為才人矣不已壯乎
朁說以一陰當五陽近于褻矣勿用取女非壯女不可取而必
取弱女也傳曰不可與長也猶云勿助長也如小人道長剛浸
而長之長言陰已壯勿又與之相合助潤而推波也易以彖教
女以擬一陰也非專為取女言也陰陽交位易以擬君子小人
故扶陽而抑陰蓋易所言者人事也若以天地之造化言則陽
不獨生陰不獨成即陰陽之在人者而言則君臣夫婦尊卑上
下皆有陰陽之義皆其相需而不可不相遇者也不遇則睽
矣包為乾坤始交坤得乾初姤為天地相遇乾得坤初品物咸
章不曰亨而曰章姤之時也姤柔遇剛剛亦遇柔九五以陽剛
中正之德與柔相遇則有以化其偏黨反側之私而陰皆輔陽
以共成治功矣何代无小人況陰之初生惟人主所以轉移化
道之者何如耳聖人就九五一爻發明剛遇中正之理其義精
矣所以贊其時義之大解者拘于一陰始生遂以為可慮之大
非傳意矣蓋傳如睽如坎皆另於一義巽為長女故曰女壯
彖之一卦于小人之情狀皮盡以其污濁而陰躁則曰豕以其
長也媚說則曰魚以其蔓延滋長則曰瓜其生之繁動物未有
如豕者水族未有如魚者草木未有如瓜者又皆陰類而包藏
于內味甘而易腐此周公取象之精亦以見陰之不可長也初

六繫于金柅非小人之自繫也君子有以制之也[illegible]
也蓋繫之金柅使其有所牽制而不得逞陰初長其惡未著
于制之于微亦未可遽桎梏之但閑防之使不得逞為得正而
吉也不惑志于小人而處之得當也安祿山雖有反相若與以
千牛之職則一夫之雄耳安能反乎然小人工于媚說其才亦
不无可用若一旦惑之而使之有所攸往則得肆其惡无不敢
為而見凶也不可縱也且我雖繫之而彼欲往之心未嘗忘也
如羸豕雖繫之而時時蹢躅思得奔逸其孚見矣不可以為繫
于金柅而忽之也甚矣聖人之憂深而思遠也蓋為君子慮也
歟句一氣轉下柅以止車中互乾為車初二兩爻互半艮在車
下有柅象乾為金言其堅也艮又為黔喙之屬豕也互半艮陰
初生故曰羸豕巽為繩故言繫巽又為入蹢躅以足入土也九
二陽剛中正善于制陰者也姤之時君子雖制之而不為已甚
故初曰繫二曰包閑防之而已魚而縱之水則逝矣包之則无
能為矣所以无咎也初陰在下而上應于四四在上位不中不
正而與初應性之暱近于小人者也然在外卦雖與初應而中
隔于二初雖應四近比于二反若為之主得近而制之故以內
之二視外之四有賓象不利賓使之不得與四合也蓋小人不
可與長也世有說小人之才智為之游揚汲引而後乃受其反
噬如寇萊公之于丁謂是也三在下卦之上與初同體不能无
所繫戀于二之中正不得與初遇其居則不安行則且次而
有所忌憚矣以君子而不能不惑志于小人是危道也不能无
咎矣然旣已行矣尙无大咎傳曰行未牽也言其旣行則未為
小人所牽引也餘詳夬卦九四當姤之時而獨與下之一陰相

應居大臣之位而使微賤之小人得夤緣以進異乎二之中正
矣初本在下而四與之合則飛騰而上二之包无魚矣夫縱詭
隨而漢敗類目前或喜其容說不知小人得志工為讒間擅作
威福其勢旣熾如火之不可撲滅初曰見凶四曰起凶甚矣小
人之可畏也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所以然者蓋以初陰甚微
以為遠而忽之以為民而賤之如曰是微賤之小人耳何能為
不知凶之所由起也如于賸之論始皇漢宣之于趙高石顯是
也傳故曰遠民也陽為君陰為民謂以其勢位之懸隔而忽之
也自古小人起于微賤者多矣九五位高去下之初陰更遠來
稽當位國家極盛之時而陰柔小人或已生于幽微僻遠之區
其跡未著雖聖人亦无由討而誅之如瓜之生于杞樹之下為
所陰庇氣運循環无夫而不姤者君子小人皆因世運之否泰
而生世之所由以治亂也惟在人主修德以消弭之耳九五以
中正之德基命宥密懿美在中默為轉移无事誅殛而陰邪之
氣潛消暗殞于冥漠之中如天隕之也蓋聖王在上太和翔洽
麟游鳳翔濟濟多士王國克生奸邪小人必不生于聖明之世
矣所以發有隕自天之義其灼見乎天人相與之微矣傳曰中
正也德之美也志不舍命舍違也命即理也志不舍命一念之
欲與之為一故能格天心而挽回氣運也若君心怠肆使小人
得滋暗長則是瓜也其攀援而荒杞不難矣一瓜之中无數之
瓜存焉其為害可勝道哉然則陰陽之消長亦在乎人主之一
心而已巽為木乾高而圓覆杞之象乾為木果巽為繩瓜蔓之
象包者覆蓋之也乾為天一陰在下有隕自天之象卦有以一
爻而兼取數象者甚多上九過剛而亢當角位姤之時與陰相

遇无含容之德无制服之方與微賤之小人較是非爭勝負吝道也然以正觸邪于義爲无咎矣夫姤之一陰而聖人兢兢乎防之誠以自是而遯而否而剥皆馴致而无難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取義與巽觀同重巽故言申觀風之行地故曰省方姤風之自上而下故曰施命

䷬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哌羊也

澤地其象也順以說卦德也剛中而應九五也衆之所歸勢之所集亨之道也萃渙皆言王假有廟非言萃聚天下之人心也蓋自盡其誠敬萃聚一己之精神耳人心惟誠敬則專一而誠欲莫篤于祭祀至誠感神而況于人乎此王者出治之原也利見大人不專以二應言凡陰必依乎陽坤為衆羣陰之聚于下若无陽以統之則烏合之衆耳坤之所以先迷後得也故必利見九五陽剛中正之大人乃為聚以正也聚必有所養用大牲吉所以安萃也武王之大賚太王之廼疆廼理公劉之徹田為糧皆用大牲也寧其幹止非但執豕于牢也聚非无故也有攸往所以用萃也順而說往而利矣凡此皆所以順天命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聚者正也人心所聚即天命所歸用大牲非徒有攸往非動衆也萬物之情順之而說故王者人情以為

田天地之情亦順之而說故明王奉若天道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无不畢至也艮為門闕九五為王為大人卦又互體坤為大牲有其象又卦有事象幽則來格在千百年之遠明則廟中有四境之象萃之大也

初六萃之初同類相合衆心同而後聚故為有孚但羣陰相聚无克長克君者倉卒之頃烏合為耳始雖有孚安能有終萃之所以必亂也然初之正應在上若號而求之則必相得其歡一握手而為笑勿以如前之不終為憂也往必无咎矣兌口上仰為號為笑六二亦有正應以相引于上者引而往則進以正吉而无咎矣當萃之時九四近君而得衆二乃越四而上應于五若君臣之交未固遽交淺言深賈生之痛哭流涕所為見忌于絳灌也故必孚而後可輸其誠悃利用禴將其誠意也傳曰中未交也言其守中以待正應雖牽引而往亦必俟其孚而用禴不苟萃也萃之虛中聚其誠以思成也升之中實達其誠以昭格也盡誠而不備物故皆以禴言六三以陰柔在下卦之上衆雖皆聚而无應于上无陽以為之依歸則人心不一勢難強合所以嗟如久則必散无有攸利必往而上從于四之陽乃得无咎但非正應以相比而往故小吝也傳曰上巽也往合于上則成巽體入之而不拒也九四爻言大吉无咎傳曰位不當也詞意相反故程傳訓大為周訓吉為正謂必得大吉然後无咎大吉占辭非戒辭且與諸卦之言元吉大吉者另作一解非爻例也蓋大字乃貞字之誤爻之九四多言貞言貞吉如豫如咸如大壯如未濟皆曰貞吉四以剛居柔處多懼之位故戒之也此爻以剛居柔上逼九五下之二陰附之居大臣之位而為人心

所萃聚必得其正然後吉而无咎不然則為邀結為植黨有違上之嫌安得吉而无咎乎故曰位不當也則爻傳合矣九五就已萃而言居尊位為下所萃乃勢分之當然自為无咎然徒以其位而非心悅誠服則萃者終散然則如之何亦惟懋其長人之德使實足以副乎衆心之所依附永守其中正之理而无所偏徇如是則德與位稱衆志允孚而悔亡矣餘見□卦上六處卦之上无而寡合自以為安夫陰不附陽終至于危不安求萃萃已後時下无正應亦同于三二以下附上小吝而已上自外來而獨處後不安求安窮而涕洟亦足悲矣容比于五終附于萃可以无咎兌為口二陰下垂涕洟之狀此卦六爻皆无咎仰而笑俯而號其常也又有不同者萃自下而號上則仰而號俯而笑與自上而號下則登高而呼其聲宏故曰大號同人旅之

號為號咷萃與之號為號呼取象各不同也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書九澤既陂水高于地恃隄防以為固惟有備乃无患蟻穴可潰金隄禍機伏于安逸勤脩鍊則隄防固詰戎兵則迎萌銷未守固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初六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以陰擬小人惟否泰夬剥姤遯爲然餘則未有以爲小人而惡其在上者故曰柔進而上行柔得位柔得尊位皆褒之也巽陽之道下濟上行然後交合以成歲功故陰之升以助陽也推諸人事凡尊卑上下之相合而相成皆是也坤本在下而有時在上凡陰氣之升皆本陽氣之先入非无自也勤求民隱而後疾苦上聞虛中求賢而後多士彙征謙之傳曰天道下濟以一陽之在下卦也此卦二陽在下巽又爲入柔之升是其時也其義非同萃卦只卦德可盡故特益一言曰柔以時升凡升者不可妄節而躐進不可枉已而妄干如卦德之善乃合元亨之占又凡升者未有不見大人者也他卦大人皆指九五此卦不曰利見而曰用見者利見以此時此事得見大人而後利用見者卦有巽順剛中之德有應于上用此而升所以有慶往而必合

用其義雖不必有其象而五爲君位師之王亦以六五言南征凡征必有所往往必去暗投明離明在南又爲王坤巽夾離有夾輔之象故曰南征吉以文圖而言也傳曰志行也明良遇合士君子得志行道之時也是以元亨也

初六一陰在下當升之時柔以時升三陰已升而在上則一陰之在下也可信其必升而大吉矣傳故曰上合志也九二其詞與萃同然萃求萃于陽乃得无咎必俟其孚乃利用禴无咎以萃言其孚有所俟也升則六五虛中以應下其孚也往而合焉耳傳故曰有喜也利用禴而後无咎不然是徒升也是詞同而義異也士之家修廷獻惟將其相誠而已稍有虛飾其咎大矣

九二以他爻例之以不中不正而升豈爲得宜然凡升自下而上有所阻塞壅蔽則不能升升亦有所疑而不敢進三巽體以陽剛升居下卦之上上接三陰如大壯之爲決如大畜之天衢進而无阻胷懷坦然又何疑乎坤有虛邑之象似屬荒涼之境夫易虛象也如人所處幽閒所見空闊无所滯礙亦自蕭然自得六四位在于上其柔順虛中之德上徹无間薦其馨香可格神明況用見大人乎坤爲牛大牲也萃在下以享衆升在上以享神巽爲高上三陰山峯突兀如角之岐也隨之王震爲侯升之王坤爲侯皆見春秋傳皆追王之王也遷岐山而從如歸市以下從上故言于上祀岐山而受命維新升中告虔故言于四詩曰我將我享維牛維羊大王聿來胥宇之時禮從其薄隨之享牲用少牢文王三分有二備物宜豐升之享牲用太牢禮時爲大坤順也故曰順事易稱名小而取類大上六隨之極六四升之極也諸卦皆然九五以柔順虛中之德升在尊位而與下

之九二相應所以貞而吉也凡升而躐凌節而不以序未有能安其位者也五以巽順之道升如升階者之循序而進不盡一等中焉止矣亦不至亢何善如之以是而升則无顛覆之憂矣傳故曰大得志也上六升之終知進而不知退故曰冥升凡升而極于上者未有不消散者也陰虛故傳曰消不富也若夫人之進德修業則利乎日進不已希賢希聖希天无可上之境无息肩之日如是升而不已亦可貞固守之而不變也外此則无有不消者矣爻辭多兼舉兩義如履之六三恆之六五及此爻是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根于地不戕伐則日長德根于心不以物欲害之順其德性之自然培養充積以至于高大如木之滋長不知其然而然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 入于幽谷幽不明
幽谷三歲不覿 九二 也困于酒食中有
困亨 困剛揜也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 慶也據于蒺藜乘
險以說困 用亨祀征凶无咎 六 剛也入于其宮不
貞大 而不失其 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 見其妻不祥也來
所亨其惟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徐徐志在下也雖
人吉 君子乎貞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 不當位有與也劓
无咎 大人吉以 吝有終 九五劓刖困 刖志未得也乃徐
剛中也有 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 有說以中直也利
有言 言不信尚 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 用祭祀受福也
口乃窮也 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 困于葛藟未當也
不信 吉 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與節對勘澤以畜水節水在澤上困水反在澤下澤中无水是以困也此卦象也而待以剛揜釋之以人事而言也柔之於剛惟震亦然而震動也動則不為所揜矣故惟兌坎合則為剛揜君子屈時勢之窮多為小人所困阨也險以說以卦德言也亨即坎之維心亨也身雖處險而心則无入而不自得也貞正也以九五言也故屬之大人人之處困或不无枉道以求援如是雖幸而吉亦安能无咎惟大人守正而不易中直之理久而必申吉而且无咎也夫困之時剛為柔所揜則其致困之由原非自取亦自有說然誰其聽之君子惟義命自安而已不自表白不說人以无罪也口舌在上坎陷在下言徒負辭所以為困也

卦象柔揜剛爻則以三陰為小人之困故曰株木曰石曰葛藟

三陽為君子之困故曰酒食曰金車曰朱紱初六陰柔在下雖與四應而四當困之時安能援手坐困而不能動動則陷于坎險如入于幽谷至三歲之久而不能出與正應相見也互巽為臀坎于木為堅多心株木木之伐絕只餘根株下无生理上之蔭庇坐困其上所處之窮也主陽而言故曰三歲象之大人屬之九五九二剛中傳所謂君子所謂險以說處困而亨者也常人處困則憂戚寢食不安君子樂天知命處困而優游自得雖无醉飽之心而亦有飲食從容之樂且剛中之德久而必申身雖處險而可說之事自外而來將有章服之榮矣而君子无願外之心惟安靜自守其中正聽其自來而无畔援歆羨之思如神之无為而人自享之處困之道莫此為宜然人之所遇不同[illegible]時[illegible]之[illegible]于大義有不合戚然退避於君子亦惟致命遂

志而已是亦雷中也雖凶而于義无咎矣六多有無吉兩義者周公爻辭多蒙卦名如益用凶事剌之无咎明夷于飛明夷于南狩皆蒙卦名說故若與辭不相屬當善會其意也而解易者拘泥于文義遂多支離傳曰中有慶也正處困而亨也而反以為為酒食所困苦又或以為困于所欲易之所以難明也享祀與祭祀不同祭祀者我以物享神薦其誠意祈神之享之也享祀者人以物祭神而神享之也故曰百神享之君子處困之時不枉道以求濟然交際弗卻周之亦受如神之穆穆在上未嘗求享而人自薦其誠神亦不可易之象所謂擬諸其形容如劓刖非真受此刑也又何疑于享祀乎辭有相同而一二字異若其義亦異蓋爻辭簡嚴非苟為異也享祀祭祀解者一之則辭何以必異也然所以致享者先非中正也坎為酒食為隱伏為鬼神朱紱互離當祭位征凶陽陷也六三陰柔又以不中不正之道而處困則非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皆其自取也人之所以共艱難困苦而不相離者其妻也至不見其妻則愈孤危矣石困之至也介在二剛之間困于石也坎為棘刺故曰蒺藜在傳兼文子夫從風蓋以卦變言觀象玩占則不言變文言夫婦以爻之陰陽言三陰爻而曰其妻何也以卦象言澤无水為困坎與離離中虛為乾卦空澤也如虛宮无人之象火水未濟各全二體男女夫妻也坎互離則水滅火又卦中四爻互家人上五爻互革下五爻互渙家人變革渙散皆不見其妻之象爻惟仍四則應但當困之時而在高位二為柔掩不能有所為故當守退志而以剛居柔又有所牽制賴頑而不能遽退既不得中其志又不能即安雖金車之來而反若為其所困乃說之遽然

物外若未嘗不失其為亨之謂變久居未慊于懷所以吝也然以陽剛之才既知若得為可吝則終當全其晚節而不為其素志所有終也得而不在下也此四惟初與四應而爻皆不當位然處困之時无與于上而有與于下如同人于郊亦可以不孤矣坎為車四位高互離離有金之光華如金矢黃金是也故曰金車九五剛中之德與二同而在尊位反不如二之優游自得上為柔所掩其氣鬱而不舒有似于劓下乘剛坐困而不得行有似于刖徒有赤紱之在身遂之又久乃徐有說以自謀多容困之情狀最盡其一時之困抑雖无可告語然其剛直之德可以自伸若一于誠敬如祭祀之對越神明則至誠可以格物困而終亨如祭之受福矣五與二位不同二之困在一身安之而已五之困如所謂大蹇當憂所以濟其困故不能无說然亦惟盡其誠敬而已至誠感神而況于人乎卦之象上有口有目而不見其與中互離為艮腹下為股下互半巽不見其趾劓刖之象亦紱亦離象說讀如勝口說之說古亦有此讀如舜典讒說金縢自以為功之說康誥汝德之說是也兌象也坎為鬼神對二為神位故曰享祀五為祭主故曰祭祀兌亦為巫傳不曰中正而曰中直以其理本直但為柔掩而終必伸也上六處困之終困之將解也坎之上六為叢棘比爻曰葛藟視坎為稍紓矣然猶所束縛下臨坎險不得輾轉動則陷矣其臲卼為何如者夫其始之至于困者　動悔耳今困心衡慮若于臲卼不安之而占之戒之曰多妄動動則有悔又從而申警之曰有悔必矣不可動也如是則其心危而慮患深乘時而動必能出于險而困可解故曰征吉行則不困也坎為陷故以凶終理

亦仰巽為柔木　蠱之象觀

為利用享也　用祭祀也

功也處困之道盡矣一切權詐術數智

行險僥倖君子所不為也周公文辭于一卦必曲盡其情以示

其誡也

宥加困之甚者也

澤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天時之旱人事之窮君子當困窮之時惟一切委之于命安之而已別无希冀夫然而志乃可遂命不可挽志則是伸

下經第四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冽寒泉上六井收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之象一所陰爲易兩爲泉當不改井也舊此亦然而大象以汲爲新……釋卦名也……

无喪云新邑之井在地中亦非創獲在掘之深耳若往來井
井用力亦勤矣而不及泉是未能上水徒羸其瓶則養澤窮矣
免不凶乎是彖辭即孟子有爲者一章之意若以汲井言世固
未有汲井而不繘井者井鼎物象耳聖人皆以況人事也夫人
心天理之澄澈其井之寒泉乎日應萬事无所加損見用于時
可資利濟其或私欲壅蔽則活水源頭塞矣無渫清修治之功
亦在人耳泉之在井如賢人君子隱于側陋非上之人汲引之
則无以資其啟沃之益明乎此則彖爻之義可得而推矣改邑
不改井水之在地隨處皆有正如義理人心各是古今時勢不

同即人之一身而前後所處亦異君子隨時處中亦安往而不
逢其源乎古今之陳迹可備日新之義理自具理无存亡也井
以繘泉爲驗既未繘井是不及泉也以爲學而言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爲棄井也以求賢而言或求之而不得或得之而不
能信任亦无由得其益前功盡棄天理蔽錮而賢人隱不亦凶
乎是易皆況人事也往來爻之上下也一陰在下爲泉眼坎爲
陷至下卦反若爲二剛爻所格而不得通亦未繘井也離中虛
瓶象羸瓶毀在中互兌爲折毀羸也
周公因文王汲邑不改井之辭遂分二卦以取象下卦舊井也
上卦新井也井以上出爲功故爻上者爲吉初陰在下泥之象
句判泥塞之　以井則禽飲其餘邑改
一无所養也人心

之香塞而无用於世可新之也傳故曰時舍也坎爲瓶井爲飛
不下則井上无禽二陽爲有泉矣泛二下卦比下初陰泉以上
出爲功者也今在下自上視之其深若谷下陰虛泉无源坎在
上水反自上注從旁浸漬其水无多淺不堪汲惟見羣鮒聚于
其下无所養也而下之一陰若甕之敝漏上注下漏无所停畜
失井之道所以然者以舊井无人修治傳故曰无與也如俗云
无人管理也異乎四之甃井矣人心昏塞之餘豈无天良之發
而无澄治之功則存焉者寡矣巽取象于魚一陰之微處最下
鮒之象引曰未有與數之也井曰无與決言之也即一字之異
而其義不同三陽而在下卦之上泉之上出者也故渫清同邑
改而不食非以泥而不食邑改无居人則行人爲之心惻在下
卦其泉深及而上之則可食如賢人隱于幽微魚鹽板築非湯

文之明孰能舉之賢人進用豈但人君得啟沃之益天下之人
并受其福行人如无妄闕一字雖有叛象巽入爲汲離爲王爲
明上卦新井六四互離爲井腹既掘井則甃之以畜泉如治心
以畜德也又何咎乎九五陽剛中正而位在上泉之上出爲用
于時者也洌爽潔也凡原泉皆寒傳曰中正也泉之靜深而有
本也上六井之大成也凡井腹大而口小收也收則塵穢不能
入人心收斂則外物不能入亦猶是也勿幕則其氣上通于天
而利濟之用廣矣沮溺丈人獨善其身幕也二氏之蔽錮其心
亦幕也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緝熙于光明而淵泉時出爲利
濟矣所謂有孚者亦承九五而言惟其中實上流故養而不窮
是以元吉也又上之井收勿幕對下之舊井而言四之井甃對
二之敝漏而言五之寒泉食對三之井渫不食而言新舊二井

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北方少石甃井多木汲亦用漉櫨桔槹皆木也故為木上有水
之象井之成非一手一足之力合衆力以掘一井以供閭里之
用君子勞來其民使同井之人通力合作盡力溝洫相友相助
相生相養亦猶是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初九鞏用黃牛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火上澤下則上者上下者下但相暌耳澤上火下則上者下下者上則必至于相克故曰革二女亦象也人情世事之不相得者皆是也已日卯辛也其事之當已人心之所同然其望革久矣一旦革之而衆心乃孚内明外説是以元亨利貞悔亡也傳曰革而信之言已革而人信之以爲當革也以卑釋已日以信釋有孚又以卦德推明之文明則周盡事理説則人心信從二五皆得中得正而相應如是則窮而變變而通通而可久矣革而當也不亨則難于通行不貞則一弊除一弊復生徒更張而已祇其悔大矣惟元亨而利于正其革乃當其悔乃亡觀象傳[illegible]也處只爲吉占者不同天地革而歲功成湯武革命皆應乎時時也者天地聖人所不能外豈不大哉至于爻辭就已革而言周公爻詞分六爻而言則革有當有不當革人最重改革外度之世有其時内度之已有其位與才然後可革初雖有陽剛之才而位卑處下上无應與而其時事又膠固而不可解如鞏用黄牛之革牢不可破蓋沿習之久處難轉移得故曰不可以有爲也時不可也黄牛之革取象與遯同互乾也互巽爲繩兌亦仰異有包裹繩束堅固之象豈是物于前其可動乎六二中正又有應于上處革之最善者也已日當革之時也因其時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矣宜革者也九三剛而不中勇于革者也或見之不容或行之太驟或矯枉過正皆足更張而滋擾是革則凶也即得其正亦厲而時又當革惟在審處其革反復思之所以革者既有成説而不敢忤也再三審度虛衷博詢期于至當而後行則既可以自信而人亦信之夫革而不宜驟者也三處上下之交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衆

詢僉同而後可革也傳曰又何之矣言其事理之不外是也九四居下卦之上亦當革之時以陽剛之才居得爲之位而以剛居柔革而不驟其悔亡矣如是則動无過舉衆志允孚改命而上下交孚是以吉也傳曰信志有成命而改之不疑信其志也無位也九五陽剛中正下與二應有中正之德居九五之位德位兼備之大人如是而革將舉天下而維新之聲名文物之美如虎之變而其文炳然革之最善而且大者也未占有孚言不待占決而已信其至當猶勿問元吉也九五之大人維新之化旋乾轉坤革而變矣虎變似指大人一身而言然大人以天下爲身天下之文皆其文也上六處革之終革道之成即承九五而言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對大人而言大人虎變則君子豹變小人對君子而言君子豹變則小人革面乾爲虎豹亦虎類以其文别之五陽而六陰陽明而陰暗是故剛健而文明者其文炳大人之虎變也潤澤而文明者其文蔚君子之豹變也文皆似火文明之象卦名革爻即就革取象小人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當革之終而以説應庶民之向化也君子觀國之光有衣冠文物之盛小人朴魯處更化善治之時説乎心則欣欣然見于其面矣位高則君子爻陰則小人陰從陽乾爲首兌爲説有其象征凶居貞吉亦以革之終而言既已革矣則大體已正其有未可遽革者當俟其自化當之不已非所以息事寧人也故征凶而居貞吉革當審之于初初不當革二當以其時三當謀之于衆四當斷之于己五則革而變六則革之成而猶以居貞爲吉觀聖人所以處革者前後始終何其慮之深遠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illegible]

日月之往來寒暑之推遷不能相並有似乎水火之相息故君
子觀之以治歷明時

鼎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

元 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吉 剛是以元亨

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叶于其也鼎耳革失其義宜叶也覆公餗信如何叶於離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爻互以卦象鼎故名之曰鼎以木巽火亨飪也井鼎象也故作卦象得卦名而并言其用彖曰元亨則與大有同以卦德言之然何為與大有同詞也曰凡卦柔之在上而得中也坤之陰也震之動也艮之止也于義皆為未善也惟離有明也君象也柔麗乎剛也大明在上而得中也故大有之傳曰尊位也大中也柔進而上行之善焉者也然則曷為于大有與鼎言之也曰柔之在上而亨者以其虛中以應下之九二也未濟也睽也皆其時義之未善也應而不應也惟大有與鼎得中而應乎陽是以皆曰元亨也單氏劉氏有見于詞同而不得其解也是以歸之養賢也上九尚賢繫詞之推説也然則曷為乎與睽同詞也曰詞雖同而時義不同也在睽言睽合睽之道也鼎則有正位凝命之象焉是以元亨也然則得中而應乎剛安在其非養賢也曰養賢與享上帝類也言鼎之用也得中應剛言卦之德也不象鼎也詞各有所指也其曰巽而耳目聰明何也曰此亦言卦德也離之目也鼎之耳也因象也然離明也視之明也聽之聰也皆心之明也明兼乎聽也噬嗑之上也夬之四也皆聽之不聰也傳皆曰聰不明也此言卦德也耳目皆在上也明既在上則耳聰而目明也非言鼎也无取乎鼎耳也若言鼎耳也未有鼎目也故曰以德言也以明言也巽而明非作聰明也有是德故能正位而凝命也吉字衍古亨字作享

鼎之初行是故鼎新之義顛趾出否亦初之所有事非出否則不可以鼎新也周公以況人事初陰位卑而應四鼎之顛趾利于出否如民間之女納為貴人之妾則拔出乎卑賤之倫矣所以不得于為妾者以得從貴則子為貴人之子母以子貴矣不然

則終身為田婦子為牧兒矣以其子如鼎之納新也事固有變通以盡利者類如是也巽為覆兌為臭顛趾出否之象初四相應二三陽爻中函鼎實有子象九二中實鼎實也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否之盡出也人欲去則天理存小人退則君子進其義吉矣二比初而上應五也傳曰慎所之也宜應上而勿比下也如是則不為所污染矣五為鼎耳曷為乎于三言之也曰鼎下有足中有實上有耳而實无所為賴上之耳運之而行賴下之足承之而安上五二爻皆有耳象六五耳之中虛也耳之虛則聰明而能受三不應五而與上相直上中實失其義矣以剛遇剛而不相合耳革則行塞雖有雉膏誰其食之如彼碩人懷才抱德過剛不中輕世肆志引領西方浩歌美人徒悲不遇六五虛中以應九二故曰方雨三所虧者柔順焉耳悔其不足道必交孚終焉其吉剛而用柔道可貶乎道不可貶過剛宜悔聖人亦不為已甚上卦為離故曰雉膏空腹在上不食之象中爻互兌為雨九四在上亦鼎之實一陰在下上承三陽力小任重不覆何待鼎之折足惟足之罪足何以折惟任之重下之任重上之所昇四與下應不量其才而昇之重任使不當上失其明惟四之罪敗乃公事隕越貽羞不亦凶乎四與初應為撓乎下故折在下而詞繫上惟彼小人未嘗无才蔡京巨奸涑水賞之丁謂傾邪寇公拔之待其任之人言不信及其既敗乃知其失信如何也悔无及矣以下應上名為顛趾上之應下是曰覆餗初未有實出否无咎有實則覆應下而凶空腹在上不見其足巽為股兌口傾澤虛餗覆形渥一敗塗地亦可悲矣五耳位也中虛耳象上九為鉉貫耳者也故于此爻并言之貫耳而金鉉有

謂而有用也有君而有臣也耳靜而鉉動也耳方而鉉圓也耳虛中以受鉉鉉盡力以輔耳也鉉耳共濟以運鼎君臣同德則天下可運于掌上也鼎重器也耳與鉉皆利于貞固然後可以運鼎而无難也傳曰中以爲實也五之虛中耳也以柔居剛所以御鉉之實也人主之虛中任賢亦猶是也爻于爲多言黃金黃中色離乾體而明也上九鉉位也鼎易爲乎有玉鉉也所以任也非必其用之也亦非必其飾之也所以象也金鉉以任重守用之儀也上九師傅之職也賢人君子秉和於九德居坐論之地人主之德器所由以成就也身心所由以陶淑也无任重致遠之勞而有輔養之功也鼎之玉鉉也伊古以來金玉之鉉盡之者周公也伊傅也德之休明鼎之所以久安而不遷也是以大吉无不利也鉉之任鼎其舉之則貫耳其提之則在耳上故上亦言鉉離乾體故言金言玉以剛居柔故曰玉鉉傳所謂剛柔節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安重而不遷然後其中之所受者不傾君子居君師之位建中表正則福祿永綏有以受天之景命而勿替矣

震亨 震來 虩虩 笑言 啞啞 震驚 百里 不喪 匕鬯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易下經與下繫傳爲多訛而震卦爲尤甚文王彖詞只震亨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二句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本初爻詞誤在彖中故遂以爻傳爲彖傳而解者亦遂重釋之且謂初爲震主故詞與卦同可謂曲說矣彖傳當有釋震亨之文在震驚百里之上如艮止兌說是也既已脫去又復脫不喪匕鬯四字出字明屬鬯字之誤而解者乃引帝出乎震爲義眞郢書燕說矣雖前經而不敢妄易然其脫誤顯然當闕之而不必曲爲之解也震亨震有亨之道陽之動于下必達于上又人之遇震驚而能恐懼修省必得亨通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言處震之道也人之所以遇震驚而喪其所守者中无主也若心存誠敬如承祭者之薦其馨香至誠專一如是則雖震驚百里之遠而在我不爲所動亦不喪其匕鬯矣易凡言誠敬皆以承祭而言如萃如渙如觀如困皆是也于遠猶驚邇則懼矣人心存誠敬雖處震懼而不亂如是則精誠可以格鬼神況于平時乎況于人民乎故可以爲宗廟社稷祭主也坤爲邑其數十剛來成震震驚百里也互坎爲棘匕上震爲仰盂下震爲手之伸有執匕鬯之象又卦之初至五與坎之一至五同坎六四樽酒樽有於下一陰似之秬鬯一卣卣无足震似之卦有離象離爲目爲黃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有其象

初九震之始也陽剛得正當震之來而不爲其所動有以處之也夫震于事爲震驚于人心爲警懼人之處震雖不可喪其所守而亦不可不爲之戒備震來而虩虩然周環顧視則處之必愼防之必周因恐致福始雖恐懼後必安寧笑言啞啞震過而无所喪失相懸精也由是而思患豫防之道愈明後有則也卦有離象顧視之狀又有頤象笑言之狀爻辭後字衍六二以柔乘剛震來其勢甚迫而相逼不可與之爲敵故喪其貝亦當去避而勿與爭逐俟其勢衰歇則自可復得九二柔得中正故人處之善如此卦有離象貝也互坎爲盜喪貝也坎互在艮上躋于九陵也盜既負險不可逐也匕爲少陽之數爻至二五艮止故曰七日得艮爲山陽奇陰偶卦互六艮山陽山皆二偶中一奇爲山脊故曰九陵兩億字疑誤闕之可也蘇解則難通矣六三以柔居震而不中不正恐懼之甚蘇蘇然志氣散緩貌然前震方已後震未來及是時而行尚可无眚遲則泥矣九四一陽在衆陰之中又互坎震本動體陷而不能出故曰泥五居上卦而乘剛下震既往上震復來其心危厲然惟自守其中正存心誠敬此我之所有事也貝在外可喪心在中守之則毫无所喪矣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上與五相比爲隣五震往來而上遠之若處于事外者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隣然震在隣則爲之隣者亦恐懼不寧故索索矍矍若于此時往赴其難則凶矣夫難之必赴者不可苟免雖凶亦宜往而隣之難則可不必往況猶之鬪曾子去之鄉隣之鬪孟子以爲不必救故不冒凶危以往而惟戒懼自守于義无咎矣然于隣人則可矣若婚媾而恝然不往則不能无言矣又當視其事之輕重大小情義之厚薄以處之此特義之字也震爲足互有離象爲周行而視之狀當震之時爻之六陰陽皆不相應婚媾之不能无言也世之所謂宗黨者木火也盜賊也兵戈也加憂也皆互在下五爻而上不與何其亦有不于躬而于隣之象歟

[illegible]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存重也雷之往復也君子非聞雷而始懼其無敢戲豫無敢馳驅無時不凜天威于咫尺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凡陽必上而在外者也故在下則爲動在上則爲止卦有背象如人之背立耳目无所見聞手足斂而不動人只見其背不見其身艮爲門闕重艮中爲虛庭无人之象文王觀是象如人背立不見其面即起而行其庭亦寂然无人行字不必泥非以艮爲靜行爲動也蓋此四句只形容內欲不萌外物未接景象即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未與物接非不與物接也當此之時性安靜以收斂其身心又何咎乎聖門之學合內外貫動靜非偏于靜也聖人恐人絶物以求止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言動靜各有其時若艮則當止之時也時止而止止其所也時行句帶說非以靜爲止動爲行也止其所而不動耳目口鼻之欲皆不萌動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而不相感未與物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只就現成境地說言當是時而安靜收斂是當

止而止故无咎也此卦象也彖意也若謂上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此老氏之不見可欲使心不動也至近不見爲不交于物是絶物也皆所謂有意于外誘之除也如是求止安得止乎行其庭行字只虛虛指點言外物未接光景四句皆言止非謂行而止也若以行即爲動但既不見其人正如朱子所謂但有知覺而无所知所覺者亦不害其爲靜也若明道動亦定靜亦定另是一義君臣父子各止其所又就應事接物上說皆非艮止之時義或曰如此恐近于禪定不知聖人自有此等時節冲漠无眹而萬象森然已具靜存有主靜而无靜非釋氏之一片太虛寂也且釋氏絶聖棄知守其塊然之心惡動求靜失其時矣非其所矣自私自利其咎大矣自白沙象山陽明陽儒陰釋之說行其意皆欲于靜中求光明不知其所謂光明者此心

之靈明而非程子所謂天理自明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豈必專于靜求之乎艮其止止宜作背

卦言乎時艮則時之當止者也趾好動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初陰靜則不妄動矣所以无咎也利永貞爲柔戒也趾者動之始也无妄念亦艮也傳曰未失正也以陰居陽爲失正當艮之時取其陰靜故未失正咸面爲拇艮背爲趾二柔得中正于艮爲善矣而三陽剛不中妄動者也二密比之而與之同體當上之時若能善處之使之退聽而不妄動則彼此皆得其安今二柔而三剛二下而三上其勢不能不隨之而動而无術以拯救之使之退聽如股之動而腓隨之則二反受其紛擾而心爲之不快內而家庭骨肉之間外而同官共事之人其情事之牽連有如此者九三以陽居陽止而動者也此止之不得其所者也

艮取象于身又爲門闕爻于此亦取象于限限門限也上艮爲門一陽居其下在內外之間有其象限所以出入非可止之地夤脊也身在上腓在下中列其夤于限之上欲止不能欲動不能九三當止之時剛而不中不得其所故其象如此上非其所動靜皆不安則危厲薰心矣咸互巽故爲股艮互坎故爲脊心身之主也四心位而反言身心兼動靜不可云艮身止則心亦止矣制外養中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艮則无咎矣六五得中得正故不妄動當輔位口容止非必故爲緘默但言有序而中節所謂中正也中得兼正也咸陰在上故上言輔艮陰在五故五言輔艮其背故曰趾曰腓曰夤而此爻亦見輔而不見頰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艮之始利永貞所以期其終也艮之終吉敦艮所以保厥初也凡陽動而陰靜故六爻惟三爲厲二比之則

不決上九以陽居陰艮之終止之極故吉也初四五二陰爻則皆无咎而悔亡矣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止也思則動也不能无思也而不出其位則心不外馳動亦定也涵養之要也

漸女歸吉利貞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卦本否卦二四兩爻之交陰自下而上一陰上廿其進不驟故曰漸廉耻之大防莫過于男女之際六禮不備則貞女不行內止而外巽漸也女長而歸亦漸也凡君臣朋友之不可苟合皆是也利貞戒躁進也陰進而至于四則得位得位則有爲而有功得位則正始進以正則可以正邦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未有始不正而終能正者也傳泛言進道凡進者如女之歸自納采以至親迎而後進則吉也進而躁進則所往窮矣止而巽則不窮以卦德言也漸之進也女歸吉也之字也字衍止而巽二句宜在漸進也下其位剛得中後人誤釋傳文非傳義誤搀入于傳例无自釋者

彖言女歸婚禮執雁雝雝鳴雁又其時也鴻之飛也有序以所而高舒緩不廹有漸義焉卦亦有其象上首也中三爻腹也身也下一爻立則爲足飛則爲翼互離陽鳥也互坎水鳥也上一陽引而伸之昂首而高足鴻也初六陰柔止體如鴻之漸于干方戢其羽不遽進也初位卑爲小子見識淺陋陰柔躁進上无應與欲進不能厲而有言夫進不宜驟不遠進者于義爲无咎夫互坎爲干二柔得中正進而得其所安者也如鴻之漸于磐而无所驚懼安其飲食之常艮石近水爲磐坎有飲食之道賢人君子之進也隨其所處皆有自盡之義不自暇逸也傳故曰不素飽也發爻外之義也九三重剛而不中進之不以其漸者也鴻止在水飛則在陸水鳥而漸于陸則不得其所安飄蕩而无所歸宿无應于上也其進也求其有得然苟合而不以道終亦必亡而已如婦之孕而不育進而比于陰也非正應也人之躁進說隨徙失其身而无益不亦凶乎漸本否卦三四兩爻之

交故于此爻言夫婦三爲夫四爲婦非正應以相比而交失道也失道在三故于三言之卦互坎有飛鳥之象鴻羣居而鳥孤飛離群醜也以互卦言之互家人而又互渙互旅有其象又互離爲空腹坎爲血卦爲陷皆孕而不育之象夫既進而有凶矣宜思患豫防如禦寇者之見險而止不敢輕進庶乎有以相保而无失求所謂止而巽動不窮也此救敗之術利用禦寇如利用恒利用禴利用享祀皆占處此爻者宜用此道也是用禦寇與禦寇有異爻道用字卦互有蹇象六四鴻乘風而飛故爲漸于木木非鴻之所安也得其桷可以暫棲矣四以陰柔居多懼之地未獲所安然柔而得正能以巽順之道處之則高而不危矣下乘陽實坎爲林木有桷象水鳥棲木其偶也木之有桷亦偶也偶而相遇故或之非正應適相比也五位高鴻之乘風而漸于陵也漸歸妹皆言女歸歸則有夫婦之義故九三兼言夫婦而此爻婦指二又此卦爲否卦三四兩爻之交歸妹九四以陽居陰待年之女故亦以女言漸三五以陽而居陽義得爲夫也二五相應中間三四兩爻大傳所謂或害之也然以中正相應久而必合三四之相間者終莫之勝也士亦何患于不遇乎五位高于震震互艮曰九陵而漸下卦艮但曰陵何也蓋以漸言也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于陵以漸而進陵已高于木矣不再言高也三互坎爲陽陷爲孕而不育五上互離但空腹未孕耳上九鴻漸于陸胡文定改陸爲逵古韻儀讀如俄不與逵叶當作霄古韻讀如校正叶儀韻鴻之飛自陵而進則翔于霄漢之間矣進于最高而不失其序可以爲漸進者之儀則矣傳故曰不可亂也非以其文也三陰爻鴻之止也于干于磐于木是也

三陽爻鴻之飛也故三言征五上皆飛之高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木之長也以漸居德善俗皆不可驟賢字衍

䷵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者女自內而外故曰女歸歸妹女自外而內故[illegible]
以卦德言也凡事之說而動者未有獲吉者況乎[illegible]上
人之大欲傳曰所歸妹也少也說也所以易動也[illegible]世
上无如人欲陷幾人到此喪生乎噓可畏也六[illegible]制
惟此卦直曰征凶其詞甚厲所以深致其戒也夫說而動[illegible]
于物交之引此人禽之界也傳曰位不當也夫以爻之位[illegible]
六爻不當惟未濟五爻不當惟睽與解何爲于歸妹言之蓋漸
與歸妹由否泰中二爻之交而成卦漸陰進而得位歸妹[illegible]柔
而不當位也三說主四動主說之自外而入者不得其正則動
之自內而出者亦不得其正故曰位不當也漸剛下柔也男先
乎女也歸妹柔下剛也女感乎男也柔下剛而反乘剛女之以
媚說惑男而反制之者也八卦惟此二卦爲陰上陽下隨動而

說爲剛下柔歸妹說以動爲柔乘剛此司震之戒也凡傳皆先
釋王義然後推說卦之時義與用天地之大義五句宜在剛也
之下誤在前歸妹本泰卦由中二爻之交而爲歸妹故曰天地
之大義二爻交而中互既濟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人之
終始如婚禮著代之意
六五女之貴者也初二娣也三須也四待歸者也上六无歸者
也初與二在下娣之象女歸而以娣從禮之常也傳故曰以恆
也恆如人有恆言之恆是故長男長女恆也長男少女亦娣之
恆也初二取象雖與履六三同然辭同而意異履以其陰柔雖
[illegible]使而跛雖能視而眇也歸妹以其陽剛雖跛而能履雖眇而
貞祉也初在下位動制于人跛也剛而得正娣之有才而堪任
使以勑其君者也跛而能履也賢人君子屈于下僚不能大展

其才而時乘未議亦不无所補救故征吉傳曰吉相承也吉字
一讀相承承二也初以能履二以能視行資乎明初承乎二以
共助五也卦之下四爻與履同故取象同剛在下故雖跛而能
履履言于二位不當也此言于初二娣在下也二不言娣蒙初
而言也陽明在下居下位而有智慧者也然而不可自炫也當
晦其明如幽人之貞可也不然則招尤而取忌矣處下位之道
也初以其才二以其明何以獨爲二戒也曰以其應上也以明
發上當愈斂抑長其虛驕衆所忌也傳故曰未變常也言雖得
寵于上而守之若愚也六三柔而不中不正爲說之主女之柔
媚以取容者也女之賤行也須也而上比于陽躐處二娣之上
是須也而娣夫傳故曰未當也未字上脫位字九四位高盍娅
娣之親賢者也以卦名歸妹故陽爻亦以女言易皆假象以見

義此爻位陰而爻陽近比于五不得以類相從故爲歸妹愆期
之象遲字去聲待也女之待年于其國者也其愆期也遲歸有
時也有待而行也江有汜之志也士君子之守貞待時者也六
五帝女之貴者也而與下九二相應下嫁之象下兑少女二陽
說體陽明陰暗故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然五之位尊而有柔
中之德德充則不尚飾如以其袂而已是取其文而无其實也
觀其外而遺其內也才智之士皆過于薦賢之君子也取人者
不可不知也月幾望女德之盛也柔而得中也震兑上開皆有
袂象兑口仰震反艮衆其手故見其袂君袂修震象之娣袂斂
兑象之娣之袂互離而外明君之袂互坎而外暗也猶言也說
少也互坎爲月互離有交光之象歸妹本泰卦三四兩爻之交
故其辭同上處卦終而无正應女之无所歸者也既曰歸妹非

无所歸也歸而无終者也凡卦上爻多統全卦以取象已女自其始歸而言也說以動則爲淫蕩之女矣爻雖女身士并言然卦名歸妹則主女而言血爲陰類坎爲血卦卦互坎坎中實互離爲空腹爲乾卦无血也无實也女之歸也承虛筐而无實故士刲羊而无血也二句串說故傳只釋上句陰无所實以遺陽陽亦无所資于陰以是女而歸終爲棄婦矣盡其始也以說而動以少女而下長男二四兩爻交不以正未有能得所終者也士之以邪媚進身而遭斥辱者何以異是乎六十四卦之象辭唯此卦不佳而爻初與五反吉二四亦非不吉而二亦不言凶蓋就爻位而言之也惟此爻統全卦之象與彖義合故曰无攸利裳有虛筐之象先爲羊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爲止水陂以瀦之恃隄防以爲固而雷動則風雨至波濤衝擊必至于潰君子觀之凡事皆爲永久之計以持其終知其久而必敝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豈以卦德而言知之明故處之當明以動故豐而亨凡物[illegible]
尋同王假之傳曰尚大也以豐之至大者言也日月之明[illegible]
之盛非常人所能有故惟王者能兼之自古聖帝明王[illegible]
知神武不殺覆載之內莫不尊親其功業隆盛[illegible]後
世英君誼辟能混一海內立綱陳紀以貽其後裔下[illegible]其
英明果斷之姿更歷世故洞悉人情故能綜覽庶務[illegible]
以致太平之盛故人君之德莫大于明而斷也國家[illegible]
時識者有憂盈危明之慮而不必憂也惟在人主克明[illegible]
如日之中天則私欲不得而蔽之以之用人則賢奸无不[illegible]以
之行政則是非利害无不悉以之求民之瘼則四海九州之民
隱无不達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億萬斯年國家有盤石之安
矣人何憂乎然非人主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式古訓親仁賢懋
敦德業思患預防畏天命而懷民岩安能使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而動罔不戒乎故曰宜日中見持盈保泰之難也如日中然
後可以照天下也是國家之盛衰由于人主一心之昏明而人
主之昏明由于一心之敬肆日中則昃以下見日中之難保也
不可恃也非聽其自然也盈虛消息天運之循環治亂安危人
事之補救不然三代何以享國長久後世何以禍亂相循也
初九就全卦而言內卦為明外卦為動動資乎明明无所資于
動然明而不能動无權位也明體在內而外有震動之威權足
以行之故曰配主旬者十數之終註為日一月三旬以一爻當
十日則雖旬而未過中也過旬則望而為日中將昃而有災矣
蓋自古亂之機卿狀于[illegible]故聖人安不忘危六二明主
柔而中正而為上卦所[illegible]所蔽掩之象上二陰也震為萑葦

茂葢蔚又有斗象卦有明夷之象在下者若不量可而進則昏
者未能遽曉反得猜疑之疾惟積其誠意自可感通而獲吉也
中虛為有孚若者形容之詞離光蔽暗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若
發其覆若啟其蒙也九三明體在下為上二陰所揜沛或作旆
王弼以為幡幔春秋傳震為旗沫星之微也微者尚可[illegible]其
昏更甚于見斗矣二柔中則有發若之吉三剛而不中[illegible]
而投逆鱗殆往而見傷耳然于義為无咎矣右人之所用[illegible]
折則終廢棄矣震巽艮兌四卦反對取象艮為手之垂震為手
之仰巽為股兌反巽為肱卦互兌巽兌連上震如伸手仰探兌
為折肱肱折則下垂如股明夷前行後棄故夷于左股此爻自
下觸上患至拯也用其右則傷在右九四爻辭與六二同二以
日中取象四合上下二卦取象上陰揜乎下之明自下指上為
其所揜者言是物也故傳于此爻釋之四密比上二爻之陰為
位不當下之見斗非不明但為上所揜四則其同體也故曰幽
不明能傷物者也故曰夷主卦本明夷此爻變而為豐遇如過
[illegible]了卷之遇九四居大臣之位以剛居柔自能委曲開道俾其
終從二自下燭之為發四比而承之為遇自古如武氏之淫虐
歷代之中主而梁公卻保凋剝其罰尚能全其骨月之恩非必
明良然後相遇也傳曰行也上文吉字當作志字如泰如履如
睽皆以剛而居柔於人臣之位亦不過剛乃能行其志而于時
事有轉移維持之功用也六五虛中以致在下之賢來其章美
以昏求明如[illegible]非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乎下卦離故曰來[illegible]之而上交之此二之所以吉也五
自下視之為陰闇能揜其明以五言反借其明以輝映易之所

以變動不居也上六則以全卦之象而言處豐之極其高自位
置如豐其屋其自蔽覆如蔀其家封已絕物无所見聞昏而黯
剛愎自用安得不凶天際翔於氣之降也自藏自蔽塞也大壯
象宮室下卦乾取其圓覆此卦離為虛宮无人之象離又有户
象離數三故曰三歲皆以全卦取象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以折獄斷以致刑惟明克允也

旅小亨旅貞吉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上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山止而不動火行而不處故為旅艮為門闕離有室象凡居室
皆有人豈之自藏為无人因互離為虛宮旅之室常虛有其象
處旅之道剛則買禍柔則招侮惟柔得中而順乎剛為无患得
中乎外為旅吉也下二陰在二陽之下一陰在上之下順乎剛
也止而麗乎明凡旅之所止皆其所未經歷者也冒昧以處則
入于陷阱而不知故必詳審周察知其可止而止則无患矣此
處旅不易之道也聖人因是卦之象以名卦而其義即寓于其
中確乎其不可易理即在象中也凡人居家則安樂旅則恐有
憂患故其時不可忽若夫柔之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則
其義大矣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觀遠臣以其所主此物此志也
夫旅貞吉旅字衍傳同
處旅之道雖不可不詳慎然亦不可瑣屑初六以陰柔處下才

弱志剛不知大體或計較錙銖或任意求索或爭執語言皆足
以招尤而啟釁栖栖旅人志窮而无所之所以取災也斯不必
作厭如是則餘人无所用矣蓋常人之僕僕道途者耳六二柔
得中正處旅之最善者故即次而得其所安懷資而不憂其乏
得童僕而資其力皆旅之最要而不可无者而二兼得之皆以
其柔而得中也初比二童僕之象艮為閽寺貞也為止為門互
巽為入為即次巽又為利市為懷資九三重剛不中以此處旅
其躁急之性觸之即發如火之烈所處不安如是則童僕遠而
避之矣雖其心本无他而乖張忤物危道也上卦離為室為火
焚其次也初雖應四而內比于二比近而相親三則不相比而
外應四為喪其童僕也傳曰以旅與下與如未有與之與言其
重剛不中禍急繁瑣无事不與其下難堪也九四位高而曰未

得位何也蓋比卦下三爻為行旅之旅道途之行旅故曰次次
行所經過之次舍上三爻為羇旅之旅離麗也淹留于異地者
故曰處曰巢兼是二者旅義乃備四位高然陰位也故小畜家
人漸渙象爻之傳皆以為得位旅以陽居陰為未得位淹留異
已未得所安也蓋為時勢所阻不能即行故雖得其資斧其心
不快也離為戈兵互巽為近利市六五柔中象所謂柔得中乎
外而順乎剛者也五位高蓋士大夫之奉命行役于外旅寓他
邦者其曰射雉一矢亡雖飛則矢亡用柔而不用剛也噬嗑之
九四曰噬乾胏得金矢解之九四曰田獲三狐得黃矢矢者物
之剛直者也彼剛爻而曰得用剛也此爻柔而曰亡用柔也雉
也狐也乾胏也皆就卦以取象非以文明也位高者之于旅也
或設人而生事或逐利而啟爭五柔得中斂其鋒而不用如射

雉雖發一矢而无所得知雄守雌寧于己而有所失而與物无
爭然近于巽懦然在羇旅而善下則必得上下之交孚奉使
外而秉禮必能結友邦之信睦厚餽以禮行人四牡以勞使臣
令譽馳于殊外寵命遠于朝躬矣若以亡屬雉則當云獲而不
云亡如射隼之獲三狐獲三品是也解坎在下射隼而獲旅
離在上射雉而飛亡矣離為雉互巽為命離為文明為譽命上九
以高而亢亢非旅所宜焚其巢失其所安也如燕之巢于幕上
自以為安而[illegible]生不測以笑後號咷也所以然者以亢之為害
失其[illegible]之德故致焚巢之災也離為鳥中虛為巢以上一卦
而言離為牛以上九言則卦柔而爻剛大壯兌羊六五以陰爻
居陽位當剛而柔是喪羊于易也旅離牛上九以陽爻居陰位
當柔而剛是喪牛于易也莫之聞言終不悟也餘已見同人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之在山所燭者遠亦過而不留君子明慎用刑未敢輕決而
亦未嘗苛刻淹逮以致延累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三頻巽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紛若之吉得中也
頻巽之吝志窮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在床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陰在外一陽在内則震而必出二陽在外一陰在内則巽而必入取象于風風无微不入者也故巽入也上之命令風行天下而深入乎人心巽之象也聖人以身教然教典和民一道德同風俗誓誥亦所不廢始和之布象魏之懸遒人所警皆皇極之敷言也故曰重巽以申命丁寧反復以申其命令也陰虛有間而陽入之風之所以鼓萬物也聖人以正直之理覺世牖民深入其隱微化其偏黨反側之私亦猶是也九五陽剛得中得正令之出也所以約束整齊乎民也故曰巽者德之制以其用剛也然不中不正則民不信從故剛巽乎中正則下其令如流水所謂志行也為九五言也上之出令者也二陰在下皆順乎在上之剛以殷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也柔之順乎剛也為受令者言也令出惟行不惟反則小亨而利有

攸往也亨而曰小蔵人以言也利有攸往志行也利見大人言順乎剛也以從貴也以從正也重巽申命而上下之志孚矣卦言人事以卦德而言巽為入入之大者无過于朝廷之政令重巽以申命此聖人之特筆六爻之義皆本此而推其意乃明

初爻在下卦之下下民之受令者也巽為進退初六陰柔下民之愚安于卑陋樂于縱弛聽上之令動其天良未嘗不喜于更新苟于舊習則畏難苟安此志之疑也常人之情也夫布令之初不嚴明則人心玩故利于用武人之貞若軍令之嚴明觀若畫一而不可犯則衆志治而一矣治就理也故曰齊乎巽所以為宗戒也上互離為甲冑戈兵武人之象令布自上故以上三爻取象武人之貞令貴得正也九二他卦則為剛而得中巽則以申命而言亦下民之聽令者也在下卦而巽懦此民之愚柔

昧陋之甚深自敝塞而不可開者也棄而不教聖人既有所不忍遽以刑威之又覺其可矜故不憚反復周導丁寧誥戒若史巫之紛若則從容化誨庶可以啟其顓蒙革面而革心矣盤庚三篇公之大誥多士多方其亦史巫之紛若歟若不先申其命令以曉其愚蒙而絶之以法威之以刑雖一時勉强從順終必叛而去之于民固无益而于我亦失教化之方故傳以紛若之吉為得中也巽為木為入卦象兼取如以木入火以木入水是也是卦重巽上木為床下為入二在下故為入于床下兌為巫巽又覆兌有俯仰其口之象故曰紛若九三在下卦之上有位而申命者也頻巽與頻復同重巽申命蓋亦優柔漸漬之意三剛而不中其性躁則入之不以漸其志浮則入之也不深徒有告戒之繁究无化誨之益宜不吝乎六四在上下之際居大臣

之位奉上之令而布之于下者也以柔居剛從容以和仁言之入人深也民有不若德而後教之令有所窮而後史之故四五皆曰悔亡卦居上下之間上互離明下互兌說而中虛有孚以此承流宣化則上之德意下究而下之衆志兌孚矣上之敎教兼于上民特亦訓于有位人之姿質有上中下之不同如韓子所謂性有三品者卦巽為入互離為明互兌為說皆由六四一爻而成人之于言故必明而入入而說若究其所得則上焉者默識心通深入其隱微者也中焉者雖未能深入而明其義者也下焉者雖未深曉而亦有所感動而欣說者也雖所得有淺深然皆為序庶訓典者矣雖為網罟獰武貝有車馬巽敷文德故取象為田之入其網雖如柔之順則人之從化有入之象與其門也然上中下之人而或入或明或說惟告令之是從田獲

三品也上巽為肩下巽為髀互離為腹互兌為折與有其象人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布政教以誡民彖所謂巽乎中正而志行
所謂大人而人所利見者也有德有位而天下信從之故貞吉
悔亡而无不利巽以更令故无初有終更其初之未善以歸于
善也其曰先庚後庚云者以卦互兌也蠱互震故言甲巽互兌
故言庚于五言之者五為出令之主也金者木之所以受成之
令之設也信如金石威于鈇鉞所以整齊乎一世也木待金而
衆材皆適于用君有令而庶民咸協于中三日以爻言下巽為
先庚上巽為後庚先庚三日斟酌盡善也後庚三日反復告戒
也先庚以革其舊无初也後庚以要其成有終也巽兌合而成
中孚之象孚乃化邦也是以吉也是象即在卦中毋庸另生枝
·節上九本出令者也乃巽極則畏懦入極則避藏而苟安遂致

·太阿之柄旁落馴致于陵夷衰危而不可振不亦凶乎上九于
他卦為過高而亢于重巽為巽極而畏葸如馬文淵所謂良怖
者可牀下伏也資斧古本作齊斧讀如資漢書杜喬疏設齊斧
而人不畏是也與旅巽緣音同而誤也牀在上則下巽為入牀
在下則上巽為入斧金兌也揚之則口在上覆之則口在下巽
為稍兌有斧无柄而斧皆覆斂之象如柔懦之主徒擁虛位而
威令不行于下也正乎字誤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兩風若相隨君子勞來匡直反復告戒以曉愚蒙其言婉而善
入若風之入物无間不違命必有事申命以行事也如風之發
生長養其效必見于物

兌 亨 利 貞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初九和兌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六三來兌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引兌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

二陽在外一陰在内則陽自外而入之一陰在外二陽在内則
陽自内而散之二陰而一陽則陽之出也雖兩為震二陽而一
陰則陰之發散也易而為説兌陰柔説也陽和亦説也陽自陰
内發散則陰不凝結而陽氣亦不燥烈而温和皆陰陽之氣相
交而暢適故兌為説也説之道貴于正剛中則得其正不違乎
天理而合乎人情勞與死民之所畏也説之至至于忘其勞與
死非説之大如王者之與天地同流安能如是乎此就説而推
廣言之也
説惟説以動則凶若概言説如人心貴和樂而若幽憂與人貴
樂易而不宜乖異故和兌自吉況初九陽剛得正象所謂貞也
以剛正處説則非牽于情欲之感説得其正然後和不正安得
和也以此而行又何疑乎兌以剛為吉二剛而得中然上比于
三之陰柔有所濡染則有悔惟孚兌則吉而悔亡孚誠也自守
其剛中之德不為外物所牽引内反之心當説而説不當説而
説則妄矣故曰孚兌傳曰信志轂然不欺其志也樂記所謂反
躬也六三為兌之主陰柔不中不正此小人之善為容悦以媚
世者也不惟已之无所不説而且來人之説如施朱粉而倚市
門敗德之尤者不亦凶乎九四位高人之説之者多以剛居柔
又下比于二慕義理而説見紛華而亦説兩念交戰于中故曰
商兌未寧四之剛亦尚不至沉溺但其志柔易生因循遷就之
念見可説者其心口相商未必不曰不妨通以諧俗何必過于
介介使人以為固執不知事之不當説者即過于介而有偏勝
之疾亦可喜也不必以疾為慮也夫疾非可喜也惟介疾則可
喜其一時雖有強制之苦而事後胷中快然无累夫人平日克

自持立而一念苟且遷就為終身之玷或來指摘之[illegible]然如人
疾之可喜也傳故曰有慶也涅人之為戒深矣商兌二字句盡
人情士君子立身行已正須于此際用一刀兩斷截力不然商
之不已天理之公未有能勝其人欲之私者介如介于石之介
兌為口四當心位有其象九五陽剛中正非不善也而上比于
六天理人欲其端甚微出乎此則入乎彼人主席豐履厚聲色
貨利奇技淫巧宦官宮妾日陳于前其説我者皆其剝我者也
一為説所動則不以為剝我而反與之孚合失其陽剛之德豈
不危乎剝卦自内而剝乎外兌自外而剝乎内見可欲也五與
二同有剛中之德二亦上比六三二悔亡而五厲者二位在下
其欲易制五位尊其欲易逞而媚説者多故曰位正當也上六
兌之終以陰柔處兌終有引而長之之意故曰引兌兌與豫不
同説有正不正豫如爻之遊豫晏樂則為溺于物欲矣説則尚
不如豫之甚故豫之上六曰冥豫而兌只曰引兌傳只曰未光
謂其可已而不已也如飲酒豫則沈酣濡首兌則三爵油油而
又益之也是志之有所引於物也引而不已其終至於冥豫矣
可不戒哉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則灌輸浥注互相滋益一人之聰明有限朋友講習
則集思廣益合衆人之知以為知如澤之附麗而相滋益孰大
焉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初六之吉順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其血遠害也

風水象也渙之至也然所以處渙之道即寓于是卦之中渙无可言言渙之可以致萃也天下之至渙者莫過于人心惟誠敬則專一而誠敬莫篤于承祭故萃渙皆言王假有廟和靖以人入神祠形容敬字亦是意也非假是以救拾人心也渙之時似不宜涉險然非涉險亦不能濟渙同舟共濟則胡越一心矣處渙之時非得其正則邀結籠絡終不能聚聚亦必散故曰利貞卦本否卦以二四兩爻相易而成渙故傳以此二爻釋之賁噬嗑節皆言分渙不言分者渙已分而言其合故曰來曰同否剛在外今自外來而為二陰之主得所附而不散故曰不窮否則上下之志不同二往居四上順乎剛同為一體則亦不渙也渙之所以聚而亨也王乃在中所謂王心无為而守至正也當渙之時而逐逐焉駕馭籠絡于外亦淪胥于渙矣聖人惟守其中

正之德篤恭无為其誠敬之至知无不明處无不當慶賞刑威自有以攝服乎天下之人心而生其歸往王乃在中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无事要結而天下之人心聚矣乘木有功以象而言解見益卦風水相遭亦利涉之象則又非清靜无為也互艮為廟九五為王

初六當渙之時位卑才弱豈能拯天下之渙盍自求濟焉耳險在內故自內而濟于外宜用拯而後不陷初才弱不能自拯上附于二而往庶可出險傳曰順也當渙之時勢難孤立又得馬壯而往為順時而吉坎為美脊互震為動有其象馬所以行也机所以安也渙之初乘馬而奔既奔則宜有所附麗以為安故二即承初而言二以陽剛中正處渙則能審于所往而得其所安者也得其所安則悔亡矣象傳以爻之上下言則二為來爻

主渙義言則為奔二與初有机之象此二爻當渙之時其位在
下皆自全其躬者也分也義也若二則在下之上而有應于上
若亦為苟且自全之計即獲保其身家揆之以義其悔大矣故
當渙其躬而以身殉國與上同心共濟不敢為身家之計夫然
後可以自靖而无悔此亦分也義也傳故曰志在外也六四居
下卦之上有濟渙之任而下比于三初之陰皆其類也當渙之
時而與羣陰相聚則人心解體惟渙其羣而上比于五之陽剛
中正乃為得所依歸而元吉所以元吉者何也夫既自渙其羣
則人雖不以為自棄其所有矣夫瑣瑣姻婭洽比其隣朋從爾
思比而不周人往與我惟渙其羣開誠布公絕无黨援之私如
是則人心无不歸附成都成邑所聚者盖衆夫人知渙之宜聚
其羣而不知渙其羣之為聚也豈世俗之見所能及乎四在上
以柔而得位又无應與居風水之交有渙羣之象公而无私故
傳曰光大互艮為山有丘象蘇氏昆一之說此兼并之術是渙
人之羣使歸已亦私也豈為光大乎爻言渙其羣謂自渙其羣
耳九五當渙之時發號施令如湯武之誓誥漢高之約法三章
陸敬輿河北詔書是也其出之已也至誠懇到凡前此之風鬱
隱害伏匿固結而不可解者无不宣露廓清數其心腹腎腸表
裏洞達而絕无纖毫矯飾人之聽之也亦洽其隱微宣其堙鬱
无不感激思奮如寒疾之汗作薰蒸透徹積困一蘇此亦收拾
人心之一大機也下卦陽陷陰巽入而散汗之象巽為命令為
覆兑中互頤口大開之象五位尊自上而號有其象當渙之時
與杰望威皇極稍移則人心无所繫屬故他可渙而王宜居而
不可渙也閶之寮衆未有甚于渙逸者也唐之季也人主動即

出幸終至危亡傳曰正位是以九五之尊位而言也渙王居渙
字一讀爻例如此者甚多故傳只曰王居无咎不連渙字言當
渙之時而王乃正位以凝命也上九當渙之時處无位之地可
以遠害全身者也與六三相應坎為險為血卦渙其血謂不涉
險而見傷去而遠出以避之如是則无咎也六爻皆各以位言
然易變動不居者也隨其所值无不各得其用五渙之主也若
主五而言其初亦用拯而有濟世安民之志得賢才之輔繼必
圖所安而有植基立業之所然後可以集天下之勢如高祖之
關中光武之河內是也其扶義而行志在為天下除殘去暴而
不貪其子女玉帛如三之渙其躬其驅策羣力亦必性賢才是
用而不偏任其親暱如四之渙其羣然後令出而人信之正位
而人歸之卦中凡爻義相承者多類此故曰爻之序上九處卦
之外故另發一義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天命之流行也不已人之死也遊魂為變若風水然先王報本
反始于郊焉于廟焉所以聚精會神以感格之忽忽乎其欲享
之也仁孝之思也

節
亨
苦
節
不
可
貞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四安節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水在澤上畜洩當以其時有節之象節剛制也剛實于得中卦之二五皆得其中剛柔適均皆節之義說以行險卦德也人心惟危一念之侈遂流于淫靡如陂澤之偶決則所畜立貴豈不險乎得中而適均則卽乎義理之安不必過為堅苦而自不陷于人欲之危所謂說以行險也若九五一爻居尊位而以中正之道為節此尤節之大者也夫縱恣者不正固陋者不中聖人之道惟其中正而已天理人情之至當天下古今所共由道之所以不窮也若夫苦節堅忍偏僻矯世戾俗非中正之道不可通行豈可貞固守之而不變乎蓋苦者說之反也夫聖人中正之道皆本乎天理之自然試觀天地節而四時成故有節氣有中氣聖人在位立為法度尊卑上下宮室衣服輿馬皆有節以制之而不可踰故不傷財不害民此中正之道也卦之剛柔分

于噬嗑于賁于漸于歸妹于旅于豐皆然于節與賁亡之者貴卦文節取其適均也苦節二句當在中正以通後誤在前易以象教不言象則言意皆晦夫澤者所以畜水而又流通于外以資灌溉之利也嘗至壽州安豐塘古所謂勺陂其地西北高而東南下水源自西而來三面築堤環之以畜水環列斗門以通水道以時啟閉民田獲利所及甚遠苟畜洩不以其時或防穿瀦瘀則水淺而農田失利乃恍然于易困節之象易之无所不包如此今觀六爻之義以甘苦通塞為言是假其象以立義也初九在下節之始水之宜畜而不宜洩者一陽在下若澤之固其隄防傳曰知通塞也以全卦之象而言也水在上澤在下適水之上源以注澤而塞其下流以畜水也不出戶庭慎固其防而不使有偏危之患也知制節謹度以裕其儲畜者也九

二于他卦為陽剛中正而是卦反凶何也夫水之畜于澤也將以廣灌溉之利也財之畜于國也將以備緩急之用也非自有餘也初既塞之于下以畜之矣畜則宜洩積貴能散二復以一陽閉塞于上此知塞而不知通時當通而反塞失時之極也待澤于下流者其將有旱乾之患乎水之盈于澤者其將有潰決之虞乎多積者其將厚亡耶甚矣其凶也戶在內門在外戶外為門二陰位九二以陽居陰有閉塞其門之象門大戶小初如塞從之隙穴故无咎塞其門則凶六三中虛承水之下居澤之上水之自上而洩于下者也既畜則宜洩然洩之不以其時澤其涸乎時候不節之差則不至急于需水之時而乃有竭澤之嘆也所以无咎也不節則嗟正言其宜節也傳曰又誰咎也言

今日不節則異日之憂誰咎語意與爻似異而實同六三在下

卦之上水門雖啟不至過洩也不以為慮誠預戒之詞而以為匱竭之實事則无咎之占不得不易作一解〇四比于五安節之亨傳以承上道也釋之人皆知四之亨為承上之五也而不知承上之何以亨也夫澤所以瀦水而非水之源也有其源焉居澤之上自源而注于澤既瀦矣乃自澤而洩于外五之中實坎之中爻其水之源乎四中虛承五而在澤上與下卦相通其澤之清渠乎承混混之源泉迂徐灌輸以達于澤而无所阻滯所謂安節之亨也承上之道也大臣之承流宣化使上无屯膏下廣儲畜何以異是乎九五陽剛中正坎在澤上水之源也剛中正泉之所以甘也淵泉也時出不窮源遠而流長下之所瀦者深所濟者益廣往有尚也人主有生財之大道裕其不竭之原而有不匱之施家所謂中正以通也上六苦節人皆以為

居節之極而言不知爻有其象六在上如穴方水之源也五以其實上以其虛虛則能通流取其節源取其閑而五二陽爻推九五中正為甘泉初二皆有閉塞之象上六在九五陽爻之上反有源塞不開之象如是在己既行之艱苦而瑣屑刻深偏執散拂人情亦不能相安雖貞亦凶然不致有不節之嗟所以悔亡或謂九五中正不應反為閉塞非知易道之屢遷也凡水之流者多甘閉塞積聚者多苦觀節之一卦以象而言皆不煩占而解此卦之所以必言象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以其出之有節也君子立為多寡尊卑之度數使不敢踰以範世也寡欲崇儉所以養德而檢身也

風之在水上則為渙流水也風之在澤中則為中孚止水也風水之相合无間以虛也為內外上下相孚合而无間之象柔在內而剛得中合二體而言也中虛信之本中有物以間之則格而不能孚矣柔在內中虛也中實信之質中无主以實之則偽而不能孚矣剛得中中實也說而巽在下者說上之化而順從之也張子以孚為覆乳之象朱子亦曰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卵之象夫卵中柔而外剛然柔中含有生意但不能自化必俟陽氣外入而內乃化鷄之伏卵也專一无間久則陽氣薰蒸透徹向之卵乃化而為雛无不相似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古人所以取蛉于螺蠃也若澤中水鳥卵多不自乳散在草間春深風和日暖則自化而為雛所謂風化易益求之萬事萬物之理无不合也聖人之德教化民亦如是夫蓋人心无不各有天良然不能自化聖人本至誠惻怛之心制為禮樂教化薰陶漸染久之而革面革心風移俗易比户可封故曰必世而後仁所謂孚乃化邦也豚魚即江豚聖世不无頑民而况于物乎故謂聖人之仁及庶物使之咸若可也若一一有以感格之則物反靈于人矣鳳儀獸舞聖人不以神化期人言其可勉而至者故豚魚只取風澤中物象巽為魚互震為足魚有四足豚魚也又互艮以其形而言則為黔喙之屬以其性而言則善入形似豕而入于澤中乘風則又震動出没于澤上合二體言之皆江豚之象大澤中多有之是故豚魚一物也王弼以豚魚分二物益以為江豚則信則在豚魚而不在我以豚魚為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夫江豚亦无知之物風將起而豚魚出如天將雨而石燕飛非豚魚出而始致風也聖人之聲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敎四訖深山窮谷窮屋窮簷无不深入其隱微感動其志氣涵濡鼓舞于浩蕩之天何以異是乎是信仍在我也利涉大川虛舟則能容人若虛公无物則誠无不格又何險之不濟乎中孚以利貞風之動物也无心物之應風亦非有意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上非邀結下非面從皆天理之正也誠者天之道故曰應乎天

中孚大象雖有鳥象小過橫飛之鳥故舒其兩翼于外中孚伏鳥也故斂其兩翼于中初當鳥足足動也孚取其專一不妄動然後能孚故曰虞吉虞如即鹿无虞之虞卦象離離為網罟故曰虞虞人之設網罟于此久而不易則必有所獲屢易其處則徒有遷徙之煩而无獲禽之日上之感下也固以誠而下之應上也亦以誠若二三其德人誰與我燕如安居之燕安也有他則不獲其所安无之而可也傳曰志未變也言專一以應上也

初之剛而得正也二中實而有剛中之德爻之最善者也夫人我一體也所以不能相孚者以其有物我之見也若擴其包與之量而无形骸之間則通德類情互以呼虛之感通鶴鳴在陰而子和一氣之相感不必其相見也且人所以不能相孚者以有情好之私也若能公其好惡而不專已自封如好爵之同靡所謂絜矩所謂行恕則在家无怨在邦无怨矣又何間我之間乎此其所以孚也好爵中虛之象靡傾也震仰互互艮亦反震如對飲也鶴水鳥近澤在陰伏于下也兌為口巽亦為覆兌卦上下有二鳥之象一仰其口一俯其口有鳴和之象傳曰中心願也言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也六三為說之主陰柔不中不正而上與陰比卦惟二陰適相遇于中爻故曰得敵私情之相比也旣不中不正則其孚也豈能有常其樹得則鼓而歌[illegible]則罷而泣矣卦以二柔為中虛在爻則其位不中正[illegible]无實之象互震為鼓互艮為罷兌口仰而歌巽口俯而泣[illegible]象六四居下卦之上大臣之位上承九五下比六三四為入三為說主上入下說兩情相合孚于下則不孚于上[illegible]之權市私恩于下以得民如陳氏之厚施則為凶于而國害于而家矣必安臣子之分絶去黨援一心奉上乃相孚而无咎四得其正不至如小畜上九之亢也震為馬艮為反震亦震類也馬絶其羣兩馬相依則交首而以口相摩絶類上則馬分而匹亡矣不言應初者卦義中孚二陰相比之情親也餘見小畜九五陽剛中正有孚也彖所謂利貞也以中正之理相孚則其合介固公而非私雖攣如而无咎上九騰飛之鳥也亢而不下浮而不入徒飾聲音笑貌以為邀結之術人誰信之鶴之鳴音之由中而達外也故能感而有和翰音則陽浮于外以號召乎下者也羽翮翕動之音非由中出苟其由中而出則雖鳴于陰而千里之外應之苟其致飾于外則雖登于天而人亦若罔聞之矣雖其和之故惟入乃孚上九亢而不入上下乖格終成睽孤凶之道也亢極將顛何能久乎五為天位上九在五上有其象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上下之情欲其孚而于議獄為尤甚上无蔽而下无怨所謂孚也澤上有風低徊往復容與淡蕩相合无間君子之議獄也虛中研訊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敢遽决必期情罪之相孚若風水之相合如是則用刑而民心服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初六飛鳥以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遇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弗遇過之已亢也

小過亨固過而始得亨也與時行時當過而過也是過而仍不失其正也柔而得中亦非太過故可小事也大事用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也此以卦之爻位言既不可大事而又曰大吉何也蓋又以全卦之象而言此處小過之時義也小過大象坎當此之時陰盛陽微非君子進用之時宜知鳥之知幾退隱山林不宜上宜下即遯之好遯爲君子之吉明夷之于飛也有飛鳥之象故繫之辭飛鳥聞其音而即逝飛之速也以其自上而下下順而易上逆而難上多震懼下得所止也是以大吉也聖人之意深矣文王繫卦之時非適聞鳥音且解鳥音也但以艮則吉耳互兌亦音也

小過爻詞最爲難明惟本彖傳推之則其義著矣蓋三與五所謂柔得中也三與四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初與上柔之不中也初以陰柔居下不能履正當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乃上應於四小人之希寵干進趾高氣揚而罹于罪罟者也此爻義也卦義取之鳥凡鳥多平飛既已飛矣而猶上而不止則无所依託若鳥之初飛自下而上亦其常也飛非必即凶也辭曰飛鳥以凶蓋入于羅網飛而止欲飛而不能也傳故曰不可如何也此以卦象言也凡卦初上二爻多以全卦取象震有畢象震艮反對互巽爲入互兌爲口巽亦反兌虞人之施畢也在上則仰在下則俯中懸餌焉鳥之入也自上而雖則俯其口自下而入則仰其口下止而動上動而止皆入于網羅之象故初與上二爻皆爲飛鳥之凶此聖人立象以盡意也二以柔居柔而在下故善守其中五以柔居剛而在上故善用其柔六二爻詞四句只形容一箇柔得中正此處小過之第一也祖妣君臣只

以爻位言二越四而與五同類過其祖而遇其妣也祖者人之
大以人事類之如禮之本用之本原其始非過乎其與儉也今
過之是過其祖矣然因時制宜反得近本雖過而適與相濟如
陰陽之相配有妣而祖不孤矣二五皆柔而得中也不及其君
遇其臣君主也臣輔也理之中正所以主守萬事君道也凡不
得不過焉者皆臣救調劑焉耳臣道也小過雖不能得其中而
適合乎調劑之宜所以過而亨也以爻位言五君也二臣也五
以柔居剛尤不過柔二以柔居柔似為過于柔矣而適得其臣
道柔而得中則亦不過也傳曰臣不可過也發言外之意也既
曰小過而亨而又曰不可過何也蓋所謂過者小過而非太過
如行雖過于恭而近乎禮用雖過于儉而合乎禮若太過而足
共則取辱太過而不中禮則陋矣言小過者雖不及其君而遇

其臣傳言已不及其君矣不可又過其臣也皆言小過之柔得
中也所以无咎也傳例如此者多卦二陽在中四陰在其上下
有陰盛陽微之象故爻于三四兩爻又發此意卦象亦小人樹
黨君子孤危之時所謂失位而不中也故聖人于三四兩爻皆
為陽慮也三四雖同為剛之不中然三失之過四失之不及均
為不中九三重剛當小過之時難乎免矣故戒之以弗過而失
之同當小心謹畏以周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或有戕害之者
矣豈不凶乎三應上為從傳曰凶何如也與鼎之九四信何如
也意同言其剛而自用不恤人言忽于始而不防則必凶于後
矣九四以剛而居柔雖剛而不至于過故為无咎但其位不當
以剛居柔下應初陰大君子之待小人當不惡而嚴不可與之
為係者也如孔子之于陽貨孟子之于王驩是也未嘗稍為之

屈也道義之防不可踰也四以剛居柔已虧其剛若再過之則
孚巽而亂羣矣故戒之以弗過而失之柔柔則與小人相昵小
人傾險不可測危道也故既與之遇必戒謹自持勿為其所轉
移或誘我以利或迫我以威皆不可為之動而永守其正固之
操如是則庶无污染而始終自全矣觀此一爻小人之可畏而
不可暱近如此聖人之辭繁而不殺反覆丁寧其憂深其思遠
所以為君子慮者至深切矣所謂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也自古
聖人尚以巧言令色為畏況其下此者乎荀文若楊子雲皆高
才絕學而不免于後世之譏者其亦不明于此爻之義也夫傳
曰終不可長也如姤之所謂不可與長也意同三在下小人忌
其逼故宜防四位高小人易與合故宜戒陰陽貴相應在小過
之時二陽皆與陰比應然從之則戕遇之則厲矣故易貴于知

前也六五柔而得中亦處小過之善焉者也小過之時君臣過
合然言之矣六五有柔中之德未嘗不思自靖其篤棐而陰盛
陽微則成俗之難也欲其交孚豈可得哉陰陽和而後雨小過
陽陷于陰陰於陽而不雨凡雨固陽氣之下降而陰氣亦隆之
而後合陰氣盛揚于上傳故曰已上也小畜之不雨陽亢而陰
微陰之未能畜止其君也爻上所以歎也小過之不雨陰盛而
陽微小人之蔽錮其君也周公所以歎也辭同而意異也公弋
取彼在穴矣弋之用直而弋之用圍密雲之不雨小人之為祟也
當小過之時陰掩乎陽小人之隱伏而為患者如鳥在穴城狐
社鼠豈能直攻而去之若用柔中之道格君心之非如勝之遇
上于巷坎之納約自牖乘其間而攻之如射鳥者不用矢而用
弋庶乎其取之也易矣此亦可小事不可大事之意自古直攻

小人者非但不能去或至受其反噬而豨時搆變假一時之權
宜以赴事機之會者往往開悟君心斥去陰邪故公于此爻著
其義為大臣者不可不知也弋取在穴如獲狐射隼射言獲難
詞也弋言取易詞也則弋之用妙也二陽在四陰之中卦有坎
象為隱伏為穴為小人為弓艮為小石為果蓏堅而圓彈丸之
象又當即是爻而思之其詞與小畜同大傳曰易之興也其于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孔氏仲
達亦引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謂周公被流
言亦為憂患皆為得之矣是易固演于羑里之日而爻亦必繫
于居東之年也小畜之詞文王自嘆其不遇于君小過之詞周
公自嘆其見疑于主其寄慨同也文王異姓也周公貴戚也身
雖居東乃心无日不在王室為鴟鴞之詩以遺王與王之一悟

而一改也故又益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其惓惓之意不能无望
于二公乎隱伏而流言者易所謂在穴詩所謂鴟鴞耶大誥曰
亦惟在王公邦君室夫恭問王室者乃在家庭骨肉之間非在
穴耶以其在穴故只宜用弋也凡所射者或狐或隼或雉而此
但曰在穴罪人未得亦欲諱其名也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弗遇
過之上與下之止體相應而又互巽為入故戒以弗遇而過之
遇而不過則止而入于網羅矣如鳥之飛而離于羅也畢在山
而鳥離之其飛之高而亢也故不宜上也非意料之所及故曰
災眚小過之時而為過高之行矜己傲物入于罪罟而不知也
凡爻詞有相同而意異者以爻位之異也三四雖同曰弗過而
三戒其剛四戒其柔上六與四只互易二字而四戒其相遇上
慮其相過所過者不同所遇者亦不同也而或者拘于字而解

通州失文意矣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在天上大壯其殷于山則其聲微矣君子行敬節用盡哀禮
之正也其或已甚矣而不忘謙抑已儉矣而猶存撙節益其慎
也已免喪矣而餘哀未忘益其仁也

既
亨
小
利
貞
初
吉
終
亂

既濟亨
小者亨
也利貞
剛柔正
而位當
也初吉
柔得中
也終止
則亂其
道窮也

初九曳其輪濡
其尾无咎 六
二婦喪其茀勿
逐七日得 九
三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小人
勿用 六四繻有
衣袽終日戒
九五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
祭實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厲

曳其輪義无
咎也七日得
以中道也
年克之憊也
也終日戒
有所疑也東
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時也
實受其福吉
大來也濡其
首厲何可久
也

水火者乾坤之二用以兩物而言火炎上而水潤下以二氣而
言則火宜降而水宜升乃為相交水得火而不寒火得水而不
燥陰陽之相資為用也然文周不虛言理只以人事言卦之剛
柔各得其正各當其位蓋經理之功已在既濟之前至是就事
皆得其序萬物各得其理故曰既濟也其時振綱飭紀大端已
正法令之行或小者有未為宜則為之振理使通行而無滯䟽
撥初定利于貞而可以法天下无不敝之法而人心亦靡不有
初升亂有終終盛而衰天運之循環安不忘危易所為懼以
終亂也卦之剛柔皆得中傳以柔得中釋初吉而不言剛得中
何也為得中為明體知明則處當故占上卦坎體陽陷于陰也
陰則止止則亂也濡其首也既濟之所以為未濟也傳小字上
處仍有小字

象辭以卦爻言而濟字之義實言濟涉故此卦六四未濟六三
皆以涉川言未濟之象亦曰小狐汔濟北方牛車最重濟渡為
難往往汔沉而渡非同舟楫之利故周公于既未濟初二兩爻
有取義而卦亦有其象離為牛坎為車既濟自外而內未濟
自內而外既濟出乎陰加解之來復未濟方涉乎險而有亨于
外既濟初即濟矣故以輪濡尾于一爻言之未濟之以濟
尺以輪分二爻言之凡車之濟也其入水而下也輪身甚便其
出水而上也輪勢反艱故御車者必退曳其輪以取勢然後用
力前挽牛之力得施輪乃躋之而上車曳輪則牛易退矣蓋言
既濟之初當用其艱貞也于義為无咎矣坎為曳牛在下則尾
濡矣六二以全卦而論則為既濟以二五兩爻而論則陽仍在
上而陰仍在下陰陽之交不合也易先中女陽氣不下降則陰

氣无由而上升如婦之喪其茀有所待而後行既濟之亨小利
之進賢高不守之貞然景運初開抱匡時之畧者亦思乘時利
見而改革之際難以輕進二五以中正相應趙簡王廷尉聘之
來有日矣不必求其合而自合矣遂則自炫矣傳曰以中道也
不希世亦不避世也易于陰陽之爻多取象于夫婦坎為馬離
為車中虛而明車之无茀者也七日艮少陽之數如震言于二
也爻至二而互坎為交合之象九三剛而不中當國家晏安无
事之時恃其富強遠勤遠畧而開邊釁如高宗之伐鬼方也蓋
好大喜功必自小人導之夫以高宗之賢而不免于此若漢武
之于匈奴唐太宗之于高麗明太祖世祖之屢勤北伐皆剛而
不中之故也蓋毛于中國疲敝海內虛耗悔之晚矣殷之高宗
甚成乎既久之時高宗曾有此事故取之以示戒三年克之言

其久也借之也坎為險為隱伏離為戈兵兩離與坎有其象云
乍防數互坎陽比二陰為所陷故曰小人勿用六四取濟川之
象之既濟之時居大臣之位當舟楫之任安不忘危時凜水淵
之時所以免胥溺之患也繻當作濡有當作其與濡其尾濡其
首之例卦互離離之中虛有舟象上下互二坎有舟在水中之
象衣袽衣敗也亦離象互未濟而坎為加憂扁舟一葉泛乎中
流風波之險至濺其衣袽險何如也能不懼乎如是則困恐致
禍矣九五陽剛中正處既濟之善者也坎在北為西鄰離在南
為東鄰既濟之初不无其度文為之緻而其後沿習之久徒尚
虛文而少實意故惟在盡其精誠以守先世之典型庶乎福祿
永綏矣離之中虛不若坎之中實為有孚也離之備物文盛而
之衰薄不若坎之明德以薦馨香也下卦離有牛象互坎為
血卦坎有尚實之義如所謂樽酒用缶者故曰禴也[illegible]
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詩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東鄰當盛時
雖明之時宜用禴而殺牛非其時矣不如西鄰之禴祭物雖薄
盡其誠神必降之福也上六以陰柔處既濟之終又居坎陷之極
于晏安不能自振拔其勢危殆如過涉而濡首也不曰凶而曰
厲蓋濡者沾濡未至滅頂也易于離多言首下二爻互離而一
陰揜其上又坎為陽陷于陰有其象六爻之義亦相承初九言
既濟之維艱也六二言既濟之時宜求賢自輔恢張鴻業也六
三因家无事之時宜戒遠畧而與民休息也六四安不忘危若
涉氷淵也九五敦誠實而不尚虛飾崇儉約而不事奢華此持
盈保泰之方久安長治之策所以處既濟之道盡矣濡其首是
安鴆毒終止則亂天運也亦人事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之滅火易易耳水在火上相去甚近涓滴皆足為患事變无
常不豫為之計患至而憂之晚矣君子所以未雨綢繆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剛柔之位皆不當事皆未得其序物皆未得其理所以為未濟也未濟亨未濟有可亨之理也柔得中則能虛心以應九二陽剛之賢而六爻上下相應故終有可濟之理然能濟與否則在乎用人大川必能判舟楫小狐徒涉汔濟而未出險中濡其尾是以未濟力不足也夫未濟之時國家多難之日在國則賴有長君國事則宜委任老成或貪立幼弱或誤用新進鮮有不敗事者易之為戒深矣汔朱子語類以與井卦汔至汔同與傳意合坎為狐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宜在柔得中下誤在後文王象詞于未濟取狐象則濡尾者狐尾也周公爻詞于既濟已先自取牛車之象睽之輿曳牛掣亦離互坎也故尾輪并言則輪為車輪尾為牛尾若以為狐尾則因曳輪而濡尾狐車不可并也故未濟之尾與既濟同也蓋未濟之初即涉于險初以

陰柔在下昧于淺深之宜往而陷焉如輪尚未下而牛尾已濡吝之道也傳故曰亦不知極也言不知淺深之則也見初之宜審也離互坎中濡尾之象九二因初之濡尾而逆曳輪在既濟因曳輪以濡尾終登彼岸在未濟恐濡尾而曳之不可深涉蓋其慎之所以吉也傳故曰中以行正也惟其得中故不遽進曳輪而行正而不陷故貞吉也二則輪見矣牛前而輪後有其象六三以柔居剛其志剛勇于進也其才弱不能濟也不中不正當未濟之時而妄動以求濟征則凶矣利涉大川道不字未濟征凶何利涉之有如汔之六三在重坎之間惟安靜以俟時而已離為舟互在坎中既濟舟在上險可出未濟舟在下險虞陷有其象九四以陽剛居大臣之位在下卦之上有出險之象而以剛居柔亦不過剛故貞吉悔亡而志可得行也未濟之四

即既濟之三故其汲躬可九三當既濟之時而勤遠畧故曰三
年克之難辭也九四當未濟之時宜奮興以求出險未可安坐
而求濟也故曰震用用震之威而伐鬼方如火烈烈如武鄉
之五月渡瀘皆不得已焉耳上五爻互離有王用出征之象三
年有賞于大國喜之之辭也服其心不以力彼自來而我賞之
也大國對鬼方言坎為鬼方則離為大國離為文明坎為隱伏
也既濟言克之三重剛用威克也未濟言有賞四以剛居柔用
懷柔也 循乎剛體為大明在上坎伏在下有其象三陽數
六五柔亦得中也中乘乎正故貞吉无悔惟以體五復
虛中以應下之賢令儀令色由中而發非外飾也一身其光一
飲其和有不忍之心醉乎乎故曰有孚傳曰其暉吉也太和之
氣之達于面目者也以二體而言火在水上為未濟以久而言

經旨

此未濟上剛下柔相應火外明 水内景水火相映其光和宜
為然其象亦也上九以陽剛待正持未濟之終當之何乎既濟
旨也于斯時而飲食宴樂以示休息而相勞苦 于宜施人
情之所欲與之同然故无咎然遂以為无事 忘縱情泄
縱後之今也而衆心離防檢之術疎而窺伺起禍亂之發不在
于遠而在蕭墻不在于外而在頃刻漢高祖之于彭城王全械
之于蜀自古以來中而復失勝而終敗易于反掌何可勝數皆
飲酒濡首之為害也有孚失是言向之有孚者即當于是而有
失之生指顧之間也天下人之為戒深也上九一陽在上高亢
於孫而下伏重坎故有孚而欲失卦于需于坎于困皆言酒要
坎上之需為首有飲酒濡首之象既濟之濡首陰揜乎陽未濟
之濡首陽侵乎陰也不宜在之于始二以中正求濟與而不

皆二不宜行險僥倖四則奮興有為才克則五則德足以有
為焉 上九向乎既濟而人失之所謂懼以終始即大濟而有
未濟之道亦盡矣此二卦相為首尾既濟之初即未濟之終
既濟之終即未濟之始故初上二爻皆以首尾言天運之盛衰
人事之得失相為倚伏易之所以不窮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下火在上辨物之宜而使之各居其方則各得其所而不
相害矣

經旨 六

上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

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

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

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義之 有文王之易 王之易則

衍 疋也四 而顯

文 日 王 欲

日所稱聖人有以言者有指 羲

始自伏羲天道而遠天人相與

經賢傳達相然明昭如日星彼

之與非開天明道之聖人孰能

伏羲作而文周述也今只知易書而不信四聖之

注只傳誦章句之說是有文易而无羲易人傳所謂聖人以

之作易者果何爲也是故設卦觀象文而皆造化之形容也

通神明之德其義稱深於大故夫子極贊之其言亦浩博无涯

若文周之辭皆切近于人事皆也以發羲易皆既屬之文易

指伸著今爲一一分別言之此章則即羲畫發明天人之

一二惟其理一故以天之明人事吉凶悔吝皆不能外云

此又文周繫辭之以從人作易原與天地準故尊卑定乾

坤之位高卑列貴賤之位動靜判剛柔之用五方之風氣不同

物類異同氣同聲則相應而吉夫類亂群則相攻而凶凡陰

陽之氣清輕則成象于天重濁則成形于地在地者亦上蒸而

成象在天者亦下聚而成形此變化之道也此皆聖人仰觀俯

察而得之者也于是証之河圖而无不相合乃則其奇偶之象

陰陽者上下內外兩相漸摩畫之而爲八卦八卦之上又加八

卦如汁之相盪往來上下而爲六十四卦重之爲圓圖列之爲

橫圖累之 方圖就圖觀之乾上坤下六爻有等而位列貴賤

陽動陰靜 一三五之爲剛二四六之爲柔 圓之陽 中皆順

在南而陰北三男二女以類相從陽在陽中 以生也

行陽在陰中陰在陽中皆逆行類聚羣分吉凶 相推而

亦如在天之成象在地之成形所謂

生變化其法象之自然皆與天地準也以六子而 霆風雨

日月寒暑鼓之則之往來逆行山澤通氣言而 其中天

地如是固亦如是天地以是而生萬物乾道之 坤道之

順成女乾坤萬物之父母亦猶乾坤之交而生 卦三男

皆得乎乾三女皆得乎坤亦无以異也人知形化而不知氣化

有氣化而後有形化有形化而氣化在其中即乾傳所謂品物

流形各正性命也凡物皆稟陽氣而生乾元資始坤只順承乎

乾以成是物耳是理也凡君臣父子夫婦尊卑上下有乾坤之

義者无不皆然知人之一身所謂始終條理亦是也夫以萬物

之繁似不勝其勞矣究亦无心成化其知也以易而知其能也

以簡 能皆天理之自然天地似不可以知能言然主宰處便

是知作成處便是能所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也惟人也受

氣成形以一身而兼乾坤易簡之德即具自然之良知良能本自乎易本自簡要惟其雜以後起之私便有許多計較曲折便生險阻繁難毫无自然之明覺順理之推行若夫本乾健之知以為知日用飲食道若大路不待計較推測豈不甚易本坤順之能以為能則因其所知順其自然行所无事豈不易從從如擇善而從之從此二句即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凡人馳思曠渺便覺艱苦若吾心自具之理自有親切可恃之處凡人馳鶩高遠徒勞无益若日用行習之事順理而行自然安適使見功效有親則漸見意味後而不厭故可久有功則日進无疆漸見積充故可大久則深造自得賢人之德蘊之於內者也大則器量宏遠賢人之業見之于外者也盖是易簡者乾坤之至德天下之理所統宗會元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不

獨賢人之德業本之于此即聖人德崇業廣贊化育而參天地亦不外是是天地以易簡成造化之功聖人以易簡成德業之敘其理一而已矣此聖人之易弋而成之者也夫造化之功用可圖而乾坤之至德雖已具于圖中而非圖之所能形容也故聖人推本言之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子思述之由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推之至于中和位育太極西銘皆原于此或曰夫子言易簡而卦爻之變化无方无體極天下之至賾其為不易簡也大矣曰易之變雖不可窮而其理則一是故易簡之理行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此夫子所謂一貫然非于諸卦諸爻中極深研幾隨事體認則亦安能觀其會通以得乎易簡之妙或曰象山所謂易簡工夫非與曰易所謂易簡即中庸所謂誠周子所謂一成位乎其中即子思之參天地然此易簡之

理雖人之同得乎乾坤而氣拘物蔽豈能有此現成如意寶珠為我運用是以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固執皆所以求此易簡之理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是所謂至易至簡乎若夫象山所謂易簡者盖此心虛明知覺之用白沙所謂把柄陽明所謂良知釋氏所謂本來面目皆是也故絕學捐書可自証自悟而得與易所謂易簡相去天懸地隔安可比而同之乎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此章言易本天道以明人事以申上章之意設卦猶云立卦以蓍求卦卦立而象顯聖人觀之以繫之辭故辭由象設而可象外釋辭其所以明吉凶悔吝者由于剛柔之爻往來上下於六位之中所謂指推剛柔有定位相推則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生變化其當位與不當位吉凶悔吝之辭所由繫也而人事之失得憂虞可知剛柔之變化其內外消長如陰陽之盈虛進退其動靜晦明如天地之晝夜得失憂虞人事也進退晝夜天地也而皆由蓍之變化而顯是六爻之動本三極之道也夫人為天地心其理本一皆一氣之流通而無間而人事不外於天道聖人作易興神物以給天明本天道以明人事濟民行惟君子所居之位君子觀爻之消長而知位之不可易故循其所處求各

盡其道而无頗外之心爻之辭義理精深而又切于人倫日用
之常君子寡過未能樂而玩之有終身不能違者矣以六爻之
動而言故只曰爻之辭君子觀象玩辭已无妄動而其動也又
决之于筮聽命于天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立象以盡
意故玩辭觀象平日之功其因事而筮乃觀變而玩占故變不
可以言象聖人已分別言之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
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
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
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右第三章
此卦爻之通例彖舉二卦之象九六名爻言其變吉凶言其得

失之大悔吝言其失之小无咎已失而求其得也位有貴賤而
爻之陽大陰小雜居其間文王爲之一十整理而名之使秩然
不亂如一陽在上爲剝在下爲復二五爲師爲比三四爲謙爲
豫之類則是而繫以吉凶之辭人之玩辭玩占者知悔吝之可
憂而介以持之如介于石介疾有喜之介確乎其不敢狥此謹
之于始者也如是則悔吝可无自有吉而无凶矣若始之不謹
已入于悔吝而不能无失則惟存乎一念震懼悔其前非之私
尤力爲改圖以求其无咎猶可彌縫其缺失此拯之于其後者
也而聖人皆于辭乎深致意焉是故卦中之爻有大小辭因之
有險易非大者易而小者險也蓋各因乎其時與位其易者從
容談論以明其是非待失其險者蓋其勢甚危急慮其入于陷
阱大聲而疾呼之如口起凶折其右肱從或戕之之類夫聖人

豈故爲是險語以驚人蓋提撕警覺使之不迷于所往吉凶固
悉之情見乎辭矣小大以爻言如否泰大小過是也卦不可以
大小言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若以陰陽之爻之多寡言如
坤如一陽五陰之卦皆不可言小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
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
无方而易无體
右第四章
此皆贊易也夫子之時易之四圖與繫辭合故夫子玩圖而贊

之彌者包括而无遺綸者比類而皆合物有形者也二五之精
陰陽之氣之所爲也有神以宰之死則爲魂魂遊則精消氣散
而物變矣聚散榮枯只此便是鬼神之情狀非有怪異也自聖
人之作易原本之河圖效法乎天地以爲之準故極乎道之至
大至小而无所不該所以然者以聖人心通乎造化凡幽明死
生鬼神无不一以貫之非舉其難知也蓋天地之化盡乎此矣
所謂畫前之易也亦日在人耳目之前而人无聖人之聰明睿
知故于幽明始終之理多扞格而不通其于吉凶悔吝之迹亦
不能微顯闡幽而知來物惟聖人能知之故其作易也皆與天
地盈虛消息之理相似故皆天下之道而人不能違其畫卦也
類萬物之情而周知其情僞其衍筮也通神明之德開物成務
以定天下之業决天下之疑圖之方圓横列往來上下對待流

行筮之變化皆旁通蓋交而不失其常故所謂義易也□□日君
子尚消息盈虛然則君子玩易闔之流行而知天理之所以天
命之不易實時偕行溯中泰然又何憂乎其于尚卑貴賤動靜
有常有以見乎上下之各有其位進退之各有其時所居而安
毫无妄念自敦仁能愛知大生廣生皆自於靜也天地之化亦
甚蕃變矣而皆範圍于四圍之中而不能過皆卦之神知前民
用而齊民行使不罹于憂患易道神妙如此皆由于聖人知天
地之化育故也夫明也神也生也猶乎晝也幽也鬼也死也猶
乎夜也晝夜有異天地之道豈有異乎聖人之知亦徹上徹下
貫爲一條故天地之神貫幽明上下而无方所聖人之易與天
地相似而亦豈有定體乎是此知字結上文三知字聖人于
義易心源契合會悟邃深諸家依文解義求之各卦朱子所謂

只今未見得如此或者於發卦中摘其近似者言之豈有當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
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
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
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右第五章
此贊蓍也一陰一陽皆太極之動靜繼之者善品物之流形成
之者性太和之保合性无有不善純仁知之全原極中正而无
偏也而人之氣質不同其于所性之全體知之不盡各因其性
之所近而見其一端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此賢知之過也
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此愚不肖之不及也此君子之道所以

鮮克能之而吉凶悔吝之途繁然或出而未有已也聖人立爲
筮法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當其寂
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仁體事而无不在其靜也寂然不動而
神知之用已藏于其中以此決天下之疑鼓天下之動成天下
之亹亹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有易以前民用而聖人亦可以无
憂矣是易全乎中正之德无仁知之偏而有以成天下之務豈
非盛德大業乎廣大悉備富有也變化不窮日新也所以然者
皆自然之理易由太極而生兩儀而四象八卦生生不窮遂定
吉凶而生大業所以富有而日新也而此生生之理其在天則
成象其在地則效法乎天而成形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吉
凶之所由以生也大衍則河圖而衍筮參天兩地極其奇偶之
數遂有以知來事之吉凶人之于占者變而通之遂可以處天

下之事而无難其陰陽進退之間雖假手于人而亦莫知其所
以然非神之主宰乎其間耶是此章无非贊易非泛言天地也
若如舊說天地之盛德大業不煩贊頌君子之道鮮何以忽言
顯仁藏用日新富有之下何以遽接生生之謂易方言易何以
又言乾坤方言乾坤何以又言占前後語脈无倫次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
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
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此以上章而言亦贊蓍也蓍法則河圖之奇偶參天兩地其道
至廣至大言乎遠則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言乎邇則卦也

藉此寂然不動如未發之中无所偏倚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
已悉具于其中又似乎天下之大本矣聖人作易原以效法乎
乾坤乾以靜專動直而廣生坤以靜翕動闢而大生易之道不
繫而動靜正亦與乾坤之廣大何異乎蓋乾坤生萬物而易周
萬變也陰陽變通配四時日月此天地生物之功所由以藏而
易之變化所由以神也然天地之生物又由于易簡而易亦易
以知險簡以知阻天下之動皆貞乎一此足配乾坤之至德矣
易不外天地相似乎周子言靜虛易言靜正更為精切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右第七章
此申首章易簡理得成位乎其中之意也大生廣生天地之盛

德大業也聖人體易亦有以崇德而廣業德之崇由于知之極
其高明業之廣由于禮之卑順知之崇也如乾之知大始禮則
二而二自一一見之施行如坤之作成物天地設位而時行物
生易行乎其中矣此人命之流行不已者也聖人之于禮知雖
成之于位而斂之至靜之中者存之又存純亦不已道義由此
而出此德業之本效法之實而亦易簡之配至德也所以成位
乎其中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
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右第八章

此明象爻也就是卦是爻之形容而擬之以象其物之所宜一
卦一爻必合諸卦諸爻之理會而通之以酌其不易之例則然
後是卦是爻之吉凶可斷言象似乎瑣屑煩雜此後之言易者
或掊象或并不言象不知聖人立象以盡意不言象則意不可
得而見故雖至賾而不可惡易雖變動不居而爻各有寺出入
以度不可亂也擬之而後因象以繫辭議之而後因爻以效動
其變化也幾經擬議而成後之人不求甚解亦安知其精蘊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
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
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
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
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
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
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
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
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
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右第九章

此與前章自不相屬別為一章可也其論諸爻蓋偶舉之古人讀書只求身心之益不沾沾拘于文義是以觸類旁通如賦詩斷章會心自遠夫子于此數爻即爻辭而發明之咏歎淫泆之餘意味无窮正見聖人胷懷灑落一段天機活潑不必其與爻意合也夫鶴鳴子和何異言行之相感遠及于千里而樞機之發只在一心之微且至于動天地異𡨚千里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因在陰二字而言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也其義精矣藉用白茅所謂克勤小物跡畧者所以多失也日用之間以之自警為益多矣言語如水之易于洩漏此皆因爻辭而別有會心非釋爻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右第十章

此明筮法之則河圖也易之有數亦象也蓋造化无形也而河圖以數顯之是故奇偶者陰陽之象也一三七九二四六八者陰陽生長盛衰之象也五居中而十環之四方與中為五位一得五合而為六陽生于北而陰減于外三得五合而為八陽長

于東而陰消于外二得五合而為七陽盛于南而陰生于內四得五合而為九陽消于西而陰長于內五與十相守于中此奇偶之合陰陽之會氤氳亭毒以備變化流行之用者也即此一圖之內而陰陽之往來升降盈虛消長已悉具于其中萬物以之成其變化鬼神以之顯其功用是此一節聖人發明河圖之精蘊卦由此而畫作易之本源也後之論者乃肆其臆見一概抹煞遂使先聖微言若鑿空結撰毫无着落矣聖人既則圖畫卦因衍之為策以前民用大衍之數中宮以七含五四方之數由五之合故虛其中以為衍母字書訓衍為廣為延袤以五廣之二五為十四圍延袤天數一九為十三七為十地數二八為十四六為十皆二五也故為五十蓍曰太蓍故數曰太衍尊之也虛一以象太極故策數只用四十有九蓋太極之理開天明道之聖人已默契之隱而不發夫子于大傳乃發明之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所謂四營也揲之以四疑于用偶然太極分而為兩儀而四象八卦皆偶也即太極亦合陰陽故八卦分而為二乾與三男四陽也坤與三女四陰也且以歸奇而言十二二十四共三十六二十十六亦三十六陽得兼陰也以策數而言三十六與二十四共六十二十八與三十二亦六十陰亦含陽也皆自然之數揲之以四豈意為之哉河圖天地之數得叅之以掛一以象三者閏月定時成歲亦人之為也朱子叅考衆說以為筮法三變皆掛郭氏以初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為未之揲以嘗考其異同以為之說已見筮論策當期日時行物生又當萬物之數四營而成易易字乃爻字之誤此處正下得爻字之下卦字相對八卦之上又加八卦引而伸之也陰陽之類相

錯則變而為之卦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引伸直說長之橫說加
是則六畫而三才之道具六位成章比應承乘而人事備天下
之能事畢矣若四千九十六卦焦氏之妄聖人所不言也顯陰
陽之道化裁變通德行以之而神舉而措之為事業可以酬酢
萬變通天人之感應可以佑助神明相協民居矣筮之為用豈
不大哉而皆由于奇偶之變化雖人之所為而人亦无心不能
稍參以私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蓋人心之神與天地之神原无
有二而河圖天地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大衍則之即以
天地之數叩之天地其感更神雖人也而實神之所為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
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
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

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一章

自此以下三章皆承上章而言贊筮法也制器只以象言辭變
象爻只以占而言筮法始自伏羲道通乎天人而專前乎民用
自古聖人皆用以稽疑故夫子極贊之此章中變化之道神之
所為筮有繇辭不自文周始言者尚之而辭所以明道筮有變
變者尚之而變者道之用也易有象制器者尚之而象者道之

形容也易有占卜筮者尚之而一陰一陽之道即寓焉天何言
益有是四者而精變神行乎其中矣以辭與占言問以言而象
知來物莫由易之體精者純一故能感通而无間也以變與象
言參者奇也伍者偶也奇偶之變不窮揲蓍而交互其策為錯
合核其數為綜會通其變而六爻相雜天地之文見矣十有八
變以究極其數而奇偶森列衆卦之象亦可定矣今觀說卦并
十三卦之取象无非由陰陽奇偶之數而定而要莫非神之所
為也无思无為感而遂通此陰陽不測之神也其精也極其精
微之理于无形其變也研究其吉凶之幾于方動人心迷于所
往易與賾索隱以通其志人多昧于幾先易言吉凶皆豫為之
戒故能成天下之務若神則感通之妙捷于影響不可思議精
也變也神也所謂道也而皆寓于辭變象占矣故曰有聖人之

道四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
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
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
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右第十二章

上章即易以明聖人之道此章即易以明聖人之德易與天地
準攷求之為萬物之理而无不合也開物則志通成務則業
定而皆由于筮以斷天下之疑卦數八八八而方蓍數七七七
而圓圓者善變而不測方者靜涵而能照蓍與卦當其未用也

无思无為見其圓與方而已而神知之德藏而不可見卦見十
六爻則變易而呈其吉凶悔吝之象所以能開物成務也聖人
體此神知之德以先滌其心純一不雜无一毫私欲之累如明
鏡止水冲漠无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與蓍卦之德何以異乎此
聖人无體之易也其行而为策奇偶變而吉凶形使民得知趨
避乃聖人一體之仁憂世之志而亦百姓之與能也若夫聖人
則无假于卜筮矣夫蓍之神能知來物卦之知天道人事備于
其中此其德詎能似之惟古聰明睿知之聖人淸明在躬志氣
如神其于天下之事知之无不明處之无不當不動蓍也而人
自畏服是皆哲在幾先而又何假于刑威乎而又何假于卜筮
乎若民則迷于吉凶而多後悔聖人明于天道之盈虛消息而
知人道之亦不能違也乃興起蓍之神物使民前知乎吉凶之

所向利其用則備民乱易此聖人之吉凶與民同患也若夫聖
人之先心退藏于密者終日乾乾齋焉以存其誠戒焉以閑其
邪人欲淨盡天理昭瑩此聖人之易黙而成之者也夫子即蓍
卦之德以形容聖人之德而齋戒為體易之實功聖学不外乎
一敬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　一節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一節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
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一節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
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
以斷也

右第十三章

此言大衍法象之自然本之河圖也大衍之數即乾坤之數陽
闢陰闔如戶之闔闢而兩儀可見一闔一闢四時之變往來不
窮日月之流通其見之于圖書則有奇偶之象成形而為蓍則
為器聖人則河圖而生蓍制而用之因象以制器而即器以顯
象則為大衍之法出入象上文戶字說其利有攸往如出戶而
行其勿用有攸往如入戶而止皆利于用筮以決之而民咸遵
用之而不敢違則以象也器也而陰陽不測之神寓焉則筮之
理微矣此章以四時日月蓍卦圖書為四象故先于首節言之

夫乾坤之闔闢也孰主張是有理而後有氣是為太極以為闔
闢之根柢往來之樞紐然有理而无形故大衍虛一以象之有
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生易分而為二以象之兩儀生四象
易揲之以四以象四時由陰陽老少之變而生八卦六十四卦
无非八卦之相錯而成而吉凶以之而定開物成務而大業由
是而生甚之為用大矣夫是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聖人則之以畫
卦又則之而衍策所謂制而用之也此申上節之意乾坤之闔
闢乃法象之自然一闔一闢四時之變遷往來不窮日月之代
明聖人居君師之位制器利用變通宜民德位兼隆之事蓍龜
亦器也然衆器以形用蓍龜獨以神用其用為尤大此一節即
承上二節以起下一節之意神物蓍也上文蓍龜兼言概承成
器利用說然龜无可則各書已見下文蓍則則其數以衍筮前

事是與神物亦以著言四時變化聖人以爻之變化效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垂象見吉凶以示人聖人以剛柔之往來消息象之圖書奇偶之數聖人則之以畫卦又則之以衍筮著以立卦卦即象也四時變化之象日月吉凶之象圖書奇偶之象所謂四象也此古聖人之易也文周繫之辭所以明吉凶也此一節總申上二節之意見聖人作易无非法象之自然也是此章逐節意皆相承故皆以是故緣起大衍虛一太極无象聖人于无中言有所以闡至理之淵微以示後世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節宜在第八章誤在此大有上九一爻原合全卦而言故夫

子亦以全卦釋之應乎天而時行順也剛健誠也信也誠者天之道也所行者誠信而心常順乎天理所謂永言配命也陽君子也賢也柔得尊位而五陽應之尚賢也如是安有不吉者乎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右第十四章

前三章統承大衍之數而言皆觀變玩占也此章言觀象玩辭而示人以體易之實功贊文易也易之為書也言也意也象也言具于書而書不盡言意因言顯而言不盡意象立而意存乎其中矣言實而存象虛而該象立則意不待言而顯矣易類萬物之情貞則為情不貞則偽中正則為情不中正則偽文王序而名之其情偽亦盡故曰衰世之意于是乎繫之辭由而中肆而隱雖不盡意而丁寧告戒已深切著明矣剛柔相推卦之變化也而吉凶生焉吉者固利而凶悔吝者未必利也聖人于其變也皆有救敗之術以通之如利西南不利東北往凶居吉往而必戒則占者因利即凶者反之而亦利矣其繫之辭也所以

決天下之疑通天下之志如曰勿疑勿恤速吉固所以鼓舞之使其進以乘時即曰去逆出往遲來蹇往得疑疾亦所以鼓舞之使其退而幸脫于凶危皆所以盡其神妙之術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此皆可于卦與辭得之若夫聖人之意則盡之于其象不亂之乾坤乎陰陽剛柔消息升降充滿于乾坤之中非易之縕耶乾坤生六子皆并列于乾坤之中流行交易已森然可見觀圖而可知一舉目而皆是若乾坤毀則何從見易是易因乾坤而顯若易既不可見是乾坤不運行也中无所縕豈能悖此愕然之質以長久乎是乾坤又恃易為綱維也試觀古來叔季之世日食星隕山崩川竭陰陽拂伏災異頻仍此乾坤何等時也夫子之言非假設也是何也蓋天下有形者皆器也无形者皆道也然非有二也有物有則有道而後有器器在道中道在

器中只在一形中分上下上下猶言精粗此形中之粗者為器
精者為道精粗兩者一而二二而一器非道即不能成其器道
非器亦无以顯此道乾坤亦器也易即道也故乾坤成列而易
立乎其中乾坤毁即無以見易也夫卦之有象亦器也聖人之
意即道也器在而道存矣象立而意盡矣有不待言而顯者矣
惟人不能盡道則器為虛器而道器裂矣若能即象以得乎聖
人之意則以道御器亦即器求道于天下之事化乎偏倚之見
而裁之以中正之則則因事制宜可與言變矣器不自行有道
焉推而行之由内及外自近及遠則自得乎攸往之利而无所
滯礙矣舉此化裁變通者施于有政則肆應咸宜四達不悖功
業見于天下矣如是則道器合矣前言變通以易言此以體易
者言夫卦盡情偽則極天下之賾辭既盡神則鼓天下之動若

夫化裁推行存乎變通何以能變通非口耳誦說之所能為功
也必神而明之得聖人之意于象辭之表會義理之微于事物
之中此存乎其人自得之淺深而非他人之所能與矣又不但
明之于心而體之于身不言而躬行以期其成默契乎淵微確
乎有以自信此存乎平日之德行而非可襲取也如是則涵養
之深踐履之熟所謂變通者可得而言有德行而事業裕如矣
此觀象玩辭之實功也自夫子發道器之說其後子思述之曰
道不遠人以人治人又曰合内外之道孟子述之曰形色天性
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愈分明矣夫是理也自各正保
合而已然其在人之身則有耳目手足遂有聰明共重之道有
五倫遂有親義序別信之道推之萬事萬物无往非器即无往
非道道亡而器之為器殘缺敗壞而不能久存矣聖人曰乾坤

或幾乎息矣夫是乾坤也自身而推之皆是也其辭甚危與孟
子所謂違禽獸不遠終亦必亡而已者同一大聲疾呼或者乃
視為廓落等于杞人之憂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乎若夫浮圖
氏以四大皆假合山河大地為幻空此欲于器外見道不知乾
坤毁則无以見易或謂其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何其謬也是故
夫象九句第八章重出上傳十四篇其贊羲易者凡九蓋文周
繫辭已各有傳而羲易未有發明故詳言之又此十四章以一
神字為之樞紐故無方體者神也陰陽不測者神也變化之道
神之所為也无方者神也知來者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
神也神在道器之間以在人者而言非即吾心虛靈不昧之體
即然惟聖人神與理合故聰明睿知能如天地之陰陽不測變
化无方如易之知來藏往感而遂通周子曰神妙萬物張子曰

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神之為用大矣常
人汩沒其虛靈而神知昏矣若夫釋氏可謂完養精神矣然聖
人所謂神妙萬物而為言也故周子曰充周不窮之謂神程子
曰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今釋氏遺棄物理名為无不
周遍而實外于倫理故其神亦淪于空寂與蔽錮者相去幾何
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右第一章 凡章與下章舊在說卦傳前宜在此上卷各十四章此章先明卦爻之體又宜在篇首節

此贊義易也作易即畫卦也人之生也皆稟陰陽之氣仁義之性而剛柔以成其形質即天地之性也理一而分殊故在天為陰陽在地為剛柔在人為仁義是理也人皆有之聖人作易將使人各率其性而无違即所以率循乎天地之道而克全其為人也故其畫卦也本天地人以立數重之而為六畫具天地人之位而六畫中分陰陽之位而剛柔之爻迭居之則六位成章而變化見矣此即卦體而推言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右第二章

此贊三聖人之易以申前章之意也伏羲既畫卦未致其用於筮乃立為大衍之法以蓍求卦特助天地之神明於幽隱使顯其吉凶以示人以廣其孚祐下民之仁所倚以成變化者河圖六七八九之數也九為奇為天為老陽六為偶為地為老陰七為少陽而從天八為少陰而從地觀此陰陽之變而卦之體立又發揮乎剛柔之用而生六爻之位以此開物成務使人皆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故循循焉服習乎道德之途化裁變通以求合乎義中之條理而適協其宜道德也義也皆理也而是理也即吾性中自具之理而命之於天者也消以窮之矣之[illegible]處之當能克盡吾所性之分而不翦[illegible]又豈有二乎夫然而性命之理順矣伏羲之易其精蘊已具文周又從而繫之辭故其功用之宏大有如此者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右第三章 天地之大德一節與此章文舊有錯簡自宜為下章之首

此承上章立卦生爻而明其吉凶之故也八卦已具乾坤六子

之象重之而六爻備其剛柔之爻往來上下而變化生位之剛柔一定而不易故曰立本其上下無常周流六虛所謂變通乃時焉而效天下之動辭之吉凶悔吝所由生各趣其時之事以明吉凶夫易之吉凶非猶夫術數之說也皆惠迪從逆之正理即氣數偶有不齊而正理不易詩所謂天之既定靡人弗勝也夫福善禍淫天道也易凡以順天休命耳試觀天地日月雖不无災異薄蝕之變然千古此天地日月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凡天下吉凶悔吝之動亦貞乎一理而已所謂一理者即乾坤之易簡也乾之剛健確然不貳豈不甚易坤之柔順隤然從乾豈不甚簡所以貞觀貞明也乾坤生六子六十四卦皆具易簡之德爻象之動合乎易簡則吉違乎易簡則險阻而凶雖至變而有不變者存豈不貞乎一耶夫爻象之動而吉凶見似在外也

而實由於人心之感通於內爻乃效之象乃像之云決大義乎
生大業由於變通蓄利若夫聖人吉凶同患之情皆見乎辭繫
而玩之可曉然於其故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
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
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
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
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舊在作結

右第四章

此亦因上章示人以觀象之法也[illegible]取一節大意天地
以生物為心生之而不能養之治之[illegible]聖人以作之君師
以人之所以相生相養為[illegible]財以[illegible]以時而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蓋居教養之大端矣而其具聖人皆取之
於易蓋其象已在卦中矣夫聖人之畫卦原則圖書而又仰觀
俯察近取遠取其理皆與圖書脗合无間乃畫為八卦通天地
神明之德以為人用類萬物之情使各適其用蓋其理已得之
圖書此只以取象言易引與為制器也然易冒天下之道卦皆
有其象網罟似離象兩旁用竹木以為幹而絡絡其中茹毛飲
血之時所先也上古以人耕其耒耜之狀與今異矣以益象觀
之益上下有橫木兩旁有直木而中虛上木曲故曰揉木下木
為銳故於横木之下一人伏而推之一人前挽之故曰耨耕蓋
不在不用鐵亦入之不能深亦无畎畝深廣之制自后稷教民
樹藝而後其制大備既以粮食易鮮食然後道貨財以利用上
古以貝為貨噬嗑有貨貝之象市價之不平者噬而嗑之今亦

謂駔儈為牙行也衣裳以下諸卦之制黃帝之前已有至黃帝
堯舜乃變通以盡其利神化以妙其用耳即如衣裳衣食并急
上古已衣獸皮至黃帝時已有布帛為衣裳之制且有袞冕矣
故不曰為衣裳而曰垂衣裳舜亦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冕服
也但加之以五采五色耳乾爲衣坤為裳衣食財用備則通商
賈渙卦木在水上中虛為刳木舟也下一陰似楫隨有車象初
至四車之中虛也五為軛上為轅端商賈通而暴客至豫反對
有二艮重門也外震擊柝也又与坤靜而闔外震而動有其象
上古掘粒食不如杵臼之便小過中二陽杵也上下四陰臼
也睽下二陽爻二矢也三至上一陰附一陽陰柔弦也陽剛弧
也大壯上二陰兩岐若屋宇之下覆一陽承之棟也下乾為圜
宇也衣食財用宮室養生之道備則厚於送死大過中二爻棺

也二五樹也上下二陰爻為頭之反對頭為繩繩之末其兩〻
也禮所謂衽也夫然後文字興焉夬一陰而五陽古人之書
竹簡為之漆書其上有孔貫以帛所謂簡書所謂帛編契民□
交易所用一札兩端而刻其側卦一陰上闕下貫諸簡諸札皆
有其象今人不見古人之書契故不知其所取之象末二卦皆
言上古蓋溯之荒遠後世聖人亦不知始自何時也又諸卦皆
以象言不取卦德求之於象而不得乃泛言卦德耳卦有其象
故夫子疑其制作之始有取於此亦以見易之取象皆擬諸其
形容多以重卦取象非說卦所能盡今人拘於說卦則易之象
不可通矣又取象只就本卦而言而來氏於此亦言錯綜至上
古云云蓋原其始耳无象可取也而來氏於穴於薪之類一一
錯綜言象何其謬也教稼通商立市衣食宮室皆理財也書契

以治百官察萬民正辭也禦暴客威天下禁民為非也故宜為
此章緣起只以制器言漁隨豫睽小過諸卦取象制器乃黃帝
堯舜時事如濟不通禦寇皆窮則變也諸卦皆然或因變通二
字謂筮法始于黃帝者非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右第五章
承上章言象而兼及彖爻也彖者明一卦之材爻者效一卦之
動材即卦德如乾健坤順彖皆明其材之用人心之動而有吉
凶悔吝爻則效之而顯於占耳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
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右第六章
此明卦體也陽卦奇為主故多陰陰卦偶為主故多陽君民二
字虛說非二君爭一民一即奇偶奇偶即陰陽一君二民亦
陽為君而陰為民陰亦然蓋道心為主則人心聽命人心為主
則道心退聽橫渠所謂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是
也陽貴陰賤故曰君民陽明陰暗故曰德行以此分君子小人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
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如上傳之釋諸爻也蓋發文傳未盡之意此節因咸之九四
而示人以內外合一之學也人之所以憧憧往來者或惑於利
害之私或昧於義理之正所以中无定見无由寧一不知天下
事雖極繁變究其終則同歸如古今成敗利鈍往復乘除其常
亦可指矣千萬人同此心理發之念慮則百出而不齊殊途百
慮此思慮之所以多也若知其同歸一致又何思何慮乎且識
慮亦自然之理如天地无日月四時之往來則乾坤或幾乎息
矣人若絕物則百事皆廢故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大公順應亦
有心无為此程子定性書之旨也又何往來之紛擾乎性是乾
坤之大生廣生皆由於靜人心感應之間當貞靜寧一以為之
主而不可憧憧往來為其所亂如屈蠖之信而先屈不屈則不
信龍蛇之蟄以存身不蟄則氣散豈能存身所謂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卦之外說而内止文之自古尸
子所謂无欲于靜皆所以端其感應之源而不為物交之引也
然君子所以一天下之動者宜何已乎曰无精義之學則无私
心而不當理亦无以致其用用不利則无以制事是非可否不
能別於心吉凶悔吝之塗皆迷於所往身亦不得所安故君子
精義之理至入於神妙所以為應事之本將以致其用也事至
物來執之以義而其用不滯則應感之間各有一定之理處之
各得其當獲忠適之吉而身无不安身安則心愈孚一愈有以
蓄其精義之本此内外交養本末相資而德崇矣如此則雖日
在應感之中而又何憧憧之擾豈必以應感為累而絕之乎此
學者之所當致力也若夫由精義入神引至於窮神知化不思
不勉從容中道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亦何思何慮之有此聖人

大而化之之事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德盛而自致耳昔上蔡
嘗舉是言程子謂其發之太早豈非以其為聖人之事而非學
者之所驟幾耶是知憧憧往來者常人之汨於私也絕聖棄知
者二氏之蔽錮其思也主敬以立體精義以致用者君子之善
用其思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不思而得也此夫子示人
以往來動靜持循之道本末内外交養之功學者所當深味也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
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
見邪
卦爻三陽為君子之困三陰為小人之困君子之困時勢之偶
窮小人之困蓋其妄動而自取故曰非所困而困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

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
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爻之義傳已以解悖釋之矣非其義有未盡也此則因爻辭
而發明藏器待時之義成器而動何不利之有括如括囊之括
括結而不舒也世之動而括焉者皆動之不以時未成而動者
也不必與爻意合而意味无窮古人讀書無多而獲益不少豈
如今人口耳之學耶而或者乃執之以解爻如隼者禽也云云
豈復有意味耶上下繫所引諸爻皆當作如是觀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
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然則懲誡為小人設也君子汲汲焉履仁而蹈義自適己事而
已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
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勿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此亦君子之所宜戒也不為小善將
為小惡矣漸將為大惡矣惡者善之反也此又推言所以致凶
之由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徵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夫子於豫之六二言知幾蓋謟也瀆也皆豫也於豫之時而知其憂危故為知幾周子言幾善惡蓋惡之幾見於吾心者也吉凶之幾見於人事者也只在方動將發轉但微而難見惟君子能見之且吉无不利幾亦兼吉凶言不必言凶則反而之吉矣故只曰吉之先見幾其微而彰柔則弱而剛則作君子知彰於微而以剛勝柔進退存亡衆人所視以為標準也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損本泰卦乾坤已交矣而猶乾坤之純體也損則天氣下降而為得乎陽地氣上升而陽亦得乎陰乾坤各損其一則陰陽和而能以成生物之功氣化形化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致一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莫益之也反求於民而不與乃不自反遂從而擊傷之立心如此宜其凶也

右第七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右第八章

此言卦與辭也乾坤易之門衆卦之父母也以道言之乾坤亦物也而健順之德寓焉乾坤合德而生衆卦又各有剛柔之體盈虛消息皆本天道以明人事而疏通神明之德以示人卦之名雖不一要不外此陰陽剛柔之理其情僞皆上古渾朴之世所未有故疑為卦之為文王也聖人演易彰乎已往之理而逆有以知乎未來之事即至微者而推其微至幽者從而闡明之

名卦名物爻位爻有等故曰物言亦辭也言辭對言則言[illegible]其言卦辭吉凶命之名而各當又辨其位之當否名當則言正物辨則辭以斷其吉凶而易道備於是矣易之取象至賾如井鼎皆以名卦莧陸瓜魚皆以狀爻然其事之大者往往即小物以指之立象以盡意也是故言近而旨遠辭皆各有條理曲盡其形容而深中情事事皆顯列而義理精深因民心之疑貳而決之以濟其行使不迷於所往斷之以吉凶以明其所以得失之故此易之開物而成務也而宜作故闡而二字衍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申上章衰世之意中古漸遠淳朴憂患為多聖人吉凶與民

同患故易多憂危之辭履行也行以踐其實德之所以立其基也其持躬涉世則以謙為守執之不易德之柄也人心之天理問德之本也但間於欲耳如顏子之不遠復所以植其本也充然則謙復之屬故恒為德之固非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則无自修之功故損為德之修无日新之益則德无由進[illegible]則德裕於身驗之於處境果能處困而亨則不為境所移德之有无於困辨之矣其敬之於至靜如井焉敬其畜之靜深所以居德也其發之於酬酢之際順其理研其幾德之所以制事而若其用也易寡過之書九德尤為切於身心皆反已自治之實功如是乃可免於憂患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釋上節之意凡人之行艱苦則難至履說而健說則和有得於中也健則不至半塗而廢也故為德基復小而辨於物五陰而只一陽也天良之動雖一念之微而炯然不昧非物欲之所得混也雖存養之而已事物繁雜則生厭惟處繁雜而不厭故能恒克己先其難則先難後易而德修矣不設不安排也自然而裕非助長也井居其所而遷遷字上有不字改邑不改井與不設不厭一例惟不遷乃為德之地巽入也稱而隱權度之在心也故為德之制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推其用也行主於和禮主於謙復中以自考恒則始終如一凡長益不已必至召禍故損以遠害困而亨又何怨凡義之當否惟虛靜者能辨之如井之止水自能照物[illegible]司權[illegible]後可行權既稱量之而知其輕重則權宜之用出矣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右第十章

此章下章皆明爻也易所言者人事不可求之於遠其剛柔之爻周流上下於六位之中或以柔居剛或以剛居柔吉凶未有一定即二五中正亦有時不吉唯其爻之變動視卦之義與時何如耳然其中又有一定之法度而不可易而爻出入上下之一其增減剛柔一失其度而不當位大則凶小則悔吝可不懼乎聖人又從而繫之辭使之明於憂患與所以吉凶之故人之讀易者味其丁寧告戒之詞未嘗有師保以教飭之但覺如父母之臨其前愛之深而誨之切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至意而今讀者循其辭之所之而揆度其所處之方雖不可為典要又未嘗无典常之可守但人以體道无默而成之之人於至變之中得其至一之理則易道虛懸於天下耳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

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右第十一章

原始要終指爻辭而言所謂初上是也如乾之潛見飛躍至上九而亢是原其始而要其終以爲之質而辭乃有所附故六十四卦皆然易之序也時卦之時物爻之剛柔卦爻剛柔相雜其時不同其位不異初爻空以其義雖定又爲合爻之根本而卜辭未故上易知初詞從而得之則由此可逆爻推演然上下兩爻不當位位本若因剛柔之爻雜居六位之中撰述其德別其是非則備於中四爻其存亡吉凶大要不外於彖辭有彖吉而爻凶者與彖相反也四比五二亦應五皆能有功而門近者危上位故或凶或悔或疑或嘗而多懼二在下位而遠故多吉不惟以用應六五而吉即柔亦无咎以其得中也五居尊位二亦

在下卦之上亦有位而能有功者而五多功三多凶五之位又高於二也五雖柔而得中即不凶亦危惟剛中乃勝蓋君乾也不可入其剛也辨是與非則不但明吉凶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二章

此申第二章之意天地人以位言三才皆有陰陽剛柔仁義之相爲故分之而爲六位位分三才而道則一而已皆於爻見其變故以奇偶陰陽之爻物以位言爻自下而上有等級一三五陽物也二四六陰物也柔也謂之物者亦擬諸其形容也而是六十四卦之爻上下往來於六位之中則剛柔相錯而成文此相雜之中或以剛而居柔或以柔而居剛或當位或不當位故吉凶生兼三才之道何其廣大而久也物也文也又纖悉之具備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三章

此申言憂患之意易之爲文周作以小畜明夷升隨之彖爻辭推之也文王處憂危之時故其辭危懼其要危故不至於危而危者可使平夫危者艱貞也以爲平易无事而忽之者其終必至於傾覆矣此其道蓋陰陽消長之理治亂安危所關甚大一其小百物皆不能廢要在於敬慎小心自始至終不敢或肆庶

不致危而傾矣然其要歸在先求此心之无媿而已是故有凶而无咎者有凶而悔亡者此爲易之道皆省身寡過之實功而非趨避之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二

右第十四章

繫辭首章由易以溯乾坤易簡之理此卒章由易簡之理發明
卦爻之義夫是易簡也爻何以效之象何以象之蓋乾至健也
其德行易卒其至健者行乎坦易之途而无不合乎天理之安
人世之所謂險者皆人欲之崎嶇行險以徼倖以乎易者當之
知其生而必陷焉耳坤至順也其德行簡順乎理之自然而無
所矯拂者也人世之所謂阻者皆私意之委曲滕葛繁難以至
簡者當之知其往而无攸利焉耳蓋易簡者所謂惠廸之吉險
阻者所謂從逆之凶故反觀而得之也彖也者象此者也爻也
者效此者也能觀象玩辭而說諸心觀變玩占而研諸慮有得
乎易簡之理則吉凶可定而成天下之務矣蓋易之變化與人
事之云爲相爲感通吉事皆先有祥兆見之于象而凶可知觀
卦象便知其將來所成之器占未來之事可豫知其吉凶非人

之知力所能也蓋此理本之於天地自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成裕物之能以人謀而參之鬼
謀似乎微妙然百姓亦可與能觀卦爻而吉凶見豈非至易至
簡知愚咸得其益乎相攻如敵剛乘剛夫柔是也不應比爲遠
應比爲近情僞相感交之正與不正也利害也遠近也情僞也
皆所謂情也而吉凶悔吝利害生焉所謂以情遷也其相攻相
取相感之情皆由於相近相比近也相應亦近也其近而相比
相應宜其吉也而有凶者如係小子比之匪人比比而不相得
也如鳴豫如鼎之折足比應而不相得也又或比應之相得而
吉矣而其中或相比而應害之或相應而比害之又不能无悔
且吝皆由剛柔之雜居而然六十四卦可詳玩而知也此章論
卦爻所以吉凶悔吝之故爲詳且盡矣而易之所以定其吉凶

者无非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也將判者其辭慚一節或以情爲
聖人之情辭爲彖爻之辭聖人固有是情乎或以爲卦爻之情
聖人以其辭狀之聖人固有是辭乎或以爲以兒聖人之情之
見乎辭也然亦何其引喻之不倫也是侮聖人也總之文義不
相屬闕之可也

文言

大傳曰物相雜謂之文謂剛柔之雜居也六畫成章卦亦文也乾坤雖純陽純陰然或以剛居柔或以柔居剛是即文也言所以釋文也故曰文言皆發爻傳未盡之意他卦則見于繫辭傳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文王以卦德言彖傳以天道聖人言此以在人者言各正保合即在天者也元者仁也爲衆善之長元統天故仁包四德亨即禮也情文之洽嘉美會合何有不亨利即義也論語以利爲義之反爲君子小人之別此處利字只作宜字如利建

侯利涉川只宜於是事爲利合乎天理順乎人心便是義之和貞事之幹猶言義以爲質體元則以天地之心爲心故足以長人嘉美之會禮儀卒度罔有愆尤故足以合禮名義雖正而于物未利則是于義未能變通而適其宜事麗于物故利物乃足以和義得其正在固守之久而不渝事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非知之明不能守之固故貞屬知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乾之陽剛天德也與他爻之剛不同潛龍有是德而時當隱者也有以自守不爲世所推移深自韜晦不肯其名不易乎世則遯世不成乎名則不見是而皆无悶非必忘世也蓋時當可樂則與民由之時當憂危則與世相違語意與用之則行二句相同確乎自守不能引拔而出所以爲潛龍也知此說乃與沮溺輩不同志得喪易忘毀譽難忘毀譽易見理之至是而无非難不見是而无悶見其至是焉耳非執拗也李氏以孟子去齊爲憂則違之是以不得行道濟時爲憂非別有爲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有天德之剛則正矣而又中也庸言庸行中也信焉謹焉正也德之修于身也閑邪正也存誠中也德之蘊于内也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德之見于世也二五同有中正之君德只時與位異耳故曰君德也有天德乃可以語王道也夫見龍已具飛

龍之德究其實不過曰中正焉耳究中正之實不過體之言行之間而容之閑邪存誠之際而已故曰其要只在謹獨蓋誠者大道聖人之存誠即大人之與天地合其德也故夫子于乾九二九三言誠非但以爻畫之虛實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即九二之誠也修詞立誠如立誠自不妄語始修飾文辭其流于浮偽也且言之將以行之也言之易則行之難知其當至而必至之不畏難而阻則德可幾于進矣知其所當終而求終之不半途而廢則義存而業修矣内外交養始終无間所以

終日乾乾也九三在上下之間以德業言不進則退不修則隳以所處之位言在嫌疑之際不如田之安穩然君子非至此方進德修業其因時而惕愈覺加謹耳正如朱子論謹獨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過險處更加提控耳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進退由潛而躍勢其懸絕方在畎畝條在廟堂然非稍有利祿之邪心亦非十畝之不可樂飫也聖賢之生非自有餘而已也故時可躍而躍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人之德下三爻備矣故只就利見言之同聲相應六句只引起下文水火以況衆民之利見也龍虎以況賢才之利見也本大親上本地親下聖人與人位乎其中其類同也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其位然也若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則亢之爲害而不能虛心以下賢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躍非可試也自揣度而已飛龍在天言有君德故曰上治用九則不至如夬後之厲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道乃革言自下而上也位乎天德德位兼隆也用九陽極則變亦天道之自然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節以乾之德而言乾元資始始則必亨如有穀種自无不發生利貞乃天德之性情自然如此豈當乾元之資始而已能以美利利天下矣何也元者仁也元統天仁包四德在天則發

育萬物聖人則仁及萬民此自然而利也他卦之利指一事而言如只言利貞者亦主一卦之時與事言不可言四德惟乾始之利一本而萬殊坤亦承乎乾諸卦之利皆乾之利故不言所利其利爲至大也前以四德分說此以四德串說而利之大以其德之大剛乾之體健乾之用中則无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純則剛健之不息粹則中正之至善精又採其本體之至微至密處贊之此乾爲天德所爲備元亨利貞之占也皆統乾之一卦而言之自周公分爲六爻然後有其時位之各異皆所以發揮乾道之義蘊而以六爻旁通其剛柔上下之情則潛見飛躍之各與處三久惕處亢戒盈雖聖人亦與時偕行其時乘六龍乃所以順天道也夫然乃能與天合德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是則文王就一卦而言只元亨利貞四字盡之而自周公以

六爻分别言之乃有勿用有厲有悔或僅得无咎惟二五兩爻
爲得中而利似與彖異矣然无非發揮乎卦之理而旁通其情
遂覺有彖不可无爻人能乘乎六爻之時乃能體乾之德得乾
之用而備乎元亨利貞之占則爻不惟不悖于彖而且適以相
發此周公之善繼善述也是此一節又所以發明彖爻之義可
爲諸卦之凡例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前節以爲龍德而隱則成德而時當潛者也此則德未成而潛
者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

此承上節言君子之所以成其中正之德也文則以已成之德
而言寬者從容涵養而不迫促規模廣遠而不狹隘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以位言以剛爻居剛位爲重剛初與五亦重剛五得中初潛而
未用事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
疑之也故无咎
以位言處進退之間詳審而不敢遽進所以无咎重字衍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

天者理而已矣其德則健順也易簡也人之所稟於天地者也
无有二也惟大人能全之耳如是則日月四時人鬼神亦安能
違之乎人弗能違所以利見之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
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進而不已亢之爲害也知進退存亡而又能不失其正聖人之
行中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
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至柔而動剛蓋陽氣之翕聚於陰內而發散於外者也故其
剛於動處見之若夫地之體本主靜也而其德則方德者其功
效也方者賦物有定形也不先而後乃隨陽而得主不失其常

陽施陰受含萬物之陽氣於內而變化發生於外森然可觀天
資始而地資生也是地之動靜皆所以順乎天四時之變化皆
承天而行也凡屬乎坤道者何莫不然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蓋言順也
初九潛龍陽氣之藏于內也初六履霜陰氣之見于外也善有
慶矣積之至於有餘慶不善有殃矣積之至于有餘殃殃之甚
至于弒逆而其始由于一念之不善積而至于此如履霜之馴
至于堅冰也則何可不辯之于早也順宜從本義作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卦體之中居爲直德方出義敬則不偏不倚如未發之中德之
存于内者也義則事之裁制如中節之和德之形于外者也故
義夾持内外交養則德日宏大義精仁熟物來順應時措咸宜
无所勉強又何疑乎旹以乾實言誠坤虛言敬不惟遺却乾之
且乾坤之德非有一也天地之道皆誠也敬不可與誠對敬所
以誠也敬以直内非即閑邪存誠乎非即忠信進德乎義以方
外非即言信行謹乎非即修辭立誠乎安得有二也誠者天之
道也敬義者所以至乎誠也坤之承天也所以效法乎乾也其
希天所希聖皆不外乎誠也又敬則主一而已義則有許多條
理必知之明然後不疑故曰精義曰辨義皆窮理也如是而後
可大故朱子晚陸子靜一向孤弄規模狹隘正坐未曾窮理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

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資始而地資生生而成之其曰无成何也夫物之生長收藏
雖由于地而要无非四時之氣所釀而成也地則承天而代終
其事耳其成功則天也家之事妻代其終矣國之事臣代其終
矣天道人事一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
也
坤爲闔戶四在上下之間處重陰之位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
行所以括囊也无譽不成乎名也有譽則非括囊矣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
至也
黃中中也正位位也通理中虛也居體坤位也積于中而發于

外有自然而不可掩之文非矯飾也
陰疑于陽必戰謂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陽相戰而曰龍戰是陽稱龍陰亦稱龍也何以俱稱[illegible]陰
之嫌于陽也嫌即疑也以龍稱陰其血陰血也血陰類也而玄
黃之雜以其疑于陽也

說卦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節明方位圖與大圓圖也天地定位四句即圖之方位也南北陰陽之位也故以此定乾坤之位山之在西北者彌高澤則環乎東南矣山澤在地而其氣上通於天雷起於東北風應於西南雷動而風從如相薄近也日月寒暑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水火之不相射也此言八卦之方位而流行已在其中至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則相錯而爲六十四卦成大圓圖矣自乾數之以至於復自坤數之以至於姤皆已生之卦故曰往凡陰陽之氣皆自上而消於下故爲順自復推之以至於乾自姤推之以至於坤皆未生之卦故曰來凡陰陽之氣皆自下而滋於上

故乃逆推其所由始則由微而著皆浸而長也觀已往固可以知將來而易知來物其盈虛消息皆由逆而知之易之教也周子言五行而五行之氣不可見易以象數而五行之氣行乎其中矣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一節明橫圖也雷風起化於中次之以水火又次之以山澤而乾坤與其內端方圖亦然雷動風散物之發生雨潤日晅物之長養艮止兌說物之收成而皆乾道之變化以爲之主宰坤道之含弘以爲之含聚前節主八卦對待之體而言此節明其功用故以雨日易水火而象可見以艮兌易山澤而義始通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一節邵子以爲文王卦位是也文圖主陽而言故首言帝造化之主宰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釋帝出乎震一節之意定其方位明其與義圖異也前言帝而此言萬物帝不可見於萬物見之顯諸仁藏諸用洋洋乎發

育萬物而帝出矣陽氣胎於子紐於丑至是而始出震接寅而當卯雷出地奮振蟄達萌故曰萬物出乎震巽二陽萬物長榮於東南齊言修潔而整齊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故離爲王象陽氣之發生既盛非陰以收斂休養之則不能成故曰致養言帝於此委致其休養之役於地也兌則陰斂乎陽物既養故陽氣充實於內也凡物至秋皆慶有成故以說言兌陽氣自坎歷艮由胎息而長養充實其勢皆順惟至於乾則盛極而就消而陰氣日以滋長消者將入而伏於內長者將出而盛於外一出一入故相薄也故曰戰也戰而後不息故二陽雖消而一陽不息也陰陽之氣相資故陰麗乎陽非陽則陰无所附而陽亦依乎陰非陰則孤陽浮者而无所歸宿陽氣之發生長養者至此而收斂歸藏勞去發相慰勞休息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君子掩身

發戒此物此志也夫萬物已成於秋實非至艮而始成以此言
艮言其適當始終之際成終而成始也艮止也陰氣之盛者止
而將消陽氣之阻於丑上而將出者將於是乎動而將出也說
到[illegible]文[illegible]以明化育之流行無非一陽之氣廻旋起伏此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也[illegible]則春夏冬可知五行言水則木金
[illegible]因正四時之中[illegible]四時之間
[illegible]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
[illegible]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
[illegible]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
[illegible]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節明其方位如羲圖之言天地定位也此節明其功用如羲
圖之言雷動風散也帝言其主宰神則其妙用也神在道器之

間不可思議化工之巧不知其然而然羲圖水火不相射文圖
火上水下二氣相感而相逮則成既濟之功羲圖雷風相薄文
圖[illegible]動風從故不相悖[illegible]也若山澤之通氣二圖不異
此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不言乾坤者六子之用無非乾
坤之用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卦德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言卦象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坎爲豕陷於陰以其汚
[illegible]於陽以其文明也狗行而得其[illegible]
[illegible]其情狀似之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以人身而言乾圓而在上腹虛而有容耳似虛而實陽氣之
蘊於內也目似實而虛神明之麗於中也巽股之交於下猶震
爲足故一陰而不爲短艮手之伸於上故二陰而不爲長足趾
橫震似之手指岐艮似之兌口仰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
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
故謂之少女
此節宜在帝出乎震之前蓋先天圖之變而爲後天也詳見圖
說文王名卦乃定乾坤之稱乾坤生六子遂有男女少長之稱
此皆文王玩羲圖而得之者也故稱故謂皆後人釋經之辭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
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乾純陽爲天其形圜乾圜則坤方矣金玉其剛也天下至堅剛
之物未有不寒者故爲寒爲冰西北之卦也大赤陽也老馬老
陽瘠馬多骨駁馬文盛木果不但形圓資始之生意具是矣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
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純陰爲地布其文也釜虛而容吝嗇陰之收斂也均其爻也
子母牛順坤也大輿虛而能載也文黃中通理也衆爻之數也
凡物之柄皆牝虛而能受於地爲黑純陰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
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

究爲健爲蕃鮮
一陽震動於重陰之下龍躍於淵雷出於地也玄黃天地之雜
乾坤之初交也旉陽爲本陰爲末本實而末茂也一陽覆二陰
於上爲徑路一陽闢二陰於下爲大塗決躁陽爲陰揜而欲奮其
小竹與萑葦皆一本叢生善鳴其聲作凡其動陽升陰降躁也
足爲馵足顙其首二陰如馬耳一陽爲的顙坤得一陽於下而
爲震有來復之象稼已刈而復生如一陽之復於地中陽之在
下必達於上而不可遏根之在下者其枝葉必茂盛故其究爲
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
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
躁卦

巽之一卦其義與象最爲難明說卦所取諸象亦可謂無所不包
蓋以二陽浮於外則善動一陰爲主於內則又善入伏於下
伏而根皮入於地風鳴於外而善入繩必穿入一處然後引而
長如一陰之在下二陽之在上工之浮游於外其心思善入凡
攻木攻金之類皆自外而入也陽明在外爲潔白又之高三陽
也而巽二陽在外故爲長爲高高且長者其下必入於地更之
長也木之高也必有根也凡物引而長之其端必有所繫也進
退不果外陽而內陰也巽氣如風之散也寡髮毛陰物二陽盛
於上也廣顙爲額於上也離爲目一陰在中二陽在上下今一
陰下二陽升在上爲多白眼矣陽實陰虛乾坤皆不富巽二陽
一陰入故家人小畜皆言富三一陽之數二陽則倍之故爲近
利市三倍震一陽伏於陰之下終必出故其究爲健巽一陰伏

於陽之下不能達久則躁而已矣故濕化爲熱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
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
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天一生水故水陰根陽其象內陽而外陰坎爲溝瀆也一陽
在二陰之間隱伏也柔附於剛枉者可矯而直剛制於柔者
亦可輮而爲曲弓幹剛而弦柔張之則弦在內弛之則弦在外
又古人一弓皆備二弦防其絕也車輪軸在中轂在兩端卦象
似之輪字上當有爲字陽蓄爲陰揜故爲加憂爲心病坎爲耳
其竅也爲耳痛陷也血陰類外見故爲血卦血陰而氣陽氣
在血中故血赤而坎之色亦爲赤陽在陰中也美脊與亟心陽
之在中也下首其狀也見其脊不見其首蹄剛足多骨二陰附

而累之薄而曳也多眚陰多不堅也剛中故通月內陽而外陰
陰而隱爲盜堅多心中實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
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地二生火火陽根陰故內陰而外陽日與電其光也甲胄外剛
內虛戈兵光現坤爲腹中直而虛似陽離爲大腹橫虛似臟腑
火爲乾卦也鼈蟹蠃蚌龜外剛中虛科空也深山之木老則自枯上
空而槁離之象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
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物之止者莫如山西南之山多空洞東北之山洞雖少而中虛
故能以氣出雲爲雨二陰在下一陽止於上山徑可尋而禁有

所止非如通衢之无阻也艮坤體一陽浮於二陰之上石地之
剛也石之小者皆浮生地上一陽横艮二陰分承門闕之象乾
為木果圓也艮為果蓏一陽横於上二陰綴於下也閽寺守門
闕踞坐守之象陽一陰岐舒指之象凡狗與鼠行皆俯首但
見其背不見其首一陽為背二陰為足狗鼠似之此横象也一
陽横於一二陰屬於下岐而直陰色黑黔喙之象此画象也木
之中皆有理一陽横於上為節其堅如石

兑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毁折為附决其於地也為剛鹵為
妾為羊

澤水也但水一陽在二陰之中水之流於兩涯通流而為川
一陰其底仰其口而水停畜於中故止而為澤巫以口舌事神
明為口中實為舌乾圓而見口為裂故上爻中斷為折物之

斷附說乃分決之口亦外見澤畔之地多剛鹵堅而坼於氣之
拆分明少女説體為妾二陰在上為角象羊有角牛亦有角
牛行首前羊行昂首牛嘗默羊善鳴故兑為羊也觀說卦所取
諸象 計盡體物之能事矣或就一卦而廣為擬之以盡其類
或兼而取之以見其旁通又就一物而兩為擬之以極其形容
使卜筮者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象可得而知故極天下之
至賾而不可惡也古有此說具於大卜之官易以象教聖人存
之而不去至文周繫辭則就上下二體而言而爻又就各爻之
位而言則與說卦但就八卦之專體言者自不同矣雖天地風
雷之六象彖爻未嘗切切言之而况於餘乎故說卦乃彖爻之
義例而彖爻之象不盡同於說卦也此其所以不窮也而世之
解易者乃欲就說卦以釋彖爻之象則拘於見象而至說卦所

言皆象也每句各為一義求之不得其說乃以卦德附會又或
因一象而牽連遷就則說卦之象晦矣故今所釋多與舊說異

經055-772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

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序卦雖不無牽就而義理之存焉者不少蓋古有是說聖人存而不去後之言序卦者或求之太密析之太繁周子只論家人睽无妄復四卦若倣其意一一串說亦終不免於牽合傳會既曰序卦則亦以卦序之槪其肯綮大者可耳夫文王序卦本之方位圖故乾坤水火四正之卦居上篇之始終否泰乾坤之反對頤大過中互乾坤結四隅之卦於篇末以貫下經而終之以水火山澤雷風四隅之卦男女夫婦之象故首下經以擬乾坤損益以擬否泰中孚小過以擬頤大過結風澤雷山四卦顯坎離之象遂終以既未濟此皆上下經之界畫經緯顯然可見者

也上經首乾坤故乾坤之卦二十下經首山澤雷風故自晉明夷既未濟而外皆雷風山澤之卦上經以乾坤水火為之經以雷山二卦為之緯自否泰天地既交而後皆雷山也臨觀亦雷山之象蓋一陽之氣往來上下於天地之中也下經首澤山雷風損益山澤風雷也中孚小過風澤雷山也自遯至解皆乾坤水火四正之卦配雷山風澤也自夬至鼎則乾坤水火之配風澤者各二卦雷山領四卦而火配雷山風澤領二卦而水配風澤於是合雷山風澤而結之以坎離其位置亦井然矣若乃否泰乾坤之相錯既未濟水火之相錯咸恆損益之相錯上經有屯蒙下經有蹇解上經有小畜履下經有夬姤隨蠱之於漸歸妹臨觀之於萃升噬嗑賁之於豐旅无妄大畜之於大壯遯頤之於小過大過之於中孚皆相錯也而上經需訟比謙豫剝復

相錯者八卦下經家人睽鼎革井渙困節相錯者亦八卦上經有同人大有下經有晉明夷上經有剝復下經有夬姤皆若對待无稍參差此皆以卦言之也先儒謂上經言天道下經言人事今以卦求之乾坤既闢天一生水繼之以雷山三者形氣之最初也雷為陽之動於下山為陽之見於上土山或水之蕩漾而成故今山土中有螺蚌殼有龍骨若石山則與地俱生其根蟠於地中海中有山非待積累而成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鴻濛澒洞之初上天下地蕩漾惟水風升於上澤降於下乾坤已有相交之漸至否泰而天地交矣天地於卦義雖為否而乾上坤下定位之常於是而火乃見於天而人物生於寅故否泰之前火隱於天而未顯否泰之後水流於地而不見由是一陽之氣降於地中而天道下濟出於地上而啟蟄達萌雷行澤霈

風折山木澤潤地中風行地上電雷交作發生長養成春夏之時乎由是而殘暑退火氣伏露寒霜降陰之剝陽雷乃收聲天氣上升而不交其在地中者畜止而不發其秋冬之時乎夫陰陽兩者原不相離故陽包乎陰陰亦含陽順與大過亦坎離之象二用之周流造化之流行亦可得而見矣下經之言人事序卦首數語已見大意咸恆者夫婦之象而繼之以乾坤父母也家人睽備三女之象蹇解備三男之象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乾君道也坤臣道也時有昏明道有消長去就出處亦君子之所以行其義也家人之道貴得其正反是則睽隱為亂階蹇則乖氣致異解則和氣致祥其理不爽朋友則或損或益五倫之大義也要之皆君子小人其類不同或去之而不能或遇之而不覺或聚於下或升於上或遇之窮或時之通亦惟隨時以盡

道耳若夫人世之故或去故或取新或動或止或漸進而吉或欲動而凶或亨而豐或窮而旅所遇亦不一矣惟順理而以和兌處之散其私意而制節謹度中有孚誠而不妄謹小慎微而不敢忽庶乎其有濟矣不然則未也蓋即名卦之義與卦之序而日用倫常之理酬錯萬變之用亦不外是矣又上下二篇卦皆反對故其義亦每相反然上篇義多相承而下篇則无不反與蓋人世多故繁然歧出吉凶悔吝出此入彼若天道則五氣順布而四時行理本易簡先儒以天道人事言為近之矣然易所言者人事即以上經言否泰以前其洪荒之世乎同人大有其中天文明之世乎由是而表名山以定封疆建五等以成五服令出而民心說勑幾而叢脞舉君臨四海表正萬邦典刑弼敎之德誕敷古今治世之大法具是矣其或治極而亂亂極復

治乎陂往復天道也天道无妄人能體之以畜其德則中虛无物坤之黃中也乾惕中存乾之立誠也誠則坎之維心亨也明則離之重明以麗乎正也天德王道備矣是故上篇所言者皆其大端也下篇則日用倫常飲食男女之事然則二篇之序皆以人事求之而亦无往不合矣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也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不相遇也離上而坎下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蹇難也解緩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頤養正也豐多故也旅寡親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夬決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序卦六十四卦皆相連如編之貫（以不能紊然卦本二卦反對）

序卦則逐卦相承如屯蒙反對需訟反對蒙固承屯訟固承需而需亦承蒙故曰序卦雜卦則只以卦反對言參差其序以見義故曰雜既取反對則二卦不宜相間隔自古以易為卜筮之書故其傳寫多誤古人之文惟詩歌叶韻彖傳文傳多協韻亦有不盡叶者不齊文以就韻也即雜卦中不叶韻者多矣徐氏以韻更正後數卦亦未為得也今惟以卦相從首乾坤三十卦而至咸恒是卦雖雜而仍不失文王首尾之序則首乾坤宜終坎離首咸恒宜終既未濟徐氏以韻人多從之今從文王之序反為未協乎至困脫不字柔遇剛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皆誤添入彖傳語非論卦之例皆宜刪去若以改經為嫌如親寡旅明屬旅寡親亦一字不敢顛倒夬卦誤在後亦必曲為之說拘文牽義皆泥古之過今為一一更正序卦取其義之相貫

雜卦取其義之相反要亦無甚深意聖人存之以見反對之為義耳其亦後人所纂以便記誦與